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四冊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跕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跕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四册　目錄

第十六卷　明　代

附圖（計八十五幅）

第十四册　索引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四冊

第十六卷　明代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四冊

第十六卷　明　代

第一章　明代全般大勢

第一節　明代歷朝概況

明太祖朱元璋，自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西元一三六八），攻取元之首都（今北平市），將統治中國一百三十餘年（自蒙古滅金計起）之蒙古人驅還漠北後，傳世十五，至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為李自成所滅，共歷凡二百七十七年。明朝在其十五代之傳世中，其國勢可謂每況愈下，然竟能存在二百七十七年而始亡者，實內外大勢所使然，蓋外無強敵，內無簒奪有以致之也。

明太祖奮起淮右，首定集慶，西克湖湘，東兼吳會。併山東，收河朔。進攻幽燕，芟除秦晉，訖於嶺表。最後削平巴蜀，收復滇南。八征漠北，元裔衰殘。禹跡所奄，盡入版圖。開國伊始，革除蒙古法制，恢復漢唐官儀。由於惠帝削藩，引起燕王靖難。成祖即位以後，六師屢出，漠北塵清。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疆域之廣，東起朝鮮，西距土番，南包安南，北至大磧，阡陌縱橫，各逾萬里。迨至仁宗，朝野清晏，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然自成祖以降，宦官弄權。英宗而後，權奸閹宦，厲加驕橫，箝制中外。黨社慘獄

，流毒天下。馴至綱紀凌替，君臣否隔，億兆離心。軍事頻仍，稅賦苛重，營伍腐敗，國庫支絀，天下騷然。於是倭奴猖獗於浙閩，流寇首禍於西陲，浸尋蔓延，中原爲之糜爛，討師既繁，軍用益增。乃急於開鑛增稅，閹宦從中蔵詐，天下擾攘。神宗以降，東林黨見斥，宦官拔擢，朝中善類，於是一空，加以天災流行，飢饉洊臻。於是飢兵飢民，鼓譟結聚，邪教倡亂，叛變頻興。明社迫於內叛外訌之下，終至不可收拾矣！

茲將明代帝系、年歷及要政，列之予左；

(一)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封建諸子，誅戮功臣，廢宰相。

(二)惠宗允炆：在位四年。有靖難之變。

(三)成祖棣：在位二十二年。遷都北平。破韃靼、瓦剌，西服哈密，南併安南。鄭和七使南洋，聲威遠播。

(四)仁宗高熾：在位未半年。

(五)宣宗瞻基：在位十年。廢交阯，棄開平，明朝中衰。

(六)英宗祁鎮：第一次在位十四年。太監王振用事，親征瓦剌，在土木堡被俘北去。未幾，獲釋歸朝。至二十二年復辟。

(七)景宗祁鈺：在位七年（于謙擁立）。奪門之變，英宗復辟。

(八)憲宗見深：在位二十三年。寵太監汪直，設西廠。

(九)孝宗祐樘：在位十八年。政治較清明。

(一〇)武宗厚照：在位十六年。寵太監劉瑾，東西廠外別立內廠。有宸濠之變。

(一一)世宗厚熜：在位四十五年。大禮議。二十餘年不視朝。嚴嵩柄政，吏治始壞。棄哈密，棄河套。俺答入寇，倭寇爲患。

(一二)穆宗載垕：在位六年。高拱爲首輔。倭寇平。俺答和。

(一三)神宗翊鈞：在位四十八年。張居正爲首輔。親政後怠荒，二十餘年不視朝。東林講學。滿洲始起，挺擊之案。

(一四)光宗常洛：在位一年。紅丸之案。

(一五)熹宗由校：在位七年。移宮之案。寵太監魏忠賢與客氏。

(一六)毅宗由檢（莊烈帝）：在位十七年。流寇大起，明亡。

明自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至永樂二十三年（一四二五）之近六十年間，是爲明朝國勢鼎盛時期。在此期中，前二十九年（洪武三年至三十一年）太祖八次遣兵遠征漠北，將殘元勢力，予以摧毀，及加强對大漠之邊防（詳本卷第三章）；後二十六年（建文元年至永樂二十二年），成祖續征漠北凡六次，第一次邱福遠征，全軍覆沒，後五次親征，予北元殘餘勢力以嚴重打擊。在此期間，成祖又南定安南，及命鄭和下南洋，聲威遠播于海洋諸國。故可稱爲明代鼎盛之世。

但自此以後，國勢卽每況愈下。仁、宣雖稱明之昇平盛世，但宣宗在南方之棄交阯，在北方之棄開平，國疆日蹙。至英宗則竟爲瓦剌所擒于土木堡，明朝國運幾有傾覆之處。及至憲、武之世，更是內亂頻仍。世宗之朝，則因嚴嵩作奸，世宗二十餘年不視朝，又相繼棄哈密、河套，由是西北國防，幾無安枕之日。至穆宗及神宗之二十年間

，幸賴將相得人，宰輔則有徐階、高拱、張居正，大將則有王崇古、李成梁、譚綸、俞大猷、戚繼光諸人相輔弼，乃能平倭寇，和俺答，安遼東，及平寧夏，與第一次援朝鮮之戰勝，國力稍振于一時。但居正已卒，神宗沈湎于聲色逸樂，二十餘年不視朝，遂又有再援朝鮮之戰敗，遼東亦因李如松戰死而動搖，滿洲因而興起。從此國庫日絀，內憂外患迭起，至熹宗又有魏忠賢等弄權，朝政衰敗達于極點。至莊烈帝，遂竟亡于流寇，而爲滿洲所乘焉。

第二節　明代興衰所關之政治、經濟概況

明代政治最重大之演變，卽爲宰相制度之更張，及宦官弄權二事，此二事影響于明朝之興衰存亡者至鉅。

據明史職官一載：當明太祖初定天下之時，承元舊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以統領百官。屬官置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員外郎（正六品）、都事檢校（正七品）、照磨勾管（從七品）。參議府參議（正三品）、參軍斷事官（從三品）、斷事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鎭撫司都鎭撫（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至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而析其政歸于六部。九月，置四輔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以元降附之左丞安然及耆儒王本等爲之，以爲罷相後之「佐理贊化」。安然練達政務，特蒙眷注。未幾，安然卒，其餘四輔官皆老儒，起田家，惇樸無他長，故四輔之設，未及二年而罷。十五年，乃倣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備顧問並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設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

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至建文帝時，改大學士爲學士（翰林院學士正五品）。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機務自此始。然其時入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斷諸司。諸司奏事，亦不相關白。仁宗以楊士奇、楊榮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正三品）兼華蓋殿大學士，榮爲太常卿（正三品）兼謹身殿大學士。由是閣職漸崇，「六部皆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續通志一三五），蓋因人而異也。其後士奇、榮等皆遷尙書職（六部尙書皆正二品），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爲尊。景泰中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尙書入內閣。自後誥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領，閣權因而益重。世宗時三殿成，改華蓋殿爲中極，謹身爲建極，閣銜因之。嘉靖以後，由于嚴嵩、張居正先後主宰內閣，閣權大增，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震按明代此種政制之發展，首因明太祖爲免權臣簒奪之患，以固皇位，乃決廢除宰相而採君主極權之制。但廢相後，皇帝豈能獨力日理萬機，於是乃命翰林院碩學之士，先宣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及諸府寺、院處理政務之案件，擬具辦理之意見；又爲使此等意見免于錯失，乃先後設四輔官、大學士以資諮詢；然後皇帝乃綜合翰林院及四輔官或大學士之意見，抉擇其至當者以爲判決。故四輔官或大學士之設，皆僅在皇帝身邊，供諮議顧問而已，由是皇帝對一切軍國重事，乃達到專斷極權之目的。

至成祖時，各大學士雖集中于文淵閣辦事而稱之曰「內閣」，及名曰「參預機務」，實仍與百官「謨劃」共商，以便加强與皇帝面議政事而已。實際上至仁宗時，始將重要軍國重事須計議者，皇帝方批交大學士簽擬。此即所謂「條對」。「參預機務」，實由此始。至宣宗時，「帝屢幸內閣，凡中外章奏，宰相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

進，謂之條旨（卽票旨）。」「條對」，遂成慣例。至英宗時，則簡直命將「應批之文字，亦擬妥進呈。」（杜乃濟著「明代內閣制度」第二章）愚庸淫樂之皇帝鈔錄批文而已，此卽明朝極權君主大權旁落之原由。

由此觀之，後世所謂明朝內閣制度，實不成其爲制度，因其自始至終，並無法理上之根據與遵循，其職責權力，亦隨時變更，因人而異，有明一代之中央政治，所以始終在動盪中混過，實由于此。此爲一世梟雄之明太祖，當其廢相亟謀君主極權之初，始料所不及者也。

至于明朝六部制度，與前代大致相同，茲不贅述。

其次，關于明代宦官關係于明朝興衰者，約可分爲二階段。

第一階段：此一階段爲太祖創制初期，鑑于漢以後宦官爲國生患之大，乃立下內侍制度。其大致內容約如左；

洪武元年四月，太祖謂大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未嘗不爲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遂定下禁宦官不得預政典兵之決策。

二年八月，又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曰：「朕觀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曰：「求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

；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同上）

十年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斥遣之還鄉，命終身不齒。」並諭羣臣曰：「閹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同上）因立一鐵碑、高三尺于宮門內，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及至建文帝，邊循祖訓，故明初政治較爲清明。

第二階段：成祖以武力取帝位，其間因甚多宦官叛建文而奔來助己，故事成之後，以爲彼等忠于己，遂背棄太祖抑宦官之訓，而大加重用。如設京營提督，大權悉以委寄。又如命宦官監鎮宣府、永平、貴州、廣西、遼東、寧夏、雲南、大同、甘肅、寧波等地邊防軍。其錦衣衞本是一特務之統治機關，其後亦爲宦官所主持或相表裏。甚至福建、浙江、廣東三大對外洋貿易之市舶司，亦命宦官提督之。不僅使之爲耳目，軍國大柄亦悉以委之。其後終明之世二百餘年，宦官之患，遂與日俱增，至于滅亡而後已。如英宗時太監王振擅權，挾英宗親征瓦剌，竟在土木堡被俘，幾陷明朝于崩潰覆沒之危。憲宗時又有太監汪直專橫。武宗時寵用太監劉瑾，滿朝文武竟皆出其門下，武宗不被篡弒者幾希。神宗時張居正爲首輔，亦賴太監馮保相表裏，始得展佈。熹宗時因寵太監魏忠賢，遂致天下大亂，未幾明朝亦因以亡。

至于明代之經濟，據明史食貨志序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間以銀交易，宜若不便于民。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劭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餽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强之兼併，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

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徵，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橫斂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復侵刻之。海內困弊，而儲積益以空乏。」由此以觀，可知有明一代之財經與其國家盛衰之概況矣。

一、軍制體系

據明史兵志序云：「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云。按唐兵制之遺意，而將軍政軍令二者分開；明朝亦然，軍政歸于六部中之兵部，軍令則歸五軍都督府，茲將兵部、五軍都督府、各地鎮守及衛所制簡述于后。

兵部：尚書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尚書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之政令，侍郎佐之。武選掌衛所土官選授、陞調、襲替、功賞之事。凡武官六品，其勳十有二。

左右柱國（正一品）

柱國（從一品）

上護軍（正二品）

護軍（從二品）

上輕車都尉（正三品）

輕車都尉（從三品）
上騎都尉（正四品）
騎都尉（從四品）
驍騎尉（正五品）
飛騎尉（從五品）
雲騎尉（正六品）
武騎尉（從六品）

散階三十（從略）。歲凡六選，有世官、流官。世官九等：

指揮使
指揮同知
指揮僉事
衞鎮撫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試百戶

所鎮撫

皆有襲職有替職。其幼也，有優給；其不得世（襲），有減革，有通革。流官八等：

左右都督

都督同知

都督僉事

都指揮使

都指揮同知

都指揮僉事

正留守

副留守

以世官陞授或由武舉用之，皆不得世（襲）。即有世（襲）者，出（皇帝）特恩。非眞授者曰署職（非有軍功，不得實授），曰試職，曰納職（帶俸不蒞事）。戰功二等；奇功爲上，頭功次之。首功四等；迤北（邊防）爲大；遼東（邊防）次之；西番、苗蠻又次之；內地反寇，又次之。

軍政五年一考選，先期撫按官上功過狀，覆核而去留之。五府錦衣衛堂上各總兵官，皆自陳、取上裁，推舉上二人。都指揮以下上一人。凡土司之官九級，自從三品至從七品，皆無歲祿。其子弟族屬妻女若婿及甥之襲替，胥從其俗。附塞之官，自都督至鎮撫凡十四等，皆以誥敕辨其僞冒。凡除授出自中旨者，必覆奏然及行之。

職方掌輿圖軍制城隍鄉戍簡練征討之事。凡天下地理遠近險易邊腹疆界，俱有圖本，三歲一報，與官軍車騎之數偕上。凡軍制、內外相維。武官不得輒下符徵發，自都督府，都指揮司、留守司、內外衛、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儀衛司、土司諸番都司衛所、各統其官軍及其部落，以聽徵調守衛朝貢保塞之令，以時修浚其城池而閱視之。

凡鎮戍將校五等：曰鎮守、曰協守、曰分守、曰守備、曰備倭，皆因事增置，視地險要設兵屯戍之。凡京營操練，統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視之。若將軍營練，將軍四衛營練，及勇士幼官舍人等營練，則討其軍實，稽其什伍，察其存逸閑否，以敎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旗之號。征討，請命將出師，懸賞罰，調兵食，紀功過以黜陟之。以堡塞障邊徼，以烽火傳聲息，以關津詰姦細，以緝捕弭盜賊，以快壯簡鄉民，以勾解收充抽選併豁疏放存恤之法。整軍伍率駕，掌鹵簿儀仗禁衛、驛傳。廐牧之事。

二、五軍都督府

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其屬經歷司經歷（從五品）、都事（從七品）各一人。都督府掌軍旅之事，各領其都司衛所（衛所詳見下），以達于兵部。凡武職世官流官土官襲替、優養、優給、所屬上之府，移兵部請選。既選移府以下之都司衛所首領官聽吏部選授，給繇亦如之。

凡武官誥敕、俸糧、水陸、步騎、操練、官舍、旗役，併試軍情聲息、軍伍勾補，邊腹地圖、文册、屯種、器

械、舟車、薪葦之事，並移所司而綜理之。凡各省各鎮鎮守、總兵官、副總兵並以三等眞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之。有大征討，則掛諸號將軍，或大將軍、前將軍、副將軍，即總兵出；征討畢旋師，納之其各府之掌印及僉書。

初，太祖下集慶（今南京市），即置行樞密院（仍元制）自領之。又置諸翼統軍元帥府（仍元制）。尋罷樞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設司馬、參軍、經歷都事等官。又增設左右都督同知等、副使、僉事、照磨各一人，並設斷事官。定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經歷從五品，都事從七品。統軍元帥府元帥正三品，同知元帥從三品，副使正四品，經歷正七品，知事從八品，照磨正九品。又以都鎮司隸大都督府（先是屬中書省），秩從四品。尋罷統軍元帥府。吳元年（西元一三六三）更定官制，以大都督權過大，罷而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僉都督（從二品）俱陞品秩。其屬設參議（正四品），經歷斷事官（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從七品）。洪武九年（一三七六），罷副都督，改參議爲掌判官。十二年陞都督僉事爲正二品，掌判官爲正三品。十三年始改都督爲五軍都督府（此爲再度分化軍權），分領在京各衞所（惟錦衣等親軍，皇帝直衞，不隸五府）及在外各都司衞所。以中軍都督府斷事官爲五軍斷事官（十七年五軍各設斷事官二人。二十五年陞爲正五品，總治五軍刑獄，分爲五司）。十五年置五軍十衞參軍府，設左右參軍。永樂初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後又分五府稱行在五軍都督府。十八年在南京者稱南京五軍都督府。

京營：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置三大營，曰五軍營，曰神機營，曰三千營。五軍神機各設中軍左右哨、左右掖，五軍、三千各設五司。每營俱選勳臣二人提督之。其諸營管哨掖官，曰坐營，曰坐司。各哨掖官，亦率以勳

臣爲之。又把總、把司、把牌等官。又有圍子手幼官，令人殫忠效義諸營，俱附五軍營中。

景泰元年，選三營精銳立十營，蒞以總兵，統以總督，監以內臣。其舊設者號爲老營（三老營凡六提督，內選其二領團營）。其後雖屢次變更，而三大營組織大致不變。

京衞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正三品），指揮同知二人（從三品），指揮僉事四人（正四品），鎭撫司鎭撫二人（從五品）。所轄千戶所多寡不等。京衞有上直衞，有南北京衞，品秩並同。凡上直衞親軍指揮使司二十有六：曰錦衣衞，曰旗手衞，曰金吾前衞，曰金吾後衞，曰羽林左衞，曰羽林右衞，曰府軍衞，曰府軍左衞，曰府軍右衞，曰府軍前衞，曰府軍後衞，曰虎賁左衞（是爲上十二衞，洪武中置），曰金吾左衞，曰金吾右衞，曰羽林前衞，曰燕山左衞，曰燕山右衞，曰燕山前衞，曰大興左衞，曰濟陽衞，曰濟州衞，曰通州衞（是爲上十衞，永樂中置），曰騰驤左衞，曰騰驤右衞，曰武驤左衞，曰武驤右衞（宣德八年置）。

番上宿衞名親軍，以護宮禁，不隸五都督府。其京衞隸都督府者三十有五：其隸左軍都督者爲：留守左衞，鎭南衞，驍騎右衞，龍虎衞，瀋陽左衞，瀋陽右衞。其隸右軍都督者爲：留守右衞，虎賁右衞，武德衞。其隸中軍都督府者爲：留守中衞，神策衞，應天衞，和陽衞，及牧馬千戶所，蕃牧千戶所。其隸前軍都督府者爲：留守前衞，龍驤衞，豹韜衞。其隸後軍都督府者爲：留守後衞，鷹揚衞，興武衞，大寧中衞，大寧前衞，會州衞，富峪衞，寬河衞，神武左衞，忠義右衞，忠義前衞，忠義後衞，義忠右衞，義勇前衞，義勇後衞，武成中衞，蔚州左衞。

其京衞非親軍而不隸都督府者十有五：其隸工部者爲：武功中衞，武功左衞，武功右衞（此三衞爲工匠）。其餘爲、永清左衞，永清右衞，彭城衞，長陵衞，獻陵衞，景陵衞，裕陵衞，茂陵衞，泰陵衞，康陵衞，永陵昭衞，

陵衛。

明初置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後改置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設都護（從二品）。又置各衛親軍指揮使司，設指揮使（正三品），同知指揮使（從三品），副使（正四品）。千戶所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鎮撫百戶（正六品）。因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此為設親軍之始。尋罷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洪武、永樂間增設親軍諸衛名為上二十二衛，分掌宿衛，而錦衣衛主巡察、緝捕、理詔獄，以都督、都指揮領之，蓋特異于諸衛。留守五衛，舊為都鎮撫司總領禁衛，先屬中書省改隸大都督府，設都鎮撫（從四品）、副鎮撫（從五品）。尋改宿衛鎮撫司，設宿衛鎮撫、宿衛知事。洪武三年改為留守衛指揮使司，專領軍馬守禦各城門，及巡警皇城與城垣、造作之事，後陞為留守都衛，統轄天策、豹韜、飛熊、鷹揚、江陰、廣洋、橫海、龍江水軍左右二衛。八年，復為留守衛，與天策等八衛俱為親軍指揮使司，並隸大都督府。十一年改為留守中衛，增置左右前後四衛，仍為親軍。十三年始分隸五都督府。

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以拱勳戚都督領之。明初置拱衛司，秩正七品，管領校尉屬都督府。後改拱衛指揮使司，秩正三品。尋又改為都尉司。洪武三年改為親軍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後五衛軍士，而設儀鑾司隸焉。五年定儀鑾司為正五品，設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十五年罷儀鑾司，改置錦衣衛，秩從三品。十七年改錦衣衛指揮使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錦衣衛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錄，詔內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衛。成祖時復置，尋增北鎮撫司專治詔獄。其後雖略有變更，大抵不離初意。

南京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不全設，其掌印僉書，皆以勳爵及三等都督爲之，分掌南京衞所以達于南京兵部。凡管領大教場，及江上操備等事，各府奉敕分掌之；城門之管鑰，中府專掌之。

南京衞指揮使司：凡四十有九，分隸五都督府者三十有二。隸左府者：留守左衞，鎭南衞，水軍左衞、驍騎右衞，龍虎衞，龍虎左衞，英武衞，龍江右衞，瀋陽左衞，瀋陽右衞。隸右府者：留守右衞、虎賁右衞、水軍右衞、武德衞、廣武衞。隸中府者：留守中衞、神策衞、廣洋衞、廣天衞、和陽衞、及牧馬千戶所。隸前府者：留守前衞、龍江左衞、龍驤衞、飛熊衞、天策衞、豹韜衞、豹韜左衞。隸後府者：留守後衞，橫海衞、鷹揚衞、典式衞、江陰衞。又親軍指揮使司十有七：金吾前衞，金吾後衞，金吾左衞，金吾右衞，羽林左衞，羽林右衞，羽林前衞，府軍衞，府軍左衞，府軍右衞，府軍後衞，虎賁左衞，錦衣衞，旗手衞，江淮衞，濟州衞，孝陵衞。與左府所屬十衞，右府所屬五衞，前府所屬七衞，後衞所屬五衞，並聽中府節制。各衞領所一百一十八。

王府護衞指揮使司：設官如京衞。明初諸王府置護軍府，洪武三年置儀衞司（略），五年置親王護衞指揮使司，每王府設立護衞。衞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人，百戶十人。又設圍子手二所，每所千戶一人。九年罷護軍府。

三、各地鎭守總兵制

總兵官、副總兵、參將、遊擊將軍、守備把總、皆無品級無定員。總鎭一方者爲鎭守；獨鎭一路者爲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爲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爲協守。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領班、備倭等名目。凡總兵、副

總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其總兵掛印稱將軍者，雲南曰征南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鎭朔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交阯曰副將軍，延綏曰鎭西將軍。宣德間，又設山西、陝西兩總兵。嘉靖間分設廣東、廣西、貴州、湖廣二總兵爲四。改設福建、保定副總兵爲總兵。又添設浙江總兵。萬曆間，又增設於臨洮、山海。天啓間，增設登萊。至崇禎時，益紛不可紀，而位權亦大不如前。明初雖參將、遊擊、把總，亦多有以充勳戚都督等官，至後則杳然矣。

明代國防鎭守總兵分佈如下：薊州、昌平、遼東、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甘肅、陝西、四川、雲南、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每鎭守有總兵一人，及副總兵、分守、參將、守備、把總等官。

四、衞所調發制及編裝

衞所及調發制：太祖下集慶路爲吳王，置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豹韜、飛龍、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衞親軍指揮使司，革諸將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號，而覈其所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衞，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衞，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兵源有從征、有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爲兵者。其軍皆世襲。洪武三年陞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衞爲都衞，復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衞。四年造用寶金符及調發走馬符牌。用寶符爲小金牌二，中書

省，大都府各藏其一。有詔發兵，省府以牌入，內府出寶(印)用之。走馬符牌以鐵為之，共四十金字，銀字者各半藏之。內府有急務，調發使者佩以行。尋改為金符。凡軍機文書，自都督府，中書省長官外不許擅奏。有詔調軍，省府同覆奏，然後納符請寶。五年，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府三護衛，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所千戶二、百戶十，圍子手所二、所千戶一。七年，申定兵衛之政，征調則統于諸將，事罷則散歸各衛。衛所之外又有班軍之制。班軍者，衛所之軍番上京師，總為京軍三大營。三大營者：一曰五軍，二曰三千，三曰神機。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皇帝出征，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之外為神機，神機之外為長圍。圍週二十里，樵採其中。緣永樂初，定京操之制，調直隸及近京軍番上操備；並俟臨閱。其法為畢農而來，先農務遣是為班軍制度之始。後漸演變，番上諸軍，徒供營造，軍士役苦。而衛伍半空。後明室之軍中逃亡屢起，缺伍日衆，乃令衛所著軍士姓名鄉貫以為籍，具載丁口，以便取補。又置軍籍勘合，分給內外軍士，遇點閱則以為驗。明官制有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明季軍械，除弓弩刀矛諸近戰武器外，更有遠戰用之火礮，及衝擊用之戰車等。在東南沿海更有舟艦之設。成祖間得神機槍礮法，特製神機營。礮用生銅熟銅或鐵為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者用於守。小者用於戰。隨宜而用，得心應手，視為軍事要器。永樂間自開平至宣府懷來萬全興和諸山頂，皆置五礮架。爾後更為普及，增置於山西諸衛，歷明之世，礮種殊多，有火車、火傘、三出連珠礮、九龍筒、佛郎機砲、十眼銅砲、四眼鐵槍、紅夷巨砲等。砲之外，更有戰車、雷火車、霹靂車等重裝備，當時之戰車，長丈五尺，高六尺，四圍箱板、穴孔置銃，上闢小窗。行載甲兵，止為戰陣。其禦敵車，則式上覆鐵絲，網穴嚴發槍弩。要與今日之戰車相比擬，亦粗具形式矣！

明制練軍：騎卒必善騎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訓練標準：**爲步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爲合度。論遠，將弁爲百六十步，步軍士爲百二十步。近中則爲五十步。彀弩射以十二矢之五遠可到。蹶張八十步，划軍六十步爲度，槍必進退熟習。法固善矣！蓋明以武力定天下，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置衛所。外統之以都司，內控制於五軍都督府，天子親軍，另成立一十二衛。每當征伐軍興，則調集衛所諸軍，任命將帥充總兵官以領之。軍事既畢，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深得唐府兵之遺志。其法爲邊腹內外，衛所棊置，以軍隸衛，以屯養軍。英宗之世，始立營團，更番輪練，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兵制爲之一新。但此後營制屢更，漸失其制。軍之外又募民爲兵，屯之外又賦民出餉，軍威斯墜。由是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積弊日久，尺籍久虛，軍不營操，兼事商藝，行伍衰耗，流寇鋒起，邊事洶洶，海內土崩。宦閹豎降於關門，禁軍潰覆於城下，明社乃摧。

第二節　明代之國防及兵制

一、國防政策

洪武初，建造江表，革除元之中書省制，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領天下之府州郡縣。每一布政使司，總理一省政務。另置十五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番漢諸軍。其政治要點，爲軍民分治，民籍屬於州縣，軍籍隸於衛所。軍爲世襲，平時屯田自給。於邊境海疆，則增置行都指揮使司，分領在京衛所及在外都司衛所。而於京師建五軍都督府。

俾外都指揮使司，且節制中外軍事。明初，以蒙古北退，根患未除，對於國防布置煞費考慮：如沿邊布置重兵，付之臣下，深恐演成藩鎭割據，尾大不掉。如直隸朝廷，則復嫌鞭長莫及。其次考慮封建郡縣，各有利弊。而秦、漢、唐、宋、元諸朝之亡，皇室無强藩，以資捍衞，亦爲主因。爲兼顧並籌，遂採折衷政策。其策爲：置國都於東南，封子弟於要地。洪武初年，陸續分封二十五王，其在邊塞者九：如遼王在遼寧廣寧，寧王在大寧（今熱河寧城縣南偏東），燕王在北平，谷王在宣化，代王在大同，晉王在太原，慶王在寧夏，秦王在西安，肅王在甘州（今甘肅張掖）。各王置有護衞甲士，藉收外慰邊陲內資挾輔之利。迨至成祖，以其久鎭燕京，熟知蒙古仍爲心腹巨患，兼以邊疆諸王削權內徙，塞域空虛。遂毅然自當國防前線，以天子守邊，首改北平爲北京而定都焉。良以北京山川形勝，兩面接近邊塞，足以控四夷，而制天下。成祖之都北京，一如漢唐之都關中，取其去敵之近，制敵之便耳！於是終明之世，國防重點，迄置於北邊。此域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亘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今宣化）、大同、延綏（今陝北）、四鎭。繼置寧夏、甘肅、薊州三險。而太原總兵沿偏關，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鎭。共爲九邊。聯絡此九重鎭，形成一北向防禦地帶。東北以遼東爲中心，於其外圍設三萬（今遼寧開原縣）、鐵嶺、瀋陽、廣寧（今北鎭縣）、義州、蓋州、金州、復州、海州諸衞（皆遼寧今縣）。既以之扼守關東，並以之羈縻東北女眞之諸遺部。中央以北京爲重心，在全寧（今熱河赤鋒縣境）、大寧，開平（今察哈爾多倫縣）、萬全、宣府（今宣化）、保安（今懷來縣西北七十里）、東勝（今河北遵化縣西）、大同諸地設衞，以之障蔽幽燕。再西爲起甘州亘寧夏，迄於陝北之要域，以之扼控西北。三大地域氣勢相通，聲息攸關。其間衞所關堡環列，兵戎綱維布置。經營屯牧，兵自給足。另修長城邊牆，備禦益固。然自成祖棄大寧，徙東勝，北邊緩衝地域縮短。宣宗再

遷開平衛於獨石（今察哈爾獨石口），對北守禦之勢日蹙。世宗復棄哈密（新疆今縣）、河套（今綏遠鄂爾多斯境）。明室北邊國防，遂洞開矣！

二、海陸邊防

北邊諸衛：明初以蒙古北去，根患未除，故對於國防佈置，煞費考慮：沿邊佈置重兵，軍權付託於臣下，深恐演成藩鎮割據之局，尾大不掉，定必須將軍權直控於朝廷；如將軍權直隸於朝廷，郵遞情報，往返需時，外患突來，實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懼。其次，乃考慮封建與郡縣，亦覺其各有利弊，而秦、漢、唐、宋、元諸朝之亡，皇室無強藩以資捍衛，亦為主因。為兼籌並顧之計，遂採折衷政策，其策為：置國都於東南，封子弟於要地。故洪武年中，陸續分封其二十五皇子為王於北方西方各要地上，各控其重兵，據有一省或二三省大之地區。

明太祖先封燕王於北平，又封韓王於開原，寧王於大寧（即今熱河省寧城縣東南之大名城），以控制遼河首尾。於洪武四年（公元一三七一）七月，納元平章劉藍之降，乃設置遼都衛於遼陽。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六月，置遼陽府及各縣。洪武八年（公元一三七五）十月，改遼都衛為遼東行都指揮使司，廢府縣而定其地為二十五衛，封遼王於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使經略遼東。統轄有二十五衛及十餘州，其二十五衛為：

一、廣寧衛—在今遼寧北鎮，統有無慮城、鐘秀城、望平城、川州城、懿州城、閭州城、同昌城七城。

二、廣寧中衛—在北鎮城西南今閭陽驛附近，統有西平堡、閭陽堡、鎮寧堡、醫巫閭山、蒺藜山、牽馬嶺、白土廠門。

三、廣寧左衛—在北鎮城東北今黑山縣城。統有中安堡、正安堡、八道壕、白旗堡、芳山鎮、半拉門、新立屯等寨。

四、廣寧右衛—在溝幫子，統有高山、大虎山、青堆子堡、通定鎮、鎮武堡、十三山驛、高平驛。

五、義州衛—今遼寧義縣，統有清河門、義州、沈家台、大靖堡等寨。

六、廣寧後屯衛—義縣西磚城子，統有閭義城、金善堡、劉龍台、九關台門、周家屯、岳家屯、金崗山、新民屯、西曹山、青山、大定堡、塔山堡。

七、廣寧中屯衛—今錦縣，總有安昌城、神水城、小葉山堡、紅羅山堡、杏山堡、松山堡、大興堡、大茂堡、小陵河驛。

八、廣寧前屯衛—今盤山縣，統有海陽城、遷民城、萬松山、十八盤山、橫嶺堡、急水河堡、三道溝堡、鐵場堡、椵木衝、沙河驛。

九、廣寧左屯衛—今錦西縣，統有永樂城、五頂山堡、四兒堡、九龍山堡、北度山堡、靑石嶺堡、趙家屯、業家屯、白馬石屯。

十、廣寧右屯衛—盤山西石山子，統有望山堡、黑林堡、大羊圈堡、東國堡、英名山堡、十三山堡、榜石屯、王屯、楊家屯、紫屯、顏屯、趙大屯、大蘇屯、望海屯。

十一、寧遠衛—今遼寧興城，統有寧遠城、和州城、三首山堡、黑風山堡、大團山堡、白塔峪堡、寧遠河堡、塔山堡、黑生窠堡、寨山堡、連山驛。

十二、瀋陽中衛—今遼寧瀋陽，統有樂郊城、章義城、遼濱城、北豐城、貴德城、崇信城、撫順關、東牟山堡、薄刀山堡、渾河堡、浦河堡、小瀋水堡、撫順堡、靜遠堡、武靖堡、古勒寨。

十三、鐵嶺衛—今遼寧鐵嶺，統有新興城、挹婁城、慶雲城、銅山城、咸平城、歸仁城、雙城、淸安城、龍首山堡、松山堡、遼河堡、小淸河堡、懿路堡、三岔山堡、宋家泊堡、柴河堡、撫安堡、丁字堡、常裕堡、汎河堡等。

十四、三萬衞——今遼北省開原縣，統有開元城、昌圖城、業赫城、西豐城、法庫門、鳳州城、信州城、韓州城、鎮北關、靖安堡、古城堡、定遠堡、淸陽堡、瓦峪堡、威遠堡、慶雲堡、西朝陽堡、大慶陽堡、蓮花堡、長靑堡、順山堡、新發堡、五里堡、及四十七屯、與亦未赤哈答寨。

十五、遼海衞——今遼北省四平市附近。

十六、安東衞——今遼北康平縣西北，後移今安東省境。

十七、定遼中衞——今遼寧遼陽，統有遼陽城、襄平城、鶴野城、石城、紫蒙城、興遼城、鳳凰城、宜豐城、于河城、婆速城、鎮江城、首山堡、柳寨堡、平頂山堡、安平山堡、鳳凰山堡、劉堡、沈旦堡、本溪湖堡、渾河堡、太子河堡、甜水堡、淸河堡、靉陽堡、險山堡、寬甸堡、連山關、牛毛砦甬道。又有自在州一，曾分爲定遼左衞、定遼右衞、定遼前衞、定遼後衞四衞。

十八、海州衞——今遼寧海城，統有沙卑城、新昌城、居就城、析木城、遼隊城、耀州城、濱州城、三角山堡、遼河堡、南通江堡、北通江堡、散河堡、永豐堡、東勝堡、梁房口關、大片嶺關、牛莊驛。

十九、蓋州衞——今遼寧蓋平縣，統有蓋牟城、熊岳城、安市城、秀嚴城、平郭城、烏骨城、建安城、西安平城、文城、永平監城、駐蹕山堡、石城山堡、靑泉山堡、淸河堡、畢里河堡、鴨綠江堡、背陰寨堡、連雲島關、石門關、泥河關、昌蘇館、鐵場、鹽場、及三十八屯。

二十、復州衞——今遼寧復縣，統有永康城、得利嬴城、明山堡、駱駝山堡、長興島堡、沙河堡、盤谷堡、樂古關白沙州、十八砦、鹽鐵場。

二一、金州衞——今遼寧金縣，統有南蘇城、歸勝城、沓氏城、新城、木底城、大黑山堡、南關烏堡、望海堝堡、石河堡、旅順口關。

二二、東寧衞——遼陽東草河，專以內附之女眞戶充之。以居住北平金遺民爲主，更收海陽金人五千戶所成，不使與漢人混處。

二三、建州中衞——今合江省依蘭縣，以女眞首領阿哈出爲衞指揮使改名爲李思城，其子釋家奴改名李顯忠。部下千戶官咎卜改名張志義，百戶官阿剌失改名李從善，可揑改名郭以城。

二四、建州左衞——韓國會寧，以女眞首領蒙哥帖木兒爲衞指揮。

二五、建州右衞——今安東省海龍，以蒙哥帖木兒子童山領左衞，以其弟凡察與另子重倉持故邱領右衞。

此二十五衞中，建州三衞與東寧衞叛明後，明置定遼左衞、定遼右衞、定遼前衞、定遼後衞，嘗集兵九萬六千人於此。兵力之强僅次於北平行都指揮使司之寧王朱權。

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蒙古復越漠南來，明太祖遣徐達擊之。遂封寧王朱權於大寧，使握重兵北禦蒙古。東連遼東行都指揮使司，西接開平（今多倫），以爲北藩。是所謂「東臂遼東，西肘宣府，使藩垣鞏固，門庭無覬覦之隙也」。洪武二十年宋國公馮勝北擊納哈出，太祖令建築大寧新城（今寧城）、寬河、會州（今熱河平泉），富峪（今熱河淩源）四城，然後出師。遂盡平朶顏、泰寧、福餘三衞之地。因置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寧城（即今熱河省寧城縣），廢今熱河境內各府州縣，而改爲如下各衞：

一、大寧衞——今熱河省寧城東南大名城，統有大名、中京城、長安城、文定城、歸化城、白狼城、大定城。

二、寬河衞——今喜峯口外寬城，統有乙連城、凡城、下板城、上板城、白檀城、柳河城、都山城。
三、會州衞——今熱河平泉，統有平崗城、青城、黃土梁城。
四、富峪衞——今熱河凌源，統有營邱城、樂浪城、崇州城、揚師鎮、鮮州城、柳城、河湯堡、千里堡、大城堡。
五、新城衞——今熱河寧城，統有大興州城（今大城子）西伯河城。
六、金寧衞——今熱河赤峯北烏丹城，統有廣成城、饒州城、蘭平城、潢河城、晉城、景山堡、和南堡、英金河堡、揚河堡、張河堡。
七、興州中衞——今熱河圍場縣東南邊牆山，統有高州城、遂州城、朝陽灣堡、釣魚台堡、錘子山堡、棋盤山堡、糧捕府堡、五郎山堡。
八、興州前衞——今熱河經棚縣，統有應昌城、滿套地、斗裏庫地。
九、興州左衞——今熱河灤平，統有獱平城、檀州城、灤河城、灤陽城、金沙灘堡、半壁山堡、雙頭山堡。
十、興州右衞——今熱河承德，統有惠州城、楡樹城、神木城、神仙山堡、如來館堡、高寺台堡、鍾峯堡、虎溪堡、三水堡。
一一、興州後衞——今熱河豐寧，統有興州城、滑鹽城、鳳山城、要陽城、射虎山堡、大閣堡、檀花山堡、張侍灣堡、禦夷鎮。
一二、安州中衞——今熱河隆化，統有安州城、松州城、安樂城、恩州城、苔山城、興隆城、平頂山堡、張三營堡、唐山營堡。

一三、木榆衞——今熱河隆化縣西北百二十里之郭家屯，統有榆州城、崗山城、窟窿山堡、鷄爪山堡、金秀營堡。

一四、營州左屯衞——今熱河朝陽，統有興中府城、柳城、徒河城、陽樂城、棘城、昌黎城、宿軍城、臨川城、和龍城、武興城、管子城、懷遠城、瀘河城、安東城、象雷城、木頭城、鳳凰山堡、狼山堡、黃花灘堡。

一五、營州中屯衞——今熱河建平，統有石城、陽武城、元州城、潭州城、利州城、建州城、永霸城、參柳城、黑水城、交黎城、固山城、靑山堡、黑山堡、興隆堡、北海堡、雄山堡。

一六、營州右屯衞——今熱河阜新，統有定荒城、閭山城、鎭安城、師州城、夷賓城、來蘇城、帶州城、孤竹城、威德城、紫蒙城、沙城、廣安城。

一七、營州後屯衞——今熱河凌南，統有愼州城、逢龍城、威州城、燕支城、順州城、盛吉城。

一八、營州前屯衞——今熱河省開魯縣，統計有和衆城、惠和城、武安城、永州城，臨渝城、永和城，沃州城。

一九、朶顏衞——今熱河林西以東大板，統有臨潢城、慶州城、扶餘城、祖州城、宜州城、龍化州城、儀坤州城、寧州城、慈州城等。

二〇、泰寧衞——今遼北省瞻榆，統有豫州城、昌州城、烏州城等。

二一、福餘衞——今吉林省扶餘縣，統有黃龍府城等。

是明初對北方防禦，固極張網密布也。

洪武二十二年（西元一三八九）故元宗室遼王阿禮失里請降，明太祖詔使居朶顏泰寧福餘三衞地，並劃定潢河

為界，潢河以北臨潢慶州等地歸朶顏衞，使脫里忽察兒為朶顏衞指揮同知，臨潢以東為泰寧衞以阿禮失里為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同知，泰寧東為福餘衞，以海撒男答溪為指揮同知，各領部落以為外藩。及靖難之役三衞以從征功，盡官其長，遂將大寧諸衞及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皆遷徙內地，大寧地空虛，三衞蒙古因竊出沒其間。永樂二十年（西元一四二二）明成祖北征，遂搗三衞蒙古故巢。後稍復集，常為邊寇。景泰五年（西元一四五八）泰寧長革于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詔不許。乃復設馬市於開原、廣寧、大寧、大同等地，欲藉貨物貿易，使外族富足，以隱弭邊患也。

設馬市之初，交易頗公允。後來市馬者勒價，遂有黑市。售馬者非蒙古人卽女眞人，感於吃虧，便行刼奪。初時刼奪只以所售之馬為對象，後以市貨為對象，遂成為胡匪。土人呼為「馬韃子」竟至望風罷市。明官以兵鎭壓之僅斂跡一二次而已。明以大寧及開平（多倫）兩市懸遠，不便出兵彈壓市場，因棄大寧及開平兩市場，後專事維持開原、廣寧及大同馬市，並在撫順另開馬市。為求保護市馬者於歸途中不為胡匪刼奪，遂有邊牆及柳條邊牆之設置。以隔絕東西之貢道。

邊牆之建築始永樂時，廣寧以西多就山石壘基土築，以東則完全板築，年圮頹不足為防，始設柳邊以柳條結繩為牆使之成障。柳條乃柳樹之一種，其性如竹而生長之速，發條之密，成障之大，皆過於竹。一年柳條高丈五，可皆拉成繩索，二年便成籬，三年柳條邊成障，遼東走廊以成，遼東由是繁榮，却使遼西及熱察一帶地區之人民生計絀矣。因之建州三衞以繁榮而興。蒙古三衞遂被滯於「胡匪」生活中垂二百餘年。以至於經濟偏枯，不能再振。

邊疆陸防狀況：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鎭，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鎭，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今偏關縣），三邊總制府駐固原（甘肅今縣），亦稱二鎭，是為九邊。初，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籌備山西北平邊防，

令各上方略，從淮安侯華雲龍言：「自永平（今河北盧龍縣）、薊州（今縣）、密雲（今縣）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於紫荊關及蘆花嶺設千戶所守禦。又詔山西都衞於雁門關、太和嶺（今朔東）及武（今五寨縣）、朔（今縣）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九年，勅燕山前後等十一衞，分兵屯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峯口（皆河北今地）、松亭關（今遷安西北），烽堠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十五年，又於北平都司所轄隘二百，以各衞卒守戍，詔諸王進塞者，每歲秋勒兵巡邊。十七年，命徐達籍上北平將校士卒，復命將覈遼東、定遼（今遼寧遼陽）等九衞將士。是後每遣諸公侯校沿邊士馬以籍上。二十五年，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今熱河寧城縣南偏東，即遼之中京大定府故址之西南）。西大同，東遼陽，南北平。馮勝之破納哈出，還師城之，因置都司，及營州五屯衞（覩下成祖將營州五屯衞遷于河北省內各縣，可判此時營州五屯衞必在今熱河朝陽附近地區），而封王子朱權爲寧王，調各衞兵往守。先是李文忠等之取上都，設開平衞（今察哈爾多倫縣）及興和（今張北縣）等千戶所，東西各四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今獨石口）。十五年，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今綏遠托克托縣），設十六衞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建文帝元年，成祖起兵襲陷大寧，以寧王朱權及諸軍歸；及即位，封寧王於江西，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今河北青苑縣），調營卅五屯衞于順義、薊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寧地畀兀良哈，自是遼東與宣、大聲援阻絕。又以東勝（今河北遵化縣西）遠難守，調左衞于永平（今河北盧龍縣），右衞于遵化而虛其地。先是興和亦廢開平徙于獨石，宣府（察哈爾宣化縣）遂稱重鎭。又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各處烟墩增築高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旁開井，井外圍牆與墩平，外望一如重門。正統元年，總兵官譚廣，以自

龍門（今察省龍關縣）至獨石及黑峪口（今赤城附近）五百餘里，工作甚難，乃益墩台瞭守，增赤城（察省今縣）等堡烟墩二十二處。此時寧夏總兵官史昭，以所轄屯堡俱在河外，自河迤東至察罕腦兒（今陝西西北大海子湖）抵綏德州（陝西今縣），沙漠曠遠，並無守備，乃于花馬池（今寧夏省鹽池縣）築哨馬營。大同總兵官方政繼，亦築馬營並將半嶺紅寺兒廢營修築。宣大巡撫都御史李儀，又以大同平衍，建議以副總兵主東路，參將主西路，而迤北則屬之于總兵官都指揮。」朝廷從之。後三年。又詔塞紫荊關諸隘口增守備軍。蓋此時瓦剌漸强故也。至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張傑，以也先等不斷入寇，又以延慶等境廣袤千里，所轄二十五營堡，每處僅一二百人，難以守禦，乃選精銳九千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楡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七年，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又大築邊城。先是，東勝設衞在河外，楡林治綏德；後東勝內遷失險，捐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正統間，鎭守都督王禎，始築楡林城，建緣邊營堡。至是，子俊以阿羅出入河套駐牧，常引其諸部內犯，乃徙治楡林，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墩堡相望，橫截套口（即今陝北長城）；內復塹山堙谷曰夾道，東抵偏頭，西至寧、固，風土勁悍，將勇士力，北人呼爲槖駝城。十二年，兵部侍郎滕昭等建議備邊，言居庸關、黃花鎭（今昌平縣北八十里當居庸古北二關之中）、喜峯口、古北口、燕河營（今盧龍縣東北五十里）有團營馬步軍萬五千人戍守，請益軍五千，分駐永平、密雲，以策應遼東。涼州鎭（今甘肅武威縣），莊浪、賀蘭山迤西，從雪山（今甘肅景泰縣東南）過河南通靖虜，直至臨、鞏（今臨洮、隴西二縣），俱敵騎入犯之路，請調陝西兵益以甘、涼、臨、鞏、秦、平、河、洮兵戍，安定、會、遼，遇敵入犯，則截擊之。以涼州銳士五千，扼要屯駐，彼此策應。朝廷從之。

嘉靖十八年，移三邊制府鎭花馬池。是時俺答諸部强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烟火蕭然。乃加

强各城堡之守備，以兵六千戍老營堡（今山西五寨、保德縣間）東界之長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關形勢，則以寧武爲中路，偏頭爲西路，雁門爲東路；以中路最要之地神池（今縣），西路最要之地老營堡，皆改設參將鎭之。東路最要之地北樓諸口（北樓口在今繁峙縣東北百二十里），則增設把總指揮，而移神池原守備之兵于利民堡（今神池縣北六十里），老營堡原游擊軍于八角所（今神池縣西北六十里城樓八座，故名）。各增軍設防。明朝此等設防，大抵自成祖以後二百年，不斷構築牆堡，故今日東自山海關，西至嘉峪關之「萬里長城」，卽明代之所築也。

明邊防又一重要之事，卽爲邊兵之餉饋。初，明太祖備邊，是用屯田政策。屯田不足，則召商輸邊粟而與之鹽，由是富商大賈悉自出財力募民墾田塞下，故邊儲不匱。弘治時（一四九二）戶部尚書葉淇，始變更其法，商納銀于太倉，以分給各邊，因此商皆撤田業而歸，邊田由此荒蕪，米粟踴貴，邊軍糧食日困。十一年（一四九八），御史徐汝圭建議邊防兵食，謂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汴粟由陝洛，沔粟由漢中，以達陝右。宣大產二麥，宜多方收糴。紫荆、倒馬、白羊等關，宜招商賈車運。而未能行。其後至萬曆初，邊防財力俱盡，遂至重累極矣。

海防狀況：明代因方國珍、張士誠餘寇竄海島，勾結倭寇爲患，遂有海防之備。東北自鴨綠江，西南至廣東沿海數千里，處處設防。吳元年已開始在浙江北部之嘉興、海鹽、海寧等設防戍守。洪武四年收降方國珍溫州、台州、慶元（今鄞縣）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共十一萬餘人，隸各衞爲軍，且開始封鎖海岸，禁沿海之民私自出海。五年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又命廣洋（今江蘇寶應縣東南）、江陰（江蘇今縣）、橫海（今太倉）水軍四衞增置多櫓快船，無事則巡徼，遇寇則則以火船薄戰，快船逐之。並命靖海侯吳禎充總兵官，領四衞之兵，京衞

及沿海諸衛軍亦悉聽節制。每春遣舟師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十七年（西元一三八四）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後三年，又將福建、福興、漳、泉四府之民，三丁抽一爲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于要害處築城十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於浙金山衛，於松江之小官場及青村南匯嘴城二千戶所。及置臨山衛於紹興，及三山瀝海等千戶所。而寧波、溫、台沿海地，先已置八千戶所，曰：平陽、三江、龍山、霩衢、大松、賤倉、新河、松門，皆屯兵設守。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又命湯和視閩、粵築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揮使司五，曰：福寧、鎭東、平海、永寧、鎭海，領千戶所十一，曰：大金、定海、梅花、萬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門、高浦、銅山、元鍾。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從衛率陳仁言，造蘇州太倉衛海舟，旋令濱海衛所每百戶及巡檢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盜賊。後又建五總寨於寧海衛，與萊州衛八總寨，共轄小寨四十八。太祖素厭日本詭譎，絕其貢使，故終洪武、建文之世，不敢爲患。

永樂六年（一四〇八），復招島人蜑戶、賈豎、漁丁爲兵，防備益嚴。十七年（一四一九）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殲之于望海堝（今遼寧金縣東北六十里）。自是倭大懼，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犯。朝廷閱數歲，一令大臣巡警而已。至世宗嘉靖中（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倭患漸起，繼而益烈，蓋是時嚴嵩擅權，內政日壞北方則俺答入寇，故沿海倭寇乘之。禦倭之戰。另詳本卷第九章。

第二章　明太祖開國諸戰役（附圖十四—五〇九、五一〇、五一一、五一二、五一三）

一、朱元璋起兵之時，元廷內部紛爭，政治腐敗，各地羣雄割據，民不聊生。

二、**朱元璋攻取集慶之戰**：元順帝至正十四年（西元一三五三），元璋攻取滁州，十五年攻取和州、太平、集慶，並略取集慶外圍各戰略要地，奠定帝業基礎。

三、**平定陳友諒之戰**：元順帝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大敗陳友諒源於池州；二十年，再敗陳友諒於應天府外圍地區；二十三年，三敗陳友諒於鄱陽湖，友諒死。翌年，陳部餘衆悉降。

四、**平定張士誠之戰**：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攻略江淮各地；二十六年，攻略湖州、杭州；二十七年，攻陷平江，士誠敗死。

五、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降服方國珍。二十八年，元璋平定福建、兩廣。是年，元璋即帝位於應天，國號「明」。

第一節　明開國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四—五〇九）

一、元末內部之紛爭

王室內部之爭　蒙古草創，繼統之法未立，帝位相承時起紛爭，自憲宗（蒙哥。拖雷長子，太祖鐵木眞之孫）時已然，及至武宗以後，紛爭益烈。權臣爲擁立所親，懷私固寵，不惜構釁骨肉，誅戮異己，於是旣演成權臣之專

橫，同時又釀成臣僚之火併，黨同伐異，國事日非。如武宗（海山）受命于其叔成宗（鐵木耳—世祖孫），武宗乃授其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因而相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後仁宗因惑於丞相鐵木迭兒之言，而改傳其子英宗（碩德八剌），並使武宗長子明宗（和世瑓）及次子文宗（圖帖睦爾）出居於外。至至治三年（西元一三二三年），英宗遂為御史大夫鐵先所殺。晉王也孫鐵木兒（世祖曾孫）因在知樞密院事營王也先鐵木兒等操縱下乃得乘機入承大統，是為泰定帝。泰定帝在位四年而崩（西元一三二八年），明宗文宗兄弟又在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之操縱下爭立（燕鐵木兒為明宗之父武宗所提拔，因懷武宗舊恩，故欲擁立其子），先則進軍漠北與擁泰定帝太子之勢力相攻打，元室忠義多遭誅殺，繼則暗殺明宗，摧殘文宗骨肉。及文宗崩（西元一三三二）順帝嗣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因順帝為明宗之子，故又大加報復。總之自至大（武宗初西元一三〇八）至至元（順帝初西元一三三三）初之近三十年間，王室內因繼位問題，在權臣操縱下連年誅殺，禍無虛歲。其間權臣最跋扈者，莫如仁宗時代之鐵木迭兒及明宗文宗時代之燕鐵木兒，均為當時王室之大蠹—彼等把持朝政，離間骨肉，誅戮同僚前後斷續達二十餘年之久，使元代政府之統治階層，陷於癱瘓不安之境。

降及順帝時代，權臣傾軋不已，元順帝既無選賢任能之眼光與魄力，迄後更淫樂是務，不自振作，致使權臣蔑兒吉斛伯顏、哈麻、綽思戩等交迭為奸，害國殃民。其後伯顏雖遭貶死，而各地動亂紛起，元朝大勢崩頹矣。

外臣之火併　在元末外臣中衝突火併最烈者，即為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之爭。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西元一三五二），當時汝潁兵起，江淮殘破，擴廓之父察罕帖木兒奮起義兵於潁州沈邱，與羅山李思齊同破劉福通等於羅山，順帝因授察罕、李思齊以官職。從此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察罕等遂各自成軍，轉戰各

地。定河北，克陝州，復汴梁，安河東，平山東，所至皆捷。察罕以軍功升至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台中丞。至正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六一年）圍攻山東益都縣時，爲降將田豐所殺，察罕死後，其子擴廓襲位並統其衆。

當察罕轉戰河南之際，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正節制河南軍，其子孛羅帖木兒亦從父轉戰迭立戰功，父歿後亦繼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軍。至正十九年孛羅移鎭大同，捍蔽京師。明年，遂欲併據晉冀（今太原臨汾等地），因與在河南之察罕仇隙（因該等地區原先皆爲察罕所平定），朝廷乃以石嶺關（在今山西太原東北百二十里）爲界，爲彼等劃定勢力範圍，但孛羅仍調兵自石嶺關進圍冀寧（治今太原），遂起火併。及察罕死後，孛羅復乘機結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張良弼，先是良弼爲察罕、思齊所攻，順帝下詔和解之。至是孛羅乃連良弼，謀據陝西，擴廓則聯合駐節陝西之四川左丞李思齊以拒之。

至正二十五年（西元一三六五）初，因孛羅留匿被黜大臣老的沙等而結怨于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太子使擴廓討之，於是大戰迭起。孛羅兩度兵逼京師，太子出奔，順帝不得已，以孛羅爲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兵馬。孛羅既據京師，後遣將攻上都（今多倫）之附太子者。未幾，太子復率擴廓等自太原進討孛羅，順帝亦陰結勇士以圖之。同年八月，孛羅爲勇士所刺殺，擴廓遂擁太子返京。

初，太子出奔太原時，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又欲以兵脅帝禪位，擴廓又不從，由是太子深銜之。時江淮川蜀皆爲反元勢力所陷，太子屢請督師親征，帝又難之，乃詔封擴廓爲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路以代親征。明年，擴廓駐節懷慶彰德指揮，而關陝張良弼李思齊連合拒命，因是構兵不已，朝廷下詔和解

之。而是時擴廓竟戕殺使臣，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慮其不軌，乃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兵馬，而令擴廓領本部兵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領本部及張良弼等出武關取襄樊。而令王信固守山東。但太子受詔不行，而分兵之命亦爲擴廓所拒。俄而擴廓部將內叛，於是朝廷乃罷擴廓之官而奪其軍，使諸將分統之。擴廓將本部退保澤州（今山西晉城縣），朝廷又命李思齊等討之。時爲至正二十八年春，明太祖命徐達北伐之兵，已進至河南，擴廓退保晉寧（今平陽縣），順帝亦棄京師退走上都，尋死之，元室遂亡。

二、元末羣雄割據之情形

元末各地之動亂，除由於順帝荒淫，王室紛爭，權臣誤國，政事頹廢外，尙有多項直接與間接原因。間接原因方面，如元之實施階級制度，歧視漢人，重要官吏均由蒙古人及色目人獨佔，且貪汚暴虐，欺壓善良等等，均爲激起漢人憤恨反抗之基本原因。在直接原因方面，則有兩大措施關係至大。

其一、爲濫發紙幣，通貨膨脹，無限制剝削人民，致民不聊生。

其二、爲大徵民夫，開掘黃河激起民變。黃河下游在元代屢罹河患，民不聊生。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西元一三五一）採賈魯之建議，以魯爲總治河防使，開掘黃河故道二百八十里，征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夫十五萬人，及濾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人，於是年四月間開工，迄七月間疎鑿完成。但五月間潁州之劉福通，蕭縣之李二，羅田之徐壽輝，卽先後開始倡亂，當時曾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童謠。可見倡亂者，曾利用鑿河徵夫所激起民間不安之情緒，以掀起民變。（續通鑑卷二百十）

元政不綱，盜賊四起，自順帝初年已啓其端，隨後更隨國政之日非，而日益加劇，終至羣雄並起，形成舉國鼎

沸之勢。其中在江淮流域舉事，而勢力强大者，有潁人劉福通奉韓山童，假宋後起兵汝潁間；羅田人徐壽輝僭帝號，與其將倪文俊等起兵蘄黃間，而黃巖人方國珍已先起海上。於是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亦擁兵襲濠州，據之。彼等攻掠郡縣，由是天下大亂。茲略述諸起兵者之發展概況如下。

韓林兒與劉福通：韓林兒河北欒城人，自其祖父利用白蓮會燒香惑衆，被謫徙永平。至其父山童復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多信之。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西元一三五一），潁州（今安徽阜陽縣）人劉福通等，詭言：「山童爲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遂同起兵。旋山童被捕，林兒與母楊氏逃匿于武安山中。劉福通等則繼續攻佔豫東南之朱皋、羅山、上蔡、正陽、確山及汝寧、光、息等地，衆至十萬，與徐州起事之李二、彭大、趙均用及蘄水起事之徐壽輝等相呼應。（續通鑑卷二百十）

至正十五年（西元一三三五）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州立爲皇帝，稱小明王，國號宋。旋被元兵圍攻遁走安豐（安徽壽縣）。明年兵勢復振，乃公遣其黨徒進攻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等地，福通則率本部出沒大河南北，並攻下汴梁接韓林兒都之（至正十八年）。元鎮守黃河之義兵元帥田豐來降，遂連克曹濮大名衞輝諸路。至十九年（西元一三五九）汴梁爲元兵察罕所攻破，福通復奉林兒走安豐。至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安豐爲張士誠部將呂珍所攻破，福通遇害，林兒走建康依朱元璋，福通所建之宋，至此始滅，綜計其建國達十二年之久。

至于福通分兵略地，除大江以南之地外，幾已遍及元朝所統治之全中國，故其發展概況值得一述。

西路方面。至正十六年九月，福通分遣李武崔德等攻破潼關，殺元參政述律杰。尋又破陝、虢二州，北渡河攻安邑，至此始爲察罕所拒敗。明年二月，李武等轉兵破商州而趨長安，復爲察罕與李思齊連兵所擊潰。又明年十月

，其將白不信等西破秦隴，據鞏昌（卽今甘肅天水隴西一帶），遂圍鳳翔，再爲察罕所敗，不信等乃南走入蜀。

東路方面。至正十七年三月，福通遣毛貴攻山東，連破膠萊二州及益都等地後，遂自濟南與田豐分路北伐，至至正十九年，在徐州舉兵之趙均用，亦略地山東，故是年四月，毛貴竟爲其所殺。貴之部屬又殺均用于益都。於是兩部相仇敵，嗣遂同爲元軍所滅。

北路方面。至正十七年，福通除遣李武等西入關（二月），毛貴等取山東（三月）外，八月福通乃自攻汴梁（今開封），明年克之並同時大舉北伐。此時除增遣白不信等入關中外，卽分軍三路北上：東路，使毛貴自益都攻破濟南後北上。至正十八年三月，毛貴陷濟南路（治今歷城縣），遂揮軍北進。至南皮，被元大將董摶霄所拒阻，貴突破之，殺摶霄而進。遂攻薊州（河北今縣），又陷之。於是貴乃進略柳林（今通縣南）逼大都（今北平市）。元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元京大震，有遷都以避之之議（一主遷上都—多倫，一主遷陝西）。惟丞相劉太平力主拒守，乃召四方兵入援，使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攻毛貴于柳林，貴衆潰，退還濟南。中路，使田豐于至正十七年八月（是月田豐降于福通）北伐。攻濟寧（山東今縣）不克，明年三月（是月毛貴陷濟南）再攻乃克之。元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今聊城縣）之紐的該，棄城遁走大都。於是，豐引兵由河間趨直沽（今天津市），與毛貴同自柳林攻大都。及已敗還濟南，至正十八年年冬，豐再進攻順德路（治今河北邢台）。至二十年（一三六〇）春，豐又于攻陷保定路（治今清苑縣）後，竟復降于元。蓋是時察罕已克復汴梁（至正十九年八月），福通奉林兒走還安豐，大勢不利故也。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六月，豐于察罕攻益都時，復叛元，刺殺察罕，入守益都。至冬城破，被殺。西路，至正十七年八月，福通遣關先生將兵越太行北上，焚上黨（今長治縣），破遼州（今遼縣），另分兵二道

，一出絳州（今新絳），一出沁州（今沁縣），向晉（平陽）冀（太原）雁門雲中（大同）代郡，遂使山西烽火數千里，勢如破竹，且大掠塞外諸州。是年十二月關先生破元上都，焚宮闕。尋且轉掠遼陽至高麗。至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三月，關先生復攻上都，爲元將孛羅所敗，遂附于元。

徐壽輝陳友諒：至正十一年，羅田布販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起兵，初則響應劉福通，及攻下蘄水、黃州等地後，遂據蘄水以爲都城，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旋即分兵略地，東下者連破饒信二州（今江西鄱陽上饒）。西上者亦連破漢陽、武昌、興國（今陽新）、沔陽等地（至正十二年一月）。十二年三月，東路軍于攻下九江後，復下袁（今宜春）、瑞（高安）、徽（安徽歙縣）等州。至七月，此路軍竟自昱嶺關（今浙江昌化西）入浙，襲破杭州，殺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並分兵入閩，破羅源，攻連江，趨福州（明年敗沒）。尋爲元濟南路總管董搏霄所破，退還。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星吉亦率兵反攻，復銅陵、池州（貴池）、石埭、江州等地。旋大將趙普勝以水軍大艦與星吉會戰于鄱陽口（今湖口），大破之，星吉戰死。十三年十二月，壽輝都城蘄水爲元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等所攻陷。十五年一月，倪文俊與元水陸大軍會戰于沔陽，大破之，斬其威順王子報恩奴，遂復克中興路（今江陵）。三月，壽輝又遣兵襲破襄陽克之，旋即退還。十六年春，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壽輝。倪文俊于攻陷川蜀後，令其將明玉珍守重慶，然後轉兵東下遂下常德、澧州路，以破竹之勢，于是年冬陷衡陽州路（衡陽），殺元元帥甄崇福。未幾，文俊失衡州後，即轉兵略取岳州路（岳陽），再殺元威順王子歹帖木兒。十七年，文俊以功多專恣，謀殺壽輝不果，而奔黃州，文俊大將陳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因襲殺之，而幷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亦不能制。十八年，友諒之軍復東下，以破竹之勢，半年之間，連破安慶、洪都（南昌）、撫州、建昌（南城）、吉安、

贛州等地，然後分兵略福建邵武、汀州，皆下之。

十九年，友諒以江州爲都城，專權用事。先是友諒下洪都時，壽輝卽欲自漢陽徙都之，友諒忌其不利于己，不從。至是，壽輝强自引兵來至江州，友諒出迎，伏兵于城西，盡殺壽輝部屬，遂獨自專權稱漢王，壽輝惟擁虛位而已。明年，友諒率舟師攻朱元璋之太平（今安徽當塗）取之。遂殺壽輝，自稱漢帝于采石。既而太平復爲朱軍所取，乃復還都于江州。至至正二十四年爲朱元璋所滅，另詳下述。

張士誠：士誠泰州人（今縣），曾爲鹽販。爲人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因受富豪凌辱，于至正十三年五月，殺仇家，聚衆起事，破泰州，趨高郵陷之，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元知府李齊死之。

十四年夏，士誠攻盱眙、揚泗等州，爲元右丞相脫脫所敗，乃渡江南下。十六年春，遂入據平江（今吳縣，士誠改曰隆平）。又取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皆下之。是年七月，且攻破杭州，雖尋復失之，而其勢成矣。至十七年，既屢爲朱元璋軍所窘，又爲元之苗軍所敗，乃于是年八月，請降于元，元授爲太尉。從此利用與元之關係，以自謀發展。及朱元璋西征陳友諒而無暇東顧之際，士誠遂乘機大事擴張，如至正二十三年，遣其將呂珍擊滅劉福通于安豐，又乘元朝忌苗軍首領（時爲江浙行省平章）楊完者跋扈之際，舉兵南下攻杭州據之，殺楊完者。於是其境土南有杭州，北至徐州，西達濠泗，東至于海。遂因江浙行省右丞達識帖睦邇求朝廷授以王爵，朝廷不許，乃自立爲吳王。至至正二十七年，始爲朱元璋所滅。

方國珍：國珍黃巖人，初爲浮海鹽販。因與蔡亂頭等相仇敵，遂于至正八年十一月，率衆入海爲盜，刼掠漕運，出沒溫台等地，沿海居民多附之。朝廷命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焚舟將遁，而元兵自相驚潰

，朶兒只班被擒，勢遂猖獗，船至千艘，後遂據有溫台慶元（治今鄞縣）等路之地。至至正十六年三月降于元，朝廷命爲海道漕運萬戶，先國珍爲衢州路總管，十九年三月，朱元璋使來招諭，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今金華），恐不能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降。是時元朝亦以中原久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因屢苦飢饉，乃乘察罕克復汴梁之時，遣使徵張士誠輸粟，國珍備舟海運，以濟京師。元因是授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覊縻之。至至正二十七年十月，繼張士誠（九月平江城破而亡）之後，始爲朱元璋所滅。（續通鑑卷二百十五）

明玉珍：玉珍隨縣人，初從徐壽輝起兵，後率舟師掠糧川、峽間，因乘間溯夔州而上，至正十七年入據重慶，是年十二月，攻破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此時元朝汴梁方陷，中原鼎沸，遂予玉珍以建國四川及擴張勢力之機會。故至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其勢力北上者，陷龍州（今江油東北）後，分兵趨興元（今南鄭）、鞏昌（今甘肅隴西縣）；南下者取雲南。五月，聞陳友諒弒壽輝，謀欲東下討之，因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遂自稱隴蜀王。明年乃稱帝于成都，國號夏，其盛時據地，東至夔關，北逾興元，南抵金沙江。玉珍在蜀雖無中原之志，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故十餘年中，蜀中獨稱安謐。至正二十六年三月，玉珍病卒，子昇嗣立。至明洪武四年，始滅于明。

郭子興：子興定遠人，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于至正十二年二月，與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破濠州據之。閏三月，朱元璋來歸，子興以養女馬氏（馬公季女，即後來之馬皇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脫脫（一作托克托）將兵破徐州，芝麻李走死，趙均用、彭大則帥餘衆奔濠與子興合勢。初，子興起兵濠州時，同事尚有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共爲五酋，各稱元帥不相下。其四人日事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不悅，合謀傾子興。子興乃多家居

不視事，朱元璋說之曰：「彼日益合，我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至是趙均用等至，德崖等以其起兵故魁而有名望，乃共推奉之，使居己之上。彭大有智數，子興與之厚而薄均用。德崖等因譖于均用曰：「彼知有彭將軍，不知有將軍。」均用怒，乘間執子興幽于德崖家。朱元璋時在淮北，聞難而歸，急率子興二子訴于彭大。乃偕往德崖，破械出之，負之以歸。（明史卷百二十二、郭子興傳）

是冬，元脫脫以徐州已平乃班師，而留其將賈魯追捕餘寇且使規復濠州。於是朱元璋請諸人釋前憾，合力拒元兵。至正十三年五月，賈魯卒于圍濠之軍中，元兵解圍去。元璋乘間歸里中募兵，得七百人歸至濠，子興喜，署爲鎭撫，是時彭、趙所部多横暴，子興力弱不能制，元璋亦憂之。是冬，彭、趙二人均稱王，子興德崖爲元帥如故。元璋見此種情形，必無可爲，乃以所部屬他將，自獨與徐達、湯和等（皆子興將）二十四人，謀南略定遠，取滁陽（今縣）以另求發展。其事另詳下述。

彭、趙等在濠，數爭權相鬥，至正十四年秋，彭大中流矢死，子早住代領其衆。均用脅持早住，共謀害子興。時朱元璋在滁聞之，遣人說均用曰：「大王昔困彭城，投于濠，郭公開門納之，以有今日。今不思報德，反聽細人言，自翦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也。且郭公卽易與，其部曲猶有强者，殺之，得無後悔乎？」均用聞元璋兵盛，乃憚不敢發。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用是得免，乃率所部萬餘，就元璋于滁州，遂稱滁陽王。是冬，元丞相脫脫討張士誠，大破之于高郵。時濠兵南下者據六合，爲元兵所圍，求救于滁，子興怒前隙不發兵。元璋曰：「六之與滁，脣齒也。六合破，滁豈得獨存，可以小憾而廢大事乎？」元璋遂率師趨六合，唯元兵勢盛，難以力敵，乃遣父老具牛酒犒師而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圍賴以解。

至正十五年正月，滁兵乏糧，諸將議所向。元璋以爲和陽（今安徽和縣）可圖。唯其城雖小而堅，難以力攻，乃使前軍悉僞裝元兵，進襲遂據之。子興乃以元璋總和陽軍事。三月，子興病卒，元璋始代領其衆。（上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太祖本紀）明紀，卷一

第二節　明初開國諸重要人物

李善長：善長字百室，定遠人。幼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謀事多中。太祖攻滁陽，善長迎謁，太祖禮遇之，留掌書記。嘗問以天下事，善長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稱善。自是使其參機謀，充饋餉，甚見親信。有將士來歸者，善長察其才德，建議適任之。有以事相齟齬者，則爲調處。郭子興欲招羅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益深倚之。善長處理事務，裁決如流，又嫺於辭令，太祖有所招納，則令爲書。太祖親自征伐，善長嘗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轉調兵餉無乏。立鹽、茶法，制錢法，定魚稅，開鐵冶，國用益饒，而民不困。明初官制、律令多出自善長手，並監修元史，編組訓錄及大明集禮諸書，定天下獄，瀆神祇封號，封諸王及功臣爵賞，事無巨細，善長嘗籌策其間。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善長爲左丞相（明官制以左爲上），封魏國公。當時封「公」者僅六人，而善長居首。太祖嘗比其爲蕭何，褒稱備至。嗣以貴極稍驕，朝中宦顯頗多與之有隙。善長年七十七歲時，對下屬約束不檢，以胡惟庸叛逆案受連坐，併其妻女弟姪家七十餘口伏誅。史家評曰：善長以布衣徒步，能擇主於草昧之間，委身戮力，贊成鴻業，遂得列爵上公，貴極人臣，惜於衰暮之年身家被

戮，殊堪浩嘆。唯其身爲國家元老重臣，不能發姦遠禍，亦覺其有負創業之初志，不足爲法云。（明史李善長傳）

劉基：基字伯溫，青田人。幼穎異，元至順間舉進士，博通經史，於書無不讀，尤精象緯之學。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時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首推基，比如諸葛孔明。初仕元受誹謗，遂棄官還鄉，著郁離子以見志。太祖下金華，聞基名，以幣聘之，不應；總制孫炎再致書邀之，乃出。既至，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築禮賢館以安之，寵禮有加。太祖問征取計，基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刼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游，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會陳友諒東下，勢張甚，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鐘山，基張目不語，太祖召入內，基奮然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太祖用其計誘敵，果大破之。嗣滅陳友諒，取張士誠，北定中原，基多獻計謀。太祖卽帝位，初定稅糧，依宋制每畝加五合，惟命青田縣毋加，曰：「令伯溫鄉里世世爲美談也。」基與左丞相李善長有隙，太祖以事責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謂善長數欲害君，君何護之，將以君爲相。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及善長罷相，太祖欲相揚憲，憲與基素善，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憲則不然。」太祖繼問汪廣洋如何？基曰：「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如何？基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後太祖用揚憲、汪廣洋、胡惟庸，果皆失敗，基計劃籌謀，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太祖每恭己以聽，常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之子房也。」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誠意伯。告老還鄉，太祖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詳，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基佐定天下，性剛嫉惡，與人無忤。歸隱山中後，惟飲酒奕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

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待客，邑令告曰，某靑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跡如此。然終爲胡惟庸所中傷，誣言基欲圖謀有王氣之墓地，因被奪祿，入京謝恩，不敢返鄉，嗣憂憤疾作，據謂胡惟庸又使醫飲以毒藥，未久卽卒，時年六十五歲。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宗師，著有覆瓿集，犂眉公集。世傳伯溫爲陰陽風水大師，徧之神奇，難以盡信。（明史卷百二十八劉基傳）

宋濂：濂字景濂，原籍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幼英敏强記，先後就學於名師鴻儒。及長，貌豐偉，美鬚髯，目近視而明，一黍能作數字。太祖取婺州時，濂在龍門山已著述踰十餘年，與劉基同負盛名。太祖召見之，以文學受讚許，嘗爲太祖及太子講春秋左傳，濂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濂編修元史，爲總裁官；又爲太子傅凡十餘年，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道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祖問災祥，濂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太祖患心不寧，濂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淸而身泰矣。」太祖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將其大書揭於殿之兩廡壁，聚羣臣講析。濂性誠謹淡泊，太祖欲給濂任政事，濂固辭。濂官內廷久，未嘗訐人過，太祖問羣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善者與臣爲友，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太祖怒問羣臣，指其書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濂，濂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旣爾太祖覽其書，果有足資採納者，因悉召廷臣詰責，若非濂在，幾誤罪言者，特譽之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太祖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晚年，

以長孫受胡惟庸案連坐，被徙置茂州。濂一生嗜書，未嘗一日離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朝中慶典宴會之文，碑記刻石之辭，以及禮樂制作，多出自濂手。造門乞文者衆，外國使者亦嘗以厚金購濂文集。卒時年七十二歲。

陶安：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博涉經史，尤長於易經。太祖取太平，安與鄉老出迎，太祖與語，安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問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帝王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太祖嘉許，留參幕府，先後長黃州、桐城、饒州，能寬租省徭，使民樂業。定儀禮，任總裁官；製律令，修國史，均有貢獻。事太祖十餘年，頗得寵，太祖曾製門聯賜安，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任江西省參政，著有政績，惜未久卽卒。（上引見明史卷百三十六陶安傳）

徐達：達字天德，濠州人，世業農。少有大志，長身高顴，剛毅武勇。太祖朱元璋微時爲郭子興部將，達時年二十二歲，往從之，一見語合，自是卽從太祖征戰。郭子興與孫德崖戰，郭軍執德崖，孫軍亦執太祖，達挺身詣孫軍，請代太祖，太祖得還，達隨後亦免，以此舉義重如山，深獲稱許。嗣太祖破陳友諒、張士誠及北伐中原，達均獨當一面，卓著戰功。太祖卽帝位，以達爲右丞相；册立皇太子，以達兼太子傅副將軍。繼率軍北伐，轉戰魯、豫、冀、晉、陝、甘等地，大破元軍，抵定中原。並戍守北疆，嘗率軍遠征塞北，與蒙古軍戰，阻其南侵。每歲春出，冬暮召還，恃若長城。

明初名將，推達與常遇春兩人均俱才勇，而達尤長於謀略；倘獲壯士，必結以恩義，俾爲己用；治軍極嚴，所至不擾，當達破張士誠軍，將入城，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大軍入城，百姓

安如故。達平日治事，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而在帝前恭謹如不能言者；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是故所向克捷，一生戰功彪炳，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宴然，居民不驚。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笑終日，雍雍如也。太祖與達私交篤厚，有布衣兄弟稱，達愈恭愼，太祖稱之曰：「受命而出，或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卒時年五十八歲，封中山王，配享太廟及肖像功臣廟，皆位居第一。（上引見明史卷百二十五徐達傳）

常遇春：遇春字伯仁，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善射。臨陣親冒矢石，胆壯氣豪，當其初事太祖，與元軍戰於牛渚磯，元兵陳磯上，太祖舟師距岸三丈餘，不能登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向前，遇春應聲，奮戈直前，敵接其戈，乘勢躍登磯上，大呼衝殺，元軍披靡，諸將從之，遂拔采石。遇春生性耿直，疾惡如仇，宿將邵榮有異志，事洩，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尙何可宥，臣義不與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殺之。遇春下城邑，多有誅戮，太祖諭之曰：「克城無多殺，苟得地無民，何益！」遇春克贛州，果不殺，太祖大喜，賜書嘉勉。遇春臨戰勇猛，當受命爲徐達副帥，出兵北征，太祖親諭之曰：「當百萬衆，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不慮不能戰，慮輕戰耳。身爲大將顧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謝，可見太祖對其關切之深。嗣遇春轉戰魯、豫、冀、晉，多樹戰功。嘗與元軍戰於洛水時，元兵五萬陣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陣，敵二十餘騎攢刺之，遇春一矢殺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河南郡邑因而次第克之。遇春一生統軍，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爲徐達副帥，數度征伐，均聽約束，與徐達併稱一時名將。嘗自謂，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因而軍人稱「常十萬」。卒于遠征開平（今察哈爾多倫）之歸途中，時

年四十歲，封開平王，配享太廟及肖像功臣廟，皆位居第二。（上引見明史卷百二十五，常遇春傳）

李文忠：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兒，盱眙人。太祖之姊子，幼年喪母，父貞攜之輾轉亂軍中，瀕死者數次。踰二年，謁太祖於滁陽，太祖見之甚喜，撫爲己子。讀書穎敏，作戰驍勇，工心戰，有計謀。年十九歲，率兵援池州，破天完軍。繼與苗軍戰，苗獠數萬水陸掩至，文忠以輕騎破其陸軍，取其酋首，浮巨筏上。其水軍見之亦遁。克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民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兵護之返家，民大悅。太祖與張士誠戰，張軍二十萬衆攻新城，兵多勢盛，文忠馳援，距城十里駐紮，將士有疑慮，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之矣；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乘霧進兵，果大破張軍，斬獲甚豐。文忠治軍嚴明，愛民有加，當其克杭州，令將士曰：「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斬之，全軍肅然。當其征戰時，命軍中收養道上棄兒，活命甚多。洪武二年，常遇春卒於軍次，文忠代其職，率軍繼續北征，追逐元軍，遠奔朔漠，斬將略地，多樹戰功，曾俘獲元嗣君嫡子，后妃、宮人、諸王及將相官員數百人，以及宋、元玉璽等寶器。文忠器量沉宏，使人莫測，臨陣勇猛，遇大敵益壯，一生征戰，功勳彪炳；好學問，曉經義，所爲詩歌，雄駿可觀；釋兵居家，恂恂若儒者。家多客，嘗以客言勸太祖少殺戮，諫太祖征日本，因而積忤，不免遭譴責，卒時年四十六歲，子孫多居明代要任。

馮國用：定遠人，與弟勝（又名國勝或宗異）俱喜讀書，通兵法，武勇多智。元末盜亂，結寨自保。太祖略地至妙山，國用偕弟勝來歸，甚見親信。太祖詢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悅。使居幕府，自是從太祖征戰，多立功勳。太祖渡江，取太平，國用典親兵，已是太祖心腹之將。降蠻子海牙及陳埜先部三萬餘人，衆疑懼不安，太祖

擇其中驍勇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衞，帳中悉屏舊人，獨留國用侍榻側，五百人大爲感動，心始安，國用將之攻集慶，爭效死先登。嗣下鎭江、丹陽、寧國、泰興、宜興、金華、紹興，均建功勳。國用升任親軍都指揮使。卒於軍中、時年僅三十六歲。追封郢國公。其弟勝，南征北討，多樹戰功，曾拜征虜大將軍，然亦常因疏漏受責。晚年受連坐被殺。（上引見明史卷百二十九馮國用傳）

傅友德：祖籍宿州，後徙碭山。先從陳友諒，太祖與友諒戰，友德率部降，太祖用爲將。友德臨戰豪勇，身先士卒，雖受創，戰益力，從太祖滅陳友諒，破張士誠，北伐中原，遠征朔漠，西討川蜀，身冒百死，多立戰功。嘗太祖攻武昌時，據城東南高冠山，下瞰城中，諸將相顧莫前，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之，流矢中頰洞脅，不爲沮。友德隨軍攻山西，克太原，蒙軍擴廓率兵自保安來援，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夜襲其營，擴廓倉卒遁去，鹵獲甚多。友德一生征戰，由偏裨升至大將，封潁國公，先後於山西、陝西，河南練兵，屢獲勳獎。晚年因受牽連被殺。

廖永安：字彥敬，巢人。與弟永忠習水軍，太祖初起，率舟師自巢湖來歸。太祖以其舟師與元水軍戰，元軍樓船笨重，不利進退，永安兄弟操舟若飛，大破元水軍。從此下采石、太平、集慶、鎭江、常州、池州、江陰、常熟、通州，所至輒有功。太祖所以得渡江取太平而下集慶者，實永安水師之功也。後從徐達入太湖，與張士誠部呂珍戰，後軍不繼，舟膠淺，被執，張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永安不屈，被囚八年，卒於獄，封楚國公。

永安弟永忠，驍勇善戰，破陳友諒、張士誠，定閩、粵、桂、川各地，均立大功。太祖曾以漆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後以被控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被殺。（明史卷百二十九廖永忠傳）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與戰略指導

一、集慶地理形勢

元集慶路，即今之南京市，朱元璋攻取後改爲應天府。方輿紀要所謂：「前據大江，南連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之地，自後漢末，孫權建都于此之後，凡建國東南者，莫不以此爲都。尤其自六朝相繼開發東南，故至隋唐以後，中原財賦皆賴東南。及至元朝，建大都于燕京，亦賴東南轉輸以餉給。而東南形勢之首府却在集慶，故諸葛亮謂：「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蓋形勢使然也。朱元璋先取之，是以吳、漢莫與競。

二、吳漢戰爭之地理形勢

吳漢之戰，主戰場在龍興，（明改曰洪都，今南昌）及鄱陽湖上，其爭戰涉及之地點，計有安慶（今懷寧）、江州（今九江）及武昌等處，均爲當時長江之要害。茲將其地理形勢分析如下：

江西爲一盆地，四面環山，在西方湘贛邊境上有羅霄山脈綿延；在西南贛粤邊境上爲著名之大庾嶺山脈；在東南及東方贛粤、贛閩邊境上爲九連山及武夷山脈；武夷之北綿延於浙贛邊境者，則爲有名之仙霞嶺。各山均向中央傾斜，因乃形成江西盆地，且愈北愈低直至大江。贛江由南而北縱貫省之中央，會合諸水豬爲廣大之鄱陽湖。鄱陽湖北小南大，周圍達四百餘里，湖水深淺不一，但除近岸外，水大時均可行船。湖中洲堵甚多，北有大姑山翼障湖口，異常險要。南有康郎山位於湖之西南涯。湖之北端入江處曰湖口，其東爲澎澤，均爲江湖交通之咽喉，同時因大姑山小姑山屹立左右（大姑位於湖之北端，小姑在澎澤縣北十里），小姑山則孤峯突起半入江中，與對岸之馬當

山互成掎角，形成大江之要害。此外南康（即星子縣）東之嬰子口正位於湖身收縮之處，爲由湖入江之要道。

江西北部最重要之都市第一爲江州（今九江），位於長江南岸及鄱陽湖之出口，北負大江，南面廬山，左皖右鄂，扼長江航線中樞，亦爲江西全省對外貨運集散之樞紐，舟車四達，交通便利，故軍事、政治、經濟上之地方均極爲重要。其次爲龍興，明改稱洪都，濱贛江東岸，其北之吳城鎭即爲贛江入口處。東通蘇浙，西達湘北，南可循贛江而出五嶺，北可沿湖水而至九江，爲本省交通之中心。方輿紀要有云：「南接五嶺，北帶九江，咽扼荆淮，翼蔽吳越。」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在贛東方面，當時以信州（今江西上饒）最爲重要，位於武夷山與懷玉山之間及信江北岸，有舟楫通達鄱陽湖，爲浙贛間交通之要道，亦爲龍興東方之屛障。其次尙有中部方面之貴溪、臨川、淸江、吉安，南部之贛縣，均爲江西之要點，因對本戰役關係較少，不加贅述。

自江州東至應天間沿江要港，除湖口、彭澤及池州（今貴池）、太平、（今當塗）外，尙有安徽之安慶，亦爲當時之要地，惟安慶地勢低下，遇雨易於氾濫，因其位於池州與彭澤之間，故常依小孤山爲江上之屛障。

自江州西上在兩湖地區以武昌、漢陽兩地最爲衝要。漢陽與武昌隔江相對，分據江之南北，相距不過數里；兩地因扼大江腰部，當漢水入江之口，故交通極爲方便。除沿江東下可以上流之勢臨江州以下集慶（明改路爲應天府，即今南京市）外，南方可經荆江口以達湖湘；西方可溯江經江陵以至川蜀；北方則可經襄樊以入中原。因武漢居於中央機動地位，故歷代用兵無論由湖湘北向，川鄂東下，或襄樊南征以及溯江西上，均爲必爭之地，而其存亡亦常影響四方之安危。總之，其戰略上之要點，在地位衝要便於向各方進出，其缺點，則四戰之地，易受各方面之攻

擊。故歷史上在江漢立國者，寧都于江陵，而不都于武漢。

三、二吳戰爭之地理形勢

張吳以太湖東岸之平江府（士誠改曰隆平，今吳縣）為都，其轄地南至杭州、紹興，北越大江擁有通、泰、高郵、淮南、徐、宿、濠、泗以至山東之濟寧，為一瀕海之狹長地帶，以全般形勢言之，東面雖以海為依托，但西面與吳短兵相接，處處均暴露於敵方攻擊之下。士誠之統治區係以江南太湖一帶為主體，此一區域為一廣大之湖沼地帶，除大江太湖以外，沼澤羅列，河渠縱横，擁有三江五湖之利，交通極為便利，惟在作戰上非有水軍配合不可。

在江南太湖一帶雙方交界地帶，重要之軍事要點，北有江陰、常州（今武進）、無錫，南有宜興、長興、湖州（今吳興）等地。江陰濱於大江，其險在扼大江之交通，並為南北渡江之咽喉。常州、無錫為平江右側之屏障，且為進出鎮江、應天之要道。宜興、長興、湖州則為太湖西方之出口及屏障，不控制之，即不能專太湖之利。其中湖州一地尤為平江左側翼進出之要點。

在以上各要點中，江陰、常州、宜興、長興為朱元璋所控制。僅無錫、湖州為張士誠所有，因此士誠之右翼頗受朱威脅，其對江北之交通連絡亦頗受妨害，由太湖西出之路受朱吳封鎖，湖中安全亦無保障；故十年以來張士誠不斷派兵力攻以上各地，企圖解除威脅，打開出路，但因朱吳守禦有方，終無結果。

四、朱元璋攻取集慶之戰

當朱元璋自濠州下滁時，馮國用已獻策取天下之大計，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又下太平（今當塗）時，陶安又獻策曰：「方

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元璋又以取集慶相詢，安答亦如國用所議。元璋遂先士誠而逕取之。陳友諒、張士誠之所以終被削滅，而遂建大明之帝業者，以先據集慶故也。（明史卷百二十九馮國用傳）

五、吳漢作戰之戰略

朱元璋方面：朱吳處於張吳與漢東西兩敵之間，腹背受敵；欲求制勝，首須力避兩面作戰，而把握各個擊破之機會。漢陳友諒攻略應天之戰，朱元璋危逼萬分，諸將有主走主降者，幸張士誠胸無大志，以割據現狀為滿足，同時又認識陳友諒野心勃勃，實為朱當面之大敵。以當時之地理形勢言，陳友諒又居上流之勢，其對應天之威脅，亦遠較張士誠為甚。因此朱元璋乃決策先平陳友諒，然後取張士誠。

應天之戰，陳友諒之輕於冒險進攻，以及張士誠對陳之邀約不作反應，即為其此項決策適當之最好證明。且士誠據地雖小，而平江城池堅固，資材充實，短期內不易攻下。友諒戮上脅下，將士離心，表面上據地雖廣，然則內部危機四伏。朱元璋在考慮以上諸因素後，乃決定先西後東之作戰決策。其戰略構想大致為：㈠以舟師主力逐步溯江西上，主動奪取沿江要點，並尋求有利之時間與地點與陳決戰。㈡乘陳友諒空國進攻龍興之際，一面死守南昌，一面自湖上截斷其歸路，迫其決戰，予以致命打擊，然後相機進攻武昌，以摧毀其根據地。

陳友諒方面：陳友諒自進攻應天失敗後，勢力日削，吳方勢力則溯江逐步伸展，及朱元璋進佔江州、龍興後，贛北若干要點，已為吳方控制，湖北沿江要點亦多因此動搖，有岌岌危及武漢最後根據地之勢。陳友諒為遏止吳方勢力之發展，挽救其在大江中游之頹勢，乃毅然率其優勢之舟師東下圍攻龍興，企圖先攻佔此贛省交通中樞，恢復

江西方面之控制，以利爾後之作戰。

六、二吳作戰之戰略

朱吳方面：朱吳討伐張士誠之作戰指導，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先取淮東，以斷士誠之右臂。第二階段攻佔湖州及杭州等地。江南作戰不逕攻士誠主力所在地之平江而先攻湖州之原因，第一，如先攻平江，湖、杭方面必傾力救之，援兵四合而不易取勝。第二先攻湖州，正所以斷敵之左臂，如敵來援，亦足使之疲於奔命。第三階段已將士誠之根據地平江陷入孤窮之境，然後取而滅之。茲將各階段之戰略分述如下。

㈠淮東之攻略，先進攻江北海安及泰縣，切斷淮東與士誠之連繫，然後轉兵北向攻略高郵、淮安。

㈡攻略湖州採圍點打援戰法，先對援軍各個加以擊破，然後再進攻湖州，同時以嚴州方面之兵力進攻杭州以牽制之。

㈢平江爲張士誠所都，且爲其最後據點，城池堅固，資材充足，如悉力堅守，不易攻克，故採圍困方略以消耗之待其勢窮力竭，戰志瓦解，一舉攻陷之。

張吳方面：張士誠初下江南之時，祇着眼盤據江浙最富地區之平江府及杭州、紹興等地，而缺乏更遠大方略。故陳友諒請其協力夾攻朱吳，而竟不之應。及朱吳溯江西上征漢時，彼亦僅在緣邊數城，略作擾亂性之攻擊而已。及至朱吳攻淮東，雖曾在湖州及鎮江方面發動牽制攻勢，幾使朱吳之軍疲于奔命。但其此種牽制攻勢過于脆弱，故卒不能收其果。

第四節 攻取集慶之戰

取滁和：至正十三年（西元一三五三）冬，朱元璋以濠州諸將爭權，各不相下，大事不可爲，乃率徐達湯和等二十餘人，另圖發展，略取滁陽。事見本章第一節。十四年，元璋等南略地至定遠（今縣）。有張家堡者集民兵三千保驢牌寨，孤軍乏食。元璋乃因其飢，撫脅而降之。又有定遠人繆大亨者，集民兵二萬，屯橫澗山，元授爲義兵元帥，遣張知院共督之。元璋命驍將花雲（二十四人中之一）將兵夜襲知院營，知院敗走，乃遣人說大亨，又悉降之，于是軍聲大振。

元璋將自定遠謀取滁州，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悅之。嘗從容詢天下何時定？善長曰：「秦亂，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遂成帝業。今元政不綱，天下土崩，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元璋稱善，遂留爲記室，參預機謀。是年七月，元璋自將攻滁，使花雲爲前鋒，以數騎導大軍進。猝遇賊數千，雲舉鈹翼元璋，躍馬而進，衝突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其鋒不可當也！」大軍繼進，遂克滁陽。（上引見明史卷百二十七李善長傳）

元璋在滁，延攬豪傑，又得數人。是歲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元璋夙知其名，留置帳下，參預謀議。定遠馮氏兄弟二人，曰國用、國勝，自幼俱喜讀書，通兵法，時以大亂，結寨自保。至是皆來歸，甚見親信。元璋嘗從容詢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元璋大悅，使居幕府。又有虹縣人鄧愈、胡大海來歸，皆分別授以領軍總管領軍先鋒之職

。未幾又有懷遠人常遇春來歸，由是元璋文武人才漸盛。（上引見明史卷百二十九馮國用傳）

至正十五年正月，滁兵乏糧，遂舉兵向和陽。既而取之，郭子興乃以元璋總軍事。時諸將皆子興部曲，不相下，唯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亦委曲調護之。又所部兵多不戢，范常言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元璋乃切責諸將，悉搜軍民所掠婦女還其家，人民大悅。

三月，元兵十萬攻和州，元璋以萬人扼守，間出奇兵擊之，元兵數敗，多死傷，乃解圍而去。是月郭子興卒，宋（劉福通擁韓林兒爲帝，國號宋。已見本章第一節）丞相檄接子興子天敍爲都元帥，張天祐（子興次妻張氏之弟）爲右副元帥。元璋爲左副元帥。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不受。惟念宋此時勢盛可倚藉，因奉其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蓋此時元璋已奉子興之命總軍事，且滁、和皆爲其所取，將不承認郭天敍之在其上也。

渡江取集慶：元璋屯軍和陽久，城中數乏糧，與諸將謀渡江，而又無舟楫。會有廖永安、俞通海，擁衆萬餘，水軍千艘，結水寨以自保聚，數與元廬州守將左君弼相拒。是年五月，通海間道至和陽納款。元璋喜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適至，此天贊我也。」親往收其軍，于是渡江之策遂定。（續通鑑卷二百十二）

朱元璋渡江作戰之指導構想，爲：「牛渚（當塗縣西北二十里）前臨大江，敵難爲備，攻之必克。從此北取采石（牛渚山突出江中，山北爲采石磯，采石渡口在焉），定太平（當塗縣），則集慶（今南京）可圖也。」六月初一日乙卯，命廖永安水軍乘風引帆，直達牛渚，元璋急命軍士徑趨采石攻擊。時元兵皆陣于磯上，舟距岸且三丈許，諸軍莫能登，常遇春飛舸而至，元璋揮之前衛，遇春應聲挺戈躍岸而上，守者披靡。諸軍繼之，遂拔采石，於是沿江諸壘望風迎降。時諸將以和州飢，欲取糧而歸。元璋、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再興必難；江東非吾

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舟皆順流而下。元璋復厲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自官渡向太平，直薄城下，縱兵急攻。元兵敗，其平章、僉事皆棄城遁。遂克之，時爲初二日也。執元萬戶納克楚（木華黎之孫），其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而死。元璋曰：「義士也！」令具棺葬之。元璋已克太平，即揭榜嚴肅軍紀。一卒違令，立斬之，由是城中肅然安謐。於是元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改路爲府），自領元帥事。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及陶安皆爲帥府令史，參幕府事。以李習爲太平知府。習太平耆儒，年已八十餘，率父老出迎，故即以爲知府，以收拾人心。陶安當塗縣人，舉元鄉試，方避亂居家，偕習出迎，一見元璋謂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遂建議取金陵（即集慶路），以臨四方，而取天下之策。（明史卷一太祖本紀）

元軍反攻爭太平：是時元璋雖克太平城，而四面元兵甚衆。元將曼濟哈雅、阿魯輝（一作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似即東梁山之河口），而義兵元帥陳埜先與蘄人康茂才，又以數萬水陸之師，分道進攻，至于城下。元璋先設伏兵，然後遣徐達、湯和、鄧愈迎戰，別出奇兵自後夾擊之，遂擒埜先以歸。復因埜先而盡降其義兵。元將以埜先已敗，不復敢進攻，而退屯於峪溪口（即裕溪口）。時爲是年之七月也。

進攻集慶：八月，元璋命徐達等分道先下蕪湖、句容、溧水、溧陽諸縣，皆破之，遂進攻集慶。當分路進攻集慶時，令陳埜先率其原部進屯板橋，而埜先持觀望之志。九月，當郭天敍、張天祐帥諸軍進攻時，埜先出天敍等不意，與元兵夾擊而至，與是二將皆戰死。而埜先追擊至于葛仙鄉，亦爲鄉民所殺。其子兆先復收其衆屯方山（今江寧縣南），與哈雅犄角以窺太平。哈雅又以舟師據采石，斷元璋軍與和州後方之連絡。因此，朱元璋第一次之攻集慶，竟告失敗。

至正十六年二月（此時劉福通與韓林兒已自亳州敗走安豐。張士誠亦已渡江取平江，自高郵徙都之。幸士誠無遠見，不先取集慶，不然則已爲所先矣），元璋令常遇春以奇兵分哈雅之勢，而自將正兵與之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舟，是月二十五日遂大破之，哈雅僅以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勢始衰。三月初一日，元璋乃再督諸將攻集慶路，水陸並進。至江寧鎭，攻破陳兆先營，盡降其衆三萬餘人。初十日遂進兵圍城，典親兵之將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大敗元兵于蔣山，遂入其廓。元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巷戰，戰死于伏龜樓。參政伯嘉努（一作伯家奴）、達嚕噶齊（一作達魯花赤）、達尼達斯（一作思）等亦死之。遂克集慶，凡得軍民五十餘萬。改集慶路曰應天府。

朱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今我之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人民大悅。建天興、建康翼統軍元帥府于應天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辟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葬元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

略取應天府外圍諸戰略要點：元璋已定應天府，尋命徐達爲大將軍，委以東下之任。並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卿宜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命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同（三）月十六日丙申，達攻鎭江，十七日丁酉克之。元守將苗軍元帥楊完者（一作楊鄂勒哲）遁走，段武與平章定定戰死。分兵徇金壇、丹陽皆下之。改鎭江路爲鎭江府，卽命達與湯和爲統軍元帥，鎭守其地。嗣續取常州（今武進）、江陰、常熟等地，遂首先展開與張士誠之戰。另詳下述。（上引併見明史卷一太祖本紀，續通鑑卷二百十三）

六月，元璋又命總管鄧愈率邵成、華雲龍等攻廣德路，下之。改爲廣興府，以愈爲廣興翼統軍元帥鎭守之。七月初一日己卯，諸將遂奉元璋爲吳國公，以元御史台爲公府。是時宋龍鳳（韓林兒）亦遣人稱制授元璋平章政事，

右丞相。於是置江南行中書省，元璋自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謀，李夢庚、郭景祥、侯元善、楊元杲、孔克仁、陶安、阮弘道、王愷、欒鳳，夏煜等數十人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都事、令史等官。尋又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為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又徵秦從龍于鎮江。從龍，洛陽人，仕元為校官，累遷江南行台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徐達往取鎮江時，元璋囑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材器老成，城下之日，當為吾訪之。」達克鎮江，訪得之。還報，元璋喜甚，命兄子文正齎厚幣就其廬聘之。既至，元璋又親迎之于龍江，使居于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咨之。呼為先生而不名。元璋凡此廣攬人才之舉，遂使應天府之王基，日趨穩固。

至正十七年，一面與張士誠周旋之餘，一面南取寧國、徽州，以免士誠與天完徐壽輝合勢，而各個擊破之。是年四月，命統軍元帥徐達（達上月攻克常州），常遇春等攻寧國，元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將守拜布哈（一作別不華）、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久攻不下，遇春裹傷而戰。吳公得悉，乃于月之二十三日丁卯，親至寧國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至五月初遂克之，並破宣州。獲其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四。七月初，命廣與元帥鄧愈移鎮宣州，與左翼胡大海進攻徽州路。先下績溪，遂踰嶺抵新安（即徽州），元徽州守將八思爾不花（一作巴斯爾布哈）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皆擊破之。是月初七日庚辰，遂克徽州城。元兵退守遂安（浙江今縣）。改徽州路為興安府，進鄧愈行樞密院判官，統兵守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第五節　平陳友諒之戰（參看附圖十四—四一〇、五一一）

一、緒戰——池州爭奪戰

當吳公朱元璋在應天府四向發展之際，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九月，徐壽輝大將倪文俊謀弒壽輝事敗，自漢陽奔黃州。文俊領兵元帥陳友諒因乘間襲殺文俊，而並其衆，自爲平章政事。時元璋方略定東南，將分別北向揚州，西向池州（今貴池縣）擴張，而陳友諒已先東下取池州，於是吳漢（陳友諒後稱漢見下）遂展開池州爭奪戰。

是年，吳公于略定寧國、徽州等地後，十月初二日壬申，即遣中翼元帥常遇春，同僉廖永安等，會合舟師，自銅陵進取池州，又命親軍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於是水陸合攻，自辰至巳即破之，執友諒守將洪元帥，斬之，並擒其副將魏壽、徐天麟等。薄暮，陳友諒自將戰艦百餘艘反攻，遇春等復擊破之，遂克池州。

陳友諒爲與吳爭池州，決先取元之安慶，乃于至正十七年十月，對安慶發動攻擊。元守安慶者爲淮安南行省左丞余闕，史稱有古良將風烈者，故友諒圍攻凡三月始陷之。

至正十八年正月，友諒陷安慶，四月命其將趙普勝攻池州，吳守將趙忠被擒，遂克之。是時友諒兵鋒甚銳，其分兵南下者，於兩月之間，連陷元之龍興（南昌）、瑞州（高安）、撫州（臨撫）、贛州及吉安等地，且分兵直寇福建之邵武路（今縣）、汀州路（今長汀），有如破竹之勢。是時吳公元璋，因內有郭天爵（子興第三子）之事變，外乘杭州元人內部之矛盾，方銳意東圖宜興、蘭溪、婺州（今金華）及浙東郡縣等地，故此時池州之得失，尚未成爲吳、漢戰爭之開端也。及至明年三月，吳公元璋既下婺州、諸暨諸州之後，陳友諒之勢力駸駸東進，吳、漢之

眞正衝突開始發生。是月，友諒分兵東下，一遣趙普勝自池州攻靑陽、石埭、太平縣等地；一遣弟友德攻信州（今上饒縣）以向衢州（浙江今縣。信衢二州，時仍爲元人所守）。時吳公元璋方經略浙東，張士誠將呂珍在浙東之勢已蹙，方國珍又以溫、台、慶元三路降附于吳公。於是吳公乃開始展開對陳友諒之作戰，命徐達、兪通海等西上，以攻復池州。故當普勝軍進攻太平縣等地時，吳軍卽立擊破之。因乘勝攻普勝柵江營，又大破之，普勝棄舟陸走，遂于四月十一日癸亥，克復池州。吳公因命徐達等乘勝攻略安慶。而友德攻信州，則至六月始陷之。五月二十日辛亥，吳公留常遇春、胡大海與吳珍相持于浙，以圖杭州、紹興，而自還應天，遂展開大舉伐陳友諒之戰。

當徐達等光復池州，奉命乘勝攻安慶時，因陳友諒勇將趙普勝守其地，僉院兪廷玉戰死而不能克，諸將患之。至是乃先取江北之地，以便水陸進攻，八九兩月，吳軍連下無爲、潛山，遂對安慶完成水陸夾攻之形勢。當此之時，吳公又以爲「普勝勇而寡謀，友諒驕而忮功，若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因對友諒普勝間展開離間之陰謀戰。其辦法爲先自普勝之門客着手。普勝有門客通術數，數爲普勝畫策，甚見親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于普勝；客見疑，不自安，遂來歸于吳，因盡得普勝陰事；乃重以金幣喚客，潛往友諒所，間普勝。普勝不知也，每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遂疑之。至是憤潛山之敗，疑普勝貳于己，乃詐以會師爲期，自江州猝至。普勝不虞見圖，出迎于雁汊，甫登舟。友諒卽執而殺之，而併其軍。（紀事本末卷三）

是年十二月，友諒已佔徐壽輝于江州，專權自稱漢王，壽輝僅擁虛名而已。

趙普勝已死，其樅陽水寨（今樅陽鎭附近）遂不能守，徐達等因進攻拔之。陳友諒大舉水軍來爭，聲言出安慶，常遇春（三月自杭州調來與徐達協力作戰）料其必攻池州，乃與達謀，伏銳兵于九華山下（似在今前江口附近）

，而以羸弱守城。五月初一月丁亥，友諒兵果至，直抵城下攻城，銳鋒不可當。須臾，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復出兵夾擊，遂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

二、陳友諒攻應天府之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一〇）

陳友諒憤于池州之敗，又以舟師十倍于吳，乃決計越池州東下，先取太平然後約張士誠以夾攻應天府。遂于至正二十年五月下旬，舉大軍挾徐壽輝順流東下，直趨太平（今當塗縣）而攻之。吳守將花雲率部三千結陣迎戰，元帥朱文遜力戰而死。友諒攻城三日，不能拔，乃引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齊，其士卒緣之攀堞而登。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能戰。閏五月初一日丙辰，城遂陷，花雲及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不屈死之。

友諒已取太平，亟謀稱號，乃進駐采石磯，遣部將伴白事壽輝前，乘間擊殺之。以暴疾死聞于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於是遣使約張士誠夾攻應天，江東大震。

除友諒之越池州深入疾攻太平，實大出吳方之意外，故太平守城數日卽告乏糧。及聞友諒乘勝攻應天，上下遂爲之震動。於是諸將議論紛紜，有主降者，有主棄城保據鍾山者，有主決一死戰。戰不勝再走者。獨劉基（是年三月，胡大海克處州—今浙江麗水縣，得基于元人幕府中，因並宋濂荐之于吳公）張目不言。吳公乃召基人內問之，基以爲友諒已驕而又深入，可以伏兵勝之，且以逸待勞，于吳有利。吳公守城計，由是益決。諸將又有議先攻復太平者，又有請吳公親自將兵前去迎擊者。吳公以爲太平壕塹深固，且彼居上游，舟師十倍，猝難克復。若出師迎擊

于境外，彼「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應天。半日可達。吾步騎倂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於是決計守城，誘敵深入，以計破之。李善長又以爲方憂寇來，何爲誘致之？吳公曰：「遲則二寇謀合（友諒與士誠），爲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胆落矣。」於是馳諭胡大海，使自婺衢西攻信州（今江西上饒），以牽制友諒之後。又密召指揮康茂才（與友諒有舊交），使作書遣使約降爲內應，並假報吳方虛實，使友諒誤分兵爲三，以弱其兵勢。茂才家有老閽，舊嘗事友諒，遂使持書乘小舟至友諒軍。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今何在？」答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答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囑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爲號。」又有自友諒軍還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今江寧縣西南）。於是吳公乃作應敵之部署如左：（明史紀事本末卷三）

㈠命李善長連夜撤秦淮河入口處之江東橋易以鐵石；命張德勝連夜跨新河築虎口城以守之（因元璋查知友諒詢及新河口道路情形）。

㈡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埋伏於石灰山側（卽幕府山）

㈢命徐達等陳兵南門外，以楊璟駐兵大勝港（亦名大勝關在南京西南卅里）守禦之。

㈣以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在挹江門外）外。

㈤吳國公親統大軍屯盧龍山（卽獅子山在城西北隅）。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並令之曰：敵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齊起，各嚴陣以待。

閏五月十日乙丑，友諒舟師進泊大勝港，吳將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能並進，遽引出

大江逕趨江東橋，嗣見橋爲石甃，非木橋，甚感驚異，連呼「老康」無應者，乃知中計，卽與其弟友仁率舟千餘趨龍江，先遣萬人登陸立柵，聲勢甚銳，時天酷暑欲雨，衆欲戰，吳公止之，令俟雨出擊。須臾，大雨如注，吳公命舉赤幟，並令諸軍乘雨拔友諒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而雨止。吳公乃命發鼓舉黃幟，鼓聲大震，國勝、遇春伏兵齊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之舟師亦趕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登舟。適值潮退，其舟膠淺不能動，殺溺死者甚衆，生擒者又七千餘人，擄巨艦百餘艘，戰船數百。其將張志雄、梁鉉、喻興、劉世衍等皆降，友諒乘別舸遁去。吳公命徐達、國勝、德勝、廖永忠等追友諒，德勝舟師追擊友諒至慈湖（當塗北六十里，湖連於江已湮沒），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友諒復整軍迎戰，德勝戰死，國勝等以五翼軍陷陣，又大敗之。友諒遁還江州。徐達乘勝攻太平，友諒守軍以友諒已敗走而無鬥志，遂克復之。

信州方面，胡大海亦于是月二十三日戊寅，攻克復之。

是役，由于吳國公之速勝，故張士誠在連敗之餘，遲遲不敢舉兵相應。

三、太祖西征陳友諒—襲江州之戰

陳友諒于應天府大敗後，趙普勝部將張志雄因挾普勝被殺之怨遽率衆降吳，並獻取安慶之策。吳遂于克復太平之翌（六）月，卽取得安慶，而命僉院趙仲中守之。徐壽輝舊將于光守浮梁（江西今縣東），亦以挾壽輝被殺之怨，乘友諒敗，于七月以縣降吳。九月，守袁州（今宜春）之徐壽輝舊將歐普祥，亦以州降。

明年（至正二十一）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反攻信州，相戰至六月，胡大海復擊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七月，友諒復遣大將張定邊爭安慶，守將趙仲中遁還，安慶復陷。吳公誅仲中以肅軍法。蓋吳公正圖上游，而

仲中竟失安慶，故誅之以警衆也。

是時，中原情勢大變，其勢將影響江淮，蓋元將察罕帖木兒于前年擊破劉福通，克復汴梁後，連年征戰，戰無不勝，西定陝西，東征山東，有南下江淮之勢。吳公乃于是年八月初一日己卯，遣使通好于察罕。尋以察罕方攻益都未下，乃決計乘其無暇南顧之時，先攻陳友諒，然後以觀變。

當李明道降吳時，吳公詢以友諒之虛實。明道言：「友諒自殺徐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於是吳公乃告諭諸將，使各修戰備。（續通鑑卷二百十六）

八月初旬，吳公命徐達，常遇春等將兵先發，十二日庚寅，乃親御龍驤巨艦率舟師泝江西上。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逃。八月廿日戊戌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吳公以陸兵疑之，一面命廖永忠、張志雄等以舟師攻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攻城，自旦至暮不下。劉基請棄安慶，徑趨江州，傾其巢穴。吳公從之，遂率舟師西上，過小孤山，友諒守將傅友德、丁普郎等，未戰而降。八月廿四日壬寅至湖口擊退敵之巡邏艦隊，乘勝直至江州。友諒不意吳軍猝至，大驚！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促率水師出戰，吳公分舟師爲兩翼夾擊之，友諒軍大敗，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乘夜挈妻子走武昌。二十五日癸卯，吳公入江州，遂乘勝進拔南康（江西星子），分兵下蘄、黃、廣濟、饒州（江西鄱陽）基地，江西郡縣相繼降服，唯龍興不下。十一月遣將還攻安慶下之。

友諒行省丞相胡廷瑞守龍興，吳公遣使招降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已亥廷瑞及平章祝宗，遣使納降。廿二年正月吳公至龍興安撫，遂改龍興路曰洪都府，命鄧愈鎭之，然後自還應天。

四、鄱陽湖會戰及攻武昌之戰（參閱附圖十四—五一）

鄱陽湖會戰：陳友諒攻洪都，引起鄱陽湖會戰。友諒之所以敢自武昌東下反攻，則由左述情勢引起：

㈠**洪都及浙東方面之事變：**

①吳公至正二十二年正月于取得江州、洪都二都會及江西諸郡縣後，命徐達等追友諒于武昌，而營于漢陽之沌口（漢陽西南三十里），將待援進攻之。二月，吳公還應天，將發使徵金華府（婺州改）衢、處州等地苗軍（卽楊完者所部）西上，苗兵遂叛，殺胡大海于金華而據之，於是處州等地苗軍響應，由是全浙震動。經月始平定之，苗兵皆走降于張士誠。四月，大將邵榮克復處州後，又竟謀擁兵爲變，伏誅（六月）。

②吳公自洪都還應天時，攜胡廷瑞行，而留祝宗、康泰于洪都。當吳公發使至洪都，令宗、泰二人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征調時，二人遂擧衆叛（三月），襲據洪都，鄧愈奔還應天。因此急命徐達自沌口還救，至四月中下旬之間始克復之。

㈡**江淮間之動盪：**

①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初，元將察罕以久攻益都不下，遣使報書于吳公，言「已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吳公謂左右曰：「察罕徒以甘言誘我耳，且以書來而不反我使者，其情僞可見。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元將據福建）又梗于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惟徐以俟之。」遂置之不答。蓋吳

公以有浙東及洪都之變，而察罕在中原之勢甚盛，張士誠亦乘苗軍之變，而大事騷動，在舉棋不定之時而發此言耳。俄而，察罕爲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殺，於是吳公又曰：「天下無人矣！」從此北方之壓力大減。（續通鑑卷二百十六）

②但是年十月，池州守將羅友賢又叛，謀通于張士誠，因之，杭、歙又爲之震動。雖旋即命常遇春討平之，而此時張士誠又連合元軍，命呂珍及弟士信將兵十萬攻安豐。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圍城久之。城中乏食，劉福通乃求救于應天。吳公曰：「安豐破，則士誠益張，不可不救！」劉基諫以，漢、吳（明年士誠稱吳王）伺隙「未可輕動。」吳公不聽，蓋有安豐牽制元人，江北始得安枕也。三月初，吳公率徐達常遇春至安豐，而城已破，乃力攻克復之，呂珍遁走。救出韓林兒，居之于滁州。然後命徐達等移師攻廬州，自還應天，元將左君弼竭力固守，達等圍攻三月不能克，安豐亦爲元兵乘虛所取。是時洪都亦爲陳友諒所圍，危在旦夕。於是吳公遣使召徐達常遇春曰：「爲廬州而失洪都，非計也！」達等遂解圍還救。綜觀上述吳公克江州洪都後之情勢，可謂疲于奔命矣。（續通鑑卷二百十七）

陳友諒于徐達等自沌口還救洪都之後，又悉苗軍叛吳，且有安豐之難，乃積極準備乘機東征，造巨艦高數丈，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艣數十，艣箱皆裹以鐵。至正二十三年二月，遣其大將張定邊復陷饒州（今鄱陽縣）。四月，聞吳公援安豐，遂與其家屬，百官乘巨艦，空國東征，號稱六十萬，二十三日壬戌直寇洪都，於是展開此役之大決戰。

吳方守城者，爲都督朱文正與參政鄧愈。其守城部署爲：鄧愈守撫州門；僉院趙德勝守宮步、土步、橋步三門

；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守琉璃、澹台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接應。

四月廿七日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士兵多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進攻，城毀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敵兵，隨即樹立木柵，敵來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所壞城。而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先後戰死。

五月間友諒分遣之兵，又分別攻陷吉安及無爲等地。同月八日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率銳卒開城突擊，斬其平章劉進昭等，敵兵乃退。

六月十四日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攻入，朱文正使將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而進。文正又命煅鐵戟鐵鉤穿柵刺敵，敵來奪手皆灼爛。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萬方，殺傷甚衆。友諒又攻宮步、土步二門，趙德勝巡城至宮步門樓指揮，腰中流矢而死。

至是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朱文正見情勢危急，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應天。子明潛出南昌，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吳公問友諒兵勢，對曰：「兵雖衆，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敵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必可破」。吳公令子明回報令文正堅守一月待援。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擒，逼令至城下誘降，子明陽許之。至則大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續通鑑卷三百十七，明史卷百三十三張子明傳）

六月末，吳公遣使至廬州令徐達等解圍回師。七月六日癸酉，親率徐達、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馮國勝諸大將及儒臣劉基、陶安、夏煜等舟師二十萬，刻期並發。十六日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

安徽宿松西南百里濱於大江），另以一軍屯南湖嘴（九江東四十里臨彭蠡湖口），以遏友諒歸路。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南昌東南西洛水入武陽水之口），防其奔逸。

截至七月十九日，友諒圍攻洪都已八十五日，及聞援軍大至，乃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敵。吳公率諸軍由松門（都昌縣南廿里）入鄱陽湖。廿日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江西餘干縣西北八十里鄱陽湖南涯），友諒列巨舟於前，吳公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列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鱗列，並令諸將近敵舟先發火器，次發弓弩，及接近則短兵擊之。但本日雙方未接戰。廿一日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搏戰，達身先進攻，敗友諒前軍，殺敵千五百人，獲一巨艦。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敵舟廿餘艘，殺溺死者甚多。徐達等搏戰良久，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吳公亟遣舟進援，達又力戰，敵舟乃退。（續通鑑二一七）

俄而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犯吳公舟，舟忽膠淺，敵兵趨集，圍之三匝，吳軍奮勇格鬥，定邊不得接近。而吳將韓成、宋貴、陳兆先、程國勝等亦皆在激戰之際，陷陣死之。當此危急之時，幸遇春飛矢射中定邊，通海、永忠復飛舸來擊，定邊始退。吳公之舟亦因通海、永忠之舟驟來，水湧其舟，吳公始得脫險。會日暮，吳公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生死利害。又慮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還守應天，蓋此時士誠已破安豐又殺楊完者于杭州，而稱吳王于平江，其勢盛極一時故也。

廿二日己丑晨，吳公鳴角集師，親佈陣復與友諒決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吳舟小仰攻多受挫，連戰三日均極不利，張志雄、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等皆戰死。於是吳公雖親督戰，斬隊長十餘人，仍無效果。部將郭興進曰：「非將士不用命，實舟大小不敵，非用火攻不可。」吳公深以爲然，乃命七舟載以

火藥，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軍器作鬥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另備走舸於後。操舟人于是日晡時，乘東北風起，迫近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之間，敵水塞數百艘悉被焚燒，濃烟冲天，湖水盡赤，吳軍又乘勢攻擊之，敵死傷甚衆，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被焚死。友仁稱爲五王，有智數驍勇善戰，因其與諸將之死，友諒爲之氣奪。（續通鑑卷二百十七）

翌日吳公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滅之。於是諸將皆奮發。吳公舟檣色白，友諒察知之，圖併力來攻。吳公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敵不能辨，深爲驚駭。廿四日辛卯，吳軍復聯舟進攻，敵巨艦運轉困難，吳軍環攻之，殺傷其士卒甚多。搏戰自辰至午，友諒軍大敗，遺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見戰鬥不利，欲退保鞋山（即大孤山），但爲吳師所扼，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吳軍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吳公曰：「兩軍相持先退不利。」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吳公從之。因水路狹隘，舟不能並進，白晝恐爲敵所乘，乃利用夜間移泊於左蠡。（江西都昌縣西北五十里臨彭蠡湖東）。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星子南七十里當鄱陽之西渚）相持。

兩軍相持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友諒兵力益衰。吳公見其避戰以書激之，友諒怒留使者，並建旗巡寨令獲吳將士皆殺之。吳公聞悉，乃爲攻心之計，命悉釋所俘，傷者醫之，並下令獲敵將士皆勿格殺，又悼祭其弟侄及戰死將士。同時命遇春等率舟師橫截湖面，邀敵歸路，又以一軍立柵於岸控制湖口。友諒因此，歷十有五日不敢出。吳公又作書辱之，友諒忿恚不答。乃分兵略其蘄春、興國（今陽新）等地。友諒食盡，遣舟掠糧於都昌，又被朱文正部所焚毀，因之勢益窮困。時吳之水陸軍又結營于江之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

至八月廿六日壬戌，友諒勢窮力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九江東四十里臨彭蠡湖

口），爲吳軍所遏。於是友諒冒死突出湖口，欲繞江下游，由涇江遁去。吳公麾諸軍邀擊，以大舟大筏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搏戰未解。及至涇江口，預置該處之師又截擊之。嗣有降卒來告：友諒已在舟中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吳軍聞之，大喜歡呼，競奮出擊，遂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翌日其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次子理走武昌，復立理爲帝，於是吳公復有進攻武昌之戰。友諒死時四十四歲，稱帝凡四年。是役之後，吳公以友諒已死，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又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應天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應天，而圍洪都，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續通鑑卷二百十七）

攻武昌之戰：鄱陽湖之戰既勝，諸將多勸吳公乘勝徑擣武昌，吳公不從，遂于九月一日丁亥，自湖口還于應天。一面論功行賞，一面經理應天守禦，留李善長、鄧愈與徐達守之，以備士誠。遂于是月十六日壬午，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美（卽廷瑞，避吳公字改）等，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親征武昌。十月七日壬寅，諸軍抵武昌，卽命常遇春分兵四門，立柵圍之。又于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並分兵向漢陽、德安（今安陸），于是湖北諸郡皆降。

至十二月一日丙申，吳公以張定邊已成甕中之鼈，不足爲患，而張士誠方猖獗于東南，乃命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並囑之曰：「敵猶孤獨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愼勿與戰，宜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之不下也」。遂自還應天。（續通鑑卷二百十七）

至正廿四年正月一日丙寅，吳公應諸將之請，卽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

，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立子標為世子，仍以龍鳳紀年。百官皆有封賞。

二月一日乙未，吳王以武昌圍久不下，復親往視師。十七日辛亥，至武昌，即趣諸將攻城。先是張定邊見武昌危急，潛遣軍縋城赴岳州，請其丞相張必先入援，必先乃引兵至洪山（武昌東二十里），吳王命常遇春率精兵五千截擊，乘其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號為「潑張」，武昌依以為重。吳王將其押赴城下呼定邊出降，城中見之氣奪。武昌城東隅有高冠山，可俯瞰城中，亟命奪之。傅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先登，遂奪取之。後數日，吳王更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勸降。時陳氏諸將，無援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乃出降。封陳理為歸德侯。置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鎮之。

克武昌之同年八月初，吳公開始遣常遇春、鄧愈略江西上游未附州縣，徐達楊璟略荊湘。是月，遇春等連克新淦、吉安等地，遂趨贛州而圍之，圍攻凡閱月，至明年正月，始克之。遂並略定嶺南之南雄及韶州（今曲江），江西悉定。

九月，徐達等克江陵，遂分兵略夷陵（今宜昌）、歸（今秭歸）、潭（今長沙）等州，皆克之。然後再分兵略湖南州縣，至十二月，又相繼下辰（今沅陵）、衡等州。明年正月，又克寶慶路（今邵陽）等地，湖、湘亦定。

吳王克武昌後，尤有兩重要戰略行動，則為取廬州及襄漢。前者為「淮右噤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方輿紀要），後者「跨連荊豫，控扼南北。」「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欲退守江左，則襄陽不如建鄴（今南京）；欲進圖中原，則建鄴不如襄陽；欲禦強寇，則建鄴、襄陽，乃左右臂也。」（均見方輿紀要）因此，吳王乃于克

武昌後之五月，卽命徐達、常遇春攻取之。明年四月，又命遇春略襄漢諸路。其遣遇春前，曾與徐達論此地戰略形勢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噤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患。」遇春遂于是年五月攻取之。由是其對中原進攻退守之形勢大備矣。（續通鑑卷二百十八）

第六節　平張士誠之戰（參看附十四——五一二、五一三）

張士誠起兵之狀況，已見本章第一節。先是士誠于至正十六年七月，自隆平（卽平江，今吳縣）南下攻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邇遁走富陽，其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元苗軍元帥楊完者率苗軍自嘉興增援，遂復之。至十七年八月，士誠西爲朱元璋自應天鎭江方面來攻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楊完者所敗，因請降于元，達識帖睦邇承制授士誠太尉，遂常與朱元璋爭爭江陰、毗陵（武進）、宜興、諸暨等地，至二十三年二月，遣將呂珍攻破安豐，殺劉福通之後，又乘江浙行省平章楊完是與達識帖睦邇之矛盾，舉兵圍杭州，殺完者。元朝廷以其弟士信代完者，由是方面大權悉爲其所奪取。士誠因達識帖睦邇請求王爵于朝，不報，是年七月士誠遂自立爲吳王（下仍稱其名，以別于朱元璋），並從此絕其海運糧粟于元京（計士誠運糧給元京，自至正十九年八月起，至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每年十餘萬石，達五年之久）。二十四年八月，又使其弟士信逼死達識帖睦爾等，遂專據江浙。至本戰役開始前，吳與士誠接境之要地爲：諸暨、長興、湖州（宜興）、常州（武進）、江陰之線。而是時士誠擁有之境土，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寧與山東（濟南益都）相距。

一、略取江淮諸郡（參看附圖十四——五一二）

張士誠既專有江浙，遂耽于逸樂，不理政事，而委政于其弟士信，而士信既爲江浙丞相，則驕奢淫逸，廣建第宅，蓄聲妓，恣荒淫。每出師，不問軍事，輙擕樗蒲蹴踘，擁婦女酣宴。寵信黃敬夫、蔡彥夫、葉德新三人。而三人皆諂佞險邪，日事蒙蔽。故吳王聞之曰：「吾諸事經心，法不輕恕，尙且有人欺我。張九四（士誠小字）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有不敗者乎！」遂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宣言進討之曰：「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殺劉福通），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于渠魁，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以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兵。有擄掠者，以軍律論。」遂于是月十七日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美，及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先攻取淮東通、泰等州，以斷其江北之援，然後取之。

是月二十一日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江蘇泰縣），浚河通州（今南通），遇通州方面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上（今鎮附近）。二十三日丁未，進兵圍泰州新城，又擊敗士誠淮北援兵，擒其元帥王成。二十五日己酉，士誠復令其淮安李院判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其萬戶吳聚等，遂圍其城。閏十月初一日乙卯，吳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江陰東），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鎮江縣東與江陰浮山相對）往來出沒，請爲之備。」吳王得報，作敵情判斷之後，諭達等曰：「寇初非有攻江陰直寇上流之計，不過分駐舟師，設詐疑我，使我陸戰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又將棄水趨陸，擣我之虛，此一詭策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有抗我大軍之勢，不過欲誘之深入；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使我軍勢分，首尾衡決，不及救援，此又一詭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愼守新城（遇春重築海安新城），以逸待勞，何患不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備之！」初五日，吳王又親至茂才水寨

覘察敵情。二十六日庚辰，徐達等克泰州，擒其守將嚴再興。於是吳王卽命亟乘勝略未下江北諸郡縣，並另遣千戶劉傑北取興化，以擴張沿江遏絕之地。十一月八日辛卯，吳王當徐達攻高郵時，命馮國勝率所部進攻高郵，而令徐達還泰州，保持機動。蓋是時張士誠在江南亦發動牽制攻勢也。（皆續通鑑卷二百十八）

是月，張士誠遣兵寇宜興，徐達渡江擊敗之，俘三千餘人。翌月，士誠又遣張左丞將兵八萬攻安吉（浙江今縣），吳守將廣德翼元帥費子賢以三千人，堅壁拒之，並設車弩於城上，射殺其梟將二人，張左丞乃解圍去。

徐達在宜興擊敗張士城之進攻後，于十二月復還兵攻高郵。是時士誠爲加强江淮間之作戰，亦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增援，但義怨士誠，以爲驅之死地，竟屯兵崑山、太倉等處，三月不進。明年（至正二十六）正月初一日癸未，士誠又以舟師駐君山（在江陰城北臨江），又出馬馱沙（今鎭江）凡數百艘，將溯流由江陰窺鎭江，實行溯江之牽制攻勢。由于鎭江戰略地位重要，士誠此一行動，頗使吳王震驚，故被逼親率大軍，水陸並進增援。士誠之軍，聞吳王軍至鎭江，及焚瓜洲，掠西津而遁。士誠在上述三次牽制攻勢，均過于脆弱，故對吳軍之行動，不能發生牽制作用。士誠舟軍自瓜洲順流東遁時，吳王卽命江陰守將康茂才（屯水寨）、吳良（守江陰城）出江截擊之。士誠軍至浮子門（江陰東）遇吳軍，卽以五百艘遮海口，乘潮薄戰，茂才與良督諸軍力戰，又大敗之，其棄舟登岸者，又爲預伏于江陰山麓之軍所掩擊，殺獲殆盡，擒其二千餘人。

二月二十一日癸酉，徐達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吳王從之。復遣使諭達曰：「今聞徐義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由瓠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遂令達駐師泰州，以防士誠軍寇海安。

蓋泰州處高郵海安兩地中間，易于對兩方面之指揮與策應也。旋知徐義已北趨將向淮安，達乃于三月初八日復自泰州進兵，會馮國勝力攻高郵，至十四日丙辛，遂克之。於是吳王于二十五日丁未，命達乘勝取淮安，餘兵令常遇春統之，守泰州及海安，以控制江上應援。

四月初五日丙辰，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舟師集馬騾港（方輿紀要作馬邏港，淮安東北九十里），達夜引兵襲其水寨，破之，義復出海遁去。於是達進兵逼淮安城下。士誠守將中書左丞梅思祖等，封府庫、籍甲兵，開門迎降，並獻所部四州。吳王以其順命，授大都督府副使，仍守其城。是月七日戊午，徐達卽自淮安回師，經瓠子角進攻興化，又克之。於是四日之間，濠、宿、徐三州，相繼皆定。

吳王已定淮地，遂使徐達進取安豐，並示以方略曰：「聞元將珠展領馬步兵萬餘，自刱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今淮陽）而南，給其餽餉。亟宜遣兵絕其糧道，俾遠來之衆，師不宿飽，野無所掠，然後選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並廬州之兵與之速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于是，達等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兵安豐。是月二十日辛未抵城下，分兵扼其四門，然後于東城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克之。遣兵追至潁州（今阜陽），獲其船運以歸，由是淮西亦定。是時，元河南王擴郭特穆爾（一作庫庫特穆爾，察罕之子），方與陝西之李思齊張良弼爭戰不已，無力兼顧江淮，故吳于下淮安之後，不一月而全淮悉定。（續通鑑卷二百十九）

二、攻湖杭二州之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一三）

吳王已平定淮南北諸郡，遂議進討張士誠之計，乃于至正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丁未，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諸

大臣議之。右丞相李善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俟釁而動。」吳王曰：「彼淫昏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土日促，長淮東北之地，皆爲我有，我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豈待觀隙邪！」左丞相徐達曰：「張氏驕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輩，皆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定也。」吳王大喜曰：「諸人局于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士卒，擇日出師。（續通鑑卷二百十九）

八月三日辛亥，吳王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兵二十萬討張士誠。是日吳王親御戟門誓師，諭諸將佐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伐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遂爲戒約軍中，令人給一紙。（同上）

將發，又召諸將議進兵之策。當先攻何處？遇春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搗平江，破其巢穴，其餘城邑，可不勞而下矣。」吳王曰：「不然！湖州（即吳興）張天騏（一作天麟），杭州潘原明，爲士誠臂指，平江既蹙，二人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平江，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制勝。不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已披，則平江勢孤，可立破也。」遇春猶執前議，吳王乃屏左右，密語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陳友諒守贛州之時，堅守五月，糧絕始降）從行，俾爲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但云直搗平江。天瑞知之，必叛而輸之張氏，如此則墮吾計中矣」。進攻之計遂決。（續通鑑卷二百十九，明史卷一太祖本紀）

八月四日癸丑，徐達等率諸軍發龍江。十二日辛酉，師至太湖。二十日己巳，遇士誠兵于港口，擊敗之，遂次洞庭山（在太湖中）。廿四日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聞風遁去。是時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士誠。

八月廿五日甲戌，吳軍至湖州之三里橋（吳興東），湖州守將分兵三路來拒，以其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亦分兵三路進擊之，命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騏，而自出中路與子實戰，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寶戰，寶敗，走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遂被擒。於是天騏、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其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吳興東南）潛入城中，吳軍乃四面圍之。旋士誠又遣平章朱暹，同僉呂珍及「五太子」（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躍起丈餘，又善潛水）等率兵六萬來援，屯軍城東之舊館（吳興東卅里）築五砦自固。時湯和自常州增援至，遂與徐達遇春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吳興東四十里）南之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婿潘原紹（原明弟）駐兵烏鎮（吳興東九十里）東爲珍聲援，達遣兵乘夜擊退之，並塡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見情事危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迎戰於卓林（浙江桐鄉縣北八里）又擊敗之。

八月卅日己卯，士誠又遣同簽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吳師，欲攻姑嫂橋，與遇春遭遇，合戰，會大風雨，天晦冥，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遂擒志堅，獲其衆三千餘人。

九月十六日乙未，吳王命行省左丞朱文忠自嚴州（今建德）帥師攻杭州，指揮華雲龍自太湖增援攻嘉興，以牽制敵人策應湖州方面之作戰。廿六日乙巳，吳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等游軍攻湖州之德清克之。

士誠自徐志堅敗後，甚懼，遣右丞徐義至舊館觀察戰局，其歸路又爲常遇春所扼而不得出。義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出擊，士誠乃遣赤龍船親兵來援，義始得出。於是與潘原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港，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焚其赤龍船，其衆潰走，自是舊館之援遂絕，餽餉不繼，多出降者。

十月四日壬子，常遇春督兵攻烏鎮，徐義、潘原紹等皆敗走。追至昇山（湖州東廿一里）破其平章王晟六寨，於是晟與其同僉戴茂先後降服。十六日甲子，李文忠連克桐廬富陽後，遂圍杭州。卅日甲子，徐達復攻昇山水寨，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兵爲之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諸軍直前奮擊，大破之，其「五太子」與朱暹、呂珍等遂以舊館降，獲其兵六萬人。此數人者皆善戰，士誠倚之，至是聞其降，爲之奪氣。

十一月六日甲申，徐達等以降將呂珍等徇於城下，喚李伯昇等出降，於是城中大震。伯昇、天騏等以援絕勢窮遂降。十三日辛卯潘原明亦以杭州迎降。

三、攻平江之戰

徐達等攻下湖州，即引兵經南潯（吳縣東七十里）、吳江（江蘇今縣）趨平江，兩地守將相繼降服。

十一月廿四日壬寅，徐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鮎魚口（吳縣北十八里）擊士誠將竇義走之。同時康茂才自湖州來遇士誠軍於尹山橋（吳縣南廿五里）又擊敗之，焚其戰船千餘艘及積聚。是月二十五癸卯，吳軍圍城，部署如下：

徐達軍葑門（東門之一）　常遇春軍虎邱（吳縣西北七里）　郭興軍婁門（東門之一）。

華雲龍軍胥門（西門之一）　湯和軍閶門（城西北）　王弼軍盤門（南門之一）。
張溫軍西門　康茂才軍北門　耿炳文軍城東北　仇成軍城西南　何文輝軍西北

四面築長圍以困之，又架木塔下瞰城中，其上築敵樓三層，每層施以弓弩火銃及襄陽砲以擊之，然城堅仍不可破。當時無錫守將莫天祐爲士誠聲援，遣善囚水之部將楊茂潛入平江與士誠連絡，爲吳軍邏卒獲之，徐達縱而用之使爲反間，因盡得士誠等往返臘書，因而獲知士誠等城中之虛實。

平江城堅，士誠死守。至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松江府及嘉定、太倉二州，崑山、崇明等縣皆已降附，而平江猶久圍不下。二月，吳王致書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故事。士誠得書不答。

六月初四日己酉，士誠欲出城決戰，先覘城左方，見吳軍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原紹潛出西門，轉至閶門，戰鋒甚銳，吳神武衞指揮楊國興當之，戰死。義等遂欲進襲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以截其後繼之兵，然後迎戰。良久未決。士誠又遣其參政率兵千餘助之，同時親自出兵山塘（吳縣西北，一曰射瀆，或稱石瀆，其水上承運河，北繞虎丘）爲援。山塘路狹（出閶門通虎丘之路），塞不可通，士誠麾令稍却。於是，遇春拊元帥王弼背曰。「軍中皆呼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士誠軍，其人馬溺死于沙盆潭者甚衆。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是日亦敗，溺死于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墜水，亦幾不救，肩輿入城。（續通鑑卷二百十九）

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出降，乃遣客說士誠曰：「誠能于此時（指士誠陷平江據三吳之時），不忘高郵之厄（士誠起兵，與其黨十八人入高郵，元大軍圍之，幾死），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

，撫人民，練兵馬，御將帥，有功者賞、無功者罰，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但三吳可保，天下可取也。」士誠謂其于此時何不言之?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童舞女，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內殿，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亦言悔恨不及。客因說其出降，不聽。（續通鑑卷二百十九）

初七日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少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勢掩擊，大破之，追至城下，復築壘繞其城。自此士誠不敢復出。（同上）

時徐達所轄四十八衞，令將士每衞取所製襄陽礮晝夜轟擊，士信方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叛將熊天瑞亦教城中作飛礮，唯被圍已久，折城中木石俱盡，乃毀祠廟民居爲礮具，飛礮外擊。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九月八日辛巳徐達見城中勢窮，督將士攻葑門破之，常遇春亦攻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其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能支，投兵降，於是周仁，徐義、潘原紹等皆降。日晡，士誠軍大潰。吳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尙二三萬人，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大敗。時已日暮，劉毅亦降。士誠倉皇歸第，妻妾見狀均登樓自焚，士誠亦拒戶自經。達遣人救之，送至應天，吳王欲全之，而士誠終于自縊死，蓋拒降也。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平定閩廣）

吳王于至正二十七年（西元一三六七）九月，克平江滅張士誠，十月即命徐達北伐中原，十一月方國珍降，明年正月吳王遂卽帝位于應天，改國號曰明。是月，連克福建兩廣。北伐之戰，另詳次章，茲將征方國珍，建帝國，及平定嶺南諸狀況，概述如次：

一、方國珍降

先是方國珍之初降也（見前），約曰：「杭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吳王克杭州（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國珍仍據境自若，且恃元室覊晉官爵，驕横不奉吳命。吳王此時以方攻張士誠，不暇兼顧，乃曰：「姑置之，待我克平江，欲奉正朔晚矣。」至正二十七年三月，方國珍見士誠困守平江，江南大勢已去，然雖入貢于吳，仍陰泛海北通于元，南交陳友定。於是吳王遺書責之，數其十二過，並徵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何負約如故也？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如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邪？吾旦暮下姑蘇（平江），奄至公境，背城一戰，亦大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得書懼，集其弟侄將佐謀議，有謂吳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安能越境來侵？有謂吳多步騎，奈其海舟何？國珍遂不答，唯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爲泛海計。至是年八月，平江將下，吳王乃命參政朱亮祖率兵討之。九月，亮祖軍進屯新昌（浙江今縣），遣軍攻關嶺山寨，克之，遂取天台縣。及進攻台州（今臨海縣），方國珍之弟國瑛出戰，復擊破之。未幾，台州陷，國瑛乘巨艦入海遁走，元台

州總管趙琬走死黃巖。於是徇仙居等縣，皆下之。十月、吳王遂命平章湯和爲征南將軍，都督府僉事吳禎爲副，進兵攻方國珍于慶元（今鄞縣）。是月、亮祖自黃巖攻溫州(今永嘉)，陣于城南七里。國珍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遂分兵攻其東西兩門，而以游擊策應，卽日克之，明善遁去。分兵徇瑞安又下之。

十一月初一日癸酉，朱亮祖率舟師追明善于盤嶼（今樂清西南海中）。時湯和與副將吳禎亦于初九日辛巳克慶元，國珍出海遁走，禎率舟師追至盤嶼。亮祖與禎合力，又襲敗之。十七日己丑，吳王更遣廖永忠爲征副將軍，率舟師增援于湯和。十二月，湯和復遣人持書招國珍。國珍窮蹙，乃遣其子明善、明則等納其印授于軍門。旋又遣其子明完奉表于應天謝罪，吳王受之。國珍乃率其弟國珉及部屬謁湯和于軍門，和送之于應天，於是浙東南悉定，得其士馬舟楫以數萬計。方國珍於至正八年十一月，起兵海上，割據溫、台、慶元沿海三地，至此始爲明所滅，共爲時凡十九年。（上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

二、平定福建及兩廣

(1)平福建

吳既平定士誠，卽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其作戰構想爲：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則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元以廣西屬湖廣），而統一嶺南之地。

陳友定于至正二十四年據閩，至正二十八年（是年爲明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爲明所滅。友定福建清州（今縣東南）人，徙清流（今縣），少孤爲傭。性沉勇，喜游俠，救急行義，衆憚服之，爭願爲之役。及爲明溪驛卒

，喜談軍事，元汀州院判蔡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今南平縣）、邵武諸山賊，平之，以功累遷本縣令。十九年，陳友諒遣兵侵陷邵武、汀州及延平諸郡縣，閩地震動。友定時爲總管率兵禦之，大破其衆，以功遷行省參政。二十一年，陳友諒將鄧克明復寇汀州，友定再破之，遂開行省于汀州，遷左丞。于是友定兵勢日盛，諸事自專，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徒擁虛位而已。二十四年，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遂據有福建。

二十五年二月，友定竟入侵吳之處州（今浙江麗水縣），吳將胡深擊走之。深乘勝攻克松溪（福建今縣），因請吳王發廣信（今江西上饒）、撫州（今臨川）、建昌（今永修）三路軍進攻，以取八閩。吳王從其言，遂分兵由鉛山（江西今縣）、杉關（今黎川縣東北）、松溪三路進擊之。五六兩月，吳軍連下浦城、崇安，建陽（皆福建今縣），遂攻建寧（今建甌）。深竟在攻城之際，爲閩建寧守將阮德柔內外夾擊所擒，吳軍遂敗，深被殺。元朝廷以友定是功，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吳王朱元璋，命中書平章胡美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自江西入閩。又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胡美爲陳友諒丞相，曾率師侵閩，深知地利險易，且其人至爲忠實，故任之。臨行，且囑之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取福建。左丞何文輝爲爾副，參政戴德聽調發，二人雖皆吾親近，勿以其故廢軍法。……今總大軍，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十一月三十日壬寅，胡美率兵渡杉關，略光澤（今縣）下之。陳友定聞之，即命其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二萬衆守福州，而自率精銳守延平，相爲犄角，以拒吳。十二月初中旬，吳軍先後攻克邵武、建陽。是時吳王又以湯和、廖永忠、吳禎等已平定方國珍，遂命率舟師自明州海道乘東北風取福州，以與胡美

之陸路軍協力攻取閩地。同月中下旬之交，吳廣信指揮沐英，攻破分水嶺，進克崇安，月底湯和亦克福州。先是賴正孫等，在福州城外，環城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台，嚴兵守之。湯和等抵福州，駐師南台河口，遣人入城招降。元平章庫春殺使者，率兵出戰，敗還，乃嬰城固守，湯和等遂圍攻之，因得其參政袁仁密爲內應，遂克福州。庫春、賴正孫等攜妻子遁去，唯其參政尹克仁赴水死，宣政院使多爾瑪（一作朶兒麻）不屈，下獄死；僉院拜特穆爾（一作柏鐵木兒）先焚其家人，然後自刎。湯和等已克福州，遂進攻延平。（明史卷百二十九、胡美傳）

明年（至正二十八年，吳王朱元璋稱帝，改元洪武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壬辰，胡美等克建寧，湯和等軍亦至延平，遂圍攻之。圍城凡十日，城中內變，湯和等乘之，遂于是月二十五日庚子克之。友定仰藥不死被俘，謝英輔與元將達魯噶齊巴哈瑪勒（一作白哈廊）皆自縊死，參政文殊哈雅迎降。未幾，汀、泉、漳等州皆降，閩地悉平。

(2)平兩廣

平定廣東：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二月，明太祖以閩地已定，乃依已定戰略，命平章廖永忠爲閩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由海道取廣東。並授以方針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地要，惟在廣州，廣州已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南海北海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命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夾攻廣東，亦授以方針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

韶州（今廣東曲江縣）直擣德慶（今縣），三方進兵，爲掎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已下，合兵取廣西，先聲已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明史紀事本末卷七）

爲元守廣東者，是行省左丞何眞。眞，東莞人，嘗爲淡水場管勾。元末盜起，眞聚衆保鄉里。至正十四年，縣人王成、陳仲玉起兵，眞攻之，不克。會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州起兵，眞擊走常，殺仲剛，遂以功授廣東都元帥，守惠州。海寇趙宗愚陷廣州，眞又破走之，克復其城，因擢爲廣東分省參政，尋擢左丞。贛州熊天瑞引舟師數萬欲圖眞，眞迎擊于胥江（今三水縣北六十里，北江綏江會合處），破走之。然後再舉兵攻王成、陳仲玉，滅之。于是緣海叛者皆降，廣東賴之以安。時中原大亂，嶺表隔絕，有勸眞效尉佗故事自立者，不聽而爲元守。

廖永忠于二月初二日癸卯奉命南征後，卽率舟師發福州，先以書招諭何眞。是時，眞聞徐達等已定中原，及得永忠書，乃航海至潮州（今潮安縣）迎降。是年四月初一日辛丑，永忠至東莞，眞復率官屬迎謁于虎頭關，明軍遂入廣州，元將盧左丞亦降。明太祖嘉眞迎順之功，擢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廣東悉平。

平廣西：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明太祖于遣軍北伐、平閩之同時，卽已遣楊璟等，率荊湘潭岳等衞之軍進取廣西。明年正月，璟等遂攻永州（今零陵），並分兵攻寶慶（今邵陽），下之。旣而陳友諒將周文貴，復來奪取寶慶。二月，璟再遣千戶王廷進兵茱萸灘（邵陽縣北四十里資水中），敵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破之，文貴遁走，遂復寶慶。元全州（今縣）平章阿思蘭遣兵援永州，璟擊破之，遂進逼城下。守將鄧祖勝自南門出戰，不勝，閉城固守，璟遂進兵圍之，同時璟又遣左丞周德興等將兵趣全州，至三月初又克之，阿思蘭遁去，于是道州、寧遠、藍山等州（皆今縣）相繼降附。

楊璟久圍永州不下，乃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于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鄧祖勝守至四月，食盡援絕，乃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其百戶夏昇縋城出降，言祖勝死狀。璟乃督軍士四面急攻，是月十七日丁巳，胡海洋等乘夜踰城入，子賢猶率衆巷戰。天明，其衆乃潰，遂克之。于是耒陽等州皆相繼降。

璟既定永州，卽先遣左丞周德興，分兵進扼靖江險要（方輿紀要爲靜江路，卽今桂林），絕其聲援，作爲進攻之準備，然後大軍繼至，直薄城下，分兵屯北關及西關。于是廖永忠亦引兵來會。

先是，廖永忠已平廣東，遂與朱亮祖泝西江而上，與楊璟夾攻廣西。是年五月初十日己卯，永忠等至梧州（今蒼梧），元達魯噶齊拜珠，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尙書布延特穆爾、張翱，以奉詔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今縣），朱亮祖兵適自梧州至，布延等乃募民兵迎戰，而無應者。旣而藤州守將吳鏞出降，布延率所部百餘走鬱林（今縣），祖亮追之，布延戰沒，翱赴水死。亮祖復引兵至容州（今縣），又克之，于是鬱林、潯（今桂平）、貴諸郡盡降。亮祖遂會楊璟之師于靖江，屯兵于東門象鼻山下，而四面圍攻之。西江上游，則由廖永忠進兵略取。楊璟與亮祖圍攻凡二旬不能下，璟乃陰遣人搆其總制張榮，榮陰爲內應，約以夜間內應外合。是月二十三日壬戌，明諸將率衆乘夜入城。元守將額爾吉納聞變倉猝走，爲追兵所擒，其他靖江都事趙元隆、府判趙世傑，廉訪使僉事特穆爾布哈，元帥約尼圖們、萬戶董綽哈等，皆先後力戰不支自殺，遂克靖江。是月底，廖永忠進兵南寧（今縣），卽降之。翌月，廣西左江太平路（今崇善縣）、右江田州路（今田陽縣境）等土官，亦相繼降附。是月永忠至象州（今縣），阿思蘭亦降，于是廣西悉平。

三、明帝國之建立

明太祖初從郭子興于濠州，嗣見諸人爭權用事，知其難以有為，又不得子興之信用，乃率徐達、李善長等二十餘人，另求發展，南徇定遠滁州。在定遠得馮國用之建議，先取集慶以為王業之根本，此項決策之定，實為明帝業肇創之開端。其後自和州渡江，取太平，下集慶，卽此一決策之實施也。

太祖取得和州之後，已總郭子興之衆，是時（至正十五年三月），宋小明王韓林兒雖檄授子興子天敍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太祖當時因不滿此種授職，當卽慨然以「大丈夫不能受制于人」而不受，但卒因此時林兒勢盛（是年二月，劉福通求得林兒，奉之以為天子），可以倚藉，而奉林兒龍鳳年號，以令軍中，遂成為宋林兒之勢力之一部。故至克太平、集慶，太祖先後稱吳國公（至正十六年七月）、吳王（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時猶皆奉龍鳳年號。（續通鑑卷二百十二）

至于奉宋小明王之事，發生變化乃在至正二十一年正月。是時，江南行中書省設小明王御座，以行慶賀禮，劉基始斥小明王為牧豎。蓋此時基之意，以「天命有在」（明史劉基傳），謀擁太祖獨立，從此太祖乃有自立之計矣。因此時太祖在集慶之基業大張，而劉福通擁小明王窮蹙于安豐。奉宋之形勢已變。故其後遂對小明王不利。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安豐被張士誠將呂珍圍攻久，求救于應天，太祖率兵渡江進救，不及，小明王來奔，遂居之于滁州，是為小明王以後被殺之張本。明年正月，太祖大破陳友諒于鄱陽湖之後，友諒于此役敗亡，太祖遂以「

友諒亡，天下不足定」而稱吳王于應天。（明史卷一太祖本紀）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是時以張士誠、方國珍皆已平定，太祖朱元璋乃卽皇帝位于應天，國號明，建元洪武。先是于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既取得杭州、紹興及湖州，張士誠已成甕中之鼈，是時元璋乃開始作稱帝之準備，故于是月遣廖永忠至滁州迎小明王時，使沉之于江，將奉以爲主達十二年之久之小明王除去，然後始可稱帝。太祖元璋已稱帝，乃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仍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

第八節 申論

元末天下大亂，江淮、江漢之反元勢力風起雲湧，實可視爲南宋民族抗戰之繼續。南宋抗金所發動之民族抗戰，既詳述於本史第十四卷中。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滅宋後（宋末帝昺祥興二年，西元一二七九），由于對日本及安南連年用兵，均告失敗；又因長期對海外用兵，對大江以南（南宋之腹地）苛歛無度，南宋遺民之抗戰，已不斷發生。如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年之征日本，十九年之伐占城，二十年用兵緬甸，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之征安南，二十九年之征爪哇。故于至元二十五年，元征安南之兵再敗時，廣東、浙江之民，卽首舉繼續抗戰之義兵。是年四月，廣東董賢舉，浙江楊鎭龍、柳世英、循州鍾明亮，各擁衆數萬，相繼而起。元廷除立發四省之兵進討外，二十七年又復置戍軍以資鎭壓。揚州、集慶（建康）、鎭江各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處，復各增置戰艦，練水軍，習水戰。至仁宗延祐初（一三一四），復因經理田制，官吏貪殘，江、浙、江西之民，又紛

起反抗。及至順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元室在內政擾攘之餘，天災頻仍之後，大江流域宋之遺民再起；是年正月，廣東增城朱光卿起兵，稱大金國，惠州聶秀卿等起兵應之。河南陳州（淮陽）棒胡等起兵于信陽，破歸德（商邱）、鹿邑、而焚陳州。四川合州（合江）韓法師起兵稱南宋。翌年，漳州（龍溪）民李志甫，起兵攻州城。袁州（江西宜春）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元建號。此種反抗迭起，至至正元年（一三四一）以後，其勢益盛。及至劉福通等起兵，擁韓林兒爲帝，國號宋，徐壽輝等應之，尋建國號天完；陳友諒國號漢；張士誠國號周（嗣降元，取銷國號）；皆反元勢力之繼續。朱元璋利用此民族抗戰之形勢而起，可謂時勢造英雄。

茲進而申論元、明、周、漢，在此次戰爭中之得失，以資藉鏡。

一、元廷方面

明太祖曾與李善長等論元之失政曰：「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此可說元末大亂之原因。按自古天下之亂，莫不由中樞失政始，元廷政變屢起，中樞失政之事多矣，茲僅就順帝妥懽帖睦爾之世失政之大事作一概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迎立順帝（明宗長子）之太師右丞相太平王燕帖木兒，即以擅權震主，荒淫而死（順帝元統元年，一三三三）。

順帝即位時，年方十四歲，燕帖木兒已死，以蔑兒吉觮伯顏爲太師右丞相封秦王，撒敦爲太傅右丞相封句容王

14—4795

。順帝因明宗親臣阿魯輝帖木兒之言，深居宮中，政事一委宰相決之。由是大權旁落，至第三年（至元元年，西元一三三五）卽發生第一次政變。是時，因左丞相撒敦已卒，伯顏獨秉朝政，大平王唐其勢（燕帖木兒之子）惡其位居己上擅權，因謀廢立，率兵入宮，事敗，伏誅，伯顏並殺皇后伯牙吾氏（燕帖木兒之女）。幷王晃火帖木兒（唐其勢謀主爲帝者）自殺。伯顏又以此役之功，驕橫擅權，誅殺諸王之異己者，並變亂成憲，虐害天下，順帝患之而不能制。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帝因伯顏養弟馬札兒台及其子脫脫之畏禍及己，發動事變（第二次政變），因貶死伯顏于江西，于是馬札兒台與子脫脫相繼執政。然此後數年，政潮動盪，當權者仍傾軋不已。加以天災與飢荒頻仍，于是各地起兵者迭興。至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天下崩頹之勢，已不可收拾之時，順帝血氣方剛，而中書右丞哈麻，竟進西僧于帝，敎以房中行淫之術，于是男女裸處，君臣宣淫，日事遊樂，不問政事，因此其所產生之惡果則爲：至正十二至十四年間，脫脫以右丞相統征江淮之起兵者，方獲勝之際，先則調還京師，繼則貶死雲南（至正十五年）。迄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右丞相哈麻，又謀廢立（第三次政變），事泄、伏誅。其後搠思監爲相，順帝方溺于娛樂，不恤政務，外則疆土日蹙，內則帑藏空虛，搠思監無所匡救，又與宦者朴不花互相勾結姦利，公然受納賄賂。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不上聞，將士解體，禍亂益不可收拾。其次，爲元軍紀律敗壞，故對各方討勦而愈勦愈亂。如至正十四年，已貶脫脫，乃以太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代領其軍，以討江淮諸亂者。明年，太不花卽以軍士乏糧，驕傲不遵朝命，而軍士則剽掠，民皆患苦之。及劉福通攻汴梁，太不花又按兵不救；旣而出軍，又大縱軍士搶掠，百里之內，民家蕩然，其後察罕帖木兒，雖頗能平亂，但與孛羅爲仇，彼此皆不聽朝命，自相攻伐，遂至于亡。

二、朱元璋方面

戰略運用：朱元璋戰略方面最成功者，有四：㈠取集慶以為王業之基。㈡江淮江漢方面戰略。㈢先滅陳友諒，後及張士誠。㈣平定閩廣之戰略指導。茲扼要分析之。

一、進取集慶：此地自孫吳建都以來，歷數百年，皆為大江首要之都會，六朝之所以能與中原抗爭者賴此，所以能統治江南半壁江山者亦賴此，蓋其所處之戰略地理形勢所使然也。建此策者，首為馮國用言于定遠，次為陶安論于太平。然若非雄才大略之朱元璋，有此識量以定策，則亦不能成其大功也。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等碌碌之輩，均不及此，故皆一一為所併滅。徐壽輝之勢方張之時，祇知自江西趨杭州，謀取自宋以來之首府，陳友諒亦知之。張士誠實先朱元璋渡江，但彼先取平江，次謀取杭州，蓋皆祇知財富之重要，而疏于地略首要之爭奪也。設使此三人皆有此識量，則鹿死誰手，誠未可知。

朱元璋已取集慶，立即東下鎮江、常州，南取寧國、建德，西守太平，北略揚州。此數地為集慶外圍戰略要點，元璋取之，集慶始可安寧，以從容經營王業。此眞英雄手法，碁高一着。

二、江淮江漢方面戰略：關于朱元璋在江淮江漢方面之戰略指導，其着眼頗為深遠。初則利用劉福通在安豐，以為北方之掩護，以便專力于江南。故其方下和州時，既無求于韓林兒，而奉其年號；及既克集慶，勢力已成，而猶奉之。此其一。當安豐被圍攻之時，元璋所以毅然率徐達等赴援，及擊破呂珍，取得安豐後，復命徐達等攻廬州者，蓋安豐廬州皆淮西之戰略要地故也，欲保淮，必先據有此二地。此其二。又至正二十一年，元將察罕方威震中原，劉福通自汴梁退保安豐之後，此時朱元璋正決策先定陳友諒，進取江州之時，乃遣使「通好」于

察罕，蓋此時察罕已平河南陝西，將兵東向，山東而平，因慮其乘百勝之勢而下，故遣使請降也。明年，元朝廷遣拜封之使至，時聞察罕已死，遂不受官，而殺其使。又明年，又以救宋爲名，親將大軍北取安豐及廬州。及陳友諒已滅，又遣兵再取廬州。淮地之戰略情勢被朱元璋重視，由此可見，此其三。

關于江漢方面之戰略指導。元璋已滅漢之後（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克武昌，漢城），東還經營方竣，即遣常遇春等略取襄漢，蓋欲保據大江上游之荊湘，必須據襄漢。朱元璋在江淮江漢兩方面，其戰略着眼均稱遠大。

三、先滅陳友諒，後及張士誠：友諒據上游之勢，較之張士誠，其距應天雖遠，而其威脅則遠甚士誠。不僅戰略形勢上如此，而友諒步騎舟師，亦遠强于士誠。且友諒野心勃勃，有順流南下相併之志，士誠則「自守之賊」，以得保其所據地爲滿足，而無遠圖。凡此，乃爲元璋決策先滅友諒之原因，故劉基當時亦曾獻策曰：「士誠自守之虜，不足爲慮。今友諒方劫主脅下，據我上游，宜先圖之。陳氏旣滅，張氏亦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元璋爲之大悅，以爲得計。（明史卷百二十八，劉基傳）

友諒已滅，東圖士誠，則先北取其江淮之地，以斷元室之援，南下湖、杭二州，以絕其與方國珍之連繫，而孤立之。然後其攻平江之張士誠時，直猶取甕中之鼈矣。

至于友諒、士誠之得失，除上述之外，二人在用兵上亦有一得之計。如陳友諒于池州一敗之後，卽憤其舟師順流而下，直搗應天，元璋之基，立時震動，乃至有逃與降之議。此役雖未成功，其在戰史上，實爲光輝之一頁，而在用兵學上，亦爲極具價值之事蹟。及其乘朱元璋北上援韓林兒時，友諒却不敢再行直搗應天之戰略，而

久頓兵于洪都堅城之下，遂致有鄱陽湖之大敗，此實爲友諒興亡所繫之用兵。設使友諒此次再用上次用兵之計，則朱元璋又將遭致一次致命之打擊，甚至影響其開創帝國之業也。

張士誠當朱元璋攻略其江北之地時，彼遣兵溯江向鎭江挺進，此一行動，在戰略上實爲卓越之舉，惜其所用兵力不足，又無堅强之戰志以貫澈之，故終于不能發生重大之作用。此乃士誠對此一行動，在戰略上之重要價値，不能有深刻之認識所致。鎭江爲應天東北門戶，其戰略地位之重要，無與其匹者。士誠卽不能攻佔，而據有北岸之瓜洲，亦足以絕斷元璋江北軍之後方連絡，而威脅元璋根據地之應天也。

四、平定閩廣之戰略指導：元璋于滅張士誠後，卽進討方國珍。國珍所據慶元，及溫、台二州，皆瀕海，以舟師見長，故元璋討國珍，亦以舟師爲主。因此其平閩廣之戰略指導如左：

㈠平閩：使平國珍之舟師，自溫州旁海，直搗福州。陸路方面則自江西越武夷山脈，進攻閩東北地區之浦城、建陽、邵武、延平，實行海陸夾攻之勢。故善戰如陳友定，亦迅速被其平定。

㈡平廣東：旣已平閩之後，卽使舟師自福州趨廣州。陸路則使贛州之兵越大庾嶺，進入韶州沿北江水陸南下，而直取德慶，以絕斷敵人廣西之援，而孤立廣州，以使舟師之易于攻取。

㈢平廣西：用平廣東之舟師，溯西江直取南寧，陸軍則于攻克梧州後北上，與自荊湖南下之陸軍夾攻靖江，故皆能迅速攻取之。

朱元璋此一戰略指導，已充分表現其戰略之天才。其此一指導之特別優點，爲時間、地域、與兵力之配合，不僅進軍之次序井然，亦極合「節約」「集中」兵力之原則。由此觀之，元璋帝業之成功，豈是偶然？

第三章　明北伐統一及遠征漠北諸戰役

（附圖十四——五一四、五一五、五一六、五一七、五一八、五一九、五二〇、五二一、五二二、五二三、五二四、五二五、五二六、）

明北伐之戰，係由大將軍徐達担任指揮，使用總兵力共為二十五萬人；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西元一三六七年）十月明軍北攻山東起，至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年）八月攻克甘肅慶陽結束，共歷時約二年，其作戰經過可分為以下各階段。

一、**取山東**：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起，至二十八年二月結束，元各地守將各自為戰，陸續為明軍擊滅，山東各要地次第為明軍平服。

二、**取河南**：自洪武元年（即元至正二十八年、西元一三六八年）二月起，至五月間結束。河南東起歸德（商邱），西至潼關間各要地均為明軍攻佔。

三、**取大都**：自洪武元年閏七月起，至八月間即告結束。各地元軍望風潰敗，結果元順帝棄上都北退塞外，長城以南河北各地，均入明軍之手。

四、**取山陝**：自洪武元年八月至十二月間，明軍擊滅元將庫庫軍於太原，庫庫僅率十餘騎逃返塞外，明軍隨即攻佔太原及山西各地。洪武二年三月明軍繼續西進，先降李思齊於甘肅臨洮，繼破張良臣於慶陽，迄同年十二月間結束，元在陝甘之割據勢力除北遁者外，大部均告消滅。

五、**征漠北**：太祖征漠北自洪武二年常遇春北征開平應昌，至三十一年臨終未已，歷時凡二十九年。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明軍於元順帝至正廿七年（西元一三六七年）九月攻克平江（今江蘇吳縣）消滅張士誠後，十月即開始北伐。在此月餘之間，明方除分兵繼續攻略士誠控制區內若干未攻佔地點，以及獎勵有功，整飭內部外，並曉諭徐達等勿足於近功，從速展開北伐之準備工作。

明太祖朱元璋對北伐軍事，早已成竹在胸，聞悉平江攻陷，即命虎賁左衞副使張興率勇士千人赴淮安等候北伐。又令濠州練習平鄉山塞之兵，準備會師進取膠州登萊，同時命江淮衞以兵千人北守邳州（今山東邳縣），加强該地警戒，以便北伐軍之集中。元沂州（今山東臨沂）守將王宣見明平定江南，軍勢日盛，特遣其副使謝過於太祖（因太祖於八月間曾以書招降之），太祖遣使回報之。凡此均爲太祖準備積極北伐之措施。

浙東方面太祖因憤恨方國珍之反覆，在至正廿七年八月間未陷前，即已遣參政朱亮祖率部討之。亮祖由新昌（浙江今縣）攻關嶺（即浙江天台縣），九月降台州（今浙江臨海縣），十月克黃巖，進展順利。其事已詳前章。

北方之元室，國政腐敗如故，驕兵悍將之內鬨亦方興未艾。至正二十五年，元皇太子平定孛羅帖木兒之內難後，雖以庫庫（擴廓）爲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及其以南諸道軍馬，授以便宜從事之權，並從其南征江淮荆蜀，可是庫庫駐節彰德（今河南安陽），調兵遣將時，而關中四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烈伯等拒命。明年，庫庫遣大將關保、虎林赤等西討，不利。朝廷遣使和解，命專事江淮，乃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而命庫庫領本部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烈伯等，進取襄樊；而使王信固守山東汎地。詔書方下，庫庫拒命（拒朝廷分兵之命，而弱其勢）。于是其大將關保、貊該等叛之。朝廷乘機黜庫庫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帳前諸軍，由虎林赤統率；河南諸軍，由李克彝統率；關

保本部軍，仍由保統率；山東諸軍，由也速統率；山西諸軍，由沙藍答里統率；河北諸軍，摩該統之。詔下，庫庫遂退澤州（今山西晉城縣），以謀自保。因此，當時中原情勢，極爲混亂，無異予大明以北伐之機會。故明軍於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滅張士誠，十月卽舉兵北伐，正是把握此有利之時機也。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北伐戰略構想（參看附圖十四——五一四、五一五）

一、戰場地理形勢

(1)山東地理形勢

山東中、東、南三部概爲三山，在山東半島方面者爲勞山山脈，在中南部者爲泰山山脈。泰山主峯位於泰安之東北，爲五嶽之首，其脈東延者爲瑯玡山及沂山，瑯玡山在諸城縣東南，沂山在沂水縣西北，亦稱爲東泰山。泰山南出者有蒙陰西北之梁父山及鄒縣曲阜以東之尼山、嶧山等。黃河以北及濟寧以西均爲平野，尤其魯西平原河流交貫，與冀南蘇北同稱爲黃淮平原。

黃河在元末明初之際，其主流係由河南蘭封北之銅瓦廂東流，經碭山、徐州之北至淮陰與淮水會合東流入海。其由銅瓦廂東經曹州（今山東省荷澤縣）、東阿、平陰、濟南、利津橫貫山東西北部之濟水河道，當時水勢甚小。又元代爲便利漕運，曾開鑿由濟寧至臨淸之運河，濟寧至東平段，溝通泗濟二水，長一百五十里，稱爲濟州河。東

平至臨清段，溝通濟衞二水，長二百五十里，稱爲會通河，此段運河之開鑿，使魯西之地位益爲重要。

在戰役涉及之地點，其重要者如沂州、益都、濟南、東平、濟寧等地，均在泰山沂山之邊緣。益都古稱青州，位於魯山之北，爲當時山東之軍政中心。由益都南行經臨朐之穆陵以達忻莒。穆陵在臨朐縣東南約百里之大峴山上，居於長城、書案兩嶺之間，古稱濟南天險。沂州位於沂蒙山東南，沂水、枋河交會處，其重要性在於南連淮泗，北通青齊，爲由淮東入青齊之要道。由益都西去，最重要之地區當爲濟南，濟南南依泰山，北臨黃河，水陸四達，爲益都西方之門戶。由濟南渡河，可北通滄景，西達魏博，由濟南循河西南，經平陰、東阿，可達魯西之東平與濟寧。兩地相距百五十里，有運河相通，西據汴宋，南連徐泗，爲魯南北交通要衝。因其位於平原地帶，水陸交通均極便利，故在全般形勢上，較沂州至益都之線遠爲重要也。

明軍由江淮進攻山東，就地形及交通言本有兩途：一爲由沂州北攻益都，一爲由徐州北上進攻濟寧、濟南，徐達之進軍路線係採取前者。因沂州元守將王宣已對明表示友好，故徐達擬先以政治手段降服王宣父子，然後以主力由沂州北進攻略益都。攻佔益都後，再西進略取濟南及濟北要點；同時以兵力一部由徐州北上進攻濟寧及東平，爲主力軍之側衞，消滅魯西方面之敵，然後進取河南，蓋遵明太祖之北伐構想也（見下）。

由沂州北上益都之路線，似不如由徐州北取濟寧東平之線爲有利，故當徐達佔領沂州時，明太祖曾遣使諭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要衝，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郡既下，則益都以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2)河南地理形勢

河南之地理形勢，一般言之，自虎牢（今河南省汜水縣），滎陽以東直達魯西及淮徐等地，均爲平原，地形開闊，河流縱橫。開封爲豫東之軍政商業中心，其地雖無重險可守，但交通四達，形勢衝要，此外豫東重要據點，東以歸德（今河南省商邱縣）爲最，南以陳州（今河南省淮陽縣）爲首，因歸德近據魯西及徐邳，陳州控江淮之上游，分別爲開封東南兩方之屏障也。

由開封經鄭州至滎陽汜水間仍爲平原，滎陽以西進入嵩山高地，虎牢卽係依嵩山高地及黃河峻峭之河岸所形成之隘路，爲古來兵爭之要地。自虎牢經洛陽至新安，雖北有大河之隔，南有嵩山之限，但中爲伊洛二水所經，道路交通仍屬平闊，洛陽爲自古建都之地，實河南戰略地理之中心。自新安以西直達潼關，四百里間均爲連綿不斷之重岡疊阜，僅一狹隘石峽通達其間，車不能方軌，馬不能並列，其間尤以陝州，閿鄉間爲古之崤函地區，更爲險要，自古爲東西兵爭之要地。洛陽形勢之重要，卽係向於虎牢與崤函之險所形成。

本戰役除上述主要戰場外，尙涉及豫西南陽一帶。南陽居於伏牛山與桐柏山之間，北控汝洛，南蔽荆襄，西通武關，形勢衝要，自古卽爲南北交爭之要地。

(3)河北地理形勢

河北位於太行之東，長城之南，境內除西部及北部爲山地外，其餘地形平闊，交通便利。本戰役所涉及地點，均爲平原地帶。

由河南進攻元之大都（今北平），有兩途可循：其一爲由開封渡河經衞輝（今河南汲縣），彰德（今河南省安

陽縣），大名、正定、保定等地，至元之大都。其二爲循衞河至臨淸，經德州、滄州、直沽（今天津），通州至元之大都（卽運河之線）。前一線路係旁太行山東側北行，途中須橫渡許多河流，頗多阻障，後方運輸補給，備極困難；且當時庫庫正駐軍太原，此一作戰軸線時時有受敵人側擊之危險，補給線殊不安全。後一線路在明軍已佔領山東現況下，側背無受威脅之虞，且全線均通航運，交通運輸異常便利，尤其便於山東方面從征各軍之會合。

本戰役所涉及之戰略要地，除大都爲元之軍政中樞，其重要性不待贅述外，在南面者首推臨淸。臨淸瀕運河東岸，當衞河入運河之口，因衞運交流，水量大增，舟楫交通極爲便利，南來漕運至此謂之出口，蓋從此以南，因運河水量不足，舟行困難，至此始通行無阻也。由此而北最具軍事經濟價值之要地，當爲直沽，亦名海河，俗稱三岔口，蓋卽今之天津。此地爲北運河、永定河、大淸河、子牙河及南運河等四河之總匯，五河會流後，東行百里經大沽入海。此地亦爲東南海運之出入口，故其地位極爲重要，直沽以北之要點，爲武淸之河西務。河西務位於北運河西岸，爲元代之漕運要地，元室在該地設有漕運司，以接海運，商業繁盛爲京東之第一要鎭。大都以東最接近之要點，卽爲通州，爲大都東方之支撐點，因北運河至此而終，故爲漕運倉場所在地，南來之海運、漕運，均至此下卸，戰略上經濟上均極具重要性。

此外在大都以北最富於軍事價值之要地，首推長城各口，以居庸關、古北口、松亭關、山海關等地，均爲通往塞外之要隘，尤以居庸關，古北口兩地爲大都北方之直接屛障。

(4) **山西地理形勢**

山西東有太行之屛障，西有大河之襟帶，北則大漠陰山蔽於外，勾注，雁門障於內，南則有首陽、底柱、析城

王屋諸山，屏蔽予南，形勢極爲完固。

太原爲山西行省之軍政中樞，其主要對外交通線，北經忻代，大同以達塞外，東出井陘以通河北，南經澤、潞以達孟洛，西南可經晉寧（山西省臨汾縣），河中（山西省永濟縣）以通陝西；其中除西南地區因傍汾河之間三角地帶較爲平坦外，其餘各交通線均須經崎嶇之山區，交通異常困難。

山西之險要在北方者首推雁門。雁門位於代縣西北廿五里之雁門山上，東西山嶺峻峭，通路崎嶇盤旋，爲太原北方之門戶。由雁門經靈邱越太行至易州（今河北省易縣），尙有「飛狐」一路，爲入河北之捷徑。在東方者則爲井陘，亦稱土門，爲由河北正定越太行通太原之要道。在南方以天井關最爲險要。天井關位於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南四十五里太行山上，北衞澤潞，南控孟洛，自古爲由河南進入上黨之要隘。又其南四十五里太行山上有盌子城，亦曰盌子關，羣山迴環，兩岸相夾，亦爲太行山之要害。

此外在晉南三角地帶，以蒲津最爲重要。蒲津亦名蒲阪津，位於蒲州（卽今山西永濟縣）西黃河岸上，爲山陝間重要渡河點；因由河南入陝之路，須逼崤函地區，交通險阻，故自古用兵多取道於此。

(5) 陝隴地理形勢

陝西古稱關中，其險要卽所謂阻山帶河，關山四塞。如在東方及東南方者有潼關與武關，爲通達汴洛及江漢之要道；在西方者有大散關與隴關，前者爲通達巴蜀之要道，後者爲通達隴西之要道；在北方者則有蕭關，爲通達寧夏方面之要道。此等關隘，因均位於險峻之山上，既不易迂迴，亦難於超越，故自古爲兵家所必爭。

關中主要河流爲涇、渭二水。渭水自西而東，橫貫關中平原，涇水則自隴東流入，至涇陽後與渭水會合，東流

入於黃河，二水均富於灌溉及舟楫交通之利，為關中富庶之因素。

長安（今西安市）為關中之軍政中樞，地位衝要，為自古建都之地。當時在其東方之戰略要地有同州（今陝西省大荔縣），華州（今陝西省華縣）及潼關、蒲州等地，為由長安東出中原之要地。在其西方者，以鳳翔最為重要，讀史方輿紀要云：「鳳翔居四山之中（四周皆有高山中為平原），當五水之會（係指汧、渭、漆、岐、雍五水），隴關西阻，益門（益門鎮在陝西省寶雞縣西南四十五里）南扼，當關中之心膂，為長安之右輔。「可見其地位之衝要。

關中西北兩方與甘肅、寧夏相接，甘寧又為羌戎所居，其安危常受該兩方之影響。蘭州（今蘭州市）為甘肅首府，介於戎夏之間，控河為險，隔閡羌戎，河西、隴右之安危，常以蘭州之安危為斷。由關中至蘭州，有兩路可達：其一為由鳳翔經隴州、天水、隴西、臨洮諸要地之線，此為南路。其二為經邠州（今陝西省邠縣）、涇州、平涼、靜寧、定西各要經之線，此為北路。南線須經隴關之險，北線須經六盤山脈，兩線均為崎嶇之山路。

由關中經甘肅南部至寧夏，亦有兩途：一為由邠州經慶陽、環縣、蕭關、鹽池；一為由邠州經平涼、固原至中寧，然後沿黃河北上。寧夏自古為關中之屏障，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地位險固。向為中國西北國防之重鎮，其南方之要地，最重要者為慶陽與固原，兩地既為通寧夏之要道，且為關中之屏衛也。

(6) 漠北地理形勢

明初兩次北征，其重要會戰雖不多，但戰場所涉及之範圍至為廣大，其主要地帶為甘肅西部，察哈爾省東部及外蒙古之東北部一帶，茲將其地理形勢分別概述如下。

甘肅西部方面：甘肅地勢高峻，亦稱甘肅高原，其東南部地理概況，已在上節中分述。本節僅就其西部方面概述之。甘肅西北部重要山脈為祁連山脈，由新疆青海界上東行，蜿蜒於甘肅青海界上，主峯在肅州（今甘肅省酒泉縣）南，稱為祁連山，東行至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南，稱為雪山；再東越長城入寧夏省與賀蘭山相接。甘肅西北部之河流均屬於陸河，最大者如疏勒河（亦稱額濟納河）係由青海北流入境，經玉門西流至安西以西會黨河入於黑海子。甘肅西部遍地砂磧，夙稱磽脊之區，惟涼州、甘州（甘肅省張掖縣），肅州等地，自漢武開河西四郡以通西域以來，即為中國西北國防上之重地，亦為通西域之孔道。此地因祁連山溶雪下流，注於田畝，故亦適於農耕，再西則水草叢生，僅宜於畜牧。

甘肅西部與本戰役有關之要地，以下述各處最為重要。

蘭州　秦隴西郡地，漢屬金城郡，隋唐以後始置為蘭州，元明因之。其地位於黃河之南，讀史方輿紀要要云：「控河為險，隔閡羌戎，自漢以來，河西雄郡，金城為最」。因此河西、隴右安危之機，常以蘭州為斷。所謂「蘭州棄，則熙州（今甘肅省臨洮縣）危；熙州危，則關中震動」。明代蘭州以北常為寇衝，故此地常駐重兵，以保障西陲。

涼州　治今甘肅武威縣，漢時為匈奴休屠王地，自漢開河西以來，即為重要都會。唐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以涼州為最大。其地北依長城，南聳祁連山脈，形勢險要，且土沃物繁，盛產馬匹，漢班固有「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之語。不特為河西之根本，亦秦隴之咽喉。西夏之所以強大，即據有涼州之故。

甘州　治今之張掖縣，漢為張掖郡，因「斷匈奴右臂」而設。唐以後曾數度沒於土蕃。元時曾在此設總管府及

行中書省以控制河西諸郡。其地位於祁連山北，河山襟帶，形勢險要，多農產，宜牧畜，東連涼州，西連肅州及瓜沙；與涼州相距五百里，同爲河西之根本，歷代紛爭常爲羣雄所割據。如果漢初之竇融，晉之張軌，隋末之李軌等等。明代繼元之後，特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後又設甘肅鎭於此，以固河西之防。

此外甘肅西部要地尚有肅州（今甘肅酒泉縣）、沙州（今甘肅敦煌縣）及安西等處。肅州近臨邊徼，道通戎羌，南依祁連山，北依弱水（即額濟納河），河山環帶，形勢險阻，其西四十里處嘉峪關，當長城之西端，爲通西域之孔道。安西位於疎勒河下流，北通新疆，南通青海，亦爲西陲重鎭。沙州則地接新疆，其西百五十里爲玉門關，乃通南疆之要道。兩者因處地邊遠，常爲羌戎所據。

甘肅西部之主要交通線有二：一自蘭州西行經涼州、甘州、肅州而達新疆，一自蘭州北行沿黃河而抵寧夏，除寧夏部份較爲平坦外，兩路均崎嶇之小路。河流則因水流較急，甚少航行之利。

甘肅西部住民，除漢人外雜有相當數量之回族及少數土人與番人。氣候寒暑變化甚劇，冬季朔風凜烈，墮指裂膚，氣候乾燥雨量甚少。

察哈爾方面：察省地勢一般言之，以陰山山脈爲脊骨，而形成南北不同之地理特性。陰山自綏遠入境蜿延斷續於長城內外，東行至開平（今察省多倫）爲察、熱兩省之界山。山南地勢傾斜，嶺谷委迤，河流所經，形成若干平原沃壤，可資農耕。山北則全爲沙漠，除近山地帶尚可畜牧外，均爲不毛之地。本省河流如桑乾河，灤河等均爲上游，水量不豐，無航行之利。

察省要地當時以開平，興和（今察省張北縣），宣化、應昌、獨石（在今察省沽源縣南）等處爲最，茲將其形

勢概述如下。

開平　即今之多倫，秦漢時爲上谷郡地，唐時爲奚契丹地，元時忽必烈鎮漢南，始漸置城廓，並建開平府，號爲上都，元帝每歲巡幸，與北京並稱兩都。其地位於灤河上游之大谷中，附近平原廣闊，水草繁茂，便於畜牧及居住，爲漢南通蒙古之要道，尤爲內蒙東部之戰略要地。與東方之大寧（在今熱河省平泉縣東北百八十里），西方之興和，互相支援，形成塞外對蒙古之重要戰略防線。明特設衞於此，以爲國防之前哨。洪武三十一年（西元一三九八年）爲便利交通通信，曾於獨石經多倫至大寧間設八驛站，在多倫至獨石間者爲桓州、威遠、明安、隰寧四驛。在多倫至大寧間者，爲涼亭、沈河、賽峯、黃崖等四驛。惟自成祖即位後，以大寧予兀良哈，開平（多倫）遂陷孤立。永樂二十年（西元一四二二年）因韃靼之阿魯台部攻陷興和，因移興和守禦所於宣府，開平衞孤懸絕塞，左右無援，因之於宣宗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〇年）乃內移獨石。

興和　即今之察省張北縣，距開平四百餘里，爲通達開平之要道。南距宣府三百餘里，爲宣府之外藩。元帝往來上都常駐蹕於此。於西北之楊林戍與擒狐山均爲北上渡漠之處，爲漠南重要據點。

宣府　戰國時爲燕地，唐代稱爲武州，後入於契丹，元設山東路總管府。明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五年）置萬全都指揮使司於此。其地山川糾紛，形勢險固，讀史方輿紀要所謂：「南屏京師，後控沙漠，左挹居庸之險，右擁雲中之固，彈壓上游，居然都會」。邊防考有云：「居庸者，京師之門戶，宣府又爲居庸之門戶」。可見其地位之重要。明初因開平興和憑障於前，宣府尤爲內地，自興和開平相繼放棄，宣府之地

位益重。惟糧援易竭，運輸困難是其缺點，但其後成祖北征仍以此地爲兵力集結及糧運補給之中心。

獨石　獨石城在察哈爾沽源縣南，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〇）開平衞曾移此。城北十里爲獨石口，其地挺出山後，形勢險要，爲外長城之要隘，因北通多倫，南通宣府及京師，故嘗爲北敵南侵之孔道。讀史方輿紀要有：「京師之肩背在宣鎭，宣鎭之肩背在獨石」之語。其北四十五里爲偏嶺，亦稱辭鄉嶺，後成祖北征曾由此北出多倫。

應昌　元置應昌路，便有今熱河省經棚縣以西及察哈爾省北部之地。其故城在達里泊（亦名捕魚兒海）畔，距多倫約二百里。附近平原廣闊，水草繁茂，爲良好之畜牧區，且交通便利，地位衝要，爲由多倫北達漠北之戰略要地。其近旁之達里泊周圍達百餘里，泊水常盈，盛產魚類水禽，故元順皇帝北退後，一度駐節於此爲臨時之首都。

察省之主要交通線，爲由京師出居庸關經懷來，宣府、興和、沽源至開平，或出關後經龍門（今察省龍關縣），獨石，沽源至多倫，後者較前者爲近，兩者所經均係崎嶇山路，行走運輸均極不便。由多倫北上道應昌而達漠北，爲蒙古東部之主要交通線。

察省居民，長城以南以漢人爲主，長城以北係漢蒙雜居。氣候南部較熱，北部較寒，全年平均溫度南部約爲攝氏十度，北部約爲零度。一月平均溫度南部約爲零下八度，北部爲零下廿二度左右。七月平均溫度南部約爲廿六度，中部北部約在廿二度左右，因之較長城以南涼爽甚多。察省雨量南部每年平均可達四百公釐左右，中部北部則在百公釐以上，故氣候極爲乾燥。

外蒙古方面：外蒙古地大人稀，東部為一廣大之高原，南為戈壁大沙漠，海拔約在三千尺以下，但為蒙古最低之地原，亦為最荒涼乾燥之處。大風一起，塵沙飛揚，一日之間，寒暑之變判若冬夏。東北兩方地勢較平，河流交錯，因此水草繁茂，為蒙古人游牧之區。

本戰役所涉之主要地區，第一為克魯倫河流域，克河亦稱飲馬河，發源於肯特山南麓，南流轉東橫斷車臣汗部之中央入於呼倫池，再東流入黑龍江。河長兩千餘里，春夏之交，水勢甚盛，沿河水草繁茂，當時為韃靼部之重要游牧地。

第二為土拉河，本河源出肯特山西麓，西南流經庫倫東南，納哈拉河水折向西北，入於鄂爾坤河。鄂河再北流則入於色楞格河。故土拉河、鄂爾坤河等均為色楞格河之支流。本區內平原面積廣大，為蒙古最富庶之畜牧區，故蒙古歷代可汗，均以此地為其根據地。

蒙古當時最主要之都市為和林（亦稱哈剌和林），元初卽都於此；太宗窩闊台時築有城垣，周約五里。世祖時遷都燕京，和林另置宣慰司，後又改為行中書省興和寧路，其位置在今之庫倫西南至鄂爾渾河上游一帶（註）。此一地帶水草豐富，宜於畜牧，交通四達，地位衝要，故自突厥以來，卽為歷代可汗建牙之地。元亡後元順帝曾以應昌為臨時首都，及順帝死後，其次子愛猷識達臘仍遁還於此為都，作為統治蒙古及復興之基地；故此地當時仍為蒙古軍事、政治及經濟活動之中心。

蒙古一般地勢海拔極高，距海甚遠，除沙漠地區外，山岳重重，故氣候乾燥，雨量稀少，每年除七八月之間降雨外，普通均為乾燥時期。冬季降雪有時反較雨量為多。强烈之朔風，多由西北吹過蒙古高原。其春季起自陽歷五

月下旬，八、九月卽入秋季。十月又至降雪之期。大概春秋各只有一個月，夏季兩個月，餘皆爲冬季。五、六月間爲風季，風力極大，風沙撲面，常捲成土阜。

蒙古氣候寒冷，最低溫度有時至華氏四十度以下，但夏季沙漠中亦能熱達百度左右，其變化不但冬夏差異甚大，而一日間亦相差至四、五十度之多。

外蒙居民除極少數外，大多均爲蒙人。蒙人大多以畜牧爲生，一般體格强壯，善騎射。性保守，忠誠而坦白，不尙虛僞，勇敢善戰，吃苦耐勞，尤能抵抗酷劣之氣候。蒙人衣著一般男女均穿長服，着長筒皮靴。冷時戴各種帽子，溫暖時則以短布包頭。食品以牛羊肉及乳酪爲主，以穀物爲副，除東部及南部農業地區外，一般均不食蔬菜，但茶與煙均爲一般蒙人所愛好。

蒙人除居住都市及寺廟者有固定之建築物外，一般游牧人民多居住於臨時搭成之圓形氈房（卽一般所謂蒙古包）內，此項氈房係用皮革結合直徑約一寸，長約七、八尺之木棍搭成，移動便利，頗適於游牧之用。

蒙人多崇信喇嘛敎，男女平等。其日常交通工具除沙漠中依賴駱駝外，一般均賴馬匹，騎射爲蒙人特長。

註：據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五載稱：和林在漠北千餘里，爲唐回鶻昆伽可汗故城，以西有哈剌和林河故云云。據古今地名大辭典（臧勵龢等編）載註和林「在今之庫倫西南」，又似距庫倫不遠。另據札奇斯欽著「蒙古之今昔」(二)第一節之四載稱謂和林「在鄂爾渾河上游」，是其位置則在今之西庫倫。今國防研究院印行之中國地圖集第二册蒙古地方之和林位置似卽從其說。

二、明太祖北伐之戰略構想

明太祖早有北伐之圖謀，其于至正二十四年克武昌之後，對北方情勢卽作如左之分析曰：

「今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庫庫帖木兒（又作庫庫特穆爾），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誠耳。」

故至至正二十七年，方攻方國珍及進兵閩廣之際，適有庫庫逆命，進攻陝西；元廷致討，庫庫北走太原之機可乘，故又與諸將論北伐之戰略曰：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旣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此一北伐指導戰略，可謂極其簡要、中肯而明確。其實施此一戰略之行動，則概可分爲左列四階段。（明史卷一太祖本紀）

第一階段：主力由江淮北上攻略山東，然後轉兵進攻河南；攻佔河南後，暫不西進，據伊洛潼關而守之，再麾師北上。

第二階段：主力由河南循御河（今衞河）經臨淸、長蘆、通州攻元之大都（今北平），消滅元室或驅逐元勢力於長城以北，然後據守長城險隘轉取秦晉。

第三階段：主力由大都南下攻略山西，消滅或驅逐庫庫之勢力，再進軍關中攻略陝甘消滅李思齊及張思道等之殘餘勢力。

第四階段：北征漠北。

大將軍徐達原欲由江淮長驅北上，直搗元都，明太祖以爲元在大都建都百年，城守必固，如上所述。至於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彼亦有所分析云：「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因之採取上述之迂迴戰略。（明紀卷三）

明初兩次塞外之征，其作戰目標與使用兵力均各不相同，故其戰略指導亦異。茲分別簡述如下。

第一次北征　明軍第一次北伐係分兵兩路：一路自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元將庫庫作戰目標，本路爲此次北征軍之主力。另一路出居庸北攻開平、應昌，以元主爲作戰目標。當時北方元之勢力，在政治上雖以元順帝爲中心，然因地區廣大，連絡困難，各地殘存勢力均處於分散狀態，互不相關；尤其元將庫庫在中原時已久不聽朝命，故與順帝亦少連絡。當時庫庫活動於甘寧地區，其勢力遠較其他地區者爲大，且不斷向蘭州進擾，故明北征軍主力便用於西路方面，期一舉而擊破之。

第二次北征　此次北征作戰目標與作戰區域均較上次爲遠大，其戰略部署爲分兵三路，東路由居庸經應昌趨和林，中路由雁門、大同北出趨和林，西路由潼關趨蘭州。中東兩路均以和林爲作戰目標，企圖一舉澈底粉碎元裔之勢力。西路則在掃蕩甘肅西北部及寧夏北部方面以固邊防。元將庫庫自上次在定西地區作戰失敗後，即由西北轉趨

和林，元嗣主復用之南犯，故此次北征重點在蒙古方面，中東兩路軍爲作戰之主力。

第三節　攻取山東之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一四）

當時元室在山東所設行政區計分爲東平（山東省今縣）、東昌（今山東省聊城縣）、洛寧（山東省今縣）、益都（山東省今縣）、濟南（今濟南市），般陽（今山東省淄川縣）等路，另在益都設有山東東西道宣慰使，以掌理各路軍政。當時之宣慰使爲普顏不花。另在沂州（今山東省臨沂縣）設有樞密分院，以王信爲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山東各地自韓林兒部將毛貴等擾亂以來，社會秩序異常紊亂，各路實力既弱，復無戰備，沂州王宣、王信父子又陰持兩端企圖幸存，因此一般言之，當時之山東雖接近元之大都，實較河南及秦晉各地易於攻略。而且明軍有旁海及沿運河漕運補給之便利。

明之北伐，係以大將軍徐達爲征北大將軍，常遇春副之，使用兵力共廿五萬人。出發前明太祖曾召諭諸將說明代天平亂之意。略謂：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剷平禍亂以安民生，所經之處，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並告諭徐達對孤城小敵，可遣一有胆量之將領負征討之責，其本人應專主中軍，策應羣帥，俾能以運籌決勝。繼又告諭遇春，謂其身爲大將勇冠全軍，固屬難得，但動輒匹馬單槍衝擊敵陣，失於輕敵，以後應切戒與小校爭能。同時又馳檄齊、魯、河、洛、燕、薊、秦、晉各地人民，闡述元室腐敗荒淫，天命已終，以及天降聖人救民伐罪之意，以爭取人民之擁護與同情。

徐達等受命後，卽率軍廿五萬，由應天鎭江循運河路長驅北上，此時河南王庫庫之弟托言駐兵衞輝（今河南省

汲縣），明太祖以大軍進取中原，恐其乘間竊發，乃命廬州（今安徽省合肥縣）、安豐（今安徽省壽縣）、六安、濠州（今安徽省鳳陽縣）、泗（今安徽省鳳陽縣東）、蘄（今湖北省蘄春縣）、黃（今湖北省黃岡縣）襄陽各地，加强戒備，以防不虞。

元順帝至正廿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率領北伐二十五萬大軍師次淮安，遣人赴沂州招諭該地守將王宣、王信父子，宣等即遣使納款奉表稱賀。十一月四日徐達師次下邳，命都督同知張興祖由徐州北上取濟寧及東平。當時太祖亦遣使徐唐、李儀等來沂州，授王信爲江淮行省平章政事，使率所部軍馬聽大將軍指揮。但王信陰持兩端，外示投降，內修戒備。徐唐等至沂州，王宣一面遣王信密往莒州（今山東省莒縣）募兵，一面遣使犒師以緩明軍攻擊，旋卽以兵刼徐唐等欲殺之，唐脫走達軍，達見宣有異謀，乃卽進兵攻其州城。王宣待信募兵未歸，度力不能支，始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鎭撫孫惟德招信，信殺惟德偕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莒、海州、沭陽、日照，贛榆、沂水諸縣皆來降。達以王宣父子反復，乃執宣而殺之。

明太祖聞達下沂州，十一月十八日遣使諭達，指示事項已如上述。於是達命平章韓政分兵扼黃河，以斷敵援，自率大軍進攻益都，政又分兵攻滕縣下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徐達率兵攻益都，元宣慰使普顏不花力戰不支城陷，平章李老保降，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等皆死之。達乘勢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地。十二月三日，徐達率軍西進，一面遣使往樂安（今山東惠民縣）招諭該地守將元平章俞勝。翌日兵次長山般陽路（今山東省淄川縣），總管李正等迎降，於是所屬淄川、新城（今山東桓台縣）等縣，皆望風欵附。

十二月五日，吳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兵至東平，元平章馮德棄城遁去。興祖遣兵追至東阿，元參政陳璧等所部來降，繼又以舟師趨安山鎮（在東平西十五里），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亦皆降服。六日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率曲阜縣尹鄒縣主簿等迎見張興祖等，興祖禮遇之，於是山東州縣皆來降。八日張興祖乘勢引兵克濟寧，守將陳秉直等棄城遁去。

十二月八日，徐達引兵至濟南，元平章多爾濟等以城降，於是密州（今山東省費縣北）、浦台守將及鄒平縣尹均先後降服。

元室見山東情勢危急，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令中書右丞相伊蘇、太尉知院托和齊、中書平章政事呼琳岱、摩該、知樞密院事蕭章、圖沁特穆爾、汪文清、嚕爾等，會平章政事楊誠、陳秉直及普顏不花、俞勝（普顏不花已死，俞勝已降）等部，同守禦山東，但未見諸行動。

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達命參政傅友德引兵攻萊陽，二十四日徐達亦自濟南返回益都，東攻登萊州縣。是月元室又詔陝西行省左丞相圖嚕總帥張良弼、圖魯卜、孔興等出關取便路渡河東去共勤王事，以李思齊為副總帥守禦關中，但思齊等皆不奉命。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二月間，明太祖命湯和還明州（今浙江鄞縣）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當時湯和已偕胡延瑞平服閩地。同時以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助徐達北征。二月十二日常遇春引兵由洛南西克東昌。樂安守將俞勝降而復叛，二十五日徐達又引軍討平之，至此山東各地悉為明軍所有。

第四節　攻取河南之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一五）

當時雙方一般情勢如左：

㈠明太祖見各方軍事進展順利，大軍到處如摧枯拉朽，元室殘餘勢力紛紛降服，乃於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四日祀告天地即皇帝位，定國號曰明（事已見前章）。

㈡元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見明軍攻略山東，所向無敵，乃建議起用庫庫總兵出征，未被採納，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庫庫由澤潞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官吏。二月，元室又詔削庫庫爵邑，並命陝西行省左丞相國魯及李思齊、關保等會兵討之。庫庫因勢弱乃棄澤潞退守太原，於是關保與摩該會合，據有河南黃河北岸諸地。此時明師已由山東向河南進攻。

㈢河南方面當時駐守洛陽者爲庫庫之弟托音，兵力較强，駐守汴梁（卽開封）者爲元將李克彝、左君弼等，左君弼自安豐被徐達軍所攻，退走汴梁後，其母弟均爲明軍所獲，明太祖乃遣使以書招降其兄，並歸還其母，故頗有歸順之意。

明洪武元年（至正二十八年西元一三六八）二月，大將軍徐達引兵自濟寧以舟師溯河汴梁進攻河南；另以一部兵力經河南永城、歸德（今河南省商邱縣）趨許昌。三月廿六日，又遣征西將軍鄧愈帥襄陽、安陸、江陵等處之兵，北攻河南南陽以資策應。

三月二十九日徐達師至陳橋（在開封東北四十里），元開封守將李克彝召左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

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隨後乘之，何如？」弼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陣輒胆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命。」克彝見君弼無戰意，乃夜驅軍民西遁，於是君弼等乃率所部請降。鄧愈等自襄陽行軍北上，亦於三月間攻克唐州（今河南省泌陽縣）及南陽。（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卷九）

徐達軍攻克開封後，即率步騎自中灣（今封邱縣西南）西進攻略洛陽。四月八日自虎牢關進至洛陽之塔兒灣。該地守將爲庫庫之弟托音以兵五萬陣於洛水之北迎戰，遇春單騎突入敵陣，敵發銳卒廿餘騎攢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前鋒，大呼馳入敵陣，達隨麾軍乘之，敵軍大敗。托音收集散卒退走陝州，其祖梁王阿哩克（即察罕特穆爾之父）乃率官民出降。

徐達繼續攻略嵩、陝、陳、汝諸州，並遣都督同知馮國勝攻潼關。先是當明軍攻克汴梁時，李思齊、張良弼等，見明軍日迫，乃撤軍退守潼關（原與庫庫對抗于崤函地）；並遣使告庫庫曰：「前此出師，非其本意。」既而良弼營因被火燒，思齊乃退軍葫蘆灘（在陝西華縣渭水南），以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潼關。及馮國勝進攻潼關，李思齊即棄其輜重奔鳳翔，張良弼奔鄜城（今陝西鄜縣）。五月明軍入關，西略至華山，因明帝曾諭馮宗異（即國勝）若下潼關，勿乘勝而西，大將軍方有事於北方，宜選將守關率師回汴，故馮宗異僅至華州而還。征河南之戰至此亦告一段落。

第五節　攻取河北及大都之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一六）

明洪武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祖由應天至汴梁，五月間改汴梁爲開封府，召徐達至汴謀議北伐，乃決定由臨清

直搗元都之方略。當時徐達之狀況判斷爲：「大軍平齊魯，掃河洛，庫庫特穆爾在太原，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李思齊、張良弼失勢西竄，元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搗元都，搏其孤城，必克無疑。」（蓋遵太祖北伐之方略所完成之步驟）太祖對徐達之意見甚表同意，惟復據圖指示曰：「北方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裨將提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轉臨清而北，直搗元都，使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必可克也。」又議攻克元都後之行動，達問以「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太祖指示曰：「氣運有盛衰，彼今衰矣，不煩窮追，當其出塞之後，即罷守邊疆以防其侵擾可也。」窺太祖之意，非不欲殲滅元之殘餘，以絕後患，蓋當時庫庫近居太原，李思齊等正會兵於鳳翔，國內各地亦均未安定，徐達大軍不能出塞遠征也。（明史卷百廿五，徐達傳）

進軍之計已定，是年七月廿八日，太祖發開封還應天，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宋。徐達乃遣使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於東昌，以備繼續北伐。

是年閏七月初一日，徐達率軍自中灤（今河南省封邱縣西南）渡河規取河北，命參政傅友德、右丞薛顯爲先鋒取衛輝。三日達與傅友德等會兵於淇門（河南省汲縣東北五十里），繼即連克彰德（今河南安陽縣）、廣平、趙州（今河北省趙縣）等地，邯鄲尹都久玉以城降。十一日達軍進至臨清作如下之處置。

一、遣使至東昌樂安檄都督同知張興祖、樂安指揮使華雲龍俱將兵來會。

二、令傅友華率步騎以開陸道，會友德游騎擒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嚮導，自陸路進發。

三、命都督副使顧時備浚牐，以通舟師，自臨清至通州之水道。

是月十五日，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會師臨清，徐達乃命韓政守東昌並鎮撫臨清，達帥步舟師刻期北

上。十四日常遇春克德州，遂與徐達合兵攻取長蘆（今河北省滄縣），直抵直沽（今河北省天津市），獲敵海舟七艘造浮橋濟師。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循陸而前。元丞相伊蘇（亦稱也速）等捍禦海口（河北省天津縣南），望風奔潰，元都大震。

是月二十五日，徐達等率師至河西務（今河北省武清縣東北三十里），大敗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擒其知院哈刺孫等三百餘人。進抵通州（今河北省通縣），達師營於河東岸，常遇春營於河西岸。翌日大霧，指揮郭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通州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迎戰，戰良久，英佯敗後退。敵乘勝來攻，伏兵齊起截敵爲二，敵軍大敗。二十八日達軍克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市顏特穆爾，力戰死之。

元帝聞通州已失，大懼，乃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與中書左丞相慶童留守大都，自率后妃太子等乘夜出建德門由居庸關奔上都（今察省多倫）。

八月二日徐達等進軍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塡濠登城而入，元監國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德爾畢什、保賽音布哈，及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穆辰等，不降，死之，元都遂陷。

徐達攻入元都後，封府庫國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下令士卒不得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繼命元朝大小諸臣皆送告身（即委任狀）於官署民籍中。一面遣將赴京獻捷，一面命薛顯、傅友德、曹良臣等將兵分守古北口諸要隘。又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重築城垣以資守備，並遣張興祖攻永平（今河北省盧龍縣）下之。

八月，明太祖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爲大興左衛，淮安衛爲大興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衛，青州衛爲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清右衛，留兵二萬人，分隸六衛鎭撫之（衛所制詳本卷第一章）。並命都督副

14—4821

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北平（改元都爲北平府），着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率大軍往取山西。

元順帝雖已棄其大都北走，但猶有上都（今察哈爾多倫縣）爲其反攻之策源，因而彼乃徘徊近塞，時謀南下恢復。故于洪武二年四月，遣其丞相伊蘇入塞攻通州（今河北通縣）。是時，明在北平府之守備單弱，明太祖慮北平有失，將影響河北大局，乃于洪武二年四月，自鳳翔調回常遇春之軍還守北平，並命李文忠爲遇春之副，以增強此方面之力量。又命之相機出塞，進取上都，以根絕後患。至六月初三日乙丑，遇春與文忠率步騎九萬，開始自北平進擊，經三河（今縣）鹿兒嶺東進，採迂迴戰略，擊破元將江文清於錦川（今遼寧錦縣小凌河）後，元丞相伊蘇迎于全寧（元路，今熱河赤峯縣境），又敗之。遂進攻大興州（今熱河灤平縣西南）。北路軍爲自古北口出塞之軍，至則分千騎爲八伏，以斷元守軍之歸路。元守將果夜遁，乃盡擒之。諸軍遂取道新開嶺（似多倫縣東南與熱河交界之處），進攻上都，于是月十七日己卯克之。元順帝北走，遇春等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齊克愼（舊作慶生），及其平章鼎珠等，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遇春亦于是役大功告成之後，于七月初七日己亥，還軍至柳河川（今察哈爾龍關縣），發急疾而卒。

第六節　攻取山西之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一六）

明軍攻佔元之大都後，華北方面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均已入於明之版圖，惟秦晉方面尚爲割據勢力所盤據。在太原方面者爲元之叛將庫庫，與陝西方面者主要爲李思齊、張良弼等。自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四月間明軍進攻潼關，李思齊等西奔後，庫庫舊部摩該、關保兩將不顧明軍之迫，仍繼續會攻庫庫於平陽（山西省臨汾縣）

，當時庫庫勢弱，不敢應戰。閏七月一日，庫庫探知摩該等分軍掠其他郡縣，乘夜出師薄其營襲擊之，大敗其軍，摩該、關保皆被擒。庫庫上書元順帝訴情，帝下詔殺摩該等，至此山西之內鬨始告終結。

在陝西方面，元將李思齊駐鳳翔，張思道、孔興、圖魯卜等駐鹿台（在陝西省高陵縣西南），以衞奉元路（即長安），李思齊自潼關退返鳳翔後，曾大會諸將仍議與庫庫爲攻守之計，不急國難。當時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師，有精甲十餘萬人，惟擁兵自衞，乃與庫庫久尋干戈，自相殘殺。

閏七月十九日，當明北伐軍已陷德州北進之時，元帝下詔罷大撫軍院，復命庫庫爲河南王，引軍拒擊明師。同時命伊蘇（即也速）以兵趨山東，圖魯卜引兵出潼關，李思齊引兵出七盤（陝西省藍田縣南之七盤嶺）、武關，以圖恢復汴洛，並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是月二十六日，庫庫引兵由晉寧（今山西省臨汾縣）至冀寧（今山西省太原市），整頓防務並探聽大都方面之消息。

至明軍攻佔大都後，元順帝北退時又令庫庫率兵出雁門關經保安（今察省涿鹿縣）、居庸關進攻大都，於是庫庫乃率兵北去。

明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八月初二日庚午，徐達克取元都，十五日癸未，明太祖即命徐達常遇春續取山西，並命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璟等率部從征（皆在河南向北攻，見後）。至于攻取山西之戰略，徐達曾云：「王保保（庫庫）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大同衞以師，足以防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徐達基于此一進軍戰略，遂自井陘進襲太原。九月二十八日乙丑，常遇春下保定，三十日丁卯克中山（今河北

省定縣），遂以破竹之勢趨正定，元將孫平章棄城而遁。十月一日戊辰，徐達開始令馮宗異湯和自武陟（河南今縣）渡河，進取懷慶（今沁陽縣）及潞澤，以策應主力軍攻太原之行動。是月三日庚午，宗異等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明軍乘勝越太行破盌子城（今山西晉城南九十里）、天井關（在山西省晉城南西十五里），遂進克澤、潞二州。（上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九下見明史常遇春傳）

十一月十六日癸丑，徐達分軍克趙州（河北省趙縣），將分兵援湯和、馮宗異以略山西南部諸地時，庫庫遣其將韓扎兒反攻澤州。楊璟、張彬等增援之兵至，遂與庫庫之兵戰於韓店（山西長治縣南四十里），竟為元軍所大敗。此時庫庫已奉命率軍出雁門，由保安（察哈爾懷來西北）徑趨居庸關，以謀攻復大都。徐達探知之，即將戰略指導（見上）言于諸將，並即急引兵而西，自井陘而西逕取太原。庫庫行抵保安，聞徐達軍進襲太原，果懼其退無所歸，又率精騎馳還以救太原。及其前軍萬騎到達時，明軍騎兵亦已抵城下，於是庫庫軍於城西，壓明軍而陣。常遇春建議于徐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傷。莫若遣精騎夜刼其營，可以得志」。達從之。會庫庫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內應。於是達先遣精騎五十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明軍指揮郭英率十餘騎潛入敵營，舉火鳴砲，伏騎應之，遇春等亦率大軍繼至，乘勢猛攻，鼓噪相接。敵聞聲驚擾，自相踐踏，庫庫正坐帳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措，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得孱馬（不施鞍轡之馬）率十八騎北遁。十二月一日丁卯徐達遂克太原。得兵四萬，馬四萬匹，庫庫北遁大同，遇春等率兵迫至忻州（今山西省忻縣）不及而還。

徐達攻克太原後，即分兵攻晉南北各地。於是石州（今山西省離石縣）、忻州、崞州（今山西省崞縣）、大石（在山西省應縣南三十里）、霍州（今山西省霍縣）、猗氏、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絳州（今山西省新絳縣）

，以及晉東各重要山寨，均於是月之初旬先後克復之。明年正月徐達又派副將軍常遇春北攻大同又下之。山西悉定。

第七節　攻取陝甘之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一七）

徐達等已定山西，洪武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癸亥，太祖遣使敕山西諸將曰：「近者御史大夫湯和定浙江、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于是遣諸偏將仍從北征。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爲犄綴，亦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翦除餘寇。」蓋太祖于湯和等諸將平定閩、珠等江流域後，卽調之至河南，至此乃盡歸北伐軍戰鬥序列，以從征陝西也。（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陝西方面之元軍，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等據鹿台，以捍奉元路（今長安）已如上述。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先遣常遇春、馮宗異渡河先行。三月一日乙未，徐達渡河，元鄜城（今陝西省鄜縣）守將施成卽舉城降。六日庚子，徐達大軍集中鹿台，元將張思道等先三日聞風先退，奔于慶陽，達遂督大軍渡洛渭並遣將以輕騎擣奉元又克之。元陝西省平章哈麻圖退走盩厔爲民所殺。餘官或死或逃。達入城後改奉元路爲西安府，留耿炳文守之。

三月十二日丙午，常遇春等軍至于鳳翔。先是大軍入陝前，明太祖已以書諭思齊勸降曰：「足下據秦中之險，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庫庫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不以此時圖秦自王，已失其機。今中原全爲我有，與足下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豈可久耶！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必將深入沙漠，以

圖後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發生肘腋，妻孥不保。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幡然來歸，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麾下有誘以西入吐番者，思齊惑之。及遇春等軍至，思齊懼（明軍稍遲其行動，思齊必生內變），遂奔臨洮（甘肅今縣），於是鳳翔不戰而克，分兵略鳳州（陝西今縣），又克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此時元將伊蘇（即也速）忽率兵反攻北平府東方之通州，太祖以北平守禦單弱，乃急詔常遇春率部北上禦之，並遣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偏將軍助之，爲規取上都之計。四月初二日丙寅，徐達會諸將於鳳翔，商討次一行動。蓋此時思齊在臨洮，思道在慶陽也。諸將以思道之才不如思齊，欲先攻思道。但徐達以爲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鬥，其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必束手就擒，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於是乃以湯和守營壘輜重，以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然後揮軍西進。既而，連克隴（山西省隴縣）、秦二州（甘肅省天水縣）及鞏昌（甘肅省隴西縣）等地，遂于十一日乙亥，分遣馮宗異攻臨洮，顧時、戴德攻蘭州（今甘肅省蘭州市）。十三日丁丑，顧時等克蘭州，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窮迫無路，亦舉城降。（下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九）

明太祖聞捷，即遣使諭達曰：「思齊既降，宜進攻慶陽、寧夏（今銀川市）。但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愼勿墮其計中也！」於是達遣薛顯襲走元豫王于西寧（青海今市）後，即還軍攻慶陽。

徐達還軍連下安定、會、靖寧等州（今甘肅定西、會寧、靖寧等縣）及隆德縣（今縣）等地。至五月四日丁酉，大軍遂至蕭關，下平涼（今縣）於是一面分兵進駐戰略要點之延安及涇州（今涇川），一面遣指揮張煥率騎兵往

偵慶陽動靜。先是張思道于徐達克臨洮時，懼達隨卽來攻，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自則遁走寧夏，為狡兎三窟之計，但至則爲庫庫所擒。至此張煥遣人招降，良臣亦已聞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但未幾復叛，遂引致一場慶陽之攻守戰。

徐達聞良臣復叛，因恐其黨羽相互聲援，乃命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達則率兵直趨慶陽，四面圍之。良臣驍勇善戰，又恃慶陽城高而險，城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又外藉庫庫爲聲援，故負嵎頑抗。但屢出戰而敗。至六月十九日辛巳，達督軍攻城。良臣遣使求援于庫庫，使者爲明軍所獲。因知其城中情急，益力攻之。

庫庫爲救援慶陽，發動三方面之大攻勢：一攻大同（山西今縣），欲下太原；一攻鳳翔，以圖牽制慶陽之明軍；一攻涇州（今涇川縣），以遏徐達軍之後，脅之使退。七月十九日辛亥，庫庫遣部將韓（一作哈）扎兒南下攻陷六盤山一戰略要點之原州（甘肅省鎭原縣），其將賀宗哲且乘機進攻鳳翔，由是戰局形勢，爲之大變。徐達見庫庫兵勢甚猛，乃暫取守勢部署，遣右丞徐禮將兵據驛馬關（在慶陽西南卅里），遣指揮葉石眞守彭原（慶陽南），指揮章正守邠州（陝西今縣），傅友德、薛顯駐靈州（寧夏省靈武縣）以扼之。繼又令馮宗異率軍增駐慶陽南之驛馬關。是夜韓扎兒竟直脅明大軍背後，攻下涇州，幸得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迎擊走之，宗異追至邠州，韓扎兒乃自宜祿（陝西省長武縣）遁去。此實爲明北伐軍作戰以來，形勢最爲險惡之一次作戰。

至八月四日丙寅，慶陽小元帥謀降爲張良臣所囚，但其部下仍夜刼小元帥出降。張良臣在圍城中，自韓扎兒敗去後，慶陽之援遂絕。良臣數出戰又均被擊退，遣人赴寧夏求援又被截獲，內外音信不通，糧餉已盡，至煮人汁和

泥食之。其平章姚暉及熊左丞、胡知院等，知事不濟，乃于是月二十一癸未，開門納降。達引兵自北門入城，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命引出斬之，遂克慶陽。

賀宗哲攻鳳翔之戰。先則編荆為箕，使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城中用火攻之，始敗。繼又掘地道薄城，死傷甚衆，亦敗。明守將指揮金興旺與知府周煥攖城固守前後歷十五日，至慶陽攻克，宗哲始由六盤山遁去。徐達遣顧時、薛顯、傅友德等率萬騎追之。宗哲率衆掠蘭州，達又遣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走靖寧（甘肅今縣）追之，宗哲始渡河遁去。由是陝西悉定。

元兵攻大同之戰。初，元順帝之北走也，屯哈里泊（約在今察省沽源商都兩縣間），詔圖魯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是年八月初四日丙寅，乃開始攻大同。是時，會明將李文忠奉命進援慶陽之明軍，行次太原，聞大同被圍急，乃率兵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而擒其平章劉特穆爾（一作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似在今山陰朔縣間），復遇元兵夜來刼營。文忠阻水為營，堅壁不動。黎明，敵復大至攻擊，連失二營。但明軍殊死戰，得以不敗。及度敵已疲，文忠又出精兵左右包圍夾擊之，遂大破元軍，擒圖魯卜等，俘斬萬餘。孔興走綏德，為其將斬之來降。從此，元順帝知事已不可為，乃不復南向矣。

第八節　北征塞外之戰及邊防建設（參看附圖十四——五一八、五一九、五二〇、五二一）

一、戰前元勢力在塞外活動概況

元順帝自明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八月在明軍進迫下，放棄大都北遁後，仍滯留於近塞地區，以圖恢復。其在北退時曾遣使至太原命庫庫率軍北上，經保安（今察省涿鹿縣）反攻大都，結果使明大將軍徐達獲得批亢擣虛之機會攻陷太原，並擊破庫庫之回援。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年）二月，其丞相伊蘇曾率軍攻通州爲守軍擊退。六月間當明軍進攻陝西之際，伊蘇再度進攻通州。明太祖命副將軍常遇春還軍擊之，並以李文忠爲偏將軍。明軍曾進拔開平（今察省多倫）獲其宗王齊克塡、平章鼎珠等斬之，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惟七月間還軍途中，副將軍常遇春病卒於柳河川　（察省龍關縣）　，明太祖命李文忠繼領其軍，西去參加征秦隴方面作戰。

李文忠率軍自北平西去，及行抵太原時正值元將脫列伯、孔興等又奉元順帝之命進攻大同，情勢緊急。文忠以爲閫外之事，如有利於國亦可專之，如候命進止必失機宜。遂由太原引軍北上，出雁門救大同與元軍戰於大同近郊，大敗元軍，擒脫列伯並降其衆萬餘人。孔興遁走陝西綏德，亦爲其部將所殺。元帝恢復之企圖，經此兩次失敗，大受挫折。

在西北方面，元將庫庫自太原失敗後，即經大同遁走寧夏一帶，明軍圍攻慶陽時，庫庫曾由寧夏遣其將韓扎兒南下救援，企圖牽制明軍之攻擊，但爲明軍所擊敗。洪武二年九月間明攻克慶陽後，明大將軍徐達等南返。十二月間庫庫又自甘肅以兵襲蘭州、鞏昌（甘肅省隴西縣）等地，明鷹揚衛指揮使于光將兵赴援，戰敗被執。明蘭州守將雖堅苦支撐，免於淪陷，但西北已呈危急之情勢。

此外在北方近塞若干要地，亦仍爲元勢力所盤據，如朔州（今察省蔚縣）、武州（今察省宣化縣）、雲州（今

山西大同縣）地區，野狐嶺（察省萬全北）、大興（今熱河灤平縣）等地，其兵力雖不強大，但在元順帝支援策動之下，亦為明北面國防上之大患。因此明太祖乃遣大軍舉行北征。

二、第一次北征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四——五一八、五一九）

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年）正月，明太祖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副之分遣北伐。徐達率馮勝、鄧愈、湯和等為西路軍，出潼關趨定西征庫庫，李文忠為東路軍出居庸關北征元主。同時更以北平守禦華雲龍及大同指揮使金朝興、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等先進攻雲中地區，以吸引敵人之注意力並策應兩路軍之作戰。二月間華雲龍克雲州（今山西大同縣）擒元平章火兒忽答及左丞哈海等，金朝興克東勝州（今綏遠托克托縣）獲元平章荊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今山西五寨縣）、朔州（山西今縣），均頗有斬獲。元宗室四大王遁入靜樂、岢嵐山中，結寨自固。至其他兩路遠征大軍，已同時開始行動，茲將其經過，分別概述如左。

徐達軍：征虜大將軍徐達引西路軍經潼關西上，四月間抵達甘肅定西，元將庫庫正圍攻蘭州，聞徐達兵至解圍趨戰，庫庫屯軍於定西縣北之車道峴，達遣馮勝率軍趨沈兒峪（定西縣北車道峴南），雙方隔溝而陣一日數戰，不分勝負。庫庫密發兵千餘人由間道潛刼明軍東南壘，一軍皆驚，左丞胡德濟倉慌無措！達親率兵救之，斬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慄！翌日整軍出戰，諸軍爭奮，遂大敗庫庫兵，擒元之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百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庫庫僅攜其妻及從者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然後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都督孫興祖引兵至三不剌川（甘肅靖遠

縣）遇元兵力戰死。

庫庫敗後，達分令左副將軍鄧愈西攻河州（今甘肅省臨夏縣），右副將軍湯和進軍寧夏，已則引軍而南，自徽州去一百八渡（今在陝西略陽縣東），以傅友德爲前導克略陽東取沔州（陝西今縣），另遣金興旺等別將一軍由鳳翔南下入連雲棧（卽棧道在陝西褒城鳳縣間）與傅友德軍會攻興元（卽漢中今陝西省南鄭縣）克之。

左副將軍鄧愈自定西引軍而西，經臨洮進克河州（甘肅省臨夏縣），招諭吐番諸酋長，元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等皆納印請降。繼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斬其大將與黑松林（地點不詳），於是河州以西朵甘烏斯藏諸族悉告歸附。愈更西出甘肅西北遠征而還（到達地點史無記載）。

另一軍右副將軍湯和，引軍沿河北上定寧夏，東攻察罕腦兒（今陝西省橫山縣），擒元猛將虎陳，獲馬牛羊十餘萬頭，並東徇東勝（今綏遠托克托縣）及山西省大同、察省宣化等地，均有斬獲。

李文忠軍：左副將軍李文忠及左丞趙庸等二月間率師出居庸關經野狐嶺（察省萬全北卅里）至興和（察省張北境鑲黃旗牧廠西南），降其守將，繼卽經駱駝山（張北東北沽源附近）進兵察罕諾爾（察省多倫附近），擒元章珠孟，並進抵開平（察省多倫），降元平章沙達哈等。

五月間李文忠引軍趨應昌（今察省阿巴哈那爾旗達爾泊旁），及進至應昌百里時，獲悉元順帝已崩，於是乃督師兼程前進，遂攻克之。擒獲其嫡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人諸王將相等數百人與寶物多件。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率數十騎遁去，文忠引精騎追之至北慶州（熱河、克什克騰旗西北今察汗城），不及而還。文忠還軍途中道興州（今**熱河灤平縣**）又擒元國公江文清等，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繼至紅羅山（註）又降其兵民一萬六千餘人。元在察熱

近塞諸地方之勢力，經此次征討後，大爲衰退。

明軍此次遠征，兩路軍均獲大勝。迄冬十一月七日，徐達、李文忠等始還軍京師，明太祖親勞於龍江（今南京下關），並大加封賞。

註：據明鑑洪武二年六月條及三年五月條，方輿紀要卷十八及臧勵龢編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書載註：興州在今熱河省灤平縣西南；紅羅山亦名江螺山，在今察省獨石口北，卽沽源縣之南。李文忠蓋克興州後，又聞紅羅山有元殘餘兵民活動，故復循金人攻遼山後之路線而趨紅羅山也。

三、第二次北征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四——五二〇、五二一）

熱察方面之元勢力，自洪武三年因元順帝之死及遭明軍之痛擊，一時受挫甚大。當時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在明軍進攻之際，倉惶自開平北遁和林。甘寧方面元將庫庫自同年四月間，在甘肅定西縣被徐達擊敗後，亦卽率數騎北遁和林，元在塞外勢力雖一時受挫，但並未消滅。明太祖深知塞外地區遼闊，元勢力經整頓生息後仍將再起；故於洪武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赴北平訓練士卒，繕治城池，以加强防衞。徐達遷山後（居庸以北）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衞府，爲軍者給衣糧，爲民者給田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七月間太祖又命徐達赴山西練兵。

在遼東方面，當元帝北退時，遼陽、金、復諸州，原爲元之遼陽行省參政劉益與平章高家奴所據。後明帝遣斷事黃儔詔諭之，益乃以所部降，明太祖乃立益爲遼陽指揮使司之指揮同知。至洪武四年七月元平章洪保保、武彥翬合謀殺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暠又擒彥翬殺之，洪保保挾黃儔走元將納哈出營。明太祖立良佐及暠俱爲蓋州衞指

揮僉事，嗣以遼陽（遼寧今縣）地位重要，乃設遼東都衞以馬雲、葉昭爲指揮使鎮守之。是時元平章高家奴據遼陽，知院哈剌章據瀋陽古城，元太尉納哈出據金山（今遼北省康平縣），元丞相伊蘇旋又囘據開元（今遼北開原縣），彼此互爲聲援，企圖南侵。

明朝國防上此時除北方元殘餘勢力活動外，在南方尚有四川雲南兩地處於割據狀態。對四川方面太祖曾數度招降，蜀主均阻於衆議不能從，洪武三年五月間且一度遣兵北攻興元（今陝西南鄭）。洪武四年（西元一三七一年）正月，明太祖遣湯和及傅友德分兵由三峽西上及由秦隴南下伐之。七月間蜀平。八月間更命李文忠撫循四川，築成都新城，發軍戍諸郡要害而還。

洪武五年（西元一三七二年）初，塞外各地之勢力在元主策動下，經年餘來之休養生息、又漸趨活躍。東自開原西至甘寧北部以及各塞諸地，又多爲元勢力所控制。元將庫庫自甘寧方面逃抵和林後，因元主之支持任用，勢力又漸恢復，且不斷南犯。明太祖見平四川之戰，早已勝利結束，元勢力死灰復燃，臨塞諸地日漸不安，爲防患未然，乃又遣徐達等再度展開大規模之北征。

洪武五年（西元一三七二年）正月，明太祖命徐達爲征北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分道出征。徐大將軍爲中路，出雁門趨和林。李文忠爲東路出居庸經應昌趨和林。馮勝爲西路，出金、蘭（金卽舊金城郡，在甘肅蘭州西南，蘭卽蘭州）。谷應泰以行文之故並稱趨甘肅，各率兵五萬人，分三路遠征，其經過概要如左。

徐達軍：中路軍徐達以都督僉事藍玉爲先鋒。三月間藍玉率軍出雁門，先敗庫庫游騎於野馬川（卽飲馬川，朔方備乘卷十一、八頁謂卽克魯倫河、方輿紀要作飲馬河），繼又北進敗庫庫兵於土剌河（亦名圖拉河在庫倫南），庫庫

北遁與賀宗哲合拒戰於嶺北（元嶺北省治和林），明軍至嶺北五月六日驟與敵戰，因明軍輕敵，爲敵所敗，死者數萬人，達固壘救之，敵始未敢深入。七月一日偏將軍湯和遇元兵於斷頭山（寧夏寧朔東北約三百里處）亦敗績，指揮同知章存道戰死。

李文忠軍：東路軍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出居庸北上於洪武五年六月進至口溫（今熱河克什克騰西北近瀚海地）元兵遁去，復進至臚朐河（克魯倫河）收其部落，然後令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自率大軍齎二十日糧，兼程急進至土拉河，元太師哈剌章悉衆渡河，列騎以待。六月二十九日文忠引軍薄之，敵稍却，文忠續進至阿魯渾河（亦名鄂爾渾河在外蒙三音諾顏部），敵來愈衆薄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以短兵接戰，指揮李榮見情勢危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得馬益麾衆奮戰，敵始敗退。但宣寧侯周良臣、指揮使周顯、張耀、指揮同知常榮俱戰死。文忠追奔至稱海（和林附近），敵兵復大集，文忠見敵勢甚兇乃勒兵據險自固，一面多張疑兵並縱所獲馬畜於野，居三日敵疑有伏不敢逼稍稍引去，文忠乃引軍還。

馮勝軍：西路軍馮勝於洪武五年六月引軍至蘭州，以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爲先鋒，直趨西涼。先敗元將失刺罕於別立篤山（涼州北塞外）進據永昌（甘肅今縣）繼敗元太尉朶兒只巴於忽刺罕口（在甘肅張掖縣西北）獲輜重及牛羊無算，然後與馮勝主力會合進佔掃林山（甘肅酒泉縣北）。友德射殺元平章不花，降大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六月初五日元將上都驢率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繼率軍進至亦集乃路（亦名額齊納路在今甘肅省之西北酒泉一帶），降守將卜顏鐵木兒。旋又進至別篤山（亦名異道山在甘肅酒泉邊外）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廿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頭。友德又引兵至瓜、沙州（瓜州，今安西縣。沙州，今敦煌）獲金銀馬駝牛羊二萬頭而還。

第二次北伐：各路軍至十月先後旋師。中路軍徐達戰敗，東路軍李文忠殺傷相當，僅西路軍馮勝獲勝，因有言勝私匿駝馬者，故未獲封賞。

四、第三、四次北征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四——五二二、五二三）

明太祖自上次徐達北征失敗之後，知元在漠北之勢力仍不可輕視，故此後七年祇積極從事邊防之佈署與設備，而不再輕舉北征。在此七年中，雙方動態，概要如下。

元人方面，元主愛猷識理達臘（元順帝太子。洪武三年順帝卒于應昌後，嗣立）即位于和林後，仍亟謀恢復。王保保（即上卷之擴廓帖木兒，一作庫庫特穆爾，保保其小字也）自定西敗還和林，主以其有才能，復任國政，且徙都于金山（和林之北）之北，蓋遠徙其都于深遠之地，免爲明軍所襲也。於是連年展開南寇中國邊疆之行動。如洪武六年，寇武、朔等州（今句注山北）及寧夏河州（甘肅臨夏）等地。七年寇白登（今山西大同東）、蘭州。八年，寇遼東。九年以後，連年元騎活動于延安（陝西今縣）以北。又西連吐番以爲中國邊患。十一年，元主卒，子脫古思帖木兒主，爲中國之患猶未已也。

明朝方面，自徐達北征失敗後，太祖于翌年（洪武六年西元一三七三）即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是時大臣華雲龍亦奏國防線上守禦事宜，謂「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似即五迴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今宛平縣西一百二十里）至官坐嶺（易縣西北五十里）關隘有九，約相去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荊關、蘆花山嶺（似在倒馬關附近），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禦守。

」太祖卽從之。是時，明除隨處拒禦元人之入寇外，是年四月，曾令藍玉克復興和（察省張北縣），七月又遣李文忠將兵攻大甯（治今熱河平泉縣北老哈河濱，卽甯城縣南偏東）、高州（今熱河赤峯東北）火石崖（高州附近），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里等人。八月文忠追擊至豐州（似在今遼寧通遼附近），又追斬其魯王等人。（明史華雲龍傳）

太祖于文忠獲得上述勝利之後，卽對元人展開和平攻勢。其年九月，將元主愛猷識理達臘之子買的里八剌扎（順帝之孫，於洪武三年在應昌爲李文忠所俘），厚禮遣歸之，復遣元主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及行，太祖反謂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卽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旣成長，朕不忍令爾久客于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遺書元主愛猷識理達臘。（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洪武十一年五月，元主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八月，太祖遂因洮州（今甘肅臨潭縣）西番寇亂（西番卽吐番，猶臣服于元），命平西侯陳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破之。明年又命曹國公李文忠赴河州、岷州（今甘肅岷縣），臨洮（甘肅今縣）諸處，督理設防，以洮州乃西番門戶，遂築城戍守，以扼其咽喉，因置洮州衞守之。於是展開第三、四兩次之北征。

第三次北征：洪武十三年三月，明太祖以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等屯兵和林爲寇患，乃命沐英總陝西兵征討之。由靈州（今寧夏靈武）渡黃河，徑賀蘭山，偵知脫火赤等在額齊納路（今甘肅酒泉縣北近居延海），乃涉流沙，七日夜突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于明軍猝至，不知所措，遂皆被擒。旣而，英又進襲元柳城王，虜之。又擒其平章忽都帖木兒，豳王亦憐惜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遂還肅州（今酒泉縣）。

第四次北征：明年正月，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入寇永平（今河北盧龍縣），太祖命徐達及左右副將湯和、傅友德征討，又命沐英出古北口，東西遙為呼應。四月，達率兵出塞，友德為前鋒，夜襲灰山（今熱河寧城縣東南）克之，軍至北黃河（即潢河今西遼河），敵駭懼而遁。友德追擒其平章別里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出古北口，擣高州、嵩州（似在西遼河上游地區、全甯（今赤峯縣境）諸部，然後趨向西北，渡驢駒河（今蒙古克魯倫河），擒元知院李宣并其部衆還于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蓋以攻襲為守也。

洪武十八年，國子監祭酒宋訥上守邊策，大略謂：「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法也。」太祖嘉納之。按上年太祖已以海運士卒多溺死，命羣臣議遼東屯田矣。此亦可見明太祖打天下易，而守邊為難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五、第五、六次北征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四——五二四）

第五次北征：洪武二十年正月，太祖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右參將，率師二十萬北征元太尉納哈出。納哈出者，為元東方之強大部族，據松花河（今松花江）北，所部將士凡十餘萬，活動于遼東及遼河流域之間，為明邊患。諸將出發時，太祖授以方略曰：「納哈出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今河北通縣），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丁謙氏謂：今熱河西北克什克騰旗西北，今稱察罕城。通鑑輯覽謂：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

。既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丁謙謂：卽額爾金山，在今吉林農安縣西南。通鑑輯覽謂在遼寧開原西北），出納哈出不意，必可擒矣。」蓋納哈出擁衆十餘萬（通鑑輯覽謂數十餘萬）屯于金山也。既而又遣還前所擒獲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于洪武八年十二月，攻遼東之金州〔今遼寧金縣〕爲明所俘」，以書諭納哈出。(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二月，馮勝屯通州，遣偵騎出松亭關（河北遷安西北），聞敵騎有屯慶州者，乃遣藍玉將輕騎出關襲之。玉乘大雪進襲破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溪，及其他人馬而還。三月，馮等率師出松亭關，遂築大寗、寬河、會州、察峪四城（新築大甯城在大甯西南。寬河、今熱河平泉南寬城鎭。會州，平泉縣東南二十里。富峪、平泉縣東北），遂駐兵大寧。五月二十一日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疾趨額爾金山。二十二日辛未，明太祖又諭勝等，謂「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掩其無備，彼衆可盡獲也。」六月十九日丁酉，勝軍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遂進駐金山之西。（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剌吾說明明廷送還之意。納哈出乃陽遣使獻馬，陰則使覘勝軍。勝却遣人送赴京師（今南京）。乃剌吾復備以明廷撫恤之恩告其衆，由于部落多有降意。二十九日丁未，馮勝軍踰金山，至女直若屯（似在今農安附近）。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時納哈出分其兵爲三營，一于榆林深處，一于養鵝莊，一于龍安一禿河（今吉林西北松花江沿岸地區），畜牧蕃盛，資材富厚，元主數召之，不往。至是，明大軍逼之，計窮，乃剌吾又勸之降，納哈出仍猶豫不決。馮勝遣使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爲納款，實覘兵勢。勝卽遣藍玉往一禿河（今伊通河）受之。玉至，納哈出嘆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

騎至玉降。玉出酒與之歡飲，酒間納哈出猶有不服意，玉部將趨前搏之，傷其臂，納哈出欲脫走不得，遂被擁之于勝營，其在松花江北所部妻子將士十餘萬之衆，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凡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亘百餘里。遂班師而還。九月納哈出至京師，太祖封爲海西侯。詔傅友德集中新附之衆，駐兵大寧，以防入寇。（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第六次北征：洪武二十年九月，太祖于馮勝等擒獲納哈出還京之後，卽又遣永昌侯藍玉代馮勝爲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率兵十萬進征元主，以肅清沙漠爲作戰目標。蓋此時明在河、洮、靈、肅等州及遼東用兵皆已先後獲勝，殘元勢力已陷于孤弱也。十一月，藍玉得悉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在和林（今蒙古西庫倫附近），乃請進兵克滅之。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藍玉率師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今興安省西端之貝爾湖），乃改襲元丞相之計畫，而進襲元主。遂間道兼程而進。是月十一日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里，不見敵。乃穴地而爨，免敵看見烟火而驚覺。既食，師復進。十二日丙辰，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乃以部將王弼爲先鋒，直薄其營。元主初以爲明軍乏水草，不能深入，故不警備。時又大風揚沙，晝間晦暗，明軍進行，元人不知。又此時元主方欲北行，整備軍馬皆欲北向。忽明軍大至，其太尉蠻子倉卒拒戰而敗，被殺，其衆遂降。元主僅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其故太子必里禿妃並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其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等，皆輸之京師，聚其甲兵悉焚之，然

後班師。明年七月，元主遂被其臣也速迭兒所弒，而立坤帖木兒。其部屬皆奔散，從此殘元遂不能復振。

是年，又因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哈梅里（和林西），嘗往來掠截西域貢使，太祖遣使諭之不從，乃遣都督劉眞，宋晟等征討之，破其城，所獲甚衆而還。

六、第七、八次北征作戰經過——燕王棣總軍北征

第七次北征：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太祖爲肅清漠北之目的，又命傅友德爲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朱棣節制，敕王弼以山西軍聽晉王朱棡節制，二路同出，遠征沙漠。三月，燕王率友德等出古北口，哨騎得悉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山名在塞外），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是月二十九日癸巳，進抵迤都，隔一磧，敵不之覺。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其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則相抱持泣。倉卒之間，明軍已壓其營。敵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乃與俱詣軍門降。燕王厚禮待之，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大喜過望，於是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來降。捷報至京師，太祖大喜曰：「肅清沙漠者，燕王也！」既而命元降軍聽燕王調用，遼王兵自此益强。

明年三月，元遼王阿札夫理復寇邊，燕王命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道（失考），友德遽下令班師。敵聞信之。越二日，友德忽趨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鴉山、洮兒河（遼北省今河）等處，獲其人口馬匹，遂駐師金鞍子山（似即今遼北省北端之馬鞍山）。七月，復征黑嶺寒山（似在科爾沁右翼前旗附近），至磨鎌子

海蘭尖山，追其渠帥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似今興安省南部之興安嶺山脈）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韃靼）兀剌罕，掩襲其衆，大獲而還。是時明軍之在甘肅者，亦遠征至新疆哈密，及青康等邊境。

第八次北征：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燕王得悉大寧衞北有敵踪，乃選精卒自北平（今市）抵大寧，沿河南北（似沿今熱河老哈河），覘元兵所在，隨宜擒擊。軍至徹徹兒山（方輿紀要謂在大寧衞北，似在今天山縣西境），果遇元兵，與戰，擒其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此族居今嫩江一帶地區）禿城，遇兀剌兀海，戰敗之。（上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七、明太祖之邊防建設與部署

明太祖一面北征，一面設施邊防，除洪武六年用華雲龍奏議，建設燕山山脈至太行山脈之設防外，至二十二年五月，因已平定納哈出，遂建置大寧、福餘、朶顏三衞于兀良哈。以故元歸附之阿禮失里爲太寧衞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奚爲福餘衞指揮同知。脫魯忽察爲朶寧衞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據丁謙氏明史各外國傳地理考證載：「朶顏、福餘、泰寧、高皇帝所置之衞也。地主隸兀良哈，在黑龍江南，漁陽塞北（即古北口以北），……。元爲大寧路北境。高皇帝有天下，遼王及朶顏元帥府相率內附，遂即古會州（今熱河平泉縣西南二十里）地置大寧都司營州諸衞，封子權爲寧王，使鎭焉。已數爲韃靼所抄掠。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衞都指揮使，俾其頭目各領部衆以爲聲援。自大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丁氏因考：「兀良哈、今稱烏梁海，爲打牲部落人總名。元祕史所謂林木中百

姓卽此。此種人有居阿爾泰山者，有居唐努山者，有居黑龍江南北者，而居俄屬西伯利亞者尤多。此兀良哈蓋居黑龍江南嫩江等處之一部。……考三衞地明初尙在潢河（西遼河）以北，嗣因大寧廢棄，遂逐漸南徙。然景泰元年（西元一四五〇），三衞乞居大寧故城，猶未之許，但令近邊二百里外住牧。本傳所列，皆明中葉後界地也。熱河志：朶顏衞在今灤平、豐寧、平泉、建昌等地；泰寧衞在朝陽、赤鋒迤東及土默特右翼喀爾喀左翼等地；福餘衞在奉天開原、鐵嶺以北及科爾沁左中旗等地。至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命馮勝率列侯籍太原、平陽（今臨汾縣）民爲兵伍，置衞屯田，東勝（今綏遠托克托縣）立五衞，大同立五衞，大同迤東立五衞，衞五千六百人。三十年五月，又命遼、甯、谷、燕、代五王（植、權、榑、棣、桂），勒兵備邊，戒勿輕戰，俟敵分散驕怠，邀截要路擊之。三十一年四月，太祖命燕王（朱棣）率諸王防邊，其所指示者曰：「北騎南行，不寇大寧，卽襲開平。可召西凉（今甘肅武威）都指揮使張文傑、莊得，開平都指揮宋眞、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會遼王（朱植），以護衞軍悉數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宋眞、宋晟翼于左，莊得、張文傑翼于右，爾與代、遼、甯、谷五王居其中策應，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飢而實飽，外鈍而內精，爾其察之！」五月，又敕左軍都督楊文往北平，幷燕、谷、寧三府精銳往開平，從燕王防邊；敕郭英總兵隨遼王屯開平迤北險要防邊，仍聽燕王節制。尋又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敕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結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諸子，汝獨才智，秦、晉（二王）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汝其總率諸王（此事明通鑑另有考證，今姑從錄紀事本末），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託之意，其敬愼之，毋怠！」翌月遂崩。由此可知太祖臨終，猶以殘元爲殷憂而不忘北方國防之安全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第九節　戰後之政局（參看附圖十四——五二五、五二六）

明太祖驅元人歸于大漠之後，中國局勢之大事有：明朝定都問題，平定川蜀與貴州雲南三件大事，茲概述如左：

議定都：明于克定元都後，曾卽作建國都之議。初，太祖欲營都于汴梁，不果（大抵在克定汴梁時）。及克元之大都後，洪武元年八月逡下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朕將以春秋往來巡守。」（明通鑑洪武元年）又命徙元大都民于北京。尋改大都路曰北平府，置六衞以鎭之。改飛熊路曰大興左衞；淮安衞曰大興右衞；樂安衞曰燕山左衞；濟寧衞曰燕山右衞；青州衞曰永淸左衞；徐州五所曰永淸右衞，留兵三萬分隸六衞。卽元中書省之域也。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北平。

洪武二年九月，太祖又詔羣臣議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京亦宋故都」，或言「北平宮室完備」。太祖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卽應天）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淮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乃詔「以臨淮（今鳳陽縣）爲中都」。由此觀之，則此次定都之措施，仍屬一臨時權宜之計也。故至成祖時，終于定都北平，蓋非都北平，無以鎭中國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滅夏蜀：明玉珍在蜀所創立之夏國，因偏據西南，拒關自守，故中原紛紛，彼獨晏然。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

六），玉珍卒，子昇立。及明軍平定山陝，夏由是震動。於是其丞相戴壽于洪武二年八月謂夏主昇曰：「大明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强，尙莫能禦，况吾蜀乎？」昇將吳友仁則曰：「蜀非中原之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爲今之計，莫若外假修好以緩敵，內修武備以自强。」昇從之，對明僅修貢而已。於是太祖復賜以璽書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者而後可耳。」蓋欲以此言脅之使降也，而明昇得書，竟不之省。是年十月，太祖又遣楊璟至蜀，諭其歸命。昇惑于友仁之議而不能決。於是楊璟還時，又遺明昇書，歷述强弱利害禍福，昇亦不聽。（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至洪武三年七月，明昇竟遣其將吳友仁將兵三萬來攻興元（元興元路，明改漢中府）。明將金興旺所部三千兵守城，當其初至，尙出城擊却之。明日，友仁大軍至，興旺遂入城固守，友仁進圍之，決濠塡塹，志在必克。是時徐達征庫庫方在西安（陝西今縣，明改元奉元路爲西安府），聞報，卽移師至益門鎭（大散關附近），而遣傅友德率兵援興旺。友仁聞徐達來援，驚遁，被追墜崖石死者甚衆，從此友仁乃不敢妄動矣。

洪武四年正月，太祖乃以假道征雲南爲名，致書諭之，明昇復拒命。乃于是月初三日丁亥，命湯和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楊璟副之，率京衞荆湘舟師由瞿塘峽泝江趨重慶。又命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何文輝副之，率步騎兵由秦隴下成都。命鄧愈赴襄陽督餉輸以給諸軍。

諸將臨發時，太祖諭之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在四川奉節縣），北阻金牛（入蜀棧道，自陝西沔縣而西，南至四川劍閣縣之大劍關口，稱金牛道），以扼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今甘肅武都、文縣），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二月，周德興與指揮胡海分兵先進攻龍伏隘（今湖南臨澧縣東

），遂奪取覃垢溫陽關（龍伏隘之西）。湯和亦克歸州「今秭歸縣）山寨，正遣軍分取桑植（湖南今縣）、容美（似卽今大庸縣）諸峒蠻，會德興兵至，合攻覃垢之第岡塞，又克之。（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是時，夏主明昇聞明軍將至，乃遣其將莫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塘關口，又遣吳友仁、鄒興等增兵爲助（蜀主力軍被誘至此方面），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石壁，引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砲，以拒舟師。三月，楊璟攻瞿塘，分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今奉節東北十五里）及白鹽山（奉節東十七里），以逼夔州（今奉節縣）之南岸，以攻其南城寨，璟自督舟師將趨大溪口（今奉節縣東南），但皆爲夏軍所遏不得進而退還歸州。直至六月初，仍滯留不進（詳見下述）。

傅友德受命後，卽疾馳至陝，集中諸軍，聲言出金牛，而却潛引兵趨陳倉（今寶雞縣）。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援岩谷，晝夜兼行，自率大軍繼後。至是年四月初四日丙戌，直抵階州，蜀將丁世珍拒戰，破之。世珍遁走，遂克其城，而進攻文州。蜀守將斷白龍江橋拒守。友德督修橋以渡，至五里關（文縣北），世珍復據險拒戰，友德奮兵進擊，又破之，克文州。蓋夏兵主力已被吸引至夔州，階文方面守備軍弱，而友德又能遵太祖「兵貴神速，患不勇耳！」之諭，用奇襲戰術而進，故能迅速進展也。（明史卷百二十九傅友德傳）

時夏主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今沱江）爲固。于是戴壽、吳友仁等急分瞿塘方面之兵，以援漢州（今廣漢縣），保衞成都。友德既取文州，遂下青川果陽關（今四川平武東），而渡白水，四月十五日丁酉，分兵攻江油（四川今縣東北）彰明二縣皆下之。十九日辛丑，乃克龍州（今平武縣）。二十一日癸亥，以疾風迅雷之勢趨綿州（今綿陽縣），卽遣兵夜襲夏將向大亨營，友德自率精銳爲後繼。會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又大破之，卽日克綿州。友

德又督軍疾趨至于漢水，欲迅速搶渡，會水漲，不得渡，卽伐木造戰艦百餘艘以建舟師，蓋欲乘夏東方之援軍未達之時，進克漢州（今廣漢）而攻成都也。

五月，友德所造戰艦已成，欲渡，而尚未知湯和軍到達何地，爲免孤軍深入之危險，及謀夾攻之計，乃削木牌數千，書克階、文、龍、綿等州日月于其上，投于漢水，順流而下，使湯和得之，急速進軍，展開協同之攻勢。是月二十八日己亥，友德舟師逼漢州，蜀守將向大亨集中全軍陣于城下迎戰，友德選饒將擊敗之。會夏瞿塘之援兵至，來攻。友德乃激厲其諸將曰：「戴壽等勞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胆落，無能爲也。」自率師迎擊壽等，復大敗之。六月初一日壬午，遂克漢州。是時湯和之軍尚滯留于大溪口（今四川岳池縣東南）。先是和軍攻瞿塘，不勝，退還歸州之後，久不能進。至三月初六日庚寅，太祖乃增遣朱祖亮將兵助之。至是友德已克漢州，太祖得捷報之後，又恐湯和以逗留誤事，乃復諭之曰：「傅將軍冒險深入，連克數城，蜀已無險可恃。此時正宜水陸並進，使其首尾受敵，將軍抑何怯也！」時湯和軍仍滯留于大溪口，得太祖書，猶猶豫不決。會廖永忠舟師至，偵知戴壽等已撤其精兵西救，其留守瞿塘者皆老弱。永忠乃于六月初七日戊子率所部先進，自百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徑趨舊夔府。蜀守將鄒興等迎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鋒旣交，出後軍，兩翼夾擊，遂大破之。初十日辛亥，永忠進至瞿塘關，飛橋鐵索，橫亘關口，山峻水急，舟不得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持乾糧水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僞裝），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守軍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亦至，一時俱發，上下流夾擊之，乃大破守軍。因乘勝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鎖，並擒其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遂克夔

州。明日，湯和至，永忠乃與之分道，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重慶（夏之都城）。於是水陸泝江而上，沿江州縣望風而降。舟師次銅鑼峽（今巴縣東二十里），夏主明昇大懼，其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氏以成都亦將旦夕不守，主降，明昇乃遣使納款于永忠。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湯和主將）。二十二日癸亥，湯和至重慶，乃受降，並命召諭戴壽、向大亨，合兩家子弟持書往成都諭之降。（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傅友德攻克漢州之後，一因爲戴壽之精兵所阻，一因夏將丁世珍向其後方展開攻勢，故不能徑攻成都。先是世珍失守文州之後，後搆合蠻寇數萬來攻。其時傅友德已率軍南下，僅留指揮朱顯忠將七百餘人守之。至是文州城乃復爲世珍所攻陷，顯忠全軍覆沒。及友德來援顯忠之兵至，世珍則棄城而北攻秦州（今甘肅天水縣）。圍城凡五十餘日，友德復遣兵擊走之，世珍以屢戰之餘，死傷的多，故未幾竟爲其帳下小校所殺，然其對友德之牽制，可謂已盡其能事矣。

七月，友德向成都進攻，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拒戰。友德令前鋒以强弩、火器衝擊之，雖身中流矢不退，督將士殊死衝擊。夏之象軍被衝反走，故其兵被躪藉死者甚衆。會其兩家子弟持書至，知夏主已降，家室無恙，乃降。友德入成都，得士馬三萬，乃分兵會朱武亮徇州縣之未附者。於是夏蜀平。

平定貴州、雲南：初，元世祖忽必烈封其子和克齊（一作忽哥赤）爲雲南王，和克齊死，封其子松山爲梁王。至正年間，巴咱爾斡爾密（一作把匝剌瓦爾密）嗣位，鎭雲南。及大都不守，元順帝北去，仍歲遣使自塞外達于順帝行在，執臣命如故。夏蜀已定，明太祖以雲南僻遠，不欲煩兵，會元梁王所遣北漠使者蘇成，爲明北平守將所獲，太祖乃因其使而于洪武五年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攜詔偕成使雲南，招諭之。不聽。其後又數殺使者拒命。至

洪武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壬午，太祖乃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左右副將軍，率步騎三十萬征之。並授以方略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始置吏，臣屬中國。今元遺孽巴咱爾斡爾密等，自恃險遠，害我使臣，在所必討。朕嘗覽輿圖，識雲南阨塞，當先遣一軍自永寧（今四川敍永縣）向烏撒（今貴州威寧縣）；而大軍自辰沅（今湖南沅陵芷江）入普定（今貴州安順縣），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雲南今縣）。曲靖雲南咽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即昆明），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趨大理，可勿頓刃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是年九月二十六日丁未，傅友德至湖廣（湖廣行省治今武昌），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垣等率兵五萬由蜀趨永寧南下，已則率藍玉、沐英等轉赴辰沅，集中二十五萬兵力西進。十二月十一日辛酉，先鋒軍攻克普定，繼攻普安（今貴州省盤縣），征服各該地諸蠻，留兵守之，乃逕趨曲靖。雲南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明軍來攻，即遣其平章達里麻率兵十餘萬赴曲靖迎戰。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軍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行軍疾趨曲靖。十二月十六日距曲靖數里時，忽大霧四塞。明軍銜霧而行，直抵白石江（在曲靖北八里，自馬龍流來，東南流合於瀟湘江流入盤江）乃止。頃之霧開，元將達里麻望見明兵突至，大驚！友德即欲渡江，沐英曰：「我兵力疲，恐為所阻」，乃整師臨江作渡河狀。元軍亦悉衆扼水抗拒。英乃別遣奇兵從下流潛渡，出其陣後，張旗幟山谷間，並吹銅角。元軍聞之，不禁驚擾。英麾軍急渡，以善泅者先之，持長刀破其前軍，元軍卻，明軍乘機畢渡。元軍退數里而陣；友德麾兵進薄之。鏖戰良久，沐英縱鐵騎擣其中堅，元兵披靡，遂大敗，死傷甚重，被俘萬餘人，其將達里麻亦被擒。友德將俘獲戰俘盡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蠻人見歸俘皆甚欣喜。（同上書）

十二月十八日，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降。於是友德一面留兵守曲靖，一面遣藍玉、沐英等率軍繼續西進，同時自引一軍數萬北上，以策應烏撒方面之軍。

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先是以女妻大理渠長段得功，因嘗依其兵力。後以疑殺之，遂失大理援。至是達里麻敗，損失精兵十餘萬，梁王知事已不可爲，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密挈妻子偕其左丞達的、右丞驢兒，棄城走晉寧州（雲南今縣）之忽納砦（在晉寧州西），焚其衣物，驅妻子俱赴滇池死（一說梁王驅妻子赴滇池，其本人與左右丞夜入草舍自縊）。藍玉、沐英等師至板橋（昆明東三十里），元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即分兵略郡縣，雲南遂定。

郭英、胡海等引軍由永寧而南，進抵赤水河（今貴州省畢節縣北）時，元右丞實卜聚兵赤水拒之。當時適值久雨，河水暴漲，都督郭英以爲：敵恃水漲，不意濟河，乃下令全軍斬木造筏，夜半渡河，比曉，敵人始覺，遂驚潰南遁。

傅友德率兵由曲靖循格孤山（在貴州盤縣西北，俗名姑姑山）趨烏撒，比至烏撒地區，方下令築城。元將實卜率部與諸蠻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諸將請戰，友德故不許，士卒爭奮。友德見士卒可用，因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其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縱兵接戰。芒部（今雲南省鎮雄縣西南之夷部）土酋率衆來援與實卜合勢迎戰，明軍鼓譟而前，諸蠻渠長多有中槊墜馬死者，明軍因愈奮戰，蠻衆不支潰退，明軍乘勢攻殺，斬首三千，獲馬六百匹。蠻兵退後，友德遂城烏撒，並進克七星崗（今貴州省畢節西九十里），以會北來之軍。於是東川（雲南省會澤縣）、烏蒙（今雲南省昭通縣）、芒部諸蠻夷皆望風降服。於是貴州大定。遂置貴州都指揮司、貴州宣慰司，及雲南都指揮司，雲南布政司以治之，改元中慶路（今

昆明）爲雲南府。（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第十節　申論

明朝自江南北伐，完成統一帝業，實開數千年歷史之端。因自魏晉以來，凡據江南者，僅能維持偏安之局，終必爲發自中原之勢力所併一，如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皆然。而明所以能創此歷史之奇蹟者，震以爲約有六因：㈠自隋唐以降，江南財富冠于全國，此種雄厚之財富，爲戰爭力量之根本。適值元氏世衰，天下紛紛，羣雄角逐，能者得之，則戰略地理形勢之勝，已降爲其次。㈡自南宋建國江南以後，中原人才文物大量南遷，因此江南人物之盛，已超乎中原之元氏。㈢自南宋對金朝實行全民抗戰以來（詳見本史第十四卷），民族意識大盛于南方。元氏異族入統，對漢人又橫加束縛與壓迫，此種潛伏之民族反抗意識，朱元璋正可大爲利用之。故其初起時，即奉宋小明王韓林兒爲主，蓋卽利用此一民族意識也。㈣元氏都北平，與趙宋以前各代都長安洛陽時形勢大異。此時天下形勢，已偏重于關東，而以北平爲重心。至于元末，北平與應天（今南京市），在地略上攻守利害形勢幾于相埒，若就守勢言，後者有江淮之險，尙優于前者。㈤東南海運，至元氏時已甚爲發達，元大都之賴以濟者，卽東南海運之糧餉。明人北伐有海運及運河漕運之便，故其北伐先取山東，次及河南。㈥朱元璋實爲當代英雄人物之首屈一指者，能與之齊驅並駕者，祇元將察罕帖木兒一人而已，故察罕死後，元璋卽曰：「天下無人矣！」因有以上六因，元璋遂創下此一由南到北統一大業之奇蹟，開歷史由南到北之先河。（下引見明紀卷三）

朱元璋是當時傑出之戰略家，觀其于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之後，與諸大臣同憶其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

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視羣雄所爲，徒爲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强，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三寇共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平江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且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則勝負之數未可定也。」由此篇取天下總戰略之回憶與檢討，可以看出其所以取羣雄，定天下之大略，爲如何神于料敵與具卓越之遠見，誠近古以來所未有也。茲再一觀其在此一方略總綱指導之下，各局部戰場之戰略指導爲如何？略述其要：

北伐總戰略：洪武前一年（至正二十七年），元璋遣將北伐時，提出其北定中原之總戰略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元璋此策，蓋針對當時元實際情勢而策定者。元廷正當朱元璋消滅張士誠之際，出現內部最激烈之紛爭，予元璋以可乘之機。因當時庫庫不聽元廷南伐之命，揮師西向，欲併陝西，而遭到李思濟等拒阻于潼關，及元廷之下令致討。既而摩該、關保叛庫庫而奉元帝之命以進攻之，庫庫遂狼狽北走山西，蓋摩該、關保皆爲其父察罕之大將而善用兵者，摩該駐彰德（今河南安陽）以防阻元廷致討之兵，關保駐陝州以攻潼關，皆率有大部之軍隊。故摩該一叛，關保反旆，庫庫卽急自洛陽退

據懷慶（今河南沁陽縣），以保山西。如是其殘存于汴梁、洛陽之兵，已不足以自保。且此時摩該關保與李思齊等，又合勢以攻之，故庫庫又被逼退據晉寧（今山西臨汾縣），而元廷此時爲防庫庫，亦已集中兵力駐于大同及保定、正定間。北方情勢如此，故元璋乃策定如上之北伐戰略，當時常遇春建議，自江淮出河南直搗元都，此種懸軍深入之戰略，當然不切實際，蓋山東不下，則不但北伐軍側背受敵，有進退失據之慮，而跨越三行省遠達二千里之後方連絡補給線，亦隨時有被截斷之虞。若先取山東次及河南，則此種戰略上危險，不僅可以免除，且可掌握中原局勢，主宰中原戰場，逼使元廷孤懸于大都，然後長驅直搗，則元廷在「勢孤援絕」之下，勢必不得已而北遁塞外，如此則其大都可垂手而得。況此時元叛將庫庫在太原尚與陝西之李思齊等作戰，元璋此一戰略指導，正爲實現其定天下總戰略所說之「急之則併力一隅」之決策。亦卽使彼等繼續自相殘殺于西北一隅，俾明軍得以輕取元都。元都已克，然後轉兵西向，庫庫、李思齊輩之兵，此時必以逼于中樞淪亡，人心渙散，士無鬥志之狀況下，而被各個消滅。故元璋謂「可席卷而下矣！」此眞可謂料敵如神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至于元廷之敗，最主要者爲中樞失政。由于中樞失政，故先則有察罕帖木兒與索羅帖木兒之內爭，庫庫與李思齊等又繼之，遂予朱元璋以可乘之機會。設使不然，朱元璋充其量僅能據江南半壁之江山而已。

北征塞外之作戰，與在中國本部各地作戰者懸殊，因塞外各地非高山大川，卽平沙千里，地廣人稀，荒無人烟，氣候變動劇烈，冬季異常寒冷。居民又多爲蒙回異族，生活習慣均與內地不同，作戰軍不但地形陌生，補給、情報均異常困難。尤其外蒙一帶多爲沙漠地區，雨量甚少，氣候乾寒，非有特殊之裝備不能勝任。在大江南北之作戰，係以步兵爲主，在黃河以北中原地帶，則騎兵重於步兵，在塞外作戰，更非有充份之騎兵不可。明軍發起於江南

，逐漸北上，其部隊裝備訓練，雖應作戰需要逐漸改進，然較北方之元兵，仍難與比擬。因此可知明軍之北征塞外，實爲一異常艱苦之作戰，玆將上述兩戰役之得失申論如下。

一、**戰略指導方面**：明軍第一次北征戰略指導分爲東西兩路軍，東路出居庸趨開平，以攻擊元順帝爲作戰目標。西路爲作戰軍主力，出潼關趨定西，以討伐庫庫爲作戰目標。此項戰略頗能適合當時之情勢。因當時元順帝雖在開平方面爲元勢力政治中心，但其兵力則不如甘寧方面庫庫之強大。明軍之北征秦隴，僅及於甘肅東部，甘肅西北部及寧夏方面賀蘭山以北之元勢力依然無恙，庫庫雄心甚大，如久據其地整飭經營，數年之後西北邊患將不堪收拾。明太祖將主力軍使用於該方面，實爲當時情勢所必需。

第二次北征時，明軍分兵三路：東中兩路一出居庸，一出雁門，其作戰目標均爲和林。西路仍出潼關趨甘肅，各路兵力雖均爲五萬人，而東中兩路指向同一目標，實爲作戰軍之主力。蓋自第一次北征後，西北庫庫之實力已告瓦解，其本人已轉赴和林，西北甘寧地區所殘存者，僅爲原有之零星勢力。但和林方面此時不但爲元人之政治中心，且已成爲其軍事中心，明軍以大軍兩路北趨和林，實企圖一舉而撲滅之。

二、**指揮官與作戰時間之選定**：明軍對塞外之征，對指揮官之選派，作戰時間之安排及一切作戰準備事項，均有相當考慮。如第一次出征以李文忠指揮東路軍，以徐達指揮西路軍；第二次出征以李文忠指揮東路軍，以馮勝指揮西路軍，而以徐達改指揮中路。但在人事安排上雖甚相宜，因李文忠於洪武二年時，卽曾隨同常遇春率部北征開平，對該方面地理情勢較爲熟習，故日後第一、二兩次出征東路方面均由其指揮之。大將軍徐達於洪武二年曾率大軍平鳳翔及臨洮，對西北方面情形較爲熟習，故第一次出征時西路主力乃由徐大將軍指揮之。至第二

次出征時徐達指揮中路進軍和林，一則因中路任務重大，一則因洪武七年以後徐達曾奉派赴山西練兵，出雁門北上亦較爲方便。至馮勝之指揮西路。人地亦稱允當，因馮勝於洪武二年曾隨徐達出擊鳳翔、臨洮、慶陽各地，及戰事結束徐達等南返後，馮勝又曾留守慶陽總制該方面軍。洪武四年徐達遠征定西時，馮勝又再度隨之出征，對西北情勢自非常稔熟。

其次在作戰時間方面，史中所載雖極簡略，但大體言之，其在塞外之主要作戰時間均在夏季。如第一次北征時，東路軍李文忠五月間至應昌，徐達四月間至定西；第二次北征時，徐達軍五月間至土拉河，李文忠六月間至臚朐河，馮勝則於六月間至蘭州，由此可見明軍爲避免酷寒氣候對作戰之影響，已盡量設法利用夏季與敵作戰。

三、明軍第二次北征中路軍失敗之原因及影響：明軍第一次出征，兩路軍均獲勝利。第二次出征時，中路徐達軍慘遭失敗，東路李文忠軍雖曾進至嶺北，但未獲結果且頗有損失。據史籍載稱：達軍之敗，由於將士之輕敵，此固爲原因之一，惟其主要因素，仍爲外蒙特殊地形導致之種種不利因素所致。外蒙面積遼闊，南部瀚海平沙千里，了無人烟，蒙人游牧爲生，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深入漠北作戰，補給飲水異常困難，情報搜索尤爲不易，兵力寡少則不足應付，兵力過大則不易補給，是以不但徐達軍慘遭失敗，即數次遠征開平應昌之李文忠軍，亦遭受相當損失而還。

其次中東兩路軍缺乏連繫，亦爲失敗原因之一，兩路軍因相距遙遠，在途中固不易取得連繫，但作戰目標既均爲和林，則到達目標之概略時間，應預爲協定，如此則可互相策應，並分散敵之兵力免爲敵各個擊破。

第四章　燕王篡奪帝位之戰（附圖十四——五二七、五二八、五二九、五三〇、五三一、五三二）

燕篡奪史，稱「靖難」。「靖難」之戰起自明建文元年（西元一三九九年）七月，至建文四年（西元一四〇二年）六月結束，爲時約三年。明廷方面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負總指揮之責，繼以曹國公李景隆代之，後又以都督盛庸繼之。燕方則始終由燕王棣親任指揮。自燕方發難至作戰結束，雙方舉行大戰達十六次，燕方敗四次勝十二次，每次會戰明廷使用兵力約二十萬至五十萬不等，燕王所率總兵力判斷不過十餘萬人。作戰結果，燕方以「空心戰術」由滹沱河之線直搗南京，推翻建文帝之統治取而代之。

第一節　戰爭導因及雙方戰前行動

戰爭導因　明太祖封王子弟，分居要津，已伏亂萌。洪武廿五年（西元一三九二年）太子標卒後，太祖以標之次子允炆爲皇太孫（卽建文帝），於是引起諸王之不滿，此爲本戰役爆發之遠因。洪武三十一年（西元一三九八年）太祖卒時皇太孫方二十三歲，太祖恐因諸王之爭權，遺詔文武吏士一律聽明廷節制，諸王奔喪不得至京師。諸王奉詔後，以爲係齊尚書泰所爲，均感不快。自建文帝卽位後因主少國疑，燕王棣、周王橚、齊王榑、湘王柏、代王桂、岷王楩等卽互相煽動，流言四起，其中尤以北平之燕王爲甚。

戶部侍郎卓敬密上書：謂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之地，士馬精强，金元所由興，宜令

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建文帝正以諸王行動爲慮，遂謀於翰林院修撰黃子澄與兵部尚書齊泰，乃決定削藩之策。又以燕素有準備，握有重兵，勢强難圖；而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太祖時卽多不法，削之有名，而周王橚爲燕王母弟，地居開封與燕地相接，削周等於削燕之手足，故決定先自周始；於是因削藩政策之推行乃爆發燕王之變。

戰前雙方行動建文前一年（西元一三九八年）七月間，周王子有爋告周王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建文帝旣已決定削藩，卽遣曹國公李景隆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圍周王宮執之以歸，並廢爲庶人竄於蒙化（雲南今縣），北平燕王見周王獲罪，乃聽其親信道衍之勸，陰選驍勇祕密在府邸訓練，並羅致相士袁珙及卜者金忠等圖謀不軌。十二月間建文帝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指揮僉事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並使受密令察燕王行動。建文元年（西元一三九九年）春，燕反情益露，建文帝聞報謀於齊泰、黃子澄等，齊泰以爲宜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今察哈爾多倫縣），將北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羽翼旣除，彼雖欲爲變亦不能矣。建文帝從之，及以都督宋忠率軍三萬戍開平，悉選燕府護衛精壯隸麾下，召燕府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北平故有永清左右二衞軍，調其左駐彰德（河南省安陽縣），調其右屯順德（今河北邢台縣），又令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以加强各該方面之防務。同時又命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等廿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以察視各地狀況。

夏四月，有告湘王反者，帝遣使察視，湘王柏焚其宮，投火死，會齊王榑及代王桂府中亦有告變者，於是亦廢二人爲庶人，錮榑於京師，幽桂於大同。燕王棣見齊王等被廢，乃佯狂稱病，並以病爲名，請遣還其子，因其子高熾、高煦、高燧等三人前奔太祖喪留京未返。兵部尚書齊泰欲使其子繼續留京，修撰黃子澄主張遣歸以釋其疑，於

是乃遣燕王三子歸。齊黃二人又建議，謂今所慮者獨燕王，宜乘其病襲之，帝猶疑曰：「朕卽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子澄曰：「先人者制人，勿爲人制。」帝以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難猝圖，乃止。（明史卷百四十一，黃子澄傳）

六月，西平王沐晟奏岷王不法，帝命廢爲庶人徙居漳州（今福建省龍泉縣）。六月十日燕山護衛百戶倪諒告燕旗校於諒、周鐸等爲變，於諒等逮京被戮，帝下令責棣，棣乃佯狂稱病篤，張昺、謝貴等趨前問疾，燕王盛署擁爐，搖抖呼寒。燕府長史葛誠密告昺等王實無病，將爲變。又密報於帝。七月，昺、貴等部署在城七衞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奉命準備執棣，約燕府長史葛誠、護衞指揮盧振爲內應，又預約都督宋忠及都指揮馬宣（駐薊州卽今河北薊縣）等來援。昺之庫史李友直知其陰以告棣，都指揮張信爲燕王棣之舊部，亦告密於棣。燕王乃召僧道衍（卽姚廣孝，見下）計議，令親信護衞指揮張玉朱能等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衞，七月四日先匿壯士於端禮門，僞縛官校置廷中，誘昺、貴等人執而殺之。葛誠、盧振亦被滅族。張玉等則乘夜攻佔九門及城中各要點，都督宋忠率兵三萬至居庸，聞變退保懷來，都指揮使馬宣走薊州，都指揮余塡退走居庸，其餘城中官兵均降於燕，三日城中大定。

燕王舉事後，告諭將士謂爲「奸臣」齊泰等所陷害，不得不舉兵以淸君側；因名其師曰「靖難」，革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

第二節　雙方主持人物

朝廷方面　朝廷因嗣主幼弱，當時一切軍政大權均操於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數人。茲簡介如下：

一、齊泰　江蘇溧水人，係洪武十七年（西元一三八四年）應天鄉試之第一名，翌年舉進士，歷任禮兵二部主事。洪武廿八年（西元一三九五年）由兵部郎中擢爲左侍郎。明太祖嘗問其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國圖籍，泰出袖中手册以進，內容簡要詳密，太祖大爲驚奇。建文帝素重泰，即位後命爲尚書參預國政。燕王指爲「奸臣」，燕軍入京後，被執不屈死。（明史卷百四十一，齊泰傳）

二、黃子澄　江西分宜人，係洪武十八年(西元一三八五年)會試第一名。由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宮，累進至太常寺卿。建文帝爲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子澄對曰：「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頗以爲是。及即位命兼翰林學士參與國政。與齊泰同被燕王指爲「奸臣」，後被執不屈死。（明史卷百四十一）

三、方孝孺　浙江寧海人，幼警敏，鄉人目爲神童。長就學於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濂門下名士皆出其下。家貧但好學不倦。洪武十五年(西元一三八二年)被荐於太祖，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當老其才。」遣還之。洪武廿五年(西元一三九二年)又被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今陝西省南鄭縣）教授。蜀融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及建文帝即位召爲翰林侍講，後改文學博士，國家大政多咨詢之。建文帝好讀書每有疑點，即召其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燕兵起後，討伐詔檄皆出其手。燕王發難之初，其親信僧道衍曾密報燕王：謂方孝孺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附降，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應之。及燕軍入京，召孝孺，孝孺不肯屈，執而繫之獄，使其徒廖鏞等說之，爲孝孺叱去。燕王欲草即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入見，孝孺大慟聲徹殿階。燕王曰：「先生勿自苦，我法周公輔成王

耳。」孝孺曰：「成王安在？」燕王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强之，乃大書「燕賊簒位」四字。燕王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邊至耳。後磔於市，坐宗族親友及子弟八百七十三人。孝孺臨刑作絕命詩，慷慨就死。（明史方孝孺傳）

四、耿炳文與李景隆　討燕第一任大將軍爲長興侯耿炳文。炳文爲太祖宿將，安徽鳳陽人。太祖創業初期曾鎭守長興十年，與張士誠軍作戰數十次，均以寡擊衆而獲勝。後曾隨徐達及常遇春等征中原及晉陝等地。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年）封長興侯。此後又遠征塞外及雲南，均有功。洪武末年諸公侯均先後死亡，惟炳文及武定侯郭英尚存。炳文以元功宿將爲朝廷所依重，「靖難」軍起，奉遣北征時，年已六十有五矣。

李景隆爲歧陽王李文忠（李爲太祖姊之子）之長子，長身秀目，舉止雍容，讀書通典故。洪武十七年（西元一三八四年）文忠卒，十九年襲爵曹國公，屢奉命練軍湖廣、陝西、河南，市馬西番，後進掌左軍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建文帝卽位後，視爲肺腑。及大將軍耿炳文爲燕軍所敗，乃因齊泰等之荐出代炳文。景隆乃一貴公子，毫無作戰經驗，且妄自尊大，因此諸宿將多怏怏不爲用。

燕方　燕方之舉事，僧人道衍（姚廣孝）之謀居多，作戰則均由燕王棣親自主持，其大將計有張玉、朱能及邱福等，茲概介如下。

一、燕王棣　燕王爲太祖之第四子，爲人機智多謀，勇敢果決，雄心勃勃。能推誠待人，頗受部屬擁戴。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年）封燕王，十三年（西元一三八〇年）就國北平，是時年方廿歲。洪武二十三年（西元一三

九〇年）二月，太祖命潁國公傅友德將軍，聽燕王節制征沙漠。因太祖欲諸王習軍事，乃令晉王棡（封太原）與燕王棣督將分道北征。晉王師至邊境怯不敢進，燕王則率友德等出古北口（長城要隘在河北省密雲縣東北一二〇里處）冒大雪馳至迤都山（待考）元太尉乃兒不花等降。太祖命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因之棣兵自此益强。此後燕王棣更屢率諸將出征，威名大振。洪武廿五年（西元一三九二年）皇太子死，太祖立建文帝為皇太孫，當時燕王即心懷不平。至建文帝即位削藩議起，乃依道衍之謀，開始準備發難。

二、姚廣孝　湖南長沙人，十四歲度為僧，名道衍，長陰陽術數之學。高皇后崩時，太祖選高僧侍諸王講經，燕王與道衍語甚合，乃相從至北京，出入府邸過往甚密。及建文立削藩議起，道衍遂密勸燕王舉兵，燕王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於是燕王乃意決。陰選將校軍卒收材勇之士於燕邸，由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日夜鑄造軍器並畜鵝鴨以亂其聲。「靖難」軍起，道衍輔燕世子居北平，然燕方若干重要謀議乃多出自道衍，故燕王即位論功以道衍為首。（明史卷百四十五、姚廣孝傳）

三、張玉、朱能、邱福等　張玉河南開封人，原充元之樞密知院，從亡漠北。洪武十八年（西元一三八五年）始來歸，曾數度隨軍出塞遠征，以驍勇善謀劃為燕王所親信，燕王發難後，定北平，下冀東及歷次征討，居功最多，為燕軍部將之首要。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十二月間東昌（今山東聊城縣）之戰時為盛庸軍所殺。

朱能　安徽懷遠人，初嗣文職任燕山護衛副千戶，嘗從燕王北征。在燕軍將領中年最幼，勇敢善戰，長統御，不以富貴驕人，燕軍發難後，歷次征討，戰功最多，與張玉同為燕王之左右手，玉死後，能更為燕王所倚重。永樂二年（西元一四〇四年）十月奉命征安南時卒於龍州（在今安南北部）。卒時年三十七歲。

邱福　安徽鳳陽人，起自卒伍，初任燕山中護衞千戶，爲人樸戇鷙勇，雖智謀不如張玉，勇敢則與能埒。「靖難」軍起後，歷次大戰皆爲軍鋒，戰功卓著。燕王卽位後大封功臣，以福爲首封爲淇國公。永樂七年（西元一四〇九年）奉命征韃靼時敗沒於臚朐河（卽克魯倫河在蒙古之車臣汗部）。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四——五二七、五二八、五二九、五三〇、五三一、五三二）

燕王「靖難」之戰，發起於北平，結束於金陵。其戰場北及大寧（今熱河平泉東北一八〇里），南抵長江，異常遼闊。其中在河北北部、中部，山東東部，江蘇北部，安徽東部等地，均曾發生重要戰鬥；尤以河北中部、北部一帶，雙方進行拉鋸戰達數年之久。以上各地之地理形勢，均已于前卷各章中述及，茲再就與本作戰有關部份擇述如左。

冀北與塞外地區　長城內外因地理、氣候、居民、文化等狀況之不同，顯然分爲兩個不同之地帶，然由於長城爲我國北方之主要國防線，北敵入侵經長城首據冀北，而欲保北方國防之安全，亦必控制長城各要隘以及塞外各要點，因此冀北與塞外近塞地區在軍事上形成不可分離之關係。

冀北與冀東除北邊近塞地帶爲山地外，其他大多爲開闊起伏之平原。冀北要地首推北平，北平爲元代之首都，軍事、政治、交通之中心。明太祖雖建都江南，然北平仍爲北方首要之軍政重鎮，故太祖特以燕王棣鎭之。冀東方面以永平（今河北盧龍縣）較爲重要，爲由北平通達遼東之重要據點。

冀北之交通，以北平爲中心，當時南下之重要交通線，一爲經由涿州（河北省涿縣）、保定至眞定之線。一爲

經由通州（今河北省通縣）而南，經直沽（今天津）至滄、德之線。後者除陸路外尙有河運之便。由北平通達塞外之交通線，最重要者爲經由居庸關至宣府（察哈爾宣化縣）之線。本線出居庸關後又分爲兩線：一爲由懷來而北，一爲由赤城而北，均經沽源以達庫倫。其次爲經古北口至大寧以及經由遵化、喜峯口至大寧之線。因長城以北均爲岡巒起伏之山地，故各路均極爲崎嶇險要。

沿長城各地重要關隘甚多，明初爲防蒙兵侵略，各口均設有戍兵。其中以居庸關、古北口、喜峯口等地最爲重要。塞外要點當時以大寧、宣化、多倫等地爲最，多倫爲元代之上都，元初北退後仍以爲南侵之基地。而大寧與宣化則爲明初北面國防上之兩鉗，長城國防線之前進據點，北平行都司即設於大寧。太祖封皇子權爲寧王坐鎭大寧，封皇子穗爲谷王坐鎭宣府，可見其對該兩地之重視。

冀南至魯東地區　自冀中至山東西南部及河北北部，均爲坦衍之平原。中有黃河、衞河、運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縱橫其間，水陸交通均極方便。陸路交通線以由保定南下經眞定、順德、邯鄲之線及由直沽、滄州、德州南下之線最爲重要，前者可達河南之開封，後者可經東昌（今山東聊城）、濟寧而至徐州。除此兩幹線外，其他各地因地形平闊，交通亦極便利。

河流方面除黃河係由西而東，運河係由南而北外，其餘各河流向均自西南流向東北。衞河在臨清以西與運河會合前水勢較小，除夏季水漲時期外，隨處均可徒涉。子牙河自獻縣以西，大清河自白洋淀以西水勢較弱，便於徒涉。各河在軍事上價值較大者爲運河，因當時南方軍北上作戰，糧餉補給多靠運河輸送也。

本地區內軍事經濟上之要點，冀中方面以保定、眞定、滄州、河間等地較爲重要，冀南魯東方面以德州、臨淸

、東昌、大名、濟南、東平、濟寧等地較爲重要，因以上各地均位於南北交通之要衝，地位衝要，人口衆多，物資豐饒，軍事上必爭之地也。

淮河地區　本地區除鳳陽至合肥間地區爲山地外，其餘各地均爲地形開闊之平原地帶，惟河流池沼縱橫交織，與冀魯地區在性質上已迥不相同。其主要河爲淮河，水勢甚大，正陽（安徽壽縣西六十里）以東四季均難於徒涉。其支流有潁、渦、汴、泗諸水，均富舟楫之利。

淮河流域湖泊甚多，如五河、懷遠、壽縣等地，沿岸湖泊羅列，其範圍數十里或百餘里不等，常隨淮水之漲落而變遷，此種湖泊大都水勢甚淺，不通舟楫，對交通頗有妨害。此外在淮河運河以西尚有數大湖，其中最大者爲盱眙、泗陽間之洪澤湖，周圍達數百里，乃大小湖泊數十所匯成。其次卽爲寶應、高郵迄天長間之高郵湖，爲天長以東諸水所匯成，其範圍大致與洪澤湖相若。

本區內由北而南之重要交通線，在東方者爲由徐州經淮陰下揚州之線，在中間者爲由宿州經鳳陽下滁州之線，在西方者爲由壽州下盧州之線，後二者爲陸路交通線，前者爲河運交通線。本區內軍事要點，在淮東者以淮安爲首，在淮西者以懷遠、壽州、正陽等地爲首。以上各地均位於淮河北岸河流交會之地，地位衝要爲交通之樞紐。在淮河南岸之鳳陽、盱眙等地，亦爲淮南之要點，惟歷來戰爭守淮者必須據守河北要點，拒敵於淮河以北，如敵已渡河而南，淮水之險已完全喪失卽無能爲力矣。

總之，本區內因河流池沼縱橫，夏秋之間，各地水漲，溝渠泛濫，陸路交通頗受限制，惟各城鎭農產豐富，物資充裕，軍需之補給供應均極便利。

此外在江蘇北部之徐州及宿州等地，同屬淮北地區，對淮河之安危影響甚大，尤以徐州一地爲然，因其位於魯蘇之間爲南北交通之樞紐也。

京鎭沿江地區　京鎭及沿江地區之地理形勢，已於本卷第二章中詳述。本區內作戰由北而南軍事上之最大障礙卽爲大江，所謂「長江天塹」，自古兵家視爲險阻。本地區內最有利之渡河點，在金陵（南京）東方者爲鎭江，距金陵約二百里，交通便利爲京東屏障。其對岸爲瓜步，有運河經揚州通達淮東，爲古來南北運輸之要道。因地位適宜江面較狹，故爲軍事上所必爭。在金陵西方者爲釆石，釆石亦名牛渚，位於太平（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五里，因其突出江中爲渡江之跳板，故爲歷史上有名之渡江點。且其位置密邇金陵，爲京西之門戶，江北與和縣相對，可由和縣道滁廬而北，交通甚爲便利。

京鎭地區以北之和州、滁州、六合、揚州及較遠之廬州（安徽合肥）等地，均爲直接掩護大江之軍事據點，此等地點如一旦喪失，大江便完全暴露於敵人直接攻擊之下，所謂大江之險已失其半矣。

南京鎭江間雖有若干起伏之山地，但經龍潭至金陵間則地形平闊，可水陸並進以抵金陵。

金陵附近之地理概況，已詳於本卷第三章中，不再贅述。

第四節　雙方戰略指導

「靖難」之戰，就政治上言之，燕方處於非常不利之地位，因燕方係以臣叛君，以地方政府反抗中央政府，爲中國傳統之倫理道德觀念所不容。且其當時明太祖逝世尚不過一年，燕王卽以叔父之地位起而反抗幼君，造成骨肉

間之殘殺，更爲人情所不容。建文帝於作戰之初，首先祭告天地宗廟及社稷，說明燕王屢謀僭逆，圖爲不軌，今更進而稱兵構亂，危亂宗社，已忍無可忍，故不得不削其屬籍，廢爲庶人，明令討伐云云，正是確定此次戰爭之責任起自燕方，而戰爭之性質純爲「平亂」之戰，以正視聽也。

燕王亦深知其在政治上之不利情勢，故於發難之初，特傳檄軍民；謂其爲太祖高皇帝之子，現爲奸臣齊泰、黃子澄等所謀害，此次不得已而舉事乃本祖訓所謂：「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征討，以清君側」之意。並申明「罪人既得，當法周公以輔成王。」以求洗刷其叛逆之名，而爭取各方之同情。因名其軍曰「靖難之師」以爲號召；同時更上書建文帝，指出加害諸王者爲齊泰、黃子澄等奸臣，現因受奸臣陷害不得已而舉除奸云云。欲使朝中官吏誤認其並無叛君之意，藉以達分化朝中官員之目的。（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以上爲雙方在政治上所運用之方略。至軍事方面，因雙方作戰時間達三年之久（自建文元年七月至建文四年六月，卽自西元一三九九年至西元一四〇二年）在作戰期中雙方戰略指導因客觀情勢之演變，均有變遷，玆特依據雙方行動，將其戰略運用分期綜述如下。

一、作戰前期

本期自建文元年七月燕王發難時起，至建文三年底止，雙方戰略指導大致如左。

朝廷方面　燕軍發難之初，僅據北平一隅，勢力弱小；朝廷方面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均居壓倒之優勢，故作戰初期朝廷爲發揮其所長，乃調集強大優勢兵力，分進合擊，欲迅速將燕軍包圍於北平地區而殲滅之，但經數

次大戰之後，燕軍節節勝利，朝廷損兵折將之餘，深知燕王指揮卓越，而燕軍大部爲騎兵部隊行動飄忽，野戰不易致勝；於是作戰指導乃變攻爲守，即避免與敵作運動戰，堅守冀中及魯西之重要據點，待敵來攻，然後利用堅城深池以消耗之。如燕軍深入竄擾，即以各據點爲基地自敵後出兵襲擾之；切斷其交通補給打擊其戰力，待其兵疲力竭不得已回竄時，即選擇適宜之時間與地點由中途攔截之。並在有利之狀況下，謀分進合擊向北平進攻。

燕軍方面　燕軍發難之初，勢力弱小，四圍均爲强大之敵，且朝廷集中强大兵力欲迅速將其撲滅，故其初期作戰異常艱苦，其戰略爲盡量發揮內線作戰之利，以迅速行動，求敵各個擊破之。一面消滅北方之敵，以解除側背之威脅牽制；一面打破由南方北攻之敵，以確保北平基地之安全。經數次大戰後，上項目的已大部達成。惟燕方係以局部而抗全國，雖數次戰勝，其實力與朝廷相較仍遠居劣勢，且隨時有遭朝廷大軍圍攻之可能。故此時燕軍之戰略，仍爲利用其內線作戰之態勢，發揮騎兵部隊之機動力與打擊力，積極行動，不斷主動出擊求敵各個擊破，或打擊敵作戰準備消耗其戰力；由此一面力求掌握主動，控制戰場，使敵喪失行動之自由；一面企圖盡力攻佔若干重要據點，逐步擴大佔領區，以求增長其軍事、政治、經濟等基本力量。

二、作戰後期

本期起自建文四年（西元一四〇二年）春，至同年六月京師陷落止。此期內燕軍行動完全處於主動地位，朝廷處處被動應付，其雙方作戰指導大致如左。（明紀卷七；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燕軍方面　燕方自建文元年七月發難至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底，經兩年半之作戰，雖獲致多次輝煌之勝利，但攻佔之城鎮多得而復失，其能長久掌握控制者不過北平，保定與永平三府而已。而燕軍本身則因連續作戰，不獲休整日感困頓。且由濟南圍攻三月不下以及頓兵大名補給中斷之事實觀之。已充份顯示逐步擴大佔領區之困難；而朝廷方面又盡力避戰，堅守據點以待來攻，因此燕王深感作戰前途之渺茫，戰略指導有變更之必要。此時正值京中來人報告中樞空虛之情況，予燕王以思想上之啓示，於是乃決定「避攻城鎮，疾趨京師」之戰略。

朝廷方面　此時期內因燕方戰略之改變，朝廷各軍之作戰，已完全陷於被動。當燕軍初期南下之際，固守冀魯方面之各軍，仍持觀望態度，及燕軍過徐州而南，始行南下跟踪追擊。此時朝廷方面之作戰方略為鞏固江淮防務，防敵南竄，加強敵後活動，切斷其後方之交通補給；同時擬集中兵力於淮北地區，擊退敵人或予以殲滅。及靈壁會戰失敗燕軍渡淮南下之後，朝廷先則擬利用大江之險拒敵於江北，繼則欲固守京城以待徵援，並以堅壁清野之手段以困扼之，然卒因朝中官員多已動搖，民心士氣均已瓦解而未收效果。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四—五二七、五二八、五二九、五三〇、五三一、五三二）

一、作戰前期（本期自建文元年七月起至三年年底止）

居庸懷來之戰　燕王棣自七月四日發難控制北平後，一面鞏固城防遣將守城；一面先後引軍攻略通州（河北通縣），薊州（河北薊縣），遵化，密雲等地，通州、遵化，密雲各地守將均以城降。薊州於八日攻陷，南軍指揮馬

宣戰死。當時南將余塡自北平退守居庸關。燕王曰：「居庸險要，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之慮，塡若據此是附我背也。」於是急派兵攻之，塡見援軍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于都督宋忠。七月十一日燕兵陷居庸，爲恐忠軍來爭，燕王欲繼續進軍懷來，當時諸將以宋忠擁兵三萬，勢衆難於爭鋒，宜固守以逸待勞。燕王以爲忠軍新集，宋忠輕躁寡謀，剛愎自用，當以智取之。於是乃率馬步精銳八千人，倍道而進，宋忠聞燕軍來攻，卽率衆出城應戰。宋忠軍多調自北平燕王所部，其眷屬均住北平。燕王令忠軍若干家屬張旗幟爲先鋒，以召喚其子弟。宋忠於燕王攻佔北平後，爲激勵士氣曾告知其將士，謂彼等居北平之家屬均爲燕軍所殺，積尸道路爲狀至慘，以激彼等之怒。今忠軍將士見其父兄無恙，乃喜相慰問，憤宋忠之欺騙，甚至有倒戈而去者。宋忠率軍依小河倉促布陣，燕王驅軍乘勢渡河鼓噪而前，忠軍大敗。宋忠，余塡及將校百餘人均被俘不屈死。七月十六日燕軍陷懷來，山後諸州多來降服，十八日永平（河北盧龍縣）守將亦舉城降。（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七月廿二日，大寧都指揮卜萬興部將陳亨、劉貞等聞軍之變，引兵號十萬入松亭關擬攻遵化，燕王聞之派師赴援，卜等乃又退去。萬興有智勇，亨欲降燕懼不敢發。燕王知萬興等不睦欲離間之，乃爲書贊萬興詆亨，將大寧歸俘交萬興，故使亨部卒知之。卒歸，亨等聞報，搜萬興卒果得燕書，乃捕萬興下獄並報於朝廷。詔籍其家，不知其燕之反間也。其軍亦因之不振。

雄莫及正定之戰　七月二十四日建文帝見燕已舉事，乃祭告天地宗廟，削燕屬籍明令討伐；並採黃子澄之建議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等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伐，擢程濟爲翰林院編修充軍師，隨諸將北行；飭山東，河南，山西三省令給軍餉；大軍號稱百萬，數道並進，直搗北平。同時更設平燕布政司於眞

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之。

八月十二日大將軍耿炳文率兵三十萬至眞定，都指揮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都指揮潘忠駐莫州（河北任邱縣），都指揮楊松率九千人爲先鋒據雄縣，約忠爲援。燕王聞南軍來攻，率軍至涿州（河北省涿縣）部將張玉言於燕王曰：「潘、楊勇而無謀，扼吾南路，可襲而破之。」燕王乃命玉將親兵先抵樓桑（涿州南十五里），時値中秋玉探知南大軍正大擧宴會，未設防。燕軍乃乘十五之夜渡白溝河（易水合淶水出定興，容城，雄縣之流爲白溝河）圍雄縣城，十七日拔其城屠之。潘忠自莫州來援，與燕軍戰於月漾橋，因燕軍預先設伏橋下趨出據橋，遮斷南軍退路，潘忠戰敗被執，燕軍隨卽進據莫州。（明史卷百四十五張玉傳；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燕軍陷莫州後，燕將張玉率輕騎探炳文軍，還報燕王謂炳文軍無紀律又有敗氣，宜急擊之。燕王乃引軍經無極而西。炳文軍雖號稱三十萬，而實際到達戰場者當時只十三萬，半營滹沱南岸，半營河北。炳文部校張保突叛降於燕，燕王盡得炳文軍虛實。燕王恐與河北軍作戰時河南軍乘機來擊，故又縱張保歸，使揚言燕軍卽至，誘炳文河南軍盡移河北，並誇張燕軍强大及雄莫作戰南軍敗狀，以動搖士氣。炳文聞報果於二十五日將河南移向河北，準備並力拒戰。燕王乘南軍移動之際，率驍騎數千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等奮擊之，玉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横衝其陣。炳文軍不成列遂大敗。副將軍李堅、寧忠，都指揮顧成等均被擒。炳文率殘軍退入眞定，士卒因殺傷叛降及踐踏死者甚衆。炳文檢點士卒尚餘約十萬人，遂堅守不出。燕軍圍攻三日，知炳文老將難於攻克，乃解圍引去。

燕襲大寧及李景隆圍攻北平之戰　建文帝聞炳文之敗，頗爲憂慮；黃子澄乃荐曹國公李景隆代之。九月一日命

景隆為大將軍，將炳文召回。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將卒，並征調各路兵號稱五十萬人，於九月十一日進駐河間。此次建文帝以傾國之兵交景隆指揮，以為燕軍旦夕可破；但燕王知景隆無才，聞其統率衆兵反沾沾自喜。先是九月一日燕王得報江陰侯吳高及都督耿瓛，揚文等帥遼東兵圍攻永平（河北省盧龍縣），燕王謂諸將曰：「景隆色厲而內荏，聞我在必不敢遽來，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戰我至必走，然後還擊景隆。堅城在前，大軍在後，景隆必敗矣。」乃命道衍輔世子高熾守城，如南軍來攻堅持勿戰，以遲滯南軍。自率大軍援永平。南將吳高等不意燕軍猝至，乃退保山海關，燕軍追敗之。燕王繼與諸將計議；謂大寧諸軍剽悍異常，得大寧可斷遼東取邊騎助戰。於是乃決計襲大寧。此時大寧守將都督劉眞，陳亨正悉衆守松亭關（在河北省遷安縣西北），燕軍為避免劉軍之獲悉，繞道劉家口（河北遷安縣東北五十里）逕趨大寧。（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明史卷五，成祖本紀）

大寧領朶顏諸衞，地位衝要，明太祖特封寧王權於此，以資鎭攝。燕王舉事後，建文帝慮寧王與遼王植（封廣寧即今遼寧省廣寧縣）等與燕王合作，特召還京師。遼王聞召渡海歸改封荆州。寧王權未歸，因詔削其護衞。燕王聞之甚喜，乃遣寧王書以求援師。冬十月六日燕軍據大寧，燕王駐兵城外單騎入城，詭言窮蹙前來求救，執寧王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之故，請代為草表謝罪云云，植因不為備。燕王陰令銳卒伏城外，使吏士入城晤結兀良哈三衞部長及諸戍卒。居七日辭去，寧王權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三衞獷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指揮使朱鑑不能禦力戰死之；指揮房寬等皆降。都督劉眞等聞訊，由松亭關還救，都督陳亨與指揮徐理，陳文等乘夜襲眞營，眞單騎出走廣寧，亨等遂降。燕王棣盡拔諸軍及三衞騎卒而南，大寧因之一空。

大將軍李景隆聞燕兵北上攻大寧，乃率師渡蘆溝橋而北，十月十五日直薄北平城下，並築壘九門攻之。燕世子

高熾督衆堅守，並夜遣勇士縋城出擊，南營驚擾驟退。炳文故將都督瞿能與其子率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即今西直門）將克，景隆忌其功，令俟大昇同進。燕人乘夜汲水沃城，翌日冰凝，城已不得上。景隆見城堅難破，乃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於鄭村壩（北平東二十里），親督之以待燕軍。

十月十九日燕王至會州（今熱河省平泉縣南二十里），檢閱將士並立爲五軍：以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將大寧歸附之衆分隸於各軍。二十一日燕軍入松亭關。十一月四日至孤山（河北省通縣東四十里）乘白河（即北運河）冰結揮師而西。大將軍李景隆遣都督陳暉偵敵出燕軍後，燕王分兵擊潰之；暉衆爭渡河，溺死甚衆。燕王繼督軍西進，五日與景隆軍戰於鄭村壩，燕王以精騎先破其七營，諸將繼至猛攻，景隆敗退；燕王督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聞之鼓噪而出，內外夾擊，景隆不能支，乘夜南遁；但九壘兵尚固守。翌日燕兵續攻，及破其四壘諸軍乃不支潰走。景隆退還德州，檢點士卒傷亡十餘萬人。

景隆敗後，黃子澄等匿而不報，謂因天寒士卒不堪，暫回德州，待來春再戰。十一月九日燕王上書自訴，力詆齊泰，黃子澄等，建文帝乃解二人職，惟仍陰留京師參與密議。景隆致書燕王，謂泰與子澄等已竄請息兵，燕王不復。

燕襲大同與白溝河之戰 建文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李景隆調兵德州，期明年春大舉進攻。燕王爲破壞其作戰準備，乃謀攻大同，以爲大同緊急彼必來救，北方天寒，南軍脆弱，如此傷亡必多。因此乃決定引兵西去。二十四日燕軍降廣昌（河北省淶水縣），建文二年（西元一四〇〇年）春正月陷蔚州（今察哈爾蔚縣），二月初二日至大同

。李景隆聞悉燕軍行動，果于是月十八日率軍出紫荊關（在河北省易縣西）往救。燕王聞之，自居庸關還北平，救諸將堅守勿與戰。景隆雖未見敵，而凍餒死者甚多。

夏四月初一日，李景隆誓師於德州，以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經眞定北上，自率大軍進兵河間。全部兵力號稱六十萬人，期會兵於白溝河上（易水合淶水出定興、容城、雄縣之流）。燕王聞報，率諸軍進駐固安。燕王曰：「李景隆匹夫無能爲，惟恃衆耳。然人衆易亂，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當是爲吾資耳。」燕將張玉以爲兵貴神速，請先據白溝河以逸待勞，燕王從之。玉乃率軍先往。（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四月二十日燕軍渡拒馬河營蘇家橋（河北省霸縣東文安縣北），是夜大雨平地水深數尺。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軍已次於白溝上列陣以待，令先鋒將都督平安預伏萬騎於河側。二十四燕軍由西北循河而進，將渡，伏兵齊發，都督平安及瞿能父子奮勇進擊，所向披靡。燕王率將士馳入敵陣，混戰至暝，軍敗績。燕王返回時迷失路途，從者僅三騎，下馬伏地視河流始知營壘所在，仍倉猝渡河而北。二十五日燕王復渡河索戰，平安擊敗燕後軍將房寬，降將陳亨亦中創而走。燕王見事急，親冒矢石，又令大將邱福衝敵中堅，不得入。景隆突揮騎繞出燕軍後，大戰良久，景隆軍飛矢如雨，燕王易馬三次，矢盡揮劍，劍折復阻於堤，幾爲瞿能所獲，後力走登堤並併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帥精騎數千至奮戰，燕王乃得脫，日暮瞿能復引軍搏戰，大呼殺賊。越嶲侯俞通淵（俞通海之弟），指揮滕聚亦以兵來赴，燕將士皆失色。此時適值旋風起，吹折景隆將旗，景隆陣動，燕王乃乘機以勁騎突出敵陣後乘風縱火，復乘機猛攻，一時火燄瀰天。瞿能父子，通淵，滕聚等皆力戰死，平安亦被朱能戰敗，於是官軍大亂而潰，被殺傷及溺死者十餘萬人。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奔還德州。燕軍乘勝猛

追至月漾橋，降其軍十餘萬人。五月七日景隆由德州奔濟南。九日燕軍攻陷德州，收其糧儲百餘萬石，因此燕軍勢力益張，遂繼續南下進攻濟南。

圍攻濟南之戰：大將軍李景隆敗退至濟南後，尙擁衆十餘萬人，因燕軍跟踪追擊，五月十六日被迫應戰，復爲燕軍擊敗於城下，景隆南奔，燕軍遂圍濟南。此時濟南城內僅有都指揮盛庸所部，勢力單薄。山東參政鐵鉉督糧餉前方途中，値景隆兵敗，次臨邑（今縣）遇參軍高巍，相持痛哭共趨濟南，至此乃偕盛庸相約死守。因鐵鉉、盛庸等督率軍民堅持固守，因此燕軍久攻不克。六月，建文帝採黃子澄之謀，遣使議和以求緩攻，燕王不聽圍攻益急，並堰水灌城。鉉乃遣人出城詐降，請退軍並約燕王入城。預懸鐵板於城門上，擬俟燕王入城時下板擊之，另設伏斷城外橋以防其退走。燕王聞濟南降大喜，遂下令停戰，率數騎入城受降。因士卒失誤燕王尙未入，懸板驟下傷其馬首，燕王急易從馬奔回，及橋橋倉猝不能斷，遂得逸去。燕王歸後憤甚，築長堤晝夜急攻之。

燕軍圍攻濟南三月未下，僧道衍自北平馳書勸歸。此時南將都督平安爲策應濟南之作戰，已進趨燕軍之後，駐軍於河北獻縣之單家橋，謀出御河（卽運河）刼奪燕軍糧舟，又選水卒五千人渡河攻德州。燕王聞之甚爲恐懼，擬準備北退。八月十六日盛庸，鐵鉉乘夜出兵掩擊燕軍，燕軍不意遂爲所敗，因解圍北去。庸等乘勝又光復德州。

建文帝聞濟南之捷大悅，九月十日擢鐵鉉爲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旋又進爲兵部尙書。以盛庸爲歷城侯平燕將軍以代景隆，都督陳暉、平安副之。於是盛庸軍進駐德州，平安，吳傑軍進駐定州，都督徐凱駐軍滄州，互爲掎角以困北平。

東昌之戰：冬十月，建文帝詔李景隆歸京，御史大夫練子寧，太常卿黃子澄等均請誅之，以肅軍紀，建文帝不

聽。燕王旋師北平後聞盛庸等軍北進，欲出兵攻滄州恐南軍有備，乃佯言征遼東，軍行至通州循河南下。滄州城多已潰壞，徐凱探知北兵東征，乃遣兵四出伐木準備興修。燕軍自直沽（即天津）濟師，晝夜兼行至滄，凱猶不知。十月廿七日燕軍猝然攻之，城破徐凱被執，凱兵被殺萬餘人。輜重盡爲燕軍所獲。燕王遂率軍自長蘆渡河南下，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守不出，陰令輕騎躡其後，燕王偵知遣兵擊敗之。

十一月十二日燕軍掠臨清，繼南下掠大名，又轉趨東南越汶上至濟寧，並襲破盛庸將孫霖部於清口（山東平陰縣西南三十里），盛庸與鐵鉉屯兵東昌（今山東聊城縣）斷其歸路以邀擊之。十二月二十五日燕兵北還至東昌，盛庸等聞燕軍將至，簡閱精銳背城而陣，且列火器毒弩以待。燕軍見庸軍即逕前薄擊，庸軍以火器勁弩殲燕兵，燕軍死傷甚多。燕王率勁騎突擊庸陣，庸開陣縱其入，然後圍之數重，麾兵奮戰，斬其饒將張玉，燕將朱能率番騎救援作殊死戰，始護燕王潰圍而出，庸軍乘勢猛攻，燕軍大敗，死傷無算。燕王以百騎殿後出館陶北還。盛庸檄平安，吳傑軍邀擊燕軍歸路，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正月，燕軍先後敗平安等軍於威縣及深州，遂還北平。

夾河與滹沱河之戰：燕王退返北平後，恥於東昌之敗意欲稍休，道衍促之謂師行必克，於是燕王乃於二月十六日復帥師南出保定，三月間次於滹沱河一帶。南軍大將盛庸聞燕軍行動，乃與三月二十二日率軍營於夾河（今河北省武邑縣），燕王探知親率輕騎趨前覘視掠陣而過，盛庸遣千騎追之，爲燕兵所射却。及戰，庸軍列盾以進，燕王令步卒先攻，以騎兵乘間馳入庸軍，麾兵大戰，燕將譚淵馬蹶被殺，軍勢大挫，燕王復以鐵騎貫陣，與部將朱能，張武等合力奮戰。庸軍稍却。時值日暮，各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二十三日旦，起視已陷敵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因建文帝在作戰之初曾有詔云勿使朕負殺叔父之名，是以諸將睹狀倉卒相顧愕然未敢發

一矢。是日雙方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自辰至未（上午七時至九時爲辰，下午一至三時爲未）互有勝負。因兩軍將士皆疲，各坐休息片刻，起而復戰。忽東北風大起，塵沙飛揚。庸軍面對風沙不能辨物，燕軍乃乘勢縱兵左右橫擊，斬殺甚多，庸軍遂大敗潰還德州。

南將都督平安、吳傑等自眞定引軍來會，距八十里聞庸軍之敗乃又引還。燕王探知平安軍之行動，僞令軍士外出取糧，然後以士卒僞裝難民奔入眞定報告：謂燕軍缺糧士卒均四散各地收糧，於是平安等復率輕師出滹沱河南，距燕軍七十里處準備加以襲擊。燕王聞敵中計，乃於閏月九日利用薄暮渡河而西，約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燕王恐其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營以牽制之。翌日（十日）吳傑、平安等列方陣於西南以待。燕王以一部兵力攻其三面，親率精銳攻東北隅，大呼奮擊。平安等於陣中縛木爲樓，高達數丈，登樓指揮發强弩以射燕軍，矢集燕旗如蝟毛，燕兵死者甚衆。燕王以精騎衝之，正戰鬥間忽狂風大起，拔木傾屋，聲大如雷，燕軍乘勢攻擊南軍大敗，復退奔正定城內。南軍驍將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均被擒，士卒亦死傷甚衆。燕軍乃乘勢掠眞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地。

政治攻勢與峨嵋山之戰：建文帝聞庸軍大敗，甚感恐懼，乃詔竄齊泰、黃子澄於外密令其募兵。大將盛庸、都督平安、吳傑等見燕軍南竄，乃以軍擾其糧道，謀遮斷燕軍補給以牽制之，燕王甚以爲憂。四月二十四日，燕王獲悉齊黃被黜乃上書建文帝云：比聞齊、黃已竄，請卽罷盛庸、平安、吳傑等軍以便休兵。建文帝問方孝孺意見，孝孺以爲燕兵久頓大名，天暑而雨，不戰自疲，應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橋攻北平，彼必回救；然後我以大軍躡其後，則敵必可成擒。今宜報以回書，利用使者往返之時間，以鬆懈其士氣，俾我謀定勢合。

建文帝以爲然，乃遣大理寺少卿薛嵒同報。又卽宣諭數千份使嵒持至燕軍祕密散發，但嵒至燕軍後則匿之而不敢出。建文帝詔赦燕王無罪罷兵歸藩，燕王不奉詔。五月廿六日燕王以盛庸等在後方斷糧困擾，又遣其指揮武勝上書：重伸前請。方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彼長驅直下，將何以禦之？勿爲所惑。」於是建文帝乃下勝於獄。（明史卷百四十一方孝孺傳）

盛庸大軍駐屯於德州，糧資所經，皆道徐沛。燕王亦企圖斷南軍補給，乃於六月十五日遣都指揮使李遠率輕騎六千，倣南軍衣甲趨濟寧涉河至沛，因無人發覺，到沛後焚糧船數萬艘，河水盡熱。六月廿五日盛庸將都督袁宇將兵三萬追之，爲李遠伏兵所敗。七月二日燕兵略彰德（今河南省安陽縣），九日更陷林縣。

南將平安見燕師南侵，料北平空虛，乃於七月十日率騎萬人往攻。同時盛庸又檄大同守將房昭率兵由紫荆關趨保定。七月十五日房昭軍進駐易州(今河北省易縣)西南八十里之西水寨(在黑郎山上)，燕王聞之，一面急遣將劉江率軍趕回救援北平；一面恐保定有失親率軍北返。平安軍至北平後駐距平五十里之平村，九月十八日與燕援軍對戰不利，又退還正定。房昭軍至西水寨後，因軍糧缺乏，平安吳傑等遣都指揮韋諒由眞定遣軍萬餘運補之。及燕軍返至完縣，探知眞定運糧補給房昭，一面派軍邀擊，一面趨易縣圍攻房昭軍。眞定遣都指揮花英率軍赴援。十月二十日花英與燕軍大戰於峨嵋山（河北易縣南百里）大敗，花英被擒，大同守將房昭亦棄寨遁去。燕軍隨亦返回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率師圍永平，燕王遣將劉江往救，文聞劉江來援，引軍遁去。江僞稱還北平以誘文軍，文軍果又至，江率軍突出，十一月八日兩軍戰於昌黎，文軍大敗引去。

建文帝見燕軍侵擾已遍及中原黃河以北各地，大軍久戰無功深以爲憂。乃命駙馬都尉梅殷爲總兵官，招募淮南

兵民鎭守淮安。梅殷尙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太祖崩時殷曾侍帝側受顧命，故建文帝付以重任，以固淮東之防。

二、作戰後期（本期自建文四年起至同年六月京師陷落止）

燕軍自建文元年（西元一三九九年）七月發難，至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底，作戰已兩年餘，燕王棣每戰均親冒矢石，身先士卒，大軍所至已遍及河北魯西各地，且歷次作戰多獲勝利。然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終據守者，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因此燕王深感南軍兵多勢盛，攻不勝攻；而燕軍在不斷出動之餘，無暇休整，甚爲疲勞；作戰前途殊爲渺茫。此時適有一京中被黜中官投靠來平，具言京中空虛可取之狀。燕王謀士道衍亦勸燕王勿攻城邑，以迅速行動逕趨京師，京師勢弱無備必可成功。於是燕王乃決定直搗金陵之計劃。

淝河之戰　建文四年（西元一四〇二年）正月，燕王督師南下駐蠡縣，遣其將李遠分哨至藁城，遇德州之南軍裨將葛進率步騎萬餘乘冰渡滹沱河，遠乘其半渡擊之，葛軍大敗而退。另燕將朱能率輕騎千人至衡水，遇副將軍平安一部亦擊却之。燕王見前哨兵獲勝，乃乘機督師南下。正月十二日燕軍由館陶渡衞河東攻東阿破之；繼又攻陷汶上、兗州（山東省滋陽縣）、東平、沛縣等地。正月卅日燕兵薄徐州，徐州守將閉門不出。燕王欲驅兵南下，恐爲城中軍尾擊，乃伏兵九里山（徐州北五里又名九嶷山）以數騎遊掠城下並以謾罵誘之。城中以五千兵出擊，爲燕伏兵擊退返回城內，於是燕軍乃由徐州而南。

京中聞燕軍南侵，勢甚猖獗，乃命魏國公徐輝祖（徐達之子）率師援山東，德州、濟南、眞定之南軍亦相率南

下。二月一日，南將何福、陳暉、平安等軍至濟寧，盛庸已軍淮上。燕軍經蕭縣、宿州至蒙城，三月九日至淝河地區。南將平安以四萬人躡其後，燕王親率騎兩萬伏於淝河附近，令其將王眞、劉江各率百騎誘敵。及南軍至，燕伏軍出戰，安部驍將火耳赤墜馬被擒，安軍大敗退屯宿州（今安徽省宿縣）。燕王以北軍利在速戰，南軍駐宿州爲久守之計，一旦南軍四集，燕軍即陷於困境。乃於三月二十三日遣其將譚淸率師至徐州邀擊平安軍補給，及還至大鐵店（地點不詳），爲鐵鉉軍所圍，燕王急往馳援，譚淸亦突圍而出，合擊鉉軍敗之，並陷宿州。

小河及齊眉山之戰　夏四月間燕軍營於小河（即睢水自宿州入境經靈壁北東入睢寧），當時南將都督何福已率軍南來與平安軍會合，軍勢甚盛。四月十四日燕王令其將陳文築橋南渡，十五日南將平安、何福兩軍趨前爭橋，張左右翼進擊燕軍；斬燕將陳文。燕王率騎趨前迎戰，南軍圍之數重。燕將王眞身被十餘槍，自刎馬上，燕王亦幾爲平安所傷。旋南軍奪橋而北，勇氣倍增，經燕將張武率武勇之士自林間突出奮戰，始將南軍擊退。是役南軍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方陳文、王眞兩將敗沒，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南軍退守河南，北軍駐守河北，隔河相持。

兩軍相持數日，南軍糧盡，採蕪而食。燕王慮南軍糧至後難敵，乃於二十一日留兵千餘守橋，並潛將輜重後移，乘夜率諸將渡河而南繞出安軍之後。廿二日安軍始覺，此時適值魏國公徐輝祖軍至，乃會合徐軍與燕軍大戰於齊眉山（安徽靈壁西南三十里），自午至暮，燕軍戰敗，燕將李斌被擒。燕軍連失驍將，諸將皆感恐懼，勸燕王北渡休軍小河。燕王曰：「兵勢有進無退，現敵已饑疲，奈何北渡以懈將士之心。」乃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聞之，爭趨左。燕王怒曰：「公等自爲之！」燕將朱能亦按劍而言曰：「昔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乃無敢復言。（明史卷百四十五，朱能傳，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靈壁之戰　燕軍因連次失敗，形勢逆轉，燕王數日來晝夜環甲不獲休息。南軍將士額手相慶。當時京中訛傳燕王已北退，建文帝慮京中乏良將，乃召徐輝祖還京，何福等部因而力減勢孤。何福欲老燕師，移營靈壁，深塹高壘以自固。燕王遣輕騎截其糧道，又令驍騎擾其樵採，南軍糧道因而不能到達。四月二十五日南將平安分兵六萬往迎，二十七日燕王偵知，乃以高煦伏兵林間，令伺敵疲出戰，親率精銳橫擊安軍，斷其兵爲二，南軍遂亂，南將何福空壁出援與安軍合擊燕軍，燕軍稍却。高煦見狀自林間突出，燕王亦還兵再戰，南軍遂大敗，死傷甚多，其糧餉盡爲燕軍所獲。何福等軍復退入營壘。是夜何福等擬移軍淮河就糧，下令軍中明旦鳴砲三聲，即行出師。二十八日晨燕王率軍猝薄南軍營壘發砲三響，何福誤爲己號，爭趨壘門，燕軍乘勢擊之，南軍門塞不得出，營中遂大亂。燕軍乘機破壘進攻南軍，南軍不及抵禦紛紛敗退。何福見狀單騎遁走，指揮使宋瑄戰死，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都督馬溥、徐眞，都指揮孫晟、王貴等三十七人均被擒。另有文臣副都御史陳性善，大理寺右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元等亦皆被俘，士兵降部達十萬人。其中副將軍平安久駐眞定，曾屢敗燕兵，且斬燕將數人，燕軍多懼之；此次被擒後，燕軍中歡聲動地，互爲慶幸。

燕軍渡淮與進據揚州　靈壁戰後，南軍淮北一帶部隊均已瓦解。大將軍盛庸以兵數萬及戰艦數千艘，拒守於淮河南岸。先是當燕軍南下時建文帝曾遣使赴遼東，命遼東總兵官楊文率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會合，以擾燕軍後方，五月一日楊文軍至直沽（即天津）爲燕軍宋貴截擊，部衆潰散，竟無一兵至濟南；因此燕軍此次南下，後方竟未受到重大困擾。燕王雖擊滅何福等軍，但尙有盛庸將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陣淮南岸；乃遣使赴淮安以進香爲名向梅殷請求假道，殷劓其使拒絕之。鳳陽知府徐安亦拆浮橋，絕舟楫以遏燕軍。燕王不得已乃趨泗州（在今安徽五

河縣東），五月九日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燕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譟，作渡河狀。九日潛遣朱能、邱福兩將率兵數百人，西行廿里自上游潛渡，渡後舉礮擊庸軍，庸軍駭愕，福等乘之，南軍棄甲敗走；燕大軍遂乘機渡河並盡獲庸軍戰艦。庸單舸脫遁。是日燕軍攻下盱眙。

燕王攻下盱眙後，集諸將計議進軍路線及次一行動目標，諸將建議或言取鳳陽，或言取淮安。燕王以為鳳陽城守完固，非盡力攻取不易攻下，恐震驚皇陵。淮安城高池深，兵强糧足，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軍四集，將陷於不利；不若乘勝直趨揚州及儀徵，該兩城兵單力弱，兵至可招而下。既得二城，則淮安鳳陽人心自解，我耀兵江上，京師孤危，必有內變。諸將皆稱善，於是燕軍遂經天長趨揚州。揚州守將王禮謀降，被執下獄，禮之弟計擒巡案御史王彬，出禮於獄開門納降，五月十七日燕軍遂下揚州。燕王命王禮等諭高郵、通、泰等城，皆降，並集舟以備渡江。五月十九日燕兵進攻六合，南軍迎戰敗績。

燕軍渡江前後雙方行動及京師之陷落　五月廿日建文帝下罪己詔，徵兵勤王，以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徽州（安徽省歙縣）知府陳彥囘、松江同知周繼瑜、樂平（在今江西德興縣界）知縣張彥方等均起兵入援。建文帝並召還齊泰及黃子澄等，使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府兵。方孝孺見情勢危急，獻計遣慶城郡主（燕王從姊）趨燕師議和，以割地罷兵為請，以緩燕軍之行動，俾東南募兵之到達。慶城郡主至燕軍，燕王不奉詔。

六月一日南將盛庸、徐輝祖等軍與燕軍戰於浦子口（卽浦口）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適其子高煦引番騎趕至，燕王大喜曰：「吾力疲矣，兒當鼓勇再戰。」於是高煦麾兵力戰，擊派南軍，庸等退保高資港（在江蘇省丹徒

縣西四十里）。此時朝中人心恐慌，大臣中多有遣使來燕軍獻渡江計與入京策者。建文帝聞盛庸之敗，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瑄竟叛降燕。當時兵都侍郎陳植督師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金都督者，首議迎降，植嚴責之，金遂殺之以降。（明史卷百十八，高煦傳）

六月三日燕王引軍自瓜州（在鎭江對岸）渡江，降燕之都督僉事陳瑄引舟師迎迓。燕軍舳艫相銜，旌旗蔽空。南軍海艦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燕師將近岸，盛庸、徐輝祖等率衆出高資港迎擊燕軍，燕王麾諸將鼓譟登陸，以精騎數百衝擊庸軍，庸師潰退，部衆多叛降。燕王渡江後，諸將請逕薄京師，燕王以鎭江乃咽喉之地，若不佔領，與江北來往不便，乃移師攻鎭江，並令來降海舟懸黃旗往來江上。鎭江守將童俊在鎭江望見海舟已降，乃於六月六日以城降，於是燕王進軍龍潭。

建文帝聞燕王已渡江，江上海舟及鎭江均已降服，燕軍已東趨京城，異常恐慌。廷臣有勸走浙或湖湘以圖復興者。方孝孺以爲「城中尙有禁兵二十萬，唯有力守待援。即事不濟，全軍死社稷，正也。無已，且遣大臣、諸王等再往燕師以緩之。」六月九日建文帝乃一面分命諸王分守都城，一面遣李景隆及兵部尙書茹瑺、都督王佐至燕軍重申割地請和之約。燕王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姦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姦臣耳，」景隆等見燕王堅決拒絕，乃奔還。十日帝復遣谷王橞、安王楹前往燕軍，燕王卒不奉詔。建文帝徘徊庭殿無計可施，左右勸帝他遷，以圖復興。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兵。孝孺認爲金陵城高池深，糧食充足，如盡撤城外居民及積木入城堅守，燕軍無所掠，絕難持久。於是建文帝下令軍民商賈連夜撤房運木入城，時値盛暑，軍民因饑渴勞苦死者甚多。民憚於運木，多縱火焚屋，大火連日不息。十一日燕軍先

鋒劉保率騎千人至京師朝陽門（東門），見城守無備，還報燕王，燕王遂整兵而進。左都督徐增壽當時謀響應燕王，建文帝手劍斬之。六月十三日兵至金川門，谷王橞及李景隆守金川門（北門偏西之門），見燕兵至遂開門迎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爲燕兵所敗，當時朝中文武俱來迎降。帝左右唯數人。帝乃盡閉后妃於宮，縱火自焚（紀事本末載建文帝微服出走。明通鑑有考），京城遂陷。（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第六節　戰後措施

燕王棣六月十三日進入京師，十七日應迎降諸臣之請卽皇帝位，是爲成祖。成祖卽位首復周王橚與齊王榑之爵，殺建文帝之太子文奎，革除建文帝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十八日大將軍盛庸餘衆降服，成祖命其鎭守淮安。此時駙馬梅殷尙擁兵淮上，成祖迫寧國公主齧血爲書報殷，殷得書後痛哭還京。成祖又一面清查宮禁，一面揭榜逮捕「奸臣」（左班文臣死凡二十九人）。宮中除得罪建文帝者得留外，餘宮女內官多被殺死，名列「奸臣」者，以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爲首五十餘人，均先後捕殺，其中部份在外者，亦均聞息自裁。成祖對「奸臣」之懲處，異常慘厲，尤其抗拒不屈者，除本身慘遭酷刑外多坐及宗族親友甚至門人弟子。如文學博士方孝孺之死，坐及「十族」，除宗族親友外兼及門生，被殺達八百七十八人之多。大理丞鄒瑾城陷後自殺，但仍誅其族四百四十人。禮部尙書陳迪被凌遲死，宗族戍殺者一百八十餘人。右副御史練子寧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大理寺少卿胡閏宗族坐死者二百十七人。監察御史董鏞姻宗族戍殺者二百三十人。其餘如戶部侍郎卓敬、禮部侍郎黃觀、監察御史高翔、王度、鄭公智、主事巨敬、以及齊泰、黃子澄等，均坐罪一族至三族不等。

七月，成祖復建文時代更改之官制，錄用建文時罷斥之諸臣，以紀綱爲錦衣衞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綱則日摘臣民陰事以威鎭天下。並遣江陰侯吳高督河南陝西兵備，安撫軍民，又遣尙書嚴震直、王眞、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河南、陝西等地。

八月間，命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並以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侍讀胡廣、修撰楊榮同入閣參預機密，明代翰林官入內閣參預機要，卽自此始。兵部尙書鐵鉉被執送京師不屈死。成祖爲明瞭地方情形，用分遣御史巡察天下各地利弊。同時以宿將都督同知何福爲征虜大將軍鎭寧夏、節制陝西行都司。以都督同知韓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以黔寧王沐英之子沐晟鎭雲南，以安定邊區防務。

九月初分封「靖難」有功之將士，少數降服官員亦受分封。

第七節　中　論

明成祖「靖難」之戰，係以臣叛君，以地方抗中央，以北平一隅與全國爲敵，無論在軍事、政治及經濟上，雙方勢力懸殊，均難於倫比。且當時明代經太祖朱元璋慘淡經營已達三十年之久，外敵雖未消滅，經多次大舉出征，已遠離近塞。國內政治安定，社會經濟正欣欣向榮。明成祖在此情勢下，乘太祖逝世幼君嗣位未久之際，決然發難，血戰三年，由北京直抵應天，推翻建文帝，誠非易事，茲將其成功之原因及雙方之優劣得失各點綜合分述如左。

一、朝廷方面

政治方面　朝廷方面政治上之優點，為以大擊小，以順擊逆，以中央對地方，以及一般形勢之優越，人力物力財力之強大充裕等等，均為影響戰爭基本上之優勢。其弱點則為太祖新逝，嗣君幼弱，勳臣宿將，均已不存；中樞輔翼之重臣，皆為新進之人物，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彼等雖讀書明理，報國有心，但因政治經驗缺乏，識見不足，圖治無術，致所採若干政治措施，多不適時機，茲擇述數點如下。

㈠在建文帝即位之初，即大舉實施削藩，實嫌操之過急。削藩之步驟，先自周、齊、湘、代、岷諸王開始，對唯一有勢力之燕王，則留待後圖，不啻促其準備，速其叛變。

㈡燕王謀叛既成必然之勢，遲遲行動，不能迅速將其殲滅；而所派防燕之人物如北平布政使張昺、指揮簽事謝貴、張信以及出鎮塞外之都督宋忠等，均不足以勝此重任。張信且為燕之舊部，臨機變節，貽誤事機。

㈢大同遼東為牽制北平之兩鉗，戰略地位異常優越，不知選派幹員強化該方面之勢力，以發揮其配合作戰之積極效能。

㈣朝廷遠居江南，鞭長莫及，對前方情況多所隔膜，致若干指示多不能切合事機；尤其當齊眉山會戰之後，竟誤信傳言將徐輝祖部自前方召還，造成靈璧之挫敗，終致演成不可收拾之勢。

由以上所述，可見朝廷之敗實非偶然；惟此項缺乏政治軍事領導人才之缺點，推其淵源，實導自太祖。緣太祖晚年多疑嗜殺，功臣宿將多被殺戮，至建文時多已無存，因之「靖難」師起後，無卓越之將相以應鉅難。其次自明太祖十三年（西元一三八〇年）胡惟庸事變後，太祖罷中書省廢丞相職，六部事權直轄於朝廷，此在太祖時代因開創之君雄才大略，在政治上除加強其獨裁外，尚不致貽誤要政。然在建文時代，因嗣君幼弱，賴賢相輔翼，而在法

統上則不能名正言順任用一握有實權之丞相，因此在當時對治國禦難之政策及若干重大事件之處理，影響甚爲重大。觀文學博士方孝孺、兵部尙書齊泰、大常卿黃子澄等三要臣，遇事均不能負責，幃幄上奏以取決建文帝之情形，卽可知幼主之前羣龍無首之弊，所幸三人尙能和衷共濟，無何衝突發生，否則其亡更速。

軍事方面　朝廷之失敗，除政治上之缺點外，軍事上之缺點尤多，然其基本上之優點亦不可忽視。玆分述如下：

㈠優點　第一爲兵力衆多：據明史紀事本末載：明廷初期對燕作戰所使用之兵力，計眞定之戰耿炳文所將者號稱爲三十萬人，鄭村壩之戰李景隆所將之兵號稱爲五十萬人。白溝河之戰亦稱爲三十萬人，滹沱河之戰盛庸所將之兵力爲二十萬人，此項數字雖不無誇大，但其數倍於燕軍則無可置疑。

第二爲戰略形勢之優勢：燕軍發難之初，處於四面包圍之中，其後宣化、大寧爲其控制，但東南西三面仍爲朝廷之勢力，而遼東與大同之兵始終可威脅燕之側背。

第三爲後備能力之强大：朝廷握有舉國人力物力財力之控制權，兵員糧餉及作戰資材之支援補給，均有充分之能力。（下引見紀事本末卷十六）

㈡缺點　第一爲缺乏才力卓越之軍事統帥：朝廷首任大將軍爲長興侯耿炳文，繼以曹國公李景隆代之。及白溝河戰後，又改以盛庸爲帥。耿炳文雖爲宿將，但無統帥大軍之才，且年已衰老。炳文軍初至眞定尙未接戰，燕將張玉覘視後，卽報燕王炳文軍無紀律，無能爲。及景隆爲將，燕王聞之欣然色喜：「李九江膏粱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嘗習兵見陣，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可見景隆之無才。至大將軍盛庸，雖

較炳文、景隆爲優，但當時形勢已大不如前，燕王勢力已成，以盛庸之才仍遠非燕王之敵。

第二爲缺乏整個計劃及統一之指揮與行動，各軍營各自爲戰，被敵各個擊破：明廷因所任軍事統帥不得其人，故對燕作戰無整個計劃及統一之行動，如遼東方面之兵力，雖常出動，但始終未能與主戰場方面密切配合，有效加以運用，致空有良好之戰略形勢，而不能發揮其效能。而德州濟南與眞定方面之軍隊，亦常因各自爲戰，爲燕軍各個擊破。及燕軍南竄之後，平安、何福、陳暉與燕軍周旋於淮北，而盛庸則獨軍淮上，未參與作戰，及至平安等軍失敗，盛庸軍亦卽不戰自潰。再如淮安守將梅殷，曾擁兵鎭守淮東，然自小河之戰至燕軍渡江，雙方對戰達二月之久（自四月初至六月初）該軍始終未參與作戰，實至爲可惜。

第三爲朝廷各軍行動消極，缺乏旺盛之企圖心：初期作戰時，以軍數衆多有恃無恐，疏於主動制敵之謀劃，後期則因屢爲敵敗，已成驚弓之鳥，不敢有所行動。因此本戰役自始至終，戰場主動權爲燕軍所操持，每次會戰大多爲燕軍所導致，朝廷各軍則始終追隨燕軍之行動，被動應付。小河會戰之前，因各軍尙有殺敵之精神與勇氣，故尙能取得數次勝利；靈壁戰後朝廷各軍精神士氣已告瓦解，故燕軍一渡淮河，卽成不可收拾之局。

二、燕軍方面

政治方面　朝廷在政治上優點卽燕方之缺點，一般言之，燕方在政治上完全處於不利之地位，並無優點之可言

軍事方面　軍事方面燕軍之優劣各點，正與上述朝廷方面者相反。一般言之，燕軍除戰略形勢不利、兵力弱小外，其優點甚多，此卽爲其所以致勝之原因。除與上述相反之部份不再重述外，玆就以下四點加以申論。

㈠燕王指揮卓越，決心堅定：燕王楝機智果敢，長於統馭，故深受部衆愛戴。其發難初期南將都督宋忠軍內多燕王舊部，未戰而潰，大寧軍亦不戰而降，卽以此故。燕王自洪武二十三年（西元一三九〇）卽參預對蒙軍作戰，至建文元年（西元一三九九年）發難時已有十年作戰經驗，當時燕王年四十歲，經驗已豐，精力未衰正是發揮其聰明才智之際。如之當時之環境，勝則生敗則死，有進無退，故燕王自始至終爲追求勝利之雄心所支配，冒險犯難，不眠不休，果敢迅速，劍及履及；如發難初期之征懷來，襲大寧以及南征過程中之頻頻出動，不懈不餒，均爲大智大勇之行動。尤其當建文四年（西元一四〇二年）四月間小河及齊眉山之戰失敗後，當時連失大將，傷亡慘重，部衆恐懼，多懷退志，形勢艱危已千鈞一髮！而燕王在數日來不眠不休，晝夜環甲之狀況下，仍能堅持初衷，豪氣如雲，再接再厲，督衆苦撐，終於渡過難關，轉敗爲勝，此種精神、魄力與智慧，實爲當時朝廷中文武官員任何人所不能企及。

㈡燕軍處於「哀兵」之地位，有進無退：燕軍當時對朝廷之作戰，係處叛逆之地位，以暴力公然反抗朝廷，此在忠君之傳統觀念下，爲大逆不道之行動，如一旦失敗，須負國家之上刑。因此燕軍自燕王至一般將佐具有生死與共之命運，所謂勝則同生，敗則同死，有進無退；有勝無敗。燕軍諸將佐所以死心塌地始終追隨燕王冒死苦鬥者，除燕王善統御之因素外，環境之壓迫力與拘束力亦不可忽視。

㈢燕軍多騎兵長於野戰：驍騎自古產於北方，燕軍均爲北方部隊，且有部份蒙騎，故大部爲騎兵部隊。因此行

動機動迅速，進退靈活。自北平以南直到徐魯地區之地形，又均爲廣闊之平原地帶，適於騎兵部隊之活動，故燕軍在此一地區往來馳騁，南軍雖衆亦不能加以抗拒，最後終於被迫採取「避免野戰，堅守城鎮」之政策。

㈣燕軍缺點爲孤軍深入補給困難：在本戰役中燕軍最大之缺點卽爲孤軍深入，補給困難，尤以後期作戰爲然。當燕軍南竄之際，南軍如確能堅守各地重要城鎮，使敵無所獲，並以敵後城鎮爲基地，自敵後方斷其補給，則燕軍不被迫回竄，必困斃於戰場。觀建文三年五月間燕軍困頓大名各地之情形，卽可爲證明。卽燕軍深入江淮之後，如南軍能利用江淮之險，阻敵於大江或淮河以北，一面嚴防本軍糧餉之被劫，一面以堅壁淸野之手段，使敵不能因糧於戰場，仍可制燕軍之死命。須知燕軍深入之後，靠後方之補給已不可能，必須因糧於敵，而江淮地區河流縱橫，池沼羅列，騎兵之活動已大受限制，而船舶航運之利，又完全握於南軍之手；此時之戰場對雙方之利害與在冀魯平原時，已大不相同。因南軍將帥不能針對戰場環境，發揮己之所長，以制敵之短，故燕王雖一度陷於極度艱危之境，仍能轉危爲安，轉敗爲勝也。

總之，本戰役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明廷均居於有利之地位，但因缺乏良好之將相，致徒有優勢而不能發揮其效用，燕方雖居劣勢，但由於燕王之卓越領導，不屈不撓，堅苦奮戰，故能不斷以寡擊衆，連獲勝利，最後終以大胆之「空心戰術」直下京師，達成作戰之目的。

第五章　明成祖北征塞外諸戰役（附圖十四——五三三、五三四、五三五、五三六）

本章共包括以下六次作戰：

一、邱福北征韃靼：明永樂七年（西元一四〇九年）七月，淇國公邱福率軍十萬征韃靼。八月間至克魯倫河（亦名飲馬河在蒙古東部車臣汗部地區）以北，因冒險輕進，全軍覆沒。

二、第一次親征韃靼：永樂八年（西元一四一〇年）二月，成祖率軍五十萬親征韃靼，大破之於克魯倫與鄂嫩兩河地區（在克魯倫河北），七月間旋師南還。

三、第二次親征瓦剌：永樂十二年（西元一四一四年）三月，成祖率軍親征瓦剌，戰於和林（在今庫倫西南為元故都）以東地區。瓦剌敗退，明軍八月間南還。

四、第三次親征阿魯台：永樂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二年）正月，成祖率軍親征韃靼之阿魯台部，至克魯倫河一帶，阿魯台未戰遁去。成祖旋師征兀良哈敗之。八月旋師南還。

五、第四次親征阿魯台：永樂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三年）八月，成祖又率軍北征阿魯台，十二月間軍至興和（今察省張北縣）北，未遇敵而還。

六、第五次親征阿魯台：永樂二十二年（西元一四二四年）四月，成祖復率軍親征，六月間至答蘭納木兒河（在和林東北）一帶，未遇敵而還。七月間還軍至多倫北，因病崩於榆木川。

第一節　戰前一般情勢

明成祖即位初期，除大舉誅殺反對派官員及封賞「靖難」有功將士外，對舊有一切典章制度甚少變更。自成祖

永樂元年至七年（西元一四〇三至一四〇九年）征韃靼之前，其內政及國防上之重要措施，約有下述諸端。

內政方面　因「靖難」戰役連續作戰達三年之久，黃河以北冀魯各地及江淮區域，均受兵災甚重，故救濟災民安撫流亡，恢復因戰爭破壞之社會秩序，爲當時之重要舉措，此外尙有：

一、**永樂元年六月，**分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撫安軍民，懲治奸貪，並立爲定制（洪熙元年—西元一四二五年以後，**定出巡之期爲八月**）。

二、**營建北京**　永樂元年二月，成祖以北平改爲北京，改北平府曰順天府，罷北平市政司及都指揮，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以平安爲行後府都督僉事。秋八月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並徙直隸（今河北省及察南等地）、蘇州（今江蘇省吳縣）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永樂二年八月及三年九月間又各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並遣趙王高燧鎭之。四年七月採廷臣建議，興建北京宮殿，以泰寧侯陳珪董其役；並遣大臣分赴四川、湖廣（今湖南省，湖北南部、廣東省電白縣以西及廣西東北部）、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選採木料。又徵在京諸衞及河南、山西諸處軍民赴京供役。

三、**浚吳淞江**　明初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有司屢治無效。永樂元年四月，成祖命戶部尙書夏原吉治之。原吉上建議云：「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凡五百里，頃因浦港阻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治，在浚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嘉定劉家港（卽劉河口）經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在江蘇太倉縣東北）經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疎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在昆山縣東南）等浦，引大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

處亦宜浚之深闊」云云。成祖從之。於是乃發民夫十餘萬開浚之。原吉布衣徒步，晝夜督工，迄二年（西元一四〇四年）九月間，始告完成。（明史紀事本末卷廿五）

四、命內臣出鎮　成祖卽位前，因建文帝御內臣甚嚴，當燕兵逼江北時，內臣多逃入燕軍中，報告朝中虛實，成祖以爲係忠於己，因之卽位後，命宦官中有謀者偕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眞、何福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地，賜公侯服，位於諸將之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等地亦相繼派遣之（註）。又設京營提督，大權悉以委寄。置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命中官提督之。命錦衣衛緝民間情僞，北鎮撫司治詔獄，其後亦皆與中官相表裏，一代厲階乃肇於此。

五、選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永樂二年春廷試進士賜曾棨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爲翰林院庶吉士，於是庶吉士自是遂爲翰林官，而翰林院因之乃兼有敎育後進之性質，對人才之培育甚爲有益。

六、建文時代舊將之黜殺　建文時代統兵舊將，成祖卽位初除少數被殺外，大多仍繼續留用。但迄後因新勢力之迫擠，或成祖之見疑，均陸續被黜或自殺。如歷城侯盛庸，初命鎮守淮安（江蘇省今縣），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都御史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乃於永樂元年八月間自殺。又長興侯耿炳文、曹國公李景隆亦因受廷臣之劾，於永樂二年十及十一月間先後被黜自殺。此外被黜殺者尚有駙馬梅殷及都督僉事平安等人。卽建文時將兵拒燕之諸將也。

七、永樂七年（西元一四〇九年）二月，成祖以皇太子監國，以吏部尙書蹇義、兵部尙書金兵、大學士黃淮、

左諭德楊士奇及少師姚廣孝等輔之；自率皇長孫、戶部尙書夏原吉、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等從行，離京北巡，經鳳陽、東平、景州、（河北今縣），於當月二十五日至北京。

國防軍事方面　國防軍事方面之情勢及重要措施，有以下各點，玆分述如後。

一、蒙古方面　惠帝建文元年（西元一三九九年），成祖在北平發難時，因兵襲大寧，誘執寧王權，乃選兀良哈兵三千騎從戰，甚有功。及卽位，因以大寧地（今熱河省平泉縣、赤峯縣及朝陽縣一帶地）畀兀良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調營州五屯衞於順義、薊州、平谷、香河、三河等地。自是北邊失一重鎭，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遼東與宣、大（宣化及大同）間之聲援，爲之阻絕。

永樂元年十月成祖遣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率兵鎭守宣府。亨相度地形自宣府至萬全、懷來，每數堡中擇一可容數堡之兵騎者，爲高城深池，浚井蓄水以加強守備。

蒙古自洪武二十一年（西元一三八八年）四月，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被其臣下也速迭兒襲殺後，部衆多離散，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殺，不復知帝號。至建文四年（西元一四〇二年）有鬼力赤者簒立，稱可汗，國號韃靼；自是蒙古乃分爲韃靼與瓦剌二部。韃靼居東，瓦剌居西，相互仇殺。成祖卽位後，於永樂元年二月特遣使通好，並賜金綺。但未幾鬼力赤卽寇遼東。永樂三年（西元一四〇五年）正年，阿魯台（鬼力赤權臣）部頭目捧胡兒來歸。四年阿魯台殺鬼力赤復迎坤帖木兒之弟本雅失里爲可汗，阿魯台自爲太師，但與瓦剌部之馬哈木間仍仇殺如故。本雅失里立後，成祖致書通好；不報。

永樂七年（西元一四〇九）六年，成祖又遣給事中郭驥往本雅失里處持書通好，驥至，竟被殺。成祖大怒

，乃決心舉兵征之。

瓦剌亦爲蒙古部落之一，自其酋長猛可帖兒（元臣）死後，卽分爲三，曰：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成祖自起兵北京時卽與之通好。永樂六年（西元一〇四八年）冬，馬哈木等遣使貢馬並請封號。七年夏五月乃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自是馬哈木等遂每歲朝貢。

二、平安南　惠帝時，安南相黎季犛連弒其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窔，旋復殺之而篡其位，更名爲胡一元。尋傳位於其子胡奃（原名蒼），自稱太上皇。成祖卽位後，胡奃奉表詭稱安南王陳氏嗣絕，因得封爲安南王。旋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哭訴經過，成祖遣使責之，胡奃遣使謝罪，並僞稱迎太平歸國。永樂四年（西元一四〇六年）春，成祖遣使送之並以兵五千護從，但至安南境，終爲伏軍所截殺。於是成祖乃於是年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率軍征之。

是年十月朱能卒於軍，成祖命張輔代之，大破安南軍。五年五月擒黎季犛父子送京。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領之，因求陳氏後不得，乃設府十七，州五及十三衞三司以治理之。本項因另有專章敍述，茲從略。

三、選中官使外域　永樂元年二月，成祖聞烏斯藏（卽今之西藏）僧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遣司禮少監侯顯齎書幣往徵之，並速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內官監李興使暹羅，馬彬使爪哇、蘇門答剌諸國，尹慶使滿剌加、柯枝（滿剌加，卽今馬來半島西南之麻六甲。柯枝，今印度孟買科坎傍海一帶地——震據丁謙氏考定）諸國，於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

永樂三年（西元一四〇五年）成祖遣中官鄭和及王景宏等造大船六十二隻，率士卒二萬七千人，多齎金幣，由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今越南順化、廣平、廣治、廣南、廣義、平定等省，皆其國號。其所都，今廣南、廣義間之新洲港——震據丁謙考定），以次遍歷西洋諸國頒天子詔，宣示德威，有不服者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永樂五年（西元一四〇七年）九月間鄭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貢，成祖大悅。是為中國歷史上聲威遠振南洋之空前盛舉。

四、明軍在征安南之戰中，得神機槍礮法，於是成祖乃於永樂五年十一月間，設置神機營，肄習製用。明之軍制本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謂之五軍，掌營陣，又以邊外降丁三千置基掌巡哨。及是增設神機營掌火器，乃成為三大營之制。

以上各點為成祖永樂元年至七年間，內政國防上之一般概況。

註：明代中官出鎮，據明鑑卷三成祖癸未元年條載：「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遣馬靖始，今明史據革除備遺錄，以為始於是年，特書於本紀，因遵之」云云。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戰略指導（參看附圖十四—五三三、五三四、五三五、五三六）

一、戰場地理形勢

明成祖時代，自永樂七年至永樂二十二年（西元一四〇九至一四二四年）間，曾舉行六次大規模之北征，其作

戰地區大部在開平（察省多倫）、應昌至臚朐河（亦名克魯倫河或飲馬河）、斡難河（皆已見前章）一帶地區，僅有一次進至庫倫南之土拉河地帶。其進軍路線亦不外自北京出居庸關經宣府、興和（皆已見前章）而北，或由龍門（今察省龍關縣）、獨石而北，經沽源、開平、應昌，直至臚朐河一帶。

以上作戰區域內一般概況，如地理形勢，居民生活、氣候變化，尤其臚朐河、土拉河一帶地區，以及應昌、開平、宣府、興和、獨石等各戰略據點之狀況，均已於本卷第三章述之，本章不再重述。惟本戰役中所涉及之斡難河一帶前章尚未述及，茲補述如下。

斡難河亦名鄂嫩河，發源於肯特山東麓，向東流與克魯倫河成平行，兩者均爲黑龍江之上源。斡難河地區，水草豐富，元之祖先成吉思汗即崛起於此河之畔。明永樂初蒙古自鬼力赤篡汗位後，內部分裂爲韃靼與瓦剌兩部，韃靼因勢弱東移，即以東蒙古之克魯倫河與斡難河等地爲其主要之游牧地。而瓦剌則活動於其西部。此明成祖歷次北征均取道多倫、應昌而北之原因也。

按元順帝孫帖古思帖木兒後，又五傳至坤帖木兒，皆被弒，不復知帝號。及鬼力赤篡汗位後，遂去國號而稱韃靼云。

二、戰略指導

明方　明當時對蒙古之戰略指導，可分政治與軍事兩方面說明之。

一、政治戰略　當時因正值蒙古內部分裂時期，在政治上乃盡量利用其弱點，採抑强扶弱以夷制夷之策。故初

期戰略爲抑制韃靼，安撫瓦剌。後瓦剌日强，韃靼主力阿魯台部爲其所敗，乃轉而支持阿魯台，以抑制瓦剌。至永樂十四年（西元一四一六年）以後，阿魯台勢力恢復，於是明廷又採抑制阿魯台之策。明紀卷九永樂九年條載：十二月阿魯台來貢馬，因請得役屬吐番諸部（阿魯台自永樂八年爲明軍擊敗後，旋即貢馬降服），大學士黃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成祖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崗，無遠不見」。此可爲明廷當時對蒙政策之具體說明。（明史卷百四十七黃淮傳）

二、軍事戰略　配合政治戰略，以求各個擊破。成祖時代五次親征，連同淇國公邱福之一次北征，共爲六次北征。其中五次係以韃靼爲作戰目標，一次以瓦剌爲作戰目標。因當時韃靼之活動區，主要在克魯倫與斡難河一帶地區，故其進軍路線均係由居庸關北上經宣府、興和（或由獨石）、開平、應昌，直搗克魯倫河地區。其作戰指導係盡量利用氣候溫暖之夏季（總括六次北征，除邱福北征係於八月間出發，冒險轉進而遭失敗，及第四次親征係八月間出發十一月間旋師外，其餘各次均係二、三月間出發，八月間旋師）。以强大優勢之兵力，穩紮穩打之行動，在克魯倫河、斡難河或土拉河一帶地區內，尋求敵人擊破或驅逐之。如敵遠颺，亦不作無限之深入，以免補給不繼或爲敵所乘；並期在七八月間，卽秋季以前結束作戰，旋師塞內。蓋秋高馬肥，特別有利于蒙古騎兵也。

第三節　邱福北征

作戰經過　蒙古韃靼部自本雅失里立後（鬼力赤爲其臣阿魯台所殺，立本雅失里爲可汗），成祖曾遣使通好，

並贈送織金文綺，但本雅失里不報。永樂七年（西元一四〇九年）四月間且殺明使給事中郭驥，於是成祖乃決心舉兵征之。

永樂七年七月三日，成祖命淇國公邱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眞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帥精騎十萬北征本雅失里。邱福將行，成祖慮福輕敵諭之曰：「兵事須愼重，自開平（多倫）以北，卽不見寇，宜時時如對敵，相機進止，不可執一，一舉未捷，俟再舉」。及福已行，又連賜勅曰：「軍中有言敵易取等，愼勿信之」。（明史卷百四十五，丘福傳）

八月間，征虜大將軍邱福率師出塞，並率千人先至臚朐河南，遇敵游騎擊敗之，遂乘勝渡河。旋獲敵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何在？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王師來，恐慌北走，去此未遠，約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察虛實後再進。福不從，以尚書爲嚮導，直搗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陽敗引去，福則銳意追之。安平侯李遠諫曰：「將軍輕信敵間，懸軍轉鬥，敵示弱誘我深入，進必不利，退則懼爲所乘。獨可結營自固，晝揚旗代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礮，張軍勢使莫測，俟我軍至併力攻之必捷，否則亦可全師而返。始上（指成祖）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武城侯王聰亦力言不可再進，福皆不聽，厲聲曰：「違命者斬」。卽先馳進，麾士卒隨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乃與俱進。八月十五日敵突然大至，圍之數重。左副將軍王聰戰死，安平侯李遠帥五百騎突陣，殺敵數百人，後因馬蹶與福等皆被執而死。一軍皆沒。（同上書）

戰後措施　成祖聞邱福軍之敗沒，異常震怒。當卽在北京諭太子曰：「比遣邱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沒。若不早舉兵殲滅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

春朕決意親征」。九月五日追贈北征軍死難者安平侯李遠爲莒國公，武城侯王聰爲漳國公。十三日以武安侯鄭亨帥兵巡邊，繼使與城安侯郭亮備禦開平，防敵南擾。（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月九日削邱福、王忠、火眞等爵，並徙福家於海南。

第四節　成祖第一次親征（參看附圖十四——五三四）

戰前準備　自邱福北征失敗後，成祖即在北京練兵選將準備親征。七年冬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並指示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供運輸之用，惟道路遙遠，人力困難，應將所運用之糧沿途築城貯之，酌留守兵，以待大軍之發。夏原吉乃建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軍糧廿萬石，準備踵大軍行動，並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候大軍之還。

作戰經過　永樂八年（西元一四一〇年）二月，成祖以北征詔天下，命皇長孫留守北京，以戶部尚書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以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征，於二月十日離北京出發。其作戰部署如左。

中　軍　靖遠侯王友　安遠伯柳升

左右哨　寧遠侯何福　武安侯郭亨

左右掖　寧陽侯陳懋　指揮同知劉才

前　哨　都督簽事劉榮

明軍由北京經居庸關、宣府北上，三月間抵興和（今察省張北縣）。時英國公張輔奉召由安南班師北返謁帝於

興和，成祖指示張輔練兵宣府、萬全督運北征。旋登凌霄峯（在興和東北）展望漠北，但見萬里蕭條，荒無人烟，顧謂胡廣等曰：「元盛時此間皆居民也」。三月八日師次鳴鑾鎭（在多倫西南大伯顏山下）大閱誓師，然後督師北進。夏四月二十四日至威虜鎭（失考），五月一日次臚朐河（卽克魯倫河），成祖更其名曰飲馬河，令王友、劉才築城河上。（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韃靼主本雅失里聞明大軍至，甚爲恐懼，欲與其相阿魯台西奔，阿魯台不從。於是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五月八日明軍獲敵俘知本雅失里在兀古兒札河（在克魯倫河北），乃渡克魯倫河追之。旋聞本雅失里知院失乃千欲降，成祖令王友率兵先行，遇敵相機勦滅之。友等至則與敵相距一程，迂道避之。先是應昌軍中乏食，多死者，成祖震怒，屢旨切責，至是乃奪其軍以屬張輔。

五月十三日，明大軍至斡難河，本雅失里引衆拒戰，明給事中張益歿於陣。成祖麾督指揮吳成疾戰，一舉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明軍亦卽引退。二十日明軍還次飲馬河，成祖下令移師征阿魯台。

六月九日，成祖自靑楊戍經飛雲壑至靜虜鎭（皆見註），阿魯台遣使僞降，成祖察知其詐，命諸將嚴陣以待。阿魯台果悉衆來犯，成祖自將精騎迎戰。柳升將神機火器爲前鋒，郭亨亦率衆先進，矢下如雨，阿魯台墮馬，遂大敗。明軍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十四日至廣漠戍（見註），因天氣炎熱乏水，遂班師。敵殘騎見明軍還師，乃乘機尾追。成祖命伏兵河曲，另以數人載輜重誘之，擒數十人敵始退去。鷹揚將軍金玉爲殿，至長秀川（失考）收敵所棄牛羊雜畜亘數十里，以充軍食。並令軍中有餘者，得互相貸用，入塞後官爲賠償，因之軍賴以濟。

戰後措施　七月二日明師回至開平。成祖念出征以來將士艱辛，特行宴飲以勞之。十七日還至北京。二十九日論功行賞。八月八日進柳升爲安遠侯。寧遠侯何福有才略，成祖以其爲太祖時代宿將推誠任之，聘其甥爲趙王妃。福亦善避嫌，有事未嘗專決。但此次從征數違節度，羣臣有言其罪者，福甚怏怏有怨言。師還，陳瑛劾之，福恐懼自殺。

冬十月四日，成祖發北京南還，十一月十二日回至南京。十二月一日阿魯台又遣使來貢馬，成祖納之。

註：明鑑卷三庚寅八年夏五月條註云：「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渡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飛雲壑、靜鹵鎮（丁謙氏考，在哈爾哈河南濱）、廣漠戍諸處。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按即今之呼倫池）。

第五節　成祖第二次親征（參看附圖十四—五三五）

戰前一般情勢　成祖第二次北征，始於永樂十二年（西元一四一四年）二月。自第一次北征於永樂八年（西元一四一〇）七月結束後，至十二年二月爲時約三年半。茲將此一期間明內政國防上之措施述如左。

一、浚會通河及黃河故道　會通河係元時所開，即今山東臨清至東平之運河，長約二百五十里，爲元轉漕故道。因岸狹水淺，元末已廢棄不用。洪武中復因黃河決口遂告淤塞。永樂中因成祖建設北京，江南對北方之運輸益重要；但海運險遠，途中多有失亡，而河運由江淮達陽武（河南省今縣），需陸輓百七十里入於衛河，民困其役（註一），頗爲不便。成祖採濟寧（山東今縣）同知潘敍正之建議，令工部尚書宋禮浚會

通河。禮採汶上老人（註二）之策，築壩東平（在今縣東）遏汶流，使南無入洸（汶水支流），北無歸海，匯諸衆之水盡出南旺(湖名在今山東汶上縣西南)，然後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以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為南北水脊，決其水南北皆注。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汶上縣西二十五里）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壽張東南三十里）以接舊黃河。同時工部侍郎金炖，亦引黃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封邱西南二十里）下魚台塌場（魚台南四十里）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即呂梁洪在今江蘇銅山縣東南五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約七里）南入於淮。宋禮又請疏濬東平沙河（汶水支流）合馬場泊（即馬場湖在今山東省濟寧西北與蜀山湖相接）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等處並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者曰水櫃，用以蓄水。在東者曰陡門，用以洩漲。此一工程曾徵用山東、徐州、應天（即南京）、鎮江民夫三十萬人，經二十旬而成，運道遂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由是江南餉輸暢通于北京。

十年三月採宋禮之議，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今山東省滋陽縣）糧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

二、設貴州布政司　永樂十一年（西元一四一三年）春，貴州思州（貴州省今縣）宣慰使田子琛與思南（貴州省今縣）宣慰使田宗鼎因構怨相仇殺（註三），朝廷屢禁之不能止。於是成祖乃命鎮遠侯顧成率兵擒之送於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四州（註四）；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今貴州省貴陽市）。因工部侍郎蔣廷瓚曾勘思州事，諳於夷情，故即以廷瓚為左布政使，以鎮西南夷之患。

三、令民牧馬　明洪初年為準備北伐，太祖詔令應天（即南京）、太平（今安徽省當塗）、鎮江、廬州（今安

徽省合肥縣）、鳳陽、揚州等六府及滁、和二州之民牧馬。旣而展至江北之飛雄（屬前軍都督府，永樂十八年調北京）、廣武（屬右軍都督府）、英武（屬左軍都督府）三衞軍。五人共養馬一匹，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養馬一，江北五戶養馬一，年課駒一，免其身役。至是令北畿民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爲事編發者，七戶一匹，得除罪。尋又以寺卿楊砥建議，北方人戶五丁養種馬一匹，免其田租之半。自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衞地，軍人養種馬一匹租糧盡蠲之，自是遂爲定制。明季北征漠北之騎兵卽賴此。

四、成祖北巡　永樂十一年（西元一四一三）二月十六，成祖離京北巡，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以皇太孫扈從，四月一日至北京。

五、蒙古方面　東蒙古之韃靼部，自永樂八年成祖第一次北征後，勢力衰退。同年十二月其相阿魯台曾遣使貢馬。但西方之瓦剌部則勢力轉强。永樂九年（西元一四一一年）正月，成祖以安遠侯柳升鎭寧夏，三月間以都督劉江鎭遼東，加强該兩方面之防務。同年十一月間福餘、朶顏、泰寧三衞（見本卷第一章衞所制）陰附韃靼，擾掠邊境。閏月阿魯台復來貢馬，欲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成祖徵問左右，大學士黃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因之未許。

永樂十年八月，成祖勅邊將治壕垣，自長安嶺（在今察哈爾省龍關縣東南）迤西至洗馬林（在今察哈爾省萬全縣西北）皆築石垣，深壕塹，以固邊防。

十一年七月，因韃靼主本雅失里爲瓦剌部所攻殺，阿魯台勢窮內附，並請兵討瓦剌爲其主報仇，願率部爲

前鋒。成祖封阿魯台爲和寧王以慰之，瓦剌因絕朝貢，並留使不遣。又以甘肅寧夏方面過去歸服韃靼者多其所親，請給還之。成祖怒遣使切責之。北征瓦剌，遂導因於此。

六、交阯方面　交阯自永樂五年（西元一四〇七年）五、六月間平服後，至八月間復叛。七年冬十一月又命英國公張輔討破之。惟其首領陳季擴遁去，剽掠如故。九年夏，復命張輔會黔國公沐晟討之。戰爭斷續直至十二年八月始告平定。

以上爲永樂八年七月成祖第一次北征後，至十二年年底第二次北征前明廷內政外交上之一般情勢。

註一：據明史記事本末卷二四載：洪武中河道淤塞，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

註二：明鑑卷三辛卯九年條註載：汝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年高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於官，餘皆老人理之」。

註三：明太祖初年平陳友諒後，因兵威振南服，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慰使田仁厚率先歸服，太祖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田宗鼎爲田仁智之孫，田琛爲田仁厚之孫。

註四：據明鑑卷三癸巳十一年條註載：「以思南地設思南、鎭寧、銅仁、烏羅四府。以思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四州爲「鎭遠、安順、永寧、普安」。明繼宋元又益加强對此西南夷之統治矣。

作戰編組及出塞前之行動　自永樂十一年七月成祖許阿魯台內附後，瓦剌部即斷絕朝貢。十二年（西元一四一

四年）二月，瓦剌之馬哈木部擁兵飲馬河，企圖南犯，於是成祖乃決定再度舉兵親征，其部署如左：

中軍　安遠侯柳升　武安侯鄭亨
左右哨　寧陽侯陳懋　豐城侯李彬
左右掖　成山侯王通　都督譚清
前鋒　都督劉江　都督朱榮

三月十七日成祖發北京。成祖為使皇長孫躬歷行陣，親見將士征戰之勞，特攜之從征。夏四月一日軍抵興和（今察省張北縣）舉行大閱。六日頒佈中軍賞罰號令，以鼓勵士氣，其規定如左。

奇功㈠凡交鋒之際，突出敵後，殺敗賊衆，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
㈡本隊已勝，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
㈢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

首功㈠齊力前進，首先敗賊者。
㈡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者。
㈢軍行及營中擒獲奸細者。

次功　除上列者外，其餘均為次功。

作戰經過　明大軍於永樂十二年四月間在興和大閱後，略事休整，成祖即督五軍出塞北進。五月經楊林城（在興和西北）北上，六月三日至撤里帖兒（楊林之北），前鋒劉江遇敵於三峽口（在今多倫西北）擊敗之。四日成祖

探知馬哈木在西方距此百里，乃兼程赴之。七日發蒼厓峽（在三峽口西方）至蘭忽失溫（在蒼厓峽之西），瓦剌部酋馬哈木悉三部衆—答里巴、太平、孛羅等以三萬人來迎戰。成祖升高阜見衆分爲三隊，乃命楊升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清攻其左，火器齊發。成祖親率鐵騎衝擊，瓦刺不支潰走。明軍乘勢追擊，進至土拉河（在飲馬河西），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馬哈木等遁走。當時瓦刺雖受重創，明軍亦頗有死傷，因之成祖遂於九日下令班師。軍還至飲馬河，韃靼部之阿魯台遣使來朝，成祖厚賜之。旋率軍循原路而還。

戰後措施　成祖於永樂十二年八月間返至南京，旋即封賞出征將士。九月間以成安侯郭亮、興安伯徐亨守備開平（今察省多倫）。令都督僉事費瓛鎮甘肅，都督劉江（即劉榮）鎮遼東。六月又以都督朱榮鎮大同，以加强北方之防務，防敵進擾。

十三年正月，成祖令塞居庸關以北各隘口，瓦剌酋長馬哈木遣使謝罪請朝貢，許之。二月間成祖又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巡視山西、山東、大同、陜西、甘肅、遼東各地駐軍之操練與屯政，覈實具報。由此可見成祖雖戰勝瓦剌，甚至馬哈木已遣使謝罪，其對邊疆之防務仍極爲審愼也。

第六節　成祖第三次親征（參看附圖十四—五三六）

戰前一般情勢　自永樂十二年（西元一四一四年）成祖親征瓦剌後，至二十年（西元一四二二年）正月再度北征，其間爲時約八年餘，在此八年中，明內政上之主要設施爲遷都北京，整頓河運，設置東廠以加强控制等等。國防方面蒙古韃靼部經多年休養生息，又轉趨强盛。交趾亂而復平，竄擾沿海之倭寇在遼東半島上遭遇甚大之打擊。

茲將其詳情分述如下。

一、開清江埔改進漕運　明自永樂九年（西元一四一一年）疏浚會通河後，漕道大通，海運漸廢。十三年（西元一四一五年）五月又開清江埔（在今江蘇淮安縣西北）以利運輸，因漕粟北運至淮安後，須過壩渡淮以達清河，勞費甚鉅。平江伯陳瑄請于淮安城西管家湖（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爲田）鑿渠二十里爲清江埔，導湖水入淮，以引漕舟直達於河。又就湖築堤十里置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四閘，按時啓閉，以資管制。又濬儀眞（今江蘇省儀徵縣）、瓜洲（在今江蘇省鎭江縣對岸）以通江湖，鑿呂梁（在今蘇省銅山縣東南五十里）、百步（在今江蘇銅山縣東南二十里）二洪石，以平水勢。開泰州（江蘇省今縣）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四十里，以避風濤之險。在淮上、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等處皆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以導舟，又增置淺船三千艘，於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二運皆廢。此舉對明代溝通南北，至爲重要，亦即交通上之國防設施也。

二、遷都北京　成祖之營建北京，始自永樂四年（西元一四〇六年），至十八年（西元一四二〇年）始告完成。成祖自永樂十二年親征瓦剌後，至十四年（西元一四一六年）十月，始返於京師（南京），但至十五年三月又北巡北平，自此即未再南返。十八年北平宮殿完成後，即詔太子等北來，十九年春正式遷都北平，是爲北京。

三、平山東之亂　永樂十八年春二月，蒲台（山東今縣）縣民林三之妻唐賽兒，以幻術聚衆爲亂，據發都西之卸石棚，旋攻下莒縣、即墨，圍攻安丘（山東省今縣）。成祖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唐

賽兒遣使詐降，升輕信之，夜為所襲，都指揮劉忠中流矢死，及天明升發覺時，唐賽兒已遁去。但安丘則被圍攻益急。時都督指簽事衞青，因防倭屯兵海上，聞安丘之急，率千騎馳援，與城內呼應夾攻，大敗賊衆，斬首六千餘人。同時鼇山指揮王眞六殲賊於諸城，賊遂平。

四、設置東廠使刺外事，永樂十八年底，成祖設置東廠於東安門北，令中官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奸逆等，自是中官之勢益重。

五、蒙古方面　瓦剌自成祖永樂十二年間被征失敗後，勢力日衰，故十三年正月曾遣使朝貢及謝罪。至十五年（西元一四一七年）三月，又為阿魯台所敗，阿魯台且遣使來朝獻捷。成祖以阿魯台勢力漸强，十一月間特遣兵部尚書趙翊巡視塞北屯戍及軍民利弊。十六年三月又令興安伯徐享及都督夏貴等備邊開平。以都督僉事劉鑑備邊大同。是時瓦剌順寧王馬木合死，其子脫歡襲位復來朝貢。十七年三月，成祖又遣興安伯徐亨備邊興和、開平及大同。總之，自成祖十二年以後，瓦剌之勢力漸衰，韃靼之勢力轉强。永樂十六年（西元一四一八年）阿魯台三勢力已統一東部及中部蒙古（見札奇斯著欽蒙古之今昔㈠第四章一節）。成祖坐鎭北平針對敵人動態，對興和、開平、大同等處防務，不斷派員前往視察整飭與加强，以防其南侵。

六、交阯方面　交阯自永樂十二年秋平定後，十三年四月又命英國公張輔前往坐鎭。十四年十一月召還，命豐城侯李彬替代之。但交阯至十六年春復亂，李彬遣都督朱廣擊敗之。

七、倭寇方面　倭寇擾掠沿海，自明初無歲無之。其侵擾地區北自今之遼東半島，南至浙閩廣東，遍及大陸沿海各處。永樂時倭寇受創最大者為十四年五月望海堝之役（在今遼寧省金縣東北六十里），當時都督劉江

爲遼東總兵官，倭寇兩千餘，乘海船進擾，悉爲劉部伏兵所殺獲，寇衆一時歛跡。

以上爲永樂十二年至十九年間，明內政及國防上之一般情勢。就軍事政治而言，明之國勢在此期間，似着着上進；就一般社會經濟而言，因戰爭之損失、營建北京、疏浚河渠之消耗，加之華北各地連年災荒，致一般經濟狀況仍甚惡劣。如永樂十九年（西元一四二一年）四月翰林院侍講兼左中允鄒緝疏中一則曰：「陛下肇建北京，焦勞坐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再則曰：「貪官汚吏遍佈內外，剝削及於骨髓」。三再曰：「今山東、河南、川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顚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云云。由此可見各地社會經濟貧困之一斑。此點在下款諸大臣對成祖反戰之申訴中亦可見之。（明史鄒緝傳）

戰爭導因及戰前行動　韃靼部自永樂十一年爲瓦剌所擊敗，其主本雅失里且爲瓦剌所殺，阿魯台因勢窮無依，乃於同年七月間輸誠內附，假息塞外。經數年來之生聚經營，畜牧日以蕃盛，因之對明廷之態度漸至桀驁不遜，貢使至邊，邀擊行旅，朝使至，輒嫚侮或拘留之；且時遣部落出沒塞下擾掠。成祖遣使轉告阿魯台責之。阿魯台竟不悛，且大舉圍攻興和（今察省張化縣），明將都指揮王禮戰死；因此成祖乃決定再度親征討伐。

永樂十九年（西元一四二一年）十一月間，成祖命大臣集議北征軍事。戶部尙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兵養兵，嚴飭邊將備禦。成祖召問兵部尙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成祖又召夏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數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成祖怒，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旣而刑部尙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成祖益怒，令下原吉及吳中於

獄。賓懼自經死。成祖旋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於翌年二月前集中於宣府。（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糧運補給　此次北征糧運補給，計分為前運及後運兩種：前運隨大軍行動，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尙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贏（騾）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瑜、都御史王彰等領之。領驢運者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尙書趙狃等領之。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綜合以上前後運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輓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作戰經過　永樂二十年（西元一四二二年）三月，成祖聞韃靼部阿魯台率部攻興和，乃決意親征。三月二十一日，以太子監國發京師北上。此次北征其部署情形史無記載。

三月二十四日，明軍至察省宣化縣東南之鷄鳴山（即古之涿鹿山）。阿魯台聞成祖親征，乘夜北遁。諸將請追之，成祖曰：「彼非有他計，譬諸貪狼，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逾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及明軍次鶡鷄堡（今察省龍關縣東四十五里），成祖乃令都督朱榮率五千騎先行偵察敵踪。因興和為敵所破，乃將興和所設之守禦千戶所移於宣府城。（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下見明史成祖本紀及同上）

夏四月二十九日，明軍次雲州嶺（在今察省赤城東三十里）舉行大閱。旋聞戍卒報告（阿魯台已自興和方面倉皇遁去，遺馬兩千匹於洗馬嶺（在龍門衞北），成祖乃命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五月五日師次獨石（今察省沽源縣南），因值端午節，賜宴隨征文武羣臣。旋即經偏嶺（今察省獨石北四十五里）、西涼亭（在察省多倫南，為故

元帝巡遊之所）北進，二十九日次開平。六月七日成祖繼續督軍北出應昌（在多倫東北約二百里），爲防敵襲，並部方陣以進。八日獲諜報，謂阿魯台兵攻萬全（察省今縣）請分兵還擊。成祖曰：「詐也，彼慮大軍搗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耳」。九日師至陽和台（今陽高）攻萬全兵果遁去。七月四日師至煞胡原（似爲飲馬河附近之殺狐城—註），前鋒都督朱榮擄獲阿魯台部屬備言阿魯台聞大軍至，異常恐懼，其母妻皆責罵之；彼已盡棄輜重於闊灤海子（卽今興安省與東蒙古邊境之呼倫池）側與其家屬遁去。成祖曰：「獸窮則走，然或扶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備」。繼又獲其部曲亦言阿魯台悉家夜遁。於是成祖乃召前鋒都督朱榮等還，並發兵盡收其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然後班師。

旋師途中成祖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翼也，當移師翦之」。於是乃簡精兵步騎二萬人，分五道進討。七月十五日遇兀良哈衆於屈列兒河東（卽啓拉爾池在朶顏境內），成祖麾騎夾擊，自率前衝鋒之，敵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明大軍依山而軍。成祖乘高望之，見其衆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之。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於深林中，其衆棄輜重左走，遇伏兵截擊，遂大潰。明軍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又另以兵徇河西，斬獲亦甚衆。八月十七日見各路皆捷，敵已遁去，遂下令班師，九月八日還至北京。

戰後措施　還軍途中，成祖於八月十八日命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留守開平，防敵南擾。

九月八日成祖返抵北京，十七日封賞從征將領，都督朱榮封爲武進伯，都督簽事薛貴封爲安順伯。成祖並分各將領爲四等賜宴，大學士楊榮及金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以鼓勵從征之文吏。

註：成祖此次北征，據明史記事本末卷二十一親征漠北一節內所載明軍到達之地點爲閔安、威擄鎭、行州山海（儲糧地點）、煞胡原等，均已失考，故未敍入。另據明鑑卷三壬寅二十年條載：成祖北征至興和之沙狐

原（通鑑輯覽同），即移師征烏梁海（兀良哈），殊不可靠，因阿魯台曾棄輜重於闊灤海遁去，如明軍北進僅抵興和，阿魯台又何必自闊灤海遁去？因此明史記事本末所載之各地點，若干可能在飲馬河一帶。據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五觸馬河項下載注「八年北征時，賜名飲馬河，旁有殺狐城、淸遠堡，即是時別將王友所築。」故紀事本末所指之煞胡原及明紀所指之沙狐原，可能即飲馬河附近殺狐城之誤也。

第七節　成祖第四、五次親征

第四親征　永樂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三年）七月，距前次親征爲時僅一年，成祖聞邊報：阿魯台將部衆南犯，成祖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於是乃下令出征，並作如下之部署。（紀事本末卷廿一）

中軍　安遠侯柳升　遂安伯陳英
左哨　武安侯鄭亨　保定侯孟瑛
右哨　陽武侯薛祿　新寧伯譚忠
左掖　英國公張輔　安平伯李安
右掖　成山侯王通　興安伯徐亨
前鋒　寧陽侯陳懋

八月四日成祖舉行大宴，宴大營五軍儲將，宴後並舉行大閱。五日離京出發，以大學士楊榮隨征掌軍中機務。

九月十日師次西陽河（即西洋河在察省懷安西北入於東洋河），聞阿魯台爲瓦剌所敗，部衆潰散，遂駐師不進，命

前鋒陳懋率軍搜索至宿嵬山（在今察省張北縣）。冬十月七日，成祖次上莊堡（在萬全北）。前鋒陳懋至宿嵬山未見敵踪，遇韃靼王子也先土于（亦稱額懋托于）率所部來降。陳懋引見成祖，成祖大喜，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因遂班師。十一月七日還至北京。

第五次親征 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後，屢請北擊阿魯台，並願爲前鋒自效，成祖嘉慰之。永樂廿二年（西元一四二四）正月，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諸將請戰，於是成祖勅邊將整兵待命。正月九日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寧、鞏昌各衞兵，期於三月間分別集中於北京及宣府。

三月二月成祖舉行大閱，諭諸將親征，其部署如下。

中軍　主將安遠侯柳升　副遂安伯陳英
左哨　主將武安侯鄭亨　副保定侯孟英
右哨　主將陽武侯薛祿　副新寧伯譚忠
左掖　主將英國公張輔　副成國公朱勇
右掖　主將成山侯王通　副興安伯徐亨
前鋒　寧陽侯陳懋　忠勇王金忠

四月三日成祖發北京，詔命皇太子監國。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征。二十五日軍行至隰寧（在今察省宣府至多倫間），獲諜息知阿魯台聞大軍來征，已遠遁答蘭納木兒河（註），成祖因命諸軍速進。五月四日明軍次開平，成祖下詔暴阿魯台之罪，遣使招降其所部。又以比年用兵，饋運不繼，士卒飢凍死者甚多，白骨被野，乃命瘞諸道旁

，並親製文祭之。五月廿三日成祖宴諸將於應昌，旋卽繼續麾軍前進。六月十七日前鋒進至答蘭納木河（答蘭納木兒河之舊稱），未見敵踪。繼命左掖主將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亦未發現馬跡，成祖乃進駐河上。六月廿日復命前鋒陳懋等引兵抵白邙山（方輿紀要載在漠外）無所遇，因糧盡引還。成祖問諸將當否復進？楊榮、金幼孜等勸請班師。於是成祖乃於二十一日凱旋。

七月七日明軍返抵淸水源（在漠北），命大學士楊榮等勒石紀功。十六日次蒼崖戍（在今察省多倫西北），成祖有疾。十七日至楡木川（在多倫西北），病勢轉劇，乃遺詔傳位太子，表禮一如高皇帝。十八日崩，享年六十五歲。成祖誠爲北征劬勞而死也。

註：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五班尼朱河項下載：「答口蘭納木河在和林東北。永樂二十二年親征阿魯台，先鋒陳懋等出塞數千里，至答口蘭納木兒河，不見敵。或曰卽闊闊納浯兒海也；蒙古鐵木眞會集部落之地。」另據札奇斯欽著「蒙古之今昔」(二)第一節之十五載云：「一四二四年，永樂帝又開始他第五次的遠征。他本人率軍隊再出獨石口，經興安嶺的西側，到呼倫貝爾以西的喀爾喀河上流」云云。答口蘭木兒河在地圖上不知其所在，但由上列兩說判斷，該河似在呼倫池及貝爾湖一帶地區。

第八節　戰後之概況

成祖駕崩楡木川後，大學士楊榮等恐消息外洩，引起軍中不安，爲敵人所乘，故祕不發喪。一面馳京還報太子。八月二日榮等至京師，太子遣皇太孫迎喪於開平。七日大軍還至鵰鶚谷（今察省龍關縣東四十五里）始發喪。十

五日太子高熾卽位於北京，是爲仁宗。大赦天下，以翌年爲洪熙元年。

高熾卽位後，釋夏原吉等於獄，復其官（原爲戶部尙書），並採其建議：頒詔賑飢，省賦役，罷西洋寶船、迤西市馬及交阯雲南採辦。復設三公三孤官（建文、永樂間罷，今復），以英國公張輔兼太師，以黔國公沐晟爲太輔，以寧陽侯陳懋爲太保，以隆平侯張信爲少師。進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侍郎兼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同時並以武安伯鄭亨鎭大同，襄城伯鎭山海（旋調東京守備並兼領中軍都督事），都督宋榮鎭遼東，以加强各地之防務。

冬十月詔天下都司衞所修治城池。十二月起決定每年分調直隸（卽京師及南京兩直轄區）、河南、山東、山西、大寧、中都（卽濠州在今安徽省鳳陽縣東）、淮陽諸衞官軍十六萬人，輪番至京師操練。同月阿魯台遣使來貢馬，仁宗詔納之。蓋阿魯台經成祖歷次征討，損失甚重，復數敗於瓦剌，部曲離散，其勢力已大爲衰退也。

交阯方面自九月起淸化府土官黎利復叛，攻茶籠（屬義安府），明參將方政爲其所敗，指揮伍雲亦戰死。同月仁宗詔工部尙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尙書陳洽代之。福治交阯十九年，勤政愛民，頗爲土人所愛戴，福還後，交阯之亂益甚。

洪熙元年（西元一四二五年）三月仁宗採臣下之議，擬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但迄五月間仁宗崩，還都之議遂寢。

第九節　申　論

明方　明朝永樂年間，正值蒙古內部分裂時期，明廷在政治上利用其內部矛盾，採以夷制夷之策，以削弱敵人之力量，固堪稱得計。在軍事上配合政治要求，對敵實施各個擊破之戰略，自亦無可疵議。惟在戰略戰術上因運用過於呆板，故北征雖前後達六次之多，而戰果甚微。總和六次北征，僅第一次親征阿魯台時，獲有相當戰果；首次邱福北征，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第二次親征瓦剌，殺傷相當無功而還。第三、四、五次親征均未見敵人，徒耗兵力及國家資財。考其原因不外兩端。

第一、明軍歷次出征均循一固定之進軍路線：原由宣府，開平經應昌北上克魯倫河之線，甚少變更。因此蒙方對明軍之行動，甚爲明瞭，而得以利用其廣大之空間，從容迴避。欲戰則進，不戰則退，在戰場上獲有充份之自由。

第二、成祖指導作戰，由于漠北地理氣候交通補給諸關係與「靖難」時期指導作戰，卓越靈活不斷出奇致勝，自屬大異，由于此等關係，所採穩紮穩打，行動難免遲緩，不能捕捉戰機出敵意表。

考成祖北征所以始終循一固定之路線而進軍之原因，主要由於宣府北上之路，所經沙漠地帶較少，且經元朝經營，便於行軍。又可以宣府及多倫爲補給基地，運輸補給均較方便。且本路亦爲最接近韃靼之根據地——克魯倫河地區之路線。至其審愼行動之原因，亦不外兩端：第一爲補給、敵情、地形、氣候等因素之顧慮。第二爲鑑於淇國公邱福北征時十萬大軍覆沒之往事，深印於成祖之心中，使其在北征時，時時存有戒心，不敢放胆行事，以致五次北征，三次均未見敵，空爲長途之跋涉。

成祖北征，第一次出動兵力爲五十萬人，其餘各次史籍中均無記載，照判斷亦必在三十萬以上。其作戰時間，除第五次親征僅三個月外，其餘各次均在五至九個月不等。其補給情形，史中僅有兩次記載：第一次親征時，使用武剛車三萬輛，運糧共二十萬石。第三次親征時，運糧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輓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共運糧三十七萬石；征夫遍於今之察省南部、河北、河南、山東及江蘇各地，其補給之困難及消耗之鉅大，可以想見。無怪永樂十九年冬，當成祖交議第三次北征時，戶部尚書夏原吉，兵部尚書方賓，刑部尚書吳中，禮部尙書呂震等大臣均以「軍興費乏」及「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而提出反對也。

總之，成祖之連年北征，對於國威之宣揚，自頗著成效，但因戰略戰術之運用，未能突破客觀之困難，發揮創意出奇制勝，故甚少實際上之戰果，如與其人力資財鉅大之消耗比較觀之，實有得不償失之感。

蒙方　蒙方在此一時期中之弱點，在政治上之分裂，而不在軍事之運用。蒙方自退出中原後，因內部紛亂不已，衰弱不堪。此時復分裂爲韃靼，瓦剌兩大部，互相仇殺，予明朝以夷制夷與各個擊破之機，無待深論。至於在軍事方面，蒙人因勢力弱小，對强大之明軍採後退殲滅及清野避戰戰略，以己之長擊敵之短，自極爲確當，因此戰略即不能在積極方面達成殲滅之目的，亦可在消極方面達到消耗敵人之目的。由前述明方諸大臣所陳因連年作戰國用匱乏之情形，卽可見一斑。然蒙方在軍事運用上亦有其缺點，卽大多行動只能消極引退，未能充份利用其天然有利之條件，主動積極以打擊其敵人。如明軍在前進或後退時，多數場合均非常順利，未遇阻擾。如蒙方利用其地形上之便利及騎兵之機動性，積極作擾襲行動，則明方之損失必更大爲增加也。

第六章　土木之變戰役（附圖大四——五三七、五三八、五三九）

明自成祖寵信宦官，明宣宗設內書堂以教宦官知書，宦官因與外庭交結往來，及明英宗稚年聽政，對章奏批硃多仰賴宦官，於是造成宦官王振之專權，操縱皇帝舉措行爲。使明英宗貿然親征，而有土木之變。

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八月，英宗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俘擄而去。十月，也先挾英宗以進攻明之京師。明大臣于謙立英宗之弟郕王爲皇帝以拒敵，也先圍京城五日，要挾不果而退，旋釋英宗還朝。

英宗還朝後爲太上皇，於景泰八年（一四五七）正月，又奪門復辟，殺大臣于謙等多人，明朝政治益不堪問。

第一節　戰前一般情勢

一、明仁宗與宣宗時期一般情勢

(1)仁宗興替

明代太祖，成祖時代，爲明之創業時期，在此時期內，內政國防逐步發展，至成祖末期而達頂點。自仁宗以後，內政上但求守成，對外則轉攻爲守，國勢日趨低落。

明仁宗名高熾，爲成祖之長子，性仁柔，好學問，成祖北征期間，奉命監國，頗知恤民。永樂二十二年（一四

二四）八月嗣位後，曾採若干賢明之措施：如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於獄，復其官，罷西洋寶船，迤西市馬及雲南交阯採辦等。進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進大學士金幼孜爲戶部尚書仍兼前職，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侍郞兼華蓋殿大學士，以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守內制，備顧問。以上諸人均爲當時明廷品學兼優之人才，其任用對於日後明廷之政治影響甚大。仁宗嗣位僅十個月而崩（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至洪熙元年五月，卽西元一四二四至一四二五）。

宣宗瞻基爲仁宗長子，幼聰慧，深得成祖鍾愛，常從成祖巡幸及征討。宣宗在位共有十年，因有夏原吉、楊榮、楊士奇等諸賢臣之輔佐，政績斐然。

⑵內政設施

宣宗時代的內政措施，其重要者約有左述四項：（下引見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㈠整頓軍伍：宣宗卽位後，首卽清理天下軍伍，因當時軍伍缺額甚多，衞所勾兵多不以實，所謂「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得免。」弊端叢生，故特命侍郞黃宗載等十五人分往各省清理之。

㈡設立內書堂：宣宗於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七月間，創內書堂於內府，選小內史年十歲上下者四百人讀書其中，以翰林官四人敎習之。洪武中內官僅識字，不明其義。永樂時始令聽選敎官入內敎習。至此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內官專政自此乃肇其端。

㈢以大臣督漕運：宣宗四年（一四二九）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等經理漕運，爲明代大臣督漕之始。至六年十月又令官軍兌運民糧。蓋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開後，改用官軍撥運（註一

），後以官軍多調遣，仍改用民運。因道遠常違期，黃福，陳瑄初復撥運法，今江西，湖廣、浙江、江南諸郡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此又因以民運糧諸倉，往返經年，失誤農業，乃改爲兌運，即令民間將糧運至淮安、瓜州、兌於附近衞所官軍，運載至京，斟給耗米及旅費，軍民稱便。

㈣設關鈔　洪武定制，商人貿易運輸，有商稅無船稅。宣德四年六月，戶部以鈔法不行，經濟困窘，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漷縣（今河北通縣南四十里），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南京附近）、滸墅（在蘇州附近）、九江、金沙州（明鑑卷四註在湖廣，地點不詳），臨清、北新（在杭州附近），諸鈔關，量舟之大小修廣而徵之；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⑶平高煦之亂

宣宗時期國內最大事件爲平高煦之亂。

高煦爲成祖次子，狹詐多智，善騎射，素以材武自負。「靖難」兵起，摧鋒陷陣，頗有功績。永樂二年（一四〇四）立爲漢王封於雲南，煦恚怒不就，因留京師。十三年（一四一五）改封青州（今山東省益都縣），又不就。蓋煦知將遷都北京，欲留南京以遂其私也。煦自始即以唐太宗自視，欲演玄武門之變，而潛謀奪長，故時有不軌言行。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因獲罪，使居之樂安（今山東省惠民縣）。煦猶不自悛；私造兵器，養死士，納流亡練水戰，圖謀不軌。成祖召至京欲殺之，皇太子力救得免。但煦還至樂安，異謀益熾，仍不知悛改。

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一四）成祖崩，仁宗嗣位。九月召漢王高煦至京。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四月，因煦與其子瞻圻互控（註二），仁宗遣瞻圻至鳳陽守陵。五月仁宗崩，太子自南京奔喪至京，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未果

。宣宗即位後，待高煦甚厚，凡有所請，均曲從其意，因之高煦益自肆。

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八月一日，高煦叛。叛前先遣人至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繫來人報於朝。煦又約山東指揮靳榮等反於濟南，散弓兵旗，令眞定（今河北省正定縣）諸衞所奪郡縣畜馬（均未收效果）。同時立五軍，委官爵。樂安人御史李濬棄家潛京上變。宣宗遣中官侯太賜書勸慰之；高煦陳兵相見，倨傲不拜敕，公然指陳朝廷罪過；旣又上書汚衊宣宗。

宣宗見高煦之叛，已無法挽回，即擬遣陽武侯薛祿往征。大學士楊榮，戶部尙書夏原吉等，認爲兵貴神速，宜御駕親征，俾卷甲韜戈一鼓而平之；帝意遂決。於是一面部署淮安之防務，防其南竄；加强居庸、京師之守備，以防意外。一面於八月十日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然後以陽武侯薛祿，淸平伯吳成爲先鋒，率五軍將士發京師南下。（下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廿七）

高煦初聞陽武侯薛祿爲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宣宗親征，始感恐懼。其黨有反正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與高煦書，曉以利害，勸其降服。八月十九日，先鋒軍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之，令大軍蓐食兼行，二十日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煦黨王斌等乘城舉礮，城外大軍亦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攻城，帝不許，復以勅射城中，諭以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煦懼，密遣人約於翌日出降，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夜不息。二十一日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擊，其黨王斌等固止之，煦復返。旋乃潛行出城降。

宣宗械高煦及其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爲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尙書張本留鎭之。抵京後，廢高煦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並其諸子禁錮之。其黨王斌、朱恆等皆伏誅。天津，山東及山西諸部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

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

(4) 蒙古動態

明時對於元代蒙古之後裔稱之爲韃靼，自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成祖五次征討韃靼之後，韃靼勢力已大爲削弱。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復爲投降蒙古之突厥後裔瓦剌部順寧王脫歡所敗，元後裔阿魯台窮蹙無依，乃東遁以依兀良哈人（即烏梁海爲森林民族，此部稱爲與安烏梁海）駐牧遼塞之西（即今熱河省北部）。明諸將請乘機出兵掩擊之，宣宗不聽。宣德九年（一四三四），阿魯台復爲其部下脫脫不花所襲，妻子並死，孳畜散失，乃與其庶子失授干等往居田納山（一名穆納山在今綏遠陰山之西），但未幾復爲脫歡所襲殺。

阿魯台死後，其子阿卜只俺及孫妻速木答思等內附。其所立之阿台王子及所部朶兒只伯等被迫竄亦集乃路（在今寧夏省西部居延海附近），於是東部蒙古乃完全入於突厥後裔瓦剌部控制之下。

仁、宣期間，韃靼軍已勢衰，但明之國防政策，亦一反過去之方針，轉攻爲守。故除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八月，當宣宗巡邊石門（在今河北省遵化縣西）時，曾一度親率精騎三千人出喜峯口（在河北省遵化縣東北，爲長城要隘）擊敗兀良哈部萬餘人於寬河、會州（今熱河省平泉縣）之間外，即未再與蒙古人發生戰爭。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六月，明廷因感開平（多倫）遠懸勢孤，乃移開平衞於獨石（在今察省沽源縣南），於是獨石以北之險要盡失。

(5) 罷交趾兵

交阯自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九月清化府土官黎利叛後，迄未敉平。宣德元年（一四二六）以成小侯王通

充總兵官率師討之，敗於應平（屬交府）。十二月間又遣安遠侯柳升自廣西，黔國公沐晟自雲南會兵討之，升又敗於雞陵關（在今廣西省憑祥縣西南即今之鎭南關）。王通懼敵，竟暗與黎利約和撤兵北還，並上表爲之辯護。當時因宣宗厭兵，竟於宣德二年十一月間詔赦黎利，放棄交阯，撤退一切軍民官吏。從此交阯脫離中國而獨立。

註一：明代漕運共經五變：一河運，卽兼用水陸自淮入河，始於永樂元年。二海陸兼運，始於永樂四年（一四〇六）。三撥運，始於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四兌運，始於宣德六年（一四三一）。五改兌，撥運規定蘇、松、常、鎭、杭、嘉、湖諸地糧撥運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撥運濟寧倉。以船三千艘撥淮安糧運濟寧。以船二千艘撥濟寧糧運通州。自淮至徐用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衞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依次遞運，歲四次，運糧三百餘萬石。（明史卷七六漕運項載）

註二、高煦子瞻圻憾煦殺其母，屢發父過惡。當成祖北征晏駕時，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入馳報高煦，一晝夜六七行，高煦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仁宗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四月，高煦悉將瞻圻前後覘報朝中事上奏，仁宗乃召責瞻圻，令其赴鳳陽守陵（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載記）。

二、明英宗時期一般情勢

(1)王振專權

英宗名祁鎭，爲宣宗長子。嗣位時年方九歲，因年幼，太皇太后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三人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務；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時人呼爲「三楊」，於朝政本應大有可爲，但因宦官操

縱寡婦孤兒於上，三楊之後，政情大壞。

英宗雖係年幼嗣位，然因皇太后賢能，又有三楊輔政，故明廷朝政初期尚能維持仁宣時代之傳統。及宦官王振獨專朝政，國事乃不堪聞問。

王振蔚州人（今察哈爾省蔚縣），自幼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於東宮；性狡黠，善得帝歡。英宗嗣位後使掌司禮監（註一），初因皇太后主於內，元老三楊輔政於外，王振之惡尚不敢肆意妄為。太后對政事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查問，有王振自斷未經閣議者，必召振面責之。至正統四年（一四三九）楊榮卒，七年（一四四二）皇太后卒。當時楊士奇臥病，楊溥年老，後進孤危，於是王振乃擅作威福，肆無忌憚。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註二），營大第於皇城，導帝以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唆言官撫大臣過失，以張其權勢。因之公侯以下被劾下獄或譴謫者，不斷有之。英宗復崇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三殿宴百官，特開東華中門聽振出入，百官望風下拜。卒至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競相趨附，公侯勛戚呼為翁父。每屆朝覲之日，進見者以百金為恆，千金者始醉飽。工部郎中王佑以諂媚擢為工部侍郎（註）。兵部侍郎徐晞以逢迎擢為兵部尚書。福建參政宋新以萬金饋王振，被擢為福建布政使，新到任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以致民不堪命，盜賊四起。

朝臣中凡正直不屈，或為振所忤恨者，輒加罪譴。翰林院侍講劉球因上書失言刺振，振下獄殺之。大理寺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因不禮於振，振陷瑄幾死，枷時勉於國子監門。監察御史李鐸對振應對不跪，謫戍鐵嶺。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閹，振惡其賤己同類，下璟於獄。霸州知州張需，禁中官學卒牧馬擾民，執下錦衣衛獄，箠撻幾死；並坐其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為民。其他因忤振黨而受懲者甚多，如下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

14—4924

郎吳璽、陳瑞於長安門，下吏部尙書王直於獄等，不一而足。

英宗對王振之行爲，不但不覺其非，反賜勅褒嘉之；因此振益狂妄。百官亦益懼振，謀官者逢迎求進，畏禍者爭附免死，政事乃益不堪聞問。

英宗時代因王振專權，朝政紊亂，社會不安，盜賊四起；其間叛亂規模最大者爲麓川（今雲南省騰衝一帶）思任發之亂及福建鄧茂七、葉宗留等之亂，前者征討達十年之久，後者征討亦達四五年，軍民死傷，資財消耗無可估計，茲將其經過擇要述之。

(2)麓川之役

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爲洪武中平緬宣慰使思倫發之子）桀黠喜兵，正統二年（一四三七）十月，因孟養（在雲南邊外干崖土司之南）、本邦（在今雲南省龍陵縣南邊外潞江之西）與緬甸相仇殺，任發乘機侵據之；並稱兵擾南甸（今雲南武定縣東）、干崖、進陷騰衝。明廷屢加詔諭，均不受命；乃於四年（一四三九）正月，令黔國公沐晟與都督方政會兵進勦。因政與晟不協，獨引兵至上江（卽騰衝龍川江），至全軍皆沒，朝廷責晟，晟懼罪暴卒。其弟昂續統其軍進勦，亦無功。正統六年（一四四一）正月，思任發遣使修貢請罪，楊士奇等欲赦之請罷兵，因王振方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蔣貴等待命。兵部尙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因以蔣貴爲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之。

同年十二月間，驥等至雲南攻上江敵砦拔之，斬敵五萬餘。然後經高黎貢山、騰衝，長驅抵木籠山（在今雲南保山縣南），思任發不敵挈眷遁去。驥留兵守之而還。

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明廷詔擒思任發者，以麓川地與之）。其子思機發復率衆據麓川別寨者藍。王振復於正統八年（一四四三）夏五月命驥等再討之，發卒轉餉幾十五萬人。九年（一四四四）九月，驥等復破思機發於者藍，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而還。

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三月，思機發竄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明廷加以招諭；然以其心存疑懼，終不敢出。嗣又詔總兵沐斌（黔國公沐晟之子）討之，無功。王振必欲獲思機發而後已，乃又命王驥總督軍務統兵十五萬討之。驥自騰衝渡金沙江（卽盈江）破之鬼哭山（一名鬼窟山在孟養西南），思機發又遁去。諸夷擁機發子小思陸發據孟養。驥恐大軍深入，餽餉大繼，乃與思陸發約以金沙工（似卽騰衝西之盈江）爲界而還。

(3)平浙閩盜

浙閩賊首鄧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爲佃人，因與田主衝突，遂於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八月間開始倡亂。當時福建因兵衞久弛，村民苦於新布政使宋新之貪虐，相率從之，衆至數萬。攻掠沙縣及尤溪（福建省今縣）等廿餘縣，進圍延平，東南震動。明廷先命都督劉聚等進勦，繼以寧陽侯陳懋爲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副之；尙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至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二月，茂七等被擒殺，其亂始平。

與鄧茂七之亂相呼應者，尙有葉宗留等之亂。正統初因詔封福建、浙江礦冶，致起礦盜。正統九年（一四四四）七月，復開閩浙銀場。福建歲課銀二萬兩，浙江歲課銀四萬餘兩，官屬供億費尤多，因而民困，盜亦愈熾。東捕西逃，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其最著者爲靑田葉宗留及麗水陳鑑湖等，聚衆數千，肆行刼掠。詔命御史柳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正統十三年四月鄧茂七亂起，葉宗留及陳鑑湖等往附之，因而勢力益熾，遍掠浙、閩

贛諸省。官軍屢為所敗。正統十四年春，鄧茂七誅滅，二人擁衆如故。同年夏四月，鑑湖殺宗留圍攻處州（今浙江省麗水縣）。旋因官軍四集，鑑湖勢孤，巡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遣人招之乃降。

三、北邊情勢

瓦刺部順寧王脫歡自宣德間擊滅阿魯台，控制東部蒙古後，勢力日强，未幾又殺蒙古賢義、安樂兩王而盡有其衆欲自立為可汗。旋因不獲衆意，乃推戴韃靼人額爾伯克汗之弟之後裔脫脫不花為汗，而自稱太師，暗握軍政大權韃靼部殘餘阿爾王子及朶兒只伯（亦稱多爾濟巴勒）等西竄亦集乃路（今居延海附近），數寇甘涼，先為明總兵官陳懋所敗。正統二年（一四三七）五月，明廷復遣兵部尚書王驥經理甘肅邊務，王驥又擊敗立於亦集乃路以北地區。

阿魯台等亦為脫脫不花所殺。

正統四年（一四三九）脫歡死，其子也先（亦稱額森）繼太師位，號稱小王子。也先狡桀，甚於其父。嗣位後，東破兀良哈、西破哈密，婚於沙州、赤斤（赤金衞在今甘肅玉門及安西縣東境），其控制地區，西起新疆，東至遼東，北迄貝加爾湖，南至長城，勢力之强為元朝退出中原以後所僅有。（下引見明紀卷十三）

總上所述，可見蒙古瓦刺自宣德間，已兼併韃靼勢力，而日趨强盛。至正統初也先繼脫歡後，勢力益盛，時有南侵之意，但明廷因英宗幼弱，王振擅政，舉措乖張，朝臣離心。且當時對雲南及浙閩方面正進行平亂之戰，對北方瓦刺日益發展之局勢，甚少認識，正統六年（一四四一）王振將甘肅總兵官蔣貴等召還至雲南平亂時，侍講劉球

曾上言有云：「且衞拉特（瓦剌）世爲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尙强，今乃移甘肅守備，以事南征，卒然有警，將何以爲禦？」劉球之疏所謂「世爲邊患，近雖稍抑」云云，僅係其本人就一般國防之認識而言。對當前之情勢，甚少所知，自無從促起明廷之警覺。其實當時瓦剌部也先已嗣父位兩年，野心勃勃，正東征西戰急謀擴張中。

其次明代軍政及社會經濟情形，在仁、宣時代本已大不如前，至此因王振擅專，舉措乖張，故益趨惡化。在軍事方面，衞所勾兵弊端百出，軍伍廢弛，其防禦在北方邊地之衞所，徒具其名，已不能用命作戰。在社會方面天災連年，軍民交困，復大興土木，任意逮捕工匠（註四），致人心離散，盜賊蠭起，朝廷上下，只注意國內，無暇注意邊疆上有何變化。在經濟方面，因虛靡無度，出多入少，鈔票充斥，物價飛騰。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僅折錢三文。於是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五月，又詔各地嚴禁交易用錢，並規定用錢者以阻鈔論，追萬貫，全家戍邊。其措施之嚴厲，可稱空前。故在邊境戍守之官兵，懷恨朝廷，各存有與日偕亡心理，甚至盼望有誅王振之外寇也。

註一：司禮監爲明廷中之有權而職重者，有提督太監，掌印太監各一人。提督掌督理皇城內一應儀禮刑名。掌印掌理內外奏章及御前勘合。

註二：洪武中太祖鑑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至王振去之。

註三：據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載：工部侍郎王佑極意逢迎王振，善伺振顏色。佑貌美而無鬚，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

註四：明鑑卷四辛酉六年條載注：侍講劉球上疏有：「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之語。明鑑卷五丁卯十二年條載：英宗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七月：黃河決口淹地二千餘里。又明鑑卷四戊午三年條載：因「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第二節　戰爭導因

蒙古瓦剌部自明英宗正統四年（一四三九）其太師脫歡死後，其子也先繼位，號稱小王子，即東征西戰擴張勢力。至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土木堡之戰，已統一蒙古各部，而擁有東起遼東、西至新疆之廣大地區。此時東北方面位於遼北、熱河一帶之兀良哈三衞，已完全爲也先所征服。瓦剌之勢力已延至古北口外。在北方明朝之勢力，早已縮至獨石、萬全及大同以南地區。過去常爲成祖北征基地之開平（即多倫），該衞已於宣德五年（一四三〇）遷獨石衞；興和千戶所（即察省張北縣），原設之千戶所已於永樂二十年（一四二二年遷宣府），早已南遷；屏障河套之東勝城（即今綏遠省托克托）也早經放棄。因此偏頭（今山西偏關縣）、楡林益受威脅。獨石、宣府、大同以北之廣大地區，胡馬馳驅已盡是瓦剌之天下。

在西北方面，寧夏、甘涼雖爲明朝控制，但廣大河套地區已陷於敵。自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沙州衞（在今甘肅省敦煌縣）遷於山東（註一）後，赤斤（在今甘肅省玉門縣東南）、罕東（東今甘肅省敦煌縣西南）及哈密（今新疆哈密縣一帶）、赤城諸衞，陷於孤立不克自保之境。

明代北面國防因大寧（今熱河省寧城縣）開平（今察哈爾省多倫縣）、東勝（即今綏遠省托克托縣）等地之棄守，以及西部瓦剌之興起，使得宣府（今宣化）、大同（即今山西大同）兩大據點，已成爲北方最主要之防敵前哨。宣府設有萬全都司（即張家口所在），下轄十三衞及五守禦所（註二）。大同上設有總兵官鎭守，轄大同五衞及陽和五衞（尙有東勝五衞已棄守），兵力可謂不薄。正統之初，明廷應邊將之請，曾於宣府沿邊及花馬池（今寧夏省鹽池縣）一帶，增築礮台，以利瞭望及警戒，旋又塞紫金關諸隘口，增強守備。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九月，宣府方面因朶顏三衞常有零星竄擾，明廷以諸將怯懦，乃以楊洪爲總兵官坐鎭之。洪勇敢善戰，人稱楊王，爲敵所懼。十四年（一四四九）夏，明廷以大同爲瓦剌貢使所經，常被刧掠及竄擾，乃命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以西寧侯宋瑛爲總兵官坐鎭之。蓋此時瓦剌之南侵已如箭在弦上，宣府、大同已危如累卵也。

蒙古人在中原之元朝，自被明朝推翻北退之後，時思恢復，故一旦勢力強大，即企圖南侵，此爲瓦剌南侵之基本因素。至觸發此次大戰之直接原因，則爲貢使所起之糾紛。蓋瓦剌對明廷每歲朝貢（貿易）貢使初不過三、五十人，朝廷賞賚甚厚，瓦剌因利爵賞，乃增至二，三千人，並虛報其數。明廷屢令減縮，瓦剌均不奉約。致貢使經大同，接待供給費用歲達數十萬，地方上不勝其担負。且貢使往來，常肆行刧掠，稍不如意，即藉端尋釁，大同官民皆不堪其擾。

正統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人來進馬，詐稱三千人，以冒廩餼，明廷核實予之。王振以其詐，並減其馬價，使同報，於是遂激起也先之大舉入寇。

註一：沙州、罕東、赤斤、哈密四衞，爲永樂初年明成祖設，用以屏蔽西陲者。正統十二年（一四四）因沙州

衞都督訥格兄弟相爭，部衆多攜二。甘肅總兵官任禮恐其北投瓦剌，乃乘其饑窘遷之內地，計共達一千三百餘人。其頭目遷於東昌、平山二衞（東昌卽今山東省聊城縣，平山在聊城西南），分其部落爲三屯，居清平（今山東省淸平縣西）、博平（在今聊城縣西北）二縣。

註二：據明史卷九十兵二衞所項內載稱：萬全都司轄萬全左衞、萬全右衞、宣府前衞、宣府左衞、宣府右衞、懷安衞、開平衞、延慶左衞、延慶右衞、保安衞、保安右衞、蔚州衞、永寧衞、廣昌千戶所、四海治千戶所、長安千戶所、雲川千戶所、龍千戶所等。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四——五三三、五三七）

本戰役之主要戰場爲自大同、宣府至京師（卽今北平市）間一帶地區，其要點除宣、大、北京外，則爲居庸關、紫荆關等險要。蓋此時瓦剌之勢力中心在和林（在今外蒙古西庫倫），而河套地區已成爲其經常游獵之地。其進犯北京最便捷之進軍路線有二：其一卽經宣府、懷來叩居庸，由正面直搗北京。其二爲由大同經渾源、靈邱，或經蔚縣、淶源叩紫荆關以迂迴北京之側背。後者卽所謂太行八陘之一飛狐道。茲將上述各要點之概况簡述如下。

北京：卽今北平，明以有南北二京，故稱北京，其地古幽州城，春秋戰國時燕國都此，秦漢時爲漁陽，其附近地稱上谷、右北平等郡，至隋唐時仍曰幽州。五代時爲燕雲十六州地。遼、金、元皆以之爲都。明自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自南京遷往都之。

北京地處雄要，北依邊塞，南通齊趙，負山而控海。北有居庸、古北、松亭諸關，以通塞外。各關相距東西千

里，險峻相逋，便於據守。西阻太行，東瀕大海，均可爲依托。其南則沃野千里，有東西兩大交通幹線直通齊、趙，便於交通及補給。建都於此，正如方輿紀要所謂「如坐朝堂而俯視庭宇」，形勢極爲優越。元代木華黎幷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北京城之初建，始於遼太宗耶律德光，其地在今城西南，內爲皇城，外爲都城，周三十六里號爲南京析津府，爲遼國五都之一。金改爲中都亦曰中京。元至元四年（一三四四），另於舊城東北改築都城，亦建皇城於其中，號爲大都。明永樂初營建今北平故宮之宮殿，繕治皇宮城於內，曰紫金城。宮城之外爲皇城，周十八里有奇。京城周圍共爲四十里，有九門，頗爲堅固。

其外圍要點以東方之通州，北方之昌平，西方之易州爲最，號曰幽都三輔。

宣府：卽今察哈爾省宣化縣，戰國時燕地，秦、漢、隋、唐爲上谷郡地，五代時爲燕雲十六州之地而淪入契丹。明置萬全都指揮使司，轄十五衞七守禦所。其左衞設於萬全（卽今張家口之萬全縣），右衞設於懷安（卽察哈爾省懷安縣），爲居庸關正面防禦系統中心。自開平（多倫）及興和（今察省張北縣）內遷後，已成爲京師正面主要之前哨基地。其地山川糾紛，形勢險固，右與長城要隘獨石相接，右與大同相呼應，構成京師之屏障。

大同：卽今山西省大同，秦漢時爲雲中郡地，隋唐時先以其地屬代朔雲三州，後又復爲雲州。五代時爲燕雲十六州之雲州，遼、金建爲西京大同府，爲遼、金五京之一。元稱大同路，明復改爲大同府。方輿紀要有云：「其地東連上谷（秦上谷郡卽居庸、涿鹿、萬全、宣化一帶），南達幷（古幷州卽今山西省）、恆（今河北中部），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隅之要害，爲京師之藩屏」云云。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女眞亡遼，蒙古亡金，皆先下大同。

惟由大同而東，須經飛狐、倒馬、紫金諸險；由大同而南則須經雁門、勾注諸險，爲中原之外藩。其地三面臨邊，川原平衍，自古卽爲禦胡用武之地。

紫荆關：位於易州（今河北省易縣）西八十里之紫荆嶺上，爲由大同及雁門東入幽燕之要隘。其地山谷崎嶇，易於控扼，自古爲戍守要地。關之東西南北四面，均有連綿之山嶺，參差相接，形勢極爲險要。所謂太行八陘之蒲陰陘（第七陘）卽係指此。宋嘉定中蒙古攻金，卽取道於此。明代自洪武中卽設有千戶守禦之。

居庸關：位於今河北省昌平縣西北三十餘里處。其南北兩口相距四十里，兩山夾持，下有巨澗，懸崖峭壁稱爲絕險。其東西方山嶺參差相接，無法超越；爲由京師北達宣府或赤城（今察哈爾赤城縣）、獨石（今獨石口）之惟一咽喉。再東則爲古北口，爲通往大寧（今熱河省寧城縣）之要隘。居庸以北均爲崎嶇山地，交通困難。居庸以南直到京師，相距僅百廿里，平闊無阻，故居庸實爲京師北方之第一道門戶，對京師之安全異常重要。惟居庸山高關險，守備較易。讀史方輿紀要曰：「紫荆、倒馬（在今河北省定縣西北二百五十里）二關，隘口多，守禦難徧，內達保定、眞定（卽今河北正定）皆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之限，騎兵便於馳突。惟居庸重崗複嶺，關山嚴固，三關之守，居庸險而實易。」誠然，歷代胡禍事實上亦多取道紫荆。元人所謂：「勁卒擣居庸，北搤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搤其吭。」正是說明兩關防守難易之不同。

第四節　雙方戰略指導

英、景期間抵抗瓦剌進攻之主要作戰，可分爲兩階段：第一階段爲土木堡之役，第二階段爲瓦剌進攻京師之戰

，茲將雙方戰略指導概述如下。

第一階段—土木堡之役

本作戰瓦剌部完全處於攻者之地位，其酋長也先傾蒙古之全力南犯：各以一部兵力分犯遼東、宣府及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縣），也先自率主力進攻大同。由其使用兵力及行動觀之，其戰略目標似在一舉攻略大同、宣府各戰略要地，然後相機南犯。明方之戰略指導，在利用各前進要點，堅強抵抗，阻止瓦剌之進攻。一面集中主力進出大同以北地區，與敵求決戰。因敵情不明，王振想以天子親征之威勢，嚇退敵人，故處處顯出盲目行動，及明軍主力進至大同時，始知敵勢強大，未可輕敵。於是又變更決心，倉促後退，致造成土木堡之慘敗。

第二階段—瓦剌進攻京師

因第一階段作戰結果，明軍大潰，英宗被擄，瓦剌以英宗爲勒索之資本，故本階段之作戰，爲政治與軍事併用戰。兩方戰略指導概要如左，

㈠瓦剌方面：政治上利用英宗誘取邊城，或勒索金帛。同時以送駕議和爲名，向明廷敲詐，鬆懈明方戰備，動搖明方民心士氣及明廷抗戰之決心。軍事上乘機進攻，以一部進攻宣府、居庸，以吸引明方之注意力。同時以主力經大同南下叩紫荊關，乘虛直搗京師，與政治攻勢配合，乘機進攻明都北京，以瓦解明廷之全面抵抗。

㈡明廷方面：政治上針對瓦剌之企圖，適應當前之需要，另立新君，主持國政；拒派使節進行和談。同時告諭邊將瓦剌利用英宗謀取邊城之陰謀，誡諭邊將悉心堅守，瓦剌奉駕至不得輕出。軍事上利用前哨要點，堅強抵抗，阻敵深入，同時徵調後方各地兵力，集中北京，委派忠貞有爲將校統御指揮。如敵進至京師，則利用

城垣爲依托，對進犯之敵背城決戰，以粉碎瓦剌之攻勢。

明廷當時左右朝政及主持戰爭之主要人物，在前一階段中爲太監王振；在後一階段中爲兵部尚書于謙。王振之爲人及其干政情形，已概述於前，不再重贅。以下僅將于謙簡介之。

于謙錢塘人（今浙江杭縣），爲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因奏對時吐音宏暢，爲宣宗所賞識。旋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輕騎簡從，遍訪民隱，繼之，復遷左侍郎。在官九年威惠大行。英宗初三楊（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及楊溥）輔政，亦頗受器重。及三楊卒，因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忤王振，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誤解得釋；遷大理寺少卿。旋因山西河南吏民之請，復命巡撫兩省。英宗正統十三年（一四四七）遷兵部左侍郎。十四年瓦剌入侵，兵部尚書鄺埜隨英宗出征，謙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諸臣莫知所從，謙力斥南遷之議，出長兵部，主持抗戰大計。

于謙至性過人，赤胆忠心，不計利害，忘身愛國，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當時瓦剌南侵，英宗被擄，湖廣、、貴州、廣西、苗猺多叛，局勢艱危，軍馬倥傯，存亡變於俄頃，謙目視指畫，口具奏章，悉合機宜，僚吏相顧駭服。惟謙秉性過剛，疾惡如仇，遇事稍不如意，輒拊膺奮呼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要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因之結怨同僚，爲衆所疾。尤其主張南遷之侍講徐珵（後改名爲徐有貞）因爲謙所斥，切齒恨之。爲其保荐之京師總兵官石亨，因私心受阻，亦與其積不相能，造成其日後殺身之因素。（明史卷百七十于謙傳）

瓦剌方面主持此次戰役者爲韃靼太師也先。也先爲脫歡之子，脫歡統一瓦剌各部後，雖擁脫脫不花爲汗，但一切軍政大權均自操之。也先嗣父位後，仍獨專軍政，可汗脫脫不花及知院阿剌，對也先專政行爲均深爲不滿，故自

始即萌日後雙方火併之契機。也先驍勇善戰，雄心勃勃，且有謀略，善用兵。故繼父位後，曾東征西討，統一蒙古各部，造成元代滅亡以來最强大之局面。脫脫不花等雖對其不滿，但一時亦無可奈何！英宗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也先對明廷採取報復行動大舉南犯時，脫脫不花等曾加以勸阻。也先不聽，於是乃掀起雙方之大戰。

第五節　瓦剌進襲土木堡攻京師作戰經過（參附圖十四—五三八、五三九）

一、明英宗親征及被擄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七月，韃靼瓦剌部（註一）太師也先率部入寇明邊。其南侵兵力計分四路：東方以脫脫不花與兀良哈之衆寇遼東；西方遣騎一部寇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縣）；正面由阿剌知院率騎兵一部寇宣府、赤城，主力由也先自率入寇大同。

七月十一日，也先軍進至貓兒莊（在今山西省陽高縣北貓兒莊堡），兵勢甚銳；明參將吳浩迎戰敗死。羽書至京，太監王振挾帝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詔下，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等率百官諫止，不聽。七月十五日，命郕王（英宗弟）居守。是日大同總兵官西寧侯宋瑛與武進伯朱冕等率軍與敵戰於陽和（今山西省陽高縣），因爲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沒。敬伏草中得免，都督同知石亨單騎奔還。諸邊將多逃匿。

七月十六日，英宗發京師，以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率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及尚書侍郎以下官軍五十餘萬人從行。因官兵倉卒就道，人心恐慌，故軍中嘗起夜驚。十九日次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許。二十三日至宣府，遇

大風雨，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甚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尙書王佐、鄺埜因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振私人欽天監彭德淸告振曰：「天象示警，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仍繼續前進。二十八日至陽和。八月三日至大同。振欲再進，大同鎭守太監郭敬告以敵勢，振始恐懼旋師。八月二日命廣寧伯劉安爲總兵官鎭大同，錦衣衞指揮郭登爲都督僉事充參將佐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八月三日師還。郭登言於學士曹鼐：謂車駕宜取紫荆關，庶保無虞。王振係蔚州（今山西省蔚縣）人，亦欲藉機邀帝至蔚州幸其家。及師行又恐損其田禾，因之行四十里復折而東，改道宣府。兵部尙書鄺埜再上書請疾馳入關，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去之。十日次宣府，瓦剌追兵突至。恭順侯吳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爲後衞，力拒之，俱戰死；所部亦潰散殆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帥師五萬騎往援，至鷂兒嶺（在察省宣化縣東）遇敵伏兵，一軍盡覆。（同上）

八月十四日，英宗次土木堡，距懷來二十里處，衆議入保城中，振因其輜重未到，飭留待之，因即駐營於土木堡。旋瓦剌兵大至，遂將土木堡包圍。土木堡地高，掘井兩丈仍不得水；汲道復爲也先所據，人馬飢渴。敵又分道自旁口入侵，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愈增多。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請和，帝詔學士曹鼐復許之。振見敵退，遽令移營就水。軍方移動，也先集勁騎四面衝之，蹂躪而入。明兵爭走，行陣潰亂。英宗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擄英宗及中官喜寧而去。太監王振、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尙書王佐、鄺埜、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其他官軍死傷者達數十萬人。

英宗被擄入敵營後，也先待之甚恭，以前所擄之校尉袁彬侍之。也先擁英宗至宣府，傳諭守將楊洪、羅亨信開

門出迎，城上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也先繼又西去擁英宗至大同索金帛。廣寧伯劉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見，以金二萬及前總兵宋瑛等家貲進。英宗以賜也先。旋參將郭登謀奪駕入城，未果，也先乃擁英宗北去。（明史卷百七十三，楊洪傳）

與也先同時行動進攻遼東之瓦剌部脫脫不花及兀良哈部，進至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後，因明守將王翔據城固守，不得逞退去。西路之瓦剌騎兵一部進寇肅州（今甘肅酒泉縣），亦爲守將任禮擊退。

二、英宗被擄後明廷所採之緊急措施

明軍在土木堡潰敗後，一時人心異常恂懼。赤城（今察省赤城縣）、鵰鶚堡（在今察省龍關縣東）、懷來、永寧堡（在今察哈爾延慶東北）、保安（今察省涿鹿縣）等處守將，皆棄城遁去。宣府軍民亦紛紛爭出逃亡；賴守將羅亨信、楊洪等悉力鎮壓，民情始安。大同參將郭登見局勢危急，亦急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率衆死守。

土木堡之敗及英宗被擄之惡耗，傳至京師，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之計。當時因京師之勁甲精騎皆已陷沒，所餘疲卒羸馬不滿十萬，故京中羣情恂懼，人心浮動，極度不安，情勢至爲危急！侍講徐珵復進言曰：「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云云。幸侍郎于謙竭力斥之。于謙認爲：「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力主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尚書胡濙、學士陳循等附之，於是守議乃定。皇太后因命英宗之弟郕王監國總百官政事。郕王攝朝政，廷臣請誅王振族，並當廷擊斃振黨太監馬順，聲勢洶洶，一時朝班大亂。郕王懼起欲去，謙排衆直前，啓王宣諭順等當死勿論，衆情乃定。由此可見當時羣情之激憤以及于謙勇於負責之精神。（明史于謙傳）

郕王攝政後，首以于謙爲兵部尙書，負責籌劃抗敵大計，並循于謙及廷臣之議採緊急措施如下。

㈠詔外軍入援：檄兩京，河南備漕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赴京入援。

㈡運通州糧至京：通州倉存糧百萬石，因恐資敵，初議焚之，後從應天巡撫周忱之議，令京官及軍中自運，以脚直給之，並令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㈢籍太監王振家：郕王攝政，廷臣當殿擊斃振黨太監馬順、毛貴、王長隨等。並應廷臣之請，縛振姪錦衣衛指揮同知王山磔之於市。振族無論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千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三十餘株，其他珍玩無算。

㈣命右都御史陳鎰，安撫畿內軍民，同時詔諭邊將，如瓦剌奉駕至，不得輕出。

㈤令有司輸南京軍器於京師，以備作戰之需。

㈥封宣府總兵楊洪爲昌平伯以嘉其功。封石亨爲武淸伯總京營兵馬。石亨原爲都督僉事，佐西寧侯宋瑛守大同，陽和之役單騎奔還，降官募兵自效。至此以于謙之荐，再度起用。

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九月六日，于謙等大臣憂國家無主，太子幼弱，請太后立郕王爲帝。郕王受命嗣位是爲景帝，遙尊英宗爲太上皇，以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于謙以瓦剌勢强得志，必將肆行南侵，更請採取下列各措施，準備應付也先之進犯。

㈠以給事中孫祥爲副都御史守紫荆關。以郎中羅通爲副都御史守居庸關。羅通上書請准在居庸一帶之大小關口三十六個，可通人馬者七個各增兵千人；通人不通馬者二十九個各增兵百人；仍命大將一人給兵三萬分駐十

營於關外。

㈡遣御史白圭、編修楊鼎等十五人，募兵畿內、山東、山西、河南等地；並召募官舍餘丁、義勇、民夫，更替

沿河漕運官軍，集中京師備用。

㈢令工部徵集資材，使內外各廠晝夜加工，趕造攻戰武器，以備作戰之用。

九月中也先復以明英宗名義向宣府及大同守將進行敲詐。宣府守將楊洪不為所動，將英宗來書封呈北京。景帝嘉勉之，令悉心堅守。大同守將劉安馳至京師，謂英宗已進己為侯，奉命來報告敵情云云。景帝以其擅離守地，下之於獄。並另以參將郭登為總兵官鎮守大同。

三、瓦剌挾英宗以進攻京師

也先擄得明英宗後，原欲刼持之以為騙取邊城，勒索金帛並與明方議和換取讓步之資本，故待之甚厚。及聞景帝嗣位，奸計不售，乃又欲引兵南犯。叛閹喜寧（與英宗同時被俘者）又盡以中國之虛實告之。也先以為大舉南犯，明廷如不議和亦必被迫南遷，因之決定再度大舉入侵。其入侵之部署，係以五萬騎經今察哈爾省宣化縣東叩居庸關，以作正面牽制攻擊；他自率主力經大同向東，以叩紫荊關而迂迴京西，並用送還英宗為名，乘機進攻明都北京城。

十月一日也先擁英宗至大同，詭稱送之還京，脅守將開關。總兵官郭登不納。也先遂由陽原（今察省陽原縣）進陷百羊口（在今山西天鎮縣北偏西），既而南下逼紫荊關。九月破之，都指揮韓青及都御史孫祥均戰死。於是也

先乃率部由易（今河北省易縣）乘虛迂迴，直趨京師。

明廷見瓦剌入侵，京師危急，乃即以于謙提督諸營軍馬，詔諸將均受謙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十月十日朝廷又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及募兵御史將兵入援。京營總兵官石亨建議斂兵不戰，堅壁以老敵師。于謙以爲不可向敵示弱，乃將全部兵力二十二萬人分列九門外，準備背城拒戰。

兵部尚書于謙自與總兵石亨、副總兵范廣、武興等率主力陣德勝門（北門有二，東曰安定門，西曰德勝門）外，以當敵衝。悉閉各城門絕將士返顧，並下令曰：「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各將士知後退必死，故皆用命。（明史卷百七十，于謙傳）

十月十一日，瓦剌竄抵京師近郊。也先使英宗作書分致皇太后、景帝及文武羣臣。列陣至西直門（城西靠北之城門），以英宗止德勝門外。旋以騎一部攻擾彰儀門（即西南門）北，爲都督高禮、毛福壽等所擊敗。翌日也先擁英宗登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名土城關），太監喜寧嗾也先邀大臣迎駕。景帝以通政司參謀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出城朝見。喜寧又嗾也先以二人官小，另邀于謙、石亨或胡濙、王直等出見。景帝不遣。此時明廷臣日謀和議不決，因遣人至軍中問于謙，謙曰：『今日只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於是和議遂息。（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十三日也先率軍窺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空舍以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爲伏兵及火器所敗。旋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國禦之不勝；欲入城不得。守城監軍給事中程信自城上發箭礮助之；國亦力戰斬敵前鋒數人，但敵圍益衆，國力戰不懈。都督高禮及毛福壽等來援，禮又中流矢死；旋總兵石亨分兵來救，敵乃却。居民升屋呼號，爭投磚石，予士氣以極大之鼓勵。

也先初輕中國，以爲一至京城旦夕可破，但相持五日，屢遭反擊。官軍依城堅强抵抗，無法攻破。恐相持日久，退路爲援軍所斷，乃於十月十五日乘夜經良鄉（河北省今縣）遁去。沿途並大掠所過州縣，居住畿內之降人亦乘間起而呼應之。

明軍知敵退去，乃分軍追擊之。此時宣府守將楊洪已率軍兩萬至京，景帝乃令洪爲總兵官追剿境內散敵，以都督孫鏜副之。洪軍曾追剿至固安、霸州（今河北省霸縣），追還敵所掠之人畜甚多。

與也先配合由宣府方面進攻之部隊，曾進至居庸關一帶。值氣候大寒，守將羅通汲水灌城壁，因之城堅不得進，乃於十月七日退去。羅通率軍追之，三戰三捷，斬獲甚多。

四、瓦剌繼續入侵與英宗之返京

十月十七日也先擁英宗出紫荊關遁去。瓦剌退走後，京師之暴風雨雖已過去，但瓦剌此時勢力强大，隨時仍有入侵之可能。明君臣痛定思痛之餘，乃先後更採取措施如下。

㈠詔止勤王兵　勤王兵除宣府總兵楊洪到京外，其他究有若干到京，史無記載。然敵軍至京師，明軍有二十二萬人應戰，則可見必有外軍到達也。

㈡賞功　此次作戰以武清伯石亨功最大，晉爵爲武清侯，昌平伯楊洪亦晉爲昌平侯，其他官兵均依功受賞。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受。

㈢增兵守保定（今河北省清苑縣）、涿州（今河北省涿縣）、易州（今河北易縣）諸府，以大臣鎭山西防寇南

侵，並詔修沿邊關隘。

㈣安置近畿之降人，因此項居住近畿之降人，在瓦剌入侵時多爲內應。此時適値討辰州（今湖南省沅陵縣）叛苗，乃悉選其精壯使之從征。

㈤採學士陳循建議，以昌平侯楊洪勇敢善戰，率所部留京協助石亨督導京營訓練事宜。又以居庸關守將兵部員外郎羅通，曉暢軍事，調京助楊洪參軍務。

㈥于謙建議宣府、居庸爲京師門戶宜選重臣鎭守。於是乃以左都督朱謙爲總兵官鎭宣府，以都御史王竑鎭居庸。竑至居庸後，簡士馬，繕阨塞，將帥不稱職者劾去之，壁壘爲之一新。

瓦剌進攻京師之戰，雖未達目的而退，但也先卻因此深知明方此時邊防空虛，僅足自保；因此仍企圖乘機南犯，以奪取邊境城鎭，並掠刼人畜資財。茲將自景泰元年（一四五〇）正月至五月間，也先對宣府至寧夏沿邊不斷竄擾情形概述如下。

是泰元年一、二月間，也先聽閹人喜寧之言，西犯寧夏，掠人畜；爾後更留數千人於河套（明鑑卷五注爲今寧夏鄂爾多斯地），不斷南擾。同月又以數千人寇大同至沙窩（在今山西右玉縣東北即沙楞河口），大同總兵郭登以八百騎擊破之。繼又敗之於栲栳山（在今山西平魯縣西北）。自土木之役以後，登以八百騎破敵軍數千，尙屬創舉，因此軍心爲之一振。明廷因封登爲定襄伯。

二月間，明廷爲加强邊境守備，防敵再舉，特以石亨爲鎭朔大將軍，率軍三萬人出巡大同。以都指揮同知楊能（楊洪之從子）充游擊將軍，帥軍一萬五千人巡宣府，防瓦剌之進犯。

與英宗同時被擄之叛閹喜寧，盡道明朝之虛實於也先，並不斷導之南侵，且與袁彬不睦，英宗憂之，因言於也先，請遣喜寧還京索禮物，而令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因之寧至獨石被伏兵俘擄送京，磔於市。

三月間，瓦剌分兵寇大同、朔州（今山西省朔縣）、偏頭（今山西偏關縣）、萬全、宣府、寧夏及甘肅慶陽等處。宣府總兵朱謙告急，景帝命范廣充總兵官，兵部員外郎羅通提督軍務以禦之。此次瓦剌南擾各地，邊將抵禦，互有傷亡，惟其中寧夏、廣陽及朔州等處，被敵殺掠較衆。

四月初，瓦剌又擾大同，被明軍擊退。四月下旬瓦剌又分寇大同及雁門。明廷特命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練兵於保定、眞定、涿。易等處，以防敵深入。

五月初，瓦剌又分兵南侵大同及宣府。宣府方面將守將朱謙督軍力拒，反復爭戰，敵未得逞。大同方面因石亨等抵禦不力，敵圍忻、代，並長驅至太原城北。山西大震。明廷以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自太原移鎭雁門，別遣都督僉事王良鎭太原，並令都督同知劉安督涿、易諸地軍赴援。敵見援軍漸集，始行引退。

五月下旬，瓦剌遣使請和，且請送還英宗，諸臣謀議遣使前往迎之。景帝以爲敵言難信，恐其以送駕爲由進犯京師，因作罷。

八月中旬，也先又分兵各以二千騎寇大同及宣府，均被擊退。也先並擁英宗至大同，聲言送駕南還。守將郭登謀奪駕，也先知之遁去。

也先初以爲明邊防空虛，擁有英宗爲號召，大同、宣府等處，當不難攻破。但經半年來之攻擾，守軍屹立不動，堅强抵抗，知難得手。而內部脫脫不花與阿剌知院，對也先之專政，益爲不滿，時思推翻之（註二）。彼等除與

明方通使外，並將所部撤歸。也先南侵既不得手，復爲內部情勢所迫，於是乃決心送還英宗與明廷媾和。

六、七兩月間，也先兩度遣使至明方請迎還英宗。景帝爲保帝位，本不欲迎駕南還，但迫於衆臣之議，及于謙所謂：「天位已定，寧復有他」之言，不得已乃先後派禮部右侍郎李實等二人，及右都御史楊善等四人前往。惟齎賜甚薄，敕書中復無奉迎之語。但以也先既已決心媾和，故明使至後，也先即無條件送英宗南返。並親率部衆送之登程，然後遣頭目七十人送至京師。（明史卷百七十，于謙傳）

英宗於景泰元年（一四五〇）八月二日離瓦剌南還，經宣府、居庸於十五日至京師。對迎駕禮儀廷臣與景帝間亦極爲矛盾：廷臣欲其隆重，景帝欲其簡單，結果遵景帝意，以一車二馬迎於居庸，至安定門始易法駕。景帝迎於東安門，送英宗入居南宮後，百官始隨入朝見，自此英宗即被錮於南宮內。

註一：丁謙氏明史外國傳考證載：「瓦剌，即元史斡亦剌又作外剌，語解改衞拉特，元祕史作斡亦剌忞。……前清官書作額魯特，或作厄魯特。其先出於漢之堅昆，唐爲黠嘎斯，元爲乞兒吉思。斡亦剌特乃乞兒吉思分族，初居謙河東北貝克穆河地，後徙阿爾泰山間，服屬于蒙古，故京稱蒙古部落，實與蒙古不同族也。至明初馬哈木襲殺本雅失里，始據漠北。其子脫阿繼起益强，攻殺阿魯台，乃有東方內蒙古地。」

註二：據札奇斯欽著「蒙古之今昔」㈡第四章十六項下載稱：當時蒙古諸部，雖處於新興之衞拉特（即瓦剌）部勢力之下，但多心懷不平，時有計劃政變的打算。此種運動以大汗脫脫不花爲中心，逐漸展開。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一、景帝政治措施

景帝即位於國家危難之中，幸賴諸臣之協力，擊退瓦剌使國家轉危爲安。自景泰元年（一四五〇）八月間英宗南還後，瓦剌因內部之變，減少南侵，邊境漸趨安定。惟湖廣、貴州等省之苗亂，仍此起彼伏叛亂不已；而淮河流域及黃河下游之水災，亦連年不息，使明朝之社會經濟不能獲得繁榮發展之機。

景帝在位八年（一四五〇—一四五七），垂死時又爲英宗所奪。茲將其在位期間之重要設施，及奪門之變發生原因，經過情形概述如下。

景帝在位期間，對國計民生有關之重要措施，除抵抗瓦剌之作戰及討伐苗亂外，以整軍與治河二者爲最有成效。

㈠改軍制立團營：明軍於土木之變後，京軍精銳盡失，新征集之軍，分隸五軍三營，各爲敎令，兵將不相習。當時兵部尙書于謙提督京營軍務，深感有加强組織改進訓練之必要，於是乃請立團營之制。即在諸營中選出精銳十萬人，分作十營，統以總兵，隸以都督，稱爲團營，統一訓練之。其餘各軍仍歸本營，稱爲「老家」。新立之團營，仍以武清侯石亨爲總兵官，于謙提督軍務。明軍之編制，至此爲之一變。

㈡治河：英宗十三年（一四四八）秋七月，黃河決滎陽，經曹濮，衝秋張（在今山東東阿縣西南），潰沙灣（在今山東壽張縣東南三十里）之東提，奪濟後入海。會通河淤塞，漕運因而受阻。至景帝三年（一四五二）六月，河又決沙灣，水勢益大。明廷先後以工部尙書石濮、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等相繼治之，幾七年皆

無所成。

景泰四年（一四五三）十月，景帝以徐有貞（即徐珵）爲左諭德前往沙灣，負責治河。有貞至秋張、沙灣視察河決狀況後，上治河三策：一曰置水門，二曰開支河，三曰濬運河，景帝皆從之。有貞乃治廣濟渠，起秋張金堤，引向西南百里踰范、濮等縣，折而西北以接沁河。內依古金堤以爲固，外恃梁山泊以爲洩，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以石而鍵以鐵，全部工程歷五百五十餘日而成。於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渠。有貞繼又濬漕渠，北起臨清，南至濟寧，建八閘於東昌，水道以平。此次黃河之決，前後幾達十年，至有貞治之始塞，阿、鄄、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亦少息。

景帝於英宗被俘之後，奉太后之命嗣位爲帝。及瓦剌進攻京師未逞北退，局勢漸趨穩定後，即欲永遠據而有之。故對瓦剌以送還英宗爲名之任何談判，均不感興趣。但廷臣中尙有多人如吏部尙書王直、禮部尙書胡濙、兵部尙書于謙等，或感於君臣之義，對英宗懷有舊感。或顧及國家之榮譽，渴望迎還之，致景帝在衆臣敦請之下，不得不遣使迎駕。然因其不肯派遣大臣，敕書中又不言迎駕之語，以及故簡迎駕禮儀等等，仍爲諸大臣內心所不滿。

英宗南還後，景帝令其居於南宮，嚴爲守備，禁止大臣之朝見。對瓦剌之貢使則拒絕遣使回報，意欲與之絕交，以免英宗與瓦剌有何交往。景泰三年（一四五二）景帝亦進一步廢皇太子見深（英宗之子）爲沂王，立己子見濟爲皇太子。景泰四年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廷臣見儲位虛懸，有建議復儲（即復前皇太子見深）及朔望節日朝南宮者，但均遭嚴厲之懲處（註）。同時景帝見廷臣懷念英宗，對南宮防範益嚴。因探知英宗常依城邊高樹憩息，乃

盡伐之以防意外。凡此種種，自不能獲得諸臣之心服。

以廷臣間之關係而言，當時廷臣中最具權勢者爲兵部尙書于謙。于謙具有雄才大略，赤胆忠心，又深獲景帝之信任。惟因其秉性過剛，遇事直言無隱，獨斷專行，致引起同僚多人之嫉憤。其仇視于謙最甚者，除主張南遷被斥之侍講徐珵（改名徐有貞因治水有功已晉爲僉都御史）外，即爲都御史羅通與總兵官石亨等。該兩人均係因過被黜爲于謙所保荐。羅通於瓦剌進攻京師之戰後，曾劾謙封賞不實，謙因憤而請辭，景帝不許，兩解慰之。

武清侯石亨對于謙之仇視，尤甚於羅通。先是當瓦剌進攻京師之戰結束後，石亨功不如謙而進爲侯爵，內心疚愧，於是疏荐謙子冕。詔赴京師，謙辭不受。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得顧私恩。且亨爲大將，不聞擧一隱幽，拔一行伍微賤，以裨國家，而獨荐臣子，於公議亦不協。臣於軍功，力杜徼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聞之大恚。至景泰三年（一四五二）設團營時，謙與石亨同事，謙議論獨斷，亨不能贊一詞，更銜之。亨貪縱日恣，謙每事裁抑之，亨不得逞，益恨謙，曾上疏請辭總兵官，不許。謙以因此上辭總督職務，亦未奉准。

以上諸種矛盾卽爲導發奪門事變之基本因素。（明史卷百七十，于謙傳）

二、奪門之變

景泰八年（一四五七）正月十四日，景帝有疾，羣臣上疏請立太子，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武清侯石亨因奉詔榻前，見景帝病甚，必將不起。因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謀議，認爲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往商於太常卿許彬，彬甚贊同。請亨等謀於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亨等卽夜至有貞

家。有貞聞之大喜曰：「頒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軏等遂去。太監曹吉祥乃以復辟意密報上聖皇太后。十六日晚，亨、軏等復至有貞處，告已「得報」。有貞升屋覽乾象，急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乃相與密謀，有貞令軏等詭稱戒備非常，勒兵入內。議定，亨與軏會太監吉祥及王驥，楊善、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入內，兵既入，復鎖門以閉外兵。（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天色晦冥，有貞促亨、軏等速行，亨等率衆進薄南宮城，毀垣破門而入。英宗燈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因呼進輦，兵士惶恐不能舉，有貞等助輓以行。英宗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守門者不納，英宗曰：「朕太上皇也。」遂得入。至奉天殿，英宗升座，當時百官因候景帝早朝，咸待漏闕下，聞殿中呼譟，正驚愕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復位矣！」於是促衆臣入賀，百官驚愕入謁，英宗宣諭之，衆始定。羣臣呼萬歲。

英宗復位後，首封賞奪門功臣：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軏爲太平侯、楊善爲興濟伯，進徐有貞爲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旋又進爲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衞世職。其他尚有晉升者甚多。前禮部郎中章綸亦出於獄擢爲禮部侍郎，以其有建議復儲之功也。徐有貞雖受重賞而意獨未慊，數請於亨代報，願得「冠側注」（武弁也），尋又加封爲武功伯。（明史卷百七十一，徐有貞傳，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城、舒良、王勤、張玉等均逮捕下獄。徐有貞嗾言官以迎立外藩罪誣謙等，英宗猶豫未忍，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英宗意乃決。於是于謙、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玉、王勤，都督范廣等，均斬於市；陳循、江淵、俞士悅等謫戍，蕭鎡、商輅等斥爲民。（上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14—4949

于謙既死，籍其家，無餘貲。除書籍外，惟有上賜之蟒衣劍器固鎖於正室。蓋謙自值土木之變，感國家多事，平日多留宿直房，不歸私第，御賜諸物亦不過歲時一省視而已。

景泰帝仍被廢爲郕王，遷之西內，未幾卽死。

註　據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宮復辟項下載（明紀明鑑等書均有此記載）正統五年（西元一四四〇）夏五月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因上書請復儲（卽請復英宗子見深皇太子位），綸疏中並申述景帝應加羣臣於朔望及節日朝見南宮之意。觸帝怒，逮之下獄。八月間又有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因前曾上疏請命羣臣朝見南宮，致謁見時被杖，謫定羌驛丞。同時更杖章綸及鍾同於獄。同因以致死。

三、英宗復辟後之政情及互刺之動態

英宗復辟後，景帝時代之舊臣，除于謙等被殺黜外，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均致仕。英宗以吏部侍郎李賢爲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尋進爲吏部尚書。循忠國公石亨之請，罷巡撫提督軍務（天順二年又復之）及于謙所立之團營制。以袁彬（英宗被俘時之侍從）爲錦衣衞指揮同知。此時臣僚中爲英宗所親信而最有權勢者爲：兵部尚書徐有貞、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吏部尚書李賢及袁彬等人。其中除李賢爲人賢正有識外，其餘均爲勢利小人。得入閣預機務者，除徐有貞、李賢外，尙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許彬、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翰林院修撰岳正及太常寺卿彭時等人。惟不久薛瑄卽因石亨等用事而請致仕，岳正亦因豪邁敢言忤曹石（曹吉祥、石亨）二人而被謫戍。

石亨，曹吉祥，徐有貞三人，恃奪門復辟之功，最爲跋扈。石亨收受重賄，引用私人，其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人，一時勢權熏灼，嗜進者競走其門。太監曹吉祥亦進掌司禮監，督三大營，廝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者，權勢與亨相當；時人並稱爲曹石。徐有貞既爲兵部尚書，復得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獨攬文淵閣事，亦頗爲得志。有貞因思自異於曹石，圖裁抑之；暗向英宗微言曹石貪橫狀。曹石知之，反以計傷之，並泣訴之於帝；因之有貞及李賢均下獄。惟李賢旋即復職，有貞則因石亨等之深恨不已，致放於金齒（今雲南省保山縣）爲民。

石亨、曹吉祥等因招權納賄，肆行無忌，不斷爲人所告發。而石亨日必進見，干預政事，英宗頗厭惡之。李賢復勸英宗獨斷，權勿下移；於是英宗遂敕左順門，無召勿納亨入，亨入見乃稀。正統三年（一四三八）八月亨從子定遠侯石彪，以罪入獄（註一），因罷亨兵權，絕其朝參。四年二月彪以謀叛罪伏誅，亨被逮下獄瘐死獄中。

石亨敗後，曹吉祥深不自安，漸蓄異謀，結死黨，謀廢英宗。事洩被逮。其養子曹欽率衆攻長安門，爲懷寧侯孫鏜所消滅。吉祥及其黨均伏誅。

英宗復辟八年而崩。因英宗拙於知人，復辟後既不知痛改前非，復信任奸邪，如爲太監王振建祠追念，崇信曹、石等人，致在位期間，內爭不已，甚少建樹。英宗鑑於曹、石之叛，慮廷臣黨比，禁止武臣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往，違者治罪。更以錦衣官權爲耳目，遣之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傳貨賄以求免，無賄者常被逮懲。四月奸民更有冒錦衣衞名義到處欺詐者，吏部尚書李賢請撤還之，英宗不許，其勢益張。因內政不振，錦衣擾民，故一般社會狀況亦無從改善。湖廣、貴州方面之苗民，在此期間仍不斷叛亂，幸旋起

旋平，未成巨禍。

瓦剌太師也先，因獨攬韃靼軍政，與大汗脫脫不花及阿剌知院不睦。及其在多次南擾未逞之後，深感刼持英宗已無裨益，乃決心無條件釋還之。希圖藉此與明廷媾和，以便專力對內。因此自英宗南還後，景帝雖數度表示拒與瓦剌交往，也先亦未大舉南犯。北方國防線上，乃一時趨於安定。

景泰二年（西元一四五一）也先襲殺脫脫不花而君臨蒙古，自稱太元聖可汗。但因基礎不固，人心不服，而也先又恃强自驕荒於酒色，至景泰五年（一四五四）又爲其部下阿剌知院所殺。此時韃靼之勢力又漸强大，部長孛來復率衆攻殺阿剌，擁立脫脫不花之幼兒麻兒可兒（一名烏克阿圖或作穆爾格爾）爲可汗。於是瓦剌勢衰，部衆分散，被迫西去，東蒙古地區乃復爲韃靼所控制。

此時韃靼部中最有勢力者爲孛來及毛里孩部（註二），彼等驅走瓦剌之後，於天順初年又潛居河套一帶，於是西北邊境自山西北部經陝北、寧夏至甘肅西北甘涼一帶，便連年遭其蹂躪。其著者如天順元年（一四五七）三月孛來會入寇延綏（今山西省楡林一帶），同時以千騎屯大同邊外，並進窺偏頭（今山西省偏關縣）等處，英宗命忠國公石亨禦之，無功而還。三年（一四五九）春，孛來以二萬騎寇陝西省定邊縣之安邊營，但此次爲守將石亨所擊敗。四年（一四六〇）八月孛來及毛里孩部更分道大舉入寇，經大同而南，大同總兵官李文不敢出。敵衆直抵雁門及代、朔、忻諸州，大掠而去。五年（一四六一）六月，孛來衆數萬寇西寧（青海省今縣）、莊浪（今甘肅省古浪一帶），甘肅諸道，並攻入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肆行掠刼。

孛來之擁立麻兒可兒爲汗，與也先之與脫脫不花相同，不過用爲專政之號召，麻兒可兒年長後，亦不甘於愚弄

，於是韃靼內部又不斷掀起篡殺，明廷在北方所受之壓力，亦因而減輕。但明朝廷不知韃靼之虛實，懼於再度之天子爲擄及京師被圍，乃不惜動用全部國力，修築九邊堡長城。現今仍存留之自山海關至嘉峪關間之磚石長城，即是明英宗被俘於土木堡之後所建者也。

註一：據明紀卷十七載：定遠侯石彪轉戰西北，屢有功，因流言彪有異志，故屢被召還。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拷問得實，天順三年（一四五九）八月下彪錦衣獄，旣鞫彪得繡蟒龍衣等物，因論死。

註二：據札奇斯欽著「蒙古之今昔」第一節十七項載稱：孛來屬喀喇沁部，爲成吉思汗功臣者勒蔑之後。毛里孩屬於翁牛特部，爲成吉思汗之哥鐵木格斡赤斤之後裔，均屬烏梁海氏族，故當時被稱爲兀良哈。按兀良哈即烏梁海乃元朝祕史中所謂之深林中民族也，爲北魏拓拔氏之一支，不是蒙古族人。其居於阿爾泰山者曰阿爾泰烏梁海，居於唐努山者爲唐努烏梁海，居於興安嶺者爲興安烏梁海，居西伯利亞者爲西伯利亞烏梁海。故提爲蒙古氏族者非是（見丁謙氏明史外國傳考證）。

四、憲宗時北方國防軍事概況

至憲宗之世，韃靼內部不斷傾軋及仇殺，但因明方國勢衰弱故仍不斷乘機南侵。韃靼首長孛來及毛里孩等部，自景泰間擊走瓦剌，擁立脫脫不花汗之幼兒麻兒可兒爲汗後，因小王子不甘於受愚弄，不久又爲孛來所殺，更立前汗之兄馬克可兒吉思（亦稱摩倫）爲汗。自是韃靼各部長益各自專。成化元年（一四六五）韃靼部孛來、毛里孩等

與小王子馬克可兒潛來河套，與天順年間潛入之斡羅出部會合，因此陝西、寧夏、甘涼一帶均受嚴重威脅。同年三月孛來曾誇兀良哈九萬人入侵遼東，爲武安侯鄭宏禦却之。八月及十二月間，毛里孩部又兩度犯延綏。二年六月再犯延綏，掠平涼，入靈州（今寧夏靈武縣），犯固原，長驅至甘肅之靜寧，隆德等處，大掠而去。

此際明國防警備鬆懈，官兵戰力薄弱，且紀律敗壞。成化前一年（一四六四）御史陳選曾上言有云：「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杖不利，軍事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安閒，貧者迫饑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云云。幸成化二年後，韃靼內爭，孛來又殺馬克可兒吉思，毛里孩又殺孛來，另立他汗；而斡羅出又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立之可汗，並驅逐斡羅出。因敵之內爭，西北邊境一時暫賴無虞。（明紀卷十七）

憲宗成化六年（一四七〇）初，韃靼之孛魯乃、孛羅忽、乩加思蘭等部，亦相繼竄來河套久居，延綏之形勢，又趨嚴重。明廷以撫寧侯朱永爲將軍，都御史王越參贊軍務禦之。三月至七日間，斡羅出先後以萬騎分五路向延綏進擾，爲明軍所擊却。成化七年（一四七一）正月兵部尚書白圭，以陝西屢爲敵攻，巡撫延綏王銳禦敵無功，以陝西布政使余子俊代之。延綏鎮原治綏德（陝西省今縣）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及攻守戰具，自此榆林遂爲重鎮。

王銳巡撫延綏時，曾請於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之計，工未興而罷。七月余子俊來鎮後更上言謂：「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壘築，或挑塹，緜引相接，以成邊牆，於今爲便。」但兵部尚書白圭以陝西民方困，奏緩其役。（明史卷百七十八，余子俊傳）

成化八年（一四七二）春，韃靼乩加思蘭犯固原，明兵部尚書白圭以韃靼諸部久駐河套、陝西、延綏、寧夏諸邊地永不得安，乃建議以十萬大軍驅逐之，然後沿邊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憲宗壯其議，乃派員赴河南、山西、陝西會巡撫諸臣計劃糧秣補給，遣吏部左侍郎葉盛至前方與王越、馬文升、余子俊及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璋等詳議。葉盛、王越等旋以三邊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於是乃聯合上疏主守，認爲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相機而行。

兵部尚書白圭與廷臣議認爲套寇不滅，三邊終爲寧歲。且已調軍八萬集中延綏，將權不一，宜遣大將調度之。於是乃於是年（八年）五月命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節制各邊軍馬，同王越討乩加思蘭。陝西等三布政司以倉庫空竭，歲又不登，楡林道轉輸困難，乃請發金於內地市易；同時修築西安至韓城、同官經道，以利運輸。白圭又以糧餉困難，乃預徵明年賦應急，於是內地騷然。

因邊塞多故，明廷爲加强畿輔安全，乃就居庸關以東，設順天與永平二故巡撫，駐遵化兼轄薊州邊務。居庸關以西，設保定、眞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六府巡撫，兼督紫荊，倒馬，龍泉等關（在今河北省易縣至阜平縣地區之西方）防務，且自是遂爲永制。

秋七月延綏巡撫余子俊復上疏謂征套士馬軍需浩繁，仍請築牆建堡，並於明春夏間乘敵馬疲乏之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興工，期兩月畢事；兵部尚書白圭猶持前議阻之，憲宗則命速行舉兵。爲時套內敵軍毛里孩、孛魯乃、斡羅出等部稍衰，滿都魯入河套爲汗，乩加思蘭爲太師，勢力方强；平虜將軍趙輔乃與王越上言：謂窮搜河谷，非精兵十五萬不可。今糧餉困竭，內釁可虞，宜姑事退守，除斟留精銳外，宜散遣士馬就糧鄜延（今陝西膚施鄜縣等地）。

同時悉令沿邊軍民內遷，寇出沒之處多置烽燧，鑿塹築牆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決，遣給事中郭鏜往勘。十月間輔等又請，會輔有疾，召以寧普伯劉聚代之。鏜還言敵於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擄人畜，七月間縱横慶陽境內，輔與越至榆林不進，弛兵玩寇云云。疏上，憲宗不究。

侍講倪岳當時因憤於邊將之腐敗，曾上書有云：「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或遇敵輒至挫衂，旣莫敢折其前鋒，又莫敢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不寧。命將往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草野，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由此可見當時邊軍之腐化情形。（明史倪岳傳）

成化九年（一四七三）九月，韃靼滿都魯汗、孛羅乃、乩加思蘭等，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今綏遠省額爾多斯右翼前旗西南，蒙古名烏楞諾爾）大舉深入甘肅中部竄擾。王越料敵西侵而忽於東，乃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等，各將五千騎出榆林踰紅兒山（在榆林北），涉白監灘（在陝西定縣西北），晝夜兼走八百里至紅鹽池，薄敵營大破之；斬獲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滿都魯等因率衆進擾秦州（今甘肅省天水縣）、安定（今甘肅省涇縣）、會寧（今甘肅省靖遠縣）等地，飽掠而返。及歸，見妻子畜產等已被殺掠蕩盡，因相顧痛哭北徙，自是不復居河套。

成化十年（一四七四）正月，明廷以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屬，指揮不便，乃設總制府於固原（甘肅省今縣），以王越爲總制，巡撫總兵以下並受節制。

六月間，延綏巡撫余子俊以敵既北徙，邊患減少，乃開始構築邊牆。東自淸水營（今陝西省府谷縣），西抵花馬池（今甘肅鹽池縣西）長達一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台崖砦，以備邊警。又於崖砦空處鑿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箭。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及三月而成。牆內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西北邊防因敵之北徙及邊牆之修築，一時亦趨於平靖。

成化十三年（一四七七）十一月，余子俊調長兵部，十四年制定軍功賞格以北邊爲上，一人斬一級者，進一秩至三秩止。不願升者，賞銀五十兩。東北邊及西蕃苗蠻以次而差，至內地反賊，六級當北邊之一，其俘獲人畜器械，俱給所獲者。此種規定主要在鼓勵北方將士之殺敵精神。

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韃靼太師乩加思蘭殺孛羅忽並奪其衆。滿都魯汗憤其橫暴，乃與脫羅干、亦思馬因等謀殺之，亦思馬因遂爲太師。但未幾滿都魯死，亦思馬因及脫羅干等乃又擁立正統汗系嫡裔冲齡之巴圖蒙和爲汗（即達延汗）。十六年春，亦思馬因率部潛渡河擾靖虜（今甘肅省靖遠縣），當時太監汪直用事，正思以邊功自樹，乃請准與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發邊兵三萬西征威寧海子（在今察省張北縣），大破之而還。十七年（一四八一）二月，王越等又帥師出大同擊敵。三月間亦思馬因犯宣府，汪直、王越等又率京軍萬人禦之，比至敵已退去。

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七月，此時韃靼太師亦思馬因已死，巴圖蒙和汗（即小王子）率衆五萬犯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無算。是時大同總兵官爲許寧，太監汪直因被劾已調南京御馬監。許寧知敵勢盛，乃斂兵而守。明廷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官率京軍禦敵，小王子長驅深入散掠渾源（山西省今縣）、朔州（山西省今縣）等地，並

以六千騎寇宣府，大掠而去。

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春，明廷以戶部尙書余子俊總督大同、宣府軍務，以定西侯蔣琬爲總兵官，以太監張善監之。同年九月間韃靼復入河套。二十二年（一四八六）子俊致仕。但此後終憲宗之世，韃靼除兩度進擾甘肅外，未再大舉進犯。

此外在哈密方面，自英宗天順末哈密忠順王卜列革（亦稱孛羅帖木兒）卒後，因無子卽由王母弩溫答失里主政，憲宗成化二年（一四六六）韃靼癿加思蘭部乘隙襲破其城，王母率部避走赤斤蒙古苦峪（城名在今甘肅安西縣東南），遣使告難，明廷不能援。旋癿加思蘭退，明廷以哈密無王已歷八年，循各頭目之請，乃以忠義王（忠順王之弟）外孫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攝國王事。

成化八年（一四七二）把塔木兒卒，其子罕愼請嗣。帝許之，惟不命其主國事，政令因無所出。時土魯番（註）正強盛，其酋阿力乘機襲破其城，刼王母及金印去。明兵部以哈密爲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嘉峪關西二百里，今赤金湖之西赤斤堡）、苦峪、沙州等（明成祖時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衞均在嘉峪關外。沙州，今敦煌縣西南。罕東在嘉峪關西南，赤斤之南）亦爲其所脅，且甘肅敵患正殷，如套寇不退，關中供億將愈困難矣。於是明廷乃於成化九年（一四七三）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略。時土魯番阿力已返去，留其妹壻牙蘭留哈密。李文等檄都督罕愼及赤斤、罕東也克力諸部集兵進討。十年冬兵至卜隆吉兒川（在今甘肅西安縣西北）。阿力集兵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衞，文等不敢進，令二衞還守本土。罕愼及也克力、畏兀兒之衆退居苦峪，文等亦引還肅州。土魯番見狀遂久居哈密。明廷因令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衞於其地，令罕愼主國事。

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春，罕愼糾罕東、赤斤二衞兵一千三百人與己所部共約萬人，夜襲哈密城破之。土魯番守將牙蘭遁走，罕愼乘機克復八城，還居故土。明廷聞之甚喜，乃進罕愼爲左都督。至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特從其國人之請封罕愼爲忠順王。

以上爲憲宗之世國防軍事演變情形，由以上之概況，可見其國勢頹敗之一斑。

註：土魯番，漢爲車師前部及狐胡國地，即今新疆省土魯番及鄯善等縣一帶地。五代時爲回鶻所據，至元稱畏兀兒（回紇、回鶻之轉音）。元末，分其地爲柳城、火州、土魯番三萬戶府，自後酋長皆蒙古人。明初改爲衞，自柳城（今新疆鄯善縣）火州（土魯番東五十里）爲其所幷，土魯番始强（見丁謙氏明史西域傳考證）。

第七節　中　論

一、明朝失敗因素

明朝在英、景期間，因太監王振專政，政事頹敗，國勢衰弱，幾爲瓦剌所滅。其失敗因素及抗敵措施，可值申論者約有下列各點。

一、**土木堡之敗，完全敗於王振之無知**：當正統之初，瓦剌勢力已强，時有南侵之虞。王振昧於時勢，漠視邊將增

防之請，又徒逞私欲以數十萬衆調赴雲南長期進行遠征麓川之戰，是無異以有用之國力，虛靡於無用之地。及瓦剌南侵，王振不思熟籌邊計，遇敵深入，反不顧各大臣勸阻，貿然挾帝親征，希圖徼倖。且强督數十萬衆倉促登程。無計劃，無準備，復無目的，盲人瞎馬，驅衆北上，是出發時已注定其必敗之命運。當時廷臣中如吏部尙書王直、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鄺埜、侍郎于謙等，似已預知將敗，故不斷上章勸阻，但愈勸而振愈堅，愈阻而振愈怒。蓋非如此不足以顯示其有無上之權威也。及自大同倉促南退，王振初擬邀帝幸其家，圖炫耀於鄉里，繼又恐車駕損其田禾，轉道宣化。輜車千輛，僕從如雲，輾轉跋涉，徒勞兵力。放棄由紫荆南退之安全路線，趦趄於宣、大之間。此時明軍之危險，所謂履薄冰、臨深淵不足以形容之，可謂危險已極，而王振則茫然無所知也。既至懷來，危險之頂點已過，如迅速進城，即瓦剌追來，亦可嬰城暫守，而王振竟因等候其輜重車輛，露營於土木堡間，致喪師辱國，重演徽、欽之慘禍。觀王振之所爲，可知其完全爲一頑固無知之徒，徒逞一己之私欲，置國家存亡於不顧。其挾國家元首與滿朝文武大臣，輾轉於戰場，進退起止，宛如兒戲。蓋其心目中所想像者，完全爲個人之虛榮，故身臨戰場，亦毫無敵情顧慮及臨戰之生死觀念，殊可嘆也。

二、于謙爲挽救危局之中心人物：明方在土木堡慘敗後，英宗被俘，全軍盡覆，多數大臣死難，人心恐慌，社會騷動。當時如依侍講徐珵（徐有貞）之見，遷都南京，明廷將有土崩瓦解之虞！幸兵部尙書于謙不避艱險，挺身而出，斥南遷之議，進而主持危局；危難中之明朝，始轉危爲安。其所採之新措施中，最有助於當時之危局者有四：其一爲擁立新君：因新君立後，領導有人，抗敵之力量始能團結不散。其二爲拒絕和談：利用和談使明朝降服，爲瓦剌當時之陰謀，故兵行所至，均挾英宗以俱往。當時明廷中傾向和談者，大有其人。幸于謙堅持

主戰，終於在其「今日只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之堅定態度下，打破瓦剌誘降之奸計。其三爲保荐能才，整備戰力：事之成敗，在于得人，當時明軍精銳盡失，若干指揮官亦同歸於盡。于謙徵兵選將，保荐石亨、楊洪、羅通、范廣等出任要職，共濟時艱，當爲其轉敗爲勝之主要因素。其四爲採行緊急備戰措施。其重要者如：詔外軍入援，替調漕運官軍，募兵畿內，趕造及北運南京兵器，安撫畿內軍民，增强居庸、紫荆等地守備等等，均爲當時救亡圖存之急務。（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最後尚有一項決定性之因素：卽于謙不但具有長才卓識，堪勝大任；且具有赤胆忠心，不避艱險，不辭勞怨之精神。處事以身作則，打仗身先士卒，瓦剌進攻京師時，明軍在屢敗之餘，以新集之軍所以能同奮忠勇，堅强抗戰，于謙之臨陣督戰，泣諭三軍，躬擐甲冑，以示必死，當爲主要因素之一。

三、背城抗敵戰法之運用：對强敵作戰背城而陣之戰法，在戰史上尚不多見。瓦剌進攻京師之時，因明軍力弱，諸將對戰守意見不一，總兵官石亨建議：晝閉九門，堅壁清野，以老敵軍。于謙則認爲不可先示弱於敵，故不予採納；而另採背城戰法。此種戰法，在示以必死之決心，其利在對敵可表示誓死不屈之戰志，對己有激勵士氣之作用；與項羽之破釜沉舟，韓信之背水而陣，在思想及作用上有同樣之意義。其害處卽不能利用城垣作戰，放棄有利之掩護。依本戰役而言，京師城堅池深，防禦設備良好，且當時已入冬季，在以弱敵强之情形下，如嬰城而守，以抗禦瓦剌騎兵之機動力與衝擊力，自較爲安全穩當。背城而陣，究爲孤注一擲之戰法，其危險性較破釜沉舟與背水陣爲尤大。蓋後者已完全斬斷士卒之退路—非戰卽死，確可收到「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效。而前者則不盡然，因戰敗之士卒仍可向四方逃遁也。故關係國家生死存亡之戰爭，實不宜採此孤注一擲之戰法

。惟本戰役中明方已擁有二十二萬之衆，兵力已不過小，也先之衆或尚不足此數；于謙之採此戰法，蓋以攻爲守也。

四、景帝偏私，英宗愚昧：景帝在國家危難之際，出而主政，任用賢臣于謙，擊退瓦剌之進攻，使明朝轉危爲安，對國家厥功甚偉。然私心太重，一登九五，卽想永久據而有之。且爲保持帝位，初則不願遣使迎駕，繼則故慢迎駕禮儀，再則將英宗錮於南宮，禁止廷臣之朝見；並因以欲斷絕與瓦剌之交往。最後則廢棄太子見深（英宗之子），而立己子見濟爲太子。甚至卽在己子見濟死後，仍對提議復儲及朝見英宗之臣僚加以嚴懲。此種完全忽視國家利益，徒逞私慾之行爲，如何能使廷臣心服？無怪石亨等一旦宣佈英宗復位，則羣臣立呼萬歲也。然而英宗之愚昧，尤甚於景帝，景帝係迷戀帝位，利令智昏，而英宗則近於頭腦昏庸，頑冥無知。其卽位時年事過幼，政由王振專政尚有可原；但至土木之戰時，彼已達二十五歲，對國事豈能仍一無所知耶？退而言之，卽使當時因信王振爲好人，故支持其一切施爲，但至奪門之變後，對王振之行爲何以仍不能辨其善惡邪？人人皆知王振之誤國，英宗則立祠以祀之，復其官，刻形像，賜祠額曰「旌忠」，嗚呼！天地間竟有如此之皇帝！其智慧之低劣，較一般常人不如。

英宗復辟後，石亨等乘機排除異己，誅戮賢良，致于謙無辜被殺，王直、胡漢諸臣亦均告引退，一時盡失朝士之心。英宗以一年爲俘，七載作囚之代價，始脫離王振之掌握。而甫經復位又落於石亨等佞臣玩弄之中，其愚昧頑固之程度，可以想見矣。

二、瓦剌方面之得失

瓦剌在英、景期間，對明之作戰完全處於攻者之地位，且獲有輝煌之勝利，但其行動上仍多失策之處，茲將優劣各點擇述如下。

一、**利用英宗爲政治作戰工具**：瓦剌於土木之役俘虜英宗後，如獲至寶，立卽北返；並擁之至宣府及大同脅取金帛，爾後每出師卽擁之出行，用爲詐敵之資本。明廷雖拒絕和談，並敕令邊將守城勿納，但爲瓦剌詐取之金帛，已爲數甚鉅（註一）。惟瓦剌對明廷之政治戰，無遠大之計劃與目標，故未收到重大之政治效果。其行動可得稱述者，其一爲對英宗之優遇，英宗在瓦剌營，也先待之甚厚，並有以妹妻之之意（註二）。大異於一般文化落後部落之酋長，對待俘虜之態度。是爲也先高明之處，假如當時英宗返回卽繼續爲帝，亦必以友好之態度對待瓦剌也。其二爲也先無條件釋回英宗。也先擁英宗南侵，不斷受挫後，知再質英宗已無意義，乃毅然無條件釋回之。按也先自俘英宗後，與英宗同時被俘之太監喜寧，盡洩明廷之祕密；因此也先對明廷內情當有相當之瞭解。由明廷不願英宗返回之態度上，也先當知英宗返回後，已難再繼續爲帝；然也先仍決然以隆重之禮儀遣還之，窺其用心，似在企圖以此促起明廷之內鬨也。

二、**軍事運用上靈活主動**：也先雄才大略，長於用兵，其軍事運用機動靈活。如土木之戰前，也先已殲滅明軍大同總兵官宋瑛等部於陽和（今山西省陽高縣），但當英宗率軍由宣府經陽和西進時，瓦剌則行後退，不加擾阻（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稱寇佯退，誘師深入）；至英宗旋師時始尾擊之。及圍英宗於土木，仍恐明軍作困獸之

門，又佯與議和，然後乘明軍移動陣形紊亂之際，突然進軍襲之，使明軍不戰而潰。

當第二次進攻京師之戰時，也先以兵力一部南攻居庸牽制明軍，主力則經大同出紫荊關，乘虛迂道襲京，十月一日經大同南下，十日即至京師。十天之間，經大同、渾源、蔚州、易州間諸險要，進軍約九百里，且沿途數經戰鬥，其行動之迅速，可以概見。

三、瓦刺在此次作戰中最大之失策，為土木堡戰後之撤退：土木堡之戰，明京軍精銳盡潰，大臣死難，天子被俘，邊將紛紛逃亡，京師人心震恐！也先如於此時以迅速行動，叩居庸，直搗北京，則明朝即不滅亡，亦必南遷。乃也先智不及此，一旦獲勝，立即撤退，失千載一遇之良機，予明廷以整備恢復之餘暇。及至十月間再進攻時，明廷政治軍事上已有相當之準備矣。

也先軍事運用上之次一缺點，為助攻部隊配合之不當。當其第一次南攻時，除自率之主力軍及進攻宣府之部隊外，曾同時派兵進攻遼東與甘肅，均未收效果。蓋此種行動因助攻目標與主攻目標間相距過遠，即有進展，亦難對京師立即發生影響。在第二次進攻時，也先以兵力五萬叩居庸，由正面牽制明方，其主力則經紫荊關迂迴京西，運用甚佳；惟正面牽制部隊過於脆弱，進至居庸後，一受挫折即行引退。也先係十月十日始行進抵京師，該軍十月七日即已北退，毫未發生作用。宣府總兵官楊洪之所以能引軍趨京入援，即為最好之說明。

總之，土木堡之慘敗，主要為王振禍國所致，假如土木戰後，也先繼續進攻，或當時無于謙其人者，挺身而出主持抗戰大計，則明朝之命運，殊難逆料也。

註一：據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載：英宗土木之戰被俘後「皇太后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

盡括宮中之物佐之，詒也先營，請還車駕。又明紀卷十四載：也先擁英宗至大同索金帛，總兵官郭登以二萬餘及宋瑛、宋晁、郭敬等家資進，英宗以賜也先。

註二：明紀卷十四及明史卷三百二十八載：也先欲以妹妻上皇，上皇却之。

第七章　憲、武二朝平定內亂諸戰役（附圖十四——五四〇）

一、憲宗之世，因佞倖方士、僧道及太監汪直等，終生沉溺於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誘惑之中，致國勢衰弱，內亂迭起，外敵不斷侵擾。

二、重要平亂戰役計有：平鄖陽之亂（自成化元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西元一四六五至一四七一年）。平廣西大藤峽之亂（自成化元年一月至十二月—西元一四六五年）。平固原石城之亂（自成化四年六月至十一月—西元一四六八年）。三者以平鄖陽之亂為時最久。

三、孝宗為明中葉賢君，親賢遠佞，勤政愛民。即位後，求方正，絕嬖倖，抑外戚，裁中官，勤求治理，盡革前朝憲宗時代之秕政，造成明中葉較為安定繁榮之局。

四、武宗一生行為荒唐，初寵太監劉瑾，淫樂豹房，嬖倖橫行，賢良盡斥，河北、山東、河南、江西、四川、寧夏等地，叛亂紛起，近畿數遭蹂躪。瑾伏誅後，又寵信邊將江彬等，離京淫遊，經久不歸，致又起宸濠之變；幸值王守仁坐鎮贛南，奮身赴難，領導地方武力，迅予捕滅，始未釀成大亂。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憲宗之政情

憲宗名見深，爲英宗長子。英宗在瓦剌期間，皇太后立其爲太子。景泰三年（西元一四五二年）景帝廢其爲王，天順元年（一四五七年）英宗復位後又立爲太子。天順八年（一四六四年）英宗崩後，繼即皇帝位，即位初年廣西猺亂，靖州（今湖南省靖縣）苗亂及荆襄一帶盜亂，一時並起，北方之韃靼復不斷侵擾西北邊境，所謂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廣西、湖南之亂，雖不久敉平，但鄖陽之亂，則遷延達七年之久。

憲宗初即位，上景帝尊號，卹于謙之寃，復團營之制（註一），以前朝一度被謫之右僉都御史王竑爲兵部尚書，以南京右僉都御史李秉爲左都御史，以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預機務。整飭京營軍事，御經筵；派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大藤峽之猺，命撫寧侯朱永、工部尚書白圭等討鄖陽之盜亂， 時頗有振作之氣象；然不久憲宗即誤入邪僻。

憲宗寵信僧道，初即位即以道士孫道玉爲眞人，成化四年（一四六八）四月，西僧剳巴堅參以祕術得寵，因加封爲弘妙大悟法王；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其他羽流號加眞人高士者，亦盈都下。每遇生愍之辰，輒廣建齋醮，重靡資財。同時以內批授官，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佞倖因之得逞，憲宗亦日漸怠於政事，諸臣諫之不能聽。

成化之初，明廷各部中頗多賢而有才之臣爲憲宗信任，如學士李賢、吏部尚書彭時、兵部尚書商輅、王竑、白圭，曾任吏部尚書免朝參之元老王翺、左督御史李秉、右督御史項忠、僉都御史韓雍、左副督御史王恕、馬文升、王越以及翰林學士劉定之等。其中除王越曾與太監汪直交結外，其餘均爲忠貞謀國長才卓識之能臣。唯以上諸人，

或因故致仕，或因年老逝世，多未久於位，如大學士李賢成化二年（一四六六）逝世，李賢爲天順年間之首輔，賢能之臣多出其門下。其他如王竑於成化元年九月致仕，王翺卒於成化三年（一四六七），劉定之卒於成化五年（一四六九），韓雍於成化五年（一四六九）致仕，旋起用爲兩廣總督，十年（一四七四）又罷去。彭時亦於成化七年（一四七一）致仕，以上諸臣之凋謝，對當時政治自有極大之影響。

成化十三年（西元一四七七）正月，憲宗設西廠偵外事，以太監汪直領之。汪直原爲大藤峽猺種，爲人狡黠，初侍萬貴妃，因得帝歡。其所領緹騎，倍於東廠（註二），勢遠出錦衣衛之上。直以錦衣百戶韋瑛爲心腹，屢興大獄，寃死者甚多；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鬥詈鷄狗瑣事，均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進諫，其疏有云：「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害善良……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旅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憲宗閱疏後怒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乃命太監懷恩至閣詰責主奏者。輅正色曰：「朝臣無論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衛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憲宗不得已，乃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騎還錦衣衛，一時人心大悅。但憲宗寵直不衰，仍令密出刺事。旋因御史載縉之建議，復開西廠。（明史卷百七十六，商輅傳）

復西廠後，汪直氣燄愈盛，首向兵部尚書項忠等報復，誣忠受賄（註三），詔廷鞫之。忠抗辯不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遂被斥爲民。直三詣大學士商輅納指揮使楊忠金，因之輅亦辭職。輅去後，一時九卿劾罷

者尚有尚書董方、薛遠、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兼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萬安繼輅爲首輔。安不學無術，因獻房中術並結萬貴妃得寵。安與南人相黨附，吏部左侍郎劉翊、尚書尹旻，三邊總制王越則與北人爲黨，互相傾軋，因此士大夫益俯首事直，無敢抗之者矣。

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春，因汪直與遼東巡撫陳鉞、延綏三邊總制王越等交結，小中官阿丑於帝前演劇諫之（註四），同時主持東廠之太監尚銘亦密報直洩禁中密語及與王越等勾結情事，由是憲宗始厭直。當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正與平虜將軍朱永、提督軍務王越等在大同方面與韃靼作戰。敵退請班師，憲宗不許。此時言者又交章請罷西廠，於是憲宗乃調王越鎭延綏，降汪直南京御馬監，朝廷中外聞之欣然。數年來擅作威福，勢傾中外之汪太監，至此乃告跨台。

汪直黜後，其黨羽威寧伯王越不久亦追奪誥卷，編管安陸。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衞指揮使吳綏等，均革職爲民。被汪直構陷之前兵部尚書項忠、兵部右侍馬文升等，則皆復官，前兵部尚書余子俊亦又得任戶部尚書。惟憲宗並未自此步入正途，其佞倖由汪直轉爲方士僧道，如太常寺丞李孜省等人。李原爲江西人，憲宗十五年（一四七九）就選京師，因贓事發不敢歸，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等，得邀帝寵，並與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思及奸僧繼曉等狼狽爲奸；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等從而附麗之，孜省一面以淫邪逢迎帝意，一面又以扶鸞術爲掩護，密封干政，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一時朝野側目。因憲宗久寵佞幸，國政衰頹，故衆臣紛紛諫正。如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御史張稷等上言有云：「比來末流賤技，妄厠公卿，屠狗販傖，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出一堂，或兄弟分居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

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未有如是政令者也。」由此可見當時官常政令腐敗之一般。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正月吏科給事中李俊偕六科諸臣上言，陳時政六弊爲：近倖干紀，大臣不職，爵賞太濫，工役過煩，進獻無厭，流亡未復等等，語極沉痛。憲宗因而降李孜省上林院，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民師爲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一時人心大悅。但不久又復李孜省爲左通政。此外在成化二十一年中重要進諫者，尚有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余子俊、右都御史朱英、御史汪奎、兵部員外郎崔陞、主事蘇章、戶部主事周軫、刑部主事李旦、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韶等，其諫言內容大抵不外請憲宗嚴懲擅權納賄之中官近倖，革除積弊，起用忠良等等。惟刑部主事李旦竟直言憲宗爲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諸惡行所惑溺。憲宗雖未加罪，但令吏部尚書尹旻貶斥上書人，給事中李俊、盧瑀、御史汪奎、工部主事張吉、李旦等。且令密書六十人姓名於壁，俟奏遷時則貶至遠惡之地，因此賢良忠正之士，多遭罷斥，政事日衰。（明史卷百八十，張稷傳）

就經濟方面言之，明代至憲宗之世，因內府之供養漸廣，宗藩之分封繁衍，以及大量現官俸祿之供應，本已極爲困窘。而當憲宗即位之初，又值兩畿、湖廣、浙江、河南等地水旱爲災，老弱轉死，丁壯流徙，社會經濟瀕於破產。同時廣西、荊襄、固原、靖州以及四川、貴州等地，盜賊猖亂，連年不已，明廷因戰費支絀，曾開「納票」（註五）之例，以應戰爭之需。迄後北方之韃靼又不斷內侵，邊軍頻歲作戰，軍需浩繁，國家之經濟財力，更不勝其担負。成化八年（一四七二）時，兵部尚書白圭以韃靼久居河套，西北方面將永不得安，乃建議發兵「搜套」，因而預征山西、河南、陝西等地田賦，以籌糧餉。當時因各該省民窮財盡，一時人心異常恐慌，太原一縣五日內曾有

三百八十餘家因而逃亡。三邊總制王越對奉命來鎮研討出征軍事之吏部侍郎葉盛曾指出：「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繼而又與平虜將軍趙輔上書明白指出：「餽饟煩勞，公私交困，重加科歛，內釁可慮」云云，因此白圭「搜套」之計劃，雖已集中兵力八萬之多，終未能付諸實施。（明紀卷十九）

憲宗之世，災荒特多，此起彼落常連年不斷，尤以北方為甚。如山東、河南等地在憲宗之初，即常有災荒，至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吏科給事中李俊上書仍有「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之語，實亦經濟衰敗之原因。（明史卷百八十，李俊傳）

此外政治腐敗，官吏貪污，中官搜括，王室奢侈，當為其經濟惡化之主因。據吏部給事中李俊等上疏所指一則曰：「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二則曰：「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漁獵四方，轉輸權貴。」三則曰：「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韶上言亦有：「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之指責。致於憲宗本人則始終迷戀於聲色貨利之中，揮霍無度。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時憲宗檢視內帑，見累朝積金七窖俱盡，面責太監梁芳、韋興。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中官之搜括，內府之歲入尚不足用，進而用盡累朝之積金，可見其奢侈之一斑。（明史卷百八十，李俊傳）

憲宗時代的內政概況及其政治經濟上之惡化情形，已如上述。綜觀其軍事政治經濟上之設施，裨益時政者，計有平隕陽、廣西大藤峽及固原之亂，設置其他地方行政組織，築邊牆、復團營（以上均詳下節）浚惠通河、立漕運法（註六）等項。此外若傳奉官之設，西廠之立，以及納票之開，則為明代之政治，造成無窮之弊害。

註一：團營之制，爲于謙所創立，已於前章述及，天順間英宗復位于謙被殺後，團營之制遂罷，憲宗成化前一年復設立團營。二年又罷，三年又復之。惟此時之團營係選五十四萬軍，分爲十二個營團練，分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督指揮，監以中官，提督以勛臣，名其軍曰「選鋒」，餘軍仍稱老家，專任各種勞役。

註二：東廠爲明成祖所置，令宦官訪緝通謀大奸，即君主御用之情報機關，與錦衣衛均權勢。

註三：錦衣衛千戶吳綬曾從忠討荆襄亂盜亂，忠劾其罪，綬深恨之。及西廠復役，汪直以綬爲腹心，綬遂挾前憾誣忠受太監黃賜之請，以劉江爲江西都指揮，詔廷鞫之，忠抗辯不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

註四：據明鑑卷七壬寅十八年條載：「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擇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

註五：明紀卷十八，二年正月條載：明廷以荆襄用兵令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爲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

註六：明漕運宣德間係兌運法，已如前述。至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又採長運法，令運軍逕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年。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二、孝宗之政情

孝宗名祐樘，爲憲宗之第三子。成化二十三年（西元一四八七年）繼憲宗即皇帝位。時年十歲。孝宗雖以沖齡

即位，但能恭儉自持，親賢遠佞，勤政愛民。故史家稱其為明代中葉之賢君。孝宗在位十八年，玆將其在位期間之內政國防概況，分述如後。

(1)內政概況

憲宗畢生沉溺於神仙、佛道、聲色、貨利，為羣小所包圍，孝宗在東宮時已甚明悉，故即位之初，立即大刀闊斧，加以更張，一改憲宗之作風。凡憲宗所親信之佞幸，如吏部尚書兼大學士萬安、禮部右侍郎方士李孜省、僧人繼曉、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太監梁芳、都督陳喜等，或謫或殺，均加斥退。嗣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計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簽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省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字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同時起用或提升方正賢能之士，以圖起敝振衰。如以禮部侍郎徐溥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尋又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致仕之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以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嗣又任為兵部尚書並提督團營。以南京邢部尚書何喬新為京師邢部尚書（旋因事罷歸由吏部侍郎彭韶繼之）。以禮部右侍郎邱濬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以上均為正直方剛才德兼俱之士。其中王恕與馬文升均為前朝因為罪佞幸而被黜之老臣；王恕與何喬新以及繼何為邢部尚書之彭御，並稱為三老，因守正不阿，每為貴臣勳戚所忌。

孝宗初年，前朝重臣留任者，僅大學士劉吉一人，吉本為佞臣萬安黨，為紙糊三閣老之一（大學士劉吉、吏都尚書萬安、吏部左侍郎劉珝），及見孝宗近賢遠佞，乃轉結徐溥等，並時發正論，以竊美名。初為孝宗所信任，時人呼為劉錦花。然終於弘治五年（西元一四九二年）時罷去。

孝宗初年所信任之重臣，除兵部尚書馬文升直至孝宗末年仍在位外，餘均在弘治十年（西元一四九七年）前後，已陸續亡故或致仕。至孝宗末年最獲親信者，則爲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及兵部尚書劉大夏等人。彼等爲老成練達忠貞才智之士，終孝宗之世，朝序清寧，政事不衰。

孝宗時代，除雲貴等地偶有苗蠻騷動外，各地頗稱安謐，經濟情形，亦較憲宗時代爲安定。停止前朝秕政納票之例，更定律例，化繁從簡，覈議鹽法，革除積弊，民皆稱便。此外其在內政上最重要之措施，則爲治黃河與興水利。孝宗在位時期，黃河曾兩次決口：一次爲弘治二年（西元一四八九年）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溢流爲二：一自河南武陽縣東之于家店，經蘭陽（卽今河南省蘭封縣）縣南至歸德（今河南省商邱縣），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東之金龍口、漫祥符、濆儀封縣之黃陵岡，經曹濮入張秋（今山東省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明廷命工部侍郎白昂役五萬人治之。昂築陽武長堤，浚宿州（今江蘇省宿縣）古汴河及歸德睢河，導河經汴入睢，由睢入泗，由泗入淮以達海。

弘治六年（西元一四九三年）二月，河決張秋，爲患較前次尤大，明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至七年十一月間始告竣事。

蘇松治水工程，亦不亞於治河，緣三吳爲東南財富之區，而水患素多，影響國家歲入至鉅，自永樂初由戶部尚書夏原吉濬治後，迄今九十餘年，港浦復多淤塞。弘治七年（西元一四九四年）七月又罹水患，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貫治之。至弘治八年（西元一四九五年）四月間，治水工程始告完成。

此項治河與治水工程，連續達數年之久，對當時之經濟生產，裨益甚大，故擇述如上。

⑵國防情報

孝宗初年，因韃靼太師亦思馬恩已死，巴圖蒙和汗（亦稱小王子）以勢力未固，曾奉書求貢，因得與伯顏猛可王等乘入貢之機會，往來河套，出沒為寇。弘治八年（西元一四九五年），韃靼北方之亦卜剌因王等入河套駐牧，小王子與其大臣脫羅干之子火篩（亦稱和碩）相勾結，日益强大，遂不斷南侵。八年間曾三擾遼東，九年又攻擾宣大、延綏諸境。弘治十年（西元一四九七年）孝宗見北敵日益猖獗，乃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務。十月間又起用已致仕之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軍務。越以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因是乃使兼制兩鎮。十一年（西元一四九八年）秋，越率輕騎襲敵於賀蘭山，破之。十二年，敵復竄擾大同寧夏境，明軍迎戰多不利。弘治十三年（西元一五〇〇年）冬，小王子復入居河套，同時以八千騎東駐遼邊，攻掠長勝堡（在今遼寧省錦縣界）。十四年（西元一五〇一年）秋，小王子以十萬騎自花馬池（在今寧夏省鹽池縣西）入侵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三輔震動。是年明廷設固原鎮。固原本為內地，惟設戍靖虜（甘肅省靖遠縣），因火篩入據河套後，頓成要衝。於是改平涼之開城縣為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並以戶部尚書秦紘為總制，防敵入侵。然十五年間，敵仍竄犯遼東、密雲、偏頭（今山西省偏關縣）等。十六年間較為平靜，十七年（西元一五〇四年）敵人侵大同宣府及甘肅莊浪（今甘肅省永登縣），十八年春，更以三萬騎圍靈州（今寧夏靈武縣），進而散掠內地，明軍迎戰多失利。

以上所述，不過為敵人重要之行動，其零星竄擾，幾無月無之。孝宗因悉力內政上之改進，國防上甚少建樹，

故終孝宗之世，屢爲北敵所侵而無力拒止之。

三、武宗之政情

武宗爲孝宗長子，弘治十八年（西元一五〇五年）繼孝宗爲帝。武宗卽位時年十五歲，至三十一歲（西元一五二一年）而崩，在位十六年。武宗性聰穎，好騎射，因其一生耽於淫樂嬉戲，暱近羣小，不能自拔，致朝政廢弛，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而明代之政治上自此步入衰敗之途。玆就其內政與國防之概況，分述如下。

(1)內政概況

劉瑾用事時期：武宗自卽位後，卽在太監劉瑾誘惑之下，嬉遊終日，怠於政事，前朝重臣大學士劉健及吏戶兵三部、都察院等大臣，交章力諫，並以去留爲爭，終無效果。正德元年（西元一五〇六年）三月間，兵部尙書劉大夏以言不見用罷去，四月間吏部尙書馬文升亦罷，另以閹黨焦芳代之。冬十月間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謀除劉瑾未成，劉、謝均罷去，李東陽以態度緩和被留。同時劉瑾則轉進掌司禮監兼督團營，一時權勢大振。

劉瑾，興平人（今陝西省興平縣），性狡狠，因依劉姓中官，故冒姓劉。侍武宗於東宮，頗得其歡心。武宗卽位後，初掌鍾鼓司，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漸被信用。瑾與焦芳相勾結，並與太監馬永武、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風、羅祥等相結納。瑾掌司禮監，永武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狼狽爲奸，時人謂之「八黨」，亦稱「八虎」。

劉健等罷後，給事中呂翀、劉茝及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因上書請留，均被杖斥除名。元年十一月間又削戶部尙書韓文職，前朝正臣，至此除李東陽外，罷黜殆盡。然瑾對劉健等仍懷恨不已。正德二年（西元一五〇七年）三月間，瑾詔榜揭奸黨於朝堂，榜列劉健、謝遷及尙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以及詞臣、台諫、部曹共五十三人，皆海內忠貞之士。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同時更敕同鎭守太監，預刑名政事，以擴大中官之權勢。

正德二年八月，羣閹誘武宗作「豹房」於西華門，內置番僧及教坊司樂等人，朝夕處其中，恣意爲淫樂。武宗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每奏事，必俟帝嬉戲時，帝厭之，亟麾去。瑾自此遂專決不報。兵吏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必先於瑾處詳議。兩京都察院各道奏章，必先呈堂稟詳。然後上聞。瑾不學無術，每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其妹婿禮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儈張文冕等相參議，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凡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處，號曰：「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曰：「白本」。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中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卽奉行，不敢復奏。邊將有失，賂入卽不再問，且有反陞擢者，其專擅及貪婪，爲英宗時代之太監王振所不及。（明史，劉瑾傳）

劉瑾自武宗初卽得志，至正德五年（西元一五一〇年）八月伏誅，其專擅狂謬行爲，除上述者外，尙有以下各點。

㈠援引私黨，罷黜異己：劉瑾貪婪無厭，廷臣升黜，悉憑一己之好惡；廷臣、尙書、郎署等，因重賄越遷或因鄉誼親朋獲官者，不可勝計。至因守正被黜或忤瑾被杖罰、繫獄及謫戍者，更難計數。

㈡虐待廷臣，視同奴僕：瑾視廷臣如奴僕，稍不如意，輕則鞭撻跪枷，重則下獄處死。正德三年（西元一五〇

八年）六月，因有匿名書遺於御道，數瑾以罪。瑾矯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當時正值酷暑，曝死者三人，因渴而致病者多人。日暮執五品以下三百餘人下獄。翌日賴大學士李東陽等力救，衆始獲免。

㈢設置內廠，擅立苛法：明廷原已設有東廠及西廠，以偵官民隱私；劉瑾更設立內廠，並自領之，以便利其敲詐。此外又創罰米法，凡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米輸邊，刻期完納。尚書王佐、張縉、楊守隨、何鑑、都御史熊繡、孫需、戈瑄等皆不免，可見其狂妄殘虐之一般。

正德五年（西元一五一〇年）夏四月，安化王寘鐇反，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爲名。詔起用前三邊總制楊一清總軍務，以太監張永爲監軍討之。一清知永與劉瑾有隙（註），乃深與相結，密謀誅瑾。及亂平，永返將至京，請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時京中謠傳謂瑾將於是日作亂。永獲知遂先期入京獻俘，武宗置酒勞之。及夜，永出寘鐇檄並奏瑾不法十七事，太監馬永成等助之。武宗乃命張永捕瑾下獄，藉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又搜出袞衣、玉帶、甲杖、弓弩等禁物。其所持扇內又藏鋒利七首兩把，武宗因之大怒，命百官會鞫午門，詔磔於市。瑾黨前吏部尚書張綵、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宇之子倖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等，均分別處死或削籍爲民。

劉瑾及其黨除後，武宗將忤瑾而被調南京禮部尚書劉忠、吏部尚書梁儲均召還，並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劉忠於六年四月又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之），以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復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楊守隨、林瀚、韓文、孫需等五十三人，分別致仕或起用。以上諸措施，在人事上一時雖多改進，惟武宗仍不理政事，淫樂如故，而政權亦仍操於太監魏彬等之手。廷臣中忠貞之士，不久又陸續被黜

，政事頹敗如昔，兩河南北及蜀楚等地之盜亂，因而蠭起。

江彬等用事時期 劉瑾伏誅後未久，大同遊擊江彬，卽取其地位而代之，成爲武宗佞幸之主要人物。江彬宣府人，狡猾驍勇，初爲蔚州衞指揮，正德六年（西元一五一一年）任大同遊擊，隨總兵官張俊調畿內剿盜，戰淮上時曾被三矢，其一着面，鏃出於耳，彬拔之更戰，武宗聞而壯之。七年邊兵還鎭過京，因錢寧（寧爲太監錢能之家奴，時爲指揮使）之荐引，得帝召見。武帝見彬機警，相貌魁偉，善騎射，乃擢爲都指揮簽事，留於豹房，大被寵幸。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之强，請與京軍對調操練，大學士李東陽及言官力諫，武宗不聽，終於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鎭軍入京師，號曰外四家，由彬兼領之。以前留京之宣府守將許泰領敢勇營，彬自領神威營。彬又荐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周勇略等同侍豹房，皆賜爲義兒。武宗則自領羣閹中善射者爲一營，號曰「中軍」，朝夕馳逐於宮宛之中。

彬與諸寵狼狽爲奸，諸司章疏多被阻格。彬爲攘權及迎合上意，常導帝郊遊，羣臣力諫不聽，十二年（西元一五一七年）八月，彬向武宗數稱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並可藉機巡視邊釁，免爲廷臣所制。武宗於是乃微服出幸宣府。彬在宣府營鎭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並導帝夜入民家索婦女，武宗因樂而忘返。未幾又由宣府至陽和（今山西省陽高縣），適値韃靼兵五萬入寇，諸將力戰，至應州（今山西省應縣），敵始引去。武宗以捷聞京，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稱爲鎭國公，廷臣切諫不聽。至十三年（西元一五一八年）正月始還京，然留京十四日，彬又導其出遊，並赴大同。二設間因太皇太后崩，乃還京發喪。惟武宗乘發喪祭陵之便，又至密雲黃花鎭等處遊獵。彬等則掠良家婦女數十車以隨，其中多有因羞憤致死者。

正德十三年（西元一五一八年）秋七月，武宗從江彬言，託言邊關多警，擬遍遊塞上，令內閣草敕：謂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師出征。廷臣楊廷和、蔣冕、梁儲、毛紀等泣諫，武宗不聽，逕赴宣府。旋又經大同渡黃河至榆林、綏德、偏關（今山西省偏關縣）等處。九月間，武宗自加封爲鎮國公，並升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江彬、許泰等皆封爲伯。十二月間抵太原，沿途大徵女樂，納守臣妻妾。尚書毛澄偕廷臣上疏促歸，至十四年（西元一五一九年）正月，武宗始返京師。

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自加太師，聽江彬之言，又敕諭南巡，諭工部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聞之，紛紛上疏切諫。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連署具疏急陳六事：一曰崇正學，勸武宗戒盤遊，斥異端，遠佞人，養德性。二曰通言路，革除權倖阻塞言路之弊。三曰正名號，不可降稱爲大將軍、鎮國公、太師等，自亂體統。四曰戒遊幸。謂武宗遊幸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民間夫婦不相保。羣小則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五爲去小人。謂嬖幸江彬等持兵權，蓄異謀，簸弄權威，貪溺富貴，以兵爲兒戲，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六爲建儲貳。因武宗無子，請預建親賢，以承大業云云。此外上疏力諫者，尚有修撰舒芬及其同官崔桐等七人，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及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州等，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醫士徐鏊亦依其醫術觀點晉諫。舒芬等七人上疏中有云：「（人民）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明史卷百七十九、舒芬傳）

武宗及諸倖臣閱各廷臣疏後，皆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洲、徐鏊等於獄，其餘舒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旋大理寺正周敍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又連名上疏，武宗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黃鞏、陸震等俱跪闕下五日，褫冠帶加桎梏，至晚仍繫獄，晨入暮出，壘壘若重囚。諸臣跪畢，仍杖之於庭。因江彬等怒諸臣之諫，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因之杖死者十一人，餘各除名貶黜有差，而南巡之事，亦暫作罷。

正德十四年（西元一五一九年）六月，江西寧王宸濠反，武宗欲假親征之名南遊，下詔親征。大學士楊廷和等切諫，不聽。八月間離京南下，十二月間經揚州抵南京，沿途大索婦女，盡情遊樂。至十五年（西元一五二〇年）冬，始返京師，旋卽病卒。其南下經過，另述於本節平宸濠之亂一項內，茲不多贅。

總上所述，可知武宗前期寵信劉瑾，政事悉爲瑾所把持。瑾誅後，又寵信江彬、錢寧等奸逆，彬專導其出遊，置政事於不顧。故武宗時期，無論國防軍事、政治、財政、經濟，均急劇惡化，社會因而動盪不安。自正德四年（西元一五〇九年）起，各地盜亂，卽起伏相繼，至十三年宸濠之亂，達於極點。然武宗對此均視若無睹，仍遊獵無度，視宸濠之亂爲兒戲。幸當時有王守仁鎭守贛南，敉平叛亂，否則將有傾國之危。

江彬等用事期間，大學士李東陽已罷去。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一度出任吏部尚書之重臣楊一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均因忤太監錢寧而被黜。兵部尚書陸完，因善交權貴與江彬等狼狽爲奸，因而進爲吏部尚書。此時期武宗常不在京，奸逆當道，中樞無主。幸有謹身殿大學士楊廷和不辭勞怨，留京主持政務，尚書梁儲、蔣冕、毛紀等助之，政事得以不墜。

註：據明鑑卷八武宗皇帝庚午五年八月條載：「太監八黨中以劉瑾最狡滑，為七人所推。及瑾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怨之。瑾又嘗欲逐永，永以譎免。」

註一：據明鑑卷八武宗丁卯二年夏五月條及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宸濠之叛一節內載稱：寧王宸濠祖奠培，因英宗天順間嘗犯法，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至武宗正德二年四月，宸濠遣內官以金銀兩萬通瑾，瑾朦朧奏請，准改南昌左衛為其護衛。

註二：據明紀卷二十七武宗紀十五年十月條載：「先是張永至南昌搜宸濠籍得陸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治交通者，執完赴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籍其家。」

註三：同上十四年十一月條載：「宸濠既反，帝心疑錢寧，寧懼，白帝收盧孔章及臧賢等下獄，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途，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江彬間寧，令留臨清董皇店役，乃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命羈之臨清，馳收其妻子家屬。」

(2)國防情勢

武宗之世，因其終生溺於淫樂，不理國政，佞幸專權，營私納賄，內政廢弛，盜賊蠭起，因之，國防情勢，亦每況愈下。武宗即位之初，韃靼曾乘喪進犯宣府、大同等處，繼又轉犯甘肅，擾固原。正德元年（西元一五〇六年）正月，明廷因兵部尚書劉大夏之荐，以左督御史楊一淸總制三鎮軍務。當時一淸已巡撫陝西數年，稔習邊務。一淸以為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山帶河，惟花馬池（在今寧夏省鹽池縣西）至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間

，地寬城疎，平衍無險，易受敵侵。且一旦被侵，則甘肅之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等地，皆將受害。因之建議修築邊牆，以阻外敵。武宗從之，發金數十萬，使一清辦理。旋因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邊牆修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既而劉瑾又誣一清冒報邊費，逮錦衣獄，賴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釋。

楊一清既去，邊防益廢弛，敵更連年進犯不已。正德二年（西元一五〇七年）十二月，敵侵寧夏、莊浪（今甘肅省平番縣）及定遼後衛（地點不詳）諸境。正德四年（西元一五〇九年）冬，又寇大同及延綏。本年河北盜亂已起，六年（西元一五一一年），明廷不顧邊防之重要，竟調邊軍南來平亂。七年又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兵入京，大學士李東陽力諫不聽，邊防因而益弱。八年四月小王子（韃靼巴圖蒙和汗）以五萬騎攻大同、朔州，與明守軍戰於萬全，明軍敗績。九年（西元一五一四年）秋，更寇宣大，掠懷安、蔚州及平虜城（今寧夏平羅縣）等處。十一年（西元一五一六年）秋，更以七萬騎分八路寇宣府一帶。十二年冬，又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應州（今山西省應縣）、陽和（今山西陽高縣）、平虜、朔州一帶。明軍禦之，均多敗績。

總之，在武宗期間，韃靼之勢力在所謂小王子統治下，轉趨強大；而明之國勢，則日漸衰頹，幸韃靼無大舉南下之企圖，故明方雖多挫敗，尚未造成傾國之禍。

第二節　憲宗之平亂

一、平鄖陽之亂

戰場地理形勢與叛亂起因 明鄖陽府（今湖北省鄖縣）轄有鄖縣、竹山、竹溪、鄖西、上津、房縣、保康等七縣。其中除上津（在鄖西之西）已廢外，其餘均為今縣。鄖陽為古麇庸二國地，春秋時為楚附庸。本節所述平鄖陽之亂，其叛亂地區除上述各縣外，尚有今湖北省之穀城、均縣一帶。此一地區位於荊襄之上游，湖北、河南、陝西三省之交。漢水自西而東，橫貫其間。北走鄧宛，南下荊襄，西經上津以達武關，為東西咽喉之地。其間山嶺綿延，林菁茂密，尤其竹山、房縣、保康與漢水間，武當山蜒蜿其上，地形尤為複雜險峻。

元至正間，流賊在此一地區為亂，終元之世，莫能制止。明初命鄧愈率大軍勦平之。嗣因其地邊遠難治，乃空其地禁人入內。然以地多曠土，山深林密，易於謀生，故當明英宗正統二年（一四三七）時，因歲饑民多徙入，而不能禁止。旋因流民日多，狡黠者便自相雄長，驅民為亂。漢中守臣據情上奏，明廷命御史金敬前往撫輯，敬至，諭數人戍，餘陽聽命，而大奸則均潛伏不出。及敬去，亂勢復起，三省長官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因而亂勢益蔓延猖獗。

有河南西華人劉通者，因有膂力號劉千斤，於正統中潛來房縣與僧人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又有名石龍（號石和尚）及馮子龍者，率數百人四處刼掠，通遂與之合謀於是年四月稱王謀叛，荊襄流民從賊者達四萬人，襄鄧等境因之遍遭刼掠。

第一次進勦 襄鄧亂起後，湖廣總兵李震進討無功，當時副都御史王恕正巡撫該地，乃聞於朝。五月明廷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兵部尚書百圭提督軍務，太監林貴唐慎等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會討之。

成化二年（一四六六）二月荊襄都指揮同知王信，度房陵（今湖北省房縣）險要，恐為寇據，自率數十騎馳據

之，然後徵集民兵千人駐守。賊四千人圍攻之，歷四旬未下，因之賊被遏於房陵以東地區。三月間，賊黨劉通率衆在豆沙河諸山中（湖北保安縣境內）分七屯駐守。官軍分四路進勦：一路由南漳（湖北省今縣）西進，一路由遠安（湖北省今縣）北進，一路自房縣東進，一路自穀城（湖北省今縣）南進，分進合擊，剋期會勦。賊首劉通見官軍勢大，且由四方進迫，乃欲走壽陽，謀出陝西。另部賊首苗龍則走大市（湖北省保康縣西南，亦稱大市坪），欲出遠安。白圭偵知，遣軍扼往壽陽之路，劉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勢。官軍乘勢進迫，賊衆憑險頑抗；白圭督衆奮戰，將其擊破。擄劉通及其衆三千五百餘人，惟另一賊首石龍及其黨劉長子遁往四川境內。

賊首石和尚及劉長子等遁走後，曾又聚衆千餘人焚刼四川大昌（今四川省巫縣北百餘里）一帶，成化二年十月，又聚衆巫山爲亂。提督軍務白圭僞爲招降，以計誘捕之；進而擄賊衆六百餘人，荆襄之亂，始告敉平。

第二次進勦　荆襄賊平後，因各該地區仍未設戍，饑民復不斷流入山區，屯結如故。成化六年（西元一四七〇年）十月，有劉千斤餘黨李鬍子者，又率衆謀亂，官軍進勦不利。十一月間明廷又命左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會湖廣總兵李震進勦之。

項忠至荆襄，奏調永順（今廣西省柳江縣一帶）、保靖（今湖南省保靖縣）士兵，一面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以壯聲勢；一面遣人入山招諭流賊；凡去賊自歸者，不殺。於是一時流民歸服者達四十餘萬人。賊首王彪，因阻歸民就擒。李鬍子率衆潛伏山砦，項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進擊，余等遇李鬍子於竹山縣，賊盡死抵抗，終爲所擒。項忠旋又移均州（今湖北省均縣）擒賊首李原及小王洪等，荆襄之盜乃悉告平定。

此役除又遣還鄉流民四十餘萬人外，計俘斬二千人，編戍湖貴者萬餘人（戶選一丁充湖貴邊衞）。流民中有未

嘗爲惡而被官軍殺害者，陳屍遍野，爲狀至慘，編戍者亦多道死，棄屍江滸，故事後議者多謂項忠濫殺。給事中梁璟且上疏劾忠等縱殺要功，憲宗以叛亂初平，不究

戰後措施　鄖陽地區因地廣人稀，易於謀生，故饑民就食，不避險難，乃不斷流入，叛亂平後，不數年間，流民復聚集如故，朝廷深以爲憂。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五月，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建議置郡縣，聽附籍爲編氓，以實襄鄧之戶口。都御史李賓善其說，奏於帝；於是乃命副御史原傑，前往撫治。傑歷各山區，宣傳朝廷德意，流民均欣然願附籍。傑乃大會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計四十三萬八千餘口，其初至無寇及頑梗不率者一萬六千餘戶，驅還其鄉。附籍者九萬六千餘戶，使各佔曠土，開墾永業，輕定田賦，人心大悅。然後依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竹山、房縣、上津、商、洛諸縣中，距府治較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難於遙制者，另置鄖陽府統之。析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使與竹山、上津、房縣、鄖縣、保康等咸隸新府。並於鄖陽置湖廣行都司，增兵戍守之。此一自元末以來成爲盜賊淵藪之廣大地區，至此始告安定。

二、平藤峽之亂

地理形勢與叛亂起因　所謂大藤峽係指今廣西省柳州市南之柳江（卽潯江）自武宣（今廣西省武定縣）而南至潯州（今廣西省桂平縣）間一段而言。潯江在該地區內，兩岸連山，中多險灘，綿亘數百里；且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岸，勢如徒杠，故名。該地勢最高，登峽巔數百里間，皆歷歷在目，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知，故諸蠻一向視爲奧區。然此僅就狹義言之，事實上南自潯州大藤峽，北至平樂、荔浦、修江諸縣（均爲今縣），西起柳江東至

永安、昭平均為本戰役所包括之地點。讀史方輿紀要有云：諸蠻「以桂平之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川東南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以北巖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稱絕險者亦數十處。迤南牛腸大岾諸村，賊皆傍山緣江立寨。又藤峽、府江之間有力山（按即猺山）險於藤峽數倍，力山南則府江也，地域約六百里。」由此可見其形勢之一般。

此一地區中大多為猺人窟居之所，其中以胡、藍、侯、槃諸姓為渠魁。力山更多居有僮人，善造毒矢，中則立斃，諸蠻多懼之。永樂初，該區南丹蠻為亂，官軍分兵勦之，諸猺悉平；但不久叛亂復起。景泰（景帝）間猺人侯大狗為亂，嘯聚萬人，隳城殺吏，其勢甚張。修仁、荔浦、力山、平樂諸猺皆應之，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當時明廷正悉力對付瓦剌，未遑南顧，因以招撫羈縻之。天順（英宗）中，亂勢益張，詔賞千金以捕大狗，竟不能得。久之，禍亂且蔓延至廣東高（今廣東省茂名縣）、廉（今廣東省合浦縣）、雷（今廣東省海康縣）之境，所至殘破。成化元年（一四六五）正月，兵部尚書王竑以為猺亂已久，愈招撫而愈放縱，非痛加撻伐不可。乃荐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都督僉事知勇為游擊將軍，浙江左參政韓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並以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等担任紀功，閫外之事悉以屬雍，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以下不用命者，以軍法論罪。

戰略指導及作戰經過　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夏六月，韓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略，皆曰：「兩廣殘破，賊所在屯聚，宜分兵擊之；以一軍由大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其在廣東者宜驅之，在廣西者宜困之。」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十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斃也；當全師直擣大藤峽，南可援高、肇（今廣東省高要縣）

雷、廉；東可應南詔，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旣傾，餘迎刃而解。捨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是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諸將聽後皆曰：「善」。征蠻將軍趙輔知雍之才，足以滅賊，軍謀悉聽從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戰略指導決定後，雍等乃率官軍一部由南京沿江而西，同時更徵集湖廣、廣西及江西之士兵十餘萬人從征。成化元年七月間，雍等大軍齊集全州（今廣西省全縣），適陽峒（在今廣西全縣境內）苗攻掠興安（今廣西省興安縣），雍遣軍擊破之；並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中股慄。九月大軍至桂林，雍乃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爲藤峽之羽翼，應先剪除之，以孤其勢。乃以永順（在今廣西柳江縣一帶）、保靖（今湖南省保靖縣）及江西士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破修仁，追賊至力山大敗之，俘擒一千五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荔浦因以平定。

是年冬十一月，雍大軍至潯州（今廣西省桂平縣），潯州父老以爲藤峽天險，重巖密箐，且多瘴氣，不易進攻，莫若以計困之。雍曰：「峽廣六百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乏，吾計決矣。」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騏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今廣西省象縣）、武宣（今廣西省今縣），分五路以攻其北，破山北後卽提兵深入，夾擊桂平、橫石諸巖。以都指揮白全、楊嶼等率九萬二千人爲左軍，自桂平、平南分八路攻其南。雍與趙輔駐高振嶺（今廣西省桂平縣北百餘里）以督諸軍。又以參將夏正統兵伏林峒（在桂平北紫荊山東北）扼其東奔。更遣兵分斷諸山口。十二月一日各軍佈置就緒，乃令諸軍開始進攻。諸蠻聞官軍大至，甚感恐慌，置婦女輜重於桂平之橫石、寺塘諸寨（似均在桂平紫荊山之北）於峽南各寨立柵自固，置滾木壘石鏢槍藥弩憑險據守。官軍奮勇進攻，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均在紫荊山東北）、古營、牛腸、大岾（在峽北）等寨，焚其巢穴，諸蠻乃遁至橫石

、寺塘、九層樓諸山（均在峽以北）懸崖絕澗，據險立砦死守。雍督軍伐山通路至其地，誘賊發石，度其將盡，督諸軍緣木攀石而上，出奇奮擊，賊不能支遂大敗。官兵連破賊巢三百廿四寨，生擒侯大狗及其衆七百八十二人，斬首二百零七級，賊溺死者不可勝計。（明史卷百七十八，韓雍傳）

韓雍擊敗諸蠻後，將大藤峽之鉅藤均斬而斷之，易名曰斷藤峽，然後分兵進勦廣東方面雷、高諸流賊平之。

戰後設施　大藤峽區爲猺僮諸蠻聚居之所。自永樂初即不斷爲亂，因其文化低落，風俗習慣又與內地迥異，故甚難統治。韓雍平亂後，請准在大藤峽設武靖州，並在東鄉、龍山設置巡司，均以有功之土人爲之，以利統治。但因地方官吏統治失道，維持寧靖期間不過廿餘年，至明武宗正德五年（西元一五一〇年）叛亂復起。

三、平固原之亂

固原之亂，爲元裔降人之叛亂。蓋明初洪武平陜時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服，明太祖令其爲平涼衞千戶。其部落即散處開城（即甘肅省固原縣），號曰土達，以畜牧射獵爲生。把丹之孫滿四（漢名李俊）獷悍好鬥，成化初韃靼孛來、毛里孩等部內侵，滿四曾以羊酒迎之，孛來賜以馬匹，因啓其北徙之意。滿四素藏匿奸盜，出邊抄掠，會有獄涉及之。有司跡捕至其家，多所要索。滿四怒乃於成化四年（西元一四六八年）四月間激衆爲亂，號集士衆達約四千人竄據固原北百零五里處之石城。該城爲唐代土番石堡城，四面峭壁惟一徑可緣而上，中有五石井以貯水，最爲險固。官軍討之屢爲所敗。五月間，明廷敕陜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等，各率所部兵討之。因各軍集中未畢，即各自爲戰，致爲滿四所敗。因此亂勢益熾，賊衆擴至兩萬，關中震動。明廷乃逮捕陳介、任壽、吳琮等下錦衣獄，另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總兵劉玉參將夏正率

原營兵並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同時起用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

十月一日，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集中兵力向賊展開攻擊，賊據險頑抗，伏羌伯毛忠因力戰爲流矢所射死；都督同知劉玉亦爲流矢所傷。項忠見衆將潰，立斬退縮千戶一人，衆始圍之不敢退。明廷聞毛忠戰死，兵部尙書白圭請以撫寧侯朱永率京軍四萬增援。旋因大學士彭時商輅之反對而作罷。蓋時等認爲賊已被圍，不久必可成擒也。

同年十一月間，因已近冬季，天氣嚴寒，士卒頗感困頓。總督軍務項忠恐賊突擊，乘冰渡河與河套之韃靼會合，乃日夜趕修工具，身當矢石，督衆進攻。官軍直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反復猛攻。滿四則率衆憑險據守。旋賊見官軍勢盛，有投降意，邀忠與文升相見；忠乘機挾賊首滿璹以歸，滿四因猶疑不敢出。會賊愛將楊虎狸乘夜出擊被擒，忠免其死縱歸使爲內應；楊榮乃誘滿四出戰爲伏兵所擒，石城乃破。

石城之賊，除少數逃散外，悉被擒獲，其中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項忠文升等恐後人再據石城爲巢穴，特遣萬人加以平毀，並於石城北之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設兵守之。

第三節　武宗之平亂

一、平寘鐇之亂

寘鐇，明太祖第十六子慶靖王㮵（封於寧夏）之曾孫。祖秩炵爲慶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封安

化王，孝宗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寘鐇嗣王位。寘鐇為人素狂誕，聽術者當大貴之言，因而懷異謀。武宗時，太監劉瑾當權，流毒天下，寘鐇愈有乘機謀反之心。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及寧夏衞生員孫景文、孟彬等，均其心腹。

正德五年（一五一〇）夏四月，劉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以五十畝為一頃，徵馬屯租，苛斂甚急；戍將衞卒皆憤怨。巡撫安惟學又素行殘虐，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之刺骨。寘鐇知衆怒，乃乘機激諸將反，並派員往平虜戍（今寧夏省平羅）說戍將。時值有邊警，參將仇鉞、副總兵楊英等率兵出禦，總兵官姜漢乃簡銳卒六十人為牙兵，以周昂領之。寘鐇於四月五日設宴邀約巡撫、總兵及諸將校。巡撫安惟學未至，總兵姜漢、都指揮楊忠、太監李增、鄧廣等，均當場被殺。寘鐇繼又遣兵殺巡撫安惟學及大理寺少卿周東。同時焚官府，釋囚犯，撤黃河渡船於西岸；又遣人招副總兵楊英及參將仇鉞等，英鉞皆佯許之。旋英率衆奔靈州（寧夏省靈武縣）。鉞當時屯兵玉泉營（寧夏市西南），旋即入城，稱病還家，以所率之兵分交叛軍，千戶何錦等信之，時時就近問計。寘鐇出金帛大犒將士，以何錦為大將軍，指揮周昂、千戶丁廣等為副將軍。傳檄各地，以討劉瑾清君側為名，舉兵反。

延綏總兵曹雄等聞變，即統兵趨河上。遣都指揮黃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安撫士卒。檄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一面遣守備史鏞等渡河奪船，盡泊東岸；焚大小二壩（在玉泉營西）積草，以免資敵。一面遣人密結仇鉞為內應。仇鉞陰結壯士報何錦等官軍且至，迨其出兵守禦渡口，防官軍來攻，錦等果傾營而出，獨留周昂守城。寘鐇召鉞議事，鉞稱病不赴。周昂來視，鉞使伏卒猝起錘殺之。旋即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呼集壯士，逕赴寘鐇第，擊殺多人，並縛寘鐇。然後以寘鐇令，召何錦及丁廣等。衆知仇鉞舉事，寘鐇已被擒，遂大潰。何錦、丁廣等單騎走賀蘭山

，旋爲後衞指揮使周尙文所獲。寘鐇舉事，僅十有八日，卽告完全失敗。明廷曾以右都御史楊一淸總督軍務，以太監張永爲監軍督軍討之，及一淸等至寧夏，則寘鐇之亂已平。

二、平河北盜亂

武宗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因劉瑾等用事，擅權納賄，政事頹廢，因之畿南盜紛起。劉瑾分遣四鎭捕盜御史，遣寧杲於眞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廣平，柳尙義於順天、保定，薛鳳鳴於江北，潘銳於江南，專負捕盜之責。但四人均無功。

當時文安縣有悍盜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等，初爲有司捕盜，數有功。嗣因劉瑾家人勒索不得，誣爲盜。寧杲繪形捕之，破其家。六等乃投同鄕大盜張茂家。張茂家設有重屋複壁，素招納亡命。太監張忠曾與茂爲隣，並結爲兄弟。茂因得納賄太監馬永成、谷大用等，出入禁中，進豹房觀武宗蹴踘。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張忠乃置酒召彪與茂，對坐宴飲，並關照之，因之，張茂胆愈壯而無所懼。

四年十二月間，張茂爲御史寧杲所擒。劉六、劉七等乃詣官自首，謀逭罪。兵部奏赦之，令捕盜自效。嗣因劉瑾家人索金六、七萬，六等不能辦，遂又叛去，聚衆剽掠。旬日間衆至數千，畿南大擾。

正德六年（西元一五一一年）春，賊益衆，乃分爲二股：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轉掠山東，嗣由山東掠河南，至湖廣、江西，旋又由故道還抵霸州（今河北省霸縣）。另一股楊虎趙鐩等則由河南掠山西。旋自西而東，至曲周、威縣，抵文安，後又竄河間（均在河北省境）。官軍追之不及，縱橫數千里，所過州縣，悉遭殘破。

吏部尚書楊一淸，見賊衆難平，乃建議以大臣節制諸道軍事。因於三月間，詔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督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以討之。中錫雖有時望，但不知兵。張偉亦紈袴子，見賊勢甚强，諸將怯懦，度不能破賊，乃議招降。謂賊本良民，係由酷吏及中官貪黷所激而起，若推誠待之，可不戰而降。因下令賊過勿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時値劉六等竄德州（今山東省德縣）桑園，中錫單車至賊巢，導其自新。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使潛京探諸中貴無招降意，乃不肯降。廷臣交章劾張偉及中錫玩寇，召還下獄處死，賊勢因之愈熾。（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正德六年八月，兵部尚書何鑑，以京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二鎭兵助討；以兵部侍郎陸完統之。邊將總兵許泰、游擊將軍郤永等俱聽調遣。陸完乃由京統兵南下，及至涿州（今河北省涿縣），賊忽幷兵北來犯固安，揚言將逼京師。明廷復召陸完還兵入衛。令副總兵許泰等，擊敗楊虎賊部於霸州（今河北省霸縣），京師之圍始解。陸完更請發大同、遼東兩鎭兵以濟之。內官谷大用、張忠等以爲盜亂將平，自請督師。詔以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爲總兵官，忠監神鎗，率京軍五千會完討賊。是時賊劉六等正圍攻濟寧，大用等駐師臨淸，觀望不前。靑澗劉六賊衆偵知明年正月帝將祀南郊，復轉而北，揚言乘間犯駕。是時賊首楊虎部由淮安竄擾永城、虞城、歸德（今河南省商邱縣）等地，因爲官軍追逼，多溺死於宿州小黃河渡口，餘賊悉奔河南；推劉惠爲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衆號稱十三萬，分爲二十營，以牽制軍官。

正德七年（西元一五一二年）正月，劉六賊衆趨霸州，兵部尚書何鑑奏聞武宗嚴加京師戒備，並召陸完、毛銳、谷大用等還衛近畿，賊知有備，乃西掠保定而去。同年五月間，明廷以畿輔山東討賊事委之陸完；命御史彭澤、咸

寧伯仇鉞等專討河南賊。賊素憚澤之威名，聞其師至，奔迸四出，官軍追之，先敗之於潁州（今安徽省阜陽縣），又敗之於羅田。賊因潰散爲二：劉惠部北竄商城；趙鐩部南走潁州。澤等分兵追之，連戰皆捷。趙鐩部竄至應山時，衆已散盡，旋潛至江夏，爲軍校所執。劉惠部竄至南召（今河南省南召縣）時，因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餘黨因被剿平。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賊，出沒畿輔山東之境以及淮北一帶，官軍雖屢敗之，而賊衆屢敗屢聚，衰而復振。至正德七年五月，河南賊平後，其勢始衰。五月間因被官軍追迫，由魯南竄固始（今河南省固始縣），繼走湖廣，奪舟至夏口。副都御史馬炳然截擊於武昌，賊因登陸焚漢口。旋爲官軍追及，劉六中流矢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等率衆順流東下至鎭江。六月間陸完疾趨而南，明廷更令彭澤、仇鉞等會完並剿，大兵悉集江之南北。七月間賊猶乘潮上下，肆掠不已。尋抵通州（今江蘇省南通縣），颶風大作，賊棄舟走保狼山（南通）縣南十八里，在江北岸與常熟福山對峙，陸完自山南以兵蹙之。八月間齊彥名中槍死，劉七亦中流矢赴水死，餘衆盡平。

總之，河北盜亂，自正德四年秋起，至七年八月始告消滅，經三年之久。遍擾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山西、湖北等地；京軍剿之不足，復調宣府、延綏、大同、遼東四鎭邊軍以助之。動員舉國之兵力，以追逐此區之散寇，然寇之勢力，足以當舉國之勁軍，實政治腐敗，社會紊亂，有以致之。

三、平四川之亂

武宗正德三年（西元一五〇八年）冬十月，四川保寧（今四川省閬中縣）賊藍廷瑞、鄢本恕起漢中（今陝西省

南鄭縣），攻掠郡縣，官軍不能制。明廷乃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理軍務督兵討之。四年十二月，賊首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合衆十萬人，竄掠湖廣、鄖陽（今湖北省鄖縣）等處。另保寧賊劉烈，亦聚衆作亂，侵掠陝西漢中，勢甚猖獗。同年冬，復竄返四川。但未幾劉賊爲亂兵所殺。其餘黨廖麻子、喻思俸等勢力仍盛。

正德五年（西元一五一〇年）三月，明廷以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督川、陝、湖廣、河南四省軍務，督剿四川等處流賊。洪鍾先檄湖廣布政使陳鎬及都指揮潘勳等，共同擊破圍攻岳陽之賊楊清、邱仁等，然後移師入蜀。同年夏四月，蜀賊藍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今縣），林俊遣官軍及羅猓石柱（今四川省石砫縣）士兵擊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並生擒賊首廖惠。九月間，藍廷瑞與鄢本恕合兵東竄，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在今四川與湖北界上），林俊復遣兵追敗之。十一月間，林俊移師擊瀘州（今四川省瀘縣）賊。

正德六年（西元一五一一年）一至五月間，藍廷瑞與鄢本恕等賊又回竄，縱掠蓬（今四川省蓬安縣）、劍（今四川省劍閣縣）二州。總督洪鍾至四川後，因與巡撫林俊意見多不合，軍機牽制，不能速進，致賊勢復振。六月間，洪鍾檄陝西、湖廣及河南兵，分路進討，廷瑞不支，敗走漢中被圍，乃以還川就撫爲辭，請允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脫身返川。八月間總督洪鍾令廷瑞至東鄉（今四川省宣漢縣）聽撫，廷瑞見官軍勢衆，意在緩師，一面揚言就撫，一面依山結寨，四出刧掠。官軍分爲七壘守之，使不得脫，因之其衆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親女，擬嫁於永順（在今四川省安岳縣東）土司彭世麟，藉爲連繫。總督洪鍾聞之，乃令彭世麟以計擒賊。於是彭乃乘廷瑞、本恕等二十八人赴宴之際，盡以伏兵擒之。諸賊聞變，大潰。官軍乘機分路追剿，斬溺死者無算，惟賊首廖麻子逸去。

另江津方面賊一部，賊首方四、任鬍子、麻六兒等，見四川官軍勢大，乃擁衆走綦江入思南（今貴州省思南縣

）：經貴州兵擊之，於十月間又回竄四川，攻綦江，並聲言欲攻江津、重慶、瀘州、敍州（今四川省宜賓縣）等處。旋經林俊等分兵擊敗之，復竄思南境內。

同年九月，巡撫右都御史林俊因與總督洪鐘意見相左，又因其拒絕宦者以子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為權倖所惡，數被切責，因請准致仕。明廷另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之。

正德七年（西元一五一二年）五月，江津賊方四復刼掠南川等縣，嗣竄綦江為官軍擊散，旋變姓名潛走開縣（今縣）被俘。七月間漢中賊廖痲子、曹甫等及內江賊駱松祥等分刼營山（今縣）、蓬州，洪鐘議招撫，曹甫欲聽命，廖痲子忿殺之，併其衆轉掠川東各地。八月間，四川巡撫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洪鍾縱寇殃民，明廷因罷洪鍾職，另以右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十一月間又以總兵時源為平賊將軍會彭澤討四川賊。

八年（西元一五一三年）二月，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高崇熙，以剿賊無功逮下獄，以右僉都御史馬昊巡撫四川。夏四月總督彭澤率苗兵擊漢中賊廖痲子，破之，部衆被擊殺將盡，廖隻身遁去。澤又移兵討內江賊平之。九年（西元一五一四年）正月，彭澤又率軍討崇慶（今四川崇慶縣）賊范藻等破之，至此，四川羣盜始告消滅。

總上所述，可見四川之盜，自正德三年（西元一四九〇年）十月開始倡亂，至正德九年正月，始告平定，前後達五年之久，其竄擾地區遍及川南及川東各地。川盜本非劇賊，官軍則皆勁旅，其所以剿而無功，中官邀爵，官軍不合，社會政治腐敗，當為主要之因素。

四、平宸濠之亂（參看附圖十四——五四〇）

六月，始公然發動叛變。在此期間，自正德元年至五年（西元一五〇六至西元一五一〇年），爲劉瑾專政時期，武宗朝夕在豹房中淫樂，一切政事均由劉瑾任意爲之。瑾伏誅後，武宗又寵信江彬與錢寧等輩，常微服外遊，經年不歸。詳情已如前節所述。而諸佞幸因納宸濠之賄，多與之勾結，宸濠謀叛之企圖，因而日益積極。

江西方面，自正德四年（西元一五〇九年），各地即有盜賊倡亂。諸賊利用江西四週山地，流竄掠刼，官軍不能制，社會情勢陷於紊亂。其流竄地區，在西北方面者，爲靖安、奉新、高安一帶（稱華林賊）。在東北方面如饒州（今江西省鄱陽縣）、萬年、東鄉（稱桃園賊），南至撫州（今江西省臨川縣）、建昌（今江西省南城縣）一帶。在贛南方面自尋鄔西至安遠、定南、龍南，延至信豐、崇義等地，無不爲盜賊盤據。其中最大者爲尋鄔南大帽山賊與安遠和平（廣東省和平縣）間浰頭之賊盜，以及崇義、橫水（在崇義北）等處之賊。因以上各地，山高地險，交通困難，易於盤據。且處於福建、江西、湖廣、廣東數省之交，便於流竄，故屢剿屢起，歷久不平。

正德六年（西元一五一一年）二月，明廷起用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以右副督御史俞諫提督軍務。金等調廣西田州（今廣西省百色縣東百里恩隆縣西）、東蘭（今縣）等處士兵討賊。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亦率兵協剿。至正德七年（西元一五一二年）底，東鄉、桃園、華林及大帽山諸賊，均次第平定。然因士兵貪暴，剽掠尤甚於賊，故不久各地匪盜復起，尤其贛南各地，賊勢尤熾。至正德十一年（西元一五一六年）秋，南贛賊亂已成不可收拾之局。賊首謝志山據橫水（今江西省崇義縣北）、左溪（今福建省長汀縣東）、桶頭（崇義西北與湖南省郴縣接界），池仲容據浰頭（在今江西省龍南縣與廣東省和平縣之間），皆公然稱王。陳日能據大庾（今江西省大庾縣）

，高快馬據樂昌（今廣東省樂昌縣），詹仲富據大帽山（在今江西省尋鄔縣南），相與攻剽府縣。一時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里之間，盡成亂區。

正德十一年八月，明廷以兵部尚書王瓊之荐，任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贛南。十一月間，守仁至贛南，先與福建、廣東會兵討大帽山賊，然後進剿大庾、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十二年（西元一五一七年）七月間守仁以權輕，無以會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便宜從事。兵部尚書王瓊奏准之。冬十月間，守仁親至南康督剿。於是上述各地賊寇，均陸續平定。

正德十三年（西元一五一八年）正月，此時贛南方面賊盜，已僅餘浰頭賊未平。賊首池仲容見橫水已平，大懼遣其弟仲安請降，藉窺虛實。守仁利用歲首宴樂之機會，以計誘仲容來贛，然後親率兵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獲二千餘人。餘賊奔九連山（廣東省連平縣東南數百里），官軍盡追滅之。

守仁平賊後，於橫水設崇義縣，於浰頭設和平縣，以資控制，並置兵戍守，以防盜亂復起。計守仁自正德十一年十一月抵贛南，至十三年初，即將盤據贛南數十年之巨盜敉平，境內自此大定。

寧王宸濠於正德十四年（西元一五一九年）六月舉事，反前曾收買朝中倖臣，如都督錢寧、伶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以爲奧援，排除異己；並連絡江西各洞寨賊，以張聲勢。惟江西自經右都御史陳金及贛南巡撫王守仁多次清勦後，大股頑賊已告肅清，其所利用連絡者，亦不過少數流賊而已。

宸濠謀叛之動機及雙方之準備　宸濠爲明太祖第十七子寧王權之五世孫，其爲人心高才淺，狂妄狡黠，因見武宗無嗣，且終年溺於淫樂，遊幸不時，佞幸專擅，政事敗壞，人心危懼，因懷異志，圖謀不軌。遠在正德二年（西

元一五〇七年），寧王宸濠賄太監劉瑾，恢復王室護衞（註一）。自此卽蓄異謀。正德五年（西元一五一〇年）八月劉瑾伏誅後，兵部又奏革其護衞，改爲南昌左衞。至九年（西元一五一四年）三月，其黨陸完爲兵部尙書時，乃謀於太監錢寧，濠又以金寶賄寧及各權要，其護衞因而得復。自此宸濠之逆謀進行益急。玆將其行動擇述如下。

㈠寧王宸濠自正德九年起，卽自稱國王，稱其護衞爲侍衞。改其令旨爲聖旨，令臣下以朝服晉見。

㈡遣人至廣東購買皮帳，作皮甲。私製刀槍、盔甲及佛郎機銃等兵器。

㈢招收巨盜，集納流亡，四處刼掠，以擴張勢力。其著者如劇盜凌十一、閔二十四、楊清、李甫等。並結交廣西土官狼兵及福建南漳、汀漳等處蠻洞。

㈣以厚利結交武宗佞幸、以便利奸計之進行。如太監錢寧、蕭敬、張雄、張銳，伶人臧賢，倖臣江彬及尙書陸完等，均受其重賄。

㈤以進貢方物爲名，遣親信匿京中，偵伺消息。沿途設健馬快步，信息限十二日報達。

㈥以重賄結交南京留守太監劉琅，並厚賄佞倖以其私黨中官畢貞出鎭浙江，而廣其勢力。

㈦以誣陷手段排除反對份子。宸濠爲便利其奸計之進行，不惜用種種卑汚手段，以排除異己。其著者如大學士費宏因阻其復護衞，陸完等迫令其致仕，濠併刼之途中。江西都指導戴宣，濠因忌其擅權而殺之。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因奏其不法，誣以離間親親之罪，繫獄幾死，終遭謫戍。江西左布政張嶺，因忤濠意，濠賄錢寧除吏部，調爲光祿卿以遠之。寧府之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等，因奏濠不法事，濠賄錢寧發彼等充軍孝陵衞。淸軍御史范輅因與其黨太監異貞爭坐，而誣以賄近倖，逮問除名。又南昌知府鄭瓛逮捕與寧府有

閼之賊盜竊王，被濠執送按察司監禁。以上不過擇要舉述，其他類似情形尚多，不再贅敍。

寧王宸濠之謀反行動，自正德十年（西元一五一五年）後，日趨顯露，因而有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都御史江西巡撫孫燧等，先後告變。但或因太監錢寧等掩護得免，或為濠黨截刧途中，迄未到京。其中孫燧曾七次上疏，陳述宸濠逆謀，皆被濠黨截刧。但孫燧曾預作若干防禦措施。彼以禦盜為名築城於進賢（今江西省進賢縣）、南康（今江西省星子縣）、瑞州（今江西省高安縣），劃建昌（今江西省南城縣）地置安義縣（今江西省安義縣）。因請復饒（今江西鄱陽縣）、撫（今江西臨川縣）二州兵備未准，乃請勅湖東分巡兼理之。又以九江當湖之要害，請重兵備，兼攝南康、寧州（今江西省修水縣）、武寧（今江西省武寧縣）、瑞昌（今江西省瑞昌縣）及湖廣之興國（今湖北省陽新縣）、通城（湖北省今縣）等地，以便控制。廣信（今江西省上饒縣）、橫峯（今江西省橫峯縣）、青山（在今江西省星子縣東北）諸寨，因地險人悍，更請設通判駐弋陽（今江西省弋陽縣），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刼兵器，假討賊為名，盡出之他所。宸濠賂朝中倖臣謀去燧。並送以棗、梨、薑、芥（早離疆界），暗示其離去，燧笑却之。

安慶知府張文錦度宸濠必反，與都指揮楊銳治戰艦，督士卒，習水戰。瑞州（今江西省高安縣）知府宋以方亦築城繕守具，並募兵三千訓練，宸濠忌之，迫鎭守刼繫南昌獄。

佞臣江彬與錢寧不睦，太監張忠嘗欲借彬以傾寧。會宸濠居父喪，矯情飾禮，令南京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及巡撫御史王金等奏之，燧等欲緩其叛行，乃具疏上之。武宗見奏不安，太監張忠乘機密言寧王不軌行動。東廠太監張銳、大學士楊廷和原係濠黨，曾助其復護衞，旋知其有反謀，乃又欲剷之，以免受累。御史蕭淮疏寧王反狀，疏

入，江彬、張銳等助之，武宗乃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顧頤壽等，前往戒飭宸濠，革其護衞。同時在京搜捕宸濠偵卒，於是宸濠乃舉兵反。

雙方之戰略指導　㈠宸濠方面　宸濠雖久蓄異謀，但並無完整之計劃。據史籍所顯示：其戰略大致爲以南昌爲根據地，先北上攻略九江，打開進出大江之路，然後東下南京，即皇帝位；與鎭守浙江之太監異貞（異貞曾許起兵應之）相勾結，掌握江南之勢力，再依情況作進一步之發展。

㈡明廷方面　王守仁原無討伐宸濠之責，但恐宸濠坐大，危及朝廷，乃不俟詔命毅然主動負起討賊之任務。其戰略爲先以心理作戰之手段，遲滯宸濠之行動；既而則示以自守不動之態度，縱宸濠北上。然後乘其不意，襲克南昌，以摧毀其巢穴，俟宸濠還兵來援，再中途邀擊，一舉而殲滅之。

戰場地理形勢　宸濠居於江西南昌府，（即今之南昌市），當時南昌爲江西省軍事、政治、經濟之中心；其對外交通在陸路方面，可東經廣信（今江西省上饒縣）以達蘇浙，西經瑞州（今江西省高安縣）以達湖廣。在水路方面，北經鄱陽湖以達大江，然後順流東下可達南都，逆流而上可至武漢。南則可循贛江以達廣東。故方輿紀要謂其：「南接五嶺，北帶九江，咽扼荆淮，翼蔽吳越。」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本戰役所涉及之地點，除安慶外，均在南昌至九江間地區，此一地區爲鄱陽湖水域。鄱陽湖北小南大，狀如葫蘆，周圍達四百餘里，中多洲堵，水大時均可行舟。湖濱多小河，物資豐饒。湖北通大江，中有南康（今星子縣）、湖口之險。南有贛江通達贛南，船行甚便，爲江西南北交通之要道。湖江之交會處有九江府，爲全省之嚥喉。方輿紀要云：「九江左挾彭蠡，右榜通川，陸通五嶺，勢拒三江，襟帶上流，乃江西之重鎭。」

自九江東下至南京間，險要甚多，如湖口之彭澤、安慶、貴池、當塗等地。本戰役中在安慶曾有劇戰。安慶地勢低下，遇雨易於汎濫，因其與小孤山相接，防者常以小孤為依托，形成江上之憑障。

江西全般地理形勢，已詳本編第一卷第四章，茲不多述。

王守仁之為人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今浙江省餘姚縣）。孝宗弘治十三年（西元一五〇〇年）舉進士，曾任刑部及兵部主事。武宗正德元年（西元一五〇六年）冬，因上章論救被劉瑾逮捕之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觸瑾怒，被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在今貴州省修文縣）。正德五年（西元一五一〇年）瑾伏誅後，改調廬陵知縣，旋歷遷南都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正德十一年（西元一五一六）八月，以兵部尚書王瓊之荐，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時贛南盜賊蠭起，陽明感權輕無以令將士，請准給旗牌，提督軍務，便宜從事。乃整編地方武力，以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派，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懲治，因之軍紀大振。陽明且聯合福建、廣東、湖廣等省兵協同進勦，至十三年（西元一五一八年）底，約二年之間，即將盤據贛南山地數十年之巨盜，逐次肅清。

陽明一生軍功有四：除平贛南盜亂之外，尚有平宸濠之亂，定田州（今廣西省百色、恩隆。恩陽三縣地，州治在恩隆縣西），思恩（貴州今縣）之叛，及討平八塞斷藤峽賊。或出奇制勝，或以恩德感召，皆竟全功，對明之統治，裨益甚大。

陽明為人豪邁不羈，幼即問塾師「何為天下第一等事」？而有志於聖賢。稍長喜研究，好深思。二十一歲時，

侍父於京師研究格物之學，曾因格署中之竹而致疾。二十七歲時，又因深思「循序致精」之義，沉鬱致病，可見其用心之專。是時因偶聞道士談養生，遂萌遺世入山之意。繼又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之修鍊。後均悟其非，乃又矢志以倡明聖學爲事。至三十七歲謫居龍場（卽今貴州省修文縣），受該地惡劣環境之磨練，乃悟格物致知之旨，翌年又創「知行合一」之說。其學說大要有三：一曰卽物窮理，二曰致良知，三曰知行合一。陽明之思想，自此乃告奠定。陽明以倡明聖學、救人救世爲己任，故招收生徒，隨地講學。其爲政亦以開導人心爲主。因其有高深之學術修養，遂能善處惡劣之環境，逢凶化吉，而建立偉大之軍功。

作戰經過　正德十四年（西元一五一九年）六月，寧王宸濠聞武宗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來江西，察視其行動，並革除其護衛，乃決計舉事。六月十三日利用其生辰，大宴各守土官。翌日各官入謝，宸濠乃當衆宣稱當今皇帝非孝宗之子，朱氏祖宗不血食者已十四年，今特奉太后密令起兵討賊。衆聞之大驚！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奮前斥之均爲所殺。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使胡廉、參議黃宏、許效廉、參政陳果、劉斐、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等因不從命，均下獄。他如布政使梁宸、按察史楊璋、副使唐錦及其餘各官員則附逆。

宸濠以其謀士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兵部尙書，以盜賊閔二十四、凌十一、吳十三等爲將軍。一面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郡邑，募兵奪械；一面集兵六萬人，號稱十萬，進陷南康（今江西省星子縣）及九江，並馳檄各地，指斥朝廷。

宸濠叛後，遠近震動，幸進賢知縣劉淸原及餘干知縣馬津龍等，均明大義，杖殺賊使，拒不附敵，使賊不敢輕

侵湖東，以窺兩浙。又巡撫應天（南京）都御史李充嗣請參贊尚書喬宇負都城守衞之責，已則將兵萬人西屯采石；並遣使至安慶令都指揮楊銳等堅守。喬宇並密察城外險易，增置戍守，更進而捕殺與宸濠通謀之中官劉瑯所伏之黨羽三百餘人，劉瑯因而懼不敢動。

南贛巡撫王守仁因奉命往戡福建賊亂，六月九日自贛州（今江西省贛縣）啓程，十五日至豐城，知縣顧佖密告以宸濠反事，守仁急易服潛至臨江（今江西省清江縣）返吉安。十八日上書告變，一面與吉安知府伍文定徵集兵糧，整備器械、舟楫，準備作戰。一面傳檄四方暴露宸濠之罪，呼籲列郡起兵勤王，並堅各地方官吏守土之心。贛州知府邢珣、袁州（江西省宜春縣）知府徐璉，均先後來會；里居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及其他人士亦多有赴義者。守仁乃集衆議討賊之計，判斷宸濠之行動，不外三項：

上策：出其不意直趨京師

下策：順江東下直趨南京

下策：據守南昌

守仁以為宸濠如出上策，則社稷危殆，出中策，則大江南北將受其害；出下策，將坐以待斃。守仁恐宸濠順流東下南都不保，為遲滯宸濠之行動，乃多遣間諜檄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巡撫王守仁、湖廣都御史秦金、兩廣都御史楊旦各率所部共十六萬人，直搗南昌；所至各地如有供應不週者，即以軍法論。又為臘書遣偽相李士實、劉養正等，偽嘉其歸國之誠，使慫恿宸濠，早發兵東下。同時將書內辭意縱諜洩於宸濠，濠聞之果疑；及與士實等謀議，士實等勸其疾趨南京即位，更大疑，不敢有所行動。

六月二十日守仁恐前疏中途有阻，再上書告變。宸濠在南昌據守十餘日，見外兵未至，乃悟守仁紿之，因於七月一日留兵萬餘守南昌，自率其所部六萬人，號稱十萬人，並載其妃妾世子等，出鄱陽東下攻安慶。安慶都指揮楊銳、知府張文錦等據城固守，濠軍不能克。

王守仁聞宸濠已起兵北上，南昌留兵甚少，急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於十三日北上，並促各郡兵尅期會於樟樹（江西省清江縣東北）。來會者計有：臨江（今江西省清江縣）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通判胡堯元、瑞州（江西省高安縣）知府童琦、通判談儲、新淦（今江西省新淦縣）知縣李美、泰和（今江西省泰和縣）知縣李楫、寧都（今縣）知縣王天、萬安知縣王冕等，各以兵來會，衆約八萬人，號稱三十萬人。衆議所向，或請先救安慶。守仁以爲九江南昌已爲賊據，若越南昌與賊相持江上，二郡兵如絕我後，我將陷於腹背受敵，不如直搗南昌。現賊精銳盡去，南昌守備空虛，我軍新集氣銳，攻之必克，南昌破，敵必回救，然後逆擊之於湖中，必獲全勝。衆稱善。於是守仁乃於十八日誓師於樟樹，然後以伍文定爲前鋒，揮軍北上。至豐城時聞敵設伏於新舊廠（地點不詳），以爲省城之應援。守仁派兵擊破之。十九日夜半官軍抵廣潤門，城中守備原甚嚴密，因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官軍驟集，士氣益奪，故官軍到時，守兵駭散。二十日黎明，諸軍即梯絙以登，城遂破。宸濠守軍均被俘，軍士入城後有刼掠者，守仁殺戮搶掠軍士，寬宥脅從，安撫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定。

寧王宸濠憤安慶不下，正督兵猛攻，忽聞守仁攻陷南昌，大恐，乃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遣兵兩萬先行，自率大軍繼之，守仁攻下南昌，居二日，探知宸濠率軍南還，乃問計於衆，衆以賊勢方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取。守仁以爲賊未遇大敵，但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沮喪，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此時會撫州（今江

西省臨川縣）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原清亦引兵至，於是乃決定主動迎擊之。

七月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軍已進至樵舍（在江西省南昌縣西北六十里），守仁見敵已迫近，乃以吉安知府伍文定率軍由正面迎擊敵人，以贛州知府邢珣率軍繞出敵後，以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等由兩翼側擊之，部署既定，各軍即分別出發。宸濠軍乘風鼓譟而前，二十四日兩軍遇於黃家渡（在南昌縣東三十里）文定軍佯退，宸濠軍乘勢前進。邢珣乘敵軍兵力分離，前後不相及之際，即率兵繞出敵背，突貫其中部。戴德孺、徐璉兩軍則由兩翼夾擊之，文定軍則乘勢反擊，於是敵勢不支，潰保八字腦（在今江西省鄱陽縣西三十里），以待南康（今江西省星子縣）、九江兵來軍前參戰。是時建昌（今江西省南城縣）知府曾璵亦引兵至。守仁以爲九江不克，則湖外無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因遣撫州知府陳槐、饒州（今江西省鄱陽縣）知府林瑊率兵攻九江。建昌知府曾璵、廣信（今江西省上饒縣）知府周朝佐率兵取南康。二十五日，兩軍復戰，伍文定身冒矢石，督諸軍作殊死戰，賊復大敗，擒斬二千餘級。宸濠率部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賞部衆。守仁乃爲火攻之具以襲之。二十六日晨，宸濠方朝會衆將，官軍突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濠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促易舟遁，爲萬安知縣王冕所部追執之。餘衆北潰，二十七日，復爲追兵敗之於吳城，宸濠之部衆焚溺死者達三萬餘人，叛軍盡告覆滅。

南康、九江亦相繼克復，計守仁自起兵至今，共歷三十五日而滅宸濠。

正德十四年（西元一五一九年）八月間，王守仁捷報尚未到京，武宗因欲乘機南遊，因下詔親征。諸將在豹房各獻擒宸濠之策。武宗傳旨謂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討，所

有璽書，改稱軍門檄。命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帥師爲先鋒，以太監張忠爲監軍。大學士梁儲、蔣冕，十二團營提督江彬及太監等，隨駕從征。八月二十二日，駕發京師南下。大學士楊廷和等力諫不聽。

八月二十六日，武宗至涿州，王守仁捷報至，並上書諫親征。武宗恐諸臣知之，無詞南下，乃密而不宣。許泰欲攘守仁之功，且因懼其揭發彼等禍國之罪，競言守仁先與宸濠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於湖中，待帝自擒。一面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今江西省上饒縣），一方疾馳南昌。守仁知泰等詭謀，乘忠、泰未至，間道趨玉山，欲獻俘闕下，並止帝南征。及至錢塘（今浙江省杭縣），太監張永候之。守仁夜見永，贊其賢，並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永深以爲然。永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並告其應順上意而行，否則徒激羣小之怒。守仁以張永爲可信，乃以宸濠交永，稱病西湖淨慈寺。十一月間，守仁聞武宗南下已至淮揚，羣奸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擬從京口（今江蘇省鎭江縣）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淸固止之，當時會奉旨兼巡撫江西，守仁遂由湖口還南昌。

守仁還南昌前，忠、泰等已先至，因恨失宸濠，乃執吉安知府伍文定窘辱備至；並大事搜捕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及守仁返南昌，張忠、許泰等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並令飭居民謂北軍離家艱苦，皆當敦地主之禮。守仁對北軍亦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偶遇喪葬，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均謂王都堂愛我，因之無復犯者。及冬至節近，守仁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京軍離家久，聞之多泣下思歸。忠、泰挾其所長與江西軍較射於教場，江西軍射多不中。泰强守仁，守仁不得已，應之，三發三中，北軍踴躍歡呼。忠、泰等見北軍多附守仁，不得已，乃班師。（明史王守仁傳）

武宗一行，由京經涿州、臨清而南。十一月十四日至淮安（今江蘇省淮安縣），十二月一日次揚州，二十六日

至南京。自帝發京師，江彬率京軍護從，跋扈異常，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曾恐懼自殺。至揚州吏卽民房爲提督府，遍搜寡婦處女，導帝淫樂。諸嬖倖以其地繁華，要求無所不至，知府蔣瑤，備受屈辱。

張忠、許泰等返抵南都後，讒毀守仁附逆，太監張永則悉力調護之。忠、泰等屢矯詔召守仁，守仁不赴詔。於是忠、泰等揚言於帝前：謂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武宗乃詔守仁赴南京，守仁得永信，知係帝意，乃於十五年（西元一五二〇年）正月急赴詔。忠、泰等恐謀洩，復拒之蕪湖半月；守仁不得已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中。武宗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詔卽至，安能反乎？」因遣其還鎭。守仁乃從湖口還江西。（同上）

武宗於正德十四年（西元一五一九年）十二月間至南京，十五年正月，大學士梁儲、蔣冕請班師，武宗不聽。其從官部衆達十餘萬人，日費萬金；加之近倖乘機勒索，應天府尹齊宗道，無力供應，致憂懼以卒。江彬之黨更進而擾及近畿諸府，致惹起常州（今江蘇省武進縣）民衆之武力抗拒。至八月間，梁儲等以四方多災，又報請班師。疏八九上，至九月，武宗始允還京。閏月八日受江西俘，令守仁更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說明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並盡入諸嬖倖名，忠、泰等始無言。

閏月十二日，武宗發南京。十月二十六日至通州（今河北省通縣）。十二月五日在通州賜宸濠死，焚其屍。十日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及其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其中與宸濠勾結之尙書陸完（註二）及都督錢寧（註三）等，亦皆裸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則梟首於竿，凡數里不絕。武宗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正德十六年（西元一五二一年）三月，武宗崩於豹房。守仁等平亂之功因嬖倖屈抑，未得封賞。至十一月間世

宗卽位六個月後，始論功行賞。先封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旋又封爲新建伯。安慶都指揮楊銳擢爲都督僉事，指揮崔文擢爲都指揮使，南京參贊尚書喬宇加少保，吉安知府伍文定擢爲副都御史，臨江知府戴得孺，擢雲南右布政使，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各增秩二等。其中僅伍文定受賞較厚，其他有功同事，且多有名遷而陰絀者。

第四節 中論

一、憲宗時代

憲宗之世，距英宗北狩不過十餘年，此時明之國勢，亦頗爲衰頹。而憲宗卽位之始，卽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情勢艱危。惟此時內閣及六部中前朝賢臣尚多，如憲宗能近賢遠邪，勵精圖治，未嘗不能起敝振衰，重返盛世。奈憲宗自始卽寵信僧道，濫事封賞，旣而又誤用汪直，盜權專政，陷害忠良。及直去後，又佞倖僧道方士李孜省等輩，此起彼落，交互爲奸；而憲宗一生遂亦永沉於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之中，而不能自拔。幸六部中始終有若干忠貞之臣維護其間，政事得以不墜，否則明之國運，將不堪設想也。

鄖陽與大藤峽之亂，其淵源甚遠，並非憲宗時所釀成，憲宗遣將戡平之，並設置行政機構，消滅亂源，實有開拓之功。惟固原滿四之叛，則與明國勢衰弱有直接關係，如明國勢强盛，北敵遠遁，則滿四決不敢自掘墳墓也。

憲宗之世，國防上之最大設施爲築邊牆。蓋此一時期韃靼久居河套、陝北、寧夏、甘涼等地，久受蹂躪，雖有

所謂「搜套」之計劃，但以軍事經濟力量不足，終未實現。不得已乃退而求其次以築邊牆，自今之陝西省府谷縣，以至今之甘肅鹽池，長達一千七百餘里，明代大規模之築邊牆，卽自此始。惟愈築邊牆則攻擊之精神愈衰，而國勢亦愈弱矣。

二、孝宗時代

明史紀事本末著者谷應泰曰：「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卻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閣，經筵午朝，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理…當是時冰鑑則有王恕、彭韶，諫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邱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卷四十二）可見孝宗爲一勤政愛民之皇帝，而六部中復有賢能之輔佐，故在內政上能盡革憲宗時代之秕政，造成明史上仁宗以後最安定繁榮之局。惟在國防方面，因當時韃靼巴圖蒙和汗在弘治八年（西元一四九五年）以後，日漸強大，而孝宗悉力內政，對外採睦隣政策，致邊患頻仍，終孝宗之世，迄今未能採有效之措施，以拒止敵人之侵略。

三、武宗時代

武宗爲明代最荒唐之皇帝，其狂悖行爲，尤甚於憲宗。初寵劉瑾，淫樂豹房，奸黨橫行，賢良盡斥，致河北、山東、河南、江西、四川各地盜亂紛起，近畿盡遭蹂躪。寧夏安化王寘鐇亦乘機謀叛。及劉瑾滅後，又寵信江彬、錢寧等輩，離京淫游經年不返，致又起寧王宸濠之亂。幸「用人之權，躬自操持，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

紊亂，而不底於危亡。」（明史贊語）亦云幸矣。

武宗時代之盜亂，無論贛盜、蜀盜、河北盜，均經多年始行勦滅。蜀盜、贛盜因處地遠僻，地形複雜，便於隱匿及流竄，故屢勦屢起，經久不滅。而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原野遼闊，無崇山密箐之憑籍，且瀕近京畿，官軍調遣甚易。而劉七等竟亦能流竄達三年之久，致明廷不得不調四鎮邊兵勦之，此頗足反映當時官軍之無能，以及地方政治與社會秩序之紊亂。

武宗時代之內亂，其蓄謀最久，聲勢最大，有傾國之危者，當爲宸濠之變。幸當時王守仁坐鎮贛南，見情勢緊急，不待詔命，即奮身赴難，而地方官吏在守仁號召之下，亦紛紛聞難赴義，並不惜犧牲，奮勇殺敵，始能將叛亂迅速撲滅。

本戰役中，守仁在戰略戰術上最足稱道者有三：其一爲以謀略手段，遲滯宸濠行動達十餘日之久，因而取得徵集兵力，整備戰具之時間。蓋守仁使用之兵力，爲散處各府縣之地方武力；而贛北爲湖沼地帶，地形特殊，非賴船舶無法行動，集中備戰，均需相當之時日，故此種欺敵行動，極爲重要。其二爲襲敵於南昌，乘虛摧毀敵之根據地，迫其回師救援。其三爲待宸濠軍返抵南昌附近後，始揮師予以截擊。蓋如此既可收以逸待勞之利，且不需大量船隻輸送軍隊遠離基地也。

總之，因守仁行動迅速，用兵卓越，故能以文人領導地方官吏與地方武力，而建不朽之功。惜功成之後，仍受奸逆百般屈抑，伸訴無由；而荒淫無恥之皇帝，對此有傾國之危的大叛亂，竟毫無認識，視同兒戲，殊可慨也！

第八章　明世宗攘外戰役之一——抵禦俺答入侵各戰役

（附圖十四—五四一）

世宗期間，俺答等部內侵，連年不息。東起遼東，西至甘寧，均遭蹂躪。本章所述僅以下兩次較大之戰役爲主：

一、俺答等部入侵山西之戰　嘉靖二十年（西元一五四一）八月及二十一年六月間，俺答吉囊等部兩次入侵山西，大掠晉北及太原外圍各州縣，並深入沁、汾、襄垣、潞安（今長治縣）等處。

二、俺答入侵京畿之戰　嘉靖二十九年（西元一五五〇）八月間，俺答大舉入侵京畿附近各縣，明軍望風披靡，俺答大掠八日而去。

第一節　一般形勢概述

一、內政方面

世宗厚熜自十五歲卽位，至六十歲崩，共在位四十五年。在此期間內政方面對明之軍政、經濟、社會各方面影響最大者，約有三端：卽㈠世宗之崇道敎，㈡議大禮之糾紛，㈢嚴嵩專政。玆概述其大要如左。

世宗之爲人及其迷信道教情形

世宗名厚熜，爲憲宗皇帝之孫。其父興獻王祐杬封於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正德十六年（西元一五一九）武宗崩，無嗣，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大臣謀議：以遺命迎興獻王世子於安陸嗣皇帝位，是爲世宗。

世宗未即位前，大學士楊廷和總朝政三十七日，奏請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係提督江彬在武宗崩前矯旨以西官廳改成），遣邊軍還鎭（武宗七年採江彬之議，調四鎭兵入京訓練），革京城四外皇店，遣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止京師不急之工務，收還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並逮捕武宗佞臣提督江彬及都督李琮等下獄。

世宗即位之初，尙知力除前朝弊政，奮勉圖强，如卹錄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賜免明年田租半數，盡免正德十五年以前之逋賦，誅武宗佞臣江彬、錢寧，縱內苑禽獸令天下勿再進獻。革錦衣衞冒濫軍校三萬餘人及錦衣衞所與監局寺庫旗校庫士匠役投充新設者十四萬八千餘人。賑江西災，封賞王守仁等平亂有功人員，一時頗有起敝振衰之氣象。但旋因議大禮而政潮迭起，崇道教日趨迷途，政事遂不堪聞問矣。（下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自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四月，世宗即於宮內建醮，日夜不絕；並命內監習經教於宮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及廷臣多交章諫之，均不聽。給事中鄭一鵬曾上言有云：「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爲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武宗時太監）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世宗對此諫言，毫無所動。

嘉靖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爲眞人，吳尙禮爲左至靈。修醮期間並以大臣充上番、監禮、迎嗣、引導等使，遞日進香。世宗則親行初終兩日禮。十五年（一五三六）十二月，因生皇嗣，授邵元節爲禮部尙書，並授其徒邵啓等錄秩有差。十八年邵元節死，世宗又召眞人張彥頨，寵方士陶仲文，拜爲神仙高士。旋竟諭羣臣擬以東宮監國，欲靜攝一、

二年後再行親政，太僕卿楊最諫之繫獄死，監國之議因亦作罷，但世宗自此即不視朝。

十九年（西元一五四〇）十一月，進陶仲文爲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尙書，又加少傅、少師兼三孤官，食一品祿，其寵倖較邵元節尤有過之。二十一年，世宗因宮婢楊金英等之謀逆，移居西苑，當時正値俺答勢張，連年大舉進犯之際，世宗則日事修玄，祈求長生。各方官吏爲迎合帝意，紛獻奇珍瑞物，如靈芝、白鹿、白雁、白鶴、嘉禾等等。希求封賞。如總督東南沿海討倭軍事之胡宗憲，即前後貢獻靈芝、白鹿以邀寵。諸大臣亦均以撰青詞（齋醮所用之文）贊玄機爲務。如權臣嚴嵩即以佑玄機而得帝寵。戶部尙書袁煒、吏部尙書嚴訥、禮部尙書李春芳、武英殿大學士郭樸等，一時均號爲青詞宰相。

世宗之迷信，隨其年齡之增長，與日俱增。不但風雨水火災害，謂爲神意，即大同叛卒之就擒，海盜汪直之被誘殺（註一），均謂爲玄佑。甚至應陶仲文之請，設置所謂「鎭鹵法壇」，用爲「禠鹵魄」避免邊禍之手段，其荒唐愚昧一至於此！

三十九（西元一五六〇）陶仲文死，世宗仍執迷不悟，並於四十年時分遣御史多人赴各處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籙祕方等書。更誘教若干阿諛官吏之投機。若干愛國守職之廷臣，自世宗初入迷途即不斷上疏諫止，如大學士楊廷和、楊一清、九卿喬宇等，給事中周瑯、張嵩、張汝、安盤、鄭一鵬等，編修楊名、大僕卿楊最、御史楊爵、員外郎劉魁、戶部主事海瑞等等，然或遭黜退，或遭誅戮，毫未促起世宗之醒悟。四十五年春，戶部主事海瑞見世宗晚年荒唐愈甚，而廷臣中自二十年前太僕卿楊最，御史楊爵等上疏獲罪後，已無敢言者，乃市棺訣妻子冒死上疏云：「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主教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

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陛下修玄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也。陛下誠翻然改悔，日旦視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皋、夔、伊、傅、周、召之列……。」世宗閱疏大怒，立逮海瑞下獄，幸大學士徐階力救，得免於死。（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世宗爲人英明果決，惟賦性固執頑强，頗護己短，不能納諫改過，故一旦陷於迷途，即不能自拔，晚年愈甚。四十四年（西元一九六五）間，因服食方士王金等所獻之金石丹藥，久病不愈，終至喪生，誠可慨也。

議大禮之糾紛及其影響　所謂議大禮之糾紛，其起因由於世宗乃興獻王祐杬之子，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侄，武宗皇帝之堂弟。武宗無嗣，世宗以宗室入承大統，諸元老重臣欲世宗以皇太子之資格「入奉宗祧」，而世宗則堅持以興獻王之資格嗣皇帝位，雙方各執己見，相持不下，於是造成政治上重重之風波。

世宗由安陸初至京時，禮官在大學士楊廷和之指示下，即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世宗未允，嗣於郊外受牋，日中入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雖云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但世宗內心頗不謂然，故即位甫六日，即詔議奉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在大學士楊廷和指示下大會羣臣，建議世宗依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之事例入奉宗祧，稱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王妃爲皇叔母。以益王祐檳（興獻王祐杬之弟）子崇仁主考興獻王（因興獻王只生世宗一人）。世宗閱畢大慍曰：「父母若是互移也」？令再議。大學士楊廷和

、蔣冕、毛紀等偕若干廷臣上書辯之，世宗益不悅，命博考曲禮，務求至當。廷和等更以舜不追崇瞽瞍，漢光武不追崇其父南頓君之例上之。毛澄亦會羣臣再三執奏，帝終不從。（明史卷百九十，毛澄傳；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是年七月進士張流見廷臣議追崇興獻禮三上三却，揣知帝意，乃上書抨擊廷臣之議，請尊崇所生。世宗得疏大喜，遂詔楊廷和等，欲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廷和等堅持不可，封還手詔。冬十月世宗母妃迎至通州（今河北通縣），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世宗聞之，涕泗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恐懼，毛澄謀於內閣，乃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進士張璁知世宗意，乃又作大禮或問上之。廷和等銜璁之所爲，除爲南京刑部主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世宗嘉靖元年（西元一五二二）正月郊祀甫畢，適値清寧宮小房火災，楊廷和等乃上言，謂爲係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不安所致。於是世宗乃勉從衆議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不復加皇字。

嘉靖三年（一五二四）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同官，私詆朝議，上疏請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並錄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二疏之意（二人曾上書作同樣請求），世宗得疏心動，又詔廷臣集議。禮部尙書汪俊（前尙書毛澄於二年三月罷，道卒）會文武羣臣兩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議上留中。世宗旋詔張璁、桂萼、席書等來京，並復降手諭令再集議，汪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號，世宗又留之，十餘日後，始勉允可。

大學士楊廷和因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四次，執奏凡三十疏世宗深恨之；左右又乘間言廷和專橫，因失帝意。

三月間因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廠事，大忤帝意，因而請准罷歸。三月間汪俊因諫阻建室奉安殿側祀興獻帝，亦被罷去，詔以侍郎席書代之。四月間世宗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楊廷和去後，大學士蔣冕以首輔主國政。帝罷汪俊用席書，召張璁、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冕因連疏求罷。五月間世宗乃以石瑤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代之。六月中更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以方獻夫為侍講學士。七月間吏部尚書喬宇六因議大禮之積忤罷去。

同月世宗應張璁、桂萼之請，詔去章聖太后尊號「本生」二字，羣臣駭愕，於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獻民、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杖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尚書秦金、趙鑑、趙璜、兪琳等會羣僚趨跪左順門，尚書毛紀、石瑤等聞之，亦來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及孝宗皇帝者，自晨至午不退。世宗使中官諭之不聽。世宗怒遣錦衣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等八人下獄。楊愼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庭。帝大怒，遂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下獄，何孟春等二十一人及洪伊等六十五人待罪，總計共二百二十人。旋令為首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戍邊，其餘四品以上者奪俸四月，五品以下者杖於庭，人三十杖，編修王相等十六人傷重致死。（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自此次被懲後，羣僚喪氣，張璁、桂萼等聲勢愈張。同月大學士毛紀亦因此事罷去。九月間世宗詔令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興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尊稱由是遂定。

議大禮之糾紛，延續達三年之久，前朝重臣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梁儲、毛紀、禮部尙書毛澄、汪俊、吏部尙書喬宇，均以是先後罷去。最後終於造成羣臣跪哭紛遭繫獄杖戍之悲劇。因政潮起伏，重臣屢遷，政務自難清寧，且予諛臣幸進巧佞誣罔之機。嘉靖六年（一五二七）李福達之獄（註二），卽因此導致倖臣假託，寃處無辜之罪。而世宗不事明察，反褒獎所謂「平反」有功人員，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受倖臣愚弄而不自覺。

在議禮糾紛之後，「考本派」之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等，均被重用。然璁、萼等仍黨同伐異，攻訐不已，必欲置楊廷和等於死地。若干言官、御史則甘爲爪牙，興風作浪。璁、萼先則與大學士費宏、石瑤不睦，及宏等旣去，帝召楊一淸以吏部尙書入閣，璁萼等又排擠以去。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六月，璁等窮究所謂「楊廷和」私黨，奏准詔科道官互劾，旋又藉李福達之獄，大事報復，嗣又藉刊布「明倫大典」之機，奏削楊廷和等籍，終於達成報復之目的。

嘉靖八年（西元一五二九）八月大學士楊一淸因與璁、萼等不睦罷去，璁、萼等亦同時罷去，旋又先後召還。嘉靖十年桂萼卒，張璁又與禮部尙書夏言互訐，數度罷而復召，至十四年（一五三五）終被罷去。

嚴嵩專政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今江蘇省分宜縣）長身戍削，疏眉目，大聲音。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進士。嘉靖中曾任禮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尙書，嘉靖十五年（西元一五三六）十二月調京師禮部尙部兼翰林院學士。十七年因議明堂大饗禮及尊獻皇帝廟號，大得帝歡，加太子少保。時武英殿大學士夏言位嵩上，與嵩不睦，嵩明謹事之，而陰傾之去。因之醮祀靑詞無當帝意者。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八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時嵩年已六十餘，而精神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世宗賜嵩「忠勤敏達」之銀記，加太子太傅。

兵部尚書崔鑾資序在嵩上，嵩諷言官論之，鑾得罪去，政事一歸嚴嵩。嵩累任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等官。

嘉靖二十四年（西元一五四五）九月，世宗微感嚴嵩貪橫，復使夏言入閣爲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復盛氣凌嵩。時嵩子世蕃，方官尚寶少卿，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父子大懼，長跪榻下，泣謝乃已。旋嵩與錦衣都督陸炳相結傾言。二十七年正月，乘世宗不滿夏言支持三邊總督曾銑復河套建議之機攻之，夏言復罷，旋與曾銑先後下獄殺之。

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八月俺答大舉犯京師，世宗召嵩等議於西苑。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患。」嗣復授意兵部尚書丁汝夔曰：「地（戰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因之丁汝夔不敢趣諸將戰。寇退，帝欲殺夔，嵩懼其引己，謂夔曰：「我在勿慮也。」夔臨死始知爲嵩所賣。三十年大將軍仇鸞與嵩相互攻訐，帝對嵩寵漸疏。鸞原爲嵩黨，因得帝重乃與嵩交惡。時錦衣衞都督陸炳與鸞爭寵，嵩連炳傾之。三十一年仇鸞病卒，嵩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因又得帝歡。（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嵩年八十，帝准以肩輿入禁苑。四十年嵩妻卒，其子世蕃不能入直代票擬，嵩自爲之，往往失帝意。所進青詞因假手他人不能工，亦失帝歡。時大學士徐階漸爲帝親，嵩懼置酒邀階，使家人羅拜。旋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罪，御史鄒應龍復抗疏控之。四十一年（一五六二）五月嚴嵩終以罪罷。其子世蕃論成雷州，未至而返。旋以誹謗時政，招納逃軍，通倭謀變等罪被誅。

嚴嵩自嘉靖二十一年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至四十一年罷去，專政達二十年，害賢邀寵，擅權納賄，

結黨營私，無惡不做。嵩無大才略，惟能恭謹處世，一意媚上。嵩子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尤過乃父。其父子均善揣帝意，欲有所解救，必先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欲排陷者，必先稱其孅（美）而以微言中之，或中帝所恥與諱，以移帝喜怒。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故嵩得施其奸計。且世宗自十八年（一五三九）即不視朝，二十一年更移居西苑，大臣希得見；嵩獨承顧問，因得遍引私人居要津，狼狽為奸。南北給事御史等交章劾之，皆被譴。嵩或以他過殺之，或假遷除考察斥之以去。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之後，刑部郎中徐學詩上言劾嵩有云：「今士大夫語嵩父子無不嘆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也。世蕃狡黠，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上聞，蓋嵩之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耳目，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敏給，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科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歡當道而緘奪人口，故凡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直指斥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云云。（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此外劾嵩最力者，為嘉靖三十年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其十罪五奸，此疏不但可充份代表嵩之為人，且可充份反映出當政時期之政情。其疏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規制草創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豈可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卽荐為大將；已知陛下疑鸞，乃互排詆，以泯前跡，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諳達（俺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權，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選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流毒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荐及盜跖，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廠衞之緝訪也，卽令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台諫，有所愛憎，卽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蔕，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於塗炭也……。」楊繼盛之疏，不但未促起世宗之醒悟，反罹殺身之禍。（明史卷二百九，楊繼盛傳）

由以上所述，可見世宗時代，初期因所謂議大禮之糾紛，致政潮起伏，，廷臣黨同伐異，攻訐傾軋，造成政治上之重重風波。既而更由於世宗信道教，一意修玄，嚴嵩父子擅權納賄，排除異己，致政事頹敗，每況愈下，故終世宗之世，內政上無何建樹。其唯一值得一述者，卽罷去各地鎮守之中官，舉凡雲南、四川、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等處，凡內臣為鎮守者，皆先後撤除。十四年（一五三五）時，又罷倉庫之中官監督。其後更裁撤

京營提督，監鎗太監，於是諸閹斂跡，終世宗之世，不敢爲惡。

二、國防軍事方面

世宗之世，因內政不修，外患較前益烈。除北方之俺答等部連年進擾外，東南方面之倭寇，亦不斷侵擾東南沿海地區。茲將其國防軍事概況，就以下各點擇要述之。

北方及西北　據札奇斯欽所著「蒙古之今昔」一書（第四章二節十八）載稱：「蒙古達延汗（明憲宗成化六年—西元一四七〇年立）將蒙古各部編爲左右兩翼，各包括三個圖門（註三），左翼三圖門爲今日錫林郭勒盟一帶之察哈爾部（在今察哈爾省北部），昭烏達盟之兀良哈部（在今熱河省北部）及外蒙與呼倫貝爾一帶之哈爾喀部（在今外蒙古東部及邊境地區）。右翼三圖門爲在今日伊克昭盟之鄂爾多斯部（今綏遠西南部河套地區），烏蘭察布盟與歸綏一帶之土默特部（卽今察哈爾與熱河南部）。達延汗自統左翼，以諸子分統右翼。此時各圖門中以俺答及吉囊最强，吉囊爲達延汗第三子，以鄂爾多斯爲轄區。俺答爲吉囊次子，活動於套北及歸綏一帶，均擁有强大之勢力。因彼等據有河套肥沃地區，兵强馬壯，近接邊塞，故成爲明方重大之威脅。

明方與北敵之國界，大抵以「邊牆」爲界。邊牆概可分爲中東西三段：中段自山海關至寧夏，東段爲遼東方面，西段爲寧夏以西至嘉峪關部份。遼東邊牆經過之地點，大抵係由山海關北至廣寧（今遼寧省北鎭縣）紆曲而南，跨運河東北行，經遼陽、瀋陽、鐵嶺等地外圍而至開原；再由撫順向東南經靉陽（今安東省鳳城縣）達鴨綠江邊。此段邊牆構築簡單，稱爲柳條邊。

中段邊牆經過之地點，大抵自山海關沿燕山南麓西行，經喜峯口、古北口、居庸關、宣府、大同、偏頭（今山西偏關縣）再由河曲逾河西行，經神木、楡林、横山、靖邊，定邊而至寧夏。本段另有一線由偏頭東行經寧武、雁門、平型、龍泉（在今河北阜平縣西七十里）、倒馬（在今河北唐縣西北百里）、紫荆（在今河北易縣西北百里）等關而至居庸關，稱爲內邊。西段自寧夏沿黃河西南行，經蘭州、武威、張掖至嘉峪關。

明之邊牆，以中段最爲重要，西段次之，東段又次之。中段以宣、大，偏頭之間最爲緊要，蓋因明都北京，而敵之主力又居於河套，雙方所處之地理關係使然也。至明之邊防體系仍以「九邊」爲骨幹，九邊（卽九鎭）之中，宣、大兩鎭，因軍事地理上彼此相關，不能分割，明廷爲便於作戰運用，特設總督鎭宣府統一指揮之。延綏（亦稱楡林鎭今陝西省楡林縣）、寧夏（治今寧夏省銀川市）、甘肅（治今甘肅省張掖縣）三鎭，因防地相接軍事上有共同利害之關係，明廷亦設總督一人鎭楡林，統一指揮之，稱爲三邊總制。

世宗之世，明之邊防，雖經數度修理，仍極薄弱。故北敵連年內侵，其蹂躪地區東起遼東，西至甘肅，尤以宣、大、晉北及京東各地爲甚。且敵騎數度深入太原以南及迫近京師，予明廷以重大之威脅。惟此一時期南侵之蒙人，其目的僅在掠刼，刼後卽行遁去，並無傾覆明廷之計劃與企圖，否則以明廷當時之腐敗，其命運將不堪設想矣。

其次在西北方面，哈密因土魯番之侵擾而終於放棄。蓋哈密自明武宗正德八年（西元一五一三）忠順王拜牙（巴雅）奔土魯番後，卽爲土魯番所据。十一年明廷曾以重賞贖回，但拜牙則仍留吐魯番未歸。旋土魯番酋滿速兒復取哈密並寇肅州（今甘肅省酒泉縣），大掠而去。嘉靖三年（西元一五二四）土魯番擁衆兩萬又寇肅州，時陳九疇督三邊與總兵官姜奭等力戰敗之。九疇因上疏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至嘉靖七年王

14—5023

瓊總制三邊，又悉反九疇所爲；遣返所拘番使，許番使通貢。同年十一月，番黨曲先（今稱伊蘭）獲罪內附，土魯番引衞拉特（卽瓦剌）犯肅州爲游擊彭濬所敗，乃又遣使求貢，並請以哈密易曲先，瓊疏許之，惟留曲先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城及忠順王拜牙遂均置不問。

東南及西南　東南方面爲倭寇之侵擾。倭寇自明初以來，卽在東南沿海爲亂，明太祖曾先後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等，沿海築城，設置衞所以防之。然終洪武之世，寇患未絕。成祖永樂十七年（西元一四一九）遼東總兵劉江曾大破倭寇於望海堝（今遼寧省興城縣東南）寇患稍息。至世宗中葉，邊患轉邃。時嚴嵩當政，政治腐敗，社會動亂，致倭患愈演愈烈，東南沿海自福建、浙江以迄江蘇，悉遭蹂躪。經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諸將痛勦，直到世宗末年，始告平息，其經過情形另詳下章。

西南方面爲安南之內附。安南自武宗正德十一年（西元一五一六）社堂燒香官陳暠篡殺國王黎暭自立後，國內卽不斷發生叛亂。旋陳暠爲暭臣莫登庸所逐，另立暭兄子譓爲王，登庸自握兵權。暭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又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復立其庶弟懬，已復篡之。至嘉靖十六年（西元一五三七）二月，懬子寧遣使告難，祈興師問罪，明廷乃詔右都御史毛伯溫、都督簽事江桓等督軍討之。毛等督師至廣西，叛首莫登庸率其從子及諸部目入鎭南關呈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世宗聞疏大喜，詔改安南國爲安國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改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由是安南復定，但明所得不過一空名而已。

平亂及軍變　世宗之世，除廣西等地蠻夷發生叛亂外，各邊地不斷發生軍變，對明軍紀律頗有影響，茲概述如

左。

㈠王守仁平蠻亂　嘉靖四年（西元一五二五）廣西田州（今廣西省百色、恩隆、恩陽三縣地）指揮岑猛叛亂，明廷詔都御史姚鏌討平之。殺猛改設流官。至嘉靖六年，岑猛餘黨蘇受復糾衆爲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爲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撫降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分任之。受約束於流官，田州以安。

嘉靖七年七月，守仁爲安撫西南邊地，更進而平斷藤峽猺。斷藤峽原名大藤峽，在今廣西省桂平縣西。此地猺亂在憲宗成化元年（西元一四六五年）曾經簽都御史韓雍平定，但不久復熾，附近郡縣，頗受災害，經守仁平後，又告安定。

㈡甘州軍亂　發生於嘉靖元年（西元一五二二）正月。總兵官李隆因與巡撫都御史許銘不睦，嗾部卒圍公廨殺之，焚其尸，因之五衞軍大亂。詔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爲簽都御史巡撫甘肅討平之。

㈢大同軍亂　發生於嘉靖三年八月。大同巡撫都御史張文錦以大同北無險可守，乃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堡成議徙卒戍之。鎭卒既不滿勞役，尤憚於徙戍，因叛殺參將賈鑑及巡撫都御史張文錦，並出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脅爲帥。帝命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等師過大同（滿速兒二萬騎寇肅州及甘州，兵部尚書金獻民奉命總制陝西四鎭軍務帥師禦之），叛卒疑見討，復亂。於是復命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上奏求赦。王微服夜走宣府。蔡天祐奏請止京軍勿遣，時京軍已至陽和（今山西陽高縣），上責天祐阻撓，令必獲首惡。於是總兵官桂

勇令千戶苗登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郭等首級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勇還京以朱振代之，敕瓚仍駐宣府。疤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爲亂，天祐閉門擒獲之，並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定。

㈣大同兵再亂　發生於嘉靖十二年（西元一五三三）十月。當時因寇屯大同塞外，總兵官李瑾督役浚濠甚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作亂，鼓噪殺瑾，焚巡撫潘倣署，代王充燿走宣府。倣奏瑾激變，宜撫。帝乃以樊繼祖代倣，命宣大總制侍郎劉源清，總兵官郤永討之。劉源清師次陽和，潘倣等密捕殺叛卒數十人繫賊首王堡等七十餘人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千戶張欽。郤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遺孽，遂皆反迎戰。官軍攻據四關，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鎭、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爲帥據城死守，並潛出塞，誘外寇爲助。外寇攻東南二關與官軍戰，互有殺傷，後知叛軍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一帶，源清請增兵置帥以禦之，已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百道攻之，穴城爲毒烟，薰死者相籍。帝怒奪其職，以張瓚代之。督餉郎中詹榮有智略，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無敢犯者。榮察知馬昇、楊麟等無逆志，請宥其死，使自效。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鎭等以獻，亂乃定。已而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

㈤遼東軍亂　發生於嘉靖十四年三月。巡撫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爲亂軍所執。帝聞，召經還，行至廣寧（今遼寧北鎭縣）復遭悍卒所辱。巡按御史曾銑上言：以爲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不過此，遂狃爲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註四），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乃定。

(六)南京兵變　發生於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爲禦倭寇，曾募健兒設振武營。其官兵素驍悍。至是因減低待遇及革募補者（註五）妻糧，激怒諸軍，遂公然於都肆日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裸尸於市。守備太監何緩等遣使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賞十萬金，乃稍定。翌日諸大臣集守備廳，麾亂卒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人畀之一金補折價，衆始散。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之。密捕爲首者二十五人繫獄，亂始平。

以上各次叛亂，雖均未釀成大亂，然對明軍之紀律影響甚鉅，無怪其國防戰力日益頹敗也。

軍事概況　世宗期間，明軍之腐敗，較前益甚。京師之制，在嘉靖二十九年以前，仍沿武宗時代之舊，即十二團營之外，有東西兩官廳之設。兩官廳爲選鋒，十二團營已成爲老家。二十九年俺答入寇之後，又恢復三大營制（詳本章下述）。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有云：「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寖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廢弛，見籍只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皆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敵騎深入，戰守皆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吏，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可見其腐敗之一斑。（明紀卷三十三）

至於邊軍方面，自武宗正德六年以流寇竄擾，調宣、大、遼東邊軍入援留京後，邊軍益弱。嘉靖元年甘州軍亂後，僉都御史陳九疇奉命巡撫甘肅，抵鎮後檢查邊軍在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甘州軍未內調，尚且如此，他鎮可想而知。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宣大總督翁萬達見邊防頹敗，俺答猖獗曾請准修築大同東路、宣府西路邊牆八百里。同年三邊總督曾銑建議復套計劃，後因世宗中變，作罷。曾銑亦被殺（另詳本章下述）。於

是終世宗之世無復有敢議復套者。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侵擾京畿之戰後，總京畿戎政大將軍仇鸞更建議請選各邊兵六萬四千人分番入衛，使京營將領分轄訓練，因此邊軍益弱，明之北疆遂永處於敵人蹂躪之下矣。

註一：據明鑑卷十世宗皇帝三十六年條載：海盜汪直據海島挾倭爲亂，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勦倭都督胡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州齎其家信，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今浙江定海縣）之岑港，將吏以爲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爲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撫御史王本固於杭州。本固下直於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烈，遂斬直。

註二：明鑑卷九世宗肅皇帝六年條載：山西崞縣妖賊李福達因罪戍山丹衛（今甘肅省山丹縣），逃還更名爲午，爲清軍御史所拘，再戍山海衛（今河北省臨榆縣），復逃居洛川（今山西省洛川縣），以彌勒教誘愚民爲亂。事敗復逃匿更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間（山西省今縣），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以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撫按御史馬祿，祿檄洛川父老辨之，得實，勛爲移書祈免，祿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並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辯，帝置不問。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再乞張璁、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紓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官。帝深信其言。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

無異詞。請論磔，帝不從，益怒，擬親訊，因大學士楊一清之諫，仍下廷鞫。刑部尚書頤壽等恐懼，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謂壽等朋比肆誣，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馬祿及前問官等赴京。馬祿等至京，廷訊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祿，怒甚！命張璁、桂蕚、方獻夫等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於獄，嚴刑推問。璁、蕚等復請逮劾勛之給事御史等，並繫於獄，大肆榜掠。壽等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璁蕚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祿等恨勛構成寃獄，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計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為山西布政史李璋等五人，謫戍邊衞者有給事中劉琦等七人，廢為民者有都御史聶賢等十人，革職者有尚書頤壽等十七人，馬祿以故入人罪，擬重辟，經方獻夫等力爭免死戍烟瘴地，薛良抵死，衆證人皆戍，張寅還職。帝以璁、蕚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並編「欽明大獄錄」，頒行天下。本案直至四十五年（西元一五六六）正月捕山西白蓮教賊李同後（福達之孫）始明。

註三：據札奇斯欽著「蒙古之今昔」第二册四章十八載稱：圖門是萬的意思，是一種含有軍政雙重意義的制度，並不一定是一萬戶。

註四：文內所述係依據明鑑卷十世宗皇帝十四年條。另據明紀卷三十一世宗紀四十四年條載：巡按御史曾銑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虐事，為亂軍乞赦，下都察院議。王廷相等言亂卒抗軍令辱大臣，赦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詔經還，以都御史韓邦奇代為巡撫。

註五：據明紀卷三十五世宗紀八、三十九年條載：初南京諸軍有妻者，月糧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

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踰期，致激起振武營官兵之變。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與戰略指導（參看附圖十四——五三七）

世宗期間，北敵南侵，連年不斷，其次數之多，蹂躪範圍之廣，為以前歷朝所無。依其入侵規範及深入程度，概略言之，可分為前後兩期：自嘉靖初年至十九年間，侵擾規模較小，侵擾範圍雖東自遼東西至甘肅，均被波及，但其蹂躪地區大抵限於沿長城一帶之邊境。但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其侵擾地區乃由邊境開始深入內地，如京東各地及晉中南部，已成為其經常侵擾之目標，而竄擾次數之多，亦較前尤甚。

其侵擾地區最多者，為宣府、大同、懷來、居庸關各州縣，其次即為京東至盧龍遷安間一帶地區，再次即為山西北部、大同以南至太原間各地區。在西北方面其侵擾最烈者，為寧夏東南、甘肅南部及陝西西北部等地，甘（今甘肅張掖縣）涼（今甘肅武威縣）亦常被侵。在遼東方面，侵擾之次數較中部及西北部為少。本章僅就俺答等部入侵山西及進侵京畿兩戰役分別述之，並先將其戰場地理形勢及戰略指導概述如下。

戰場地理形勢　世宗之世，俺答等部之入侵，除數次深入京東、晉北及太原外圍各地區外，其戰場大都在國境線上。明之邊防以九鎮為骨幹，以邊牆為藩籬，而邊牆之構築，大抵以高山大河等天然障礙為憑藉。如中段邊牆自山海關西行，即沿燕山山脈，直到大同以西，所經均為險峻之山地，惟自河曲至偏關間，地形開闊，無險可據。

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宣大總督翁萬達上疏請修邊牆，其略曰：「山西起保德（山西今縣）黃河岸，

歷偏頭（今山西偏關縣）抵老營（在偏關東八十里）二百五十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在山西偏關縣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由長城外流入經懷安、萬全、宣化至涿鹿）、鎮口台（今山西陽高縣東北六十里）。宣府起西陽河（由今山西天鎮縣流入察省懷安縣入東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察哈爾今縣）、四海冶（永寧東百里）千二百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偪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

「由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在今山西崞縣西北百里）、雁門（在今山西代縣西北二十五里）至平型關（在今山西繁峙縣東百四十里）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今河北阜平縣西七十里）、倒馬（今河北唐縣西北百里）、紫荆（今河北易縣西八十里）之吳王口、插箭嶺（今河北淶源縣東南三十里）、浮圖峪（今河北淶源縣東三十里）至沿河口百七十里，又轉東北歷高崖（在淶源居庸間）、白羊（亦名白揚口距居庸關南口二十里）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崇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頭。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型。邇來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以上所論爲自居庸經宣大至偏關之一般形勢，本區域內地理上之要點計有宣大，居庸、紫荆、倒馬、龍泉、平型、雁門、寧武、偏頭等處，前四者（宣、大、居庸、紫荆）之地理形勢上章已有述及，不再重述。僅將其餘各地及居庸東之古北口之地理概況，分述如下。（明史卷百九十八，翁萬達傳）

古北口　在今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亦名虎北口，爲長城之要隘。兩岸壁立，僅容一車，下有深澗，巨石落砢，凡四十五里，爲絕險之道，然爲大寧、興州方面通京之要衝，故常爲寇侵之路。

倒馬關　在今河北省唐縣西北百里，一名鴻上關或常山關。據讀史方輿紀要云：倒馬關有兩城，稍北者爲上城，南者爲下城，相去三里，山路崎嶇，按轡徐行，庶無銜蹶之患；故以倒馬爲名。爲由中山（今河北定縣）、正定通達雁門之捷徑，與居庸、紫荆並稱爲內三關。

龍泉關　在阜平縣西七十里，有上下二關，相距二十里，下關正統二年建，景泰二年又於迤西北築上關城。天順及成化間均設有官兵戍守。嘉靖二十五年改築關城，守貴益密。其東北百五十里爲倒馬關。南北沿山曲折，各數百里，有隘口六十餘處。

平型關　在今繁峙縣東百四十里，本名瓶形寨，正德六年所築。西通雁門，東通靈邱，北可至渾源，南可至阜平，地位衝要，爲東路之門戶。嘉靖間，寇每由此入侵。

雁門關　在今山西代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勾注山或西陘山東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關在頂上。又有東陘在代州南三十里，與西陘並爲勾注之險。自古爲戍守重地；與寧武、偏頭並稱爲山西三關（外三關）爲山西之憑障。

寧武關　在今山西崞縣西北百里，景泰中所築。東距代州百七十里，西距嵐縣百六十里。東可衞雁門，西可援偏頭，北可應雲朔，爲晉北之要衝。

偏頭關　在今山西河曲縣北百十里。據讀史方輿紀要云：「偏頭東連雅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所轄邊東起寧武界椒柳，西至河曲界寺前墩，延長二百三十二里，孤懸寇境，西邊大河與宣大角峙，以避全晉，實爲要衝。關四面皆山，形若覆盆，設敵登高下瞰城中，歷歷可數，且山谷錯雜，瞭望難週，防護不易。其東

八十里爲老營堡，山坡平穩，易遭敵侵，爲偏頭大同間之要點。

俺答入侵京畿，一般多採下列兩途：卽北路由宣府、居庸，西路由倒馬、紫荆，後者路遙，但可收迂迴之利。本章所述者，敵初侵宣府、居庸，因不得入，乃東迂迴古北口，循潮河川竄通州而西。古北、居庸之南地形平闊，頗利於騎兵所馳騁，故敵騎一越邊牆，明軍卽無法遏止矣。

俺答等部入侵山西，係由大同、偏頭間突入，其刼掠地區爲太原以南各地。太原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以城防鞏固，未被寇禍。太原外圍各地爲晉省精華所在，物阜民豐，尤以沁、汾等地爲然，故屢爲北寇掠刼之目標。

雙方戰略指導　明方自成祖以後，因國力衰弱，對北方卽一貫採取消極防守政策。世宗時明代之邊防體系仍係以九鎮爲防禦之骨幹（九鎮卽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沿邊築牆設堡置戍，防敵進犯。當時敵之主力活動於綏遠東部及河套地區，故明之防禦設施，以河北、山西爲邊防之中心，西北方面次之，遼東方面更次之。

明中部防線分爲兩線，外線西起偏頭，東經大同，宣府至永寧（今河北省永寧縣），稱爲極邊也。內線自老營堡（偏關東八十里）轉南而東，經寧武、雁門、平型，又轉南而東，經龍泉、倒馬、紫荆，東北至居庸關，稱爲次邊。明之防禦部署，外邊以宣府大同爲樞紐，內邊以寧武、雁門、紫荆、倒馬等關爲主要之支掌點，明邊防軍卽分別配置於上述各點線，以阻敵之進犯。

俺答方面：俺答向明朝進犯，係以破壞明朝防務，消耗明朝戰力及刼掠財物爲目的，並無攻城略地以傾覆明

之企圖。其戰略指導為：㈠避免攻擊堅固要點，盡量利用其騎兵之機動力與衝擊性，深入明內地富饒之區，刼掠民間財物，然後乘弱兵力集中之前，適時遁走。㈡以飄忽行動，反復遊擊，以打擊明之防務及戰力，使無休息整備之充份時間，無法發動有力之反攻，永遠陷於消極防守之狀態。

第三節　俺答入侵山西之戰

戰前一般情勢及戰爭導因　明廷因議大禮之糾紛，所激起之人事傾軋與政潮起伏，雖至嘉靖十四年（西元一五三五）因大學士張璁、桂萼等（璁萼等係因議大禮時附庸世宗意見得寵）之罷去而早告平息，但因若干元老重臣之被黜，及阿諛逢迎者之得寵，故對政治上仍有深遠之影響。世宗因崇道教，不理朝政，自十八年（西元一五三九）起已不視朝。當時廷臣中以武英殿大學士夏言最為得寵。嚴嵩此時為禮部尚書尚未入閣（二十一年八月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彼雖已深得世宗之信任，但其權仍不如夏言之大，因此嵩頗忌夏言。嵩知翊國公郭勛與夏言不睦，暗中運勛傾之。夏言終於在嘉靖十八年五月罷去。但至二十年八月，勛以罪下獄，言復被召入閣。

當時之兵部尚書為張瓚，貪黷無所作為，京軍額缺兵弱，戰力甚薄。邊防方面，宣大總督為兵部尚書樊繼祖，駐宣化。三邊總督為兵部侍郎劉天和，駐花馬池（今陝西定邊縣西北）。劉天和知兵善戰，樊繼祖則碌碌無所表現。此時邊防空虛。兵將怯弱，已積重難返。尤其大同方面自兩次軍亂後（一次為嘉靖三年，一次為十二年）軍紀敗壞，防務廢弛，戰志衰頹。

敵人方面，此時俺答與吉囊兩部最強，吉囊據有河套地區，即今綏遠鄂爾多斯一帶。俺答掩有今綏遠東部，陰

山以南地區，小王子則徙帳東方似在今熱河以東地區，其勢力較俺答等爲小。

自嘉靖初年，俺答等部卽連年南侵，對明軍邊防薄弱情形，已頗爲明悉。據嘉靖二十年九月山西提學副使胡松上邊務十二事中有云：「自大同兵亂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又曰：「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諜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云云。可見俺答等部在深入竄擾前，對戰地情形，已有相當之瞭解。（明史卷二百二，胡松傳）

至俺答大舉內犯之原因，自其近因言，爲求貢不遂所引起。如嘉靖二十年七月，俺答及其屬阿不孩遣使石天爵等，款鎭遠堡求貢，巡撫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以樊繼祖總督宣大懸賞格購俺答等首；於是八月間俺答等乃開始大舉進犯。至二十一年閏四月間，俺答等又遣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都御史龍大有誘縛之，進於朝。世宗大悅，賞大有及邊臣，磔天爵於市。於是在六月間俺答等又大舉進犯山西。此項殺使拒貢之行動，徒予敵以進犯之藉口，殊爲不智，自不待言。然自其遠因言之，俺答之進犯，爲其一貫之刼掠政策，縱使許貢，亦不過暫獲苟安，殊不能戢止其進擾也。嘉靖三十年間開馬市於大同宣府，敵侵暴益甚，卽可證明。

作戰經過　俺答等於嘉靖二十年及二十一年間，連續兩次大舉進侵山西，深入晉南各地，茲分別述之。

㈠第一次進犯　嘉靖二十年正月，敵一部寇寧夏爲守軍擊退。三月間吉囊寇甘肅，總兵官楊信敗之，尋轉寇蘭州未逞。七月間俺答及其屬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求貢（貢馬互市）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今歸綏北之大青山。俺答居今歸綏）豔中國縑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云云。巡撫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以樊繼祖總督宣大，懸賞購俺答等首，於是乃激起俺答等之大舉進犯。

八月八日俺答及其屬阿不孩於吉囊聯合大舉入犯。俺答部主力下石嶺關（今山西忻縣南四十里）。吉囊則由平虜所（今山西平魯縣）入掠平定（山西今縣）、壽陽（山西今縣）諸處。（明紀卷三十二）

詔起都御史翟鵬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總兵官趙卿帥京營兵禦之。鵬馳至山西，俺答已飽掠去。吉囊擁衆復入，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宇等均戰死。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

九月二十九日俺答又犯石州（今山西離石縣），飽掠而去。寇退後，翟鵬、趙卿等詔還。

(二)第二次進犯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因掩敗報捷罪罷。兵部侍郎翟鵬代之。同年五月間，俺答復遣石天爵致款大同求貢。巡撫龍大有誘縛之，詭言以計擒獲。世宗悅，擢大有兵部侍郎，邊臣升賞者數十人，磔天爵於市。俺答聞之大怒，擬大舉進犯，翟鵬以聞。清紀郎周鐵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爲計，帝以爲浮詞，責降廬州府知事。鵬連乞兵餉，帝怒令革職，因罷總督不設。

六月十二日俺答寇朔州（今山西朔縣），克郈堡皆屠之。二十三日抵廣武（今山西代縣北六十里），都指揮周宇戰死。敵乘夜入雁門關，二十八日犯太原，巡撫御史童漢臣督諸將擊却之。

七月間復以翟鵬爲宣大總督，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受節制。旋俺答自太原南下沁（今山西沁縣）、汾（今山西汾陽）、襄垣（山西今縣）、長子（山西今縣）皆被蹂躪。十一日敵寇潞安（今山西長治縣），還屯祁縣。參將張世忠力戰，敵圍之數重，自巳至申，殺傷相當，已而忠矢盡見殺，百戶張臣俱死。敵遂從忻（山西今縣）、崞（山西今縣）、代（山西今縣）北出雁門遁去。

此次俺答南侵，受害者達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戮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餘萬頭，公私廬舍被焚者達八

萬區，踐踏田禾數十萬頃，衣物金錢不知其數（見明史紀事本末下卷六十）。山西之社會經濟自經敵騎蹂躪後，已殘破不堪，一蹶不振。

戰後措施　翟鵬受命爲宣大總督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後，寇已出塞。鵬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二關主力，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遊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若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濠築垣修邊牆九百三十餘里，增新墪二百九十二，護墪堡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

劉繪上言：俺答方强，必爲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淸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衞。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

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吉囊死，其子狼吉台等散處河南，勢分力削，俺答獨强。五月間，翟鵬上疏：「請東自平型，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遊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遊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攻也）。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並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舊例兵皆團操鎭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九月還鎭，謂之擺邊。遂著爲令。然此種消極保守之防禦措施，殊不能遏止敵人之侵擾。（明史卷二百四，翟鵬傳）

第四節　俺答入侵京畿之戰

戰前一般情勢與作戰起因　自嘉靖二十一年俺答等部入侵山西至二十九年（西元一五五〇）俺答入寇京師間之一般情勢，大致如下。

㈠俺答、吉囊自嘉靖二十一年聯合入寇後，二十二年四月吉囊死，其諸子散處河南（今伊克昭盟），勢力衰退。但俺答獨盛，連年不斷進擾宣大、延綏、寧夏、甘涼等地，且一度自萬全右衞（即今察省萬全縣）竄入，經蔚州抵完縣（河北省今縣）威脅京師。

㈡世宗自十八年輟朝後，迄未恢復視朝。二十一年且由大內移居西苑，一意修玄，祈求長生，君臣不相接，只道士陶仲文得見，見必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廷臣則矛盾傾軋較前益甚。二十一年六月，工部員外郎劉魁上疏云：「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斑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之事。」給事中周怡亦上言有云：「人臣以盡心報國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尚書瓚互相抵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按權臣嚴嵩於二十一年八月，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益獲寵信。大學士夏言因嵩之傾一度罷去，但至二十四年九月復奉召入閣。此時大學士翟鑾因資居嵩上，嵩頗嫉之，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許瓚，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張璧因大權雖集嵩一身，不得預票擬，對嵩頗爲不滿。嵩入閣之翌年即排去翟鑾，仍與夏言傾軋不

已。至二十七年始藉曾銑「復套」之議，置夏言於死地（詳下述），於是乃逐漸造成獨相之局。二十八年禮部尚書張治雖奉召入閣，但亦只有仰嚴嵩之鼻息唯唯而已。（明史卷二百九、周怡、劉魁傳）

㈢明京軍及邊防軍因積弊日深，每況愈下。京軍在籍十四萬餘，擇練者不過五、六萬，且皆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苟遇敵襲，戰守皆困。而統軍將領復多世胄紈袴，濫竽充數，徒耗國帑。邊軍方面，遼東、宣大等因曾調兵入援京師，守軍益弱，其餘各鎭亦因兵額不足，操練缺乏而戰力益趨薄弱。

㈣明之邊防因敵不斷進侵，各地邊牆漸多頹廢。嘉靖二十三年十月，俺答入寇竄至完縣，宣大總督兵部尚書翟鵬因被逮下獄，初以兵部侍郎張漢代鵬，至二十四年二月又命陝西巡撫都御史翁萬達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西諸軍。萬達富有韜略，到任後，謹偵候，明賞罰，整飭紀律，革新人事，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以趙卿代之，又厚撫降人，藉知敵情，因而邊防爲之一振。

二十五年（西元一五四六）正月，萬達請准修築邊牆，自大同東路六城、陽和（卽今山西天鎭、陽高等縣）開山口等處，爲牆百二十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今察省萬全西北七十里）、張家口諸處爲牆六十四里，敵台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共五十日而成。五月間明廷又採順天巡撫郭宗皐之議，以密雲、居庸、白楊（卽白羊口在今河北昌平縣西）等處，地要兵强，加强該地防務。二十六年二月，翁萬達復上疏論極邊次邊之形勢，條陳十事，請准修築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八百里。又議撤山西兵併力守大同，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反對之，曾上書云：「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拱衞京師。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屏蔽全晉一也。議者，不撤紫荆，以併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併守大同。況自偏頭、寧武、雁門

東抵平型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衞、雙溝墩至東陽河、鎭口台爲大同長邊。自了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闥。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云云。兵部是繼魯之言，但帝方倚萬達，大學士夏言亦惡繼魯，因而從萬達請，逮繼魯下獄死。（明史卷二百四，孫繼魯傳）

㈤西北方面，嘉靖二十五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陝西三邊爲榆林、寧夏、甘肅三鎭），同年七月俺答卽以十萬衆入掠延安、慶陽、銑率衆擊却之。曾銑喜功名，有旺盛之企圖心。念寇久居河套，不斷進擾，終爲大患，因建復套之議。其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衆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每當春夏交，水陸交進，直搗其巢，則寇不能支，一勞永逸，萬世社稷所賴也。」銑又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今陝西定邊縣）東至黃甫川（今府谷縣北淸水川）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鎭文武將吏協議，大學士夏言密疏荐之，謂羣臣無如銑者，帝壯其意，令銑與諸鎭臣悉心議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明史卷二百四，曾銑傳）

嘉靖二十七年（西元一五四八）正月，帝對復套事意忽中變，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大學士夏言大駭，請帝自裁斷。嚴嵩見帝意中變，遂

力言套不可復，並謂夏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帝入嵩譖，怒甚，廷臣亦盡反前說，如嵩意。於是帝盡奪言官階，使以尚書致任。逮銑下獄，另以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並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庭，停薪四月。嵩又代仇鸞（甘肅總兵官，以貪縱爲銑所劾下獄）上疏，證銑掩敗不奏，尅軍餉巨萬，遣子賂言，交關爲奸利云云。帝深入其說，法司因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之，並逮夏言殺之。復套之議遂罷。（同上書）

自嘉靖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俺答大擧入寇前，俺答曾於二十五年五月遣使請貢，大同左衛邊帥家丁董寶殺其使，七月間又請貢未成。至二十六年五月，俺答又遣使請貢，翁萬達主之，上於帝。帝切責之，請貢之擧遂罷。在此同時俺答亦曾不斷進犯宣、大、延安、慶陽、寧夏、懷來、永寧、萬全等地，大事刼掠。二十八年（西元一五四九）二月翁萬達以宣府總兵官趙卿怯，以大保左都督周尚文統其衆。尚文淸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情，故戰多有功。四月間，帝以兵部尚書趙廷瑞劾罷，召翁萬達還部。五月周尚文卒。十月翁萬達以父憂歸。帝乃以兵部侍郎丁汝夔代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時俺答屢寇邊，羽書疊至，帝方齋居西內，頗厭兵事，而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因之邊事大壞。

(六)東南沿海方面之倭寇，自嘉靖二十三年後，日益猖獗，沿海雖設有衞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等，但以邊將各自爲謀，而倭寇又出沒無常，無法制禦。因之明廷特命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兼制福（今福建閩候）、興（興化今福建蒲田）、漳（今福建龍溪）、泉（今福建晉江）、建寧（今福建建甌）五府軍事統海濱諸郡。朱紈到任後因嚴格執行禁令，開罪浙閩大姓，被劾奪官，旋自殺。自是不設巡撫四年，寇亂益甚。惟此方面之亂，在此期對北面國防尙無影響。

作戰經過　俺答大舉犯京之前，曾於嘉靖二十八年間先後犯宣府萬全左衞（察哈爾懷安縣東北六十里）等處，互有傷亡。二十九年三月，俺答移駐威寧海子（在今察省張北縣）。六月間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官林椿皆戰死，全軍悉陷。明廷以爲數十年未有之慘敗。閏月逮總督郭宗皐巡撫都御史陳燿各杖一百，燿死，宗皐戍靖虜鎭（今甘肅靖虜縣）起翁萬達代之，萬達方病疽廬墓間未果。

是年七月，俺答傳箭諸部大舉，八月三日俺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兵部尚書丁汝夔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趨遼薊，乃請飭諸將嚴備。又以潮河川（在今熱河灤平縣）爲陵京門戶，並請調遼東一軍赴白馬關（密雲縣西北八十里長城之隘），保定一軍赴古北口，以加强其防務。俺答果率部自宣府而東，移駐大興州（今熱河省灤平縣），其地距古北口七十里。是時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汝孝守薊州，大同總兵官仇鸞（仇鸞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出獄後，任大同總兵官）率所部來援，馳至居庸關。俺答循潮河川南下，十六日至古北口，直薄關城。王汝孝率總兵官羅希、盧鉞禦之，寇陽引軍內嚮，而別遣精騎從鴿子洞、黃榆溝（均在關左）潰牆入，汝孝師遂大潰。

順天巡御史王忬知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請准疾馳通州爲守禦之計，盡徙河東舟楫於河西。十七日寇由石匣營（今河北密雲縣東北六十里）竄抵密雲，轉掠懷柔（河北今縣）圍順義（河北今縣），嗣聞城內駐有保定兵，乃解圍而南，夜半至通州，因阻於白河不得進，乃壁於河東之孤山（通州東四十里）。王忬乃勵士乘城守禦。寇分兵四掠，殺傷不可勝計，京師戒嚴。帝乃採緊急措施如下。

㈠召仇鸞（大同總兵官，當時已來居庸關）及河南、山東兵入援。

㈡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以定西侯蔣傅及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以錦衣都督陸炳及禮部侍郎王用

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

㈢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兵部尚書丁汝夔委用。

丁汝夔條上八事，請准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又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放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

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帥騎兵五千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於崇文門外。旋延綏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等各以兵至，京中人心稍安。此時寇騎四出散掠沽柳於諸村，距京城僅廿里。丁汝夔遣偵卒出城偵察，不數里遇傷者輒奔還，妄言見敵，因此城中昧於敵情，益爲震驚。

京軍因冊籍多虛數，可徵之卒，僅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於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營，在伍者則涕泣不敢前。及向武庫索甲杖，主庫者奄人又援例勒款，不即時發給，久之不能成軍。乃急發居民及四萬應武舉諸生乘城守禦，以都御史商大節帥五城御史統之。又發帑金五千兩，命募集壯士，以資守禦。

大同總兵仇鸞與副將徐鈺、游擊張騰等，軍於白河西，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營於東直門外（東門之北），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先後率軍入援，凡七鎮約五、六萬人。詔守謙與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戰守。議者謂城外已有邊兵，城內空虛，應移京軍於城內以備內變。汝夔以爲然，遂量掣禁軍入，營于王府慶壽寺前，成國公朱希忠掌營務，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以爲掩飾。士疲不得息，而莫知調者爲誰，因爭詈汝夔。再各鎮勤王兵因聞變卽輕騎馳來，未齎糗糧，犒師制下，牛酒無所出，士卒越二、三日始得數餅，饑疲不能戰鬥，因之紀律大壞，尤其大同兵刦掠尤甚。帝因正寵仇鸞，不加責問，因而鸞兵益驕。

八月二十日寇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北門之東）外教場，詔守謙與朱楫合擊之，莫敢前。廿一日寇悉師薄城，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溝（均在城西及城北數十里內），高秉元等禦之不能却。趙國忠移營護諸陵，寇騎始不敢入。帝拜鸞爲大將軍，進守謙爲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趣諸將戰甚急。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蕩去耳。」於是汝夔遂戒諸將勿輕戰。大將軍仇鸞自孤山還至東直門，斬死人頭六級報功。守謙孤軍薄俺答營，因無後繼，不敢戰。諸將皆閉營不出，引汝夔及謙爲辭。（明史卷二百四，丁汝夔傳）

敵縱所擄馬房中官楊增入城謾書求貢。帝召嚴嵩、呂本（大學士）、徐階等集便殿謀議。嵩曰：「飢賊耳，不足患。」階曰：「傅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飢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在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邀我，請令譯者諭令退屯塞外，因邊臣以請，往返之間，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乃循階之請還大內，召羣臣議俺答求貢事。司業趙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註）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帝壯之，擢其爲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將，給白金五萬兩，聽便宜宣勞諸將。（明史，徐階趙貞吉傳）

此時寇焚燬城外廬舍，轉掠西山至良鄉以西各地，保定皆震。城西北隅火光燭天，該地爲內臣園宅區，內臣因之環泣帝前。帝怒守謙以部令爲辭，擁兵自全，尤怒兵部尚書丁汝夔戒諸將勿輕戰。廿二日帝循諸將之請，御奉六殿，羣臣昧爽即入，至日晡（申時）帝始出，不發一辭，但命大學士徐階奉敕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趙貞吉奉命宣

慰諸營，嵩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並不與一卒護衞。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營宣慰德意，越宿卽復命。帝怒其漫無區畫，徒爲周尙文、沈束等遊說，下錦衣獄。

寇本無攻城意，因諸將不戰，乃縱橫內地肆意劫掠，凡八日，寇所掠過望，乃於廿三日整理輜重，從客趨白羊口（今河北省昌平縣西）而去。大將軍仇鸞軍十餘萬，相視莫敢前。錦衣衞經歷沈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令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帝弗省。旋因白羊口守將拒險截擊、寇不得出，乃擁衆南行，至昌平北突與鸞軍遭遇，鸞倉促不能成軍。寇縱騎蹂陣，鸞兵大潰，死傷千餘人。二十七日寇遂循潮河川趨古北口出塞而去。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

第五節　戰後之處置及政局

寇退後，二十五日京師解嚴。帝欲大行誅戮以懲後，乃執兵部尙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獄，以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事，召翁萬達爲尙書。萬達由嶺南故鄉趕來京師，因嵩及仇鸞之讒，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使經略紫荆諸關。捕通州都御史王儀下獄，以王忬擢僉都御史代之。又飭逮巡撫都御史王汝孝，官軍當時以寇未盡去，不敢前，詭稱其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丁汝夔被捕後窘急，求救於嵩，嵩懼其引己，使人語之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二十六日杖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寺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等循故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誤軍機，卽日並戮於市。梟汝夔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衞。汝夔臨刑方悟爲嵩所賣。

。二十七日寇由古北口出塞，王汝孝等逮到，帝怒解，命減死李邊。此外受處分者，尚有戶部尚書李士翱革職。工部尚書胡松、侍郎雒容、孫澮俱停薪五月，惟大將軍仇鸞獲帝嘉慰，加太保，賜金幣。（明史卷二百四，丁汝夔傳）

經此次寇亂後，明軍腐敗情形，盡行暴露。九日間世宗用吏部攝兵事王邦瑞之建議，罷團營及兩官廳，恢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大將軍仇鸞統之，王邦瑞為協助。邦瑞上疏言興革六事：謂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從之。十八日分遣御史募兵畿輔、山東、山西、河南，以商大節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內外。大節募兵四千，訓練鼓舞，軍容甚壯。十月間，仇鸞為控制邊兵，請選各邊兵六萬四千人分番入衞，令京營將領分轄訓練。兵部侍郎聶豹上疏，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然帝竟從鸞計。十一月間，分遣御史赴各地選軍，自是邊軍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

十二月間，仇鸞為控制邊將奏革蘇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玨，以京營副將成勳、密雲副將徐仁分別代之。繼又罷築薊鎮邊垣。兵部侍郎王邦瑞上言謂：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不可專自臣下。且京營將與鎮將不相統攝，京營更不可黜除各鎮將帥，帝不聽。於是除京城商大節一軍外，中外統兵大權，盡入仇鸞之手。仇鸞為排除大節，請與劃地分守，以京城四郊委大節。大節上書辯之，以所節制僅巡捕軍，鸞又時有調遣，非有重兵專職守責者，帝責大節懷奸避難，下錦衣獄死。於是京營經略亦入仇鸞之手。

仇鸞情怯，頗畏寇侵，三十年（西元一五五一）二日，請開馬市於宣府大同，冀與俺答媾和，以避寇侵而固帝寵。詔命侍郎史道經營其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陳諫止，仇鸞密疏下盛錦衣獄，貶狄道（今甘肅省狄道縣西南）典史。

開市後仍不能避免俺答之侵擾，三十年十一月間俺答又開始進犯。大同市則進掠宣府，宣府市則進掠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然因寇諸部嗜馬市之利，未敢公然大舉；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喻之。延綏、寧夏亦開市市馬。三十一年春，寇侵大同，仇鸞奉命率師禦之，敗還。因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大學士徐階疏發鸞罪，嚴嵩與錦衣衛都督陸炳共傾之（鸞本嵩黨，得寵後與嵩反目），八月間，帝收鸞大將軍印，鸞方疽發於背，憂懼死。帝更剖棺斷其尸，傳首九邊。

同月俺答犯大同，分掠朔、應山、山陰、馬邑等地。九月又寇山西三關（偏關、寧武、雁門）及寧夏，因之明廷乃下詔盡罷馬市。

馬市罷後，寇患益急，三十二年又大舉進犯，宣大、延綏、晉北、固原等地均遭蹂躪。迄後直至隆慶之初，連年進犯，自遼東以至甘肅，沿邊遍遭刼掠。而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各年均侵至薊西各地。其中三十八年二月俺答子辛愛部曾侵至遵化、遷安、薊州、玉田各地，掠刼五日始去。四十二年十月辛愛部又侵至通州、三河、順義、香河等地，京師戒嚴，寇留內地八日始退。明邊防之頹敗，由此可見。

註：據明史卷二百十一周尚文列傳及明鑑卷十世宗皇帝廿八年條載：嘉靖廿一年周尚文以都督同知荐為東官聽聽征總兵官兼僉後府事。嚴嵩為禮部尚書，其子世蕃官後府都事，騎蹇，尚文面叱將劾之，嵩謝得免。調世蕃治中以避尚文。嵩銜之刺骨，謀傾陷之，因尚文頗有戰功，帝藉以抗敵，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

第六節　申　論

一、明　方

政治之影響　世宗時，明軍之腐敗已達極點，權貴佔役，兵額虛懸，軍械窳敗，操練疏懈，甚至軍變頻仍，紀律敗壞，均已見上述各節中。此諸種弊端，追本窮源，實皆導源於政治。蓋世宗賦性固執，偏狹自信，御下極嚴，果於刑殺，既一意修玄，又威權自操，諱過拒諫，任性護短。因此忠諫之士，嘗無辜受戮，其最著，如三邊總督曾銑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之被殺（見本章第一節），刑部主事海瑞之繫獄（同上註），即係顯例。又因其偏聽，不究是非，嘗無故殺戮大臣。如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山西巡撫孫繼魯因陳意見，反對宣大總督翁萬達撤山西三關（雁門、寧武、偏關）戍兵，併力守大同一節被殺，繼魯之見，因爲兵部所支持也。又如吏部侍郎攝兵部事王邦瑞，因反對大將軍總京師戎政仇鸞調邊兵入衞京師及干預邊防人事之私謀，而被譴罷，凡此均是證明世宗心性之偏狹。

權臣嚴嵩等即利用世宗上述諸缺點，陰施詭謀，以投帝好，進而擅權營私以成其奸。於是賄風大熾，官以賄進，罪以賄免，功不得賞，過不得罰，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廷臣邊將或因英略敢爲，被陷以去，或因心懷疑懼，畏葸不前。除奸黨外無論勳臣宿將，莫不動輒得咎，賢愚俱困。如宣大總督翁萬達、三邊總督曾銑、攝兵部事王邦瑞等，均爲長才卓識，剛介有爲之士，均以嚴嵩、仇鸞等之構陷，或殺或斥。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等雖無長

才，亦非奸黨，然以胸無主見，懼罪畏過，當京師危急之際，不知奮死報國，反向嚴嵩請示，終爲所誤。反之，庸碌自私如仇鸞部，則因與嚴嵩勾結，而脫罪升官，位列大將軍總京戎政。總之，由於主偏臣專，是非不明，致一般將帥多恐因過獲罪，不敢有所作爲，再加敵寇不斷攻擾，卒失所統，戰志消沉，終至防務廢弛，變亂頻作，而國防愈趨愈弱矣。

據山西提學副使胡松於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上奏：謂俺答之南侵，大同巡撫史道及總兵官王陞曾致賄，使勿侵已之地，冀嫁禍他境（明紀卷三十二世宗紀五、二十年條）。又據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庚戌之變）載：大同總督仇鸞，亦以重賄賂俺答，使勿犯大同，如此明之邊鎮，不但防務廢弛，而明之邊將，且因懼戰免禍已進而通敵矣。

國防思想消極保守　亘世宗之世，除三邊總督曾銑一度提出「復套」之建議爲大學士徐階所支持外，餘滿朝文武及所有邊將對俺答之攻擾，均抱極端之消極防守主義。曾銑之「復套」雖爲一有限目標之攻擊，其本質仍爲攻勢防禦，但其企圖積極與一般主張消極防守者，已迥然不同，與「寇飽自歸」之無抵抗主義者，更不可同日而語。宣大總督翁萬達於嘉靖二十六年四月間，曾上書論對敵攻守之道，頗可代表當時明廷一般大臣之思想，茲特摘錄如下：「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蓄牧生養，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塗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小利，歸師尙艱，儻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或保聚，或陽遁，茄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通。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

險，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大非計。議者，欲以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疲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强，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疲肥，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擢其擾擊我，及彼强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蠭起，烏能待立？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搗巢，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入，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乃其四時駐牧地，肯宴然已乎？事體異也。日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置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衆萬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靡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從而圍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强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萬達之疏可以充份說明下列三點觀念：㈠攻不如守有利。㈡攻難獲勝，勝亦不能守。㈢長敵之强。疏中所述，固多係實情，然過於强調敵之優點與我之弱點，完全無視於敵之不利因素，亦有背於事實。以翁萬達之英略有爲，尚不敢有積極行動，無怪曾銑「復套」之議，終於以「擅開邊釁」之罪而被殺也。（明史卷百九十八，翁萬達傳）

殺使行動之荒唐　俺答於嘉靖二十年（西元一五四一）起，不斷遣使求貢，然或遭捕殺，或遭拒絕，始終未形成正式之交往，明方此舉，頗足顯示其畏敵如虎而產生之荒唐行動。如二十年七月，俺答遣使者石天爵款鎭遠堡求貢，巡撫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反懸賞格購俺答等首，曾激起俺答同年八月間對山西之大舉進犯。及二十一年閏四月間，俺答又遣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龍大有誘縛之，進於朝。世宗大悅，賞大有及邊臣，磔天爵於市

。於是六月間又激起俺答對山西之進犯。嘉靖二十五年（西元一五四六）五月俺答等又遣使款大同左衞塞（今山西省左雲縣）邊帥家丁董寶等狃於石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報功。當時宣大總督翁萬達對殺使行動，頗不爲然，曾上書痛論邊臣之失曰：「即不許，當善辭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誅董寶等榜塞上，以解蓄怨，帝不聽。明廷對于國防外交，毫無籌策，一至于此。（同上書）

同年六月俺答等又奉印信番文諸邊陳款。萬達上奏云：「今屆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兵部尚書陳經以敵言難信，責萬達詰實，十日內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未至。萬達畏帝見責，以使者去無可究爲辭，已而使到，不得已，乃好言拒之。於是又激起俺答之大掠延安、慶陽等處。嘉靖二十六年夏四月，俺答又請貢，萬達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宜大興版築，正應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則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帝責其瀆奏，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上言：「謂俺答諸部求貢不遂，漸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但至八月間俺答乃開始對宣大之攻擾。（明史卷百九十八，翁萬達傳）

明廷邊防衰頹，無力拒敵，而邊臣顢頇，對敵之請貢，竟殺使報功，謬稱俘獲，希國賞賜。世宗及廷臣初則不察事實，妄予獎勵，繼則不審是非，堅拒和意。且對俺答歷次求貢不遂之進犯，視若無覩，對翁萬達飭邊臣備戰之請，更切責之，誠不知是何用心？旣不能和，又不能戰，旣不能戰，又不備戰，世宗之謬妄，較之邊臣殺使尤爲無知！或者以爲俺答之求貢，不過希圖乘機漁利，殊不能止其侵擾，此固不無見地；然當時俺答入侵，其目的只在掠刼財物，雖難如翁萬達所謂：「處之克當，邊患可弭。」然通貢之後，處置得宜，減少其大舉侵擾，當無問題。退

而言之，即使不願與其交往，亦不應出以殺使之手段，更不應毫不作準備，蓋如此只有促其進犯也。（同上書）

二、俺答方面

流竄戰術之運用　俺答等部因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擁有大量騎兵，長於機動，行動飄忽；反之明方則因缺乏馬匹，機動困難，且受地形交通之限制，運輸補給均多不便，故利於防禦而難於進攻。俺答等部利用其本身之長，針對明方之短，乃採用靈活進退之流竄戰術以侵擾之。憲宗八年（西元一四七二）九月侍講倪岳即曾上疏有云：「夫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沙之地，輜重爲累，饋饟惟艱，彼如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疲於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既失主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此疏頗可說明明方與俺答兩方面在戰略戰術上優劣之點。又宣大總督翁萬達所上論對敵攻守之道一疏中（見本節前述）對此點亦有充份之說明。明方根據上項因素，在北方國境線上築墻修堡，建立大規模之防禦工事，企圖以此阻俺答之進犯。但俺答在不斷侵擾中，已深知其無攻城略地之力，强行攻堅，不但不能達掠刼之目的，且必損兵折將，得不償失，故乃儘量利用其騎兵之機動性，採鑽隙迂迴之策，倏忽進退，聲東擊西，以達刼奪財物之目的。而明軍則輾轉徒勞、追奔莫及。正如武宗時三邊總督楊一清所說：「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因此明方雖不斷修墻築堡，增兵戍守，仍無法阻遏俺答之進犯也。（明史，倪岳，楊一清傳）

俺答缺乏遠大之企圖　世宗中葉以後，政治腐敗，邊防廢弛，故俺答不斷深入晉中、京畿一帶竄擾，而明軍不但無力遏止，甚至有若干官兵，不戰而走，望風逃遁，以此情勢觀之，如俺答懷有遠大之企圖，在週密計劃與準備之下，大舉進攻，則明朝之覆，不待滿清之入侵，最小限亦可能將其河套根據地，推進於華北平原，或者以爲明軍如能堅守宣大各戰略要點，俺答卽能進入華北平原，亦不能立足。殊不知俺答如能攻陷京畿，迫明帝南遷黃河以南，則宣大各要點，將不攻自破，決難久守也。但俺答當時慮不及此，其最終目的，僅在掠刼。嚴嵩所謂：「寇飽自歸」，雖傳爲笑柄，亦係當時俺答侵略之必然行動，蓋俺答對內地旣無攻佔之意，自不能不適時北退也。然吾人仍不能忽視明軍對沿邊重鎭如大同、宣府等地之堅守，以及後方若干部份明軍有力之抵抗，如沿邊大鎭均告不守，後方明軍毫不抵禦，則俺答之行動將不僅限於刼掠而已也。（明史卷二百四，丁汝夔傳）

第九章　明世宗攘外戰役之二——東南沿海抵禦倭寇戰役

（附圖十四——五四二、五四三、五四四、五四五、五四六、五四七、五四八、五四九、五五〇、五五一、五五二）

倭寇侵擾東南沿海，自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起卽漸猖獗。自三十一年起，開始大舉進擾，直至嘉靖末年（四十五年——西元一五六六），始告勦平。其侵擾地區北起江淮，南至閩粵，均遭蹂躪。其作戰經過，大體可分爲下列兩階段。

一、兩浙作戰時期　自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四月至四十年（一五六一）四月，主持者有總督王忬、張經、胡宗憲諸人，重要將領有總兵俞大猷、參將任環、湯克寬、戚繼光等人。主要會戰有王江涇之戰，曾將登陸拓林等處內侵之寇擊破。

二、閩粵作戰時期　自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一五六六）五月間，主持作戰之主要將領爲俞大猷及戚繼光等，主要會戰爲平海衞之戰，曾擊破進犯之寇光復興化城（今福建省莆田縣）。

第一節　戰前一般情勢

世宗時期東南沿海倭寇之亂，自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年）始漸猖獗，直至嘉靖之末（四十五年——西元一五六六）始告勦平，前後連續達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間，明方與倭寇在海上及陸上曾不斷舉行戰鬥，互有傷亡，其間規模較大最俱決定性之作戰爲嘉靖三十三年王江涇之戰及四十二年平海衞之戰。本節所述之戰前情勢，係就

三十三年前之一般情勢而言。

世宗之時，內政腐敗，外患頻仍，嘉靖二十年以後，愈演愈烈。就內政言：世宗自十八年（西元一五三九）起，即不視朝，二十一年後，更移居西苑，一意修玄，政事荒怠。同年權臣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因此廷臣之間矛盾傾軋益甚。所謂：「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是也。且嚴嵩得寵後，擅權納賄，結黨營私，一時貪風大熾，流毒所及，政蔽俗離，百端俱廢。在國防方面，北方俺答等部，自嘉靖二十年起，南侵益烈，並開始深入後方竄擾。至二十九年以後，且常侵掠京東，威脅京畿及其附近地區。是時明軍事上腐敗不堪，兵則老弱，官則紈袴，缺額既多，器甲不全，操練久疏，紀律蕩然，因之戰力薄弱。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後，雖有邊將翁萬達、曾銑等，銳意整飭，並建議復套，根除外患。然除修築若干邊牆外，殊無所成。及萬達與銑一去，則邊防又趨頹廢矣。

因外患頻仍，兵戈連年，邊境地區，屢遭刧掠，加之內府冗官之供億，廷臣之貪污搜括，卒至民窮財盡，經濟破產，社會秩序陷於紊亂之境地。

東南沿海方面倭患之猖獗，即起於明廷內憂外患交迫之際，是時東南沿海地區官吏貪污，政治腐敗，防務廢弛，衛所名存實亡；加之流民內奸，助桀爲虐，故倭患愈演愈烈，成爲明中葉後重大之外患。

第二節　倭患之起因及明海防概況（參看附圖十四——五四二、五四三、五四四）

倭患之起因　倭患之起，可由中日兩方言之。就日本方面言，其主要因素有二：第一爲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

二八一）征日失敗後，日本過去敬畏中國之觀念改變，故敢縱容及主使其頑民侵擾中國。第二爲日本戰國時代（明成化三年至嘉靖四十五年——西元一四六七至一五六六）國內混亂，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於是亡命政客，失意軍人及失業之人民遂羣起爲盜，向海外冒險。在中國方面之因素，其重要者約有四端：第一爲張、方舊部之勾結。元末羣雄張士誠據吳松、方國珍據浙東、陳國定據廣東爲亂有年，其黨徒多沿海頑民，習於舟事，及其敗亡，餘黨無所歸，乃嘯聚海島，勾結倭寇爲亂。第二爲江浙流民叛逃，明初定天下，太祖怒蘇浙一帶人民，助張士誠抗拒明軍，特重其賦爲他處數倍，其中尤以蘇州爲最（註一），人民苦於重賦，相率逃亡，其中多有逃入海島爲盜者，遂成爲倭寇之爪牙。第三爲奸民之掩護，明初嚴禁沿海居民出海，其後海禁漸弛，奸民多結倭互市，以圖漁利，勢家大姓又進而掩護之，於是倭亂滋甚。第四爲明世宗海防之廢弛，此點另敍述如下。

倭寇侵擾情形及明海防概況 明代倭寇侵擾沿海，始於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是年夏四月倭數侵蘇州、崇明等地。洪武三年太祖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歸服（註二）；四年十月良懷曾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等。十二月太祖命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今浙江永嘉）、台（今浙江臨海）、慶元（今浙江鄞縣）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九十一萬餘人，隸各衞爲軍，且禁沿海居民出海。時方國珍及張士誠殘部多逃外島，勾倭入寇。六年太祖應德慶侯廖永忠之請，命廣洋（屬中軍督府）、江陰（屬後軍督府）、橫海（屬後軍督府）、水軍（屬左軍督府），四衞，添造多櫓快艇，以將領之，巡邏沿海。七年秋六月倭寇膠州（今山東省膠州灣一帶），爲靖海侯吳禎所擊退。九年太祖以倭屢寇沿海，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良懷遣使貢方物謝罪。十二年再貢無表文。十三年（西元一三八〇）明丞相胡惟庸謀叛，約日本爲應援，使日兵伏貢艇中，事覺，均被誅。同年再貢亦無表

文，以其征夷將軍源道義（參註二）所奉丞相書來，倨甚，帝命錮其使。十四年七月良懷又遣僧如瑤貢方物，帝却其貢，以書責之，良懷復書頗不遜，自此日本國乃公然與明爲敵；太祖愠甚，但鑑於過去蒙古征日之失，不敢加兵。

十七年正月倭又寇浙江，太祖和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並籍民爲兵五萬八千七百餘人，置行都司備倭。二十年（西元一三八七）置兩浙防衞所，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之福、興、漳、泉四府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以備倭；並增置巡檢司四十五個分隸諸衞。二十三年四月，又詔濱海衞所每百戶置船二，巡邏海上，巡檢司亦如之。但倭寇仍不斷侵擾，自廿三年三十一年間，倭曾進犯浙東、山東、金州（遼寧省金縣）等處。

明成祖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年）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但同時仍不斷進犯。九年（西元一四一一年）三月寇遼東，五月寇浙東，十四年又企圖寇遼，十二月間詔置遼東之金州、旅順口、望梅渦（遼寧興城縣東南）、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州山、頭爪牙山敵台七所（似均在遼東半島沿海）十五年（西元一四一七）正月，倭又寇浙東，六月又企圖寇山東，明廷遣使責之，日本王遣使謝罪。但至十七年（西元一四一九）六月，又大舉寇遼東，爲遼東總督劉江大破於望梅渦，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爲空前未有之大捷，寇燄一時斂跡。

仁宗宣宗期間無大侵擾，英宗正統四年（西元一四三九年）又大寇浙東，肆意掠殺。自憲、武至世宗初年，雖不斷侵擾，但無大舉，至世宗中葉，始爲患日烈。

明初洪武七年（西元一三七四）曾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但不久即廢，又設寧波、泉州、廣州市舶司，其中寧波一處專掌與本日通商，但因其叛服不常，特限十年一次，且人數不得過二百，船兩艘。至宣德中又改爲人不過三

百，船不過三。但倭人貪利，仍不如制。成祖永樂三年，又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綰之。至嘉靖二年（西元一五二三年）因日本使宗設、陳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眞僞，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而助之，宗設怒掠寧波沿海諸郡，給事中夏言乃上奏，謂倭患實起於市舶，世宗因罷之。市舶罷後，利權由上下移，奸豪壟斷，乘機漁利，於是海上無寧日矣。

明雖在洪武二年起，即籍兵設衛加强海防措施，惟宣德以後，武備又告廢弛。衛所之內，行伍空虛，只存圖籍，實有兵力甚爲薄弱，如山東最優亦不過百分之五十七，至於浙江則僅有百分之二十二，且均爲老弱傷殘之輩。至戰船與水軍，明初定制凡沿海衛所，每百戶設船一，千戶船十，每衛共船五十，每船旗軍百名。洪武晚年復命沿海每百戶置船兩艘，以爲巡邏之用。明初東南各省戰船數量，計浙江五百四十八艘，廣東六大水寨約三百艘，福建約一百三十七艘，後以年久頹敗，寇起多臨時徵集，至嘉靖時期，除少數戰船外，大多均無戰力可言。

自嘉靖二年罷市舶後，凡番貨至輒賒於奸商，久之因奸商欠負不肯償，番人乃泊近海各島，遣人坐索。嗣因坐索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日掠我海濱，海濱生計困迫之愚民，以及兇徒，逸囚、罷吏、黠僧、衣冠失職或不得志書生等等，或相率入海從倭，或爲之嚮導，如汪五峯（汪直）、徐碧溪（徐海）、毛海峯等，皆係華人從倭，稱王海島，攻掠城邑，浙東因之大亂。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巡撫浙江御史楊九澤上言：「寧、紹、溫、台皆濱海界福建，福建之福、興、漳、泉諸郡均有寇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沒無常，兩地官弁不相統攝，制禦爲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統一，威令易行。」於是明廷乃派南贛都御史朱紈於浙江兼提督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務。朱紈到任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及

舶盜淵藪，獲與倭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爲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於朝，顯言大姓通倭狀，其上疏有云：「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云云。因此深爲浙閩人士所恨。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周人巡撫御史周虎，上疏詆之，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左右之，竟如其請。二十八年四月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罷巡撫大臣不設，海禁復弛，盜亂益甚！（明史卷二百五，朱紈傳）

註一：明鑑卷一太祖高皇帝十三年條註：「初帝平吳，怒蘇、松、嘉、湖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楊憲爲司農卿，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已而詔減四府極重田賦之半，然重者每畝獲徵七年以上。至是命戶部計其數而減之。而蘇州一府糧二百七十四萬七千餘石，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

註二：丁謙氏明史外國傳考證載：「考日本史，自北宋之末，太阿倒持，一切政權，均歸幕府（稱爲征夷將軍）。平氏既蹶，源氏繼興。未幾，源氏家臣北條氏復竊其柄，馴至足利肇亂，王室蒙塵，南朝北朝，分國爲二。明初正南朝將亡之時，所謂日本王良懷者，卽南朝征南將軍良懷親王也。所謂源道義者，卽足利義滿也。時義滿以征夷將軍職讓于其子義持，故自稱上王。其後足利之權又移于下守土諸將，裂土自擅，成爲數十國，互戰不息。嘉靖入寇，蓋薩摩島族，爲汪直等誘結而來，非奉朝命，卽幕府亦不能制之也。」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四——五四二、五四三、五四四、五四五、五四六）

倭寇侵擾東南沿海，南迄廣東，北及江淮，皆遭蹂躪。其主要受害地區爲浙江、福建沿海，江北揚州、淮安以東及廣東之潮、惠地區，茲將其地理概況概述如後。

浙西地區　本區包括太湖附近，長江以南，錢塘以北之沿海各地，即蘇、松、杭、嘉地區，本區東臨東海，西瀕太湖，南北城依巨江，河流縱橫，沼澤交錯，土地肥沃，民殷物繁，爲東南財賦之所出。方輿紀要對其地理地位譽爲「家之府庫，人之胸膛」，可見其重要。在地理上因其北枕長江，南瀕杭州灣，對東海形成一突出之三角洲，沿岸沙蹟自錢塘迄吳淞口，迄無間斷，平坦延曠，便於登陸，故成爲倭冦侵擾之首要目標。

本區重要城鎭，以蘇、松、杭、嘉爲首，但就海防而言，軍事要地多在沿江及沿海，方輿紀要引海防考云：「江南之要害有四：曰金山衞（江蘇松江縣東南七十里），以迫近海塘北接吳淞口也。曰吳淞口（江蘇嘉定縣東南四十里），以蘇、松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江蘇太倉東北七十里——即劉河口）由太倉入犯之徑道也。曰白茆港（常熟東七十里），自常熟入犯主要口也。」又云：「自金山衞而東北爲拓林堡（奉賢縣南），靑村所（奉賢東），又北爲南滙嘴（上海市東南八十里），川沙堡（上海東南五十里），又北爲吳淞口，此皆蘇松之喉吭。吳淞而南，雖有港灣，每多沙蹟，賊可登陸，兵難泊舟，實兼水陸之險，於此防禦，至爲重要。吳淞而北爲劉家河，七鴉港（太倉北三十六里），又東爲崇明縣，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常熟縣北四十里），又折而西北爲揚舍（江陰東五十五里），爲江陰、鎭江，又西爲孟河（不詳），圌山（鎭江東六十里），皆江南岸之險，舟師防禦之地也。

以上爲金山衞以東以北之要點。金山衞以西杭州灣北岸之要地有乍浦、海鹽、澉浦、海寧各地，均爲進入蘇松三角洲之要害。至杭州地區之防衞，方輿紀要指出有三關：一曰鼈子門（在今浙江蕭山縣東北五十里），二曰石墩（在海寧縣東五十里）鳳凰山（海鹽西南三十九都），三曰羊山（海鹽縣東北乍浦之東）、許山（海鹽東大海中）。所謂「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鼈子門可守」是也。茲各別擇述如下。

蘇州府 治今吳縣，爲春秋時之吳國都，秦之會稽郡，漢吳王國。後又復爲會稽，唐曰吳州或蘇州。明初置蘇州府，張士誠據之稱雄一時。蘇州爲蘇松區軍政經交通之中心，地位重要，方輿紀要引防險記曰：「吳郡越江而北，可以併有淮南，涉海而南，可以兼取明（今浙江鄞縣）、越（今浙江紹興縣）。泝江而上，可以包舉昇潤。渡湖而前，可以捷出苕浙。夫浙江爲賦財淵藪，而吳郡又爲浙西都會，天下大計安可不以吳郡爲先務哉？」由此廖廖數語，已可見蘇州地位之重要。

杭州府 治今之杭州市。春秋時爲越國之西境，秦漢時屬會稽郡，唐爲杭州，五代時吳越都此，明改爲杭州府。杭州在春秋時爲吳越爭雄之所，五代時錢鏐據之稱雄六十年。宋高宗曾以爲都，方輿紀要曰：「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阻洳，而松江、震澤（卽太湖）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安所用之。」又曰：「建康形勢雄壯，然破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都建康，欲自守則都臨安。」故其自古卽爲東南之都會。

松江嘉興 松江襟大海，扼三江，南引閩越，北控江淮，風帆出入，瞬息千里，憑蔽蘇、嘉，互爲形援。嘉興則居於蘇、杭之間，附錢塘之肩背，掣吳越之肘腋。兩者均爲土地肥沃，漁鹽饒給之區，且蘇、松、杭、嘉，一脈相連，相輔相成，構成浙西之重鎭。

金山衛　南瀕海，與金山對峙，西連乍浦，東接青村、南匯，東北抵吳淞江，控引凡三百里，爲松江東南之險，當浙直之要衝，與寧波定海關同爲錢塘之鎖鑰，設防於此，不惟固蘇淞之藩籬，亦堅嘉湖杭三郡之門戶。

福山港　在常熟西北五十里，與白茆，許浦並爲要害，倭寇常自此犯郡城，旁有福山，與大江北岸通州之狼山相値爲控禦要地，吳郡之重險也。

南沙　在崇明縣南七十里，與竹箔沙相接，外爲大洋，內爲大江，方輿紀要引海防考云：「竹箔沙爲吳淞之屏蔽，外爲羊山，爲陳錢，皆倭寇所從入。說者以竹箔沙、高山嘴（松江縣東百里突出海中），爲蘇、松四郡之咽喉，海防第一關鍵。

吳淞口　在嘉定東南四十里，爲吳淞江入海之口。去海三里，方輿紀要引明應天巡撫翁大立曰：「吳淞所（明設守衞所於此）爲水陸要衝，蘇松喉吭，北上以扼長江之險，南下以援金山之急，故汎守特重。自是而北曰劉家河，七鴉港，東爲崇明縣、七鴉而西爲白茆港、福山，又西爲江陰之揚舍，皆控扼之所，而要以扼吳淞爲根本。」

羊山、許山及白塔上　據方輿紀要二四及八九大川條云：羊山在海鹽縣東北乍浦之東海中，山上有淡泉，爲自定海至吳淞巡兵會哨之所，許山亦在東海中，爲兩浙官兵會哨之所。一說羊山孤懸太海，去乍浦太遠，我舟賴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船便捷，彼此各驅，勝敗難必，不若許山𪾢門淺狹只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我開舟擊之，較爲有利。

白塔上在海鹽東南二十五里海中，四風皆便，賊若由大洋來，隨處可擊。

蛇山、茶山、陳錢及馬蹟山　蛇山在崇明東約二百餘里之海中，爲海上要道，常爲南北官軍會哨之所。

茶山在上海縣東南海中，爲進侵吳淞之要道。陳錢、馬蹟爲馬鞍列島之一部，倭寇進犯兩浙，常由此欵潮候風

，集艘分犯，故爲浙直共守之門戶。

浙江地區　浙東沿海南自蒲門守禦所（平陽縣南百二十里）北抵杭州灣，長達二千里，其沿海要地以紹（紹興），寧（寧波）、台（臨海），溫（永嘉）四府最爲衝要。四者既可通海外，又可連系內陸，爲浙東軍政、經濟、交通之樞紐。浙東沿海海岸曲折，通往以上四府之港口甚多。方輿紀要曰：「列郡之海口有溫州之飛雲（瑞安縣南七里安陽江濟處），橫陽（平陽東南），舘頭（樂清西南五十里），台州之松門（溫嶺縣東五十里），海門（臨海東九十里），寧波之定海（定海縣），大浹（定海城南），湖顯渡（定海西南百餘里），紹興之三江（紹興東北三十七里），泗門（臨山衞東），杭州之龕山（蕭山東北五十里），赭山（龕山之北），皆列郡之門戶，倭寇窺犯之地。海洋之要害，有金鄉（平陽縣南七十里），盤石衞（樂清縣西南五十里）之鳳凰山（南鹿山北），南鹿山（溫嶺縣南海中），松門，海門衞之大陳山（溫嶺縣東海中），大佛頭山（象山南百五十里海中），昌國衞之韭山（象山東南百里海中），定海衞之舟山（定海縣東北），遠而陳錢、馬蹟、臨海、觀海衞之烈港（定海西北五十里），海寧衞之羊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

以上爲浙東海防一般之形勢，再擇要分述如下。

紹興府　治今紹興縣，古會稽郡，襟海帶江爲東南都會，勾踐生聚敎訓於此遂以滅吳。漢武嘗用以制閩粵，交通四達，物阜民豐，自古卽爲浙東要地。其北臨金山衞之臨山港與泗門港，爲汎守要害。其東北四十里之三江口，亦爲出海之門戶。越海而北，卽浙西之澉浦，故以爲入浙西之捷徑。

寧波府　治今鄞縣，春秋時越地，後屬會稽郡，控海據山爲浙東門戶，三面臨海，北面尤爲孤懸，吳淞、海門

呼吸可接。四明據其西，定海蔽其東，海道輻輳，南則閩廣，東則倭夷，商船往來，貨物豐衍。俞大猷云：「邀擊於海，未爲良策，不如設備於海上，海上之備多途，而必當厚集其力於明州，以明州地形陡險，控壓懸東，且逼近港口，因利乘便，於事爲易也。」

寧波對海上以定海爲門戶，以昌國衞（象山縣西南八十里），觀海衞（慈谿西北七十里）爲外藩，如虎蹲（鎭海東北），蛟門（定海東海中）、穿山、霩衢（定海南對岸）大浹口，湖頭渡（定海西南），韮山等地，均爲其對海外進出必經之地。

定海縣　今定海縣，位於寧波東七十里海中，爲倭寇侵擾東南沿海之前進基地。尤爲寧波之門戶。其要地有縣城北之舟山，縣南之大浹口，縣西北之烈港、岑港，縣東八十里之沈家門等，均爲艦船停泊之要地。明應天巡撫唐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設此險，以障蔽浙、直門戶。」可見該地之重要。

台州府　治今臨海縣，春秋時爲越地，後屬會稽郡，方輿紀要曰：「府山海環峙，川澤沃饒，陸走紹興，則明州（寧波）斷而臨安（杭州）震，水向定海則錢塘可襲，而京口可塞也。」台州形勢爲三面阻山，一面臨海，其沿海之要港，有海門（縣東南八十里），松門（溫嶺縣東五十里）、三門（象山西南百餘里）等處，其中尤以海門爲主要出海之門戶。海外要點有大陳山，大佛頭山，尤以大陳因有淡水，常爲倭寇停泊之地。

溫州府　治今永嘉縣，春秋時屬越，後屬會稽，唐時稱嘉州及溫州。方輿紀要曰：「府東届巨海，西際重山，利兼水陸，推爲沃壤，且與閩爲鄰郊，揭帆振轡，分道南下，是振八閩之吭而附其背也。若其憑依島嶼，間阻谿山，東甌雖小，亦足以王。」雖溫州究爲海濱之重鎭，就其形勢而言，海道實重於陸上。其沿海要港有飛雲渡（瑞安縣南七里安

陽口濟處），橫陽江口（平陽縣東南），館頭，其近海要點，則以鳳凰山（即北鹿山）、南鹿山爲最，爲出入必經之地。

福建地區　福建沿海，南起詔安，北至福鼎，海岸線長達二千里，海岸曲折，港灣甚多。沿海重鎮有福州、福寧、興化、泉州、漳州等府，均曾成爲倭寇竄犯之目標。玆將其地理形勢與沿海概況，分述如下。

福州府　治今閩侯縣，爲勾踐故國，漢屬會稽郡，唐爲福州。方輿紀要曰：「福州西阻重山，東帶滄溟，南望交廣，北睨淮浙，亦東南一都會也。然延建諸郡控我咽喉，福寧一州扼我項背，興泉諸郡伺我肘腋，揚帆突至，則有海道之虞，踰險飈馳突，實切上游之懼。」所謂國門以外皆戰場也。其主要海口有五虎門、閩安鎮、桃花所、小埕等處。五虎門在府東百里海中與閩江口相接。明初湯和即係由此先取福州。閩安鎮在府東四十里，爲省城東南之險要。桃花所在長樂縣東五十里，明設有守禦所，爲省城之右臂。小埕寨在連江縣東百廿里海中（似原爲今日之馬祖）北連烽火，南接南日，爲汎防要地。

興化府　治今莆田縣，介於福州泉郡之間，亦濱海之重鎭。其沿海要點，有南日山、莆禧鎭。南日在府東百里海中，曾設有水寨，爲巡兵會哨之所。莆禧在府東九十里，設有平海衞及莆禧所，其附近有嵌頭，青山諸港，皆濱海要地。

福寧州　治今霞浦縣。方輿紀要曰：「州北瞰永嘉，南憑侯官（福州），山川險峻，實爲要地。防險記云：閩與泉福漳之地，皆爲濱海要衝，然莫有如福寧之險者。蓋地勢自西化而東南至會城盡之矣，而福寧又在東南突出海中如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衝，島夷入寇必先犯此，故防爲最急也。」州東十里松山下設有烽火門水寨，有衞軍汛守，其附近有官井、流江、五澳均爲賊船必泊之所。

泉州府　治今晉江縣，古閩粵地，依山爲海，濱海稱雄，爲閩中之要郡。其沿海要點，有惠安縣東南七十里之崇武，晉江東南六十里之永寧、深滬、圍頭（晉江南八十里）等處，均爲防守要地。再南卽爲金門（原名浯州嶼）、廈門第島。金廈兩島附近小島羅列，如金門西之大担、二担、鼓浪嶼，西南之烈嶼（小金門），北面之大登小登等，皆其要者。其間如縣南之澳頭、五通、劉五店、神泉及列嶼，均爲防禦之要區，而廈門港塔頭澳其尤著者。金門太武山下設有浯嶼水寨，與福州之烽火、小埕，興化之南日，漳州之銅山相呼應。

此外遠海之澎湖列島，亦爲倭寇出沒之所，爲漳泉二郡之屏障，惟因當時未曾設防，不能用以制賊。

漳州府　治今龍溪縣，古閩越地，漢屬會稽郡。府據海濱，噤喉嶺表，南爲閩粵之南屏。其沿海之要港有鎭海衞（漳浦縣東北九十里），亦鼇千戶所（亦名虎頭山—在漳浦東南），銅山千戶所（在詔安縣，亦名東山）元鐘千戶所（詔安縣南，似卽今之渡頭）四者羅列海濱，均爲艦船必經之地。銅山所設有西門澳水寨，爲福建五水寨之一。元鍾所西南接潮州界，距南澳僅卅餘里，尤爲防守要地。

江北地區　江北濱海地區屬揚州府（治今江蘇江都縣）及淮安府（治今淮安縣），地勢平闊，河沼交錯，物阜民豐，爲江淮豐饒之區，揚州及淮陰爲本地區軍政經交通之中樞，故亦爲倭寇登陸後企圖進犯之目標。揚州府近海重要城鎭，計有海門、南通、如皋、靖江等處，其中以海門瀕海枕江，地位最要。其東南瀕海處之料角嘴及東北之呂四場，接海防考云：皆形勢控扼之處。縣西北之掘港及新插港亦皆爲倭寇登陸之處，爲海門北境之防。方輿紀要曰：「江北之要害三：曰新港，以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掘港新插港之東）所以通新插港又有鹽徒聚艘於此也。曰廟灣（淮陰東北百八十里濱海處），以其爲巨鎭而可通大海也。」明廷在以上諸地均駐有戍兵，然以沿江海堤岸遼

闊，防不勝防，故不易阻止倭寇之登陸。

廣東潮惠區　潮州府治今潮安縣，惠州府治今惠陽縣西，兩府均爲廣東東部沿海要區。方輿紀要曰：惠州「東接長汀，北連贛嶺，控潮海之襟要，壯廣南之輔辰，大海橫前，羣山擁後，誠嶺南之名都也。」潮州「今閩粵之間，爲門戶之地，負山帶海，川原饒沃，亦東南之雄郡。」又方輿紀要對潮、惠海防亦有詳密之分析，其中有云：「廣東海防，當分三路，三路者，左爲潮、惠，右爲高、雷、廉，而廣州爲中。惠、潮二郡皆與福建連壤，而潮尤當其衝，拓林（潮安東南百三十里海中），南澳（饒平西南二百里海中）皆要區也。由拓林而西爲大城，海門（潮陽縣南十五里濱海）靖海（惠來縣東六十里濱海），蓬州（揭陽縣東九十里濱海），又西接甲子門（在海豐縣東二百十里濱海）、碣石（海豐縣東南百廿里濱海），平海（惠州東二百里）諸衞，皆南面之蔽。倘拓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海防考云：「惠、潮之備，以拓林爲最要，拓林乃南澳海道門戶，據三路上游，番船自福趨廣悉由此入，其去潮惠水寨遠幾百里，水寨爲惠、潮之衝，而拓林又爲水寨之衝。愼固之防，不可不豫，而大城所聲援差近，備尤不可或疎也。」

第四節　抵禦倭寇將領

東南沿海平倭寇之戰，自嘉靖廿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四月起，至四十五年（西元一五五六）底止，前後達三十年之久，督戰之統帥雖屢有更易，但將領則一仍其舊。茲將其間戰功卓著者，簡述如下。

張經　侯官（今福建閩侯縣）人，正德間進士，歷任嘉興知縣，吏科及戶科給事中，太僕少卿，右副都御吏。

嘉靖十六（西元一五三七）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督剿斷藤峽賊，大獲全勝，進左侍郎加秩一級。尋與兵部尙書毛伯溫定計撫安南，再進右都御史。平恩思九土司及瓊州黎進兵部尙書。給事中周怡劾經，經乞罷不允，以憂歸。服闋起三邊總督，給事中劉起宗劾經在兩廣尅餉銀，寢前命。三十二年起南京戶部尙書，就改兵部。三十三（西元一五五四）年五月，因東南沿海倭寇猖獗，朝議設總督大臣，以經改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剿倭事宜。經到任後，選將練兵，並徵調兩廣狼兵協剿，終於在三十四年五月創造王江涇之捷。但因與嚴黨工部侍郎趙文華不睦（另詳作戰經過）爲趙所劾，戰功既攘，復被逮處死。經爲人精幹，有謀略，有見地，勇於任事，不逢迎權貴，雖遭寃殺，然其剿賊之功，實不可沒。

胡宗憲　績溪人（今安溪績溪縣），嘉靖十七（西元一五三八）進士，歷任益都，餘姚知縣，宣大御史巡按。三十三年出按浙江，與嚴黨侍郎趙文華勾結，時趙奉命督視海防，故王江涇捷後，賴趙之力，得擢升右簽都御史並代李天寵巡撫浙江，旋又調兵部右侍郎代楊宜爲總督。宗憲對剿倭方略曲意主撫，曾賄斬賊首徐海，誘殺巨賊汪直（均另詳作戰經過），因剿成功。嘉靖三十七年(西元一五五八)年春，大猷等圍倭於岑港久不克，朝廷嚴詞責之。代時趙文華已得罪，宗憲因失內援，思自媚於朝廷，乃迭獻白鹿於帝，因獲帝歡。十一月寇泛海去，大掠福建沿海，閩人大譁，劾宗憲嫁禍，帝不問。三十八年論討汪直功，反加太子太保。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珍奇淫巧無數。文華死後，宗憲結嵩益厚，威權震東南，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流奉養皆有恩，能得其死力。然𢱢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爲困敝，而所侵官帑斂富人財亦不貲。三十九（西元一五六〇）年五月宗憲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帝卽晉其爲兵部尙書，如其請。四十一年（西元一

五六三）五月，嚴嵩罷，十一月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被逮，旋又釋令閒住。嗣以萬壽節獻祕術十四，帝大悅將復用。令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得宗憲上世蕃（嵩子）手書，遂逮下獄，尋瘦死獄中。四庫總目提要云：「宗憲剿倭，居功甚偉，雖因黨結趙文華、嚴嵩輩，以陷張經，論者非之，然其功實不可沒，其人雖不醇，其才輕一時之雄也。」（見四庫總目提要卷六十九）

兪大猷　晉江人（今福建晉江縣），少好讀書，曾學易、學兵及劍術，家貧屢空，意嘗豁如也。父歿，棄諸生嗣世職百戶，舉嘉靖十四年（西元一五三五）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二十一年爲汀漳守備，因破賊擢署都指揮簽事。嘉靖二十八年（西元一五四九）朱紈巡視福建，荐爲備倭都指揮，旋奉命至越南及平瓊州亂，均有功。三十一年（西元一五五二）倭賊大擾浙東，詔移大猷及寧、台諸郡參將，轉戰寧波、紹興、定海、吳淞等處。旋代湯克寬爲蘇松副總兵。三十四年（西元一五五五）五月，從總督張經破賊於王江涇，功爲趙文華等所攘。旋轉戰於蘇淞及其近海各地。嘉靖三十五年（西元一五五六）三月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同年冬，因平徐海功加都督簽事，嗣又加都督同知。三十七年十一月，賊自柯梅南遁擾福建，總督胡宗憲被劾乃委罪大猷，致被逮入獄。後以錦衣衛都督陸炳轉託嚴世蕃，得解獄令立功塞上。大猷頗得大同巡撫李文進之賞識，曾創造獨輪車拒敵馬，以車百輛步騎三千挫敵於安銀堡（待考）。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自此有兵車之設。嗣以戰功詔還世蔭。川湖總督黃克昇以鎭筸（治今湖南鳳凰縣）有警，荐爲鎭筸參將。四十年（西元一五六一）七月，詔移南贛合閩廣兵討廣東饒平賊張璉。賊平，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嗣擢福建總兵官與戚繼光復興化城。四十二年十月徙鎭南贛。翌年又改鎭廣東與倭寇及大盜吳平轉戰惠潮間。四十四年（西元一五六五）秋與繼光合力破王平於南澳，因

平遁去，閩廣巡撫御史交章論之，四十五年正月大猷坐奪職。嗣以大破河源、翁源賊李亞光等，九月乃奉還職以爲廣西總兵官，予平蠻將軍印。

穆宗隆慶二年（西元一九六八）因功進右都督，嗣以巡撫李良臣劾其奸貪，兵部力持之，詔還籍候調，起南京右府簽書，未任，以都督簽事爲福建總兵官。神宗萬曆元年（西元一五七三）秋，海寇突閩峽澳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簽事起後府簽事，領車營訓練。大猷三疏乞歸，卒贈右都督，謚文襄。（下引見明史卷二百十二，俞大猷傳）

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淸廉自持，馭下有恩。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勇武有謀，嘗隻身入賊巢，數建大功，威鎭南服。一生坎坷，常被無故加罪，然忠誠許國，志而彌堅。福建巡撫譚論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繼光），精悍馳驟，公不如劉（劉顯），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

戚繼光　登州人（今山東蓬萊縣），世登州衞指揮簽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荐擢署都指揮簽事，備倭山東。嗣改簽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西元一五五七）與俞大猷等圍汪直於嶺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旋又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州。繼光至浙時，見衞所兵不習戰，乃請召募金華、義烏兵三千人，敎以擊刺法。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制**鴛鴦陣**，以十二人爲小組，配以攻防長短兵器，使有獨立作戰能力。且其賞罰嚴明，器甲精良，由是繼光一軍特精，戚家軍名聞天下。嘉靖四十年（西元一五六一）大破倭寇於臨海一帶，九戰皆捷，浙賊漸平。四十一年倭寇大舉犯福建各地，繼光復奉命往剿，破賊橫嶼（寧德附近）、福淸、興化等地。四十二年四月，又協同大猷，破賊平海衞，復興化，功列第一，進都督同知，代大猷爲福建總兵官。四十三年二月間，又破賊仙遊，嗣又與大猷合力擊破

巨賊王平於南澳（今潮安東海中之南澳島），閩賊盡平。

穆宗隆慶二年（西元一五六八）五月，繼光北調薊門，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繼光至鎮，上疏痛陳邊兵之弊，帝險還總兵官郭琥，專任繼光，進右都督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諸處。繼光復請建薊鎮敵台千二百座，調浙兵三千，以倡勇敢。五年秋功成。繼光更議立車營，製拒馬器。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衝器排列而前，間以長槍、筤筅。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入衞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制節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之冠。自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之變後，薊門獨重。明廷又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唇齒。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率以罷去，而戚繼光在鎮十六年，則薊門宴然。後者踵其成法以數十年無事。繼光主薊時，正值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當政，均依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去之。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等咸與相善，故繼光得盡展其長。張居正卒後（神宗萬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半歲，繼光被劾調廣東，悒悒不樂，踰年即謝病，旋復被劾，竟罷歸。居三年卒。

繼光為將，精於訓練，號令嚴明，將士用命。其用兵則飈發電擊，勇猛果毅，常出敵意外，以奏大功。生平克苦自勵，雖一生戎馬倥傯，仍嘗篝燈夜讀。著有紀效新書十八卷，練兵實紀九卷，以載其練兵實況。二書均為兵家所重。其紀效新書有云：「若犯軍令，便是我的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第四篇），其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可見其治軍之嚴矣。

繼光亦如大猷，戎馬一生，忠誠愛國，志而彌篤。其馬上作詩云：「南北馳驅報主情，江花邊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其辛勞若此。（錢謙益、列朝詩集丁十一）

第五節　雙方戰略指導

倭寇方面　倭寇侵擾東南沿海，初不過利用中國若干流民賊盜作內線，假入貢之機，刼掠財物。後以明政日非，東南沿海各地官吏貪污，社會紊亂，武備廢弛，流賊蠭起，從倭者日衆，倭寇乃乘機擴大勢力，進據我沿海島嶼，如茶山、馬蹟、舟山等等，以爲進擾之根據地。然其行動及目標仍須因風而定（註），伺機進掠。迄後隨賊勢之發展，乃進而登陸，竄據若干重要港口，如拓林、川沙等地，以爲深入之橋頭堡，此時其企圖乃日趨積極。

倭寇進擾東南沿海，並無明確預定之戰略指導，然而進犯目標，主要在浙西地區（蘇松三角地區），次爲江北，江浙方面失敗後，始轉至閩粵。其作戰行動，在其未佔據陸上據點前，不過乘機入侵，刼後卽逃；及其在大陸建立橋頭堡後，已有攻城略地，消滅明軍深入久居之企圖，如王江涇之戰，倭寇卽有擊敗明軍攻佔蘇嘉地區之野心。

明軍方面　明軍方面之戰略指導，可分爲下列三階段：

第一階段　自嘉靖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八年四月（自西元一五四七至一五四九），負責主持者爲南贛巡撫朱紈。因本期內倭寇勢力尚屬微弱，僅爲零星竄擾。故禦寇策略以政治爲主，採封鎖戰略，其具體方法如去渡船，嚴保甲，搜捕肅清與賊勾結之奸民，並以嚴刑峻法行之。朱紈疏云：「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可見其措施步驟卽在於去中國之盜，進而消滅外國之盜。（明史卷二百五，朱紈傳）

第二階段　自嘉靖三十一年七月至三十五年二月（西元一五五二至一五五六）。負責主持者，先爲都御史王忬

，繼爲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最後爲應天巡撫周琉及兵部侍郎楊宣（周、楊均爲時甚暫）。本期內因倭寇勢力甚大，係以武力圍剿爲主，其戰略在編練水軍，調集客兵，以水陸聯合之優勢兵力，擊滅登陸之賊，然後進而收復可作爲登陸跳板之沿海島嶼。本期雖創造王江涇之捷，但張經被誅，未達成作戰之目的。

第三階段　自嘉靖三十五年二月至四十五年底（西元一五五六至一五六六）。負責主持人爲兵部右侍郎胡宗憲。其戰略指導爲剿撫兼施，即一面運用離間、分化等手段加以招撫，一面臨以兵威促其潰滅。其結果曾造成賄殺徐海，誘擒王直，消滅浙東倭寇之目的。

嘉靖四十一年胡宗憲去後，平倭作戰主要即爲俞大猷、戚繼光負其責。此時倭寇南移，勢力減弱，而俞戚所練之地方軍，勢力日强，故戰略指導已轉爲軍事掃蕩戰矣。

註：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九浙江一載云：蓋倭從彼國開洋，必經抵陳錢山，歇潮候風，集艘分犯，若遇東南風高，則望羊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則望韮山、朱家尖以犯寧紹；東北風和，則望大佛頭、三山、凰凰山以犯台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此巡哨者所當究心也。

第六節　作戰經過

東南沿海平倭作戰經過，可分爲江浙作戰與閩粵作戰兩時期；江浙作戰又可分爲前後兩階段：前一階段自嘉靖三十一年四月起，至三十四年王江涇之捷凡四年。後一階段自王江涇之戰後至四十年浙寇覆滅止，以後即轉入閩粵

作戰時期，茲分述其經過概況如後。

一、江浙作戰時期（參看附圖十四——五四六、五四七、五四八、五四九、五五〇）

王忬督勦時期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方面倭寇侵擾日烈，匪首王直（亦直汪直）爲船主渠魁，頗受倭寇之支持。其重要黨徒有徐維學（徐海之叔父）、毛勛（即毛海峯爲王直義子稱爲王滶）、徐海（即明山和尙）、彭老、陳東、麻葉等多人，擁衆數千，竄據近港，分掠沿海等處。四月間犯台州（浙江臨海縣），破黃巖，復肆掠象山、定海等地，浙東大震。七月明廷議復設巡視重臣（自二十八年朱紈死後即未設）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福、興、漳、泉等地。忬到任後，以軍府草創，而浙人又荏弱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將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行事。又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徵兩廣狼土諸兵，募溫、台諸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沿海各鎭堡，嚴督防禦。又保釋因坐朱紈案繫獄之都指揮盧鏜及坐贓繫獄之尹鳳，以爲別將，使募兵率之以備勦倭之用。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倭寇犯溫州（今浙江永嘉縣），參將湯克寬擊敗之。三月王忬探知賊首王直結砦普陀山（定海東面海中），乃遣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等襲破之，因颶風發，直率衆逸去。閏三月，王直等勾結倭寇大舉入犯，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賊先陷寧波昌國衞（象山縣西南八十里），俞大猷擊却之。蘇州同知任環禦賊於寶山洋（寶山近海附近），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始遁去。四月賊陷紹興臨山衞（紹興西北五十里），轉掠至松陽（今浙江松陽縣西），知縣羅拱辰力戰禦賊。大猷則邀諸海中，多有斬獲。尋賊又犯太倉，任環馳赴禦之，裹傷敗賊。另賊蕭顯部四百餘，陷上海南匯（上海東南八十里）、吳淞（嘉定東南

四十里）二所，並分兵掠江陰，圍嘉定、太倉，忬遣盧鏜馳擊之，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五月間賊又移師犯海鹽，由澉浦入海寧，搗新安（似即今新倉鎮）。提督王忬檄參將湯克寬守海鹽，賊數千銳力圍攻四門，湯克寬與浙江參政潘恩、僉事姜廷頤督衆死守，賊猛攻數日不克，乃轉攻乍浦陷之。此次寇留內地三月餘，蘇、松、寧、紹諸衞所州縣，被焚掠二十餘處，六月間始漸遁去，大猷逐賊中焚舟五十餘。廷議以湯克寬爲副總兵，駐金山衞提督海防諸軍事，擢任環爲簽事。

南沙（崇明縣南七十里）因失舟倭三百人不能去，湯克寬與任環留兵圍之。閏五閏月至三十三年正月仍不能克，會新倭大至，官軍敗，寇乃潰圍出，移舟寶山（嘉定東南八十里）轉掠華亭（今松江縣）、上海、嘉定等處。

三月下旬賊一部由太倉北犯通、泰，入靑、徐界，大江南北漕運幾遭阻梗，山東大震！同時大猷擊倭普陀山（定海東方海中）死官兵三百人。夏四月賊由海鹽陷嘉善，繼犯嘉興，參將盧鏜禦之，都指揮周應禎戰死。副使陳宗夔禦卻之，賊遁入乍浦，破其城，知縣塘一岑死之。五月初崇明寇又南犯蘇州大掠。

張經督勦時期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南京兵部尙書張經奉令總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事，並授權便宜行事。改王忬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任巡撫。時廷議徵用狼土兵勦倭，以張經總督兩廣，有德惠，爲狼土兵所愛戴，故用之。

張經受命後，卽設府嘉興，一面繼續作戰，一面展開下列諸準備。

(一)蘇浙防務原爲金山衞參將所轄，至是改爲總兵由兪大猷担任與狼山（通州南十五里）總兵水陸相應，增募狼山、福山水兵萬人，福倉沙船三百艘及調募江南北徐、邳官民備戰守之用。杭，嘉、湖各要地亦增設參將及兵備。

(二)使俞大猷就蘇松一帶河川狀況，武裝河船，編練水軍，用以擊倭，俞卽以泖湖（松江西約十公里）為訓練中心開始整備，因是蘇、松、嘉等縣水軍日強。

(三)調集廣西南丹等五州及湖廣、永順、保靖各地狼兵前來助戰。

六月間竄蘇州倭一部經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敗績。同月竄蘇州倭寇嘉善，轉掠松江出海。七月間俞大猷擊敗之吳淞所。八月間嘉興寇還經拓林等處犯嘉定，官軍先勝後敗。九月另部寇又犯嘉善，圍嘉興，劫秀水（嘉興北），副使湯克寬等禦之，戰不利，寇陷嘉善大掠。同月江北賊被連破於通州、如皋、海門等處，前後斬首九百餘，賊遁去。

十一月，改張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事宜，倭寇以竄擾以來，官軍無力拒止，故野心日熾，進而以拓林（江蘇奉賢南海濱）、川沙（江蘇上海縣東南五十四里）等地為根據地，陸續集中賊衆兩萬餘，圖謀大舉。

三十四年（西元一五五五）正月，倭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均在崇德以西以北地區），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杭州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賴副使阮鶚等力禦之，僅免失陷。

二月間，明廷派工部侍郎趙文華來浙祭海，並區處防倭事宜。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值東南倭患急，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祭海神。帝用嵩言，卽命文華前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性貪殘，恃寵姿睢，百司震懼，因其前來，江南軍事，大受影響。

王江涇之戰　王江涇之戰發生於四月末至五月一日間，為剿倭以來最大之勝利，其概況如下。

㈠**倭寇部署及企圖**　倭寇以拓林、川沙為基地，以嘉興、蘇州為作戰目標，其部署分為右左中三路：以沈南山、林碧川兩賊部兩千人為右路，會同陳東部圍攻上海縣，控制吳淞江交通線，牽制太倉、鎮海兩衛兵及蘇州方面之狼兵。以徐海部三千人為左路，破金山侵浙北諸郡縣，並進窺湖州，掩護主力側翼之安全。以徐海部主力集中控置於拓林、松江間地區，相機攻嘉善、嘉興與陳東部會師蘇州。

㈡**明軍兵力及部署**　明軍參加作戰之兵力，分為三種：第一為衛兵，計有金山、太倉、鎮海三衛及千戶所十餘，估計約二萬餘人。水上有福山、劉江、吳淞、乍浦等寨船三百艘，兵為二千人，但均腐敗不堪，戰力甚弱。第二為水師參加之水師計有福清滬台之海防水兵，狼山、福山、劉河、吳淞之江防水軍及太湖以東沼澤區之蘇、松、嘉諸府縣之聯合水兵。第三為客兵，其兵力及區分如左。

兵別	兵力	指揮官	配置地點
永順宣慰司兵	三〇〇〇	總兵俞大猷	泖湖
保靖宣慰司兵	三〇〇〇	參將盧鏜	嘉興
容美麻寮土兵	二〇〇〇	兵備任環	蘇州
田州瓦氏兵	四一〇〇	遊擊白泫	金山衛
東蘭南丹山	一三〇〇	遊擊鄒繼芳	閔行
歸順三川兵	一四五〇	參將湯克寬	乍浦

㈢**作戰經過**　倭寇沈、林兩部於三月下旬，即自川沙西進，竄犯上海，明簽事董邦政，禦之於浦東陸氏園，兵少

戰敗。寇遂進圍縣城，陳東部五千人繼至，聲勢益兇，城內官兵拼力死守，旋經張經調狼兵由松江入援，始轉險爲安。

四月十七日，賊左翼徐海部三千餘自拓林陷金山衞，總兵兪大猷督遊擊白泫及田州瓦氏兵邀擊之，賊鼓衆來衝，我軍大潰，死亡無算。中路地區寇兵亦同時自拓林出動，突入嘉善，火民居，徵槽舸，進犯嘉興。張經以狼兵四百守雙溪橋（嘉興城東六里處水陸要衝），寇三百餘來攻，被擊退，寇勢稍挫。

趙文華來浙後，頤指大吏，經以往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因與巡按御史胡宗憲比，促經速戰。時諸路狼兵已至，惟永順、保靖兵未到，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之，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軍機，竟不以告。文華益怒，因上疏劾經，養寇失機。

旋倭寇徐海部四千餘，由嘉善再犯嘉興，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兵擊之，保靖兵新到未諳地形，與寇戰於石塘灣（嘉興東郊外）遇伏而敗。適巡按御史胡宗憲至，再勵士氣，部署諸將分兵爲三：前鋒佯却，左右翼乘寇進擊時，側擊大敗之，寇遂北走平望（吳江縣南四十五里）。

四月二十六月，寇從嘉興至唐家湖（平望北十六里），湖水洶湧，寇不能渡。吳江知縣楊正集鄉兵於盛屯，以舟師出沒水涯，襲覆寇舟，寇駭奔平望，奪舟橫渡。正令善泅者鑿其舟，且斷其陸路堤壠橋津，並以布釘板於水底，寇不得渡，又無所得食。會保靖宣慰使彭藎臣率士兵兩千蹤寇而至，邑兵合勢與寇戰於平望。平望三面阻水，運河縱貫其間，邑兵士兵分從河之兩端夾擊，寇不得脫，憑隘力戰，彭藎臣奮勇衝擊之轉戰巷衢，臨危者再，邑兵及時來援，士兵乘之，寇遂敗走王江涇。

寇敗王江涇後，略事整頓，期與左翼會合，再重返拓林根據地。此時明軍北有盧鏜，東有俞大猷，南有胡宗憲各部，合圍之勢已成。寇以一部兵力分置於運河南北兩交道要衝之秋茂橋與楊家橋，兩翼依托於湖沼，而控制主力於鎮內。此時寇兵尚保有五千餘人，戰力仍甚頑强。同月二十八日晨楊家橋附近水港發現明舟師出沒，繼而土兵亦由平望馳至。彭藎臣領先衝擊，斬首二百餘級。吳江水師乘之截擊寇之兩翼側，寇遂潰走。張經、胡宗憲均親臨督戰。翌日晨擊寇於秋茂橋，斬獲二千餘人。旋寇主力來援，猛衝明軍，明軍背水爲陣，前兵忽覆，後兵皆溺，胡宗憲亦溺，僅露其髮，幸獲援得免。

先是俞大猷奉命督永順土兵二千由泖湖間道趨平望，以扼寇路。湯克寬率舟師濟之。兵抵馬家濱，聞秋茂橋戰急，即驅兵而進，截擊寇側，寇不得已，轉陣河岸與俞大猷軍對峙。

是晚湯克寬率舟師至，士氣益振。翌晨（五月一日）俞大猷先以舟師控制王江涇諸陸道，再揮水陸兵合擊之，寇三面受敵，背水作戰。遂大潰。共擒斬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走死者甚衆，奔返拓林者，僅二百餘人而已。

(四)戰後狀況　王江涇之戰，寇雖大敗，但另部新至寇船三十餘艘突至青村所（奉賢東），並與南沙（崇明縣南七十里）小烏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吳縣東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旋更分兵爲二：北掠滸墅（吳縣西北三十里），南掠橫塘（吳縣西南十里）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經俞大猷、任環等分別擊之，寇始退去。

工部侍郎趙文華至浙後，因與張經不睦，曾上疏劾經養寇失機及惑於參將湯克寬之言：謂其欲俟倭飽載出洋

，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及王江涇大捷，文華舉功，又攘之以奏，謂係己與宗憲督師所至。帝以問嚴嵩，嵩對俱如文華言。於是帝下詔逮經及克寬，並論死，經疏辯不聽（克寬後赦免）。帝先以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琉為總督，嗣文華又劾琉及李天寵（天寵先以被劾停俸，戴罪圖功）荐胡宗憲代之。帝乃敕琉及天寵為民，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宜總督軍務，擢胡宗憲為簽都御史代天寵為巡撫。仍命文華悉心督察，鑄督察軍務關防，卽軍中賜文華，文華權威因出總督上。

楊宜督剿時期　張經逮後，衆志潰渙，周琉、楊宜節制不行，狼士兵肆意焚掠，地方益亂。總督楊宜懲張經之禍，對文華曲意奉承，但文華視之蔑如，益顛倒功罪，易置文武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兵機紀律因之大乖，將士人人解體，賊寇愈熾。

三十四年七月，倭寇六十七人，自焚其舟登岸刼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今淳安縣），突徽州（治今歙縣）、旌德、涇縣，略南陵，流劫蕪湖，燒南岸，奔太平（今當塗縣），犯江寧鎮，侵南京。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門不敢去。越二日寇趨秣陵關、溧水而去。嗣又流刼溧陽，一晝夜行百八十里，越武進、無錫，進至滸墅（吳縣西北三十里），為應天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擊滅之於楊家橋（平望南）。

趙文華欲攘邦輔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深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約邦輔合擊倭於陶宅（青村所東）。九月初營於松江之甎橋，倭悉銳來衝，文華兵潰，遂大敗。邦輔進攻亦敗。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後師期。楊宜亦劾邦輔故違節制，賴給事中夏栻、孫濬等爭之，邦輔得無罪。

冬十月陶宅倭夜走周浦（奉賢縣東北）屯永定寺，官兵四集圍之。時拓林失風，賊九舟巢於川沙，糾合至四十

餘艘勢猶未已。曹邦輔劾俞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蔭，責其死罪，立功自贖。閏月周浦賊乘夜奔向東北與川沙賊合。官軍日夜擊之，賊焚巢出海，俞大猷等入洋追之及於老鸛嘴（儀徵縣東南），焚其巨艦八艘，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

趙文華自甎橋敗後，氣奪欲委責去，會大猷破賊海洋，遂以寇息爲由請還朝，帝悅許之。

張經既去，周琉、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意焚掠。楊宜以狼兵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漕卒，河南毛兵等。比客兵大集，宜又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鬥，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上海縣西北），奪舟逕歸蘇州。

三十五年二月，文華還朝，對帝言餘寇無幾，不難盡殲。盛毀楊宜而荐胡宗憲。帝奪宜職，並逮邦輔謫朔州。進宗憲侍郎代爲總督，以張景賢代邦輔，以阮鶚代宗憲。

胡宗憲督勦時期　初賊首王直等誘倭入寇，皆大獲利，於是倭至者日多，既而多被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屬多怨直，直乃與養子滶及部屬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胡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中，資給甚厚。令客蔣洲、陳可願往諭直降，直見洲等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因留洲而遣滶護可願歸，宗憲厚遇之，令立功。

三十五年四月，賊首徐海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州、上海、慈溪等處，自與陳東、麻葉等引萬餘人攻乍浦（平望縣東南）。胡宗憲壁於塘棲（德靑縣東南）與阮鶚相犄角。海趨皁林（桐鄉縣北八里），鶚遣遊擊將軍宗禮擊之於崇德三里橋，禮驍健敢戰，三戰三捷，卒敗沒。鶚走桐鄉，賊乘勢圍之。

五月間因東南倭寇仍熾，廷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尚書沈良才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並言江南人望文華。於是又改命文華爲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再度南來。

同月胡宗憲遣指揮夏正等，持王直之養子王滶書要賊首徐海降，海大驚曰：「老船主——直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因此遂疑東。東知海營有宗憲使亦大驚，二人遂有隙。正乘間說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阮鶚知不能留，乃東渡錢塘禦他賊（註一）。（明史卷二百五，胡宗憲傳）

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獨慘，餘杭次之；拓林、乍浦、烏鎭（吳興縣東南九十里）、皁林皆爲賊巢，賊前後至者兩萬餘人。六月初，胡宗憲使人諭海曰：「若已內附，而吳淞江方面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舟爲緩急計。」海以爲然，遂擊之朱涇（松江縣西南），斬三十餘級。宗憲令俞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爲質，並獻寇甲。宗憲厚遇之。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遂縛葉以獻。宗憲解葉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洩其書於海，海怒。宗憲賂海妾說海（註二），於是海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五百人去乍浦另營梁莊。七月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徐海行出海口。見兵艦如蟻聚，火砲之聲振海島，懼而復回；駐於梁莊，並刻日請降。（同上書）

八月一日徐海來平湖城，軍門限其二日來進款。海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帥騎百餘冑而入，趙文華懼而勿許，胡宗憲强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其頂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大衆。沈莊有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陳東黨。八月二十五日宗憲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盧鏜亦擒大隅島賊辛五郎至，遂縛陳東、辛五郎、徐洪、麻葉及海

首獻京。（同上書）

徐海旣擒斬，於是趙文華、胡宗憲、阮鶚等以蕩平巨寇飛報奏捷。上論平倭功，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兪大猷加都督僉事，敕文華回京。後帝稔知其罪惡，斥之爲民。

自梁莊捷後，江南蘇、松地區之倭寇悉平，惟舟山倭寇尙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不能克。宗憲命兪大猷擊之，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出敵，殺士官莫翕達，諸軍益怒，競進，賊大敗。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倭寇犯如皋、海門，攻通州。五月掠揚州、高郵，陷寶應，犯徐州。另部賊則犯天長、盱眙，攻泗州，北犯淮安。南京兵部尙書張鏊檄參將劉顯擊之，寇潰由鹽城至廟灣（在江蘇阜寧縣東南）遁去。

同年十月，王直率其黨及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之岑港（定海縣西北），將吏以爲入寇，陳兵備之。直遣其養子王滶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慰之，指心無他，直終不信。直要以貴官爲質，宗憲卽命夏正往。又宗憲曾預爲赦直疏，引滶入臥室陰窺之，滶語直，直疑乃解。因偕其屬葉碧川、王清溪入謁，宗憲大喜，優禮遇之，令謁巡台御史王本固於杭州。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以繫人心，本固爭之强，而外議疑宗憲納賊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等戍邊。王滶與謝和等遂將夏正支解之，焚舟，柵舟山，阻岑港以守。（明史卷二百五，胡宗憲傳）

宗憲命兪大猷、戚繼光等官軍四面圍攻之，賊死鬥，不能克。至明年（三十七）春，新倭復大至，帝嚴責宗憲，宗憲上書陳戰功謂賊指日可滅。帝怒，盡奪大猷等職，令先期平賊。宗憲以趙文華已得罪（三十六年九月趙文華以罪免），而寇患未已，乃思自媚於上，會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悅，未幾復以白鹿獻帝，帝益大喜。三十七年

七月，岑港之賊移巢柯梅，造巨艦。十一月艦成，乃泛海去。宗憲利其走，不擊。賊泊泉州（今福建龍溪）、浯嶼（即今金門島），攻掠同安、惠安、南安、福寧等處，閩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劾宗憲三大罪。瑚與宗憲皆閩人，宗憲疑大猷漏言，劾大猷戰不力。三十八年（西元一五五九）三月，大猷被逮。錦衣衛都督陸炳與大猷善，密以己資托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

自徐海等賊消滅，王直殘部南竄閩海後，江浙之寇，已漸平。同年三月，倭犯浙江之象山、台州（臨海縣）等處。四月千餘人竄川沙（上海東南五十里），另倭船數百犯通州、海門。巡撫都御史李遂命兵備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等扼如皋，而身馳泰州當其衝。通政唐順之聞賊犯江北，亦令總兵官盧鏜拒寇三沙（崇明東北），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戰死。賊知如皋有備，乃沿海東掠，據廟灣，進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軍禦之；順之、劉顯等來援，賊大敗，殘衆仍竄據廟灣。順之南援三沙，其餘官軍則圍攻廟灣之寇，月餘賊不支，乘夜雨潛遁。江北寇遂平。

嘉靖三十九年正月，胡宗憲加太子太保，五月晉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四十年夏四月，倭寇大掠浙江之桃渚（臨海縣東百里）、圻頭（似即今天台東南之担頭鎮），繼光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桃渚北），進至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於瓜陵江（今靈江）盡死。圻頭賊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今縣境）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九月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賜又破倭於寧波、溫州（今永嘉縣），斬賊四千有奇，浙東賊遂平。

嘉靖四十一年（西元一五六二）五月，嚴嵩罷，十一月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胡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污十大罪，

宗憲被逮，旋又釋令閒住。同時罷浙江福建總督官，以副都御史趙炳然為兵部侍郎巡撫浙江。四十二年五月，因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得宗憲上世蕃手書，又被逮入獄，宗憲尋瘐死獄中（明史紀事本末謂係自殺）。

二、閩粵作戰時期（參看附圖十四——五五一、五五二）

閩粵方面亦自明初以來即有賊寇之禍，惟僅為小股竄擾。嘉靖之初，其禍頓息；嘉靖中葉又死灰復燃。至嘉靖三十六年賊首徐海、王直相繼擒殺後，餘寇在江浙方面已不能立足乃南竄閩粵，於是閩粵之寇患大熾矣。

福建之防務，原為浙江省總督管轄，嘉靖三十七年時，因巡撫都御史王忬之建議，將其防務劃分為三路：以福興為一路，設參將駐福寧（今福建霞浦縣），其防區自流江（霞浦北百里）、峯火門（霞浦東十里）、俞山（霞浦南海濱）、小埕（連江東百二十里），至南日山（莆田縣東百里海中）。漳泉為一路，設參將駐詔安（今福建詔安縣）；其防區自南日山至浯嶼（即金門）、銅山(詔安東)、元鍾(詔安南)、走馬溪、安邊館（似均在元鍾南澳間），水陸皆聽節制。另在福州設參將，募精銳，部領哨船與主客兵相應援。其次在廣東惠潮方面，亦設參將駐揭陽。

自柯梅倭寇南竄後，福建寇勢漸大。自三十七年起，不斷竄擾福州、福清、同安、長樂、漳泉、南安等地，土人亦乘機為亂，沿海騷然。三十八年（西元一五五九）四月，復有新倭大至，破福安、寧德、圍福州，至月不解，福清、永福（今福建永泰縣）諸城，皆被攻燬。三十九年二月，倭犯潮州（今廣東潮安）等處，六月又犯潮陽、大浦。是年五月胡宗憲上疏請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晉宗憲為兵部尚書，如其請。

四十年倭又陷廣東饒平及福建漳浦。饒平賊張璉數攻城邑，積年不能平。七月間宗憲請詔移大猷於南贛（大猷三十八年三月被逮，旋獲釋令立功塞上），三十九年秋調鎮筸（今湖南鳳凰縣）參將，會閩廣兵剿平之。

四十一年（西元一五六二）三月，倭大舉犯福建：一路自溫州（今浙江省永嘉縣）來，合福寧（福建省霞浦縣），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一路自廣東南澳來，合福淸、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詔安縣南），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逾年。又有新至倭營牛田（似卽今龍田），酋長營興化（莆田縣）東南，互爲聲援。閩中向胡宗憲告急，宗憲令戚繼光勦之。

秋七月，繼光由浙至閩，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塡濠而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淸，擊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繼光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栅，連克六十六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民衆勞軍，牛酒不絕。旋繼光旋師抵福淸，遇賊自東營澳（似在福淸東）登陸，擊斬其二百人。是時廣東總兵官劉顯亦屢破賊，閩中幾盡，繼光乃於八月間經福州還浙江。

四十一年十一月，胡宗憲因南京給事中陸鳳儀之劾，被斥爲民，敕令閒住。同時罷浙江福建總督，以副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侍郎巡撫浙江。福建倭寇自戚繼光還浙後，又引衆來犯，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處，攻陷元鍾所及寧德，乘勝南犯興化府（莆田縣）圍之，匝月不解。都督劉顯率兵應援，因知賊衆不敵，乃去城三十里隔江按兵不動。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途中賊殺之而着其衣給守將，遂乘夜斬關入城。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避免。城中焚掠一空。倭亂數年，首破府城，因之遠近震動。

四十二年（西元一五六三）正月，明廷以福建倭患轉劇，詔起丁憂參政譚綸討之；命兪大猷爲福建總兵官，戚繼光爲副，並應福建巡撫都御史游得震之請，派浙江義烏兵一萬人往討，由戚繼光率之。二月間興化寇飽掠得，擬

泛海遁去，徙屯崎頭城（莆田東八十里），都督歐陽深搏戰中遇伏死，賊乃乘勝破平海衛（莆田縣東九十里）。帝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總督廣閩軍務，調兵馬分部擊賊。罷巡撫游得震以譚綸代之。令都督劉顯戴罪圖功，逮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等至京問罪。

俞、戚等奉令後，即率部趨福建，於四月間先後抵達戰地，遂展開平海衛之戰。

平海衛之戰　本戰役爲閩粵勦倭時期一決定性之戰鬥，其經過概要如下。

㈠雙方兵力及部署：

倭寇方面　倭寇主力在平海衛、崎頭城，計吳平部約萬人。其次在興化城及許家村方面有曾一本部約五千人。另福清方面有毛海峯等部約五千人。

明軍方面　使用之兵力約二萬人，戚繼光爲中軍，率浙兵及平海衛兵約八千餘人。俞大猷爲左軍，率粵援軍及南日寨水軍約五千餘人。劉顯爲右軍率贛援軍及興化鄉兵約五千餘人。

㈡作戰經過概況

興化平海衛陷時，劉顯因兵少不敢戰，俞大猷至後，亦擬候戚繼光軍至合力擊之。夏四月十三日，新倭犯福清，欲與平海衛賊合，劉俞兩軍迎擊之，殲敵於遮浪（似在福清縣南）。平海衛寇拒海道欲遁，譚綸環柵斷路，令把總許朝光邀擊之，賊不得出，乃盡焚其舟還舊屯，不敢出。旋戚繼光率兵至。四月二十日譚綸乃以戚繼光爲主力逕攻平海；以劉顯爲助攻，攻崎頭；以俞大猷循水陸路攻平海港，脅敵側背。戚繼光得平海衛兵爲嚮導，從間道趨平海，出賊不意，登城北高地，破其堡壘；賊被襲死傷甚多。俞大猷水陸兵亦由海上登南門，夾擊城中之寇；崎頭城

因爲劉顯軍所攻，不能來援，明軍遂得大破平海倭寇。平海既破，崎頭倭寇大懼，亦爲顯攻破，福州以南諸寇悉平；興化亦相繼收復。

此役斬賊二千二百人，奪還被掠者三千人。繼光因先登，功最高，受上賞；進都督同知，代大猷爲福建總兵官。俞大猷調爲廣東總兵。

福建自景泰間，原有五水寨之設，以扼海口。其地點爲福寧之烽火門（霞浦東十里）、福州之小埕澳（連江縣東二十里海中）、興化之南日山（莆田東百里海中）、泉州之浯嶼（即金門）、漳州之西門澳（詔安縣東銅山所）等五處。後以寇緩廢去。至此巡撫譚綸請准復之：以烽火門、南日、浯嶼三綜爲正兵，銅山、小埕二綜爲游兵。寨設把總。分汎地，明斥候，嚴令哨，改三路參將爲守備，分募浙江兵爲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者，以時閱視。

四十三年二月，倭餘黨復糾集新倭萬餘人圍仙游（今福建仙游縣），譚綸及總兵官戚繼光大破之於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進之至王倉坪（似在仙遊東南海濱）斬首數百級，賊多墜崖死，餘衆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兵五哨，身持短兵緣崖而上，俘斬數百人，餘賊掠漁舟出海遁去，福建倭平。

四十三年閏二月，倭寇兩萬寇潮州，與大盜吳平相犄角。另諸峒賊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等則日掠潮、惠間。福建方面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漳。兵部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吳桂芳調狼兵四萬五千，福兵一萬五千，以總兵俞大猷統之戰於淺水神山溝（似在陸豐附近）俘斬一千一百有奇。既又大破之於海豐，俘斬一千二百有奇（廣東通志一八八）。倭奪舟入海，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六月間，副

將湯克寬設伏邀擊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於是大猷乃移師潮州，降藍松三、葉丹樓等並招降吳平處之梅嶺（福建詔安縣東南三十里海濱）。

四十四年（西元一五六五）四月，吳平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數萬，築三城守之。行刼沿海諸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進襲之，平退保南澳（今汕頭東之南澳島）。秋八月，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中。十二月間，大猷將水軍，繼光將陸軍，夾擊吳平於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先奔據饒平之鳳凰山（饒平西北四十里），繼光留南澳擊平餘寇，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

四十五年，吳平又掠白沙等處（似爲瓊州北白沙港），總兵湯克寬遣指揮高卓出禦。四月吳平寇昌化（廣東昌江縣東）焚掠村民三百餘家，男婦死者無算。因攻城不克，乃奔崖州（今廣東崖縣），五月湯克寬破之崖州，擒其妻子及頭目陳二老等（註三），平遁不知所終。

註一：據倭變事略載：鶚與憲主勦主撫，兩不相能。倭圍桐鄉時，見憲不救，曾亟責之，憤恨之詞，見之言表。蓋是時宗憲與王直已進行招降，徐海等則尚不知。

註二：徐海本末載：臨淄妓王翠翹，能新聲，善琵琶。居上海爲徐掠去，脅爲夫人，一切計劃惟翹指使，翹陽暱之，陰敗其事，冀得歸國終老。宗憲以金珠寶玉賄之，翹因力勸海降。

註三：據瓊州府志卷十九載，克寬破吳平於崖州。另據明紀卷三十六、四十五年條載：湯克寬敗吳平於陽江烏豬洋，平竄奔安南，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協勦，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平部死傷甚衆，平竟遠竄以免。

第七節　戰後之狀況

粵閩方面平倭之戰，自嘉靖四十四年俞大猷、戚繼光等擊破吳平於南澳後，已近尾聲。同年十二月間，因吳平自饒平遁去，四十五年正月，俞大猷被劾奪職。同時湯克寬調狼山總兵，仍留廣東勦賊。至五月間，湯克寬再破吳平於崖州，吳平遁去，不知所終。六月間，明廷應兩廣總督吳桂芳之請，設參將戍守拓林（潮安東南百三十里海中）。九月俞大猷復廣西總兵官，予平蠻將軍印。而以劉顯鎭廣東。兩廣舊勳臣總兵與總督同鎭梧州（今廣西蒼梧縣），今召還勳臣恭順侯吳繼爵，兩廣並置大帥。

四十五年十二月，世宗崩，其三子裕王㕆卽位，是爲穆宗。穆宗卽位後，首以吏部侍郎陳以勤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侍郎張居正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均預機務。蓋以勤與居正均曾侍裕王邸講讀也。

巨賊吳平滅後，其遺孽曾一本又嘯聚海上，據南澳吳平舊巢，攻掠閩廣沿海。至穆宗隆慶元年（西元一五六七）竄寶安，二年又犯福建及福州，三年陷碣石衞（海豐東南百二十里海濱）。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已於二年五月間北調，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鎭練兵事，現任總兵官李錫與廣西總兵官俞大猷、廣東總兵官郭成等破擒之。吳平與曾一本均爲閩廣巨盜，驍勇不下王直與徐海，惟此時之賊盜，似已甚少倭寇混跡其間。

倭寇侵擾東南沿海，自嘉靖二十六年起，直到嘉靖之末，達二十年之久。北迄江淮，南至廣東，盡遭蹂躪；殺戮之人民，破壞之財物。筆不勝書。致江南富庶之區，滿目瘡痍，哀鴻遍野，使明朝遭受經濟破產之打擊。尤有進者，明朝經此次竄擾後，弱點盡行暴露，過去倭寇對此龐大帝國畏服之心理，已一掃無餘。此項心理之轉化，實爲

日後日本敢於進侵朝鮮之因素。

第八節　申　論

東南沿海平倭寇之亂，自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末年，持續達二十年之久，戰場遍及江淮以南之沿海各地，形成明代史上重要之外患。細察當時戰亂情形，倭寇既未派遣大軍登陸作戰，而寇衆散亂，亦無統一之組織指揮與特別強大之實力，何以竟愈演愈烈，久勦不息？追本窮源實爲軍事政治上存有若干複雜因素，茲就以下各點申論之。

寇亂之起因　東南沿海寇亂之起因，至爲複雜，概略言之，其直接原因則爲內賊之誘致與市舶司之廢止；間接原因則爲官吏貪汚，政治腐敗，衞所空虛，軍事廢弛，社會動亂，盜賊蠭起。蓋有內賊之爲虎作倀，外寇始敢乘虛而入也。以上已在本章第二節中詳述。（下引見明史卷二百五，朱紈傳）

在兩浙方面，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兼提督福州、漳、泉、建寧、福寧五府軍務朱紈曾上言有云：「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所謂瀕海盜係指瀕海鄉間之流寇，所謂衣冠之盜，係指通倭之豪紳巨宦而言。可見與倭勾結者除流寇外，尚有豪強勢力。在閩粵方面之倭寇，雖無高官巨宦之掩護，仍有羣盜之勾結。澄海邑紳林大春：「今嶺海之患有三：曰山寇，曰海寇，曰倭寇……彼倭之從海上來也，實海寇爲之嚮導，其屯聚而野掠也，則山寇爲之爪牙。」（澄海縣志卷二十二），可見內奸實爲外患之始。

朱紈巡撫兩浙及福建時，寇患初起，彼深悉當時，亂因之所在，故到任之始，除練兵備戰外，即下令海禁，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內奸，破壞舶盜淵藪，從事正本清源之道。並上書暴露與倭勾結掩護貿易之官家豪族，終因之

被劾自殺，可見當時爲虎作倀者勢力之强大。

至於**市舶司之廢止**，在明廷觀之，認爲與倭寇斷絕來往，即可免滋事，如給事中夏言所謂：「倭患起於市舶」云云，殊不知此正顯示其愚昧無知。蓋以有易無，爲倭方及島民經濟生活所需，非命令可以禁止，明廷因僅見貢市之害，未見其利，因噎廢食採取「不來往」政策，遂導致倭寇沿海之禍。（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明廷在北方亦有同樣之失，如殺使拒貢，促使邊患愈演愈烈。蓋貢市所以啓禍，在主持人及方法之不善，非貢市之誤也。正如史家所論：「東南沿海廢市舶之舉，以爲應罷者爲主持之中官而非市舶」。誠一針見血之談。市舶**廢而倭患熾**，即爲最好之證明。（下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政治腐敗，**警備廢弛**，社會動亂，爲盜起之源。明方東南沿海地區，當時社會組織之鬆弛，地方警衛力量薄弱，由倭寇六十七人由杭州附近登陸，竄經淳安、歙縣、績溪、旌德、涇縣、南陵、蕪湖、當塗、南京、溧水、溧陽、武進、無錫等地一事，可以見之（詳見作戰經過）。倭寇六十七人，流竄達數千里，殺傷不下四、五千人，其中包括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攻陷二縣城，歷八十餘日始滅，實爲不可思議之事。

人事、指揮職責及其影響　人事之牽制與指揮之不能統一，爲東南沿海平亂作戰之最大障礙。給事中孫濬曾上言：「防衛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制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則謂：「督察主竭忠討寇、實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垣。」兵部雖有如此劃分，但實際上並不如此簡單，如巡撫據兵部覆奏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而巡撫李天寵及阮鶚均曾督軍作戰。李天寵曾因賊陷崇德、德清而被劾除名，又以倭

蹂北新關論死。阮鶚曾因主勦反對主撫與胡宗憲不睦。至於督察趙文華因係嚴黨，關係特殊，不但公然干預總督之職權，且顛倒黑白，攘人功勳，將忠勇幹練之總督張經，於王江涇大捷之後，置於死地，其影響作戰之前途，實至爲重大！據明紀載稱（世宗紀五、三十四年條）：「張經去後，周琉、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意焚掠，東南民益困。」又云：「宜（楊宜）懲張經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益顛倒功罪，易置文武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士人人解體，賊寇愈熾。」可見趙文華擅權納賄之一斑。因文華貪橫，官箴愈壞。據嘉靖三十四年張經去後，楊允繩奏云：「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蒞任，倒賄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庇覆，輸賄載道，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覥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孑遺待盡之民，必將據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由此可見政治上之腐敗，較諸寇起時而愈趨愈壞也。（明史卷二百九，楊允繩傳）

勦匪政策與戰略　平倭之戰，除初期在朱紈時期，着重除內奸，嚴保甲及政治封鎖等手段外，以後卽均爲武力圍勦。殊不知倭之武力雖可在優勢兵力之打擊下被擊潰，但寇亂之源不除，則此仆彼起，永難敉平。綜觀東南沿海平亂之役，在負責之高級將帥中，從無人對地方秩序，社會組織，以及自衞武力之建設，人民經濟生活改善等政治措施，寄予深切注意者，此寇患之所以經久不戢之根本因素，因倭寇並非一單純外來之武裝集團，此點在寇亂原因中業已詳述。

總督胡宗憲時期，力倡主撫，於是有所謂主勦主撫之說，明史紀事本末曰：（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賄

斬徐海，誘擒王直。」云云。然窺其實際，宗憲之所爲，與其說誠意主撫，勿寧謂爲謀略戰爲宜。宗憲對王直尙有曲貸之意，後因恐懼受賄之言，乃一改初衷將其處死。其對徐海之行動，則純爲威脅利誘，分化離間之謀略手段，所謂藉「撫」之名，以達消滅之實也。

王直等賊，流毒東南，幾十餘年，罪大惡極，百死不足贖其咎，故無人敢提招降之議。胡宗憲竟敢在衆人反對之下主之，而且付諸實施，雖兵部有許降之議（註一），以及趙文華之支持（註二），仍爲大胆之行動。

總之，「主撫」之說，於理雖有未可，對勦倭作戰，或爲一種廉價致勝之途徑。如用爲謀略手段，以達成分化消滅之目的，則較之死打硬拚爲高明多多矣。

倭寇來自海上，以沿海島嶼爲根據地，而其初擾之地又爲蘇松湖沿地帶，故在平倭作戰中，究應重海重陸，或海陸並重，實爲一重要之問題，亦爲一先決之問題。蓋重海則重水軍之整建，重陸則重陸軍之徵訓，而爲作戰之根本也。

當時明廷及負責指揮作戰諸將帥，對本問題公開發表意見者甚多，茲擇錄數項如下。

㈠明應天巡撫翁大立曰：「海防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此爲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

㈡右通政唐順之曰：「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明史卷二百五，唐順之傳）

㈢應天巡撫周疏曰：『……據海上陳前、馬蹟諸島，拒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倉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於諸島之間，來則擊之，去則搗之，制人而不制於人上也。以捷船五百，巡哨於蘇

州海口，選士兵萬餘，列戍於松江之護塘，俟賊登陸而淹擊之，中也。集松江輕舸五、六百，游哨於黃埔、吳淞、太湖、小港之間，使賊步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下也。』」（平倭通錄）

(四)總兵俞大猷曰：「水戰最難，舟在海中，收舶安奧，一違其宜，則不戰而自敗矣。」又曰：「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海潮，人力不能與抗，若風順勢重，潮之順逆，自不能與風爭。若風輕潮逆則良難矣。且我就所短，而彼用所長，邀擊海中，未爲良策，故不如設備於海上。海上之備多途，而必當厚集其兵力於明州（今寧波）。」

以上四人前三者均主張防倭作戰，應逆擊於海上，毋使登陸，惟俞大猷則不主張與倭寇海戰，認爲應設備於「海上」，彼所謂設備於海上，事實上即設備於沿海之陸上。俞大猷晉江人，服務軍旅多在沿海，在平亂期間而又爲實際負責指揮水軍作戰者，彼既具有充份之水戰經驗，又深刻明悉當時之海防情勢，故彼之意見，至堪重視。事實上彼之意見，亦即當時實施之方略。申言之，雖有若干人深知禦倭之道，應拒之海上，毋使登陸，然實際上因水軍實力不足，不能達成上項使命，而不得不待倭登陸後，與之進行陸戰。倭勝之後，即源源而來，愈集愈衆，倭敗之後，即退居海島，安然整備，以圖再舉。明水軍既無力追殲之於海上，亦無力攻其海島，欲短期內擊滅倭寇，豈可得乎？

總之，東南沿海平倭之作戰，爲一水陸聯合之兩棲作戰，必須有強大之水軍，控制沿海之島嶼，拒敵海上，始能保障海防之安全。

人物小評　東南沿海平倭之戰，因連續達二十年之久，負責指導之高級統帥，屢有更易，如總督朱紈、王忬、

張經、周珫、楊宜、胡宗憲；巡撫李天寵、阮鶚、唐順之、譚綸，視察趙文華等等。但總兵以下指揮作戰之將領，則一仍其舊。其重要者如俞大猷、戚繼光、湯克寬、盧鏜、任環、劉顯等等。茲擇要申論如下。

㈠在本戰役中，地位高，督勦久，而戰功煊赫者，當首推總督胡宗憲。宗憲之爲人，投身嚴黨，趨炎附勢，已在本章第四節中詳述，殊不足取。然其能運用謀略，建立殊勳，其才能則非其他將帥可及。明史紀事本末評其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堪稱允當。至督察趙文華雖居高位，然既無長才，又無品德，徒持內援，妄自尊大，貪污瀆職，結黨營私，陷害忠良，實爲平倭之障礙，殊不足深論。

㈡總督朱紈、王忬、張經均爲有作爲之人物。有見識，敢負責，不畏權勢，不懼謗議。如能任而不疑，盡其展佈，期以年月，必可建功。惜王忬在任短促，朱張二人均爲奸人所讒，含冤以死，寇患焉能不愈趨愈熾邪？至李天寵、周珫、楊宜、阮鶚等，實皆庸碌之輩，尤其周、楊等觀其對趙文華之曲意逢迎，即可知其無能，如濫竽不去，平亂作戰將更不堪設想。其次如唐順之、譚綸等亦爲難得之將帥，惜順之早死，譚綸則閩粵作戰時期，始得展所長，後官至兵部尚書，曾督師薊遼與戚繼光共事。

㈢俞大猷、戚繼光乃平倭作戰中兩個最傑出之將帥。兩人同具剛方亮鯁之品性，盡忠愛國之熱誠，不辭勞怨，不避艱危之精神。大猷一生不斷無故遭受懲黜，屢仆屢起，從無怨言，亦從不灰心。繼光則更在戎馬倥傯之際，孜孜不休，從事戰略之研究，著書立說，以爲後法，尤屬難得。此二人實爲平倭作戰之中堅，如無彼等之訓練鄉軍，犧牲奮鬥，則平倭作戰將無成功之日。

其次湯克寬、盧鏜、任環等亦爲不可多得之將領，有謀有守不避艱險，轉戰東南沿海，多建殊勳。克寬日後

更北調薊鎮，戰死於古北口。

劉顯者，係自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倭犯江北時，始參加平倭作戰之參將。後轉戰南北，升為廣東總兵。譚綸與俞大猷書有「精悍馳驟，公不如劉」之語，惟在四十年倭寇犯興化時，因怯戰亂紀為史家所詬病。明史劉顯傳亦有：「顯有將略，居官不守法度」之語。（明史卷二百十二，俞大猷傳）

除以上所舉者外，參與本戰役之將領尚多，不再贅述。總之，在本戰役中，雖因政治腐敗，導致亂源及嚴黨趙文華干預軍機，貽害地方，然終因有俞大猷、戚繼光以及其他甚多忠貞為國，勇敢善戰之將士，不屈不撓，轉戰南北，始將倭寇逐漸敉平，解除明朝東南沿海國防上之大患。

註一：平倭通錄轉胡宗憲疏辨云：「王直為東南大患，節經兵部題奉欽依，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仰承劃算，不惜身家，百計以圖之……」

註二：胡宗憲上疏請曲貸王直，後聞其受賄之流言，恐懼無策，趙文華勸其追還前疏，盡改其詞。可見宗憲對王直等之行動，必為文華所支持。

第十章　明室援朝抗日戰役（附圖十四——五五三至五八六）

日本侵略朝鮮，自明萬曆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二年，朝鮮宣祖二十五年）四月，日軍偷襲朝鮮起，至明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日軍遭受嚴重打擊，完全退出朝鮮止，約七年之久。

朝鮮遭受日軍進犯後，於兩個月餘內雖土地幾乎全部淪陷，但抵抗侵略之決心甚堅。朝鮮王向明求援，明軍隨卽赴援。在中、朝聯軍對日作戰過程中，主要之會戰及戰鬥如下：

一、**祖承訓進攻平壤戰鬥**——因祖承訓輕敵，失敗。

二、**明軍大舉援朝與平壤會戰**——中、朝聯軍大勝，擊破日軍第一軍。

三、**碧蹄戰鬥**——聯軍輕敵，向漢城急進，挫敗。

四、**和議期間之戰鬥**——中、朝與日本間邊談邊戰，達三年之久。日軍則利用此和議期間，在朝鮮東南部構成堅强之防禦地區，企圖長期佔領固守。

五、**明軍再大舉援朝與稷山戰鬥**——明萬曆二十五年七月，日軍又大舉侵犯朝鮮，明軍亦大舉增援，雙方戰於稷山，聯軍大勝，日軍總退却，從此日軍改取守勢

六、**聯軍反攻與蔚山會戰**——聯軍初期獲勝，但於攻略日軍核心陣地時挫敗，日軍亦不敢行戰略追擊。

七、**聯軍再攻蔚山戰鬥**——聯軍戒備疏忽，遭日軍襲擊，挫敗。

八、**泗川會戰**——聯軍先勝，然於攻略日軍新城要塞陣地時挫敗。

九、**順天會戰**——聯軍先期作戰陸、海軍均勝，然於攻略曳橋寨陣地時挫敗。

十、**露梁海上殲滅戰**——日本海軍艦隊被殲，聯軍海軍損失亦重。此戰後一週內，日軍全部撤離朝鮮。

第一節　戰爭之起因

有明一代，日本爲東南沿海各地之寇患，爲時甚久。但此係海盜式之刧掠行動，性質較爲單純。迄明萬曆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二，朝鮮宣祖二十五年），日將豐臣秀吉之侵犯朝鮮，傾其全國之兵，發動有計劃有組織之大規模侵略戰爭，戰禍綿延六七年之久，實爲明代寇患之最高峯。茲先將戰爭之起因，述之如后。

一、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原因

中國富庶鼎盛，物產富饒，易啓鄰邦覬覦野心。而日人之不斷侵擾中國及朝鮮海疆，對兩者武備之廢弛情形，知之甚詳。織田信長當國時代（西元一五六七——一五八二），「假道朝鮮西征中國」之口號，已盛傳於日本將軍武士間。

日朝積怨甚深：日本在十六世紀中葉，除時常寇掠我沿海外，侵擾朝鮮，爲禍尤烈。朝鮮迫不得已，乃出兵對馬島，肅淸其根據地。日人此後雖不敢再犯，然報復之心，則有增無已。嗣後日人又改用和平方式，謀與朝鮮通商，交換物資，朝鮮復加以嚴格限制，益使日人懷恨，卒以兵戎相侵。

豐臣秀吉之野心：萬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豐臣秀吉繼信長而起，平定各部，統一島國後，爲羈縻諸侯，並實現其合中日朝「三國爲一」之野心起見，復倡議侵朝犯明。嘗向諸侯曰：「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爲先鋒，以入於明。………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地，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饜其望」（日本

外史卷十六）。遂決意出兵，積概備戰。

二、明室援朝作戰原因

朝鮮爲明藩屬，對明朝貢不絕，又極恭順，就政治立場及道義立場言，明之出兵援朝，對日作戰，乃義不容辭之舉。

朝鮮與明朝遼東，壤地相接；與山東則隔海相望。明與朝鮮，實唇齒相依（見附圖十四——五五三）。就戰略言：明之援朝作戰，實亦出於國防上之需要。當時援朝經略宋應昌疏稱：「關白（日首相卽豐臣秀吉）之圖朝鮮，其意實在中國。或救朝鮮，非止爲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固爲泰山矣」（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三、朝鮮抗日作戰之動機

萬曆十八年（西元一五九〇），秀吉竟向朝鮮王李昖（宣祖）提出假道要求曰：「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以入於明。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警，爲我前導」。朝鮮遂被迫而開始備戰。（日本外史，卷十六）

此次朝鮮對日抗戰，完全出於生存自衞，雖國小兵弱，不堪一戰，但其動機，極爲光明正大。

第二節　戰前一般政治概況

一、明朝之政治概況

張居正政績對明國防力量之影響：明神宗（西元一五七二——一六二〇年）主政初期，得大學士張居正之輔，勤政愛民，鼓精圖治，並採用張居正施政策劃，休養民力，培養國力，一時治績斐然，形成明代中興之局。（參閱「平倭寇戰史張居正之國防策劃與明代中興」一節）故萬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張居正雖卒，但其政治設施之餘蔭，尚能有助于明之國防力量。

政治上之癥結：自張居正死後，明之政治風氣日壞，黨派傾軋，益形尖銳化。官吏受黨派影響，遇事掣肘，不安於位。如俞大猷、戚繼光，均勳業彪炳，國之干城。終受黨派影響，被讒去職，悒悒不得志而終。

二、日本之政治概況

日本之統一：十五世紀末葉，日各地諸侯逐漸强大，互相征伐，國內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及十六世紀中葉，織田信長崛起近畿，倡遵王主義，號召全國，平定本州大半。自爲右大臣，專國政。

明萬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部將明智光秀作亂，殺信長。豐臣秀吉發兵討之，誅亂黨，領有其衆，東征西伐，五六年間，刼降六十六州，形成日本統一局面。

豐臣秀吉之國防措施：對於政治與經濟方面，秀吉於出兵侵朝前，已樹立全國性之制度，政府之權力與威信大爲增强，而有餘力從事對外侵略。其主要設施，有下列各項：

一、繼信長遺志，完成全國首都之建設。並建造壯麗宮殿，遷日王居其間，脅各諸侯朝拜之。對全國發生領導作用

二、清丈全國土地，訂定田賦徵收率。整理後政府田糧收入，達一八、七二三、二〇〇日石（每日石約一、八公石），軍糧公糧，均無缺乏之虞。

三、鑄發全國性幣制，制定統一性度量衡，並撤除各諸侯之地方性關卡，統一全國稅則。

四、建設大阪城，發展並控制海上交通與運輸。

因之，貨物流暢，生產增加，市場繁榮，物價下降。遂使民生日趨進步，社會漸趨安定，而國庫亦大為充裕。

由是，日本之國防力量，經秀吉策劃經營後，已堪勝任大規模之國際戰爭。（余又蓀著「日本史」十九章）

三、朝鮮之政治狀況

朝鮮政治腐敗情形：宣祖之失敗。宣祖李昖即位之初，頗注意政治，任賢用能，勵精圖治。但其晚年，漸怠於政，溺於酒色，外戚用事，小人當道。朝中權奸與宮廷宵小，復互相勾結，結黨營私，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無惡不作。以致各地變亂時起，民怨沸騰。

迨戰爭爆發，宣祖避難開城，國艱民怨，遂交集于宣祖一人。士民竟相集大呼曰：「殿下不念民事，專富後宮，眷念金公諒，致有今日！何不使公諒當敵耶」！甚至有向其投石者。人民對宣祖之不滿情形，由此可見一般。

歷史性之黨爭，亦為朝鮮政治腐敗之主因。至宣祖時代，黨爭尖銳化。最初朝中有「東人」「西人」之分，而東人中復有「南人」「北人」之別。日軍進犯前夕，因和戰之爭論，「北人」中再分「大北」，「小北」，「大北」又分「骨北」，「肉北」。蓋朝鮮之所謂朋黨，並非建立於信仰與道義，既無正確之政治主張，亦無出發點。凡一事發生，不論事理之是非曲直，均以黨派立場，藉題發揮，互相攻訐。甚至採用駭人聽聞之手段，以排除異己。

國事之不堪設想，不言而喻。

朝鮮朋黨間傾軋與鬥爭，不特敗壞朝鮮國事，甚至閉塞賢能之路。有爲之士，政府不能羅致。策劃國防大計之中心人物，尤賦缺如。

朝鮮衰弱之另一原因，爲胥吏之貪汚與腐化，因爲中央及地方之下級官吏，乃世襲職，但無薪俸。中級以上官吏，受黨爭影響，均不安於位，更談不到政績，而民政實權，幾全部流入胥吏手中。此類胥吏，掌握錢糧、賦稅、典獄、戶籍、兵役、地政等行政權，遂得利用其職權，勒索鄉里，魚肉百姓，貪汚舞弊，無惡不作。以致人民流離，民生凋敝，國力民力，消耗殆盡矣！

四、朝鮮軍事上之措施

豐臣秀吉備戰情報，促使朝鮮在軍事上，積極準備。任命金晬、李洸、尹先覺三大員，分任慶尙、忠清、全羅三道監司（又名觀察使，乃道之行政首長，兼長兵權及司法）。備器械，修城池；因慶尙道首當其衝，築城尤多。

兵曹（卽兵部）對於軍事人才之物色與選拔，亦頗積極。擢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任命武將中傑出人才申砬巡視京畿、黃海兩道防務，李鎰巡視全羅、忠清兩道防務。然朝野習於安逸，人民憚於勞役，怨聲載道。郡邑大率以具文避法，因循敷衍了事。

對於防禦日軍入侵之軍事措施，除李舜臣之海軍外，並無任何成就。

第三節　朝鮮戰場概況（參看附圖十四—五五三、五五四、五五五、五五六、五五七、五五八）

一、朝鮮之戰略地位

大陸與海洋兩種勢力擴張之橋樑：就歷史上演變情形觀之，朝鮮爲亞洲大陸文化經濟輸入海洋之橋樑，亦爲大陸與海洋兩種勢力向外擴展之走廊。每遇大陸勢力强盛之際，朝鮮當爲其向海洋發展之戰略基地。唐高宗之伐高麗，志在擊潰日軍，封鎖日本勢力。元世祖之兩征日本，其大軍亦大部經由朝鮮，進入日本領域。反之，如大陸勢力式微內亂方殷之際，海洋勢力亦藉朝鮮走廊，逐漸向大陸發展。如日乘吾國南北朝大亂時，在朝鮮建立「任那府」（今洛東江口以西一帶見余又蓀著「日本史」第六章「經營朝鮮」六五—六七頁及日本帝國書院歷史精圖7(3)），自認爲侵略大陸之古代殖民地。至豐臣秀吉之發動侵朝犯明戰爭，尤爲事例之最顯著者。

中日及朝鮮三國之核心地區：就中、日、朝三國地略形勢觀之，朝鮮戰場實處核心地位。如以漢城爲基點，則西去明都北京，與東至日都京都，距離相差甚微。而南距明軍事基地之遼陽，與南距日軍大本營所在地之名護屋（今九州佐賀縣東松浦郡），亦遠近相若。（參看附圖十四—五五四）

中日兩國交通上之樞紐：明代中、日交通路線，不外以下三條（參看附圖十四—五五五）：

一、島嶼航線：即海上交通線之南線。此線以福州或寧波爲起點，經台灣北緣——琉球——奄美，而達日本九州。

二、大陸邊緣航線：以津沽或登萊爲起點，渡渤海海峽，沿遼東半島東岸，至鴨綠江口折而南，復沿朝鮮西海岸，越對馬而至日本之山陰北陸沿岸。此線沿大陸邊緣航行，可免越重洋危險，且三國首都海上聯繫，亦以此線爲

主。明援朝軍之海上補給，幾完全憑藉此線，甚至江南各地之援朝部隊，以及水師與艦船，大部經運河北上循此線而抵朝鮮戰場。

三、陸上交通線：由北京東出山海關，經遼東、平壤、漢城、釜山各地，渡對馬而至日本，全長約二千四百公里。上述三線中，海運以北線為主，陸運捨朝鮮外，別無其他路線可循。就一般言，人馬部隊之輸送，咸就陸路；軍需物資之運輸，多取海路。而此陸海兩交通線，適在朝鮮海峽交會，形成中、日交通之要衝。

總之，就戰略地位言，朝鮮不特為中、日兩國交通上之樞紐，且為兩國軍事上必爭之地。

二、地形與交通概況

朝鮮雖鄰接大陸，但其地形與地理環境，却自成一特殊區域，形成獨立性的戰場，其特點如次。

國境線即國防線：總長五千四百六十公里之國境線中，五分之四為崎嶇險峻之海岸線，其餘則以河川為國境線，大部為山高水深之河岸。在此兩種國境線上，幾處處可以設防，構成優良防線。

幅員與距離：朝鮮自稱「三千里」之國，如以漢城為基點，至國境線各戰略要點，除東北隅地區外，平均約為五百公里左右。如以步兵由漢城增援國境線各要點，約在十天至十二天之間。（參看附圖十四—五五六）

作戰與非作戰地區：就朝鮮戰線全面地形言，如從義州至釜山劃一直線，則顯然分為兩個地區：線東為山岳地區，地形複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物資貧乏，不適於大軍作戰。線西則多山林田野，農村相望，道路縱橫，大軍進出，均較容易。此次戰爭中各會戰（或戰鬥）發生地點，除蔚山會戰外，咸在此線以西地區。

地形複雜之西南沿海，適為海軍活動之理想區域。本戰役中聯軍（明軍與朝鮮軍）、海軍之進出自如，屢予日

海軍以致命打擊者，憑藉地形之利有以致之。

河川均無運輸價值可言，亦不能形成鉅大障礙，除漢江下游外，雖較大河川，乘馬兵種仍可徒涉。而北部地區冗長之冬季，河川封凍，尤無障礙可言。朝鮮軍於作戰初期，連續放棄漢江、臨津、大同三道河川防線。河川之無防禦價值，至爲顯然。

氣候與潮汐：各地在冰點以下期間，除釜山、鎭海沿海外，一年至少有一個月。漢城、開城地區，則爲兩個月。東北高地，長達四五個月之久。平壤會戰日軍慘敗，稷山戰鬥後日軍之退守東南海濱，終朝鮮之役而不敢北犯者，寒冷氣候之影響，乃主要原因之一。

西南海濱潮汐漲落相差極大，亦爲朝鮮戰場上之另一特點。各港灣水線，相差平均達十公尺之鉅，爲遠東所罕見。上潮時水勢至爲洶湧，潮退則極迅速，隨即大片沙灘或岩礫露出水面，如艦船不能及時駛離，則有擱淺之虞。順天會戰聯軍艦隊之自焚，露梁海戰日艦船二百餘艘之毀滅，咸由於擱淺之故。

道路與交通：全境二百十五個州縣，均有驛道貫通聯繫之。政府並設驛站五百五十四處，負責道路橋樑之保養，與交通運輸之管理等事。驛道乃我國北方之大道，輜重及重兵器車輛，皆可運動自如。驛道各幹線，大部以漢城爲核心，成放射狀通達四境。

第四節　雙方作戰準備（參看附圖十四—五五七、五五八）

一、日本備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五九）

日本對侵朝犯明之作戰，早在織田信長時代，已開始準備。並以豐臣秀吉爲西征大將軍，嘗語秀吉曰：「功成則舉中國予汝」。旋秀吉繼掌國政，作戰準備益趨積極，其主要備戰措施如次：（日本外史卷十五及日本戰史朝鮮役第一章日本軍備）

一、動員之兵力

秀吉整頓日本田糧制度後，全國田糧達二千五百五十三萬石。每萬石之兵額，規定爲二百五十人。故日本當時可動員之兵力，最高時達五十六萬三千人。

當時實際動員情形：西部四道（九州、四國及本州西部），實行全部動員，畿內以東（本州中部及東部），則實行局部動員。故實際動員之兵力，總計三十三萬人，其分配情形：

㈠第一線兵團（含大本營部隊）　二〇〇、〇〇〇人
㈡第二線兵團　一〇〇、〇〇〇人
㈢京都守備部隊　三〇、〇〇〇人

二、艦船之整備

龐大造艦計劃，自萬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起，即開始實施。復於開戰前一年，秀吉命各諸侯，按其領地大小，建造艦船如左：

㈠十萬石以上諸侯　大船二艘
㈡五十萬石以上諸侯　大船三艘中船五艘

㈢百萬石以上諸侯　　另行各別規定之

迄戰爭開始，日軍已有艦船千艘以上，至戰爭末期，達三千艘左右。然由於其構造及性能之脆弱，無法與中國及朝鮮艦船抗衡。

三、軍糧之儲備

秀吉對於軍糧之儲備，策劃尤為週詳。情形如次：

㈠令各諸侯自萬曆十八年（日天正十八年西元一五九〇）起，儲備其出征部隊之糧秣。

㈡核定糧價，以現金向市場及人民，實行徵購。

㈢用威脅利誘等手段，向琉球、安南、呂宋、暹邏等國，或迫其進貢，或交易採購。

㈣朝鮮之海南地區（即全羅、忠淸兩道），以產米聞名，因糧於敵計劃，亦經訂定。

㈤以名護屋爲兵站基地，大阪、廣島爲積集及運輸基地，凡徵集之糧秣，均令由海道輸送至名護屋，行大規模屯糧。

四、武器與裝備

從軍外征各部隊，雖來自各地，然就大體言之，其陸軍之形成，概分爲步卒及騎士兩大類，前者復依所用兵器，又分爲銃、槍、弓三兵種。後者乘馬持槍，作衝鋒陷陣用。

日軍主要武器，爲銃（即原始之滑膛槍砲）槍、弓矢、倭刀四大類，數量頗爲充裕。

服裝方面，力求奇形異狀，用以驚駭敵人。朝鮮李忠武公全集中，有以下記載：

「倭人披紅黑鐵甲，鐵頭，口角鬚縱橫。至如戴廣大金冠、金羽、金插、羽衣、羽箒、螺角等，奇形異狀窮極奢侈。如鬼如獸，莫不神驚！」

五、建造名護屋大本營（插圖第一）

秀吉為對侵朝作戰指揮便利起見，選定九州西隅小半島上，建築名護屋城，為大本營所在。築城工程，於萬曆十九年（西元一五九一）十月間開始，翌年二月中完工。秀吉及出征諸侯，均設官舍於其間，形成日軍之神經中樞。

二、朝鮮之備戰情形（參看附圖十四—五六〇）

一、軍制與兵力

朝鮮制度文物，悉仿明制，其軍事制度，亦與明大同小異。

朝鮮動員制度，實行「一戶一丁」政策。宣祖時代朝鮮人口，約六百二十五萬人，民戶一百四十七萬五千戶，壯丁一百五十四萬五千人（京都大學編印之大東輿地圖）。

當時朝鮮總兵力，號稱二十萬人，按編制約十八萬餘人。其中水師約佔四分之一，計約四萬八千人。自豐臣秀吉備戰以來，朝鮮陸海軍兵力重點，逐漸南移，集中於「三南地區」（即慶尙、全羅、忠淸三道）。但據日方估計，實際參與此戰役之朝鮮陸軍，不過六萬人。

二、李舜臣與朝鮮水師：

水師之訓練　李舜臣以一縣監地位，於邊報緊急之際，受命為全羅水軍節度使，慘淡經營，一年之間，已將所

部海軍，練成勁旅。開戰後，於海上屢殲日軍，因戰功擢升爲三南水軍統制使，朝鮮全部海軍，幾完全歸李氏指揮，成爲當時軍事上之中心人物。

朝鮮水師實力 戰前朝鮮水師實力，統計如次：

㈠員兵總額 四八、八〇〇人

㈡戰船（每船兵力八〇人） 八〇艘

㈢輔助戰船（每船三〇—六〇人） 一九二艘

㈣勤務船 二一六艘

龜船之創造 李舜臣又創造「龜船」（插圖第二），爲大型戰船，上覆蓋板，板上有十字小道，餘遍插利刃及椎尖。前爲龍頭，口爲銃穴，後爲龜尾，尾下亦有銃穴。兩側各有銃穴六處，其下各有櫓八至十梃。戰時人員伏船中。甲板堅固，銃丸槍矢均不能入。其外形似龜，但極靈活。

龜船性能：兼有火力、機動、防護及衝擊之優點，爲當時海上最犀利之兵器。日水軍呈秀吉之報告中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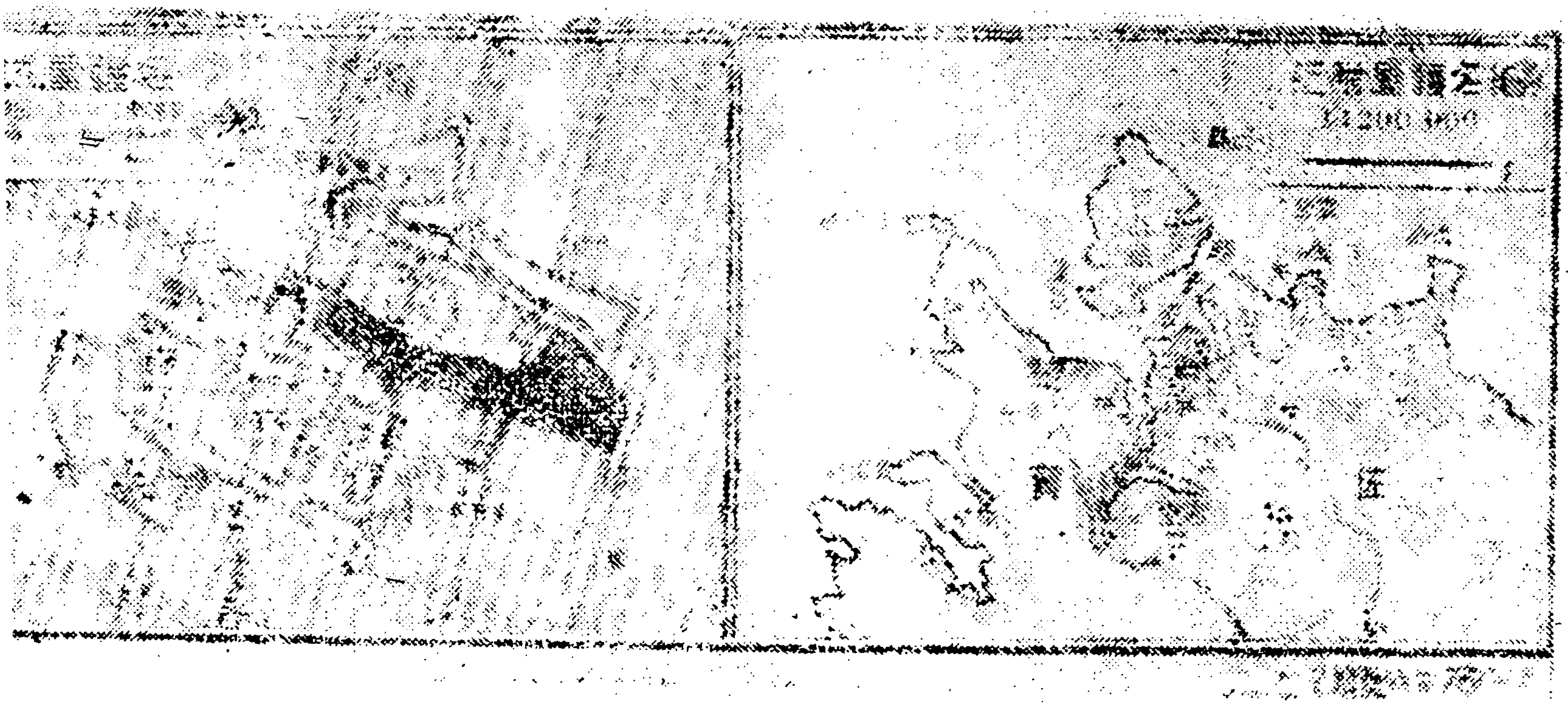
「朝鮮人水戰，大異陸戰。且船大而行速，樓牌堅厚，銃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盡被撞破」。

終朝鮮之役，制海權均操聯軍手中，龜船與有力焉。

三、國防人事之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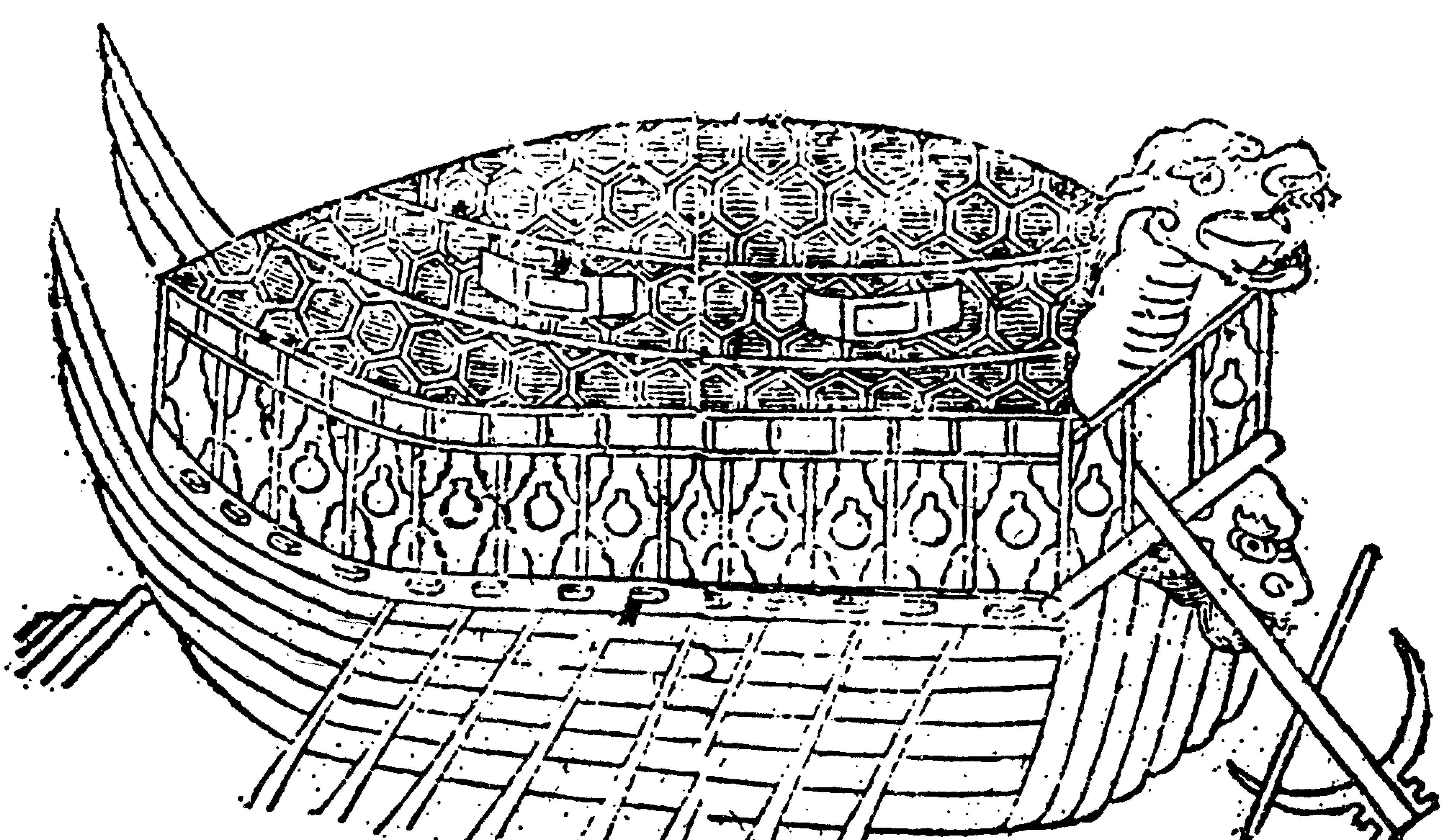
朝鮮備戰之另一措施，爲調整並加強國防人事。除擢用李舜臣、申砬、李鎰、權慄等名將外，東南沿海各要點

插圖第一



名護屋位置及城址

插圖第二



朝鮮水軍龜船圖

人事，亦經重行佈置。凡年老文弱無能者，一一予以更換，獎用英年有爲之士。如釜山僉使鄭撥、東萊府尹宋象賢、梁山郡守趙英圭、晉州牧金時敏、密陽府使朴晉等，或與守土共存亡，或與敵作殊死戰，均爲本戰役中之傑出人才。惜在政治方面，缺乏統籌全局之領袖人物，不能運用各種力量，發展爲全面抗戰之有利局勢。

三、明室之備戰

一、明之對日政策

明太祖鑑於元征伐日之失敗，因此對日本不採取積極攻略政策，而以宣撫爲主要手段。「皇明祖訓」中並明白規定若干不征之國，日本卽其中之一也。故明代國防方針，對日本則採取守勢。（明史記事本末卷下六七四頁）

二、石星之對日軍事措施

援朝作戰前，明之軍事上最高策劃者，爲兵部尙書石星。星一介書生，平庸無遠謀，對於日人企圖進犯之情報，當初並不重視，除飭海疆加强戒備外，並無積極應變措施。舉國上下，亦無絲毫備戰氣氛。

就當時之國防人事言：名將戚繼光、兪大猷等，已相繼逝世；李成梁衰老，無力再主戎事。而成梁子弟部屬，雖以蔭掌握兵權，但驕橫不法，不足以當方面之重任。內少謀臣，外無良將，爲當時之事實。

其後日軍渡海，朝鮮八道淪陷，石星鑑於局勢嚴重，乃決心參戰，並積極備戰。其主要措施如左：

動員之兵力　當時全國兵力，約八十萬人，開始用於朝鮮戰場者，約十萬人。嗣後逐漸增加，最高時達十四萬人。

作戰初期之部隊，大部自北疆各鎭抽調而來。百分之七十以上爲馬軍。其中薊大（寧）兵尙保有戚（繼光）家

軍傳統精神，戰鬥力頗强。

作戰後期所動員之兵力，其中除十分之一爲水師外，仍以陸軍爲主。其來源：

(一)陸軍：來自薊州、大寧（熱河）、宣化、大同各鎭，山西、陝西、浙江、四川、湖廣（今湘鄂）各省，及兩京（南京、北京）。

(二)水師：廣東、福建、浙江及南直隸（今蘇皖南部）各省。

陸軍則以步軍爲主要兵種，馬軍退處輔助作戰地位。

水師之參戰　自嘉靖以來，東南沿海爲備倭寇，水師及海船之設備，日趨完備。此次東征戰役，石星調粵、閩、浙、南直隸四省水師前往，出動兵力一萬三千人，艦船五百餘艘。艦船種類甚多，開戰後明將劉綎致日將加藤清正戰書云：

「必發福船、樓船、栢槽、龍槽、沙船、蒼船、銅絞艄、海舫、八喇虎等船，裝載百萬，邀截海崖，斷汝歸路，絕汝糧餉」。

武器之優越　援朝軍所用武器，除仍保留其舊兵器，如弩、箭、刀、槍、矛、棍棒外，火器已甚普遍。其地位及數量，幾爲其他全部武器之總和，且有更發展之趨勢。（見明史兵志）

武器性能，亦頗優越，本戰役中明軍在平壤、露梁等會戰得以大勝，火器威力之充分發揚，爲其主因之一。

平壤會戰前，明統帥李如松提督，於軍事會議中，嘗向朝鮮軍政首長柳成龍等，作如下豪語曰：

「……倭但恃鳥銃耳！我用大砲，皆可過五六里。賊何能當耶」！（柳成龍懲毖錄）

蓋當時日軍所用大鐵砲，其「射程爲百至二百公尺。野戰用時，須在五十公尺內外發射」，方可有效（日參謀本部「日本戰史朝鮮役」附錄）。

至於明軍所用火器，種類甚多，據朝鮮官方記載，有「大將軍佛郎機（插圖第三及第四）霹靂、虎蹲（插圖第五）子母等砲，火箭千百筒」。其威力之强大，宣祖實錄記平壤戰爭中可以見之：

「俄而發大砲一號，各鎭繼而齊發，響如萬雷，山嶽震搖，火箭亂放，烟焰瀰數十里，咫尺不分。但聞吶喊聲雜於砲響，如蜂鬧鬨。少選，西風忽起，捲烟直衝城裏，火烈風急，赤焰亘天，延爇殆盡。城下賊幟，須臾風靡。」

第五節　雙方戰略構想與作戰計劃要點

（參看附圖十四——五五九、五六〇、五六一、五六二）

一、日本之戰略構想與作戰計劃要點

一、豐臣秀吉之戰略構想

豐臣秀吉統一島國後，決心發動侵朝犯明戰爭。其戰略構想，可分以下兩案：

甲案：「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之案　用威脅利誘各種手段，迫使朝鮮就範，然後用其兵爲先驅，實行對明作戰。秀吉企圖：日本以至少之犧牲代價，可獲「合三國爲一」之至大戰果。

乙案：「以奇襲戰略侵據朝鮮，再與明正面折衝」之案　朝鮮如拒絕日軍「假道」或「嚮導」要求時，則採用

此案。日本先以奇襲擊潰朝鮮野戰軍，迅速佔領朝鮮全土，演成既成事實。然後以朝鮮主權之取得與否，爲與明和戰之條件。

甲案對日本最有利，似早在織田信長時代，已由秀吉獻策決定。秀吉不特於戰前，脅迫朝鮮王：「率士卒會軍警爲我前導」，且於攻擊前夕，猶遣使節前往勸誘投降，甚至佔領朝鮮後，仍有「王盍導我伐明」之要求。足見日對此案之重視。（日本外史，卷十六）

朝鮮則始終持「明不可犯」之堅定立場，使日方不得不放棄其最有利之甲案，而採用乙案，將其野戰軍主力，轉移指向朝鮮。朝鮮戰役日軍終告慘敗，戰略運用之失策，實爲其基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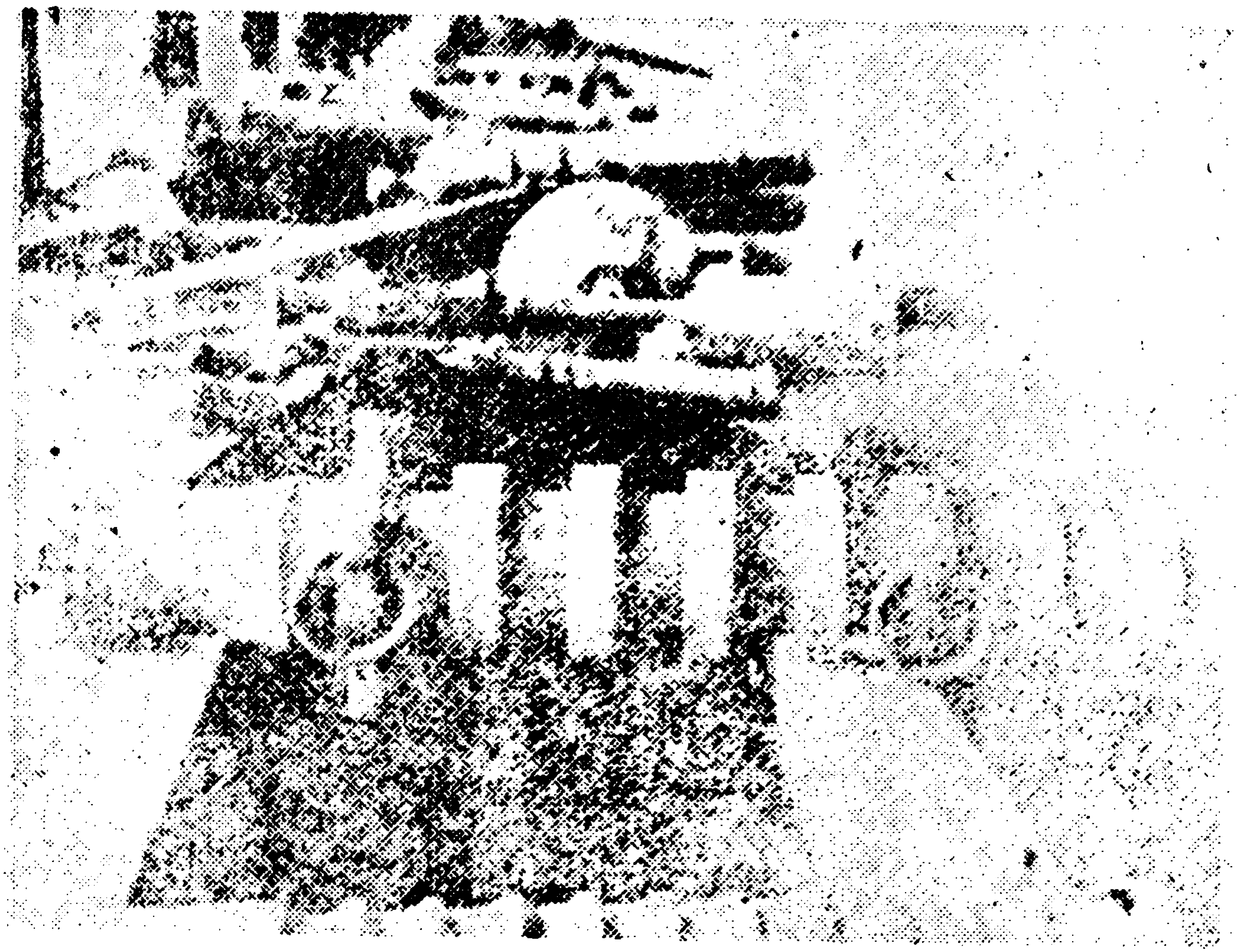
二、動員情形

萬曆十九年（西元一五九一，日天正十九年）八月廿四日，秀吉大會諸侯於京都，宣佈其出征中國決心，與假道朝鮮之戰略構想。並議訂動員戰備各項計劃，由各諸侯分別準備。

翌年正月六日，秀吉頒佈動員令：動員九州、四國、本州西部爲主之大小諸侯八十八員，各諸侯出動兵額，按領地及田糧之大小爲比例，大者二三萬人，小者一二百人。共動員兵力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六十人，區分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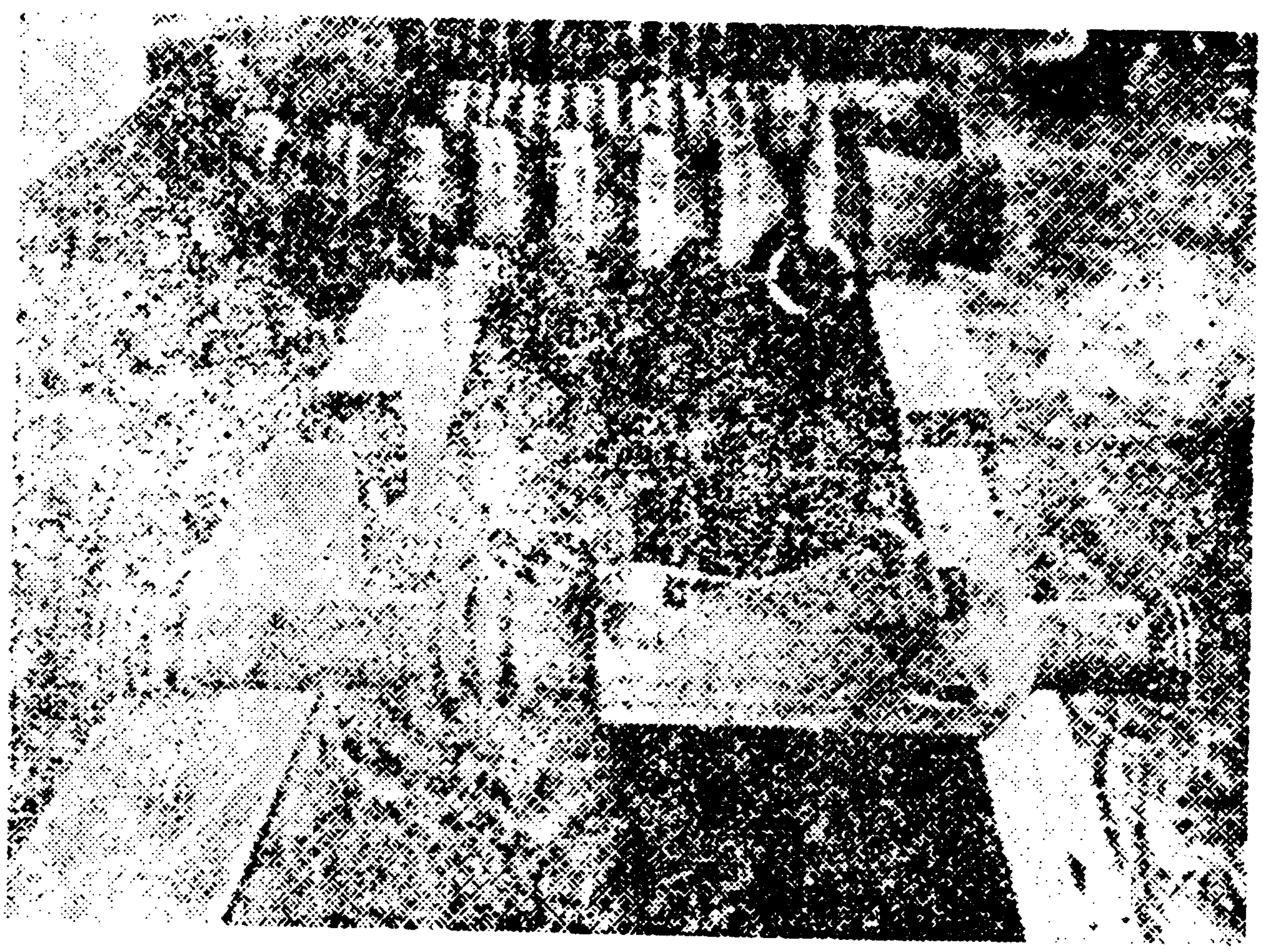
第一線兵團（渡海出征部隊）	九個軍	一五八、七〇〇人
第二線兵團（名護屋待機部隊）	八個軍	一〇二、九六〇人
水師（海上作戰及掩護部隊）	四個隊	九、二〇〇人

插圖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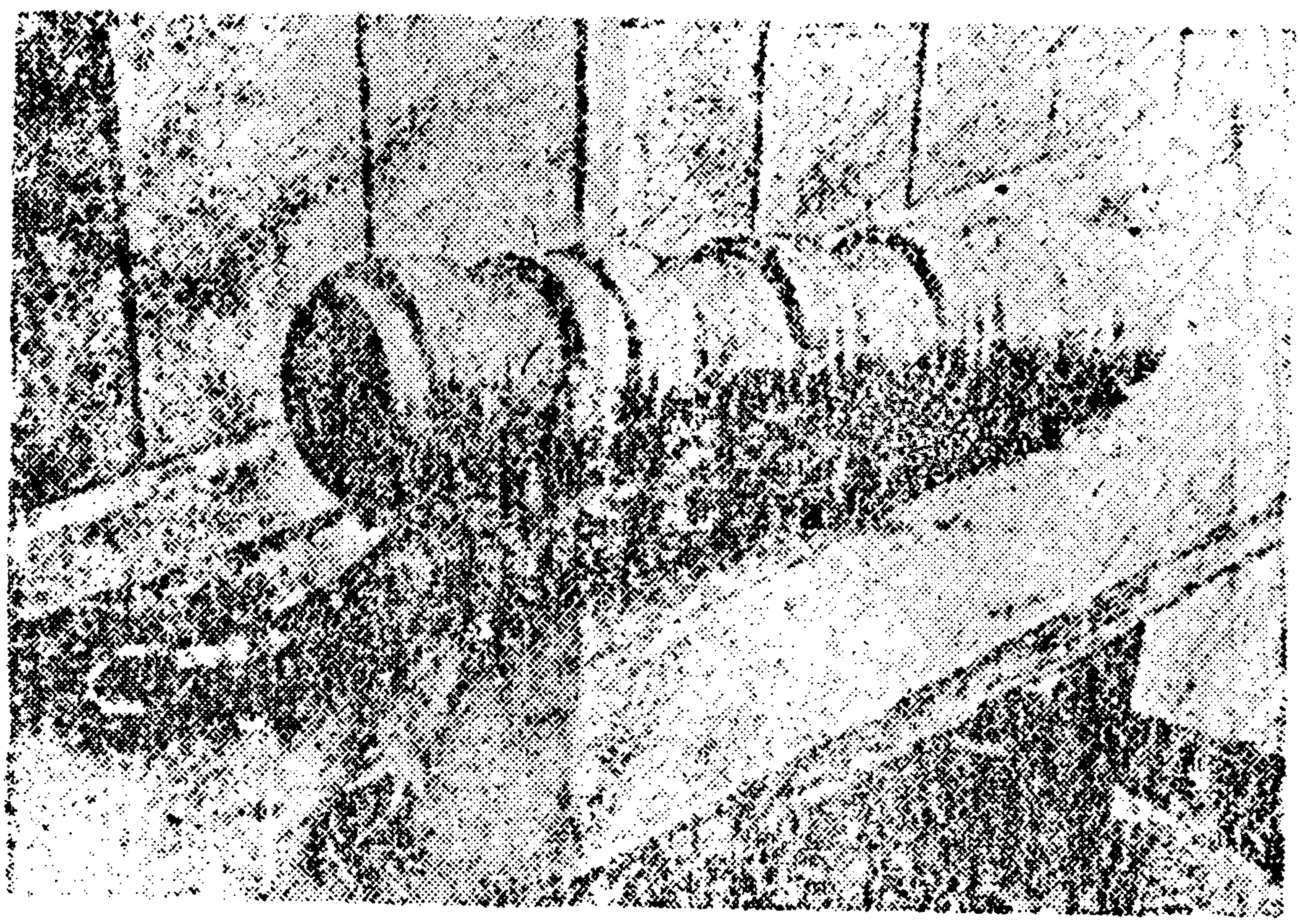
大將軍砲

插圖第四



佛朗機砲

插圖第五



虎蹲砲

大本營直屬部隊　　五個隊　　二九、〇〇〇人

此外拱衞京都之兵力三萬人，亦列入動員計劃內。故日本動員兵力，號稱三十三萬人。

動員令並規定，各部隊於二月二十一日起，分別自集結地出發，其中渡海出征部隊，限三月集中名護屋。

三、日軍作戰計劃（附圖十四——五六一，並參閱日本戰史朝鮮役第四章七五——七八頁）：

作戰方針　以主力渡海後，速向漢城挺進，捕捉消滅朝鮮軍主力於漢江以南地區，佔領朝鮮全土而確保之。登陸作戰開始日期，預定為四月十三日。

作戰部署

㈠以宇喜多秀家為征朝鮮大將軍；增田長城、石田三成為參謀；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為先鋒；九鬼嘉隆、藤堂高虎為水軍統領。

㈡以小西行長之第一軍為中路軍，加藤清正之第二軍為北路軍，黑田長政之第三軍為南路軍，按以下路線，向漢城挺進，預定五月中會師漢城。

中路　釜山—大邱—鳥嶺—忠州—龍仁—漢城之線

北路　蔚山—慶州—竹嶺—原州—驪州—龍津—漢城線

南路　金海—星州—金山—秋風嶺—清州—漢城之線

㈢渡海作戰部隊之編成及兵力如次

（戰鬥序列）	（主官）	（兵力）	（編　成）	（佔領地區）

第一軍	小西行長	一八・七〇〇	宗智義等六單位	平安道
第二軍	加藤清正	二二・八〇〇	鍋島直茂等二單位	咸鏡道
第三軍	黑田政長	一一・〇〇〇	大友吉統一單位	黃海道
第四軍	毛利吉成	一四・〇〇〇	島津義弘等五單位	江原道
第五軍	福島正則	二五・〇〇〇	蜂須賀秀家等五單位	忠清道
第六軍	小早川隆景	一五・七〇〇	立花統虎等四單位	全羅道
第七軍	毛利輝元	三〇・〇〇〇		慶尙道
第八軍	宇喜多秀家	一〇・〇〇〇		京畿道
第九軍	羽柴秀勝	一五・〇〇〇	長岡興忠一單位	
水師	藤堂高虎	九・二〇〇	九鬼嘉隆等四單位	

㈣佔領漢城後，各軍分向上列指定各道，掃蕩殘敵。各軍首長，即兼各道「巡撫」，執行佔領地之民政。

三、朝鮮戰略構想與作戰計劃要點

一、朝鮮之國防政策（以下見柳成龍懲毖錄）

朝鮮國小兵寡，武備失脩，復處中日兩國之間，斡旋自保，亦多周折。但就其國防政策言，則始終以日本為敵國，以明朝為宗邦，為其一貫之方針。亦即朝鮮人所謂「事大政策」。故其國防上一切設施，重點無不面對東南，而以西北方面，為其依托、待援、或退避之方向，萬曆十五年後，尤為顯著。主要事實如次：

㈠朝鮮各道設防之城市，或集鎮之有城廓等防禦設備者，以慶尙道爲特多。且各主要城市位置，大率在河川之西岸或北岸，或以山隘爲其東南屏障。以平壤、漢城、晉州地形爲例，卽可知朝鮮戰略之一般。

㈡在軍事設施上，朝鮮國防重點之在東南，尤爲顯然。以警備邊警之「烽燧」（卽烽火台）設置情形爲例：面對日本之慶尙道，卽有一三四座之多。但其西之全羅、忠淸兩道，僅各有三分之一。至於北之江原道，日軍登陸可能性最小，只有「烽燧」十一座而已。

㈢全國陸軍十四萬人中，約有十萬人配置於京城及南部各道，百分之七十以上兵力，控制於國防重點方面。

㈣海軍兵力配置，情形尤爲顯然。隔海與日本九州相望之全羅、慶尙兩道水師，已佔百分之七十。而與中國爲界之平安道水師，尙不足百分之二・五。

二、朝鮮之戰略構想

自秀吉迭次提出「假道」或「嚮導」要求後，戰爭情勢迫切，但在對日戰略構想上，朝中意見，分爲兩案：

甲案　「舉全國力量與日作戰以求自力更生」案　領議政（首相）李海山、右議政（副首相）尹斗壽等主張最力。深信朝鮮兵力，足以抗日軍。復誤信「秀吉目如鼠不足畏」之情報。對於乞援於明之方略，則認爲「後必憑威橫暴侵擾，公私將被其兵蹂躪」之顧慮。

乙案　「祈求明援，併肩對日作戰」案　爲戰時首相柳成龍、大憲李恆福等意見。認爲日之「假道」「嚮導」陰謀，應先坦陳明廷，爭取同情與援助。「迎明師拒倭賊」，乃朝鮮轉危爲安之唯一方略。

三、對日作戰指導要領

朝鮮完全處於被動作戰地位，迨敵人兵臨城下，始倉促應戰，實無具體完密之作戰計劃可言。唯基於國防政策及戰略構想，朝鮮對日之作戰指導，實係採取下述各原則：

㈠採用攻勢防禦戰略，待機決戰。

㈡利用河川山脈等障礙，行逐次抵抗作戰。

㈢實行由東南退向西北之後退戰略。

朝鮮軍之防禦作戰計劃，如附圖第十四——五六二

三、明朝之戰略構想與作戰計劃要點

中國之支援朝鮮，實爲明朝既定國策。但石星策劃此次援朝作戰，並無全程之戰略構想，其決策及戰略，可分爲以下三個階段：

一、石星之援朝決策

戰前決策——日軍企圖進犯情報，石星獲悉甚早，但並不十分重視。嗣後朝鮮遣使疏辯「嚮導」之誣，猶認係「夷酋恐嚇之言」，並不引以爲憂。迄戰爭爆發前夕，明廷仍無積極應變措施。明廷於戰前欠缺積極而無明確之軍事政策，以阻遏日軍侵朝戰爭之爆發，實爲明廷決策上最大錯誤。

作戰初期之戰略——迨日軍渡海，朝鮮旋告淪陷。而明廷輕敵之心，並未有所改觀。認爲跳梁小丑，只堪薄伐而已。乃命遼東巡撫發兵五千，由副總兵祖承訓率領，進援朝鮮，承訓復驕慢不聽朝鮮勸告，輕入平壤，受敵包圍，僅以身免。

大規模援朝戰略之實現——第一次援朝失敗後，明廷方悉局勢嚴重，非徵集大軍，不足以克敵致勝。當時明廷之方略：

㈠揚言大軍十萬，旦夕入援，以安朝鮮。

㈡派沈惟敬至平壤，與日軍進行和議，以緩敵兵。

㈢積極徵調各鎮部隊七萬人，編組「東征軍」（明史稱援朝爲東征）。

二、戰略構想之爭論

當時之援朝戰略構想，在朝議上有以下不同三案：

甲案 「命武健之將，選精銳之師，出其不意，急擊不失。如陳湯、甘延壽之於康居，策之上也。

乙案 「因糧於敵，分兵斷道，坐而困之，窮蹙自斃，如趙充國之於金城，策之次也。

丙案 「始則振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誠佈信，申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明史記事本末卷六十二）

當時朝廷對上述三案，不能有所取捨。以致整個作戰過程中，有三案並用之矛盾現象。「陽戰陰和，明剿暗撫」之援朝方略，即由此蛻變而生。

三、東征軍之編成

東征統帥之任命 是年（萬曆二十年）八月，明廷頒佈動員令，任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爲援朝經略，總兵李如松爲東征提督。如松乃成梁長子，驍勇敢戰，長於帶兵，此次奉詔東征，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剿。如松適平寧

夏拜勃之亂，新立功，氣甚銳，與經略宋應昌，因南北派系不同，暗鬥甚烈，影響援朝作戰至鉅。

東征軍編組與兵力　是年十月，各鎮徵調之兵集中山海關者，已達四萬餘人，遂編成「東征軍」，「置三協，以副將李如柏將中軍，張世爵將右，楊元將左，趨遼陽」（明史朝鮮傳）。茲將東征軍編組及兵力表列如次：

編組	指揮官	兵力
左協軍	指揮官：副總兵楊元	兵力：一四・〇〇〇人
大將親兵		二・〇〇〇人
馬軍二營	副總兵王有翼等	三・〇〇〇人
馬軍五營	參將李如梅等	六・五〇〇人
步軍二營	副總兵查大受	二・五〇〇人
中協軍	指揮官：副總兵李如柏	兵力：一三・五〇〇人
大將親兵		一・五〇〇人
步軍三營	副總兵任自強等	四・〇〇〇人
馬軍六營	遊擊高策等	八・〇〇〇人
右協軍	指揮官：副總兵張世爵	一三・〇〇〇人
大將親兵		一・五〇〇人
步軍四營	副總兵吳維忠等	五・〇〇〇人
馬軍五營	副總兵祖承訓等	六・五〇〇人
總計		四〇・五〇〇人

嗣後，李如松至軍中，又帶來親兵三千人。故明之援朝兵力，實際爲四萬三千五百人。（明史記事本末卷下六七一—六七二頁，日本戰史朝鮮役第七章二二九—二三二頁）

第六節　作戰經過

一、日軍進攻與佔領朝鮮（參看附圖十四——五六三、五六四）

一、日軍奇襲作戰

日軍按照其既定之作戰計劃，於萬曆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二年、朝鮮宣祖廿五年、日文祿元年）四月十三日，小西行長第一軍，乘大小艦艇七百餘艘，由對馬島渡海，翌晨登陸釜山，進攻朝鮮守軍。中、朝、日三國之「七年戰爭」，遂告展開。

朝鮮海防的鎭釜山、東萊、梁山等地，未出四日相繼被日軍攻陷；其餘沿海據點守軍，均不戰棄城而遁。朝鮮第一條防線，至此全部瓦解。

小西行長之中路軍既告得手，加藤清正之第二章，於十八日登陸釜山出蔚山；黑田長政之第三軍，亦於二十日攻佔洛東江口之金海。兩軍分循北路軍與南路軍路線，與中路軍遙相呼應，向漢城方向齊頭猛進。沿途郡縣，望風披靡，無敢觸其鋒者。

二、朝鮮軍作戰部署　沿海敗報至漢城，朝野大驚，朝鮮王李昖宣佈抗戰決心。並決心以攻勢防禦戰略，求得時間上之餘裕，以集中兵力，再於中部山地，與日軍決戰。綜合其作戰部署如次：

甲、編組三個軍，分三路迎擊日軍，遲滯其行動：

中路軍　以巡邊使李　鎰爲指揮官。

東路軍　以左防禦使成應吉爲指揮官。

西路軍　以右防禦使趙儆爲指揮官。

乙、沿中部山地，建立防禦陣地，其配置如下：

竹嶺防禦地區　以助防將劉克良指揮之

鳥嶺防禦地區　以助防將邊璣指揮之

丙、集結野戰軍主力於忠州附近，相機與日軍決戰。以申砬爲都巡邊使（總指揮官），統一指揮各作戰部隊。以李鎰之東路軍，爲作戰重點所在。

三、朝鮮軍之潰敗　日軍之奇襲戰法，幾使朝鮮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李鎰方至尙州，卽被行長所敗。鳥嶺天險，未容佈陣，亦爲日軍突破。申砬倉促集萬餘人於忠州，背漢江與日軍（第一第二兩個軍）三萬餘人決戰，全軍覆沒，申砬敗死。李鎰脫走。其他各地部隊，聞聲潰散。日軍乃得兼程前進，如入無人之境。對於漢城地區之防禦，朝鮮亦有一番部署。任命右議政李陽元爲守城大將，起用前北兵使金命元爲都元帥，使守漢江。漢江天塹，漢城險固，兵糧均頗充足。就戰略形勢言，對守方尙屬有利。忠州戰鬥結束後，日軍第一、二軍復分道向漢城挺進；其第三軍（南路軍）亦已逾秋風嶺。三路部隊，於五月初遂先後逼近城郊。

此時金命元在漢江對岸，望敵自懼，不敢應戰，沉武器於江中，化裝而逃。守城將李陽元，聞江防兵潰，亦棄城去。日軍遂兵不血刃，進入朝鮮國都。時爲五月二日，距登陸僅十七日，較作戰計劃限期，猶提早十餘日。

四、三都八道淪陷　日軍會師漢城後，略事整備，繼續北進，不久突破臨津江防線，五月底入舊都開城。由開城再分兵二路：第二軍向東海岸地區推進，佔領咸鏡道各據點。第一、第三兩章，則沿漢城、平壤大道進展，目標爲北都平壤。時大同江朝鮮守軍，士氣消沉，坐視日軍徒涉過江，竟不發一矢。北都遂亦淪陷。

號稱三都八道之朝鮮全境，僅兩個月又二天期間，幾全部被日軍佔領。

朝鮮王於日軍逼近漢城時逃開城，復退平壤。及平壤危急，又倉惶北走，流離困頓，卒抵義州。救亡圖存，恢復國家，唯有乞援於明。

二、明軍入援與平壤會戰（參看附圖十四——五六四、五六五）

是年十二月廿三日，明東征提督李如松，過鴨綠江，朝鮮王親迎於江干。明野戰軍四萬五千餘人，亦源源履冰過江，入援朝鮮。平壤會戰，於是揭幕。

一、義州軍事會議

李如松入朝鮮後，卽于義州召集兩國軍政首長，舉行聯席作戰會議，磋商反攻方略，與兩軍聯合作戰諸問題。有時朝鮮王亦親臨會議，提供意見。凡有關作戰上之規劃與準備事項，無不詳加討論。決定進攻平壤。茲將會議主要各項概述如次。

㈠第一次作戰失敗之檢討

祖承訓軍七月十七日平壤戰敗（祖軍之敗，已概述于前節第三項「作戰初期之戰略」一段中其原因經詳加檢討，主要如次：

指揮官輕敵　祖承訓過安州時，朝鮮首相柳成龍迎之，並以「倭兵甚强，愼重將事」勸告，而承訓竟以「吾嘗以三千騎破韃子十萬，倭兵何足懼哉」等語答之。逕以朝鮮兵四百爲嚮導，沿途不加搜索，衝入平壤七星門，與日軍巷戰，卒被包圍。

情報不確實　承訓經信朝鮮斥候將黃瑗之情報，以爲「平壤敵軍多返京城，城內空虛」。而忽略嘉山土人「平壤倭兵尚在」之情報。

戰場之不利　承訓入援部隊，均爲遼東馬軍，進入平壤街市，與日軍發生巷戰，馬匹武器均無法發揚其作戰性能。而日兵大部爲步兵，均有鋒利之倭刀，短兵相接，適展其所長。

日軍裝備之奇特　日軍服裝，「多以獸皮鷄尾爲衣飾，以金銀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馬面，極爲詭駭」。朝鮮潰退之軍皆曰：「虎豹魍魎，一時俱發，不覺喪心褫魄」云。承訓軍攻入平壤，時在拂曉，視線不清，驟遇敵人，馬驚躍長嘶，兵驚惶失措，陣列隨之潰亂（明史朝鮮傳）

㈡敵情判斷與友軍狀況（參看附圖十四—五六四）

入朝鮮日軍，迄平壤會戰前，共計有九個軍，兵力不下十六萬人。自開戰以來，並未遭遇朝鮮軍劇烈抵抗，實力尚完整堅强，且在戰勝之後，士氣尤爲旺盛。判斷其戰鬥力，仍極靭强。然而，日軍亦遭遇以下困難：

兵力分散集結困難　日八個軍事首長，分任朝鮮八道行政首長，各軍主力亦分別隨往，爲各道之佔領軍。且爲維持其佔領區內重要據點與連絡線等，各軍之兵力，不免分散。因之，第一線兵力，並不强大，抽調增援，尤爲不容易。

制海權之喪失與補給線受威脅日陸軍在朝鮮戰場，雖獲龐大戰果，但其水師在朝鮮沿海，則戰無不敗。朝鮮水使李舜臣，僅以龜船三十艘爲基幹，縱橫於巨濟、對馬洋面，於五浦、露梁、固城各戰役中，恆以少勝多，七月七日復在閑山海面，殲滅日滕堂高虎及脇坂安治兩艦隊。日水師不敢復出，制海權幾完全喪失。在朝鮮戰場野戰軍之後方連絡線，遂遭受重大威脅。

陸上兵力被牽制　朝鮮軍正面之之節節後退，適予其留置敵後各部隊有利戰機。全羅道兵使權慄，與日軍苦戰於梨峙（今全羅北道錦山），使日第六軍不敢南侵。招討使李延馣守延安城（黃海道），日第三軍屢攻不克。咸鏡道鄭文孚收復鏡城，日第二軍之擴大戰果作戰，爲之頓挫。尤以晉州牧金時敏之固守晉城（慶尙道），牽制日兵力達數萬人之巨。至於各地民衆武力之蜂起，到處發生游擊戰鬥，亦使日軍增加困難。

日軍之內在矛盾　朝鮮戰場日軍，原係各地諸侯武力，迫於秀吉之命，臨時編成，不特軍與軍之間，不能建立密切連繫，彼此矛盾之處甚多；甚至軍內各諸侯，亦缺少合作。尤以小西行長（第一軍）與加藤淸正（第二軍）間，因派系與爭功關係，衝突最爲尖銳化。復因各部隊風氣與紀律，各保有其傳統性，佔領地錢糧賦稅勒索所得，亦大有出入，其內在矛盾益形深刻化與明朗化。

嚴冬氣候之不利　朝鮮北部冬季較長，其封凍日期，漢城平均爲六十日，平壤約在七十日以上。日軍耐寒力

甚差，凍傷病患率特大，而其裝備簡單，亦不能適應嚴寒地帶作戰要求。朝鮮北部戰場漫長之冰凍季節，實為日軍作戰最不利之時機。

㈢聯軍進攻平壤之決策與處置

基於第一次攻平壤失敗之敎訓，及日軍各軍當前之情況，聯軍處置概要如次：

(1)乘新春季節，冰雪未融之時，與日軍決戰，規復平壤。

(2)明軍渡鴨綠江後，迅速向平壤前進，藉平壤外圍朝鮮軍之掩護，集中主力於順安肅寧間地區，以利爾後之行動。

(3)朝鮮軍固守平壤外圍原陣地，俟明軍到達後，協同攻擊當面日軍。

(4)明軍及朝鮮軍之作戰行動，由李如松統一指揮之。

(5)補給與運輸，歸朝鮮軍辦理。

二、聯軍進攻平壤之作戰計劃

基於作戰會議之決定，並研究平壤之戰場地形與當面敵情，策定聯軍會戰計劃腹案，其要旨如次：

會戰方針　聯軍應於正月六日前，沿平壤外圍之線，完成攻擊準備，開始機動。預期於平壤外廓之線，與敵決戰。主決戰方面，在小西門一帶高地。決戰日期，預定為正月八日。

作戰上之指導

㈠配置兵力於西北南三面，獨缺東面。

(二)以兵力一部佯攻城北制高點牡丹台。

(三)一部兵力喬裝朝鮮兵，助朝鮮軍在南郊為助攻。

(四)主力攻擊城西南，為攻擊重點所在。

(五)集中強大火器於主攻擊方面，協同主力作戰，并先作摧毀性之轟擊。

兵力部署（附圖第一二八）

方面	兵力	將領
城北牡丹台方面	三千人	游擊吳惟忠等
西北七星門方面	一萬人	右協大將張世爵
城西小西門方面	一萬人	左協大將楊　元
大西門方面	一萬人	中協大將李如柏
城南正陽門方面—	—一千人	副總兵祖承訓
含毬門方面—	—八千人（朝鮮兵）	巡邊使李　鎰
預備兵團	九千人	副總兵佟養正等
追擊兵團	三千人	副總兵查大受等

聯軍參加此次會戰兵力，約計五萬四千人（日本戰史第七章二三三頁，朝鮮首相柳成龍之懲毖錄卷二）

(三)平壤日軍之作戰部署

佔據平壤及其附近據點之日軍，為其第一軍（小西行長）之全部，不下一萬八千人。另有俘虜投降成改編之朝

鮮兵，約五千人左右。行長實際掌握之兵力，約二萬三千餘人。

日軍自佔領平壤後，即作久守之計，就城內北隅高地：即永崇殿迤北之萬壽台、密德台等高地，構築土堡式工事，儲屯糧秣武器彈藥，並駐紮較大部隊，形成堅强之防禦據點，堪以長期拒守待援。

行長防守平壤之作戰部署：以二千人扼守牡丹，朝鮮兵守南城，而以主力一萬人，担任七星門—小西門—大西門—正陽門線之防禦。行長自行掌握五千人，爲應援之預備兵力。

聯軍主力南下，極爲祕密，行長派遣之間諜金順良等四十餘人，均被聯軍捕獲，而沈惟敬又有「李提督帶來封典」之說，以緩敵之企圖。而行長信之，故未向京城請援。

四、平壤會戰經過

六日夜平壤南郊朝鮮軍，首先被日軍宗義智部擊襲。北郊吳惟忠部，在牡丹台與日軍發生斥候戰。平壤會戰，遂告展開。

七日晨吳惟忠部先攻牡丹台，戰鬥延續竟日。而在七星門近郊，日人誘如松入城之計未遂，戰鬥亦隨之而展開。是夜日方復選精銳八百人，襲李如柏營。如柏戒備森嚴，予以有力之反擊。

八日拂曉，聯軍總攻擊開始：如松率親兵二百餘騎，親至各軍巡視指揮，激勵士卒。八時許，攻擊軍「鼓行抵城下，攻其東南，日軍彈矢如雨，軍稍却，如松手斬先退者以殉，募死士援鈎梯而上，殺敵數人，日軍悉力拒守。日軍方輕南面爲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日軍分兵拒堵。」因之，日軍在西城主決戰方面兵力，爲之減少。（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此時，明軍預先在城外暗設虎蹲砲，及較遠距離砲兵陣地之大將軍砲、佛郎機砲、霹靂砲、子母砲、火箭等利器，同時發射，火力集中於主攻方面之西門一帶高地，及城北隅的日軍根據地，頃刻間爆炸聲震天，焰烟蔽空。李如松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而日軍憑險頑抗，雖死亡累累，而作戰精神，並未稍衰。

在牡丹台方面，吳惟忠亦同時向日軍猛攻，日將小西末鄉、浦原次郎等亦頗頑强，復佔地形之利，戰鬥甚力。惟忠浴血奮鬥，進益維艱。

當時全般戰況，極爲慘烈：「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如松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塹，鼻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於堞」。（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午頃日軍終不支，退入城北隅堡壘中。猶圖據險頑抗，以待援兵。終因明軍砲火力量强大，日方糧庫彈藥悉中砲燃燒，兵營工事相繼被毀。作戰能力，漸告消失。

九日晨，行長等率殘部，潛棄風月樓堡壘，履大同江堅冰，向漢城方向退却。沿途復遭李寧、查大受之追擊，與朝鮮軍之截襲，狼狽不堪，損失慘重。

五、聯軍之戰果

是役，明軍獲全勝，平壤遂入聯軍手中。朝鮮北部郡縣，如黃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亦隨之收復。半壁河山，得以重光。

日軍在此役之損失，極爲慘重。聯軍戰場上斬獲，「得級千二百八十五，其死於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追擊

時，「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但日方之實際損失，實遠較上述數字爲大。是年三月二十一日，日於漢城查閱檢討北部各軍兵力及損耗時，小西行長第一軍實員，只剩六千六百廿六人，較平壤會戰前之員額，損耗達一萬二千人，其損耗率爲百分之六四．五六之鉅。（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明軍之獲空前勝利，實由於火器條件之優越，戰場上之損耗，遠較日軍爲少。以担任戰場最艱苦方面（牡丹台）作戰之錢世禎營爲例，其原有兵力約一千人，會戰中死三十二人，傷百又四人，損耗率爲百分之一三、六。又如助攻方面承訓部，此役中損失極少，只有百分之三而已。

三、和談階段之戰況（參看附圖十四——五六六、五六七）

一、開城之收復

平壤會戰後，明中協軍李如柏，跟踪日第一軍之後，向南擴張戰果。月中逼近開城。

開城之日軍爲第三軍主力及第六軍一部，鑒於小西行長之敗，與地形上之不利（側背臨海及臨津江），不敢與明軍作戰，悄然向漢城撤退。明軍於十九日突入開城，與未及撤退之敵發生戰鬥，略有斬獲，即告克復。此時在東海岸作戰之日第二軍，聞平壤、開城相繼不守，後方連絡線頓受威脅，遂亦向漢城撤退。

二、碧蹄戰鬥聯軍之挫敗

明軍南下　李如松自平壤大捷，頗有輕敵之心，急欲進兵，略取漢城。至開城，獲朝鮮方面情報，「漢城敵軍大半羸弱」。復悉其查大受搜索隊，於坡州（漢城北約六十里）南殲日軍六十餘人之捷報，益信日軍不足爲。決率輕裝馬軍南下，奇襲漢城，而將步軍及火器，留置開城。其部隊編組及兵力如下：

先　鋒	
李寧縱隊	一千人
查大受縱隊	一千人
本　隊	
大將親兵	三千五百人
中協（李如柏）軍	七千人
左協軍一部	一千五百人
後續部隊	
左協（楊元）軍主力	五千二百人
合　計	一萬九千二百人

李如松率本隊萬餘人，於正月廿六日渡臨津江，宿營坡州。次晨越惠陰嶺，入碧蹄舘以南山隘地區。時在春初，冰雪漸融，道路濘滑，而隘路間稻田中，尤多冰雪泥濘，人馬通過困難。且綿長龐大之騎兵行軍縱隊，遇此種地形，尤爲不利。

日軍企圖與行動　日軍自平壤、開城相繼敗退後，將朝鮮戰場北部兵力，約五萬餘人，集中漢城地區，企圖與明軍再戰。並以第六（小早川隆景）第八（宇喜多秀家）兩軍，編成八個搜索隊。其第六軍之四隊，行動於臨津江南岸地區，搜索開城方面明軍之情報。部署如次：

第一隊　三千人　立花及高橋兩弟兄
第二隊　八千人　小早川隆景
第三隊　五千人　毛利元康筑紫廣門小早川秀包
第四隊　四千人　吉川廣家
共　計　約二萬人

大石橋遭遇戰（附圖十四——五六六）　立花統虎搜索隊，首先獲得明軍由坡州南下情報，小早川隆景即率第六軍主力（第一、二、三隊），馳往大石橋方面，預期於礪石嶺與明軍遭遇，於望容峴隘路行殲滅戰。小早川之處置：

㈠第一隊以一部向大石橋前進，主力進出小丸山高地。
㈡第二隊進出至望客峴高地。
㈢第三隊進至礪石嶺南端待機。

李如松之先頭部隊，七時頃通過大石橋，於礪石嶺隘路口與敵遭遇，發生戰鬥。此時如松及其本隊，尚在橋北及望容峴隘路間。不久兩側峯岩間，亦見有敵出沒，持鳥銃及弓矢，射擊人馬，馬驚人亂，散開應戰均感困難。不久如松「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圍之數重，以短兵縱橫揮擊。明軍將士殊死戰，自已至午，矢且盡。金甲酋搏李將軍甚急，裨將李有昇以身蔽如松，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李如柏李寧乃益進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始解如松危。（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明史李如松傳，

日本戰史第七章二三九——二四四頁）

楊元軍旋於高陽南端隘路口佔領陣地，收客掩護戰場友軍，終被優勢之敵包圍，損失亦重。此役「我精銳多喪失，過橋者盡死」。（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戰役檢討　檢討碧蹄之敗，其原因及經過情形，與祖承訓平壤之敗，前後如出一轍。如松在作戰上所犯之錯誤，亦大致與祖承訓相同，概述如次：（下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㈠一意輕進之失策　如松平壤大勝後，部隊未及整頓部署，即迅速南進。朝鮮首相柳成龍，及接件使（聯絡官）李德馨等，每以糧秣追送不及勸告，如松竟不之顧。且輕裝冒險先進，尤非聯軍統帥之適當行動。

㈡情報判斷之錯誤　如松渡臨津江前，猶深信「敵棄王京遁」及「倭軍精銳平壤殲滅」之情報，而忽略查大受支隊與敵遭遇之意義。竟判斷敵已「無能爲」。情報判斷之誤錯，適足以反映統帥驕慢與固執過甚之缺點。

㈢忽略騎兵作戰性能　援朝鮮之明軍，百分之七十爲馬軍。馬軍性能及使用馬軍時所受戰場地形之限制等，統帥應預先明瞭。碧蹄戰鬥中，明兩萬騎之陷入絕地，統帥忽略馬軍性能與地形影響，有以致之。

㈣平壤戰勝原因不認識　平壤殲滅敵主要因素，實賴優勢之砲火。明軍種類數量較多，兼性能優越之火器，實爲朝鮮戰場上殺敵致果之利器。碧蹄之役，全部火器未帶，自行放棄制敵之有利條件，且明軍裝備，實利於遠戰；而碧蹄之戰，幾全部爲短兵相接之白刃戰；亦無從發揮其所長。此亦由於指揮官於戰勝之後，未能檢討認識戰勝原因所在之故。總之，碧蹄之敗，基於上述各種原因，而上述各失敗原因之形成，則基於統帥「因勝而驕」之心理作用。

三、和議前之戰況

聯軍狀況　如松碧蹄挫敗，銳氣隨之喪失，無意南征。遂以臨津江爲第一線，朝鮮軍爲左右翼，重新部署其部隊（附圖第十四——五六七）如左：

㈠臨津江北岸　查大受部

㈡開城地區　李寧、祖承訓、王必迪等部

㈢寶山及附近地區　李如柏部

㈣平壤地區　楊元部

㈤臨津上游地區　朝鮮軍金命元等部

㈥江華金浦地區　朝鮮軍金千鎰、權慄等部

㈦龍津地區　朝鮮軍李汝讓部

就上述部署言，聯軍已形成包圍之有利態勢，漢城日軍，實已陷四面楚歌之境。但如松竟放棄此種戰機，而主張與敵進行和議。

日軍狀況　日軍自平壤戰敗，士氣極爲沮喪，碧蹄小勝，僅可遲滯明軍南下之時機，並未能挽救其失敗之命運。此時漢城日軍，雖擁有六個軍五萬三千之衆，但其處境極爲困難，分述如次：（下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㈠龍山（漢城）倉庫日軍屯糧數十萬石，聯軍「從間道縱火盡焚之」。釜山軍糧北運，運輸線綿長，技術及事實上困難甚多。自三月中旬始，日軍以萬人編搜糧隊，分向郊外徵發民糧，但民間餓殍載道，逃亡一空，事

實上無糧可得。

㈡春暖後軍中時疫流行，病患特多。醫務人員及醫藥設備均極缺乏，病患之死亡率極高。因之各部隊之兵力銳減，其戰鬥力亦大爲降低。統計如下：

部隊	原有兵額	現有兵額	損耗率
第一軍	18.700	6.629	64.56%
第二軍	22.800	13.136	40.69%
第三軍（缺黑田政長部五千人）	6.000	2.052	65.80%
第四軍（缺島津義弘部一萬人）	4.000	2.855	28.65%
第六軍	15.700	10.911	30.05%
第八軍	10.000	5.352	48.90%

㈢漢城外圍地區，由於朝鮮軍之進出，及地方反抗力量之蜂起，幾全部在聯軍掌握中。日軍之態勢，陷於被包圍之不利狀況，其行動範圍，亦只限漢城城區及其後方連絡線而已。

日軍處境既如此困難，除與明軍議和，迅速撤退外，別無生路可循。

四、日軍之邊和邊戰策略

和談開始後，日採用邊和邊戰策略，分別與明及朝鮮週旋。其主要收穫，有以下三端：

㈠撤退漢城及漢城至釜山間各要點日軍，採用逐次退却戰法，向東南轉進。

(二)轉用撤退兵力，及駐留慶尙道沿海兵力，約九萬二千餘人，編成五個縱隊，攻略朝鮮軍固守之晉州，並盡屠全城軍民婦孺六萬人。以雪平壤戰敗之恨。

(三)於慶尙道東南沿海，自蔚山至巨濟間，築城掘壕，構築强固據點十八處，屯墾其間，作久留之計。

(四)即以此十八處據點，構成鉅大之灘頭陣地，予爾後日軍進出朝鮮以極大便利。

五、漢城及朝鮮南部地區之收復

如松軍於四月二十日收復漢城，遣「劉綎帥兵五千，趨忠州鳥嶺，跟踪擊敵。鳥嶺廣袤七十餘里，懸崖巉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尙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鳥嶺，倭大驚，前移釜山浦……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是年八月，如松撤兵還遼東。鑒於和談之不可恃。徇朝鮮王之請，仍留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部萬餘人，駐屯大丘、星州、慶州等地，監視日軍。翌年王必迪、劉綎兩部亦先後召還，朝鮮戰場之明軍，已爲數甚少。

晉州戰後，日軍除留四萬人，防守其十八處沿海據點外，其殘餘兵力八萬餘人，亦分期渡海返國。嗣後雙方進入對峙狀態，兩軍搜索隊之斷續零星小戰鬥，則不斷發生。戰爭狀態，依然存在。

六、日軍之損失

日自發動戰爭，以迄敗退返國，爲時十六個月。出動兵力先後達二十萬人。經年餘作戰後，傷亡病患損失達八萬人，生還故土者約八萬人，殘留朝鮮東南海濱者四萬人。損耗率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慘重情形，不言而喻。亦堪爲侵略者戒！

統計戰爭開始時，渡海作戰日軍，共有九個軍十五萬八千七百人。水師九千二百人。旋以明軍參戰，致遭平壤之慘敗，秀吉乃先後抽調第二線兵團之第十第十一兩軍主力及十三、四、五各軍一部兵力，約二萬九千八百餘人，增援朝鮮戰場。故其總兵力達十九萬七千七百餘人。

初期渡海之九個軍，其作戰傷亡與病患死亡之損失即達七萬九千餘人，其損耗率平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且其中若干部隊，兵力已加補充者。至於第二批渡海之增援部隊，大部只參與晉城戰鬥，一部防衛沿海據點，並未與明軍作戰。且在朝鮮戰場，爲時甚暫。其損耗率不大。

四、再援朝鮮與稷山戰鬥（參看附圖十四——五六八、五六九、五七〇、五七一）

朝鮮戰場之戰鬥行動，與中日間和議代表之往還，交互進行，似斷似續，爲時達三年之久。終因秀吉拒受明帝册封，和議遂告決裂。

萬曆二十四年（西元一五九六年日慶長元年朝鮮宣祖廿九年）九月，秀吉又下動員令，重整軍旅，準備再進兵朝鮮，直接對明軍作戰。

一、日軍作戰計劃與兵力部署

翌年二月廿一日，秀吉發佈命令，指揮日軍渡海。並訂頒作戰計劃，要旨如次：

作戰目的及方針

㈠以武力佔領慶尙、全羅、忠淸三道，將既成事實，迫使明承認並讓割之。

㈡爲達成佔領目的，以兵力十四萬人，進出三道地區，殘滅聯軍，完成全面佔領。

㈢作戰行動開始日期，預定在七月廿五日。

二、作戰準備與作戰指導

㈠動員九州、四國、本州西部各諸侯兵力十二萬一千人，編成八個軍，自三月下旬起，準備分別渡海，向朝鮮東南海隅地區集中，預定七月中旬前集中完畢，完成作戰準備。各軍集中地點、主官及兵力如次：

金海城	第一軍	加藤清正	一〇、〇〇〇人
釜山城	第八軍	毛利秀元	四〇、〇〇〇人
加德城	第五軍	島津義弘	一〇、〇〇〇人
安骨浦	第三軍	黑田長政	一〇、〇〇〇人
竹島城	第四軍	鍋島植茂	一二、〇〇〇人
熊川城	第二軍	小西行長	一四、七〇〇人
同　右	第六軍	長宗元津	一三、二〇〇人
同　右	第七軍	蜂須賀家政	一一、一〇〇人
合　計	八個軍		一二一、〇〇〇人

㈡作戰部隊之部署，概要如次：

右路軍　以第八軍長毛利秀元爲司令，第一軍長加藤清正爲先鋒，由第一、第三、第四、第八各軍組成之。兵力六萬四千三百人。

左路軍　以第八軍副長宇喜多秀家爲司令，第二軍長小西行長爲先鋒，由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各軍組成之。兵力四萬九千六百人。

水　軍　以藤堂高虎爲司令，由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五部組成，兵力七千二百人。

㈢各路軍之作戰行動、路線規定如次（參閱附圖第十四——五六九）：

右路軍　釜山（各軍集合點）—昌寧—安義—全州—公州—稷山—水原—漢城路線。

左路軍　泗川（各軍集合點）—南原—全州—龍安—公州—稷山—水原—漢城路線。

水　軍　沿全羅南部沿海，與左路軍配合，協同作戰。並歸左路軍指揮。

㈣開設釜山—對馬—壹歧—名護屋補給線，並於上述四地開設站所，强化日本本土與朝鮮戰場之運輸補給。

㈤爲確保三道之佔領，作戰各部隊，分担以下各地之築城任務，以建成强固據點，爲爾後日軍根據地：

蔚山城　梁山城　昌原城

固　城　泗川城　順天城

南海城

㈥糧秣之運輸、儲屯分配，特設立兵站監主持其事。朝鮮沿海各日軍根據地，糧秣彈藥儲備數量，均相當充裕。

三、聯軍之作戰計劃及作戰措施：

明之作戰決策　和談決裂後，明亦開始備戰。朝鮮尤爲恐慌，請援之使不絕於途。明之決策與主要措施，有以

下數端：

㈠逮捕主和派首領石星及媚日份子沈惟敬等，下獄按問，貫澈全國一致對日作戰決心。

㈡以兵部尚書邢玠爲薊遼總督，麻貴爲備倭大將軍及朝鮮提督，統一戰時軍政及戰地軍令。

㈢徵發大軍十萬，預期在朝鮮戰場，一舉擊潰日軍，使其不敢再犯。

㈣加强朝鮮戰場之水師力量，與朝鮮水師協同，截擊海上日軍，及日軍之運輸補給，斷其歸路。

麻貴之作戰計劃　麻貴基於上述作戰決策，統兵一萬七千，先行入援朝鮮。是年七月七日抵達漢城，與朝鮮軍方首長會議後，策定聯軍作戰計劃，（附圖第十四——五七〇）要點如左：

作戰方針：採用鉗形攻勢戰略，「候宣（化）大（同）兵到，乘敵未備，襲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可一舉殲敵。

㈡作戰指導與部署：

(1)以楊元之遼東馬兵三千一百餘人，南進至南原，復以陳愚衷馬軍二千，屯全州，爲之聲援。

(2)以吳惟忠四千人，進至忠州，與南原友軍，遙相呼應。而以鳥嶺—秋風嶺—智異山之線高地，爲大軍集結之掩護線。

(5)以茅國器兵三千，進屯星州，控制鳥嶺秋風嶺隘路，俾爾後大軍進出容易。

(4)俟大軍集結完成，即由南原、忠州兩點，發動鉗形攻勢，對釜山一帶之敵，收東西夾擊之效。（日本戰史朝鮮役第十二章其二）

朝鮮軍作戰準備　朝鮮作戰措施：命李德馨、金晬等，創置復讎軍，於八道募兵，在慶尙沿各要地，脩建山城，儲屯糧械，爲長期禦敵之計。而其最有效之措施，則爲與明軍之精誠合作：以慶尙左兵使成允門部駐昌寧，防禦使權應銖部駐慶州，右兵使金應瑞部駐宜寧，構成明軍外圍之前哨線。復以全羅兵使李福男等部二千餘人，協同楊元部，扼守南原。使明軍從容部署，兵力得以節約。

四、日軍之作戰行動：

日軍於明萬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發動全面性進攻。其左路軍約五萬人，會同其登陸水軍七千餘人，於八月十三日圍攻南原，明將楊元率守軍五千人，苦戰四晝夜，終以兵力懸殊，外援不至，而告城陷。全州守將陳愚衷，聞訊大懼，棄城而遁。全羅道北部，遂爲日軍所陷。

此時日右路軍，以加藤清正爲先鋒，其一部奪梁山、三浪入慶州，主力則沿昌寧居昌大道推進，除黃石山城，略受朝鮮軍抵抗外，進展極爲順利。是月二十日，與左路軍會師全州。略事整頓，即相繼向漢城進軍。

五、稷山戰鬥之形成及其作戰經過（附圖第十四——五七一）

日軍先行發動攻勢，而進展又如此迅速，頗出麻貴意料之外。當時明軍之後續部隊，尙未到達，麻貴控制於漢城地區之兵力，尙不足八千人，朝鮮軍又不可恃。而由全州北進之日軍，數逾十二萬人。雙方兵力懸殊。且南原、全州敗報，跟踪而至。益使麻貴作戰決心，爲之躊躇。

九月初經略楊鎬，力主進兵擊敵。麻貴遂指揮所部，向南推進至水原（漢城南九十里），並派副總兵解生，遊擊牛伯英、楊登山、頗貴四員，率精銳騎兵二千，繼續向南挺進，先敵佔領稷山及其以南隘路側方高地。

此時朝鮮軍李元翼部，已推進至竹山，向清州地區進出，以掩護麻貴部之左翼。而麻貴部之右翼，則依托於海。對翼側之危險，顧慮較少。因之，明軍可以從狹小之正面，與日軍行防禦性決戰。就地形上言，對兵力劣勢之明軍頗爲有利。

九月七日未明，日右路軍先鋒部隊，進抵稷山南約一公里處。時方日出，發現滿山遍野，皆爲明兵，火器齊發，硝烟瀰漫，吶喊聲撼山谷。然日軍亦能沈着應戰，企圖突破一點，乘機退却。

不久日第三軍黑田長政部三千人，聞聲馳援，稍挽頹勢。長政以「是我死所」爲誓，揮兵佔領一高地，得以略事收容，重新部署應戰。終以火器及地形均處劣勢，無法挽回戰局。

戰鬥進行至下午三時許，日右路軍主力到達，明軍佯敗引退，企圖誘敵至水原地區，而予以殲滅性之打擊。日軍鑒於此役損失重大，銳氣已挫，無力還擊，而向天安方面撤退。

六、日軍總退却：

稷山戰鬥，明軍在戰場上，雖斬獲不大。然而在精神上，影響全般戰局，至深且鉅。其重大戰果有：

(一)明軍僅以四千，戰日第三軍萬人之衆，復予日軍以相當損害，使其在作戰精神上，受重大打擊。

(二)日軍雖挾十二萬之衆，鑒於稷山戰鬥之艱苦情形，遂不敢繼續北進。原擬迫使聯軍在漢城作城下盟之企圖，不得不隨之放棄。

(三)稷山戰鬥後，「明軍實力雄厚」之情報，與嚴寒將臨之戰地氣候狀況，尤使日軍士氣低落。退回東南海濱過冬之心理，漸瀰漫於軍中。

(四)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之暗鬥明爭，影響左右兩路軍之合作甚鉅。右路軍在稷山之頓挫，益使小西行長方面之左路軍，徘徊於龍安、舒川一帶（錦江下游地區），觀望不前。

明軍方面，此時又運用謀略，分化其兩路軍之行動。派張貞明等僅聯絡行長，責難清正用兵之不當。行長被遊說所動，繼而又奉到秀吉撤兵命令，竟先將其左路軍，開始向南部沿海地區撤退。清正在前方，聞行長撤兵，益形疑懼，遂無心作戰，其右路軍亦於十四日，開始向東方撤退。

五、聯軍反攻與蔚山會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七二、五七三、五七四）

是年十一月，總督邢玠徵兵大集，開進朝鮮戰場。明軍士氣益現旺盛。邢玠決心，仍採用麻貴作戰計劃，發動鉗形攻勢，對東南沿海之日軍，收東西夾擊之效。將大軍四萬餘人分爲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皆以副總兵分將之。經略楊鎬與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以加藤清正之第一軍爲作戰目標，實行對蔚山攻略。（附圖第十四——五七二）

一、聯軍兵力部署：

聯軍對蔚山攻略，所使用之兵力，合計達五萬七千人，其部署如次：

左協軍　馬步兵一二、六〇〇人　副總兵李如梅
　朝鮮兵　四　〇〇〇人　忠清兵使李時言
中協軍　馬步兵一一、七〇〇人　副總兵高　策
　朝鮮兵　五、二〇〇人　慶尚右兵使成允門

右協軍　馬步兵一一、六〇〇人　副總兵李芳春
　　　朝鮮兵　三、三〇〇人　慶尙右兵使鄭起龍
本　軍　步　兵　八、五〇〇人　經略楊鎬，提督麻貴

聯軍之作戰部署：「以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交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兵，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援」。

「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暘賄清正約和，而率大軍掩至其營。時倭屯蔚山，蔚山與其南之島山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貴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兵，又遣右協盧繼忠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二第六七九頁）。

二、蔚山日軍概況：

日右路軍主力，自十月八日退守梁山蔚山後，加藤清正即督率其第一軍及西生浦城根據地守軍一部，於蔚山府城東四里許小高地上（卽島山又名甑城），開始構築要塞型之工事，復於高地外圍，利用地形，建造城郭，形成東南沿海根據地之右翼强固據點。迄十二月中旬，大部工事漸告落成。糧秣彈藥裝具等之儲備，方着手由釜山運儲中，數量並不充裕。

駐屯蔚山之日軍，迄會戰開始時止，兵力約一萬六千五百人左右，其區分如次：

㈠第一軍主力　八、〇〇〇人　加藤清正、加藤安政
㈡第八軍一部　五、〇〇〇人　冷泉元滿、宋戶元續等
㈢西生浦城守軍　三、〇〇〇人　淺野茂慶
㈣釜山城守軍一部　五〇〇人　太田一吉

其駐屯狀況：除第八軍之一部，警備蔚山府城外，第一軍及其他各城守備部隊，均從事島山城寨築工事中。

三、戰鬥經過情形：

十二月二十三日，聯軍總攻擊開始，黎明前由游擊擺寨爲先鋒，率親兵一千，參將楊登山爲後援，率精騎二千，突襲蔚山城，並以火銃筒砲射擊，城內日第八軍各部，大部就殲，日將冷泉元滿等三員戰死。迨島山援軍大至，擺寨佯退誘敵入伏，又獲級四百餘。日軍遂盡奔島山，恃險固守待援。（附圖十四—五七二）翌日聯軍圍攻島山外圍城郭，衝要處廓築三重，「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敢復出」。十一時許，聯軍攻抵島山山寨下，「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兵拒守，至第三柵，垂拔，楊鎬遽令國器竊割倭級，戰稍解。國器復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附圖第十四—五七三）

「島山視蔚山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用砲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疊傷。然倭亦饑甚，瞰我師稍怠僞約降緩攻，而冀行長來援。（明史紀本末）卷六十二）

翌年正月二日，日右路軍指揮官毛利秀元，徵集各城寨援軍約一萬三千人，編成三個縱隊，自西生浦出發。翌晨於蔚山城南方高地，佔領陣地，與攻略島山聯軍，隔太和江對峙。

日水軍亦自海上來援，進出於蔚山灣一帶，停泊藍浦日船，在百艘以上。自陸上援兵到達太和江南岸後，其艦船大部，亦溯江上駛，與援軍打成一片，且與島山日軍取得聯繫。（附圖第十四—五七四）

聯軍戰場態勢，因之日趨不利。而天候又予聯軍以重大損害：時值隆冬，「雨後北風連吹，士皆墮指，戰馬凍斃，軍容索然，殆不能振」。

四日拂曉，楊鎬、麻貴麾軍再戰，島山日軍憑險頑抗如故，聯軍徒增傷亡，終告挫敗。此時日軍復實施心理戰，揚言援軍六萬，戰將十一員，即將渡江。楊鎬信以爲眞，遂決心退却。

楊鎬退却部署，草率而不完備，「令各營次第撤退，使擺寨、楊登山爲殿。船上之賊，見天兵（明軍）同，爭下陸。經略（楊鎬）令突騎擊之，斬九級，賊乃退。經略令諸軍燒糧餉器械達夜，馳還慶州。吳惟忠、祖承訓諸將在前，未及撤回，爲賊所猝迫；浙兵多墮水死。是役也，天兵死者，幾達千三四百人，傷者數千人，陳寅、陳愚聞、楊萬金諸將，均中彈。資糧器械，蕩然無遺」。（明史楊鎬傳，朝鮮象林集）

四、戰役檢討：

雙方戰力分析　蔚山之役，聯軍「謀之經年，頃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明史楊鎬傳）

分析此次戰役，聯軍之敗，固有其主要原因。但日軍之得以獲勝，實係僥倖之事。茲先分析雙方戰力如次

：

兵力：聯軍自會戰開始，以至會戰結束，永保絕對優勢兵力。而日軍之兵力，則處劣勢地位。概計如次：

	會戰開始（十二月二十三日）	會戰中損耗（十二月廿四日至正月二日）	會戰末期（正月三日至四日）	會戰結束（正月四日後）
聯軍	五七、〇〇〇人	七、五〇〇人	四九、〇〇〇人	三二、〇〇〇人
日軍	一六、五〇〇人	一〇、五〇〇人	一九、〇〇〇人	一九、〇〇〇人

火器彈藥，聯軍尤處於絕對優越地位：銃砲較日軍多五倍，彈藥多至百倍以上：比較如次：

	聯軍	日軍（以釜山倭爲例）
銃砲	一、二四〇座	二五〇座
火藥	六九、〇〇〇斤	二、〇〇〇斤
丸鉛	一、七九六、〇〇〇斤	一二、〇〇〇斤
火箭	一一八、〇〇〇枝	無

糧秣：明軍蔚山會戰運儲糧秣：軍米六萬一千七百餘石，馬豆二萬八千二百餘石。其備糧可供應作戰官兵五個月之需。日軍則忙於築城，擕糧屯糧不多，且糧食物資，大部儲存外廓各「假營」（臨時營舍）內。會戰開始，即告淪陷。雖得遁入島山城寨，饑饉隨之而至，初則宰食馬匹，夜盜聯軍死者擕糧果腹。終則嚙紙食草，或呑壁土，成盜食尸股。迨圍困之最後數日，幸存日兵顱落眼陷，骨瘦如柴，形同餓鬼！

二、聯軍戰敗原因：

就上述雙方戰力比較，聯軍實處絕對優勢地位。然而聯軍蔚山攻略，由頓挫而終告潰敗，其挫敗之主要原因，綜合爲以下各點：

日軍佔地形之利　日軍鑒於平壤戰敗教訓，對島山城寨防禦工事之構築，亟盡作戰要求之能事，形成强固堡壘。其內部兵舍倉庫等建築，亦就有利地形，用石材分別建造，防彈防火能力均極優良。明軍雖俱備强大砲火，亦難發揚摧毀威力。反之，日軍憑藉優良地形與工事，屢予聯軍以重大之損傷。故楊鎬撤兵理由，亦有「累日攻城，兵多損傷，不得不解圍而退」等語。

天時之影響　明軍攻略蔚山，時在隆冬季節，部隊露營野戰，爲期旬日以上，影響戰力甚鉅。年底又逢冬雨，雨後北風甚厲，嚴冬酷寒隨至，作戰士兵之艱苦情形，不言可喻。且此次作戰部隊，來自江浙及川湘鄂地區之步軍，其耐寒能力，較薊遼一帶之馬軍爲遜。

失掉勝利戰機　奇襲作戰要訣，在一舉殲滅敵人。明軍攻抵島山第三重城寨時，士氣極爲旺盛，復目擊清正「躍馬督倭拒守」之狼狽情形，殲敵致勝戰機，已迫在眉睫。而楊鎬只圖報功，令官兵呈報斬獲首級。茅國器因主官未至，不便首功而收兵。遂予日軍以喘息備戰之機會。是晚守城日將相慶曰：「今日之戰，敵（明軍）若繼續猛攻，吾曹將無遺類矣！敵動作緩慢，讓此良好戰機逃逸；我軍得以再事準備，誠大幸也！」（日本戰史朝鮮役）

統帥決心與處置之錯誤　蔚山攻略，聯軍未竟全功，亦並未戰敗。然而終演變成潰敗慘劇者，統帥決心與處置

錯誤有以致之。蓋楊鎬於會戰末期，不能排除所遭遇之種種困難，遽而動搖作戰意志。復輕信日方心理戰誇大情報，錯估雙方兵力，遂產生退却之錯誤決心。且楊鎬下達退却命令後，先馳返慶州，三協統御無人，爭先奪路而走，無敵自潰。戰場去慶州道路，多懸崖傍水隘路，潰軍爭路墜崖溺水踐踏凍餒而死傷者，數以萬計。

島山日軍，目覩聯軍黎明開始撤退，焚燬糧餉物資，不敢出城追擊，實際亦無出擊能力。太和江南岸日援軍，下午方開始行動，除消滅未奉退却令之一部聯軍外，並無積極之追擊行動。

總之聯軍蔚山潰敗，並非由於戰場之不利，亦非由於敵之追擊，而完全由於退却措施之錯誤所致。潰敗慘劇，咎由自取。

三、日軍之損失：

蔚山之役，聯軍固損失慘重，而日軍之損失，亦不亞於聯軍。蓋日軍在會戰開始階段，遭聯軍奇襲，即損失兵力三分之一，不下六千人。圍城階段，戰死餓死傷病不治而死者，亦達三、四千人。殆聯軍解圍而去，島山生還官兵，不過五六千人。其情形幾同殘廢，完全失掉戰鬥力。是以參與會戰之日軍一萬六仟餘人，亦幾同全軍覆沒。

日軍鑒於蔚山教訓，雖目覩聯軍潰退情形，亦不敢行擴張戰果之追擊。其作戰企圖，轉趨消極，而致全力於加强其沿海根據地各據點之城寨工事。其主動作戰之權，已完全讓與明軍手中矣！

六、東南海濱各會戰之形成（參看附圖十四——五七五、五七六）

一、雙方兵力及其編組：

聯軍兵力及其編組　蔚山會戰後，麻貴在安東星州兩處，收容退却明軍，得二萬四千餘人，隨卽開始整頓訓練，以備再戰雪恥。

同時總督邢玠向國內請援之軍，是年（萬曆二十六年）初夏亦先後到達。陸軍有董一元之北方各鎮兵，劉綎之川黔兵各萬餘人；水軍有陳璘之兩廣兵，鄧子龍之浙直兵，共一萬三千餘人。軍客士氣，爲之一振。

朝鮮軍方面，各道對新兵之招集與訓練，漸有成效。本年春夏兩季以來，練成之新軍，不下二萬五千人，其戰力之佳，已堪與明軍併肩作戰

就軍事政策言，兩國態度，轉趨積極。一方面徵募大量兵員，訓練成勁旅後，源源送至戰場，補充其野戰軍。一方面採取大規模而主動的作戰行動，對盤據東南海濱日軍，實行全面掃蕩，務將其驅出朝鮮境外而後已。

邢玠基於上述政策，準備下一次作戰，不遺餘力。是年七月，取消三協軍之編組，而將朝鮮戰場上兩國部隊，混合編成水陸四路聯軍。其編成及兵力如次：

東路軍：大將麻貴

　明軍　二四、〇〇〇人

　朝鮮軍　五、五〇〇人

中路軍：大將董一元

　明軍　一三、五〇〇人

　朝鮮　二、三〇〇人

14--5150

西路軍：大將　劉　綎

明　軍　一三、六〇〇人

朝鮮軍　一〇、〇〇〇人

水　軍：大　將　陳　璘

明　軍　一三、二〇〇人

朝鮮軍　七、三〇〇人

以上四路聯軍兵力，合計八萬九千四百人。嗣後兩國補充部隊，源源到達。迨海濱會戰開始時，聯軍總兵力，已逾十四萬人。（日本戰史朝鮮役第十六章三九五頁，柳成龍懲毖錄卷二第六五頁）

日兵力及部署概況　蔚山之役雙方損失慘重之教訓，使日方在軍事政策上，態度轉趨消極。故日軍於會戰後，致全力於根據地各據點工事之構築與加强。迄五月底，其島山城寨工事，重脩告竣；其他各城寨之加强工程亦次第完成。對於部隊方面，除重新整補加藤清正之第一軍外，又將第八軍等部隊，兵力約五萬人，調回國內；撤消第六第七兩軍，而以其兵力充實其他各軍。

迨是年七月以後，日方在朝鮮保留之兵力，改編爲沿海根據地守備部隊。並將各根據地重新劃分，各據點之兵力，亦加調整。其部署概況如左（附圖第十四——五七五）：

右地區兵團　指揮官：加藤清正

蔚山城　第一軍全部一萬人　加藤清正

西生浦城　第三軍一部五千人　黑田長政
釜山本城　第三軍主力七千人　毛利吉成
釜山支城　第三軍一部一千人　寺澤正成
中央地區兵團　指揮官：島津義弘（明史作石曼子）
泗川城　第五軍全部一萬三千人　島津義弘
固　城　原有守備部隊四千人　立花統虎等
竹島及昌
原兩城　第四軍全部一萬二千人　鍋島植茂弟兄
左地區兵團　指揮官：小西行長
順天城　第二軍主力一萬三千七百人　小西行長
南海城　第二軍一部一千人　宗義智
見乃梁　第二軍一部（兵力未詳）　柳州調信
（巨濟島）
水　軍　指揮官：藤堂高虎
藤堂高虎部　二千八百人
加藤嘉明部　二千四百人

協坂安法部　一千二百人

來島統通等部　約一千五百人

估計日水陸兩軍總兵力，約在七萬五仟人至八萬人之間。與聯軍兵力比較，相差並不懸殊。而日軍復佔地形及工事之利，極合於攻勢防禦作戰。（日本戰史朝鮮役第十一章二三六頁）

二、聯軍之作戰目的與部署

作戰企圖　聯軍預定於是年九月中旬，再興攻勢，對東南濱海日軍根據地，實行全面性之掃蕩作戰，達成驅除日軍於朝鮮領域以外之任務。

聯軍作戰部署　基於上述企圖，聯軍之作戰指導及兵力部署，預定概要如次（附圖第十四——五七六）

(一)聯軍陸上三路兵力，預定於九月中旬前，推進至慶州——星州——全州之線，水軍進至古今島一帶（朝鮮西南海面）完成作戰準備

(二)陸上各路軍，除東路軍爲牽制洛東江東岸日軍外，各對當面之敵，行各個擊破，水軍則協同西路軍作戰。各路軍攻擊準備位置、攻擊目標、攻擊開始日期，有如下表：

（軍別）	（集中地）	（攻擊目標）	（攻擊開始日期）
東路軍	慶州	蔚山日第一軍	九月十一日
中路軍	星州	泗川日第五軍	九月十九日
西路軍	全州	順天日第二軍	九月二十日

水　軍　古　今　島　順天日第二軍　九月二十一日

㈢聯軍作戰指揮要領如次：

甲、攻擊重點，置於右翼，以日兵力最薄弱之右地區兵團，即順天之第二軍（小西行長所部），爲主要攻擊目標。以日中央地區兵團（島津義弘），爲次要攻擊目標。

乙、西路與中路方面之聯軍兵力，均大爲加强：西路軍由二萬三千餘人，增至五萬人以上。中路軍兵力，亦由一萬六千人，增至四萬五千人。

丙、攻擊步驟，採用聲東擊西戰略：先由東路軍，對日右兵團，發動攻勢，實行佯攻。再由中路軍展開攻擊，攻略泗川日軍。最後則爲西路軍採取作戰行動，達成主攻任務。

丁、海軍除以一部協同西路軍，完成對順天攻略之任務外，其主力進出朝鮮南岸及東南洋各海上，嚴密監視日軍行動，遮斷其海上補給線。日軍退却時，遮斷其歸路。（明史記事本末卷下第六八頁）

三、蔚山再戰

萬曆廿六年（西元一五九八年、日慶長三年，朝鮮宣祖卅一年）九月十一日，聯軍東路軍大將麻貴，率其所部約三萬人，由慶州出發，向蔚山日軍攻擊前進。東南海濱之戰，首先在蔚山展開。

防守蔚山之日第一軍，兵力約一萬人，官兵大部新補，戰鬥力不强。復鑒於兵力屬於劣勢，不敢於蔚山外圍應戰，乃集結全力於島山，以待聯軍來攻。

聯軍未經戰鬥，佔領戰場外圍據點後，復乘勝推進，逕入蔚山空城。旋向島山一再挑戰，日軍堅守寨垣，毫無

出戰之意。連續數日，亦復如此，聯軍戰意，漸為之懈。時值秋盡，日軍城郊屯田，禾稼方熟，聯軍遂轉移目標，搶割稻穀，戒嚴益弛。日軍忽乘機逆襲，聯軍挫敗。聯軍乃退守戰場外圍據點，與日軍形成對峙狀態。

七、泗川會戰（參看附圖十四——五七七、五七八、五七九、五八〇、五八一）

一、戰場地形與日軍狀況（附圖第十四——五七七）

地形概況——泗川為日軍沿海根據地之中部大據點，北恃南江（一名晉江），南憑大海，在地形上，形成有利之防禦地區。在此地區內，復有望晉山及城隍堂山橫亘其間，構成望晉、泗川、新城等地形錯縱複雜之小盆地。防者如採用逐次抵抗作戰，最為有利。

就戰場一般地形言：泗川實係山陵地區，山皆險峻，叢林遍生；地多梯田，狹窄不勻；道路既少，且大部崎嶇不平，沿途多危岩隘路。時值青紗帳期，守者如以小部隊出入其間，最為容易。而對於大軍之作戰，則殊為不利。

就日本沿海根據地戰略態勢言：泗川實處於核心地位，其得失關係全般戰局之勝敗至鉅。在海上東通釜山，西連順天，東西兩地區之日軍，全賴其聲援支持，而免被聯軍各個擊破之虞。陸路東去固城、昌原，可朝發而夕至；西去南海順天，不過二日行程；北距望晉，僅二十餘公里而已。其戰略地位之重要，甚為明顯。

工事設施情形——日本除佔地形之利外，對於防禦工事之構築，亦不遺餘力。島津義弘之第五軍，自去冬退守泗川以來，即以全部兵力，從事構築工事，其工事性質與範圍，區分如左：

甲、半永久性野戰工事——以泗川城爲工事之核心據點，以南江南岸之線，卽於永春——望晉——善山——昆陽各地，構築外圍各據點工事。核心據點與外圍據點之間，構成扇形之防禦面。且縱深長大，獲地形之利，爲日軍所理想之防禦陣地所在。

乙、要塞型之築城工事——日軍復於泗川城西南約四公里，南北長約一公里之船津半島上，利用山岩及海岸險峻地形，構築防禦力堅強之要塞型工事是卽泗川新城。其工事設于於半島連接大陸之頸部，掘塹引海水爲外濠，濠內建外廓，高約一丈以石築成，頂設銃箭射口。半島北端三九・八高地，爲其核心堡壘（大寨）所在，寨凡四重，外重爲石城，內三重爲木城，有房數千間，可駐屯第五軍全部兵力，及大量彈藥糧秣，爲日軍中部主根據地之所在。（附圖第十四——五七八）：

日軍防禦部署——九月初旬中路聯軍集中星州後，日軍對泗川外圍各據點兵力，重新作一番部署。其着眼側重監視與警戒方面，避免與聯軍發生重大戰鬥，其作戰方針，乃利用各據點之監視警戒部隊，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誘聯軍進至新城附近，再集中全力，與聯軍決戰。故日軍在外圍各據點之兵力配置，以小部隊單位爲原則，人數無超過五百人以上者，其配置情形如左：

泗川核心據點	二千人	川上忠實
永春寨	二百人	川上九智
望晉寨	四百五十人	寺山久兼
善山寨	二百人	三原重种

昆陽城　二百人　（守將未詳）

至於第五軍主力約萬人，則集結於所建之新城大寨內，歸島津義昆直接控制。

日軍配置於泗川地區之防禦兵力，總數約逾一萬三千人。（不含固城日軍）

二、聯軍攻略部隊之編組

中路聯軍基於攻略任務，於星州開始行動時，已將其作戰部隊，兵力約三萬六千餘人，編組爲如下之戰列各隊：

(一)先鋒隊　先鋒：茅國器　兵力：七千五百人

游擊茅國器部　步兵三千人

游擊葉邦榮部　步兵一千五百人

游擊彭信固部　步兵三千人

(二)右翼隊　指揮官：郝三聘　兵力：四千人

游擊郝三聘部　馬兵一千人

游擊師道立部　步兵三千人

(三)左翼隊　指揮官：馬呈文　兵力：四千人

游擊馬呈文部　馬兵一千人

游擊藍方威部　步兵三千人

㈣本隊　提督：董一元　兵力：約二萬一千二百人

副總兵張榜部　步兵四千五百人

游擊塗寬部　步兵五百人

副總兵祖承訓部　馬兵三千人

游擊安本立部　步兵一千人

游擊盧得功部　馬兵三千人

副總兵李寧部　馬兵二千人

朝鮮將鄭起龍部　步馬兵二千二百人

提督董一元親兵　步馬兵約五千人

以上合計約有兵力三萬六千七百人。此外未編組入戰列之部隊，如後續部隊及後勤部隊，尚有八千餘人。總計中路聯軍全部兵力，不下四萬五千人。（日本戰史朝鮮役第十六章四〇一——四〇二頁）

三、聯軍渡南江之戰（附圖第十四——五七九）

中路聯軍先鋒茅國器部，九月中進佔南江北岸之晉州，與南岸望晉寨日軍，成隔江對峙態勢。國器在晉州，一方面積極作渡江攻擊準備，一方面派出小部隊，行試探性渡江，但部隊未及登岸，即被擊退。

南江戰略形勢　南江形勢，由西而東，曲折似弓背，晉州與望晉，適在弓背之頂點。東之永春，西方善山，則在弓之兩耳。日軍憑南江天塹，於上述三處，各築成「寨」，江岸復設工事，構成强固之沿江防線。

南江河幅，在晉州、望晉附近者，最狹處約百五十公尺，最闊處達三百公尺。時值秋末，江水浩蕩，徒涉既不可能，渡河工具，大部被日軍徵集於南岸，渡江作戰，在技術上亦多困難。國器報告中指出：

「倭臨江固守，勢若長蛇，觀其形勢，以望晉爲首。首碎則立破矣。然晉江不易飛渡，當以計得之。」

聯軍作戰指導　九月十七日前後，兩翼部隊先後到達晉州，董一元接國器報告後，亦輕騎先臨晉州，偵察地形，召集會議，策定渡江攻擊計劃。其作戰指導要領如次：

甲、先鋒爲渡江之主攻部隊，以望晉寨之敵爲主攻目標，其任務爲擊潰日軍之沿江防線，佔領南岸橋頭堡陣地，掩護中路軍主力渡江。

甲、左翼隊以全力攻擊永春寨之敵，實行助功，牽制日兵。如渡江成功，則進出泗川大道，威脅望晉敵之側背，壓迫其放棄沿江防線。更進而監視昌原、固城之日兵。

丙、右翼隊以主力指向善山，擊滅當地守軍。如日軍撤退，即行跟蹤追擊，進略昆陽，截斷泗川與順天敵之聯絡線。

丁、全面渡江作戰之開始日期，預定爲九月二十日。

渡江作戰經過　聯軍各部渡江作戰準備，皆能如期完成。並按照攻擊計劃，各依所賦任務，分別積極行動。主攻方面，茅國器獲悉當面日軍憑險堅守南江之情報後，於十九日起，先以搜索隊輪迴渡江突擊，以疲憊其戰力。再以所部主力，於二十一日夜渡江圍攻望晉。日軍恃江岸防禦工事，苦戰勿懈。聯軍奮勇猛擊，進展維艱。會日營中聯軍諜員，乘虛各處放火，敵倉惶不知所措，逐被聯軍擊潰，日軍沿江防禦線全部瓦解。檢討聯軍

渡南江戰鬥，獲得大勝原因，固由於茅國器之善於把握戰機，而以下二端，亦是致勝之重要因素：

甲、友軍協同適切：左右兩翼作戰友軍，皆能按照計劃，於主攻方面展開決戰前，及時到達永春善山兩寨，驅逐守軍，使主攻方面，無翼側之顧慮。尤以左翼軍能深入敵後，威脅望晉之側背，迫敵無心繼續作戰。此種迅速果敢之行動，對於方渡江建立灘頭陣地之主攻方面友軍，極爲有益。

乙、「敵後工作」之成功：聯軍渡江攻擊前，茅國器對於「敵後工作」，亦積極展開。竟利用一婦人，傳遞情報，聯絡並策反日方人員，日營通譯官，遂爲內應。「國器乃遣書約之，於九月二十一日，俟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遂大勝，奪其營。倭退守於泗川。」（武備志朝鮮考，兩朝平攘錄）

四、泗川城殲滅戰

茅國器部佔領望晉後，於南岸構成橋頭堡陣地，掩護中路聯軍主力，源源渡過南江。

聯軍在江南略事整頓佈置，乘勝繼續南進，是月二十七日，逼近泗川城近郊。

泗川城一般狀況

甲、地形——泗川城（明史作「老營」或「老寨」，日史稱「舊城」）爲晉州南部海口，街市成狹長形：東西約一公里，南北約五百公尺，四週護以城垣。其西南兩面，多濱海水田。東面北面，則爲山陵地區，因之，其北通晉州大道，多險峻山路，不適於大部隊運動。街市北約三公里處之院洞，適在隘路北口，形成泗川城北面門戶。院洞與泗川市街間，復有東西綿亘之洙石里高地，成爲北面之天然屏障。就地形言，對守方殊屬有利。

乙、兵力——防守泗川之日兵，爲島津義弘部驍將川上忠實所部，兵力約二千人。南江作戰後，外圍各據點敗退或撤守而來之殘兵，有五六百人。此外强迫徵集之當地朝鮮壯丁，爲數不下千人。總之，日方堪用於泗川防禦作戰兵力，約在三千五百人以上。由於南江之失敗，其作戰企圖並不積極，士氣亦頗消沉。

丙、工事——日軍已將泗川城，構成野戰防禦工事之核心據點。除在街市中心及市北市東各兵營所在地，築成强固之防禦工事外，洙石里高地及洞院隘路口，亦均設置防線，構成野戰工事，尤以市北營地，配置鐵砲鳥銃等火器，爲數甚夥。故日軍在此次防禦作戰中，可恃地形及工事之優點，以補救兵力上之不足。

聯軍之攻略計劃與部署　董一元獲悉日軍之一般狀況後，決心對泗川城實行攻略。其處置如左：

甲、以游擊李寧爲先鋒，率大同驍騎一千、步兵二千先發。

乙、以朝鮮將鄭起龍率朝鮮馬軍一千人爲嚮導。

丙、由各部選精銳四千人，編爲衝鋒突擊隊爲後援。

丁、左右翼隊仍留永春昆陽，對固城順天方向施行警戒。

戊、俟先驅逐洞院日軍警戒部隊，通過城北隘路後，一元即率軍主力，向泗川戰場開進。

先鋒於二十七日午頃驅逐洞院之日軍後，遂於戰場北端之吉湖江畔，佔領警戒陣地，掩護主力展開。

翌晨一元於東峙附近，召集各部將領，宣達其作戰計劃如左：聯軍作戰方針，以速戰速決爲有利。決於當晚先以一部，對泗川城當面之敵，展開攻擊。再以一部對城西及城南之敵，行包圍作戰。主力保持於洙札洞之道路交叉點附近，待機對日軍左翼側，行迂迴突擊，截斷其退路，以期一舉而殲滅之。（附圖第十四——五八〇）

聯軍殲滅戰之成功　聯軍對泗川城之攻擊，於二十八日深夜展開。李寧除以其步兵，攻擊當面高地之敵外，親率驍騎千人，奮勇突入泗川城內，與日軍當生肉搏戰。大同馬兵雖驍勇善戰，卒因陷身街巷，道路迷失，無法馳騁衝擊，而日兵愈戰愈衆，在衆寡懸殊之情形下，李寧被日兵亂刀砍死，數百驍騎，亦大部捐軀。

此時城外聯軍，已形成包圍態勢；而日軍據城扼守，作戰尤為頑强。聯軍以火器轟擊，戰況慘烈。

一元乘雙方酣戰之際，麾動其洙札洞之控制部隊，沿大道銜枚疾趨，襲擊西南城隅。聯軍蜂湧入城，乘虛突破日軍側背。日軍腹背受敵，傷亡相繼，迨廿九日天明，其抵抗力遂逐漸喪失。

日軍以退路被遮斷，川上忠實率副將相良豐賴及殘兵三百餘人，棄城向東北突圍。聯軍四方蝟集，層層圍困，豐賴當場戰死。忠實中刀箭傷達三十六處，卒賴部屬犧牲鐵衞，奮鬥力戰，得脫重圍。而得以逃回新城根據地者，僅川上忠實及殘兵百五十人而已。

此役日兵幾乎全軍覆沒，主將重傷，副將陣亡，所有糧彈器械，全部為聯軍俘獲。朝鮮作戰各戰役中，日軍損失之慘重，情形之狼狽，無逾於此者。

聯軍在此役中，創此殲滅戰戰績，獲致輝煌勝利，誠屬空前之舉。然而聯軍所付代價，亦頗慘重。戰將李寧、盧得功，均先後捐軀。以勇敢善戰著稱之西北馬軍，精銳亦多損失。步兵攻城陷陣，由於日軍之憑險頑抗，而大部為夜戰，其傷亡數字亦大。

五、聯軍對新城日軍之進攻（參看附圖十四——五八一）

進攻戰略之研討　泗川城戰鬥結束後，一元即召開會議，研討攻略新城（明史作「新寨」）戰略。各將領意見

頗不一致，歸納言之約爲以下兩案：

甲案——茅國器之先攻固城案：「我雖連破數寨，倭盡併歸大營（新城），守必竭力，攻之未必能下。而各寨救兵且至，非全策也。不若先攻固城，新寨（新城）之倭，銳氣方挫，未敢來救。而固城城小倭寡，易破。固城一下，新寨援絕，然後相機而進，似爲全策。」（兩朝平攘錄）

乙案——董一元之卽攻新城案：「新寨倭亦無幾何，固城易與耳。今乘勝先攻新寨，如疾雷不及掩耳。此寨破，固城不戰自潰矣。」（兩朝平攘錄）

一元以聯軍連戰皆捷，官兵士氣正旺，雖久戰略疲，戰力仍强。「游擊彭信古素輕敵寡謀，乃言『某親至彼探視，城中烟火不多，可取』。一元遂決意發兵，進取新寨。」（兩朝平攘錄）

聯軍進攻計劃及其部署　一元基於卽攻新城之決心，策定聯軍作戰計劃及作戰部署，要項如次：

甲、聯軍進攻部隊，於十月初一日黎明由泗川城出發，向新城日軍攻擊。依速戰速決方針，圖達成殲敵任務。

乙、進攻部隊之區分、編成、兵力及任務如左：

中央隊步兵三營	七千五百人	攻擊正門之敵
右翼隊馬步兵各一營	四千人	攻擊東北水門之敵
左翼隊馬步兵各一營	四千人	攻擊南水門之敵
預備隊馬步兵各三營	一萬一千人	待機參加重點方面作戰

丙、兵力重點，保持於中央，行中央突破。重點方面部隊，除獲得砲兵火器之支援外，並配屬攻堅用木砲等，

彈藥亦極充份。

新城日軍防禦部署　新城爲日軍中部主根據地，由驍將島津義弘率其第五軍防守之，兵力不下一萬人。島津及其所部，均來自薩摩州（今九州東部），以慓悍善戰著稱。

「新寨三面臨海，一面通陸，引海水爲壕，海艘泊寨下以千計。」（明史紀事本末）形勢險固，復藉工事之助，形成强有力之防禦據點。

島津對新城之防禦配備，亦完密無間。凡可用於作戰之人力物力，無不充分運用。茲先將其部署及配備概況分述如次：

中央地區——以外寨之中部爲防禦區域，中央寨門爲防禦重點，由島津率部將新納忠貞、川上宗兄等防守之。

右地區——自中央地區右翼起，至南部海岸止，以南水門爲防禦要點，由島津忠恆及部將伊勢貞昌、平田宗位等等部防守之。

左地區——由中央地區左翼至北海岸止，以東北水門爲防禦重點，由部將种子島久時、伊集院忠貞、北鄉三久等部防守之。

預備隊——寨內兵伕病患以及居民，均編列爲預備兵力，由島津忠長及部將樺山久高、寺山久兼等指導之。

武器彈藥之儲備，數量亦頗充裕，外廓內寨共配置大小鐵砲鳥銃逾百挺，彈丸鉛片四千四百斤，烟硝火藥千餘斤。其他戰用利器，爲數尤夥。

作戰經過　十月一日晨八時，聯軍抵達新城外圍，第一線各部隊，各按任務就攻擊準備位置，分別向日軍開始

攻擊。以中部寨門爲攻擊目標之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三營步軍，冒矢石彈雨，塡堵外壕，直抵寨下，酣戰及午，雙方傷亡均重。

同時兩翼部隊，亦積極攻擊當面日兵：藍芳威步軍，壓迫東北水門，極爲得手。攻擊南水門之師道立步軍亦攻抵城下。郝三聘馬呈文兩營騎軍，則游擊各寨門間，環城而射，牽制敵人。

綜合聯軍午前戰況：第一線各部，進展順利，戰勝在望。第二線預備兵力，集結於龍頭山地區，取待機態勢，尙未參加戰鬥。

午頃攻擊重點方面各部隊，以攻堅利器到達，攻擊精神益見旺盛。茅、葉兩部用木砲及大將軍槓攻城，城垛數處摧毀，寨門一扇打破，官兵奮呼直衝，爭先奪路入寨。但彭營兵卒，皆京中無賴亡命之徒，訓諫紀律均差，尤不善於使用火器。處此千鈞一髮之際，忽木砲走火爆炸，彈藥衝起，半天俱黑。彭兵一時自相驚懼，陣容散亂。郝馬兩騎軍，適在左右邊，馬躍人慌，無力約束，竟先退而馳。日軍乘機反擊，分從破門垛隙殺出，直衝彭營，彭兵遂潰，人馬自相蹂躪，傷亡十分慘重。

在第二線待機之聯軍萬餘，忽覩前線兵潰，以爲戰敗，亦各望風而遁，一元不能制止，遂大潰。

時茅葉藍三營，陣營未亂，集結於蓮湖附近，企圖乘日軍大舉出城追擊之際，以奇襲佔領新城大寨。終以聯軍脫離戰場過遠，日軍亦無擴張戰果企圖。茅等以戰機已失，乃班師退回星州。

八、順天會戰（參看附圖十四——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

一、戰場概況

順天之戰略地位（附圖十四——五八二）　順天位於朝鮮南海岸之中部，與東之晉州，同爲南部海疆之兩大戰略據點。其所處之戰略地位，影響雙方作戰至鉅，茲擇其重要者分列如次：

甲、掌握南原、全州之門戶——去年八月初日本發動第二次作戰時，其水軍卽由此登陸，會同其陸上部隊，連陷南原、全州，更進而窺略漢城。

乙、控制濟州海峽——濟州海峽爲黃海咽喉，其影響：

(1)切斷朝鮮東西兩岸之海上交通

(2)威脅中國援朝鮮野戰軍之海上運輸線

(3)黃海門戶洞開「天津登萊倭皆可揚帆而至」（明史紀事本末）

丙、日軍沿海根據地之屛障——聯軍水師之停滯於古今島一帶（順天以西），未及東進擊敵者，因順天日軍，有威脅其側背之顧慮。而盤據朝鮮東南沿海之日軍，則賴順天爲之屛障，得以無後顧之虞。

戰場地形概況（附圖十四——五八三）　順天戰場位置，處於麗水半島北緣，東西約十四公里南北約十公里之濱海丘陵地區。其北有熊坊烽火等高地，南有順天灣與鸚鵡山，均爲戰場兩端之巨大障礙。其對外連繫，陸上以順天、光陽兩城，爲其兩側門戶：北之南原、全州，西之光州、羅州，東之泗川、晉州，均在二、三日行程之內。海上則以光陽灣爲交通上之樞紐；南海、泗川，可以互相呼應；釜山、對馬，亦可往來無間。

戰場地貌，大部爲起伏地。高處遍生林木，地形複雜，其制高點平均在一五〇公尺以下。低處多梯層稻田，時方秋盡，禾稼已刈，田地乾涸。部隊運動作戰，尙無困難。

境內道路縱橫，狀況大致良好。圖上雙實線道路，似我國北部之馹馬車大道，火砲及載重大車可以通行無阻。片點線道路，適於通行輕裝部隊。

就戰場地誌言，順天戰場尚有以下特點：

甲、曳橋寨——日軍於順天府城東南約十二公里之光陽灣西岸，突入海中之曳橋高地，建築堡壘狀之城寨。並於北部海岸彎曲部，挖海築岸，建成船溜（繫船處），可泊大小船舶，形成水陸要衝。是卽曳橋寨（明史，稱曰「順天新城」，朝鮮稱「倭橋」。）

乙、光陽灣沙灘——光陽灣沿岸，遍佈岩礫狀沙灘，滿潮時大船可通航無阻，直抵岸邊。低潮時沙灘露出水面，人馬可以通行。海灣中部獐島、松島附近，水深岸陡，多良好港灣，則又適於巨船椗泊。

二、日軍概況

兵力及編組　防守順天之日軍，爲其第二軍之主力，兵力約一萬三千七百餘人，由小西行長統帥之。其部隊編組如次：

部隊	人數
小西行長部隊	七、〇〇〇人
松浦鎭信部隊	三、〇〇〇人
有馬晴信部隊	二、〇〇〇人
大村喜前部隊	一、〇〇〇人
五島玄雅部隊	七〇〇人

協防順天之日水軍，兵力亦不下三千人，按任務分隸作戰、巡哨、運輸各艦隊，共有大小船隻五百餘艘。其小型者繫泊城北船溜附近，大型者集結於獐、松二島。另以其水師一部，担任與釜山、對馬基地及根據地各據點間之運輸、連絡。

此外日軍復徵集當地居民，從事軍中勞役，而使其精壯者，直接參加戰鬥，為數亦有數千人。

總計防守順天之陸海軍總兵力，達二萬人以上，船舶約五百餘艘。

工事構築情形 日軍以曳橋為其沿海根據地之左翼大據點，其工事之强固與設計之週密，與右翼之島山，中央之船津，同具防禦之極高價值。其工事之構築，分核心堡壘與外廓兩大部份，情況如次：

甲、核心堡壘——先「夷平獨山之巔，鑿削其四面，高築石台」，以為基礎。再於其上築城，「其城基廣而上尖，四隅設樓，最高三層，主將居之。軍糧器械之庫，皆設於樓中，開一門一路，以通其出入。門內積砂石，以備阻塞之用」。（宣朝中與誌倭情錄）

乙、外廓——城外險要處，設長垣為外廓，「長垣高可十尺許垣中數步設砲穴，垣外鑿城壕，深可八九尺，引海水以注之。壕外又設水柵。濱海處舳艫相接，番休濟餉，往來如矢。選精勇之士，環城而居之」。（宣朝中與誌倭情錄）

日軍在曳橋構築要塞工事外，戰場衝要地點，亦築簡易之野戰工事，尤以順天、光陽兩城為多。

防禦計劃及其措施（參閱附圖十四—五八二） 為確保曳橋寨基地起見，日軍之作戰方針，以一部於外圍各點，行逐次後退作戰，誘聯軍深入。而以控置於曳橋核心據點之主力，於主陣地外與聯軍決戰。其防禦措施如次

甲、預期聯軍之進攻，順天、光陽首當其衝。日軍遂以二城爲前進據點。並以一四五高地——馬山——項橋之線爲警戒陣地線，由松浦鎭信各派一部兵力，分別警戒。如聯軍來攻，行逐次抵抗作戰，繼續保持接觸。

乙、以一二一高地亘一一七高地之線爲外圍防線，曳橋寨外廓爲主防線，由小西行長所部防守之。

丙、水軍主力進出曳橋北端船溜附近海上，協同陸上作戰。以一部警戒松島附近海面，截擊聯軍水師。陸海兩軍之協同，由日將宇都宮統一指揮之。

丁、主力控置於曳橋堡壘，待機于寨外附近與聯軍決戰。

三、西路聯軍之作戰部署

統帥部之作戰指導與措施 劉綎之西路聯軍，八月中集中全州，積極作攻略順天（曳橋寨）準備。總督邢玠，依既定戰略，對西路軍之作戰指導及措施如次：

甲、以西路軍爲主攻部隊——規定西路軍之攻擊目標，爲屏障日軍沿海根據地之順天，其作戰對象，爲對日軍起領導作用之小西行長及其第二軍。故統帥部以西路軍爲主攻部隊，選定順天戰場爲日軍決戰，冀一舉而解決拖延七載之戰局。

乙、形成聯軍兵力重點——統帥部將國內續到援軍，大部撥編入西路軍，形成整個戰場上兵力重點之所在。故西路軍由全州南下作戰之兵力，較在漢城時幾增加百分之一百，達四萬七千餘人。

丙、實行水陸協同作戰——統帥部規定之作戰地境，陸上正面之攻擊，除由西路軍担任外，沿海翼側之戰鬥，

水師應負掩護之責。水師主力應於曳橋側背行登陸戰，俾陸上部隊作戰容易。水陸兩軍之聯合行動，以陸上部隊爲主。

攻略部隊之編組——劉綎基於統帥部上述之指導，將西路軍編成攻略部隊，其部隊區分及兵力分配如次：

部隊	兵力	指揮官
左協軍	八、〇〇〇人	副總兵李芳春
中協軍	一〇、〇〇〇人	副總兵曹希彬
右協軍	五、六〇〇人	副總兵吳廣
本軍	一〇、〇〇〇人	提督劉綎
蟾津守備隊	三、〇〇〇人	遊擊傅良橋

朝鮮軍方面，由都元帥權慄，率領李時言、李元岳、元愼等各部隊，兵力約一萬人，配屬明軍各部隊，協同作戰。

劉綎將所部編成作戰體系後，於九月十一日歃血誓師，西路軍各部由全州分別向南推進，展開擊略順天之作戰行動。各部隊之任務行動如左（附圖第一四七）

右協軍　循淳昌—同福—樂安道路，向項橋之敵攻擊。

中協軍　沿南原—谷城—順天道路，攻擊順天城之敵。

左協軍　沿南原—求禮—光陽道路，向光陽之敵攻擊。

本　軍　依中協軍進路，向順天城前進。

四、順天攻略之經過（附圖第十四——五八四）

曳橋寨外圍之掃蕩　水陸並進之聯軍，進展均頗順利：順天城及光陽兩地之日軍，經聯軍兩協分別掃蕩，兩城亦均被佔領。劉綎及所部主力，於九月十九日抵順天，隨即召集會議，策定對曳橋之作戰構想與攻略計劃。水路方面，都督陳璘以其水師一部（約五千人），與朝鮮統制使李舜臣之水師，於九月中會師於羅老島（順天灣外）。

以大小艦船五百餘艘，兵力七千餘人，編成聯合艦隊並以舜臣爲先鋒，率一部艦船，挺進光陽灣內，奇襲日水師。日水師船小質劣，無力抗衡，除擊沈撞碎者外，大部東竄南海待援，一部則遁入船溜，噤若寒蟬。聯軍水師遂控制光陽灣一帶海面，截斷日軍對外連絡。復佔領樟松二島，爲圍攻曳橋之艦隊基地。自十七日後，曳橋寨環海方面，已在聯軍艦隊銃砲之威脅中。

聯軍在水陸兩方面，順利地掃蕩曳橋寨外圍以後，其水陸兩軍，已能聯合爲一，形成强大之包圍圈。日軍已處四面楚歌之中，外援與退路咸被遮斷。劉綎遣使召降終以行長等疑懼過多，於赴盟宴之途，遁回敵寨，據城頑抗。和平之路，遂爲之堵塞。

曳橋攻略之初期戰鬥（九月廿日至廿二日）　行長之拒降態度，決定劉綎之採取攻擊。二十日午頃，聯軍攻擊開始，先後突破日軍警戒及外圍兩陣地，復乘勝攻抵曳橋寨城下，官兵奮勇登城，勢如潮湧。日兵據高臨下，投射彈丸矢石如雨，甚至傾注沸水以助戰。血戰入暮，方告收兵。

翌晨聯軍集主力攻寨中部，以密集隊形蜂湧直衝，砲兵行支援射擊，寨內烟燄凌空，狀况慘烈。此時陳璘舟師

，由獐、松兩島鼓噪颺旂而進，從海上攻擊，聲勢雄壯，戰雰瀰漫。
日軍處境雖極然艱苦，而戰志仍極堅强。對陸正面聯軍，據城頑抗作殊死戰。戰鬥進行，自晨至午，雙方傷亡均鉅，聯軍進展維艱。而敵對近距離之聯軍密集部隊，適爲發揚威力之有利時機，聯軍傷亡，與時俱增。午後水師潮退撤去，陸上攻勢，亦隨之低落。
是夜，綎「合諸軍備火炬，俟中軍鑼鳴，一時並舉，若將向城。賊兵應聲，連發鐵砲，火漫城外。」城外皆聯軍營地營幕被焚，徒增傷亡。消耗日軍彈藥之計，固得獲售；而聯軍却亦付出重大代價，顯屬得不償失。
「明日進擊，又不利，引退。」聯軍攻勢，爲之頓挫。
第二階段之戰鬥（十月二日至四日）　聯軍初期攻勢頓挫後，雙方進入對峙狀態，綎積極作第二次攻擊準備。主要措施如下不
甲、製造攻城工具——備造雲樓、雲梯、防車、防牌等器具，以備登城作戰之用。
乙、鼓勵士氣——採用各種方法，以激勵官兵士氣與戰鬥精神。爲規定「敵首級一個，賞銀十兩。」又令水陸軍遍點燈火，入夜燈燭輝煌，漫山遍海，均有聯軍蹤跡。兵心士氣，爲之大振。
丙、陸海協同之規劃——與陳璘、李舜臣等迭次舉行會議，對總攻擊時水陸協同，有所規劃。
十月二日聯軍總攻擊開始：「劉綎募先鋒數千，乘輪車編高梯逼順天城（曳橋寨），我國（朝鮮）兵皆從之。綎建大將旗，令諸軍齊攻，前鋒已抵城下，馬兵萬餘爲後援。賊登砲樓，放火砲木石，兵不能支。忽於城西狐頭，賊集兵突擊，天兵（明軍）盡傷丸劍，散亂顛沛，或殺或擄。賊又從城穴，揮劍亂砍，投薪焚輪車編梯（

雲棲雲梯），死屍燒盡，天兵死者八百人。」（朝鮮燃藜室筆記）

水師方面，由於陸上部隊之協同未能適切，亦遭挫敗。蓋「綖密約璘，三日夜待汐入，水陸並攻。屆時水兵聞鷄鳥聲，以爲陸兵已入城，殊死先登。潮乍退，船膠線不能動，賊兵涉泥濘，圍而攻殺。璘、舜臣不知所爲，自焚其船四十三艘，兵多束手乞降。」

「四日璘又引舟師進攻，陸軍仍未能如約，又敗。璘大怒，登陸到綖帳中，裂綖帥字旗，責其不與協同，致兩遭挫敗。並馳報總督邢玠。綖爲之氣沮，面色如土，扣胸大痛曰：將官無人，我何獨能乎！」（朝鮮燃藜室筆記）。

五、聯軍撤退及其部署

聯軍陸海兩軍，連戰皆北，士氣大挫。而泗川新城之敗，益使綖攻略曳橋之戰意動搖。遂決心退却，待機再攻。其退却計劃及部署，頗週詳適切。卒使聯軍自敵前安全撤退，無一兵一卒之失。其要項如次：

(一)以曾希彬、吳廣兩部萬餘人，扼守順天光陽兩城，掩護退却，監視日兵。

(二)水軍進出曳橋寨附近海面，不斷佯攻，牽制日兵。俟陸上聯軍脫離戰場，進入安全地境後，再向西海面撤退。

(三)轉進部隊之區分，退却道路及退却目標之分配，均預先妥爲規劃安排。

(四)退却行動，祕密而迅速，帳幕器具，均遺置原有宿營地，使日軍無從偵悉。

數萬人衆之西路聯軍，竟於七日一夜之間，全部自敵前撤離，而日軍毫無所悉，翌日「賊見營中寂然，大怪

之。使人伺之，無復隻兵留者。」（朝鮮燃藜室筆記）

聯軍水師，任務達成後，於九日撤離松島，退返古今島海軍根據地。

九、東南海濱作戰之檢討

一、作戰性質之特殊

東南海濱之戰，為朝鮮戰役中規模最大之作戰：雙方參加之兵力，幾近二十萬人，戰場範圍，東西綿亘逾一百六十公里；作戰期限，延續達二十五天之久。誠屬本戰役中最大規模之作戰行動。就作戰原則與理論言，以如此龐大之作戰，對整個戰役之勝敗，應具有決定性作用，作戰告終，戰局似亦可隨之而解決。然而，此次作戰則又不然。研討其實戰經過，發現以下各點，與一般性之會戰。情形有不同者：

甲、雙方並未使用全部戰力於戰鬥。

乙、主力未及使用，成未至決戰階段，戰鬥已不能進行。

丙、戰鬥結束，雙方主力依然存在。

丁、戰場形勢與全般戰局，與戰前並未有所改觀。

此次作戰對於雙方唯一而顯著之影響，乃兵力上之消耗而已。聯軍則損兵折將，徒招損害，作戰任務，並未達成。日軍則作困獸之鬥，勝不敢進，敗無路退，以最後掙扎求得苟延殘喘之時間而已！

總之，海濱之戰，形式上雖為一龐大的全面性的作戰，實質上則為幾個各別性會戰之綜合，而其性質，又為一不澈底無結果之作戰。對於戰局，並不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二、雙方戰力分析

就此次會戰各種作戰因素，加以分析：聯軍以兵力衆多，及武器精良，爲作戰之優越條件，日軍佔地形與工事之利；而戰鬥精神與士氣方面，則雙方各有長短。因之，此次作戰，遂形成不勝不敗之戰局。其實況如次：

就實際參與作戰之兵力言，聯軍佔絕對優勢，形成三與一之比。統計如次：

	聯軍	日軍
東部戰場（蔚山）	二九、五〇〇人	一三、〇〇〇人
中部戰場（泗川）	四五、五〇〇人	一三、五〇〇人
西部戰場（順天）	四六、六〇〇人	二〇、〇〇〇人
合　計	一二一、六〇〇人	四六、五〇〇人

兵器彈藥方面，聯軍亦佔優勢，尤以在數量上，日軍無法與聯軍比擬。

工事與地形上，日軍能充分利用，發揮其對防禦作戰之優越性能。島山新城曳橋三寨，不特形勢險峻，守易攻難，且重城疊壘，工事堅固，日軍藉此以彌補其兵力之不足，行決戰防禦以抗聯軍。故敵之得以處於不敗地位，實乃借助於地形與工事，可謂已充分發揮防禦作戰之優點。

至於士氣與戰鬥精神方面，雙方亦處伯仲之間：日軍困戰七載，師老兵疲，意志頹唐，士氣戰力均差。復由於部隊損耗率甚大，百分之五十以上爲補充新兵（小西行長及加藤清正兩軍新兵尤多）。不特軍風紀窳敗，且無作戰經驗。新城曳橋兩寨得以却聯軍而確保者，除幹部領導有方外，死亡邊緣之掙扎有以致之。

明之第二次援朝野戰軍，騎軍大部來自北直隸及西北各鎮，步軍則自浙、川、湖廣、南直隸等地爲多。不特在生活習慣上，各有其傳統特性，且在訓練與作戰經驗上，亦優劣不齊。就一般言，馬軍以宣大兵爲最優，遼東兵最差；步軍以浙兵爲優，京兵最劣。以如此來源龐雜素質不同之部隊，在一個戰場作戰與指揮上之困難，可以想見。雖以計劃週詳指揮卓越之指揮官如劉綎者，仍不免有「我何獨能」之痛也！至於戚繼光訓練之勁旅與幹部，大部已經老去；薊大（寧）兵之作戰精神，往日所表現於平壤會戰者，亦已不能復見。援朝作戰末期之明軍，勢已如强弩之末，其不足以克敵致果，不足怪也。

朝鮮軍事情形，由於訓練裝備給養之不足，戰鬥力尤遜於明軍。戰鬥中先退逃亡者特多，逃亡率達百分之五〇以上。形成戰場上之弱點。以蔚山戰鬥爲例，參加作戰之九九六九名朝鮮兵中（朝鮮首相柳成龍之報告）：

陣亡者	二九八人	逃亡者	四、九八二人
重傷者	八七六人	留陣者	三、八一三人

然而朝鮮軍幹部中，基於復國復仇之熱忱，處極艱苦之環境下，與日軍作戰到底，至死不屈者，亦比比皆是。

三、聯軍不能獲全勝原因

海濱作戰之二大會戰，其實戰情形雖各有不同，而其演變程度，則完全相似：即聯軍每於戰鬥前期，贏得輝煌勝利；而於攻堅或決戰階段，每因小挫而敗陣，以致前功盡棄。此兩次會戰之聯軍不能獲得最後勝利，下列原因有以致之：

會戰計劃與部署之錯誤——海濱作戰計劃，以麻貴案（參閱本節四之㈠）爲藍本，邢玠脩正爲三路分進而不合擊之案（本案）。麻案之鉗形戰略，主力置左翼，以釜山爲目標。而邢案則置主力於右翼，三路軍各有其攻略目標。在立案上犯以下錯誤：

甲、放棄最有利之作戰目標——釜山（距蔚山約六十公里）。

乙、各路軍無共同之攻略目標，兵力不能集中使用。

丙、將重點置于右翼軍之主力，距日軍要害（釜山）過遠（約一百五十公里）解決戰爭不易。

兵力之浪費及使用失當——東路軍旣爲牽制部隊，竟配屬兵力約三萬人。而西路軍雖爲主攻部隊，兵力則僅有二萬六千餘人。嗣後雖增至近五萬人，對於重點形成，仍嫌不足。新城曳橋兩次攻略，聯軍各出動兵力在四萬五千人以上。而兩日寨之陸上防禦面，新城不過三公里，曳橋僅二、五公里。聯軍以如此龐大部隊，對如此狹小防禦面之敵，行包圍攻擊，則其兵力之無法展開，甚至擁塞自亂，乃顯而易見之事也。

第七節　戰爭結束及申論

一、露梁海上殲滅戰（參看附圖十四——五八五、五八六）

一、海濱會戰後之雙方狀況

豐臣秀吉之撤兵遺命　發動此次戰爭之日本實際統治者——豐臣秀吉，於是年八月十三日病歿。其遺命爲：

㈠以德川家康繼掌國政，收拾殘局——「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莫以定之。我今以天下托卿，卿爲吾努力。」

㈡痛悔發動此次戰爭之錯誤——「吾與明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吾時受焉，我深恥之！」

㈢決心從朝鮮撤兵——命令淺野彈正、石田三成「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不可往，則遣利家。」

㈣顧慮撤退之困難——秀吉臨瞑猶向左右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

秀吉死後，家康祕喪不發，並密召加藤清正之第一軍，先行退集釜山候船返國。其他各據點之日軍，聞訊後兵心渙散，咸懷歸志（日本外史卷十六）

日本之撤退部署（附圖第十四—五八五）　日軍撤退要領，迄十月中乃正式頒達各軍中。此時盤據朝鮮東南海隅之日軍，兵力尚有四萬六千餘人，除清正部已先行撤離外，其餘各部之撤退部署，要領如次：

㈠東部方面：西生浦、梁山、竹島各部，十一月十五日起開始撤退，集合於釜山，候船返國。

㈡中部方面：居昌之第四軍，卽由所在地撤退上船，逕返本國。

㈢西部方面：順天、泗川、南海、固城等四處之日軍，俟東部兵撤離後，協議撤退日期及順序。集巨濟島撤退。

聯軍一般狀況　海濱會戰後，麻貴東路軍主力，集結慶州以南地區，取待機態勢，其前哨進出蔚山外圍，監視

倭之行動。劉綎西路軍，雖撤離曳橋戰場，其一部仍留陽光、順天兩城，與日軍相距咫尺，虎視眈眈，乘機待進；劉綎軍主力，則集中富有，距曳橋僅一日行程。至於中路軍方面，以星州爲整頓集結基地，距泗川日軍較遠。

海軍方面，陳璘軍主力，分佈古今島一帶海上，實力頗爲雄厚：有艦船五百餘艘，官兵一萬三千二百餘人。李舜臣所部之朝鮮水師：有戰船一百六十餘艘，伺候船百餘艘，年來復新建大戰船三十五艘，合計約三百艘。戰船中尤以朝鮮之龜船，明之蒼唬，所向無敵。故朝鮮西南海上，制海權始終操諸聯軍手中。

秀吉死亡及日軍撤退之情報，陳璘得之最早，並判斷西部各地之日兵，將循海路撤退。其處置：

㈠聯軍艦隊主力，由古今島向東推進，進出左水營、羅老島以東海面。

㈡設聯合作戰指揮所及艦隊基地於左水營。

㈢以水師一部佔領貓島，重行封鎖光陽灣，截斷小西行長及其第二軍之退路。

㈣以一部兵力巡邏露梁峽及其以東海域，監視泗川、南海、固城各地日軍之動態。

二、露梁海戰之形成：

小西行長海上突圍之失敗　西部日軍接到撤兵命令後，協議自十一月十一日起，由順天之第二軍先行撤離，再按泗川、南海、固城各地之次序，依次向巨濟島集結，候船返國。

小西行長及其第二軍官兵，聞訊後無不欣喜若狂，連日徹夜飲宴。十一日晨登船集松島待發。其先遣船隊，駛近光陽灣口貓島近海，爲聯軍艦隊狙擊，海上封鎖嚴密，出路截斷。行長雖選拔優秀射手及長於衝[illegible]

編成衝鋒船隊，企圖突破海上重圍。連日屢試屢挫，終告失敗。孤軍危城，官兵歸心似箭，戰志消沉。行長處此，一籌莫展，唯有乞援泗川、南海之日軍而已。

島津義弘之赴援　此時泗川新城之島津義弘，已將軍中老弱傷病與所虜婦女物資，先行遣往巨濟。自率第五軍主力登船，編成龐大艦隊，答碇候潮待發。獲訊後，遂改舷而西，乘十八日夜初月色，逕向露梁海峽疾駛，企圖突入光陽灣，與行長會合。

中途復遇南海宗智義部船隊，兵力約一千人，與義弘所部會合，實力益見雄厚。共有兵力萬餘人，艦船五百餘艘。而義弘復恃新城戰勝餘威，信心頗强，毫無顧忌，聲勢之雄，誠有「彌滿大海，海不見水」（柳成龍懲毖錄）之狀。（插圖第六）

午夜義弘之龐大船隊，開始通過露梁海峽。

聯軍戰略及其部署　陳璘、李舜臣獲悉日援軍西進情報後，即將所掌握之艦隊，及時部署就緒，期於露梁西部海上，將日船隊包圍，行海上殲滅戰。

此時聯軍艦隊，尚分散於沿岸各海域，璘及舜臣即以光陽灣及左水營附近艦隊爲基幹，部署如次：

㈠以鄧子龍督兵一千，駕三巨艦爲前鋒，俟日艦通過海峽後，邀擊其後，並截斷其歸路。

㈡陳璘督明水師爲左軍，屯昆陽之竹島與水門洞港灣內，啓碇實彈待發。

㈢李舜臣督朝鮮水師爲左軍，進泊南海之觀音浦，待機與明軍夾擊日軍。

三、海上殲滅戰之進行（附圖第十四——五八六）

前鋒之截擊戰鬥　十九日午前二時頃，義弘艦隊主力，大部已出海峽，駛進露梁西部海上，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我船無數，從陰影中來，將近賊船，前鋒放火砲，吶喊直駛向賊，諸船皆應之。賊知我來，一時鳥銃齊發，聲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柳成龍懲毖錄卷二第六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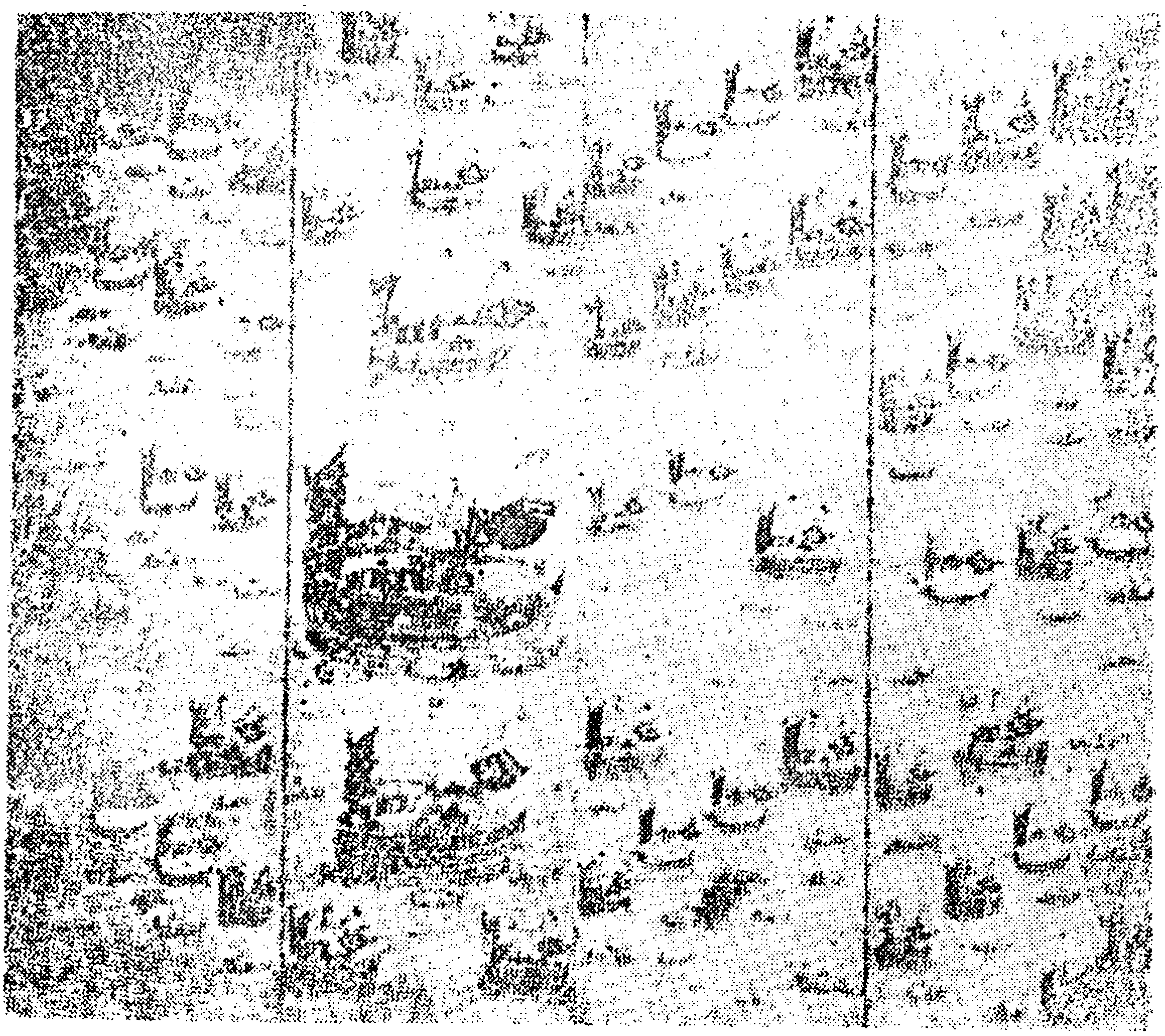
前鋒艦隊旋被優勢日艦包圍：「子龍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攜壯士二百，躍上朝鮮船，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明史鄧子龍傳）。璘遣副將陳蠶率艦來援，已不及。

主力戰之展開　前鋒苦戰於海峽口之際，聯軍左右兩軍亦由南北兩方，向大島東部海面之日艦隊主力，展開猛烈攻擊：「兩軍突發，左右掩擊，砲鼓齊鳴，矢石交下，柴火亂投，殺喊之聲，山海同撼。許多倭船，大半延燃。賊兵殊死血戰，勢不能支，乃退入觀音浦，日已明矣。」

舜臣率朝鮮水師精銳，跟蹤敵後，突入觀音浦，與日軍再度血戰。璘及明水軍繼至，聲勢益振，並以虎蹲砲連續轟擊，日艦中彈起火者逾多，艦陣隨之自亂。敵途窮反噬，戰鬥尤烈，艦船狼奔豕突，漸入混亂狀態。舜臣領先督戰，竟中彈陣亡。時戰鬥方酣，其子祕不發喪，繼續鳴鼓麾旗，代父督戰。璘亦數度受困，賴友軍協力苦戰，卒將頑敵分別戰潰。（朝鮮李忠武公行述）

日未及午，日軍之抵抗已告中止，大部艦船，或焚燬沈沒，或被聯軍所俘。一部棄船登岸，船被聯軍焚燬，殘兵為陸上聯軍截擊，死亡纍纍，得以逃匿於南海日軍之棄寨者，僅樺山久高等數人而已。

插圖第六



兵船圖

四、露梁海戰之結束及檢討

雙方之損失　露梁之戰，日軍戰死及焚溺而死者，數以萬計，其第五軍主力，幾乎全部消滅。艦船方面，除義弘率五十餘艘，於酣戰中乘隙脫逃，及少數船隻，於會戰初遁回海峽外，全部覆沒。故此戰實爲朝鮮戰役中最成功之殲滅戰，聯軍獲得空前勝利。

然而聯軍贏得此次勝利，所付代價亦不小。朝鮮水師喪失統帥，致統御無人；明軍損折大將，影響作戰情緒甚大，而艦船與官兵之損失，亦不在少數。戰後之聯軍水師，亦疲憊不堪，不特不能乘勝進擊對馬、九州，直搗敵巢；甚至無餘力擴號戰果，卽近在側背之日軍（小西行長之第二軍），亦任其逃逸。

露梁海戰之影響　露梁之戰爲朝鮮戰役聯軍最光榮之史實，與平壤會戰，同具至大之意義與價值。蓋平壤會戰：在軍事上，聯軍轉敗爲勝之基礎，由此奠定；在政治上，朝鮮半壁河山，得以重光。露梁會戰戰果，則尤爲重大，主要者如次：

㈠朝鮮海濱之日軍，聞風喪胆，迅作歸計。露梁戰後未及一週，日軍全部撤離。朝鮮戰場，已無復一日兵遺留。

㈡拖延七載戰火而遍及全境之朝鮮戰役，至此遂告結束。中、日、朝三國間之戰爭狀態，亦不復存在。

㈢朝鮮全境，隨之光復，其人民亦得以重享和平。

二、援朝戰役總檢討

一、雙方作戰上之損耗

援朝戰役，實爲一龐大之消耗戰。參戰三國，不特兵力疲憊，兵源枯竭，且物力財力消耗過鉅，府庫爲空，民生凋弊。然就日本言，實足爲其侵略者之懲戒，就明廷與朝鮮言，則爲保守國土之戰，意義極爲重大。玆略舉作戰損耗數字檢討之。

三國作戰兵力及其損耗情形 三國用於朝鮮戰場兵力，幾達九十萬人，各國兵力之數字如次：

明朝 二二一、五〇〇人

朝鮮 一八八、五九九人

日本 四七一、四九〇人

就上述數字觀之，以蕞爾之國如日本、朝鮮，兵源之困難情形，不言而喩。豐臣秀吉「吾不幸生小國兵力不足……奈何」之歎，尤堪反映其兵源之枯竭！（日本國志卷五）

至於兵力消耗情形，尤堪驚人。三國直接用於作戰之兵力，共達六十三萬人，而其損耗逾二十七萬人，爲作戰兵力之百分四十七。亦足以反映此次戰爭中，雙方兵力損失之慘重矣！概計如下表：

區分	前役（萬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後役（萬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兵力	損耗	損耗率	兵力	損耗	損耗率
明軍	七四、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三三%	一一七、〇〇〇	五八、七〇〇	五〇%
朝鮮軍	六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八四%	三七、六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七六%

日軍	一九七、七〇〇	八七、七八七	五〇%	一四一、三九〇	二九、〇〇〇	二一%
合計	三三一、七〇〇	一六二、七八七	五〇%	二九五、九九〇	一〇七、七〇〇	四四%

聯軍軍費軍糧之浩大　明用於援朝作戰之經費，數字極爲浩大，即餉銀一項，約在千萬兩以上，以後役爲例已在七百八十萬兩（明史）至八百萬兩之間。據兩朝平攘錄稱：「大司農計度支，自二十五年（萬曆）邢經略出關，至二十八年歸，凡用餉銀八百萬兩。火藥、器械、馬匹不與焉！」運往朝鮮之軍糧，亦頗龐大，有紀錄可查者，達六十七萬五千餘石。糧款爲數亦鉅。據「再造藩邦志」載：「是役也徵……南北兵達二十二萬千五百人，費糧銀約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又費三百萬兩，實色本色銀米十萬石。」

此次戰爭損失最大負担最重者，莫如朝鮮。其戰費及損耗數字，雖無具體資料可稽，但朝鮮於開戰瞬間，舉國淪爲戰場，戰亂七年所受損失之慘重，不言而喻，復爲救亡圖存計，悉以全國之人力財力物力，從事抗戰，消耗之浩大，亦在意料之中。就其軍糧供應與損耗情形，即可判斷其一般：

㈠對明軍軍糧之補助

食米　二二七、七八〇石

大豆　一五三、六〇〇石

㈡日鹵獲之各地儲備糧

漢城　三〇〇、〇〇〇石
平壤　一〇〇、〇〇〇石
各主要城邑　二五〇、〇〇〇石

朝鮮「喪亂之餘，民死蓋什之八九矣！其幸孑遺者，僅存如縷之息，而勞來先入，誅求是加，橫科暴征，名目如蝟。天兵餽餉辦於是，經費需用出於是，以之練兵，以之築城。髓骨已椎，而索賦愈峻，能力已竭，而征役轉急！國計民生，均陷絕境，土崩瓦解之形已成矣！」（亂中雜錄）

二、戰果

朝鮮之戰，中、日、朝各用兵數十萬，喪師各十萬左右，並各竭舉國之人力資源以赴之。然而苦戰七年，日本一無所得，明廷朝鮮終獲驅侵略于境外，實一光榮之勝利也。玆略分析如次：

㈠正義之重振　聯軍不惜任何犧牲代價，卒將侵略者驅除朝鮮領域之外，鯨鯢盡戮，海隅載清，朝鮮之得以恢復故土，重覩和平，正義之潛力有以致之。

㈡侵略者必遭失敗　豐臣秀吉爲排除異己，發動此次侵略戰爭，蹂躪朝鮮七載，天下騷然。動兵遠征，師勞無功，悉索敝賦，民困已極，臨絕悔恨，淚洒滿襟。日兵之爲海外鬼者，又豈止十萬而已哉。侵略者之末路，亦可悲矣！

㈢奠定朝鮮和平基礎　日本自此戰役後，侵略野心爲之遏阻，不敢再動兵侵犯朝鮮者，達二百餘年之久。故此戰在政治意義上，朝鮮於此後二百年間，得免於日寇之侵凌，獲得安全之保障。

㈣中國之援朝參戰乃為義戰　朝鮮受侵，明軍及時入援，完全基於正義，出兵既無條件，却敵後撤兵亦無條件。且撤兵之後，猶酌留萬世德部，為朝鮮分防戍守，協訓新軍，期其自强自守。至於喪師十萬，耗金千鎰，為屬邦贏得國家之安全，亦明廷之義舉。故此次援朝之師，稱為仁義之師，堪當無愧！

㈤建立中、朝聯合作戰之楷模　朝鮮戰中，明朝不計犧牲之如何重大，援軍源源入朝，與朝鮮軍聯合作戰，以打擊侵略。而朝鮮軍民，亦能以全力支援聯軍作戰，甚至忍飢節食供應聯軍，亦在所不計。而海軍方面中、朝兩軍之精誠合作，尤造成兩國聯合作戰上之光榮史實。如陳璘與李舜臣之互讓戰功。又如露梁海戰中，舜臣戰死，其子侄「仍麾旗督戰，向前不已。都督（陳璘）船幾陷，諸將見公船促麾，爭赴解救。戰罷，都督移船相近曰：『統制（舜臣）速來速來！』莞（舜臣侄）立於船頭，哭曰：『叔父命休』！都督仆於船上者三，大慟曰『既死之後，乃能救我』！又扶膺哭之良久！都督軍亦皆投著而不食！」（柳成龍懲毖錄）中、朝兩軍合作無間如兄如弟之精神，亦足以流芳千古也矣。

第十一章　明末流寇之亂諸戰役（附圖十四—五八七、五八八、五八九、五九〇、五九一、五九二、五九三）

明末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加以天災頻仍，連年用兵，以至民窮財盡，叛軍、逃兵、飢民、被裁驛卒羣起為賊。明廷對流寇之進剿可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自明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起，至崇禎十四年張獻忠、李自成分別陷襄陽、洛陽止，寇股衆多，各自為戰，明廷先後施以六次重要之進剿，但旋剿旋起，寇患益深。

第二階段：自張獻忠陷襄陽、自李成陷洛陽起，天下流寇不歸於張，即歸於李，形成兩大股力量，蹂躪地區益廣。明廷進剿乏力，至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落，莊烈帝縊死於煤山。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明末政治、經濟、軍事之困弊

明代政治之敗壞，自太祖時已肇其端，故黃黎洲「明夷待訪錄」謂：「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由於丞相罷後，又有錦衣衛、東廠、西廠之特務統治，箝制朝臣，於是君主極權，無慮臣下之篡奪，乃深居宮中與宮女閹宦嬉混不問政事之君主，在明代常有之，且竟有二十餘年不視朝之君如世宗、神宗者，實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尤以神宗之荒廢昏闇特甚，以致政府中「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趙）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

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部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歷代通鑑輯覽萬曆四十年條）。由此段史料觀之，可知明神宗之末，政治敗壞之狀況，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州縣，實已全部陷入癱瘓之狀態，故內憂外患亦與日俱增。且刑政失宜，官吏貪殘。關于刑政失宜者：「廠衞（東、西廠，錦衣衞）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伏願先寬東廠條例。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如臣子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闕下，未爲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歛餽，爲害匪淺。」（明史紀事本末天啓十五年御史楊伯願奏言）關于官吏貪汚者：「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張居正萬曆十年請免逋賦奏言）「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爲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同上崇禎元年戶科給事韓一良奏言）「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於捕一盜而破數十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爲盜乎！」（同上，崇禎三年兵科給事中劉懋奏言）由上述記載，可知明末刑政失宜，官吏貪汚一斑。

神宗之政已敗壞于前，太監魏忠賢又專擅作奸于後，頹波入于崇禎遂致挽救無術矣。

至於明代之財賦狀況，則一向在政策上已陷于錯誤。明夷待訪錄（田制三）有云：「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

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卽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况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之豐年，而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爲讎也。」（財計一）又云：「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至崇禎間，又特設內寶鈔局，晝夜印鈔，募商發賣，以吸收金銀，而無肯應者。又云：「今礦所封閉（萬曆二十四年起，開天下礦，至三十三年罷），間一開採，又使宮奴（宦官）專之，以入大內，與民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綱運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斂天下之金銀而去。……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卽時和年豐無益也，卽勸農沛澤無益也。」此乃說明明代財經政策錯誤，而釀成經濟破產至于此種境地。

其次，自明初以降，對漠北用兵不已，繼之以沿海倭患，此二外患至神宗之世未已。其耗費明之府庫至鉅。至張居正爲相之後，史稱中興，雖有太倉之粟足資十年之饗，然居正卒後僅三年，尚寶少卿徐貞明督治京畿水田時，卽已以財匱而不能舉辦矣。繼之又有萬曆十五、六、七年間，水旱爲患，民大饑疫，遍及之地有京畿、江南、浙江、江北、河南、山西、陝西、山東諸地。天災之後，繼之長期大戰，自萬曆二十年冬遣兵東援朝鮮抗日之役，戰爭

竟達七年之久，自此明之府庫益竭矣。不僅此也，繼此之後又有對滿洲之用兵，爲患尤鉅，直至于明亡而後已。茲將神宗以後，財經困弊之大者，略爲說明之。

萬曆二十四年（西元一五九六），時朝鮮方用兵，國用大匱。是年三月，乾清、坤寧二宮火災，欲營建二宮，因財乏而不能辦。於是宦官倡開礦之利，神宗從之。首開畿內，命宦官領之。繼于河南、山西、南直隸、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到處開採。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則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爲下有礦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害終神宗之世而始已。

繼此之後，又增設各省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所至納奸民爲爪牙，肆行殺奪。又立士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鷄豕，皆令輸稅。中人之家，大半破產。至萬歷二十七年，遂有各地民變，擊殺稅吏之事。是年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憤衆數萬人，擊傷稅使陳奉，投其稅吏十六人于江中，打巡撫衙門，繼之者又有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蘇州諸處民變，幾成大亂。三十四年雲南夷漢居民，亦恨稅使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是役稅監楊榮被殺，稅吏死者二百餘人。明夷待訪錄對萬曆崇禎間之餉稅亦有云：「萬曆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爲戶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爲兩稅固然，宜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

其生也亦無幾矣。」

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刑科給事中李如燦言天下財賦空竭之狀有云：「盜寇憑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空矣。臣謂斂怨干和，皆財用爲之也。」崇禎十六年右僉都御史徐標奏言：「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其他凡經流盜所經者，當可概見。明末之經濟破產，社會凋殘，一至於此，焉得不亡。（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明代經濟窘困之狀況如上述，而軍餉虛耗與支絀復極嚴重，由是益促使明朝之速亡。

明太祖雖以武功定天下，然其廢宰相之後，晚年大殺功臣宿將，並自此竊仿宋太祖之故智，重文輕武，分化武將之權，以固皇位。此事張居正、黃黎洲皆曾言及之。萬曆元年，張居正進講經筵時，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神宗乃下詔舉將才，然重文輕武之偏弊未改。黃黎洲在明夷待訪錄兵制二亦云：「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于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無將之實。」又曰：「國家承平之時，武夫至大帥者（猶）干涉（于）文臣，卽其品級懸絕，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武臣卑下如此，當內憂外患來臨時，則難得其效力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

至于明兵制之不良，亦爲有明一代府庫財竭之主因。明夷待訪錄兵制一云：「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衞所

之兵變爲召募，至崇禎宏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衞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于農，然且不可，乃又使分軍于兵，是以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女眞（滿洲）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費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衆自衞，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卽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又明末武將貪汚，亦一如文吏，其爲毒甚且過之。如萬曆三十一年，戶部以內府所供寖多，困不能支；九邊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而有邊兵屢譁之事。崇禎十年刑科給事中李如燦言：「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掊尅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時財政大絀，錦州、薊鎭兵相繼譁變。二年，陝西大旱，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三年復以稽餉而兵譁變，潰淬亡命山谷，倡饑民爲亂。時滿洲入寇益急，廷議核實兵餉，各邊鎭皆釐汰裁餉至數十萬，於是戍守障塞之兵，皆譁譟而下。時朝廷遣宦官監餉，反多一扣餉之人。監餉者欲自飽，則督撫鎭道皆有所恃以飭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餉，蓋時帝方倚任宦官而不察也。此種現象愈演愈烈，國家府庫益竭，而加于人民之田賦稅收亦愈甚，於是流盜亦日衆。在崇禎七、八、九三年間，流寇擾亂河南北之後，夾河千里雞犬無聲，闕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多夜伏豐草深林中，採野穗以食，田隴間亂木枒槎，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羣，杳非人境，社會凋殘，至於此極。（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綜觀以上明末之政治腐敗，經濟破產，社會凋殘，軍事惡化諸記載，明朝安有不亡之理。

第二節　流寇蠭起之原因

明末流寇來源，種類甚雜，有叛軍、有逃兵、有驛卒、有饑民、饑軍。其所以相煽而起之原因，蓋爲明季弊政有以釀成之，滿洲又從而乘之，內憂外患相踪而至，遂致于益發不可收拾之勢。茲據李光濤，「明季流寇始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一）所載，明末流寇蠭起之原因摘要於下：

天啓七年（一六二七），陝西巡撫袁化鯨言：見在各軍庚癸呼天，援遼家屬悲號動地。昨聞徵調之令下，而强壯者多思挈家亡矣。同年，甘肅巡撫張三杰言：甘鎭連年累欠至六七十萬，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啓元年至今，共欠八十餘萬。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三月，臨洮軍以餉缺鼓噪。四月，大學士李國𣚴言：「今日地方督撫等官，連章累牘，爲饑軍請命，良非得已。累計各邊多則百萬，少則亦四五十萬。」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延綏巡撫岳和聲言：「延軍乏餉，已越二十七月……法不能制，情不能諭，譁而爲亂勢所必至。」

崇禎二年三月，戶部右侍郎南居益等言：「延綏、寧、固三邊額糧，缺至三十六月，去年闔省荒旱，窮極思亂，大盜蜂起，狡寇逃丁，互相煽動，千百成羣，橫行於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韓城、蒲城之間，皆由饑軍鼓噪，養成燎原之勢。」

五月，督師袁崇煥疏稱：「今各邊兵餉，歷年未給二百餘萬。凡請餉之疏，俱未蒙溫諭；而索餉兵譁，則重處任事之臣。一番兵譁，一番發給，一番逮治；譁則餉，不譁則不餉。去年之寧遠，今年之遵化，謂譁不由餉乎？近各鎭多以譁告矣，譁不勝譁，誅不勝誅。外防虜訌，內防兵潰，如秦之大盜，譁兵爲倡，可鑒也。」

七月，督理邊餉戶部右侍郎李成名言：「遼左兵興以來添新餉，添雜派，設督餉。其爲遼計甚急，中外諸臣，亦惟知遼之急而急之，視各鎭若可縱也。而自今視之，各鎭亦何嘗不急乎？豈可處極危之地，當可危之時，而令其嗷嗷待哺，忍死荷戈者乎？一呼鼓譟，相視效尤，左支右吾，但求徼倖，此封疆宗社之關也。」

此爲明末兵因缺餉而譁變之概要。

流寇之另一來源，即爲逃兵。此種逃兵，以歷次援遼之役之逃兵爲最，大概自萬歷四十七（西元一六一九）三月，楊鎬經略遼東，爲滿洲所敗。是役喪軍士四萬八千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明廷聞報，京師爲之大震。自此役起至崇禎二年（一六二九）之「己巳虜變」（滿洲兵下遵化，自順義進逼明之京城），其間凡十年，在此期內，明爲拒敵而國內徵調一空。而此種徵調之兵，或則遇敵而遁，或則中途奔潰；逃兵聚集日多，其爲害不僅沿途刼掠而已，且從而加重流寇之亂。茲摘其要者如次：

崇禎元年九月，兵部尚書王在晉言：「竭海內之力以供遼餉，功既無成，財復大匱。柳河之敗，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此六萬二千之兵歸於何有？」

山西原有遼東敗兵，不敢歸伍，相聚刼掠。

崇禎元年七月，陝西定邊營逃卒王嘉胤（胤又作允）反於府谷，清澗王左掛合騎賊萬人反於宜川。

是年十一月，白水王子順反，合逃兵掠蒲城、韓城，巡撫胡廷晏惡聞盜，報者杖之。府縣遂不以聞，盜益肆，稱爲省城賢主人。二年正月，固原逃兵千人，掠涇陽、三原。三年十一月，延綏神一元，自遼陽逃歸。

「己巳虜變」滿洲兵進薄京師，明四方勤王之師，中途一變而合於流寇者，有：

山西巡撫耿如杞援兵，潰於良鄉。援兵皆沿邊勁卒，竄走剽掠秦晉間，李自成與之合，衆至萬餘，推高迎祥（自成舅父）爲首，稱闖王。自稱闖將。

耿如杞勤王之師，部臣調遣失宜，五千壯士，一呼盡散，山西自此多賊。

延綏巡撫張夢鯨、總兵吳自勉、寧長總兵尤世祿、陝西總兵楊麟、臨洮總兵王承恩、甘肅巡撫梅之煥、總兵楊嘉謨等，先後率兵萬七千人，延安甘肅兵潰而去，與羣寇合，張夢鯨忿死。

此爲逃兵叛卒，變爲流寇之大概。至于驛卒變爲流寇，則因至崇禎二年，朝廷以軍餉匱竭，乃有裁汰驛卒之舉驛卒終年肩挑背負，辛苦爲生，一被裁汰，無以維生，遂相聚爲盜：

崇禎二年正月，刑科劉懋請補給兩年缺餉，以內帑十萬賑延綏。不應。乃請裁陝西驛費以供兵用，歲得數十萬。上亟從之，且著爲令。民之仰食驛糈者皆失所。

四年五月，工科給事中許國榮言：「祖宗之設驛站，所以籠絡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使不敢爲非。乃刻意裁削，俾一切游手游食之人，窮餓迫身，不得不驅而爲盜，流寇蓮妖（白蓮教），半是此輩。况軍興供應不貲，勢仍幫貼，窮民驛卒，交收其害，莫不痛恨。」

又引玉堂薈記卷下云：「天生此食之民（指驛卒），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爲賊，將

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各州此來者，言所擒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

饑民饑兵合爲流盜：崇禎四年三月，禮科給事中盧兆龍奏言：「秦晉之流寇披猖，饑民響應，近且齊豫之鄉所在見告。」

四月，撫賑陝西御史吳甡言：「延綏荒亂，半是塞上饑軍與失伍饑卒，饑民因隨之。」

同年，太僕寺卿鄭宗周言：「晉土自天啓初年以來，無歲不荒。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黃之派，急如星火，有司但顧考成，新舊併催，斬揭四起，勢所必至。……當此公私交困，軍興浩繁，爲三晉之計，臣不敢言蠲，與緩征停征，第恐瓦解勢成，議之無及。」

吳甡又言：「四年以前致盜由荒，四年以後致荒由盜，蓋自崇禎元年旱魃爲虐，陝西赤地千里，以致軍缺餉而譁，民缺食而逃，一二奸黠不逞之徒，挺而走險，袒臂一呼，饑軍饑民互相附和，盜因以起。……而二三年旱尤甚，盜之燎原不可撲滅，盜起於此，故曰盜由荒致也。」

其他如礦徒、白蓮教黨徒，所在爲盜，未能盡述。

第三節　明廷六次大圍剿

一、第一次進勦（參看附圖十四——五八七）

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十二月，陝西饑荒，流寇大起。先是萬曆間閹黨養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人民，又連年旱荒，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胤、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

（陝西今縣北）馬賊高迎祥（原明廷之邊塞騎兵）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應之。三邊饑軍、驛站汰卒（事在明年）亦羣起。是爲流寇蠭起之始。按當時延綏流寇，起于延綏以北爲逃軍，邊軍，如王嘉胤等；起于延綏之南者爲饑民，如王左掛、王二等。

諸寇已起，分道刦掠，王大梁由略陽（陝西今縣）逼漢中（南鄭縣），餘寇犯洛川、淳化等十餘州縣。固原（甘肅今縣）逃兵周大旺等則掠涇陽、富平等地。崇禎二年，明廷以兵部尙書楊鶴總督陝西軍務以討之。是年三月，鶴至長安，商洛道參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於白水，又追斬大梁於漢南，餘衆逃入山中，殲之幾盡。當時督糧道參議洪承疇，亦擊破王左掛，幾擒獲之；副將賀虎臣亦擒斬周大旺等，渠魁多就誅滅。然楊鶴不能撫綏，由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楡林間（今陝北），遍地皆寇。而是年十一月，滿洲深入爲寇，進犯京師（卽史稱「己巳虜變」），明廷急詔四方兵勤王，於是陝西五鎭之兵入援（已起前述），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變，皆懼誅而合于流寇。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之兵，則譁變於涿大（今大興縣）。此兵皆沿邊勁卒，潰竄後剽掠山東。明年（一六三〇）五月，滿州兵東歸，六月流寇王嘉胤（允）卽襲破黃甫川（府谷縣東北）等三堡，陷府谷而據之；同時分兵從神木（今縣）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並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掠石樓、永和、吉、濕等地。時總督楊鶴方主撫，遂有數股就撫，給免死牌安置于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治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名張應金）、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明進勦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蓋彼等見明軍進勦則散（化整爲零），退則復聚（化零爲整）也。時延安賊張獻忠（亦是逃兵），亦聚衆據十八寨（延綏邊防之障寨），稱八大王，被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擊破于清澗（陝西今縣），獻忠乃遁走河曲（

山西今縣）。崇禎四年春，渠魁神一元陷保安（陝西今縣）後敗死，其弟一魁領其衆圍慶陽，陷合水（皆甘肅今縣），楊鶴招撫之，一魁降而後叛，而其別股則南犯中部（今陝西黃陵縣）陷之，掠鄜州（今縣），賊勢大熾。夏六月，副總兵曾文紹擊斬王左掛後，遂進勦嘉胤于河曲。嘉胤以餉道被絕，乃東遁，自岳陽（今山西安澤縣）竄犯澤、潞（今山西晉城、長治），而爲其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爲首，並各自號名目爲：老囘囘、八金剛、曹操、掃地王、射塌天、闖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蝎子塊、混世王等。時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亦率衆來會，共分爲三十六營，衆號二十餘萬。蓋是役爲洪承疇、曾文紹、杜文炳等向延綏慶陽大進勦，連破之，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凡數十戰，流賊已敗，遂大部渡河東遁。神一魁等則合環慶（甘東）諸盜，西走鎭原（甘肅今縣）。此亦即明廷第一次對延綏慶陽間諸盜之大圍勦，洪承疇亦以是役之功，而代楊鶴總督三邊軍務。

洪承疇等已肅清延安慶陽間盜寇，乃向西追擊神一魁諸股流寇。時一魁合環慶諸寇屯鎭原之蒲河，欲竄平涼，南犯鳳翔、漢中。當時陝撫練國事即令固原、平涼、涇州等守備兵，截守各隘口；又令總兵楊嘉謨緝奸，殺賊探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竄，又乏食，互相猜疑。於是洪承疇自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曾文紹又率臨洮兵自西而至，寧夏總兵賀虎臣兵亦會，遂夾攻之於西濠（鎭原縣北），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是之謂西濠大捷。餘寇遂竄入六盤山區，據華亭、莊浪以苟延殘喘。

二、第二次進勦（參看附圖十四——五八七）

陝西賊已大部東竄山西，高迎祥（即闖王見前）、張獻忠、羅汝才（即曹操）等乃在山西分道四出，連陷大寧

濕州（今濕縣）、澤州（見前）、壽陽諸州縣，全晉震動。明廷乃急調宣大總督張宗衡駐平陽（今臨汾縣），巡撫許鼎臣駐汾州（今汾陽），分地守禦。又令關中調兵增援。及關中三將李卑（楡林人）、賀人龍、艾萬年（皆米脂人）率兵至，鼎臣令之屬己，由是宗衡怒其不從己而令之還，三將莫之適，乃轉而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今臨縣東），賊勢因之益盛，賊乃分其兵爲三，令閻正虎竄據交城（今縣）以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今孝義縣西南）窺汾州，紫金梁、張獻忠竄突沁州（今縣）、武鄉（今縣）而陷遼州（今縣）。時爲崇禎五年九月也。明廷乃急調曾文紹自陝東渡，以進勦山西之賊寇。

明年正月，文紹渡河抵霍州（今縣），即自任追勦，率兵北進，連破太谷、楡社（皆今縣）及太原附近之賊後，進追至壽陽、盂縣、方山（壽陽縣東北）、定襄、五台（皆今縣）皆破走之，斬其渠魁混世王。於是鼎臣令文紹駐軍平定（今縣），張應昌駐軍汾州，以夾衛太原。是時流寇在山西者，爲避文紹之軍鋒，乃紛紛向河北畿南等地流竄。

二月，流寇南逾太行者，掠濟源清化鎭（今河南沁陽東北豫晉襟要之地）陷溫縣、修武（今縣）、武陟（今縣）及圍懷慶（今沁陽縣）。其另股逾太行東竄者，則大掠順德（今河北邢台）、眞定（今正定）間，而爲大名明軍所遏阻。乃自邢台摩天嶺（今武安縣西北）南竄武安，其流竄於修武、武陟縣等地者亦往會，遂大破明將左良玉之兵于武安、涉縣間，於是懷慶、彰德（今安陽）間諸縣，被焚掠殆遍。明廷又急令曾文紹移兵與山西巡撫宋統殷、張宗衡等會討之。文紹破懷慶賊，又追破老回回于濟源。

九、十月間，明諸軍逐步進逼河北、山西間諸賊，是時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雖集中二十四營

之衆，但前爲左良玉等軍所扼，後又爲明京營兵所蹙，而連戰皆敗，欲走河南又爲大河所阻，乃詭辭乞降。監軍楊進朝（宦官）信之，奏於朝。至十一月，會天寒河水冰合，諸賊乃渡河南竄，河南方面之明軍，無遏扼之者，遂西犯閿鄉連陷澠池、伊陽、盧氏而掠汝州（今臨汝縣），然後復由盧氏山中間道南竄大掠內鄉、淅川、南陽、新野、光化、均州等地，因竄陷鄖西、鄖陽、紫陽、房縣、保康，南下歸、巴、夷陵（今宜昌）而陷夔州，遂欲于江漢間武當、武陵、大巴諸山及秦嶺之間與四川湖廣賊建立其基地。

崇禎七年正月，明廷以流寇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竄無定，廷議以爲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一指揮諸道兵進討。初議欲調駐陝之洪承疇總其事，但承疇時爲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動，延綏巡撫陳奇瑜方立功于延綏，威名甚著，乃擢奇瑜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隨宜進勦。並授予勦撫兼施之策。是卽爲明廷第一次最大規模之統一圍勦也。

高迎祥以明廷大舉進剿，爲先發制人之計，乃令張獻忠等十三營自鄖陽之黃龍灘分其軍爲三：一向河南，一趨淅川，一向商南（陝西東南地區）、盧氏。是年六月，陳奇瑜檄洪承疇扼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而自己亟馳至均州，令陝西練國事、鄖陽盧象昇、河南元默、湖南唐暉等四巡撫，各分兵遏其四面，而奇瑜則自與象昇率軍由竹山、竹谿（湖北今縣）至平利（陝西今縣）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斬三千餘級。支軍分道進勦者，亦連勝之，擒其渠帥十餘人，又分兵追至紫陽。此次進勦之役，凡經八晝夜，賊死者萬餘。於是賊乃化整爲零，張獻忠奔突商雒（陝西東南），李自成等遁入興安州（今陝西安康縣）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峽口。賊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

半。李自成急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自縛請降。奇瑜意輕賊，有驕色，遂遽許之，檄諸軍按甲不動，各發免死票還籍。先後遣者共三萬六千餘人，每百人以一安撫官率之。令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已出棧道，數萬衆漸不受約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渡渭北竄。數月之間，蔓延所及，北接慶陽，西至鞏昌（甘肅今隴西縣），南至邠州、麟遊、永壽、長安、盩厔、寶鷄、鳳翔、隴州等地，殆二十餘萬衆，其勢不可遏矣。陳奇瑜至鳳縣，悔被所愚。復被劾受賄縱賊，朝廷乃下奇瑜于獄，以洪承疇代之。

三、第三次進勦（參看附圖十四——五八八）

當陳奇瑜方大勝于竹谿等地之時，滿州兵則向察哈爾進犯，遂自宣府四路幷進，陷保安（今涿鹿縣），趨大同，下應州（山西今縣），克靈邱（今縣）。明總督張宗衡，總兵曾文紹、張金昌等不敢戰，清兵乃囘陷萬全左衞而始東還。宗衡因坐謫戍邊。

高迎祥等已爲陳奇瑜等數省之兵所追逐，乃西奔漢中，然後入終南山西脈。陝西洪承疇之兵進勦則入山，退則復出。旋高迎祥等乘隙分竄鳳、成等縣，北走鳳翔、汧陽、隴州，號二十餘萬之衆。迎祥與李自成蹂鞏昌（今隴西縣）、平涼、臨洮、鳳翔、固原諸府數十州縣。崇禎七年十一月，明廷命河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安，山西兵入韓城、蒲州，大舉進勦。迎祥、自成乃復竄入終南山以謀東竄。洪承疇得悉流寇將出關東竄，乃馳至華州（陝西今縣）部署阻遏軍事。迎祥宣言遣其友軍自鳳翔襲西安，洪承疇聞悉，復自華州一日夜馳至西安入據之，並檄諸路兵來會以圖合擊，並仍分兵馳赴華州，以防其東走。迎祥等竄至西安東境，明兵馳至西安者，皆已力疲不能出擊，由是迎祥等乃東竄。承疇復自率軍向東追擊，馳至潼關紅鄉溝邀截之。賊不能東出，復囘南山

。承疇則又馳赴藍田（今縣），欲從山後間道勦之。賊覘知明兵行動，乃分兵萬餘夜走商雒。時老回回等萬餘寇先據商雒山中，於是兩股會合東竄。承疇又自率兵三千馳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並備閿鄉、靈寶諸處；同時命總兵尤世威追擊于雒南，但世威軍大敗。於是諸賊數十萬出關，分而爲三：一自陝州（河南陝縣）渡河入晉向平陽；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時河南守隘諸軍，已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癘不能戰。於是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老回回等共十三股七十二營二三十萬之衆，進屯于伊、嵩、宛、雒之間（即今豫西諸山間），建大營于永寧（今洛寧）、盧氏。並議進取汴梁之策，久議未決，乃用李自成之議，再分兵爲三流竄。遂於崇禎八年正月，一路竄伊陽、汝州（今臨汝），陷滎陽、氾水，東剽鄭州，然後再分道南犯楚豫之交商城（河南今縣）等地；一路自葉縣、上蔡，南圍汝寧（今汝南縣）以與襄陽方面之賊合勢；一路自懷慶東渡河犯歸德（今商邱）、睢、陳（今淮陽）、許等州；另一路則來往策應。是時明軍在河南者，僅總兵左良玉駐于新安、繩池，陳治邦駐于汝州，陳永福駐于南陽。明廷乃急發各鎭兵四萬五千並馳赴河南，又進洪承疇爲兵部尙書，總督河南、陝西、山西、湖廣、保定、眞定等處軍務，而總督三邊如故，令急率大軍出關集中諸軍于滎陽以進勦，日期以六月掃蕩廓清。諸軍進止，一聽總督指揮，朝廷不予中制。

是月，洪承疇率軍赴河南。時高迎祥等所率之一路，陷滎陽，屠氾水，自鄭州南掠至楚豫之郊，得悉明軍在江淮者最爲薄弱，乃再分爲三路：一趨六安（安徽今縣），一趨鳳陽，一趨潁亳（今阜陽三縣）。趨鳳陽、潁、壽之賊，至卽陷之。鳳陽爲明室之故鄉，皇陵所在。鳳陽無城廓，賊至，官軍無迎敵者，卽潰。於是賊焚皇陵，自稱古元眞龍皇帝。恣掠三日，然後南陷無爲、巢、舒，掠六合、合肥、霍山、廬江，西竄陷潛山、太湖、羅田而入湖廣

。鳳陽之役，實予明廷以嚴重打擊也。

及至洪承疇至信陽與所指揮之諸軍皆集準備進勦，並部署外圍：令四川撫鎮之兵俱集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之兵，分駐承天（今鍾祥縣）、襄陽；鄖撫之兵移駐鄖、襄；漕督移駐潁、亳，進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之兵移駐汝南、南陽間；保定撫鎮之兵移駐邯鄲、滋州，南北策應，謀圍困流寇于江淮間其殲滅之。此等部署方告完成之際，諸賊又分途流竄，其在鳳、潁者，分為二大股，張獻忠一股南竄英、霍、蘄、黃一帶（今湖北東部），高迎祥與李自成一股則北趨歸德，謀復入關援陝西；在南陽者，竄應、隨，駐棗陽（今湖北中北部）；在汝寧者，入黃州（今湖北黃岡）；原留在嵩、盧、靈、陝（今河南西部山區）及雒南者，約六七萬，又復入渭水以北諸州縣；在平陽、汾州諸州縣者，皆野掠而土寇助之。明廷此次命洪承疇大舉圍剿，數月之間亦告失敗。

四、第四次進勦（參看附圖十四——五八九）

高迎祥與李自成獲自嵩、盧、靈、陝回竄陝西，張獻忠亦取道龐城（湖北今縣）、隨、棗入陝，會迎祥、自成于鳳翔。因此洪承疇又不得不急將兵自汝州還陝。明廷以承疇一人東西不能兼顧，乃于崇禎八年八月，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江北、湖廣、四川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進勦關以東之流寇；關以西之寇，則仍由承疇專勦之。

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已會師鳳翔，乃復議定分兵略地，以分明軍進勦之勢。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東；獻忠復出關東竄。

當高迎祥等還竄陝甘之時，總兵曹文紹急詣承疇請命，遂自寧州（甘肅寧縣）率兵三千遏阻于真寧（今甘肅正

寧縣）之湫頭鎮（在縣東），即被騎賊數萬所圍攻，文紹死之。賊乘勝掠地，將趨西安。承疇力拒之于涇陽三原間，賊乃不得過。時為是年六月也。

七月，張獻忠將由藍田東竄盧氏，為明總兵尤世威所扼，乃入商雒山中。然世威軍守隘露宿已三月，卒多疫癘，與賊戰大敗。張獻忠遂率十三營出關東犯。獻忠薄閿鄉，左良玉等拒之，閿鄉得全。是時，李自成為洪承疇大破于渭南、臨潼間，迎祥亦屢敗，於是二人復率衆賊自華陰南原越嶺東竄，出朱陽關（盧氏縣西）與獻忠會合。攻陷陝州之後，遂於十一月進攻洛陽。及明援軍至，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則走偃師、鞏縣，略魯山、葉縣，復陷光州（今河南潢川）。會盧象昇自湖廣率師進擊於確山（河南今縣），破之。象昇恐賊復陷鳳陽，乃急令諸軍會師鳳陽。明年（崇禎九年）正月，迎祥圍廬州不能破，乃分道陷含山、和州（安徽今縣），進圍滁州。象昇率諸軍救滁，與賊鏖戰城下，大破之。迎祥乃乘虛趨鳳陽，圍壽州，突潁、霍、蕭、碭、靈壁、虹縣，西北窺單、曹。總兵劉澤清拒于河，乃掠考城、儀封西竄。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而北向開封，復為總兵陳永福敗于朱仙鎮，遂走登封與他賊會師，分竄裕州（今方城縣）、南陽。象昇率數總管之兵邀擊于七頂山（方城縣北），與李自成大戰，自成精騎被殲殆盡。三月，迎祥與自成復分路還陝。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北走延綏，轉犯鞏昌北境。總兵左光先、曹變蛟擊破之，自成走環縣，尋大破官軍，兵勢復振。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擊迎祥於盩厔，大破之，擒迎祥于黑水峪（盩厔縣東南），獻俘闕下，磔迎祥於市。於是迎祥所部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

五、第五次進勦（參看附圖十四——五九〇）

當盧象昇督諸道兵追勦高迎祥李自成於淮河流域及河南，方窮追至鄖西（湖北今縣）時，滿洲兵大舉入寇，自

喜峯口入犯畿內諸州縣皆下之。明廷急召諸鎮兵援救京師，象昇遂率關遼及諸道兵北上，朝廷因改命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禎九年九月）。是時諸流寇之狀況則如下：老回回等盤據鄖、襄間（今陝東南，鄂西北），休糧息馬，秋高足食，將沿江漢而下；混天星侵軼商洛（今陝東南）；李自成縱橫西安；過天星盤踞汧隴（陝西鳳翔以西山區）；獨行狼在漢南（今漢水上遊川陝間）；蝎子塊在河西（今甘肅西南）與西番合謀。

是月（崇禎九年九月），張獻忠開始糾合老回回、羅汝才（卽曹操）、馬守應、劉國能（卽闖塌天）等共二十萬，自襄陽長驅東下，與江北、河南賊合勢，於是蘄、黃、望江、懷寧、六合、江浦所在告警，淮揚震動。崇禎十年正月至八月間，諸賊分支流掠江北，出太湖，逾霍山，逼懷寧、桐城、廬江、舒城，陷和州、含山、六安、定遠，攻天長，破盱眙。明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江南都御史王道直，與總兵左良玉、楊御蕃、馬爌、劉良佐等拒禦之。諸賊遂屯駐于江北，老回回等八營則避暑六安，散入潛山太湖諸嶺蔭林中以息馬。時出抄掠，逼安慶四十里而軍。數月之後，江北諸賊乃分股北竄河南，西竄湖廣。

時明廷以楊嗣昌爲兵部尚書，又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嗣昌奏准大舉圍勦，限期肅清，令陝撫斷商南、雒南（陝西武關方面）；鄖撫斷鄖西；楚撫斷常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應撫截潛山、太和；江西撫截黃梅、廣濟；山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靈寶；保定撫扼黃河諸渡口延津一帶。所謂四正六隅，十面之網。又命熊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負總勦之責。使文燦率邊兵，太監劉元斌率禁旅，及洪承疇、孫傳庭各率所部分途進勦。因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期以此次大舉而蕩平之。崇禎帝且下詔：「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以告天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十月，李自成窺蜀中空虛，乃乘間與混天王、蝎子塊諸賊入蜀，陷寧羌（今陝西寧強縣），破七盤關（四川廣元縣北七盤嶺上），分三道入蜀，遂連陷昭化、劍州（即劍閣）、梓潼、江油，總兵侯良柱禦之于綿州（今綿陽），戰死。自成等又連陷黎（今漢源縣南）、雅（雅安）等州及青神，而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率曹變蛟等救援成都，自成乃由洮州（治今甘肅臨潭縣）入西番地，承疇軍追擊，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今岷縣）及西河（今西和）、禮縣（今縣）山中。崇禎十一年四月，洪承疇以是役無功，被奪兵部尙書銜，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光先、曹變蛟並奪五級，限五月滅賊。

崇禎十一年八月，明廷命總督洪承疇率兵出戰向河南、湖廣。蓋是時江北羣賊已分竄淮北，而羅汝才會過天星、混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等於陝州，南走內鄉、淅江，進犯襄陽。老回回等則亦已自潛太諸山（大別山脈）西竄抵於襄陽。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即遣諸軍進勦，大破之。老回回等奔棗陽。羅汝才獨留內淅山中，勢孤，守險自保。文燦進兵淅川而招安之。

張獻忠與羅汝才、老回回等已敗于襄陽，獻忠則奔南陽，僞裝官軍欲欺騙守城軍以入城。適左良玉追至，前鋒射中其額，良玉刃幾及其面。獻忠馬快，疾馳得免。會熊文燦傳檄招撫，獻忠乃僞降。文燦受之，便屯駐穀城。

李自成則于西河、禮縣山中，復謀入蜀，爲明兵所拒，乃走漢中。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欲出關再竄河南。十一月，洪承疇命曹變蛟窮追，設伏于潼關之南原，又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僅率從騎十八人遁入商洛山中。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爲孫傳庭敗之于閿鄉、靈寶間，因亦窘甚求撫于熊文燦，文燦使汝才分屯于房、竹、鄖、均四縣間，汝才自言不願爲官，不願食餉，願耕田爲民

。文燦爲羈縻計，竟許之。文燦檄諸軍停勦。時洪承疇、孫傳庭奉召入援京師（九月滿州兵入寇畿輔，薊遼總督吳阿衡戰死，陷四十餘縣，京師震動），所部卽日北馳，賊勢由是得以復振。十二月，承疇改爲薊遼總督。

先是老回回卽東奔棗陽，仍請降于監軍孔貞，未決；會革里眼、射塌天等亦東走合于混十萬，乃于崇禎十二年二月，分掠信陽、光山。三月，老回回等二萬人皆集于固始，欲渡淮北竄，明兵守淮不得渡，乃轉趨六安，復息馬于英、霍、潛、太諸山寨以避夏。又多購蘄、黃人爲間，或攜藥、囊著，僞爲醫卜，或談青烏、沽市、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爲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以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毒流四境。

張獻忠已降屯于穀城，則擁兵索餉，訓卒、治甲杖，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至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毀穀城而進陷房縣，羅汝才九營並應之。七月，獻忠與汝才會師房縣，總兵左良玉、羅岱等追擊之，至羅睺山（似在房縣東）遇伏，岱被擒斬，良玉軍亦大敗，士卒死者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自商雒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乃復遁回峭山地區。

此次大圍勦，由于熊文燦招撫失敗，明廷乃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尙書督師進勦，以代文燦。並于是年十月，詔逮文燦送于京師斬之。

六、第六次進勦

崇禎十二年八月，明廷命楊嗣昌督師勦賊，賜尙方劍以專責成。

崇禎十三年正月，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勦張獻忠、羅汝才于房竹諸縣間，陝西興安（今安康縣）一路失期，嗣昌立斬其監軍殷太白，於是楚豫川陝諸路大軍合圍進勦。嗣昌拜總兵左良玉平賊將軍之號，使自內鄉向漢北進擊，與

興安、鄖陽（今鄖縣）之陝兵合勢。湖廣與四川之兵，則東西並進夾攻。

張獻忠爲應付圍勦計，東則請據于大別山之革里眼、左金王等以四營之衆分擾隨、應、麻、黃之間；南則以羅汝才、過天星等十營之衆，潛伏於漳、房、興、遠（今湖北南漳、遠安、興山諸縣間），自則駐興安（今安康縣）以防陝兵。二月，左良玉率諸軍進至枸平關（安康縣西南與四川接界），與獻忠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請從漢陽（今陝西漢陽縣東）、西鄉（今縣）入蜀邀截之。嗣昌欲令陝西總督鄭崇儉率兵從西鄉入蜀，乃令良玉駐兵興平（興安、平利），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三月，嗣昌自襄陽次荆門，立大勦營以進勦。時獻忠駐營于太平縣（今四川萬源縣）大竹河（萬源縣東北今鎭），良玉駐漁溪渡（似卽今萬源縣北之漁渡壩，當時商業繁盛）。未幾，崇儉移兵來會，獻忠移軍九滾坪（似在今大竹河鎭南），見瑪瑙山（似卽今歪頭山）險峻將據之。良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巓，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察之後，乃分三道進攻，自當其二，陝兵當其一，以鼓聲爲號齊上。三路銜山巓賊陣，鏖戰久之，賊陣始潰，墮崖澗者甚衆。良玉追奔四十里，斬其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獻忠遁入大巴山中拒守，然勢已蹙矣。

五月，羅汝才、過天星七營之衆，向夔州（今奉節）突擊，欲突破包圍入蜀。陷大昌（今四川巫山縣北），攻夔州以東諸寨，賊十三哨循江魚貫而進，羅汝才爲殿，官軍遙望不敢擊。及川撫邵捷春、監軍萬元吉之舟師亦由巫山上三峽，土司女將秦良玉（土司馬千里之妻）所將士兵會夔州，於是展開截擊。羅汝才等自夔州山後抄掠西突，爲官軍所截，殺傷甚衆。汝才與過天星猶奮力分二路向雲陽、開縣西突，戰鬥連月，至七月終于敗還大昌、大寗（今巫溪縣）。（下引見明史卷二百七十三，左良玉傳）。

時左良玉進攻張獻忠于巴山中（今竹溪縣附近），因前不用楊嗣昌之命，而與嗣昌不協。獻忠知之，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獻忠因得與民交易，購鹽米芻酪，收潰卒，南走與汝才會合。時汝才與過天星方窺大昌、巫山，欲再渡大寧河西突為官軍所扼。時獻忠雖屢敗，而氣益盛，立馬江岸督戰，有不前者輒斬之。遂擊退官軍，全軍畢渡，屯于萬頃山，於是歸巫大震。時楊嗣昌在夷陵（今宜昌），聞羣賊聚於蜀界，乃泝舟而上，欲督諸軍聚賊而殲之。諸賊在萬頃山，勢已張甚。官軍東西夾攻不能勝。獻忠遂西竄開縣（今縣），長驅北進而陷劍州（今劍閣縣），將入漢中。為陝兵所扼阻于廣元，乃走巴西，陷綿州（今綿陽），越成都而陷瀘州（今縣），竄回開縣。嗣昌時駐重慶，檄諸軍會師，而左良玉不至。嗣昌欲離賊勢，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即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之者，賞萬金賜侯爵。乃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從陸路追賊。崇禎十四年正月，諸軍追及于開縣東之黃陵城，鏖戰之下，時左良玉之兵雖至而先潰，因是大敗。獻忠乃席捲出川，下夔門，直抵興山。

二月，張獻忠知楊嗣昌在蜀境急遣使襄陽戒備，乃卽自興山北向，令羅汝才牽制鄖陽方面之陝兵，而自率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擒殺嗣昌使者于道，取其軍符，先遣二十八騎紿入襄陽城。時襄陽未知開縣敗訊，合符信，遂納之。夜半火起，城陷。襄陽王朱翊銘、貴陽王朱常法均被殺。襄陽軍府餉金、甲器各數十萬，皆刼掠一空。獻忠又得其所失妻妾，居二日卽東竄光州（今河南潢川縣）、固始等地。時李自成亦陷洛陽。三月，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聞襄陽洛陽皆陷，因憂懼不食而死。

第四節　張獻忠、李自成之流竄與興滅

自張獻忠、李自成分別陷襄陽、洛陽後，天下流賊不歸於張則歸於李，遂形成兩大股流寇。

一、張獻忠之流竄與興滅（參看附圖十四——五九二）

張獻忠延安衞柳樹澗人，與李自成同年生。長隸延綏鎮為軍卒，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貌，請於總兵官王威得釋。乃逃去。（下引見明史卷百九十七流賊傳）

張獻忠於崇禎十四年二月自襄陽東竄光州、固始後，隨即陷商城。八月，復趨羅山、固陽、泌陽。左良玉自南陽進擊大破之，追擊至信陽，其衆盡散，良玉降其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奔于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踞潛山（自崇禎十二年以來，回、革、左即盤踞于潛、太諸山），獻忠至乃與之入潛、太、霍山中。（即大別山）扼險拒守。羅汝才則遁鄧、淅，合於李自成。時李自成陷洛陽後勢大盛，方東圍開封，南下襄城、葉縣、扶溝、項城、商水、新蔡，而圍左良玉于郾城，攻南陽。十月，張獻忠乃自霍、太北行往會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之勢。」因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留也。」獻忠遁走，沿途收河南土賊，勢復漸振。時左良玉方北援開封，獻忠乃乘間陷亳州，南趨壽州。崇禎十五年三月，回、革、左五股合步騎數萬自太、霍北犯壽州，因與獻忠復合攻六安，陷舒城據之，尋又連陷廬州、含山、巢縣、廬江、無為、六安諸州縣，明之南京大震。六月，回、革、左與獻忠復入六安英霍山中度夏。八月，獻忠分軍為三：一軍上六安，一軍趨廬州，一軍向廬江三河（巢湖西）掠雙橋巨舟二百艘。復大治舟艦於巢湖，習練水師。因大會羣賊，合水陸五十餘營集于皖口（今安慶西）。旋獻忠陷太湖，聞左良玉避李自成，盡撤湖廣兵自率之東下。獻忠乃即率其兵西上。崇禎十六年春，連陷黃梅蘄水、蘄州（今蘄春）廣濟、黃州。獻忠遂自

稱西王，蘄城諸生多歸之。五月，獻忠沿江而上，悉力攻破漢陽後，遂自煤炭洲（時水深不及馬腹）渡江直逼武昌。武昌新募守城軍爲獻忠內應，城遂陷。獻忠卽以武昌爲京城，設六部五府，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爲進士，授郡縣官。改武昌衞爲天授府，盡取楚王朱華奎宮邸積金百餘萬以賑饑民，於是蘄黃武漢二十一州縣悉附之，時李自成在襄陽。其軍既陷承天（今鐘祥縣），聞獻忠取武漢，乃遣使持書言將取之，並榜示州縣，能擒獻忠者賞千金。獻忠大懼。會左良玉復將兵西上來攻，連克蘄、黃、漢陽等地，獻忠乃留四將率兵守武昌，造浮橋于金口（今武昌西），悉衆西渡，屯岳師于湖中，謀向岳州（今岳陽）。八月，左良玉軍自金沙以舟師渡江，遂復武昌。獻忠率水陸軍二十萬向岳州，百道俱攻，陷之。遂卽分軍二道：一軍上長沙，一軍下荆州（今江陵）。獻忠率主力向長沙，明二總兵降之，城遂陷。九月又陷衡州（今衡陽），復分軍爲三：一軍往永州（今零陵），一軍入廣西全州（今縣），一軍犯江西袁州（今宜春）。然後獻忠復還長沙，開科取士。十月，又連陷寶慶（今湖南邵陽縣）、常德，及江西之分宜、萬載、瑞安、新喻、臨江（今清江縣）、吉安諸地（是月，李自成陷陝西西安、延安諸郡）。是時有獻計于獻忠，請其東取吳越者。但者時左良玉之大兵已分自武昌、南昌兩路進討，乃決策西取四川。

十一月，獻忠遣兵復取岳州、臨湘（官軍扼蒲圻），作西走入川之部署，沿江設伏，藏輕舟於汊港，以巨艦載輜重順流而下。明軍邀擊之，賊陽逆流退走，官軍爭利，泝流逐之，盡奪其物資入船中；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回擊，四面圍攻，夾岸賊兵亦復邀擊，明軍盡沒，賊遂復陷岳州。十二月，獻忠在江西方面佯取攻勢，連陷建昌（今南城縣）、撫州（今臨川縣）、南豐。並遣使與爲李自成據守荆州之老回回復修舊好，以免爲其所扼阻。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獻忠造浮橋于三江口（岳陽縣北），遂棄長沙。步騎數十萬（？）過荆州，盡

棄舟楫而入夔州。土官秦良玉馳援敗走，夔州遂陷。獻忠軍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至六月乃進陷涪州（今涪陵縣）。獻忠遂泝流而攻佛圖關（今巴縣西）陷之，連下重慶、瀘。獻忠陷重慶時，因重慶堅城拒守四日，故屠之。又取丁壯萬餘，劓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宣示兵至不下者，以此爲例；若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者，則秋毫無犯。由是獻忠兵所至州縣，官民先自亂，無不破竹而下。

八月，獻忠陷成都，官吏皆死。又殺各衞籍軍九十八萬。十一月遂自稱大西王國，改元大順。改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以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等爲尚書，養子孫可望爲平東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李定國爲安西將軍，賜姓張氏。分徇諸府州縣皆下之，遂據有全蜀，惟遵義一郡未陷。尋四川義兵並起，獻忠誅殺益毒，川中民盡，乃謀窺西安。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獻忠焚成都宮室，夷其城，率衆二十萬出川北走漢中（順治二年，李自成已爲清兵窮追，走死于湖廣之九宮山），十二月爲清兵擒斬于鳳凰坡（似即今陝西鎮安山陽二縣間之鳳凰嘴）。明史紀事本末則謂獻忠于李自成自西安敗走後，發兵攻漢中陷之。自是逡巡自守不敢去，遂病死于蜀中。

二、李自成之流竄與興滅（參看附圖十四——五九二）

據「甲申傳信錄」卷六載：「李自成初名鴻基，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生，貌甚魁壯。父守忠。家頗饒，世爲里役。熹宗時，自成以里役徵稅。歲饑，逋稅者甚衆。稱債以償，猶不給，官司督之。其里艾同知又逼其債，不能償，遂爲寇，刼掠于秦晉間。崇禎元年正旦，自成與衆飲山中，衆有羨爲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賄賂公行。文官必由七篇文字，武科也由策論。我輩不讀書，不識字，安敢妄冀有此？或者取

皇帝，未可知也！」及其「流竄西川時，遂頗事學問，而應對便給矣。」

河南勃興：崇禎十一年（西元一六三八），李自成爲洪承疇、孫傳庭大敗後，其軍盡散，僅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竄伏商洛山中（今陝西商縣雒南諸山）。是年，洪承疇與孫傳庭皆入援京師，承疇改督薊遼，自成稍以得安。十二年（一六三九），張獻忠叛于穀城，自成大喜，亦出收其衆，衆復大集。陝西總督鄭崇儉發兵圍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由缺口走突武關，往依張獻忠于竹溪（湖北今縣）。獻忠欲圖之，自成覺，遁于巴西魚腹諸山中（今奉節縣東）。及楊嗣昌自襄陽進駐夷陵（今湖北宜昌）督勦張獻忠時，知自成在魚腹諸山中，乃令自成出降。自成以謾語回答之。嗣昌令諸軍圍勦，自成大困，其將多出降，自成欲自經，其養子雙喜勸止之。遂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湖北今縣）走商雒，至淅川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出掠河南。時河南大旱，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攻永寧（今洛寧縣）陷之，出攻宜陽，偃師亦盡陷，時爲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也。杞縣舉人李信、盧氏舉人牛金星歸附自成（自成以金星女爲妻），因說取天下以人心爲本，請勿殺人以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爲減，每以剽掠所獲財物散濟饑民。李信又造謠詞使兒童歌之，以煽動百姓來附，其詞曰：「迎闖王，不納糧。」由是所至歸附。衆至數十萬。（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傳）

陷洛陽及新蔡會戰：崇禎十四年正月，自成攻河南府洛陽時，以大砲環攻不下，總兵王紹禹之兵內應，殺守城兵，自成兵因緣堞而上，遂陷之，執明福王朱常洵，責數其失然後斬之。發王邸及富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二月，自成搜掘河南府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而以原河南府書辦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時張獻忠亦陷襄陽）。遂移兵圍開封。自成用大砲及洞車數百掩護戰士攻城。戰士則多具犂鋤斧鑽環城鑿穴進攻

，七晝夜不息，開封城堅不能下。自成乃解圍轉兵略河南諸州縣，東取歸德（今商邱縣），南下新蔡（今縣），羅汝才及河南土賊袁時中皆歸附自成，時中之衆號二十萬，於是自成之勢大盛。明帝急以故尚書傅宗龍爲陝西總督，使專勦李自成，又令保定總督楊文岳督軍南下，會陝西兵以勦自成。宗龍奉命後疾馳入關，與陝西巡撫汪喬年調發陝西兵，而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皆隸麾下以進勦。是年九月，宗龍率兵四萬急趨河南，與河南、保定兵（時楊文岳屯禹州─今縣）皆會新蔡（河南今縣）境，共結浮橋趨項城，諸軍方渡軍至于龍口（新蔡縣北今鎭）。是日，自成亦造浮橋于上游，將趨汝寧（今汝南縣），見宗龍諸軍至，乃卽悉精銳伏于松林中，而陽遣諸賊西渡。宗龍等進追之，至于孟家莊，諸將以士馬俱疲，請明朝進攻，遂皆弛馬甲散行墟落間以求芻。林中賊兵突出攻擊。河南兵先潰走陳州（今淮陽），保定兵亦夜奔項城，宗龍獨拒自成兵。明日宗龍檄河南、保定軍還救，二軍不至遂被重圍，與賊相持數日，食盡援絕，突圍走項城，至城下被追及而死。自成隨卽攻陷項城、商水、扶溝皆屠之。轉陷葉縣、沁陽。十月，張獻忠糾合回、革、左諸賊自霍山、太湖北上會自成，自成之勢益盛，有云其衆已逾百萬。是月左良玉自南陽至臨潁（今縣。良玉擊破獻忠于信陽，見前），臨潁爲賊守，良玉攻破屠之。自成怒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今縣）；自成圍之，良玉悉力拒守。時汪喬年奉朝命代宗龍總督，收集潰卒與河南兵，遂率步騎三萬再進，十一月至郟縣。時襄城新陷，喬年兵方至城下，自成解郾城之圍來拒喬年。喬年安營未定，自成之兵突至，河南兵又不戰而走，軍遂大潰。喬年率二千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被擒見殺。

三攻開封：李自成數月之間，兩次擊滅朝廷之總督，獲馬二萬，降明軍又數萬，中原震動。遂乘勝攻南陽，數日陷之。內鄉、鎭平、唐縣、新野、鄧州十四城相繼陷，屯于汝寧。時督師丁啓睿聞南陽陷卽率諸軍北去。十二月

，自成還兵趨開封，連陷洧川、許州（即許昌）、長葛、鄢陵、禹州（今禹縣），遂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竭力拒守。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乃退屯朱仙鎮。

崇禎十五年正月（二月洪承疇降清，錦州陷），自成督攻開封益急，用洞車掩護戰士掘穴城牆，以火藥爆破之。猛攻月餘，開封城堅不能破，士卒殺傷已衆因多逃亡，自成再解圍去。三月南陷西華攻陳州（今淮陽縣）陷之，遂連陷睢州、太康、歸德（商邱），寧陵、考城。蓋欲盡破開封外圍諸州縣以坐困之也。當自成再攻開封，情勢甚急時，朝廷復起用孫傳庭爲兵部侍郎（前次入援京師，逆旨意入獄罷官），總督陝西兵進勦自成，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軍以助傳庭。又命山東總兵劉澤清西進，山西援勦總兵許定國渡河，及保定總督楊文岳與督師丁啓睿、左良玉諸軍進屯朱仙鎮，協力援救開封，於是諸軍與賊壘相望，詰朝將戰，諸將咸懼。七月，明督師援勦諸軍，潰于河上，許定國兵潰于覃懷（今武陟縣），左良玉兵南走襄陽，朱仙鎮諸軍相次而走。啓睿、文岳南走汝寧。自成分兵追擊，逐奔四百里。明軍喪失馬騾七千，兵數萬皆降于賊。開封在久圍之下，食盡，人相食。山東總兵劉澤清率兵五千屯于朱家寨，距開封城西北十七里，築甬道運糧，爲賊所擊退。開封城北十里，北枕黃河。九月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以河水淹賊。自成先偵知之，移營高阜，同時亦驅難民數萬決河，以淹開封城。河水自南門入，東南門出，波濤洶湧，城中水驟漲二丈，百萬戶皆蕩盡，士民溺死者數十萬，巡按以上及明宗室得脫者，不及二萬人。賊移營不及者，亦沈其卒萬餘。

開封佳麗甲中州，珍寶山積，故李自成三攻之。及開封既沒于水中，官軍得脫者北走，自成亦拔營而去，南犯南陽，至十　陷之，轉趨汝寧。時孫傳庭方治軍關中，朝廷屢促之出關救援，傳庭以秦兵新募不堪戰，不聽。朝廷

促之不已，乃出。九月（卽決河淹開封之月）至潼關，而開封已陷，乃趨南陽追賊，自成自汝寧西向迎擊于汝州境，傳庭設三伏以待，破之。傳庭軍追擊至郟縣，因搶取賊所遺之財物，部伍紊亂，自成乘之還擊，傳庭大敗，退屯登封，遂由鞏、孟入關。閏十一月，自成陷汝寧，楊文岳等諸將皆死之。

陷襄陽，稱大元帥：十二月，自成率兵四十萬，分自唐縣（今唐河縣）確山、信陽、泌陽趨攻襄陽。左良玉自朱仙鎭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朝廷饋餉僅二萬五千，餘俱因糧於附近村落中，民不聊生。及自成兵將至，良玉結營襄陽近郊，大造戰艦于樊襄，將順流而下以避賊。襄人怨其兵淫掠，縱火焚其艦，良玉怒掠荆襄商船，載軍資婦女其中，自率諸軍在樊城稍戰卽走，沿江而下，至于蕪湖。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賊，襄陽遂陷。嗣後二月之間，分兵連下承天（今湖北鍾祥）、荆門、夷陵（宜昌）、荆州（今江陵）、德安（今安陸）、麻城、黃陂、黃州（今黃岡）、雲夢、孝感、潛江、京山諸縣，其後又連陷常德、辰、沅等州，但再攻漢陽不能下。是役，明廷大吏湖北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皆降于自成。自成下承天時，以鍾祥知縣蕭漢有賢名，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幽之寺中，又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塗（屠）爾寺！」漢自經死。自成入荆時，士民亦開門迎之。自成至黃陂時，馳檄黃州，指斥崇禎帝。宣言其仁義，以號召遠近。蓋是時自成已連下荆襄，席捲河南，有衆百萬，自以爲天下莫與爭，而有據城邑稱名號之圖矣。時羣賊俱奉自成號令，遂推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以襄陽爲襄京。牛金星教以設官分職，武官有權將軍等九品，文官有太師、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六部）諸品。在襄陽之明廷諸親王朱由橫、朱在城、朱紹圯、朱術㨍皆降，改封爲伯。楊永裕又勸卽帝位，牛金星不可，乃止。以安定人張國紳（嘗爲明參政）爲上相，牛金星爲左輔，來儀爲右弼。石首喻上猷、江陵蕭應坤，招遠

楊永裕、米脂李振聲、江陵鄧巖忠，西安姚錫允等為六政府侍郎。自成之精銳騎兵，實只五營；每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每一精兵有附設二十餘人（勤務人員），馱載馬騾猶在此數之列。每一騎兵必有二三馬，故終日馳驟，而馬不疲。其精兵只五六萬，加勤務人員數號稱百萬。其要地設防禦使，遣其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踞之，如襄陽、荊州、夷陵、澧州、安陸、荊門、漢川、禹州（今河南禹縣。自成在河南所略城，皆已焚燬）等地皆設之。崇禎十六年三至五月間，自成又相繼襲殺革里眼、左金王、羅汝才、袁時中等，而幷其衆，以一其軍令。自成又令牛金星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謀畫，集衆議之。（明史記事本末，卷七十八）

襄城會戰：李自成已踞河南、湖廣，江北諸縣亦附之，其勢日盛，因議取天下之計。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取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明南京），斷燕都（明北京）糧道，明北京糧食，賴江南運饋；其從事顧君恩則曰：「金陵居下游，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明史本傳）自成從之。遂準備發兵北上。其進軍計劃，以一部自內鄉淅川進窺商雒，主力向河南。

崇禎十六年五月，明廷命孫傳庭為督師督陝西、河南、四川、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促其出關進勦。先是傳庭在郟縣敗歸關中後，計劃守潼關，治兵積粟，伺機進討。因益募勇士，開屯田，造兵器，積糧儲，又徵陝兵，三家出壯丁一。製火車載火礮，甲仗者二萬輛，戰則驅之拒馬，止則環以自衞。至是，朝廷屢促之出師，傳庭不得已，遂以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傑將中軍，王定官為後援，白廣恩統火車營，出潼關東進。同時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塞，又檄左良玉自九江向汝甯夾擊，命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為掎角之勢進討。

八月初旬，傳庭統十萬之衆出師潼關，次于閿鄉，下旬次陝州。是時自成所率主力軍，亦已會于河南，其步兵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又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渡河，爲北岸明軍所扼阻。傳庭先鋒軍敗賊于澠池後，至洛陽再破之，又擊破賊河岸守兵，追奔至於汝州（今臨汝縣）。旋先鋒將牛成虎以孤軍深入無繼，退還澠池。九月上旬，傳庭進次汝州，自成都尉李養純降，得悉賊老營（家屬及輜重）在唐縣（今唐河），其將吏屯寶豐，自成精銳聚于襄城。傳庭乃急攻寶豐，破之，然後疾襲唐縣賊老營，盡殺其家口，賊滿營痛哭，誓殺官軍報仇。時會大雨六日，官軍糧車因道路泥濘不能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旋師就糧，至郟縣克之，民窮無所得食。自成遣其弟李成率難民所組織之軍萬騎，來敵官軍以誘敵，傳庭不知其詐，遣前鋒軍（多收降革左故部，皆至死于賊）擊破之，獲自成大纛，李成退還襄城，挑土築墻以守。官軍進逼之，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時官軍皆露宿，與賊持久，又大雨不止，士饑，後軍先譁于汝州，賊率精騎大至，流言四起。傳庭不得已還軍迎糧，留陳永福爲後拒，前軍已移，後軍爭奔。賊乘而追之，官軍大敗。自成全軍追擊，一日夜追四百里。官軍狂奔至于孟津，死者四萬餘，亡失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收散亡數千騎渡河走垣曲，由閿鄉復南渡轉趨潼關，軍氣敗沮不能復振。（明紀卷五十七）

陷西安稱王號：孫傳庭至潼關，收拾敗殘兵尚有四萬。十月，李自成遣其弟李成將一支軍正面攻潼關，而自引大軍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遂陷之。傳庭與白廣恩退守渭南，自成大軍追至，攻陷渭南，傳庭沒于陣，遂連陷華、商等州而攻西安。陝西巡撫馮師孔率兵迎戰，戰敗被擒，死之，西安遂陷。明室諸親王在西安者及布政使陸之祺等俱降。諸將白廣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等亦皆先後降。自成大掠三日然後下令禁止。改西安府

曰長安，稱西京。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自成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百姓望見黃龍纛，咸伏地呼萬歲。自成分兵略地所至風靡，北至榆林、寧夏、甘、肅等州（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西至西寧（青海今市），悉歸之。

崇禎十七年正月，自成稱新順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六部）尚書，設弘文館文諭院等官，以乾州宋企郊為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為戶政尚書，眞寧鞏焴為禮政尚書，歸安張嶙然為兵政尚書。復五等爵，大封功臣。定軍制，編組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其獻入關之策也。

陷京師：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已遣兵出山西下平陽（今臨汾縣）。遂遣間諜（扮商人或明部院掾吏）先至京師偵探虛實，明廷有所謀議，雖遠隔數十里立即馳報。

明年二月，自成乃開始親統大軍進破汾州（今汾陽縣），分兵徇潞安（今長治縣），河曲、靜樂，遂長驅攻太原陷之。然後自率主力北向大同：分兵出固關（即井陘關），掠大名，取眞定（今河北正定），逼畿南，夾攻京師。自成大軍自忻、代、寧武北上。自成攻代州（今縣）時，總兵周遇吉堅城固守，及食盡乃退守寧武（今縣）。自成攻之，死傷甚眾。及城破，遇吉猶巷戰，戰鬥極為激烈。遇吉被擒殺，其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於是自成集議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即陽高），宣府（即宣化），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以俟再舉。」（通鑑輯覽）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乃長驅而進。是月，自成率大軍徑趨大同、陽和、宣府，直逼居庸關，或破或降皆下之。明帝于眞定陷落時，下罪己之詔，並召天下諸鎮兵救援。廷臣有請遷南京者，不從。遣東閣大學士李建泰，督京師諸軍屯保定以

禦賊。三月初旬，自成自居庸關抵昌平，明兵部發偵騎探敵情，賊輒勾之降，偵騎無一還者。是月十三日，自成焚昌平，遣偵騎至京師平則門（西面之南門），明廷猶不知覺。十七日，明帝召問羣臣，無應對而有泣下者。俄而自成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悉降。京師久乏軍餉，城上守卒日少，增以內侍，而內侍專守城事，百司不敢問。十八日，攻城益急。自成駐于彰義門（西面之北門）外，遣降賊之太監杜勳入城見明帝，求禪位。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以家丁護太子走南京。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是日，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納自成，北京遂陷。賊入城時，明帝出宮登煤山（在城宮之背），望烽火徹天，徘徊久之，歸乾清宮，令送太子及二王于外戚周田二家，然後劍擊長公主及促皇后自盡。十九日未明，皇城亦陷，明帝鳴鐘集百官無至者，乃復登煤山，在衣襟寫遺詔，以帛自縊于壽皇亭而崩。自成以柳棺盛明帝屍置于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文臣勳戚死節者四十餘人。（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駮馬入承天門，其丞相牛金星等乘騎相從。自成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限明百官三日朝見。越二日黎明，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明文武百官入賀。大學士陳演勸卽帝位，不許。牛金星等率衆賊三表勸稱帝，乃從之。封明太子爲宋王，釋刑部及錦衣衞囚犯。再改官制，盡用明官四品以下者。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其餘諸勳戚文武大臣朱純臣、魏藻德等「八百餘人，皆送營中拷掠，責求其賂，俟納金已足輒殺之。時攻畿南之賊兵，自眞定陷保定（今清苑縣），李建泰亦降，畿內府縣悉附。自成分遣官吏于山東、河南各地，所至無違者，及淮始爲南京方面之明軍所拒而止。其傳檄郡縣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竈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罄盡。」當其初入京城時，曾傳一牌，

大書云：「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又下軍令「有犯淫刼者，立時梟磔。或割掌，或割勢，然犯者甚衆。」「門首立磔人柱，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皆見「甲申傳信錄」卷六）

遁還陝西及滅亡：先是北京緊急時，遼東總兵吳三桂奉詔入援京師，至山海關聞京師陷，遲疑不敢進。自成執其父吳襄命作書招之，三桂將來降。至欒州（今縣）聞愛姬陳沅被賊黨劉宗敏掠去，憤甚。遂疾還關，襲破賊將。三月，自成自將精銳六萬（一說十餘萬）東進，並挾明太子及吳襄等于軍以自隨，其餘大軍在後連營並進。自成將主力軍攻關，另遣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撫寧縣東北）欲超出關外包圍山海關而攻之。三桂懼乞降于清，求兵討賊。清兵遂進至沙河（今綏中縣西南）策應。四月下旬，三桂與自成兵鏖戰之際，清兵突自右翼側擊，賊兵大潰，其大帥戰死者五人。自成退至永平（今盧龍），遣使議和。三桂以歸明太子、二王及速離京師為條件。自成許之，向西退軍。三桂追至永平又破之。自成還至北京，三桂亦追蹤而至。自成再將十八營拒戰，三桂攻破其八營，斬首二萬。自成遂殺吳襄及其家屬三十餘口後，棄北京率衆而走。五月初旬三桂追擊至保定，自成還戰又敗。三桂追至眞定，自成以屢敗憤極，將精騎還擊又敗；再戰，自成中矢墜馬，遂拔營自井陘入山西。三桂追至故關（即井陘關）而還。於是自成收集潰散，西走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遂歸西安。

明年二月，清兵趨陝西，潼關會戰，自成大敗，乃棄西安自商雒走襄陽。清兵追之，又走武昌，尋又走蒲圻、通城，竄入九宮山。至九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

第五節　中　論

觀明末流寇起，其原因乃在政治腐敗，經濟破產，天災頻仍，遂使邊防軍因餉匱而叛變，加以清兵入寇，勦撫之方失宜，致成燎原之勢。寇初起延綏（陝北），繼入山西，擾河北，尋又渡河南竄，由是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江北數千里，皆被蹂躪。然當此之時，股賊雖多，而不統一，各自為戰，勝則爭進，敗則竄入山谷，各不相顧，故明軍進勦，亦不知所勦為何賊。此即六次進勦，所向皆捷之原因。及高迎祥死後，張獻忠、李自成，始知連合作戰，逐漸由連合而幷吞，遂形成兩大流寇系統，其戰略遂由流竄而展開大規範之攻城戰及大規模之運動戰，自此明廷之大城如襄陽、武昌、洛陽、開封、西安皆相繼淪陷，河南新蔡、襄城大會戰中，明廷總督相繼戰沒，天下大勢遂陷入崩潰瓦解之途矣。茲略論其進勦失敗，流寇壯大之數大原因于下，以供參考。

政治、財賦之困窘，招致盜賊迭起之原因，已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復由于財政愈困，政治亦愈敗壞，相互影響結果，盜賊亦愈熾。茲更將天災頻仍，勦撫措施失宜，明軍軍紀敗壞，滿清入侵及流寇作為諸大因素分述之。

關于天災者：崇禎元年，延安因旱而饑饉，盜賊蜂起。三年前後，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貧，而又連年旱荒，盜賊蜂起。六年，當延慶盜賊蔓延至山西、河北、河南之際，是年陝西、山西復大饑荒，人相食，盜愈熾。七年，河南又大旱。九年，山西再饑荒，人相食。十二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皆旱饑。十三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皆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北土寇並起，袁時中衆至二十餘萬，李自成勢已竭而復振者以此。十四年，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賊。天災連綿，人民飢荒，政治敗壞而莫能挽救，因之飢賊日衆，明朝大勢至此，已陷入總崩潰之途矣。

關于勦撫措施失宜者：明廷自始至終，所遣大臣進勦，無不採用勦撫兼施之策。如楊鶴（崇禎二年）、洪承疇

（崇禎四年）、陳奇瑜（崇禎七年）、盧象昇（崇禎八年）、熊文燦（崇禎十年）、楊嗣昌（崇禎十二年）等。其間撫賊最失策者，則爲楊鶴、陳奇瑜與熊文燦三人，羣賊由是而坐大。尤其熊文燦于最後招撫張獻忠時，獻忠在穀城坐領朝廷十萬人之餉，而日事訓練其衆以備叛去。其招撫措施失當，由此可見。

關於明進勦軍軍紀敗壞者：如崇禎八年三月，總兵鄧玘將蜀兵屯樊城，蜀兵好淫掠，卒爲叛卒所殺。此時明軍賀人龍等軍各處淫掠之甚，民間有一流言云：「賊如梳軍如篦」。又如黃梅貢生吳卿言：「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冒功，以愚主將。」（明史紀事本末，崇禎十三年條）。又如「崇禎十四年，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軍與總兵周遇吉等追賊于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紀事本末）。尤其左良玉于崇禎十六年，率大軍大掠荆襄東下，致使荆襄之民，爭具牛酒開門迎李自成入城。流寇所以愈勦愈盛，此亦爲重要原因也。

關于滿清入侵者：神宗萬曆末（西元一六一六）起清兵已連年大舉入寇遼東，其後日甚，繼則遼西亦多陷。至崇禎初年，明守錦州、山海關，亦岌岌可危。崇禎二年起，清兵且常越長城諸口，而下遵化，進犯通、薊等州而逼攻明之京城矣。崇禎三年，明軍正爲清兵大敗于京東之會，而延綏之流寇亦起矣。其後數年之間，流寇遍及山西、河南、湖廣之時，而清兵亦屢攻大凌、旅順、宣府（今察省宣化縣），逼使明廷困于內外形勢之急蹙而疲于奔命。及至崇禎十一年，張獻忠、李自成雖勢衰（獻忠降于穀城，自成逃竄于楚豫之間）而中原已極糜爛之時，而清兵於是年九月，竟大舉深入，攻逼明都之後，長驅自蘆溝橋趨良鄉而下畿輔四十八州縣（任邱、文安、深州、慶都、靈壽、蠡縣、新河、鹽山、固城、清縣、興濟〔青縣今鎮〕、慶雲等），復自德州（山東今縣）渡河陷山東濟南等十

六州縣（歷城、臨邑、博平、茌平、武城、邱縣、恩縣等）。十二月，再分兵三路大舉入寇，攻易、雄二州及安肅（今徐水縣）。是時明廷在內寇外患日亟之際，又適值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天災頻仍；然而內寇外患不得不謀挽救，乃講練邊兵，遂于邊鎭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餘，設練總專練民兵。於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而民窮財盡矣。明年以後，張獻忠、李自成的勢焰復熾，相繼陷洛陽、襄陽。未幾，傅宗龍、孫傳庭相繼勦李自成予河南，則一敗沒于新蔡，一敗沒于襄城，而洪承疇降清于錦州，明廷大勢遂陷于崩潰而不可救。（下引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關于流寇作爲者：據崇禎七年洪承疇奏勦賊四難：「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可四十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恃其勢衆旁伏遞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幹，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嵎，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崇禎九年，盧象昇亦言入山勦賊之難：「秦豫大山，綿亘千里（卽今秦嶺山脈及豫西山脈）。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何地可歇？凡崇岡峻嶺，密箐深林，舉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於登。此時拆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車騾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無論此十日內遇賊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兵入，須萬人肩運，卽賊不出，而俱歸于盡矣。」十一年，戶部主事張緒彥言流寇之得失計有云：「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蓋當時流寇，官軍至于東，則寇馳于西，又常日馳二三百里，明軍無法追及。又其流竄時，必分支流竄，明軍常有顧此失彼之失。當彼等失勢時，則入踞陝豫鄂諸大山中（基地），休息整頓。在其入山後之補給，

則常利用商販以運補，如明兵部于崇禎九年奏：「秦豫山中，聞其向來糧餉，多由淅川水運，以通荆襄賈販，以艘而致之。」（紀事本末）當其出山分掠時，則利用夏秋人民收穫之時，隨地補給，可盡情竄掠。又當時流寇裝備多優於官軍，如官軍常無帳幕，而賊有之；官軍無帳幕廣野露宿久則多病，賊却常能在長期流竄中而保其戰力。李自成在政治與軍事作爲上更有值得提出者：李自成踞河南時，曾提出「歸闖王，不納糧！」之政治口號，以號召農民。其攻城策略，則凡望風而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城破者，殺十三四；守五六日不下，至城破則屠之。城將陷，以兵周布濠外，逸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屠城則夷其城垣，令其後不能爲守。立投順牌四，凡破城，負牌四向；至村落，降者卽負牌過別村，否則加兵；牌所至日蹙千里。（明史卷二百九李自成傳）

李自成之軍隊編組及其行動準則，據甲申傳信錄卷六載：自成兵「共二百三十餘隊。標營一百隊，左右前後四營一百三十餘隊。每隊兵馬五十，廝養小兒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隊一百或五十有差。總計馬步兵六萬，馬騾二萬，大抵自成兵力最盛時，不過五、六萬之衆，此爲其基本部隊之兵力。上述所謂百萬者，乃幷附從之飢民及裹脅之壯丁臨時編成之勤務部隊也。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營將各制一坐纛，標營用白旗，以雜色號帶爲別，而纛皆用黑。左營則用純白旗，右營用紅旗，前營用黑旗，後營用黃旗，而纛之色隨之。惟闖王白鬃大纛而銀頂，上無雉翎，狀如覆釜。闖每臨陣，領標前向。」劉宗敏總步兵，白旺統騎兵。每屯駐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人不得逃逸。逸者追獲必磔之。營兵不許多攜輜重，兵各攜妻孥，生子棄之，不令養育（以上爲其基本隊伍）。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爲養子，爲奴隸，故每破一邑，衆輒增數萬（此卽史所稱烏合之衆也）。每一（隊）精兵，蓄役人二十餘，其馱載馬騾不與焉。雖拔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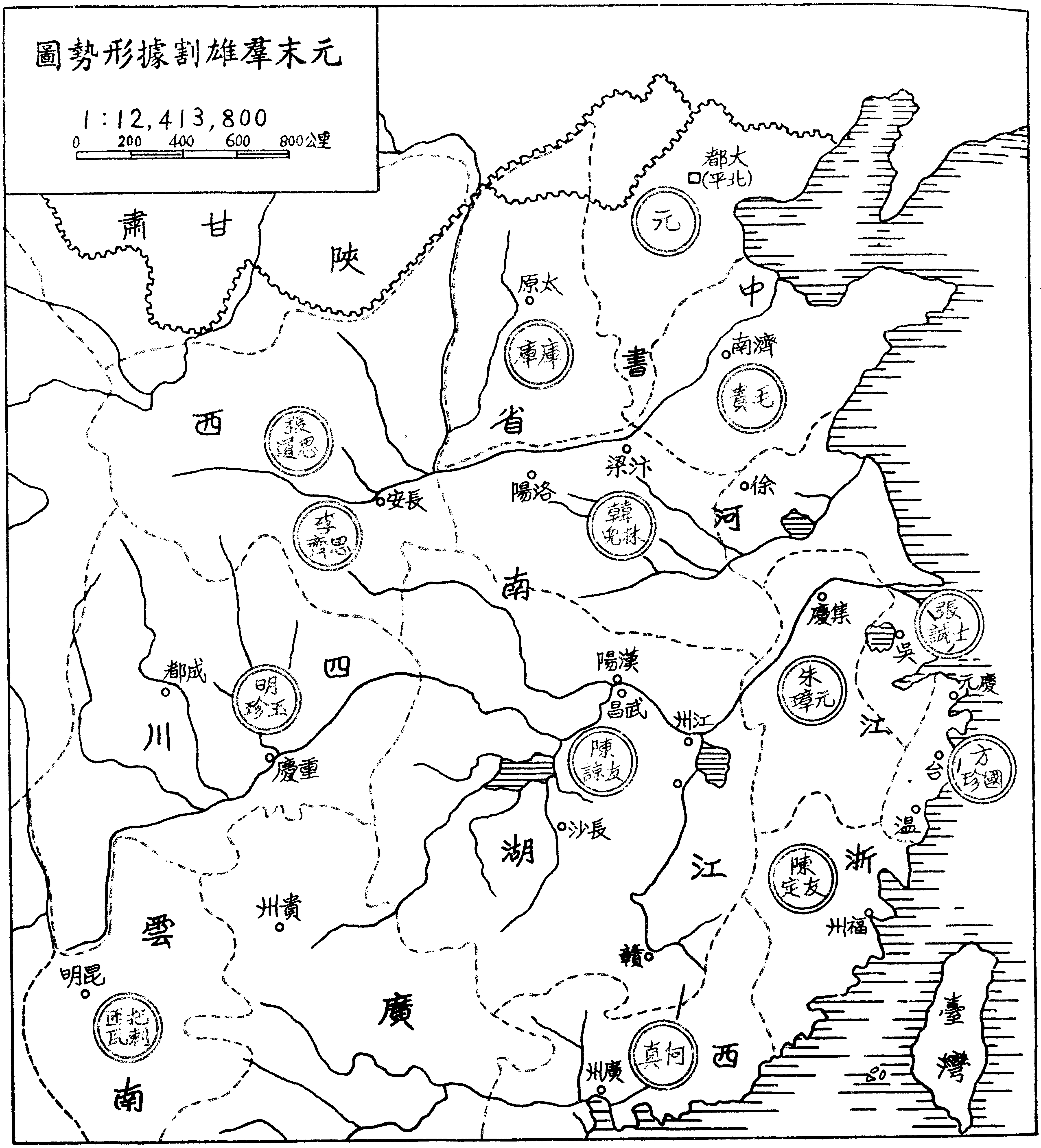
穹廬。其甲縫綿帛數十重，有至百重者，輕而韌，矢鏃、鉛丸不能入。每戰，一騎兵必二三馬，數易騎，終日馳驟，而馬不疲，嚴冬則掠茵薦布地以籍馬足，或刳人腹爲其馬槽，盛芻椒飼之。行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過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或人佩三葫蘆以渡。百營合營，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則棄餘，有斷食斷鹽數月者。臨陣，鐵騎三重，反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陽北；官軍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每有謀畫，集衆議之，自成不言可否，陰用其長者，人不測也。其攻城分晝夜爲三番，以鐵騎布圍，大礮轟擊，步兵肉搏向城。人戴鐵胄，蒙鐵衣，攜椎、斧鑿城。得一磚卽還，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漸至百十人傳土以出。以次相繼，遂穿空傍側，迤四五步留一主柱，亘絙繫之，去城十百丈，一呼牽絙倒柱，而城卽崩。或用火藥爆破城垣，數千鐵騎馳譟城外，俟城崩頹卽擁入之。此其大略也。

此外，在諜報運用方面，流寇運用亦極爲周密。如老回回等盤踞于大別山時，在江北普遍散佈間諜，官兵一舉一動，及社會情況無不盡悉。又如李自成破京師前，早已在京師中、朝廷中佈下間諜，朝廷一舉一動無不盡悉。至于其駐營時，亦遠遣騎哨，偵探嚴密。是皆其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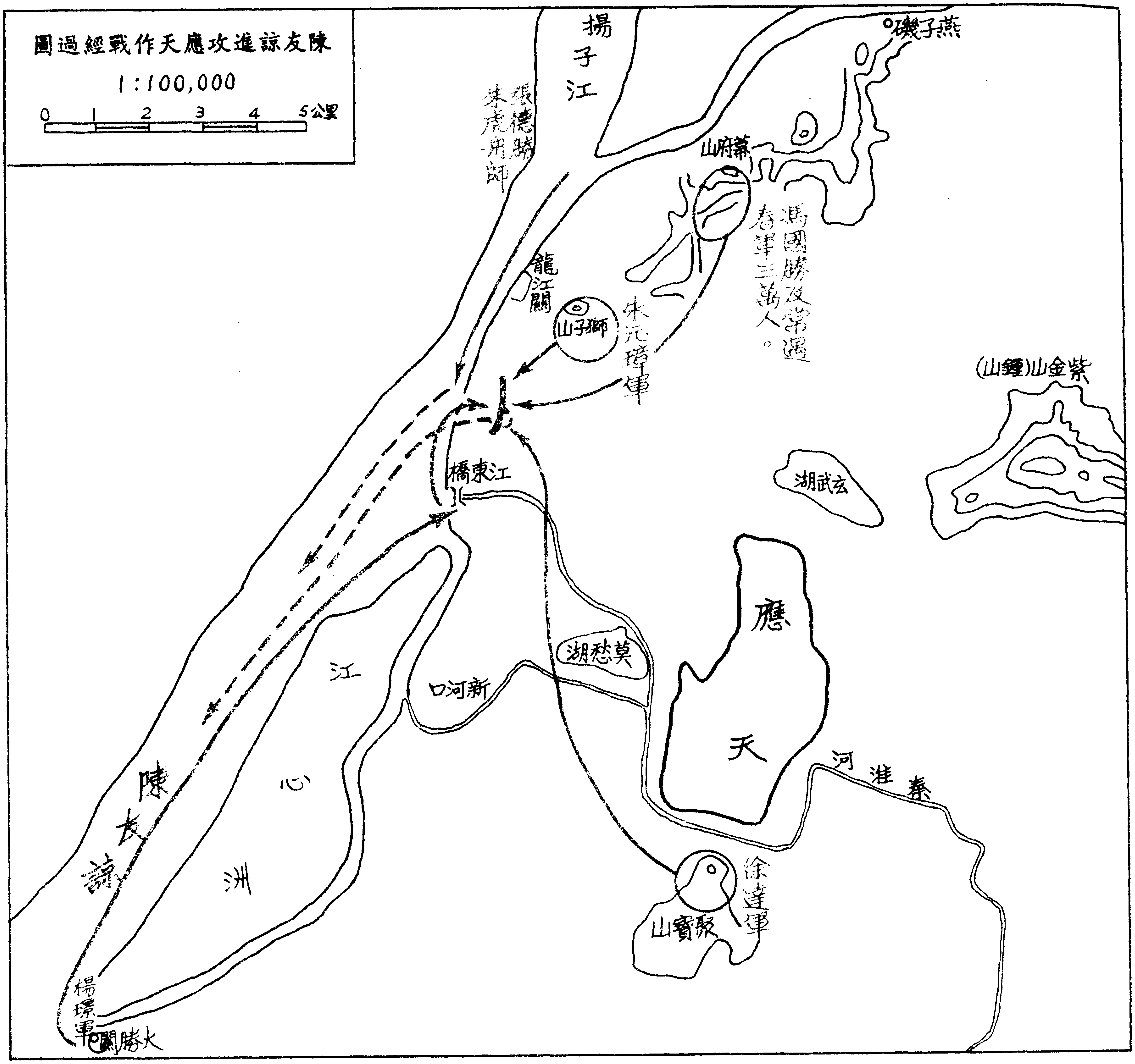
尤其最堪重視者，李自成用牛金星等士人爲謀主時，曾提出「歸闖王，不納糧！」之政治口號，以號召農民。及其稱大元帥於襄陽時，所用文官皆爲進士、舉人文士，不足則舉試以招選之，其中央至州縣地方，亦皆有一定之規模制度。故自李自成、張獻忠稱王之後，其衆已非烏合矣。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四册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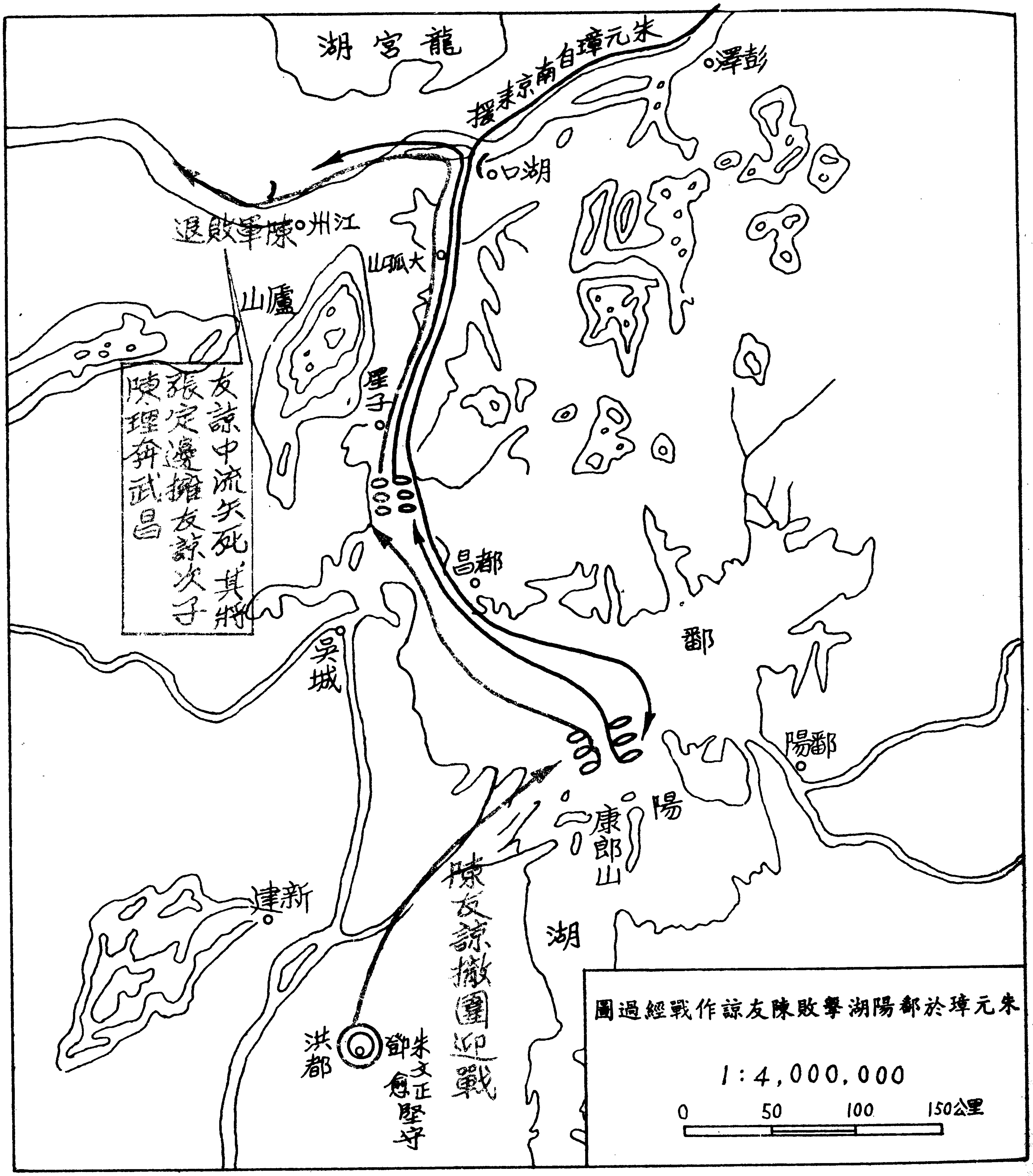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〇九至十四——五九三（按逆序裝訂）


元末羣雄割據形勢圖
1:12,413,800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甘肅
陝西
中書省
河南
四川
雲南
湖廣
江西
江浙
大都(北平)
元
太原
濟南
毛貴
長安
洛陽
汴梁
徐
韓林兒
李思齊
集慶
張士誠
吳
慶元
朱元璋
台
方國珍
溫
陳友定
福州
漢陽
武昌
江州
陳友諒
長沙
成都
明玉珍
重慶
貴州
昆明
贛
何真
廣州
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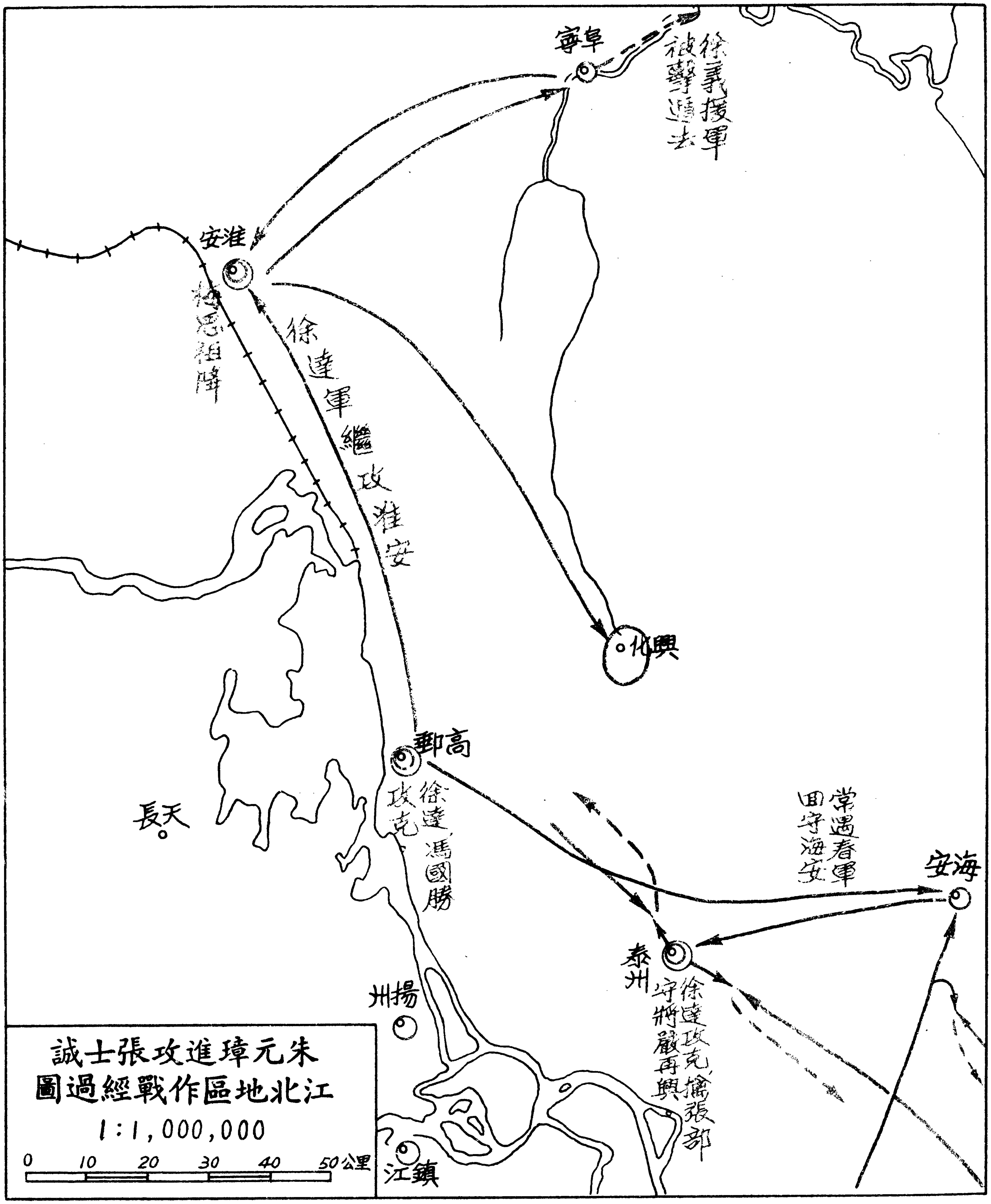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一〇


陳友諒進攻應天作戰經過圖
1:100,000
0 1 2 3 4 5公里
揚子江
燕子磯
幕府山
張德勝
朱虎舟師
龍江關
獅子山
朱元璋軍
馮國勝及常遇春軍三萬人。
紫金山(鍾山)
玄武湖
江東橋
莫愁湖
新河口
江心洲
應天
秦淮河
陳友諒
聚寶山
徐達軍
楊璟軍
大勝關

附圖十四－五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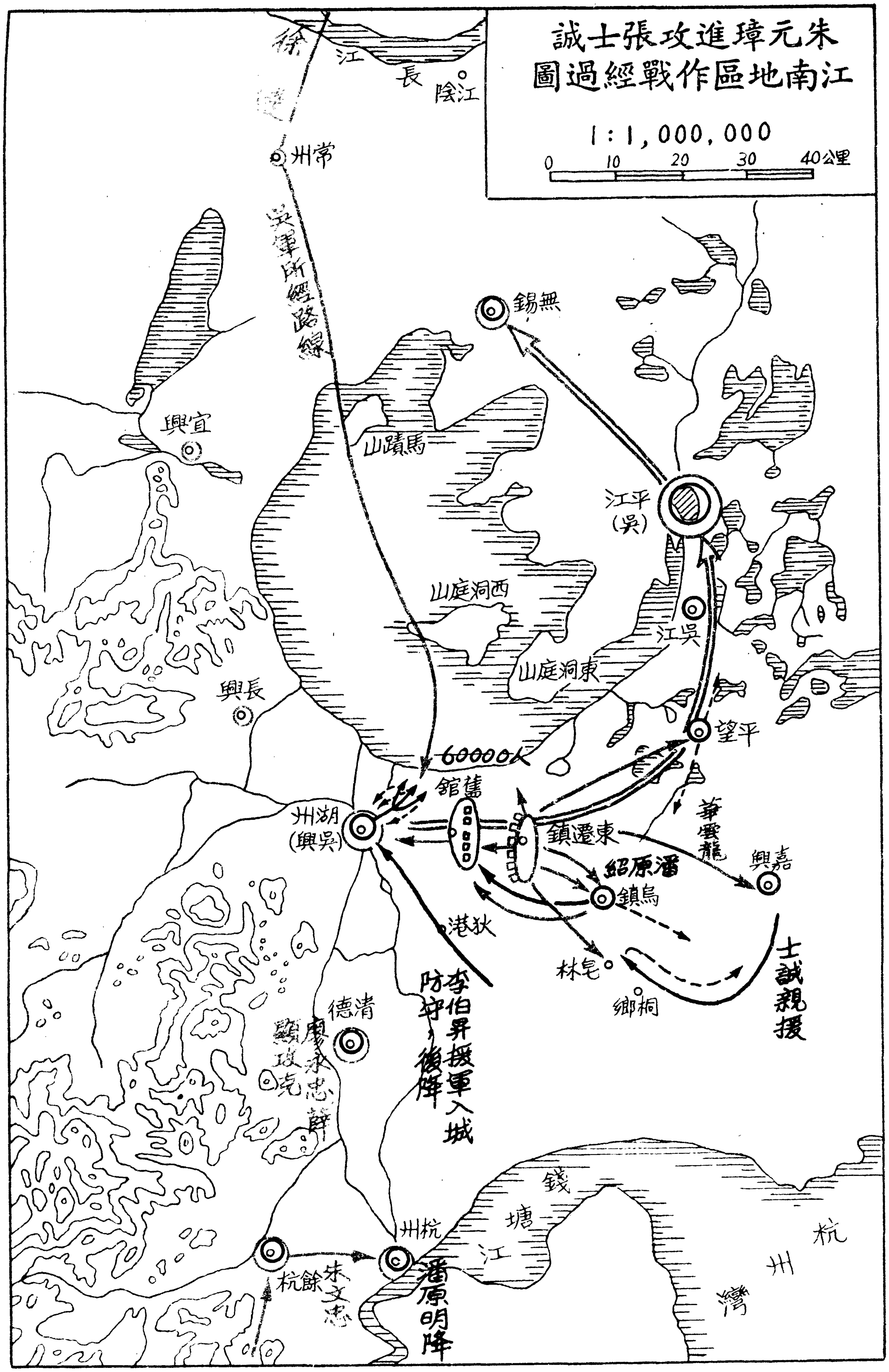


朱元璋於鄱陽湖擊敗陳友諒作戰經過圖



朱元璋進攻張士誠
江北地區作戰經過圖
1:1,000,000

附圖十四—五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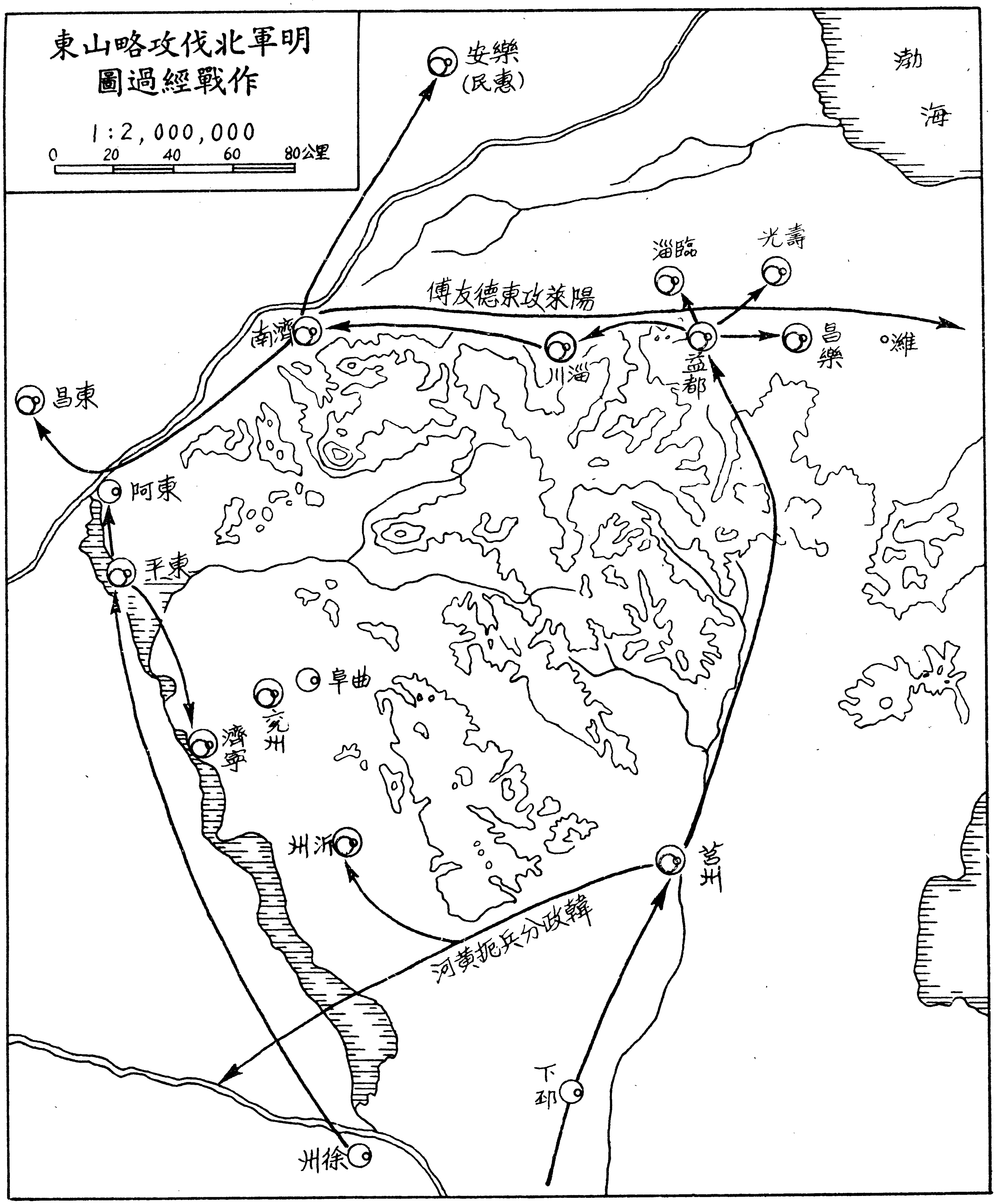


朱元璋進攻張士誠
江南地區作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公里
長江
江陰
常州
吳軍所經路線
無錫
宜興
馬蹟山
平江
(吳)
西洞庭山
吳江
東洞庭山
長興
平望
60000人
舊館
湖州
(吳興)
東遷鎮
華雲龍
嘉興
潘原紹
烏鎮
狄港
皂林
桐鄉
士誠親援
李伯昇援軍入城防守，後降
德清
廖永忠等攻克
杭州
錢塘江
杭州灣
餘杭
朱文忠
潘原明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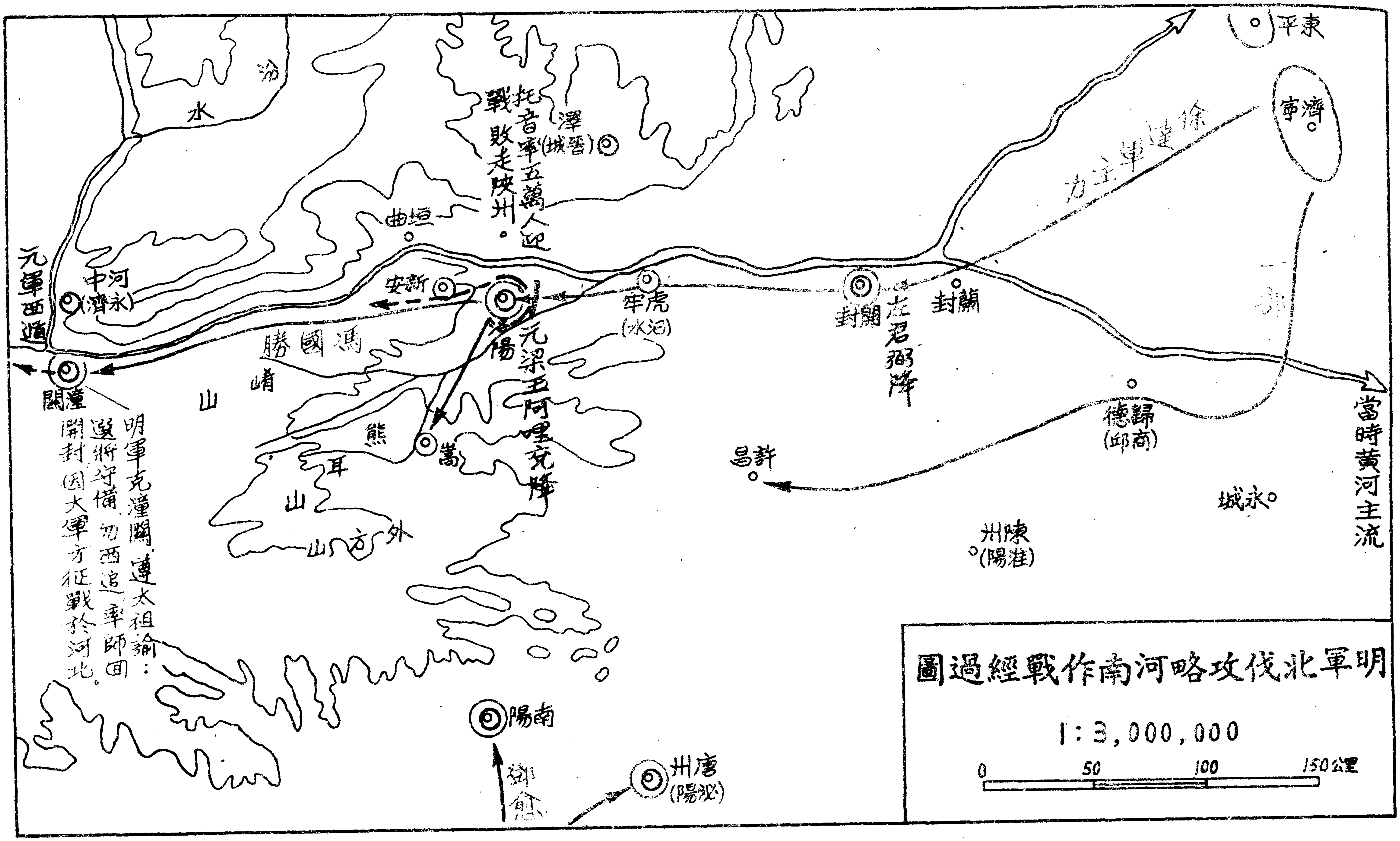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一四

明軍北伐攻略山東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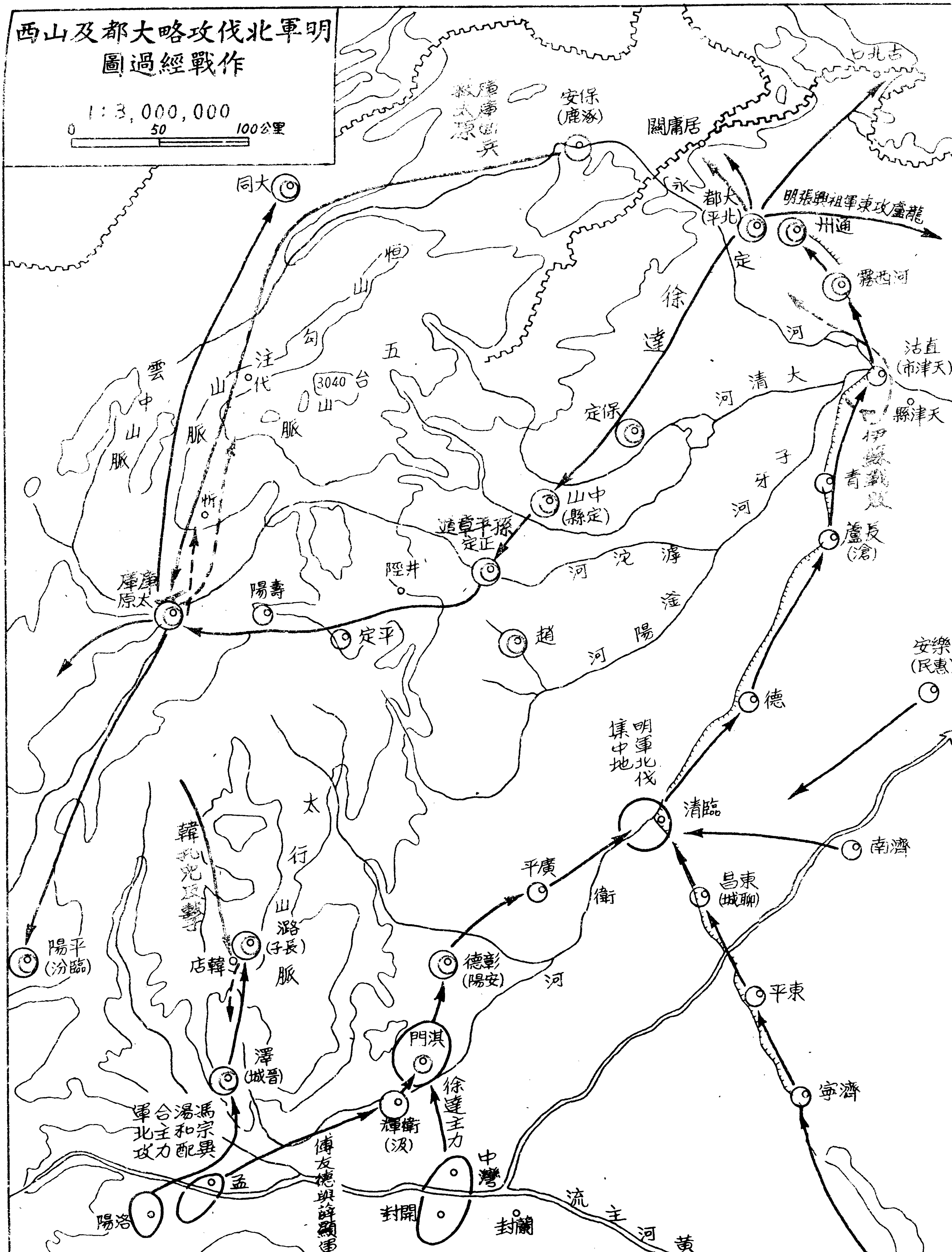
1:2,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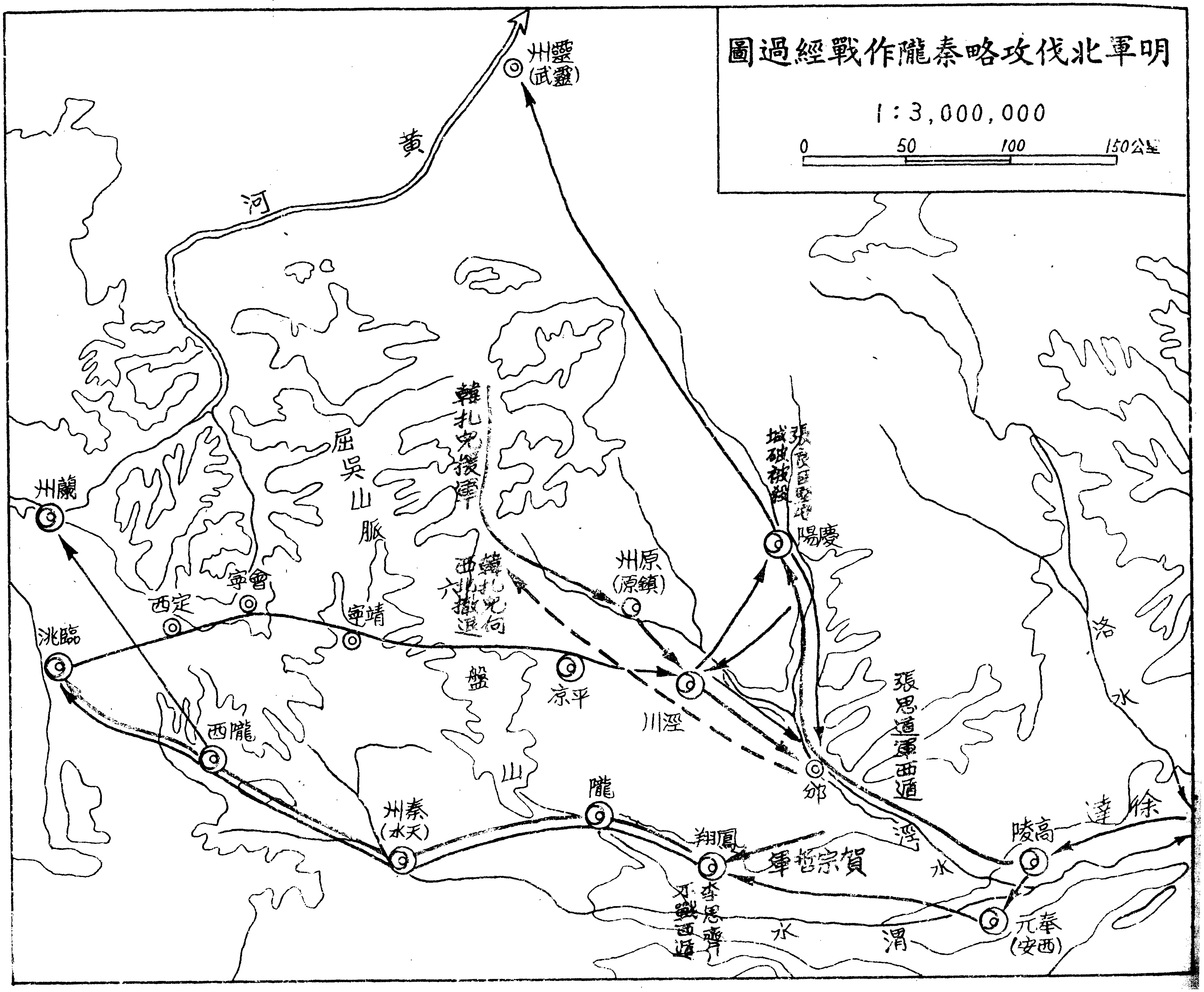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一五


明軍北伐攻略河南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汾
水
澤州
(晉城)
托音率五萬人迎戰敗走陝州
垣曲
河中
(永濟)
元軍西遁
新安
洛陽
元梁王阿里充降
虎牢
(汜水)
開封
左君弼降
蘭封
東平
濟寧
徐達率全力
馮國勝
潼關
崤
山
熊
耳
山
外方山
嵩
明軍克潼關,遵太祖諭:選將守備,勿西追,率師回開封,因大軍方征戰於河北。
許昌
歸德
(商邱)
永城
陳州
(淮陽)
當時黃河主流
南陽
鄧愈
唐州
(泌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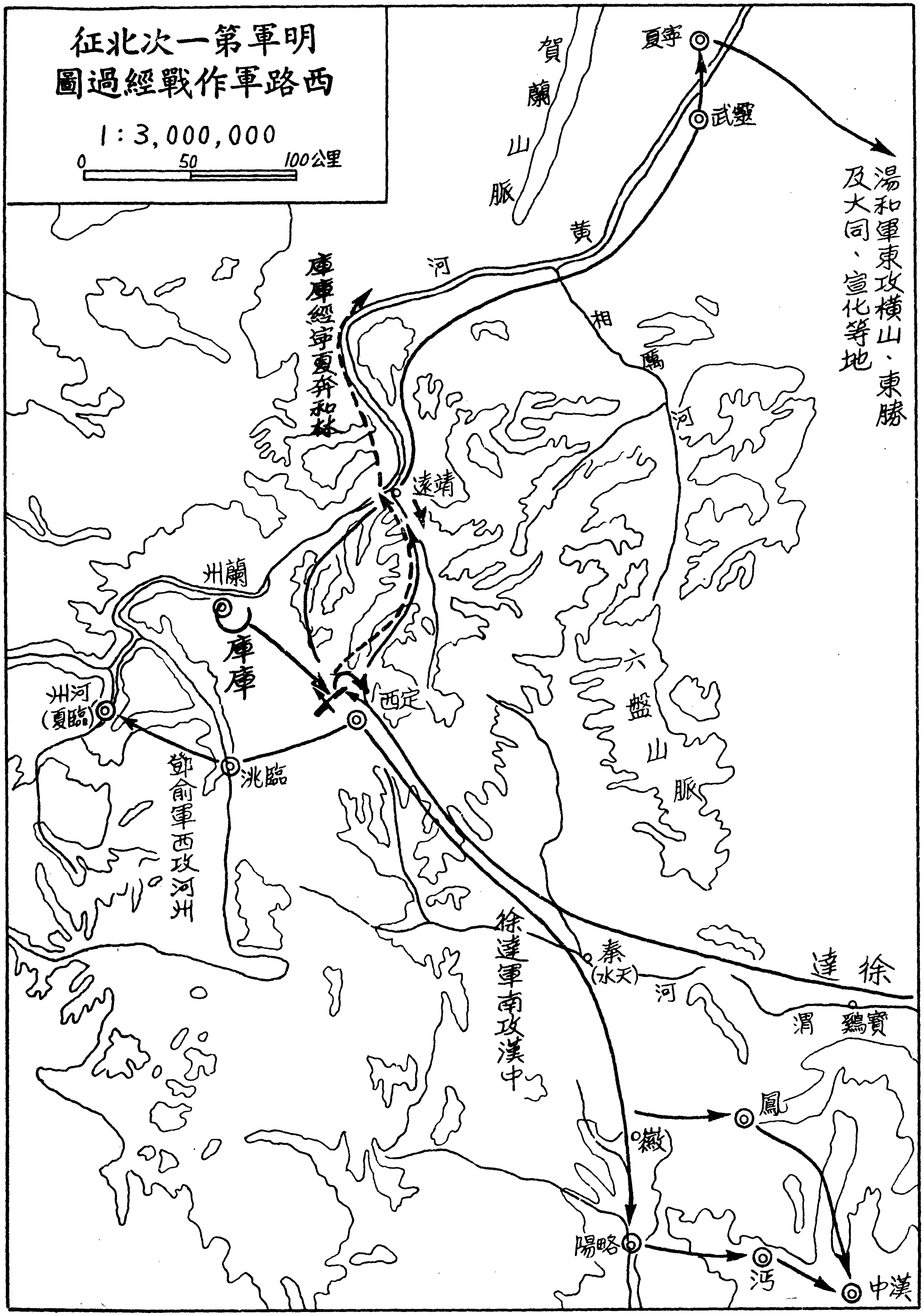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一六



明軍北伐攻略大都及山西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公里
大都(北平)
通州
河西務
直沽(天津市)
天津縣
保定
中山(定縣)
正定
太原
大同
保安(涿鹿)
居庸關
古北口
平定
壽陽
井陘
趙
臨清
德
滄(滄)
青
東平
濟寧
東昌(聊城)
廣平
彰德(安陽)
淇門
衛輝(汲)
澤(晉城)
潞(長子)
平陽(臨汾)
韓店
洛陽
孟
開封
蘭封
濟南
樂安(惠民)
中灣
徐達主力
徐達
常遇春
馮宗異湯和配合主力北攻軍
傅友德與薛顯軍
韓政攻晉
明軍北伐集中地
龍盧攻東軍祖興張明
黃河主流
衛河
大清河
子牙河
滹沱河
滏陽河
恒山
五台山
3040
雲中山脈
太行山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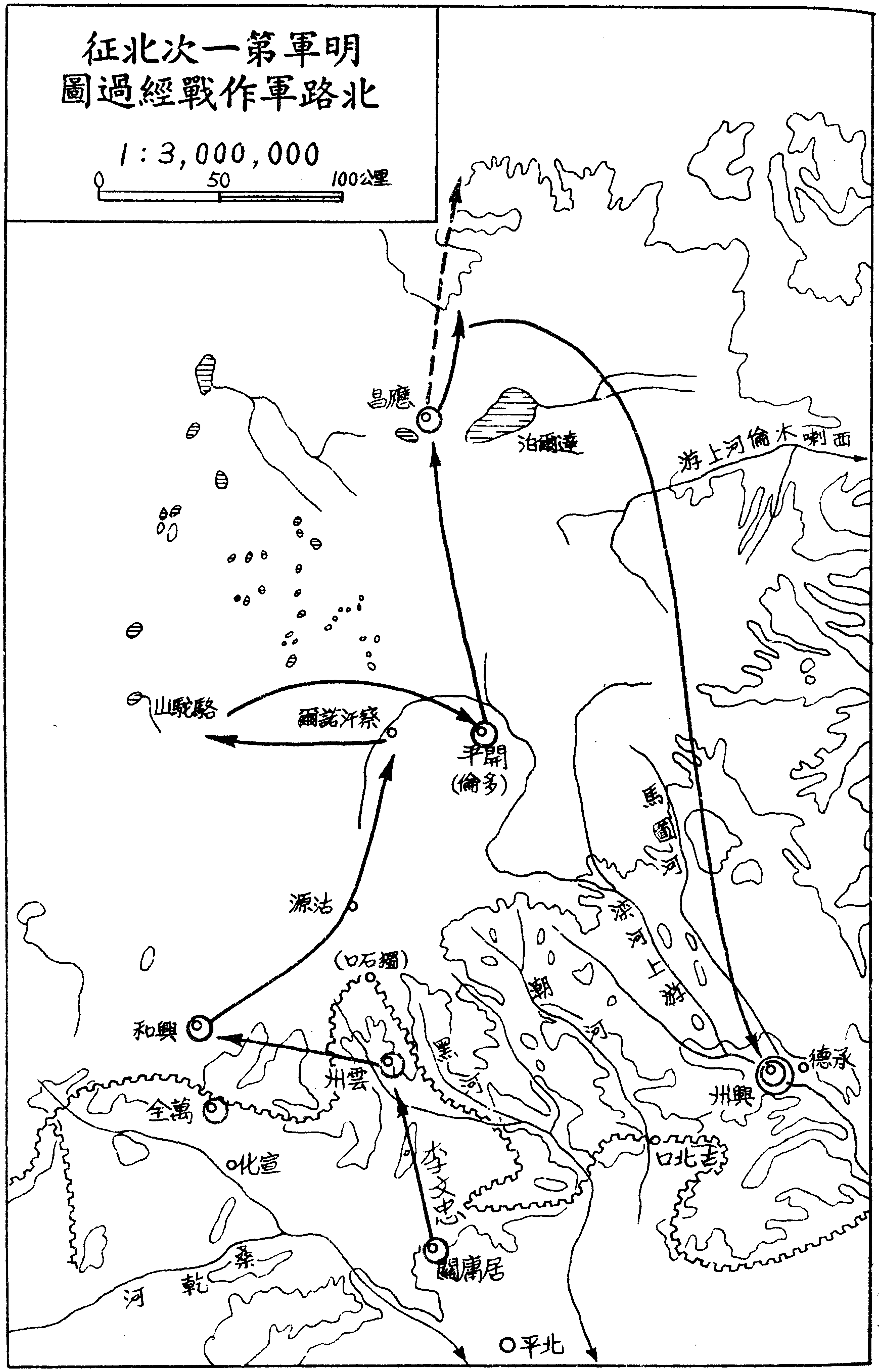


明軍北伐攻略秦隴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靈州
(靈武)
黃河
蘭州
臨洮
定西
會寧
靖寧
屈吳山脈
平涼
涇川
原州
(鎮原)
慶陽
隴西
秦州
(天水)
隴山
隴
鳳翔
邠
高陵
奉元
(西安)
渭水
涇水
洛水
徐達
賀宗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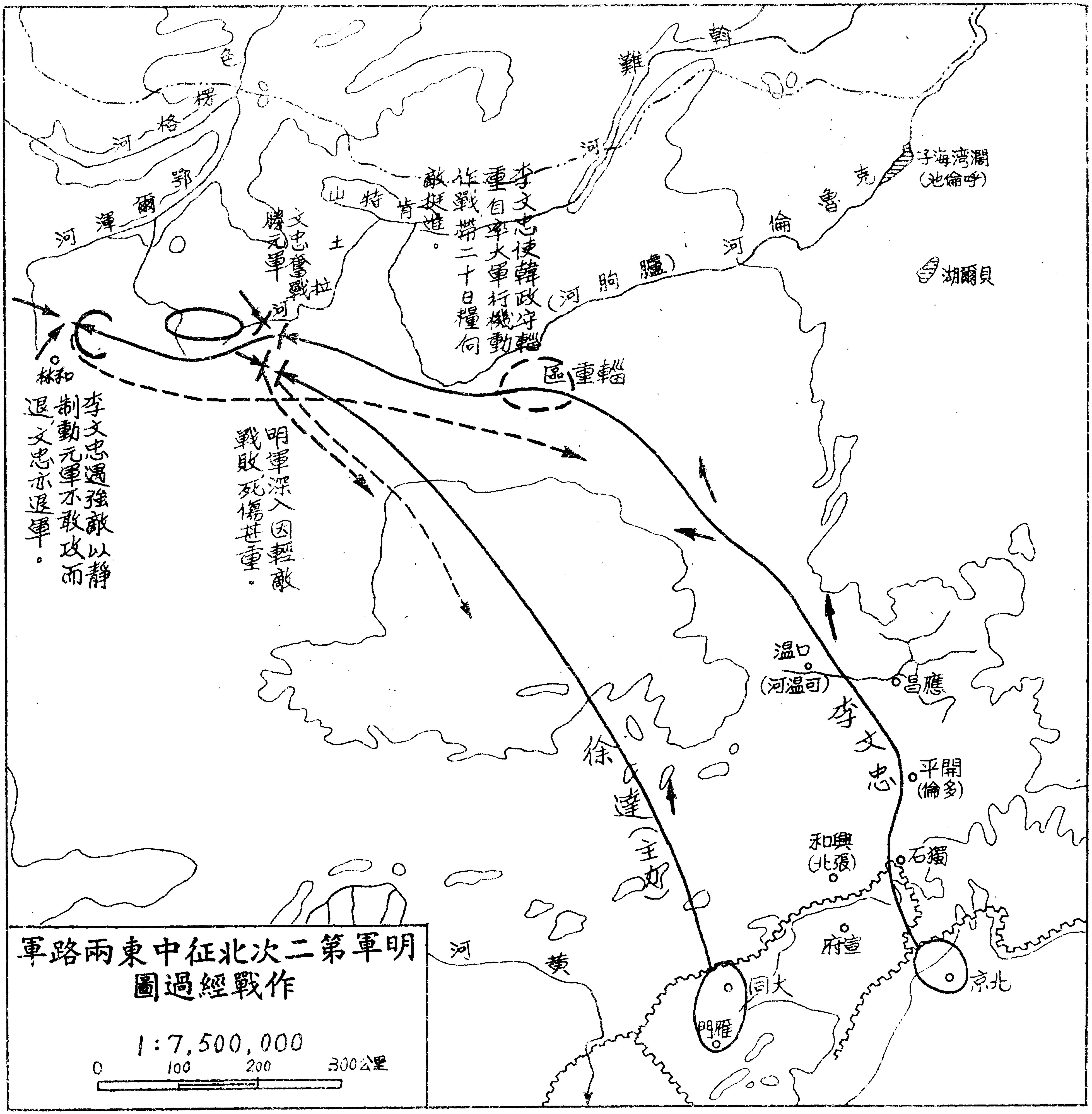
明軍第一次北征
西路軍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公里
賀蘭山脈
寧夏
靈武
黃河
湯和軍東攻橫山、東勝及大同、宣化等地
擴廓經寧夏奔和林
靖遠
蘭州
擴廓
定西
六盤山脈
河州
(臨夏)
臨洮
鄧愈軍西攻河州
徐達軍南攻漢中
秦
(天水)
河
徐達
渭
寶雞
鳳
徽
略陽
沔
漢中

附圖十四—五一八



明軍第一次北征
北路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四—五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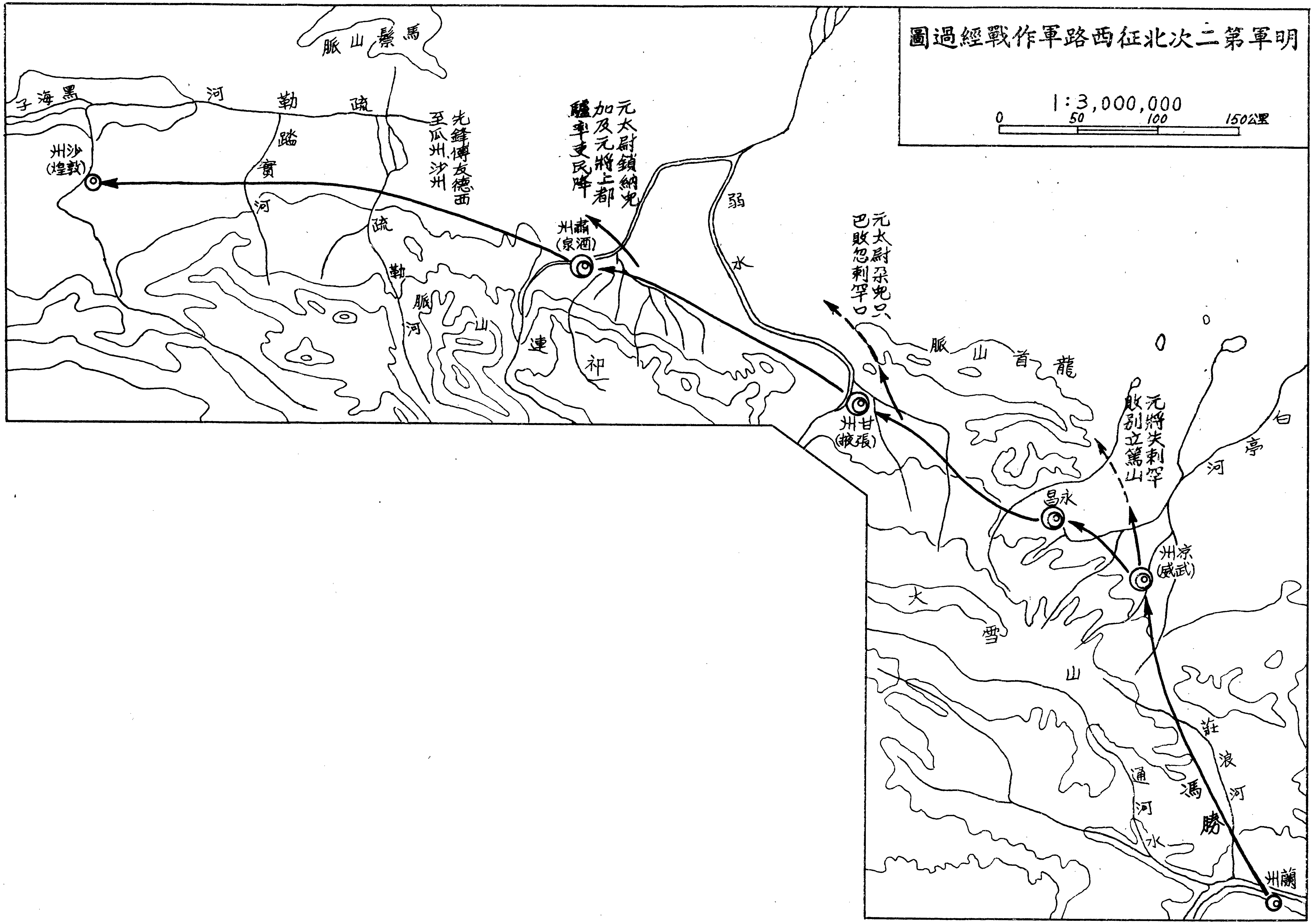


明軍第二次北征中東兩路軍作戰經過圖

1:7,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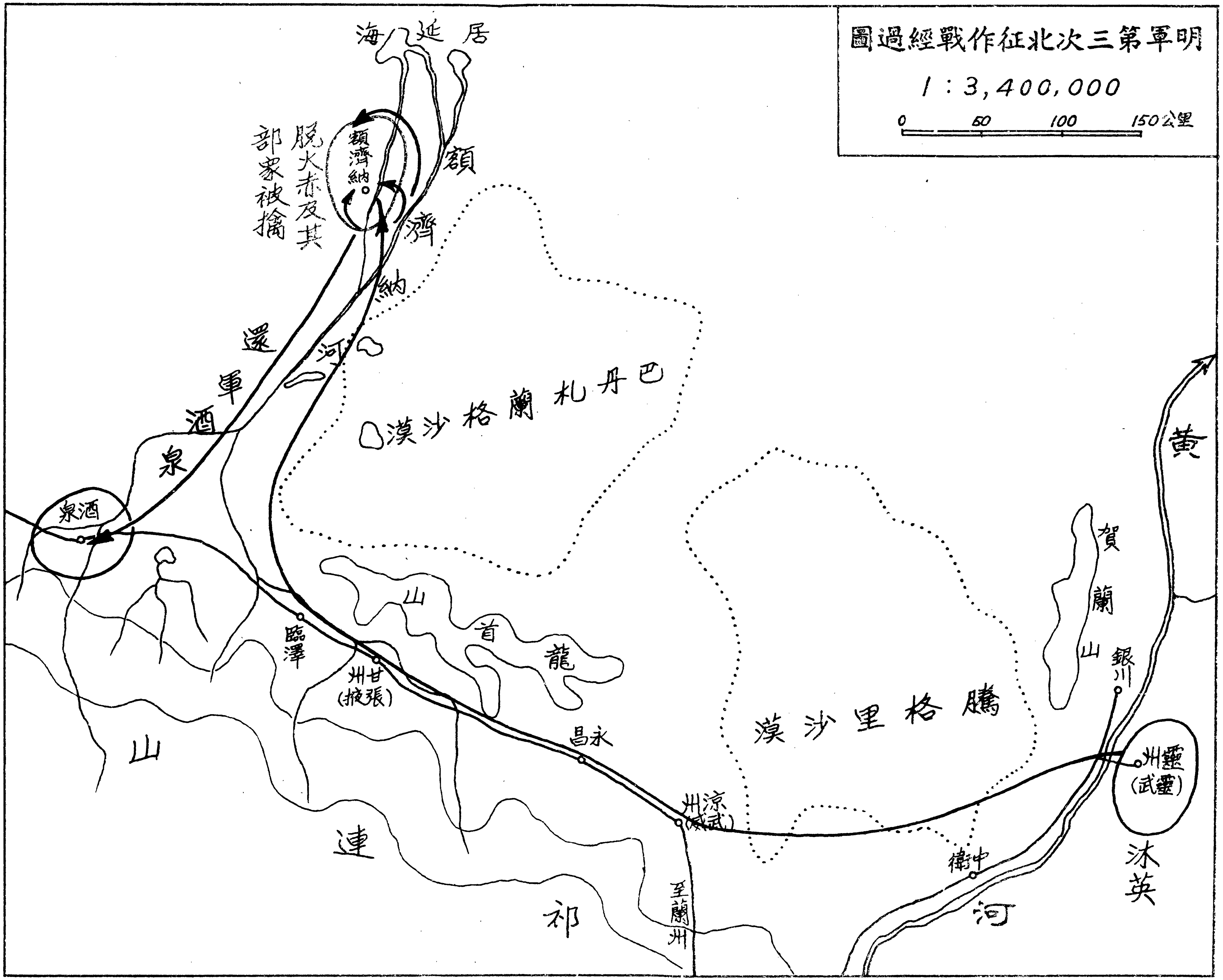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公里

附圖十四－五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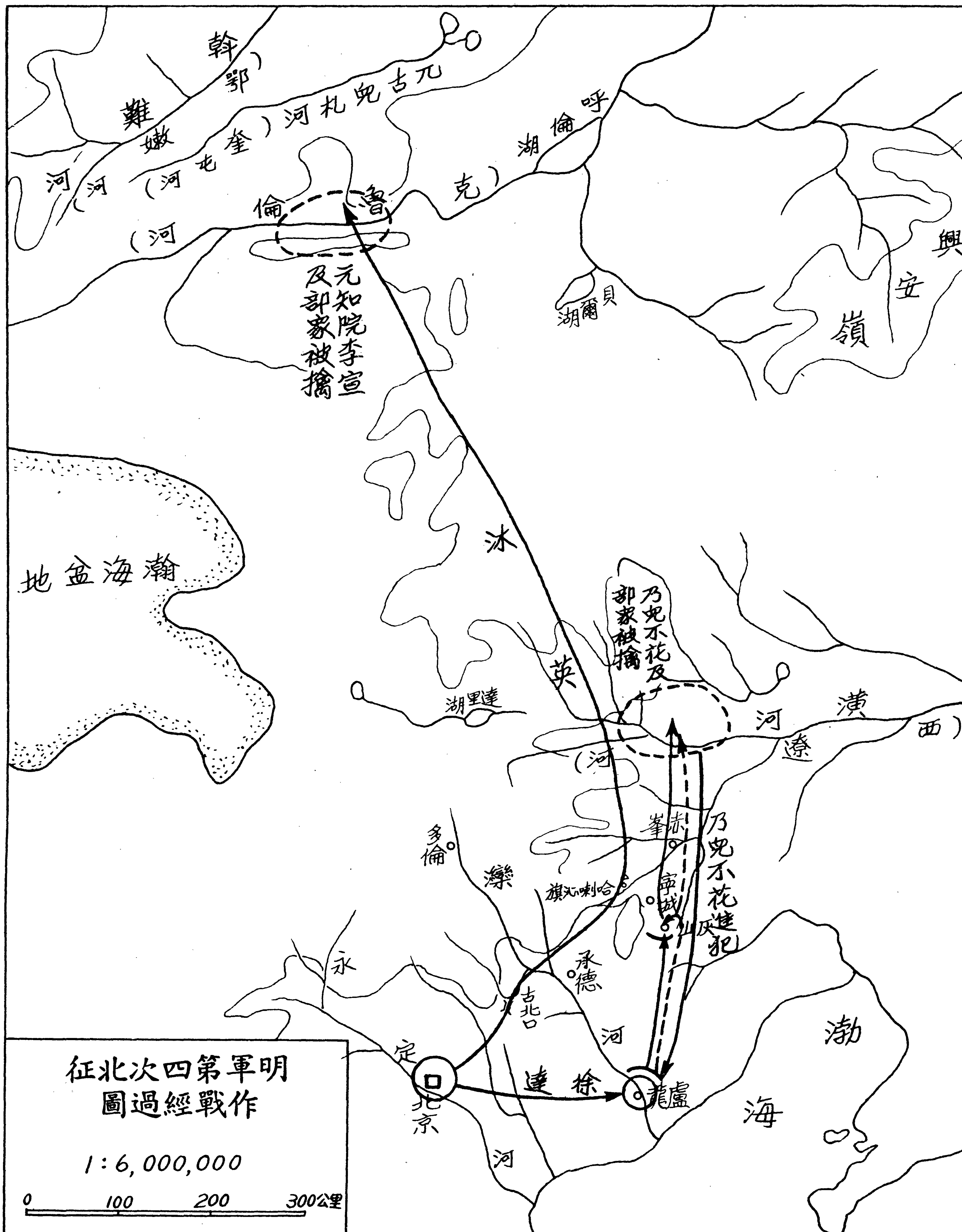


明軍第二次北征西路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四—五二二



明軍第三次北征作戰經過圖
1 : 3,4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居延海
額濟納
脫火赤及其部衆被擒
額濟納河
還軍酒泉
酒泉
巴丹札蘭格沙漠
騰格里沙漠
龍首山
祁連山
臨澤
甘州(張掖)
永昌
涼州(武威)
至蘭州
賀蘭山
銀川
靈州(靈武)
中衛
黃河
沐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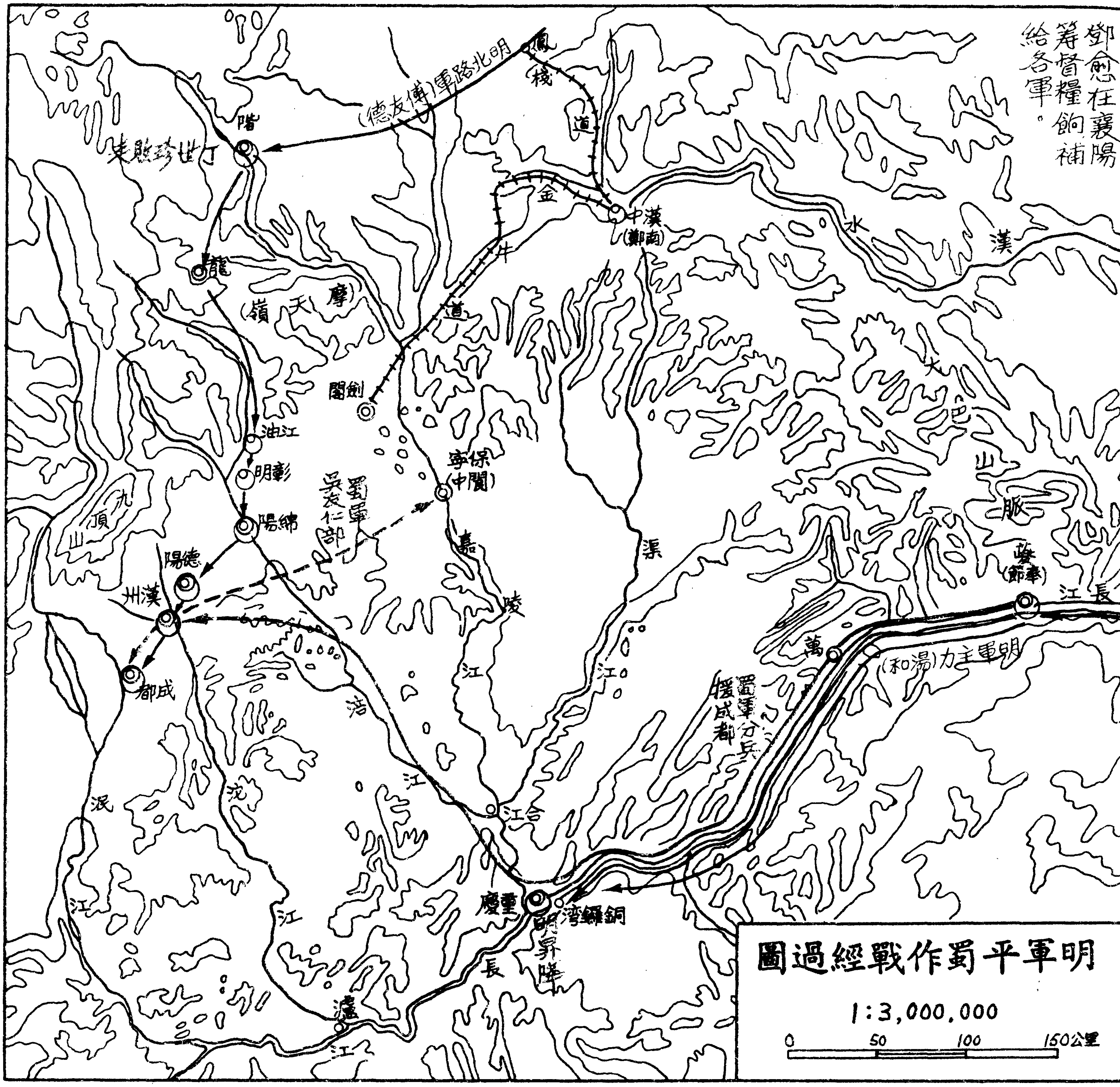


明軍第四次北征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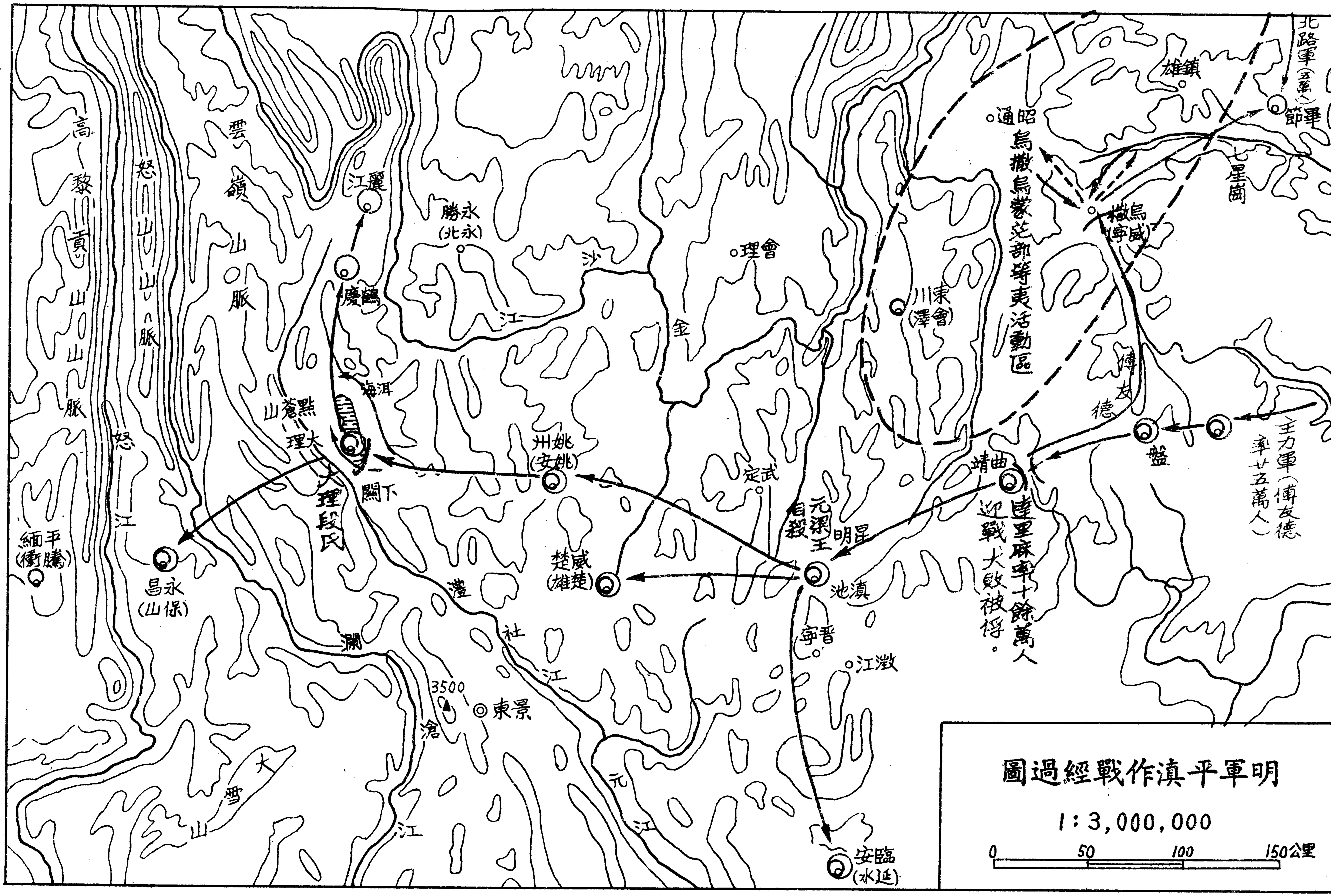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二四


明軍第五、六次北征作戰經過圖
1:6,0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元主脫古思帖木兒率數十騎遁去，部眾家屬為明軍所獲，殘元從此不振。
捕魚兒海子（貝爾湖）
克魯倫河
呼倫湖
嫩江
松花江
元平章果來被殺
達里湖
慶州
西遼河
金山
農安
長春
伊通河
納哈出
吉林
遼源
四平
開原
瀋陽
遼河
赤峰
明軍基地
大寧城
平泉
承德
古北口
凌源
松亭關
遵安
灤河
北平
通州
明軍集結廿萬人
渤海
黃海
藍玉
馮勝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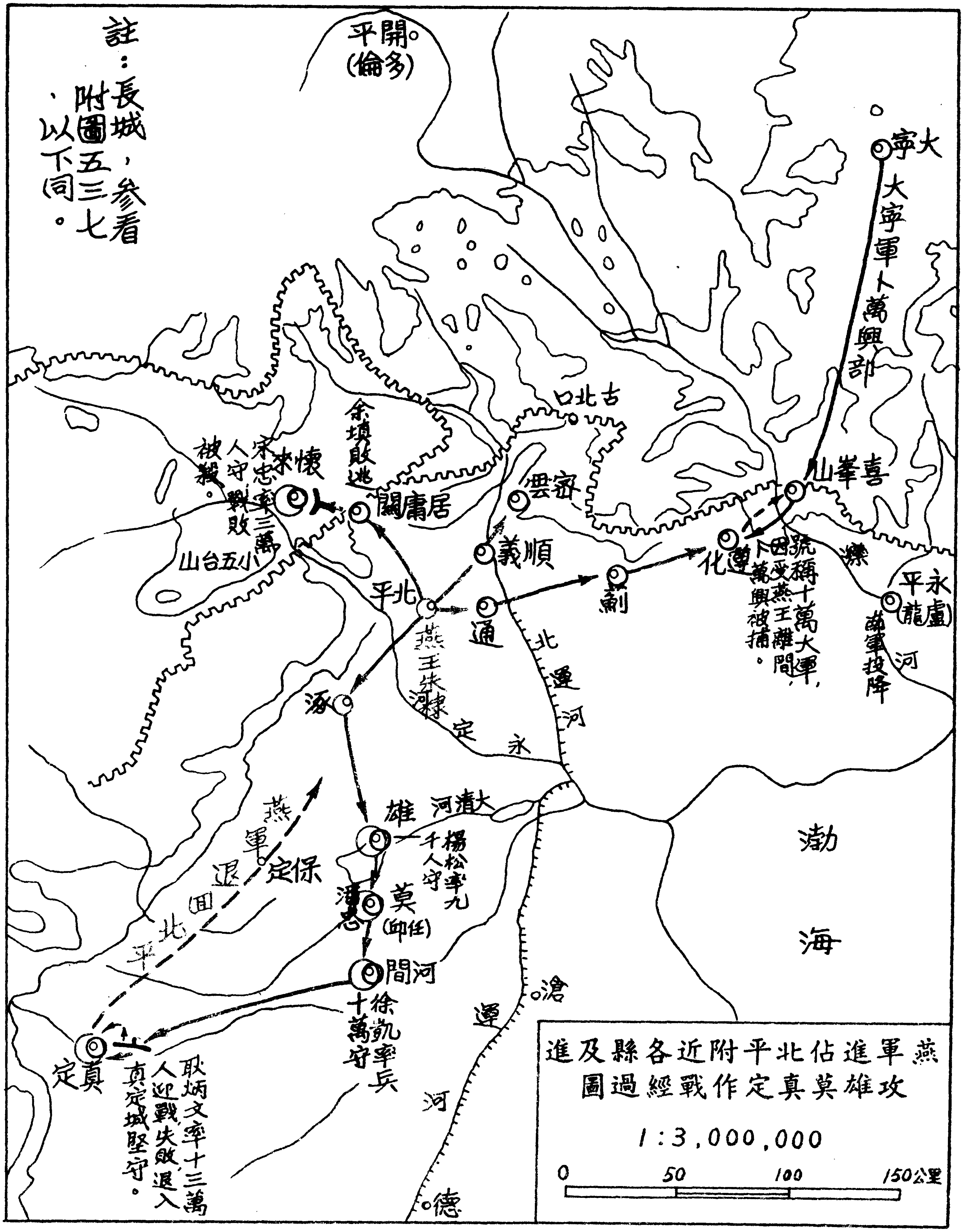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二二五


明軍平蜀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鄧愈在襄陽籌督糧餉補給各軍。
明北路軍(傅友德)
鳳
棧道
金牛道
漢中(南鄭)
漢水
階
丁世珍敗走
龍
摩天嶺
劍閣
江油
彰明
綿陽
德陽
漢州
成都
保寧(閬中)
蜀軍吳友仁部
嘉陵江
渠江
九頂山
大巴山脈
夔(奉節)
長江
萬
明軍主力(湯和)
蜀軍分兵援成都
涪江
沱江
岷江
合江
重慶
銅鑼灣
明昇降
長江
瀘
江

附圖十四—五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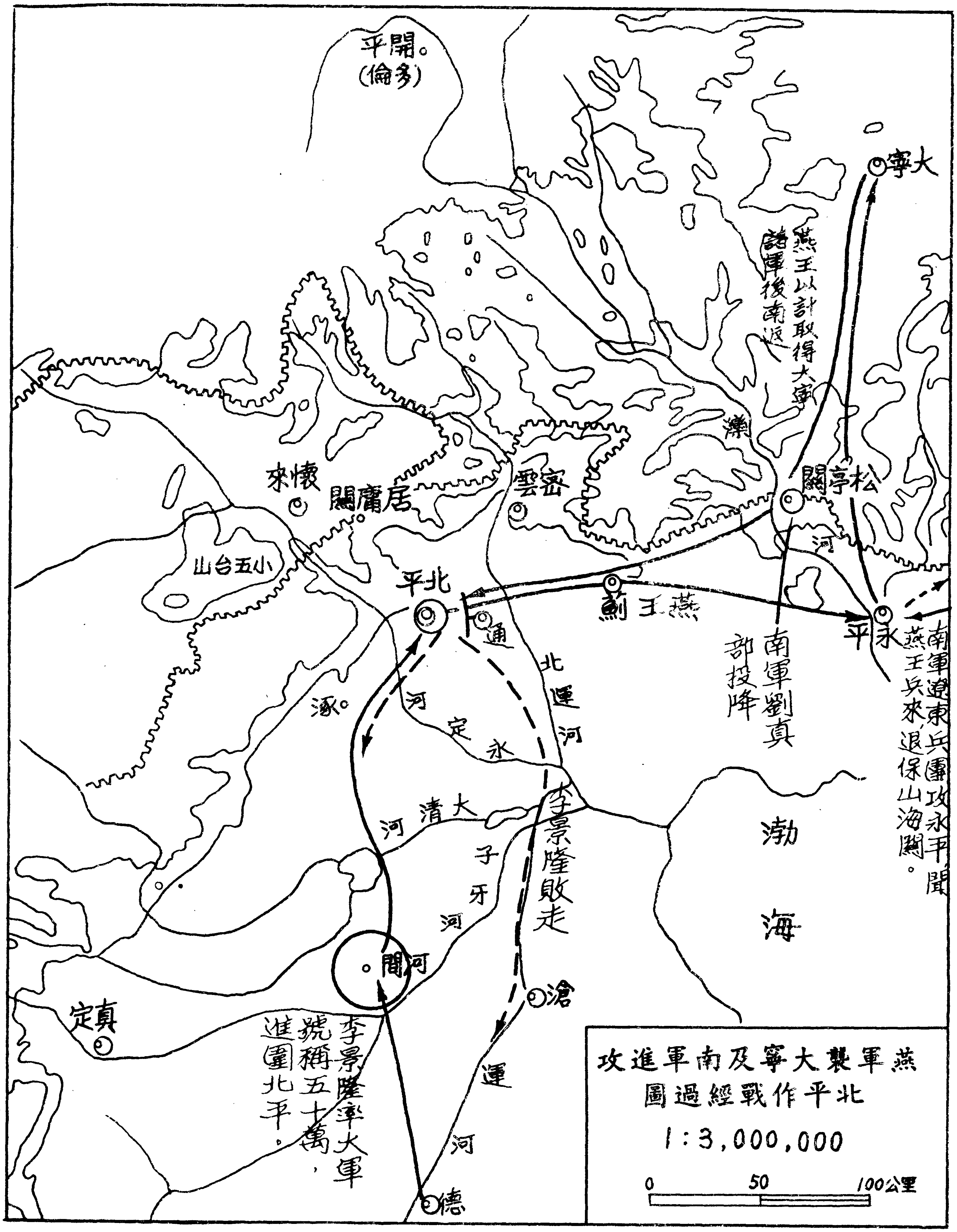

明軍平滇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高黎貢山山脈
怒山山脈
雲嶺山脈
怒江
瀾滄江
金沙江
元江
大雪山
麗江
鶴慶
永勝(永北)
會理
會東(會澤)
昭通
鎮雄
畢節
北路軍(五萬人)
七星崗
烏撒(威寧)
烏撒烏蒙芒部等夷活動區
主力軍(傅友德率廿五萬人)
傅友德
盤
曲靖
達里麻率十餘萬人迎戰大敗被俘。
昆明
元梁王自殺
滇池
武定
姚州(姚安)
楚威(楚雄)
洱海
點蒼山
大理
下關
大理段氏
永昌(保山)
平緬(騰衝)
3500
景東
晉寧
澂江
臨安(建水)

附圖十四—五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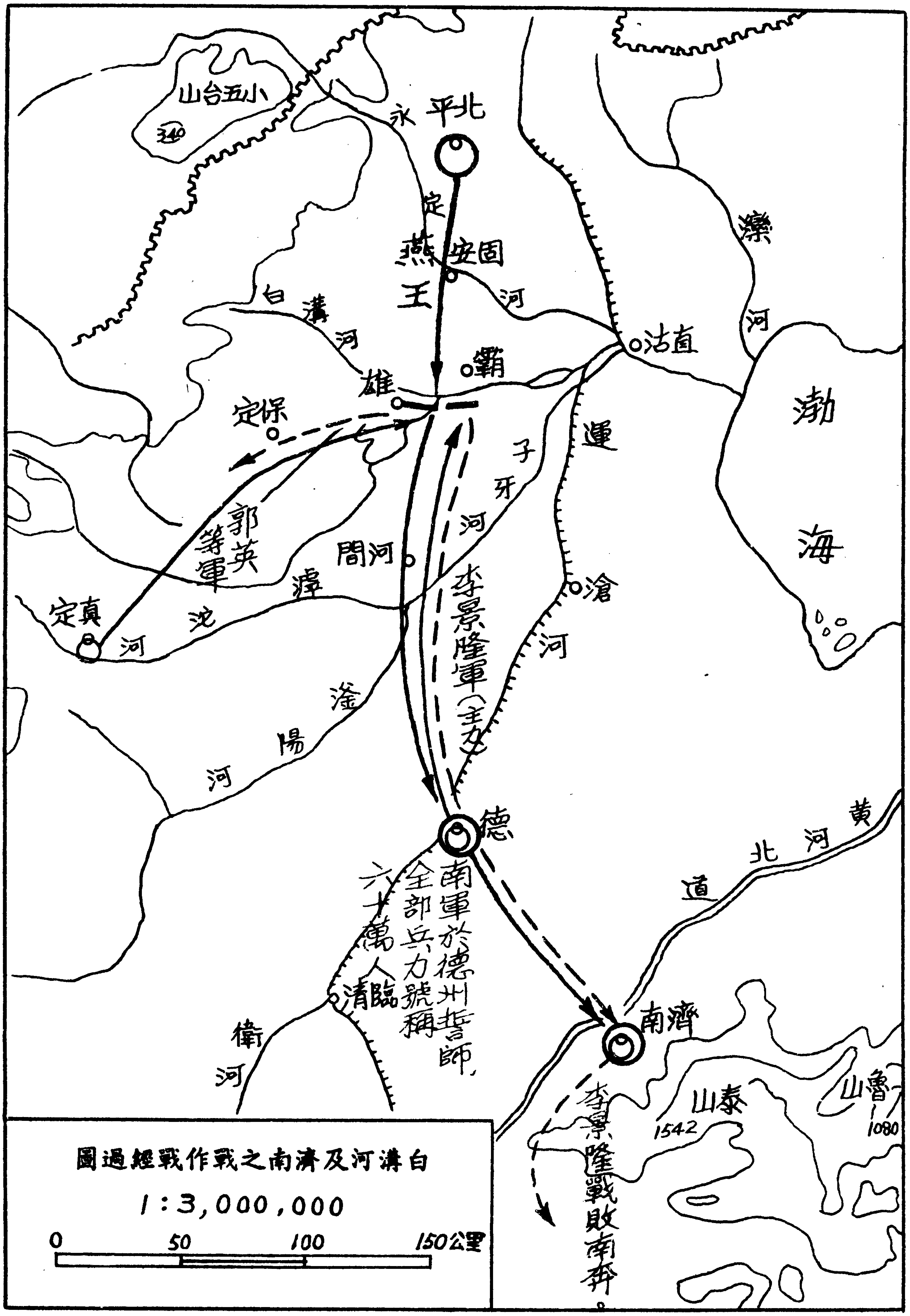
燕軍進佔北平附近各縣及攻雄莫真定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註：長城，參看附圖五三七、以下同。
開平(多倫)
大寧
大寧軍卜萬興部
喜峯口
古北口
懷來
宋忠率三萬人守戰敗被殺。
居庸關
余瑱敗逃
密雲
順義
北平
通
薊
遵化
號稱十萬大軍，因受燕王離間，卜萬興被捕。
永平(盧龍)
南軍投降
小五台山
涿
永定河
北運河
灤河
雄
大清河
楊松率九千人守
莫(任邱)
保定
燕軍退回北平
河間
徐凱率兵十萬守
真定
耿炳文率十三萬人迎戰失敗退入真定城堅守。
滄
運河
德
渤海

附圖十四—五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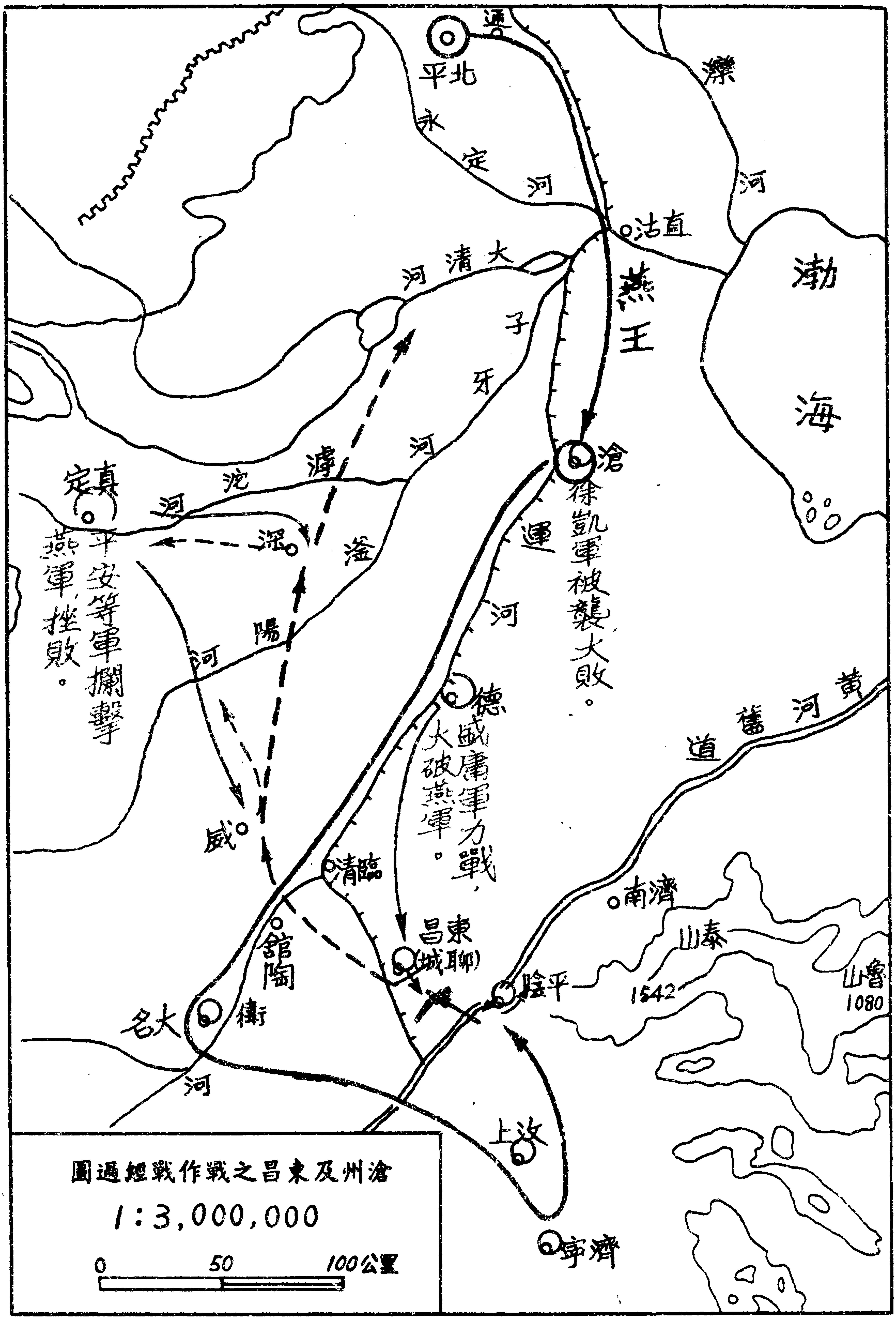
燕軍襲大寧及南軍進攻北平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附圖十四—五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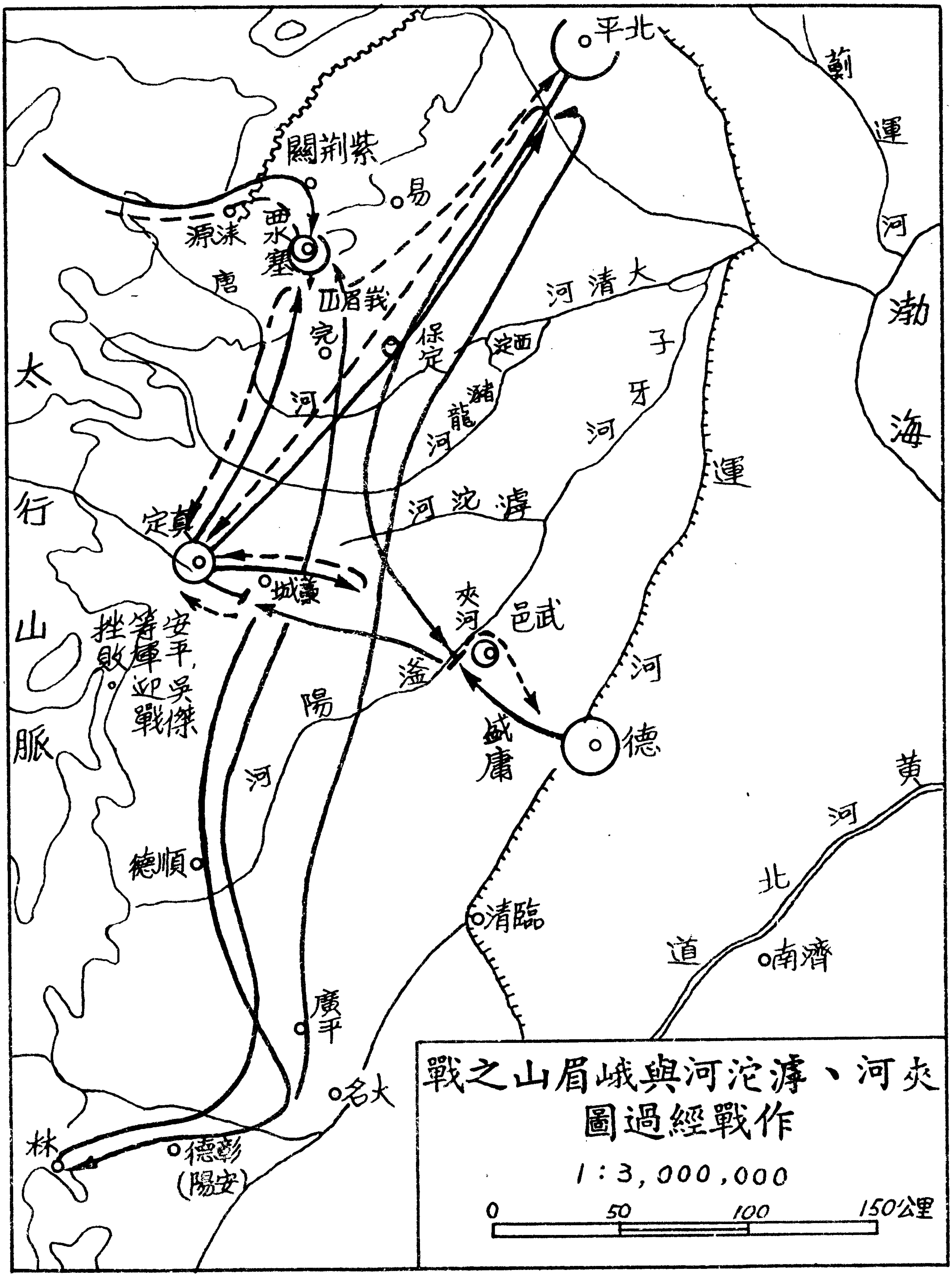


白溝河及濟南之戰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北平
通
永定河
灤河
直沽
大清河
子牙河
燕王
渤海
滄
徐凱軍被襲大敗。
運河
真定
滹沱河
滏
深
平安等軍攔擊燕軍挫敗。
陽河
德
盛庸軍力戰，大破燕軍。
黃河舊道
威
臨清
濟南
東昌
(聊城)
館陶
平陰
泰山
1542
魯山
1080
大名
衛
河
汶上
濟寧
滄州及東昌之戰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公里

附圖十四—五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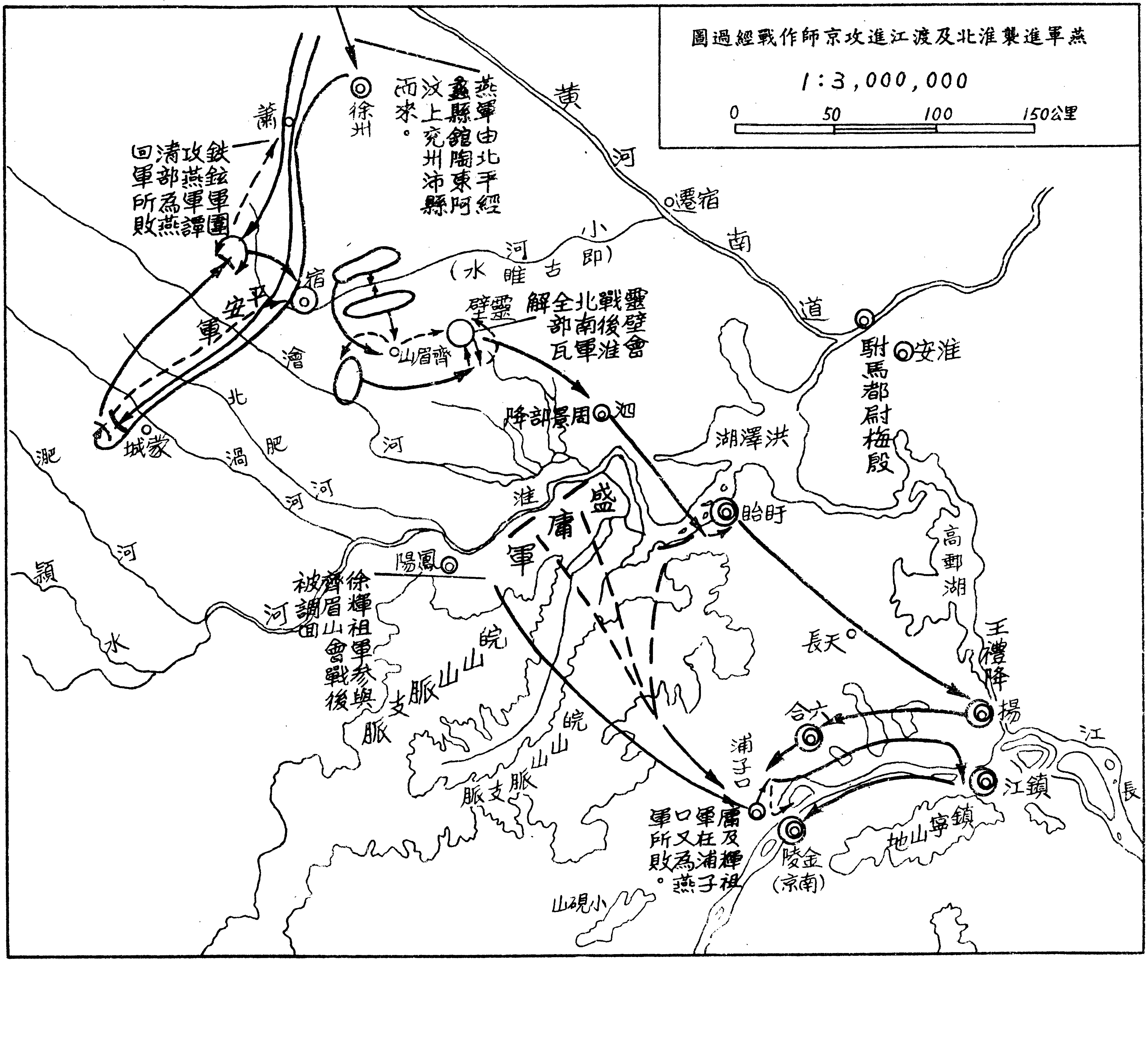


夾河、滹沱河與峨眉山之戰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四—五三二


燕軍進襲淮北及渡江進攻京師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燕軍由北平經蠡縣館陶東阿汶上兗州沛縣而來。
鐵鉉軍團攻燕軍譚清部為燕回軍所敗
靈壁會戰後淮北南軍全部瓦解
徐輝祖軍參與齊眉山會戰後被調回
周景部降
駙馬都尉梅殷
王禮降
庸及輝祖軍在浦子口又為燕軍所敗。
平安軍
盛庸軍
徐州
蕭
宿
蒙城
靈壁
齊眉山
泗
盱眙
宿遷
淮安
鳳陽
天長
揚
六合
浦子口
鎮江
金陵
(南京)
洪澤湖
高郵湖
黃河
小河
(即古睢水)
淮
澮河
渦河
肥河
潁河
皖山山脈支脈
鎮寧山地
小峴山
長江

備考：

一、------表示明撤大寧等衛以後所守之北方險要，其線上有北魏北齊及隋代之舊古城，但係土石工程，無磚石長城。明英宗被俘之後，明始修築磚石長城，因忌諱長城，故名之曰九邊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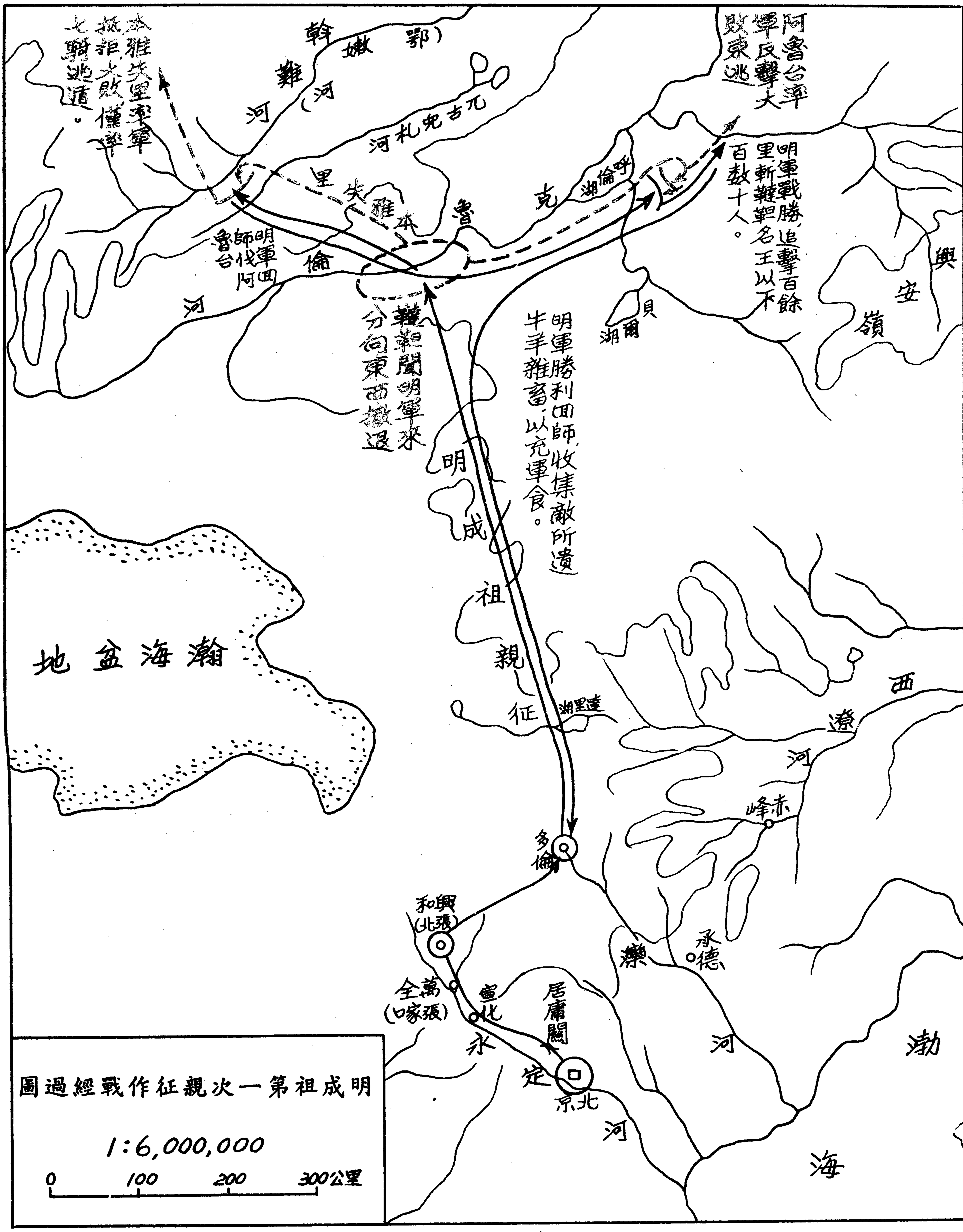
二、明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命徐達築居庸關，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命徐達築山海、居庸間三十二隘堡。永樂十年（西元一四一三）始治壕垣，正統初（西元一四三六）僅有墩台瞭守，成化三年（西元一四六七）大學士商輅上疏奏請築長城。



明宣宗英宗時期北方國境形勢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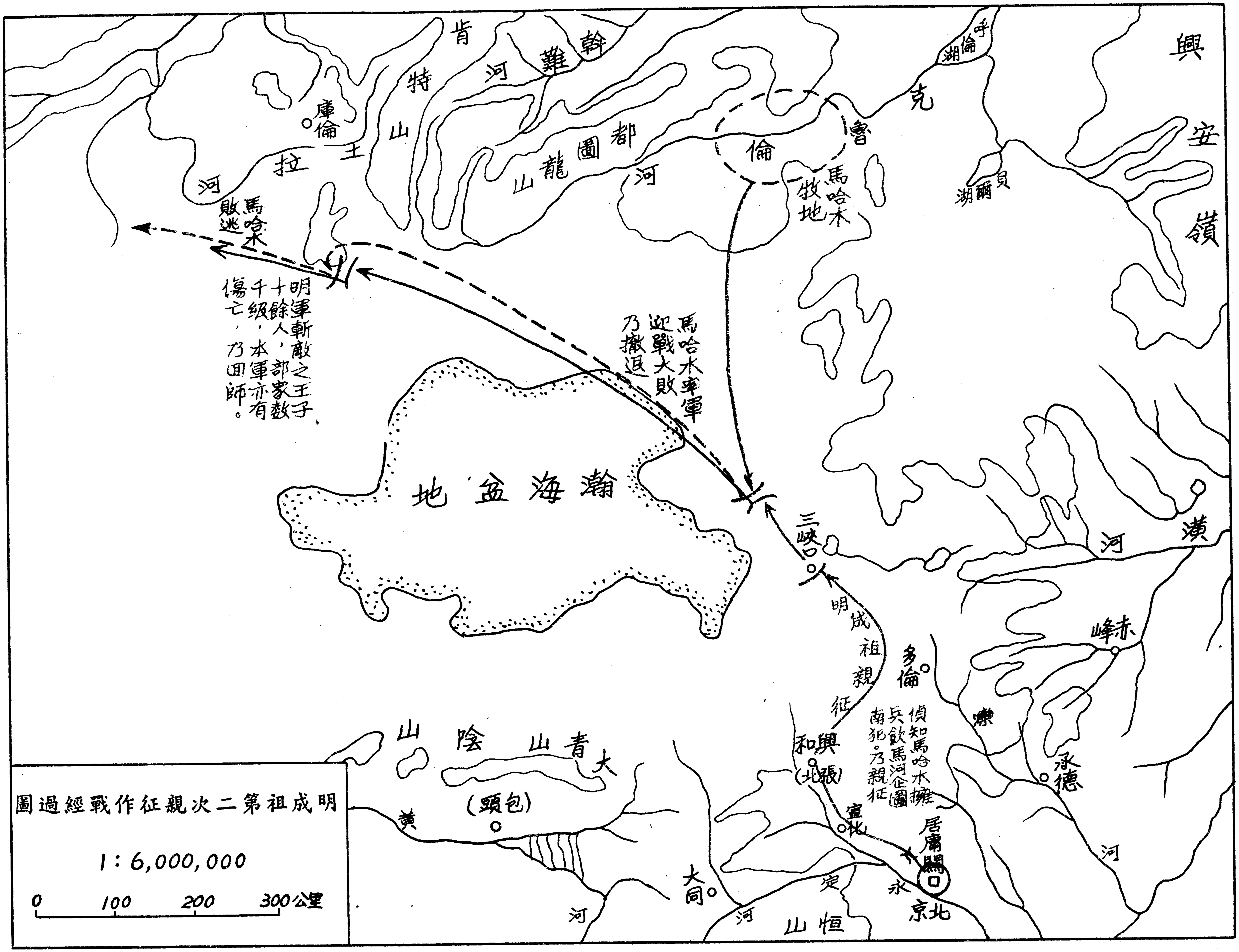


明成祖第一次親征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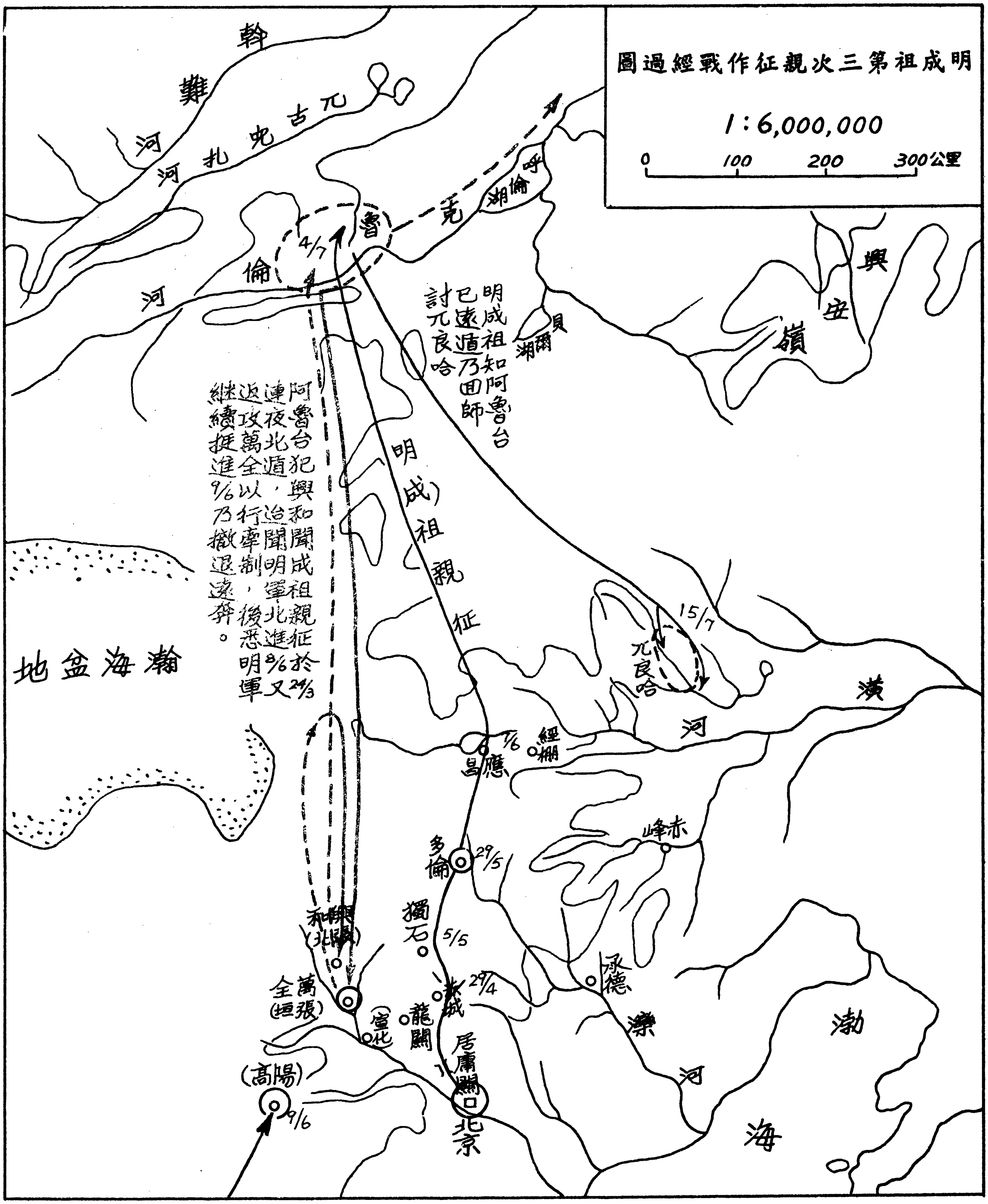
1:6,0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附圖十四—五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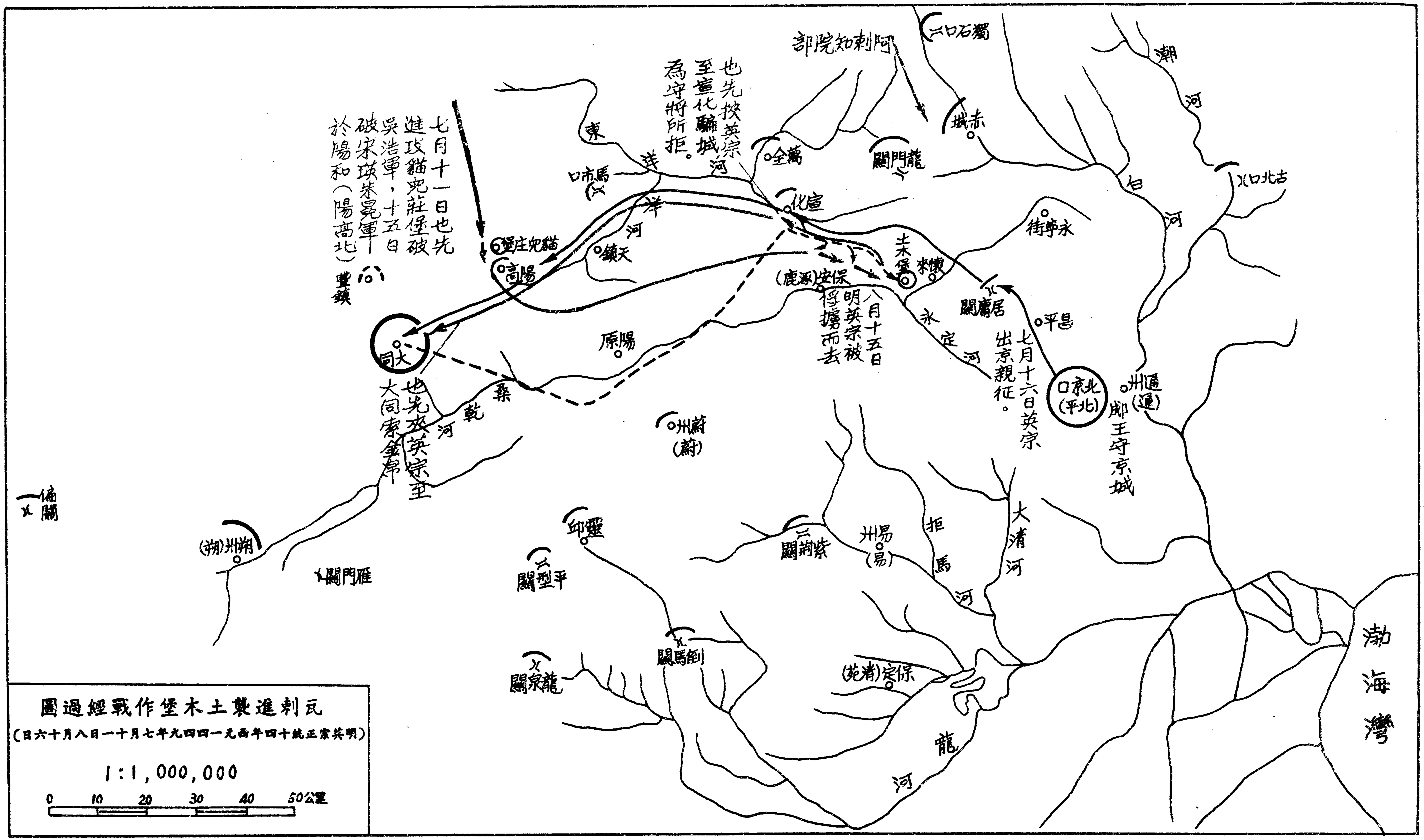


興安嶺
呼倫湖
貝爾湖
克魯倫河
肯特山
斡難河
土拉河
都圖龍山
庫倫
馬哈木牧地
馬哈木敗逃
明軍斬敵之王子十餘人，部家數千級，本軍亦有傷亡，乃回師。
馬哈木率軍迎戰大敗乃撤退
瀚海盆地
三峽口
明成祖親征
偵知馬哈木擁兵飲馬河企圖南犯。乃親征
多倫
興和
(張北)
宣化
居庸關
北京
永定河
大同
恒山
大青山
陰山
(包頭)
黃河
赤峰
承德
灤河
潢河
明成祖第二次親征作戰經過圖
1:6,0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明成祖第三次親征作戰經過圖
1:6,0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斡難河
兀古屯扎河
克魯倫河
呼倫湖
貝爾湖
興安嶺
4/7
明成祖知阿魯台已遠遁乃回師討兀良哈
阿魯台犯興和聞成祖親征於24/3連夜北遁，追聞明軍北進8/6又返攻萬全以行牽制，後悉明軍繼續挺進9/6乃撤退遠奔。
明成祖親征
15/7
兀良哈
瀚海盆地
潢河
7/6
昌應
經棚
赤峰
多倫
29/5
獨石
5/5
興和(北關)
全萬(垣張)
宣化
龍關
赤城
29/4
承德
灤河
居庸關
(高陽)
9/6
北京
渤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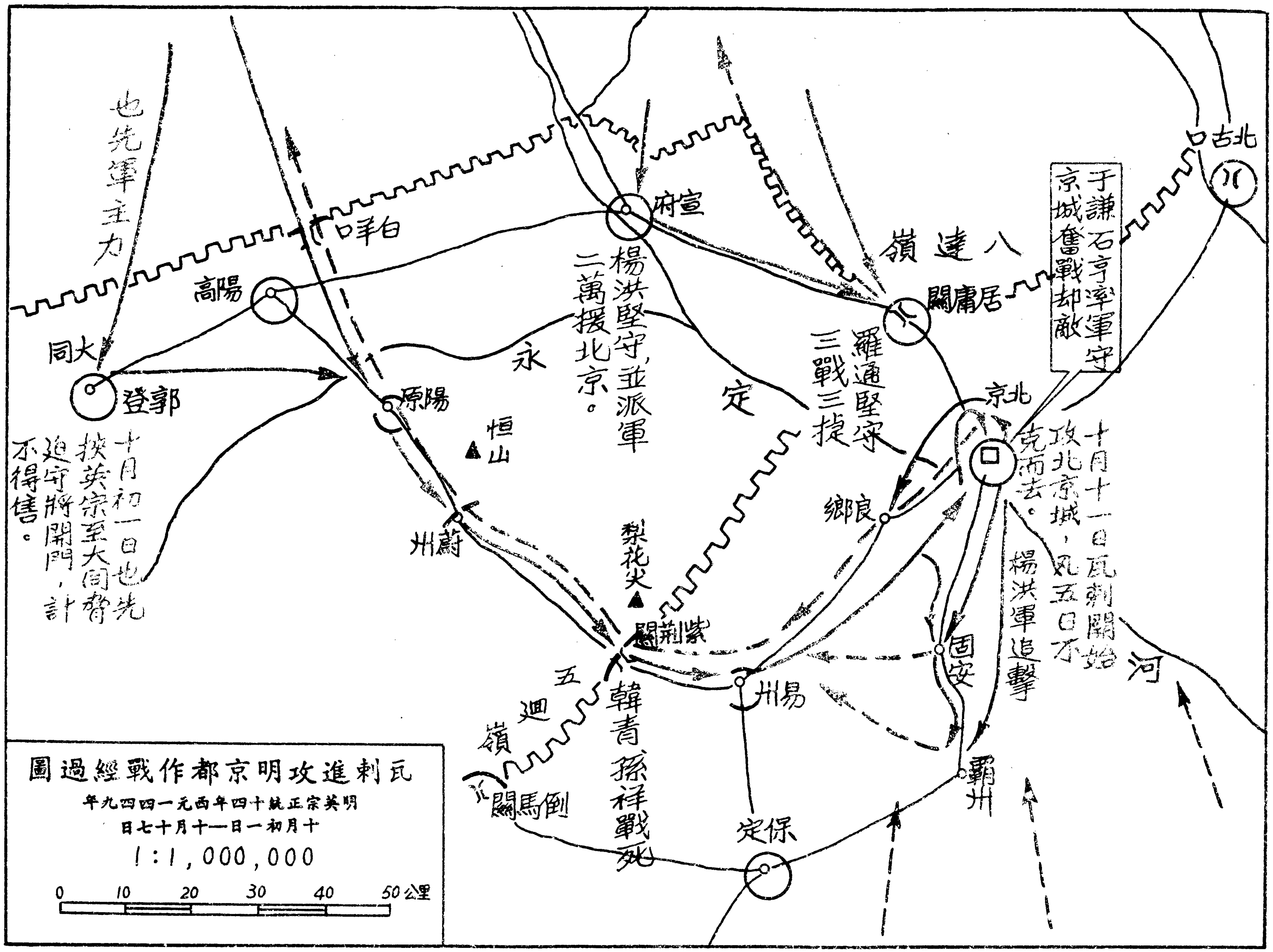

明代北方要鎮及逐次所築防禦設備圖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明初以衛為國防之重鎮
建文年中（西元一三九九—一四○二）曾敕修整金朝所遺之長城烟墩云：『各處烟墩務增築高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旁開井，井外圍牆與墩平。』永樂十年（西元一四一二）又敕治壕垣多注意於萬全，宣府方面。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土木堡變後始有修築自山海關至雁門關長城之議，因忌長城之名，故名曰邊堡。
成化三年（西元一四六七）大學士商輅上疏云：『其自山海關至雁門，中如喜峯、古北、白羊、紫荊、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然各關地方散潤，多有山坡小徑可通人馬……逐一營築堅固，則邊關嚴謹……。』
明自是興築邊堡城垣濠墩，凡百年完成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等九邊堡，各置重兵以鎮之，號為邊堡九鎮。
此段為漢武古城係泥土築其坯為二十一公分厚長寬各二公尺五之泥胎中有葦筋束為骨已成半化石狀。
成化間（西元一四六五—一四七八）年王越等築長一千六百餘里間有利用舊城牆處不計在內弘治十四年（西元一五○一）秦紘補築之並修築嘉峪關。
弘治中秦紘連修長凡二百二十里。
弘治十四年（西元一五○一）秦紘築長凡一千四百餘里。
弘治十五年（西元一五○二）張一清修築長一百六十三里。
成化八年（西元一四七二）余子俊築長凡一千七百七十餘里。
嘉靖二十一年（西元一五四二）翟鵬就金長城築牆三百九十餘里
嘉靖二十三年（西元一五四四）翁萬達興工就金長城增築計八年築成長二千五十二里。
隆慶二年（西元一五六八）戚繼光就金長城增築牆及台塞為長城最後之工程。
松花江
遼河
三萬
開原
鐵嶺
撫順
興京
瀋陽
遼陽
廣寧
義州
錦州
海州
蓋州
復州
金州
寬甸
朝鮮
全寧
大寧
（赤峯）
開平（多倫）
渤海
山海關
薊州
北京
居庸
宣府
萬全
火焰山
大同
平型
雁門
鴉角山
清水營
老營（偏關）
東勝
太原
鎮北關
平羌堡
花馬池
榆林
綏德
鹽池
延安
固原
寧夏（銀川）
大蘆塘
苦水
古浪
西寧
武威
甘州（張掖）
古城子
肅州
嘉峪關
（酒泉）
玉門
布隆吉
敦煌
安西
羅布諾爾



瓦剌進襲土木堡作戰經過圖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年七月十一日八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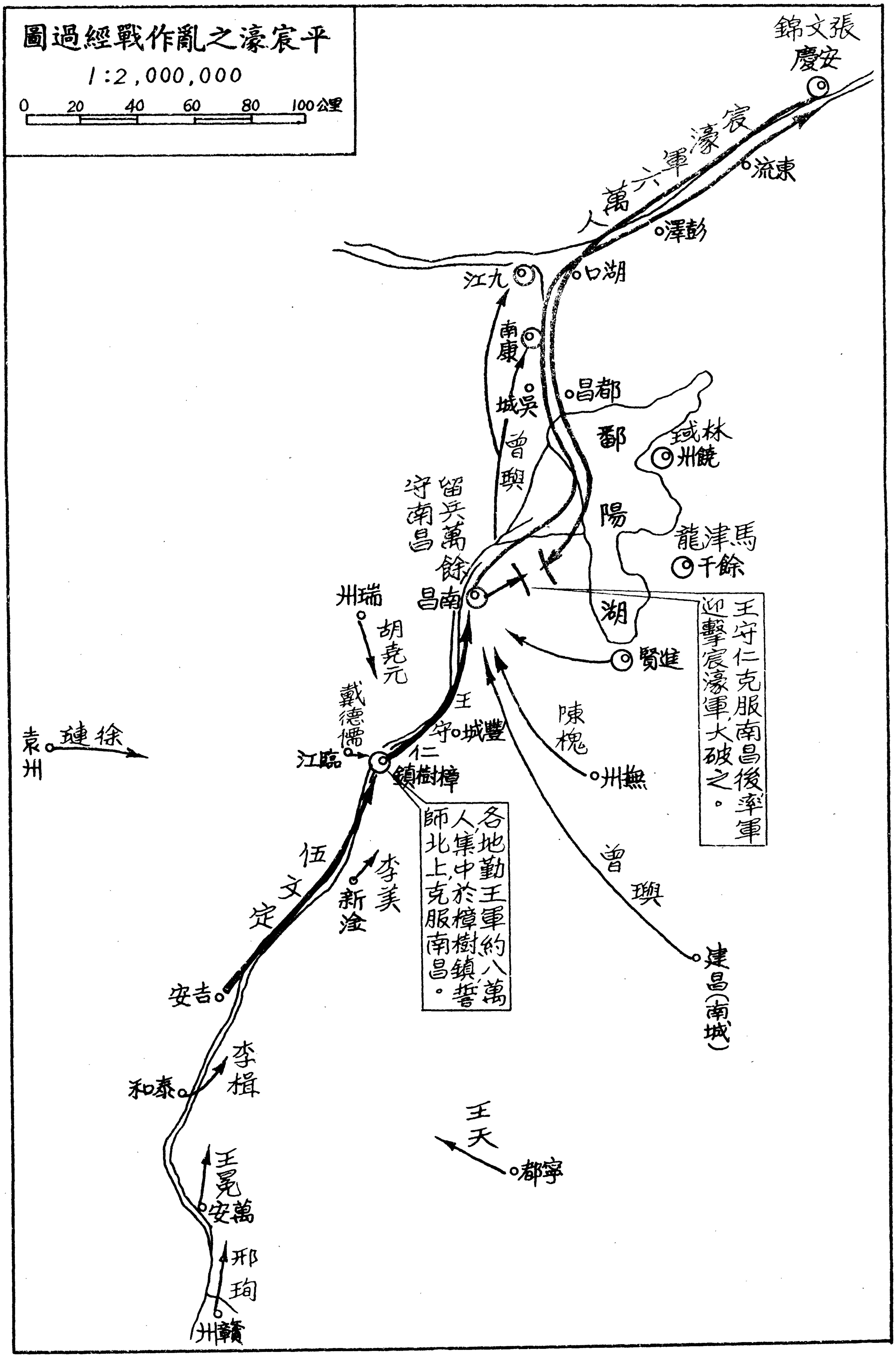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三九



瓦剌進攻明京都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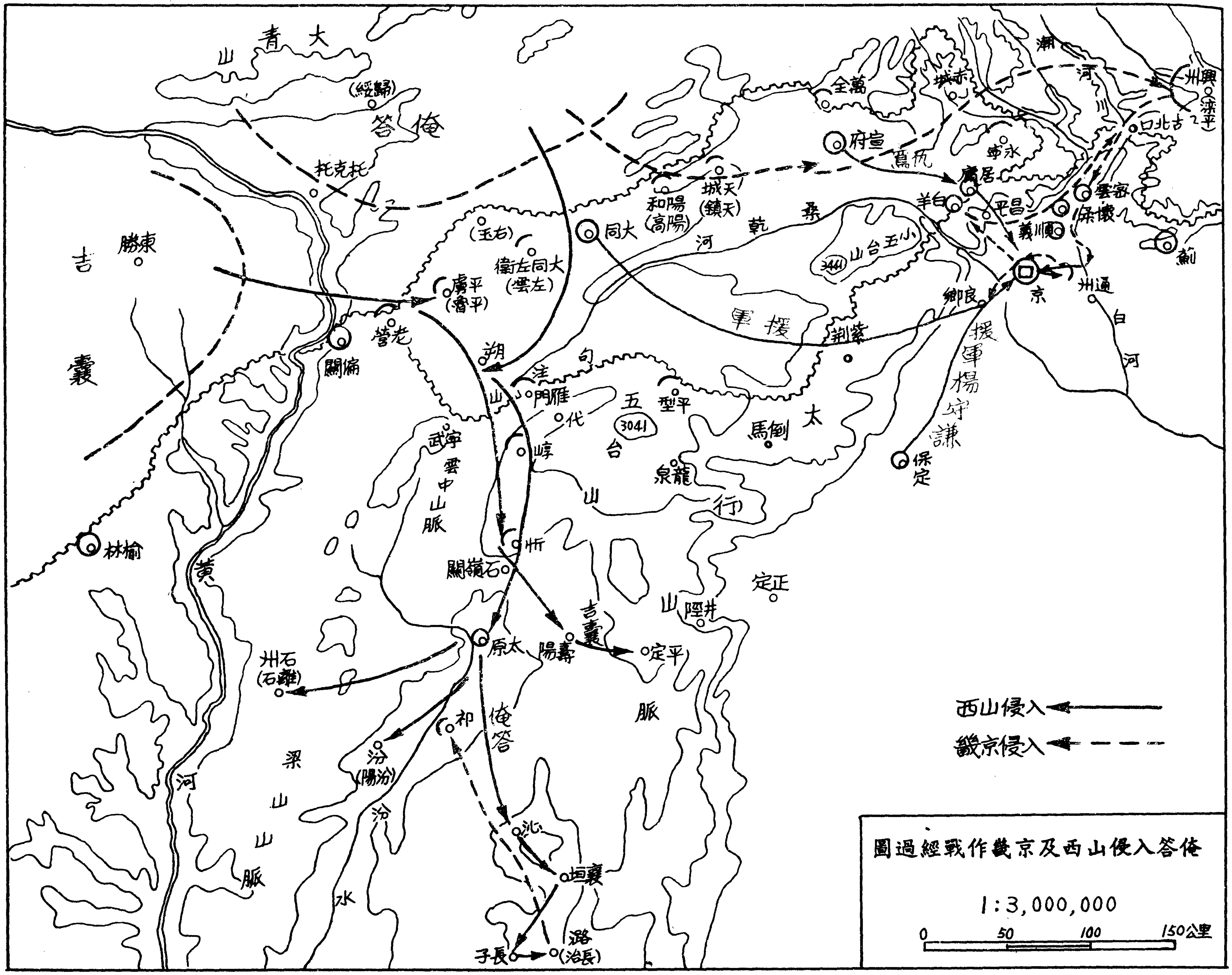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年

十月初一日—十一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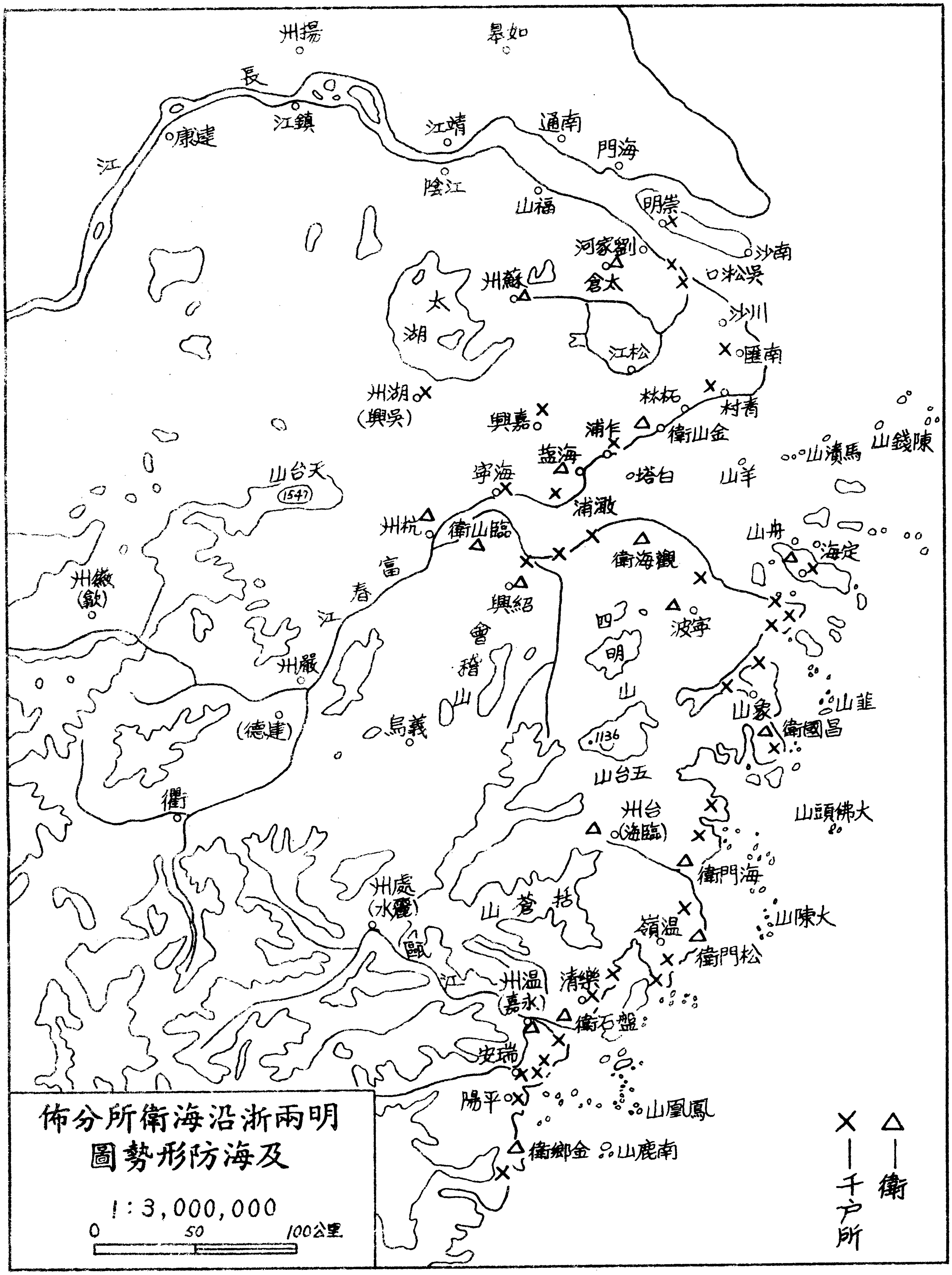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張文錦
安慶
宸濠軍六萬人
東流
彭澤
湖口
九江
南康
吳城
都昌
鄱陽湖
林珹
饒州
馬津龍
餘干
曾璵
留兵萬餘守南昌
南昌
瑞州
胡堯元
進賢
王守仁克服南昌後率軍迎擊宸濠軍,大破之。
陳槐
撫州
戴德孺
臨江
王守仁
豐城
樟樹鎮
徐璉
袁州
各地勤王軍約八萬人集中於樟樹鎮誓師北上,克服南昌。
伍文定
李美
新淦
吉安
曾璵
建昌(南城)
李楫
泰和
王天
寧都
王冕
萬安
邢珣
贛州

平宸濠之亂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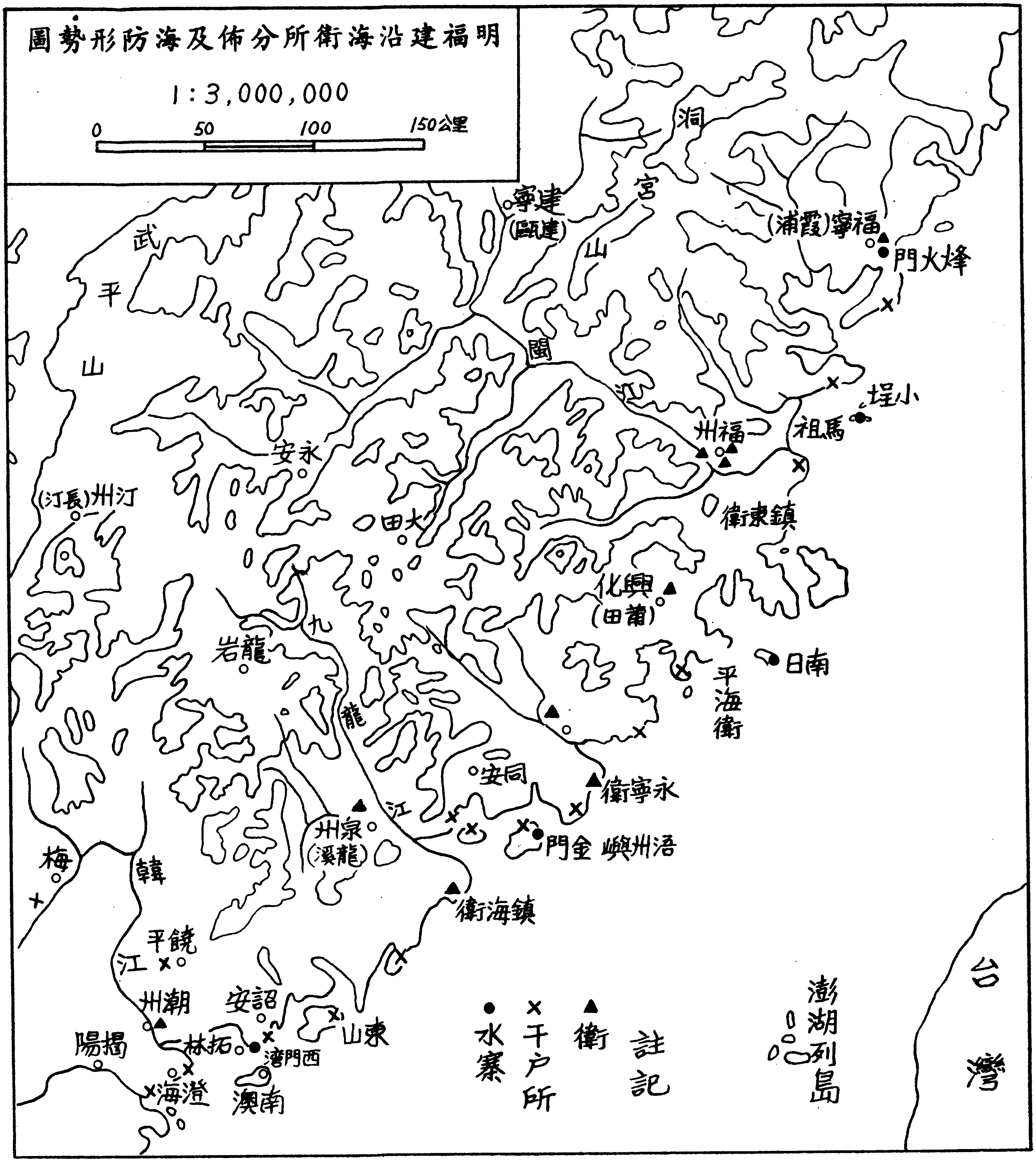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四一



附圖十四——五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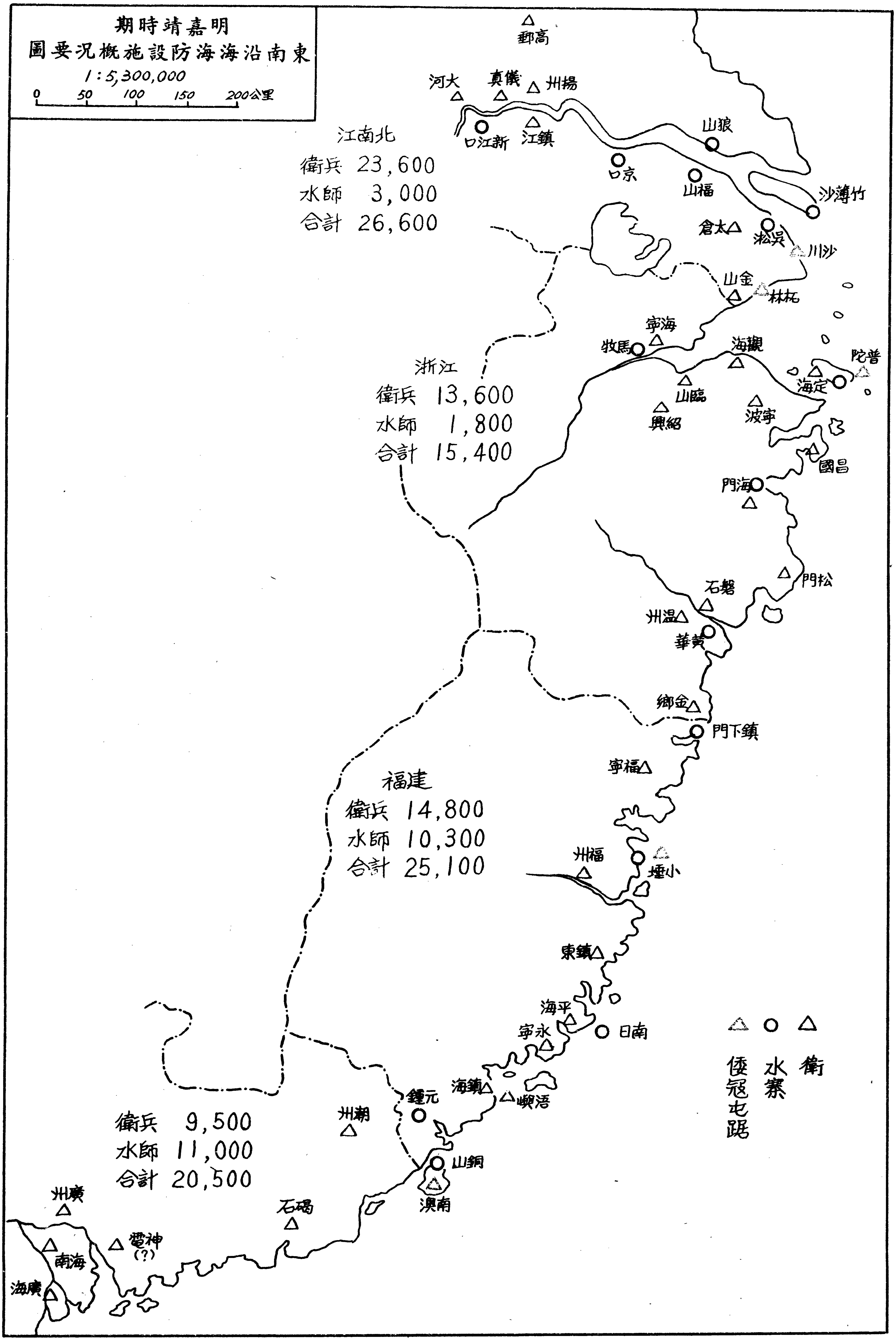

明兩浙沿海衛所分佈及海防形勢圖
1:3,000,000
0 50 100公里
△—衛
×—千戶所
揚州
如皋
長江
建康
鎮江
靖江
南通
海門
江陰
福山
崇明
劉家河
南沙
吳淞口
蘇州
太倉
太湖
川沙
松江
南匯
湖州
(吳興)
柘林
青村
嘉興
乍浦
金山衛
海鹽
白塔
羊山
馬蹟山
陳錢山
天台山
1547
海寧
澉浦
杭州
臨山衛
觀海衛
舟山
定海
徽州
(歙)
富春江
紹興
寧波
四明山
會稽山
嚴州
(建德)
義烏
象山
韭山
昌國衛
1136
五台山
衢
台州
(臨海)
大佛頭山
海門衛
處州
(麗水)
括蒼山
溫嶺
大陳山
松門衛
甌江
溫州
(永嘉)
樂清
盤石衛
瑞安
平陽
鳳凰山
金鄉衛
南麂山

附圖十四—五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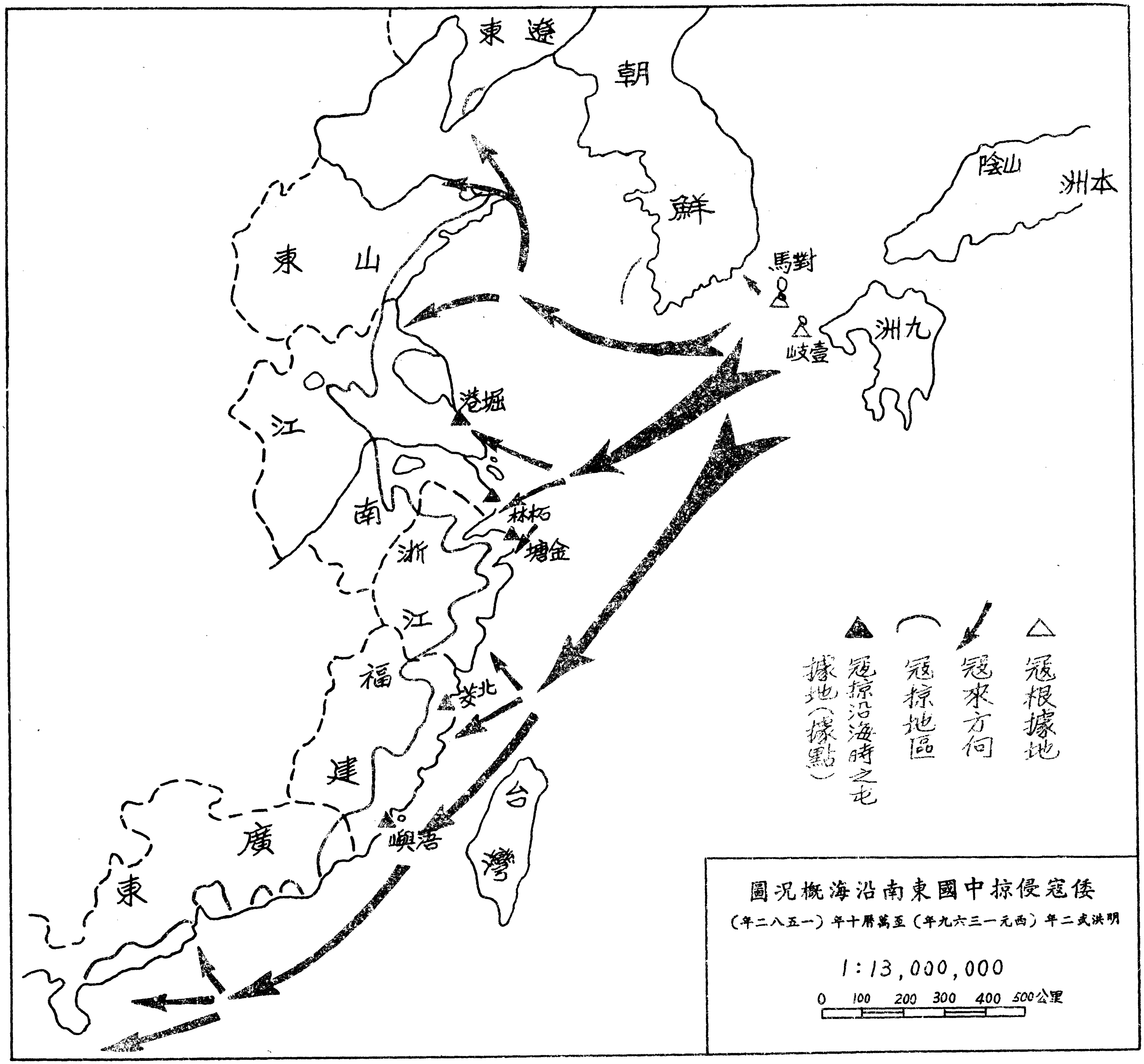


明福建沿海衛所分佈及海防形勢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洞
宮
山
建寧
(建甌)
福寧(霞浦)
烽火門
武
平
山
閩
江
小埕
馬祖
福州
永安
汀州(長汀)
鎮東衛
大田
興化
(莆田)
九
龍
江
龍岩
南日
平
海
衛
同安
永寧衛
泉州
(龍溪)
金門
浯洲嶼
梅
韓
江
鎮海衛
饒平
潮州
詔安
東山
揭陽
拓林
西門澚
澄海
南澳
註記
衛
千戶所
水寨
澎湖列島
台灣

附圖十四—五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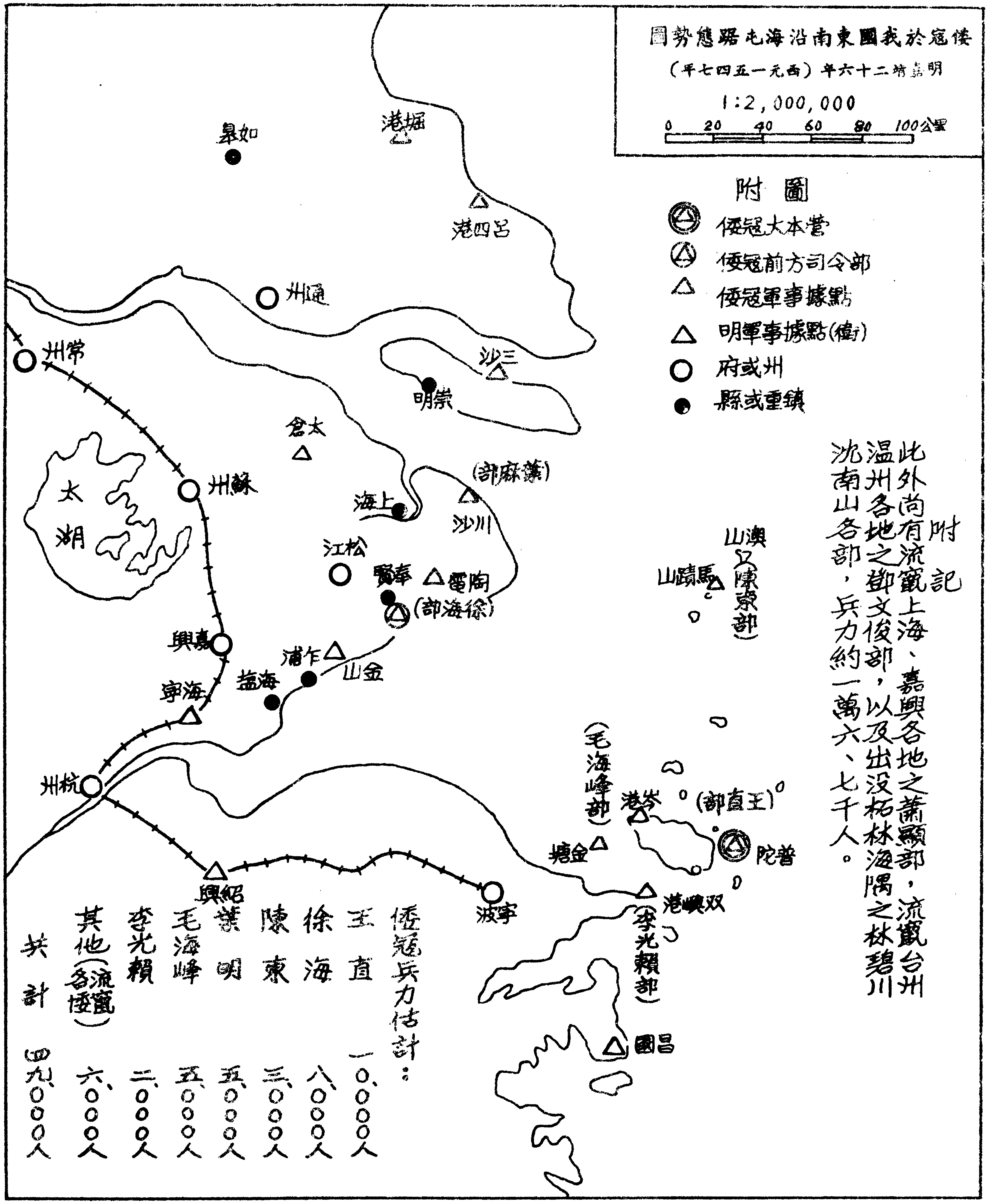
期時靖嘉明
圖要況概施設防海海沿南東
1:5,300,000
0 50 100 150 200公里
江南北
衛兵 23,600
水師 3,000
合計 26,600
浙江
衛兵 13,600
水師 1,800
合計 15,400
福建
衛兵 14,800
水師 10,300
合計 25,100
衛兵 9,500
水師 11,000
合計 20,500
郵高
河大
真儀
州揚
口江新
江鎮
山狼
口京
山福
沙薄竹
倉太
淞吳
川沙
山金
林柘
寧海
牧馬
海觀
陀普
海定
山臨
興紹
波寧
國昌
門海
門松
石盤
州溫
華黃
鄉金
門下鎮
寧福
州福
埵小
東鎮
海平
日南
寧永
海鎮
嶼浯
鍾元
州潮
山銅
澳南
石碣
州廣
電神
(?)
南海
海廣
衛
水寨
倭寇屯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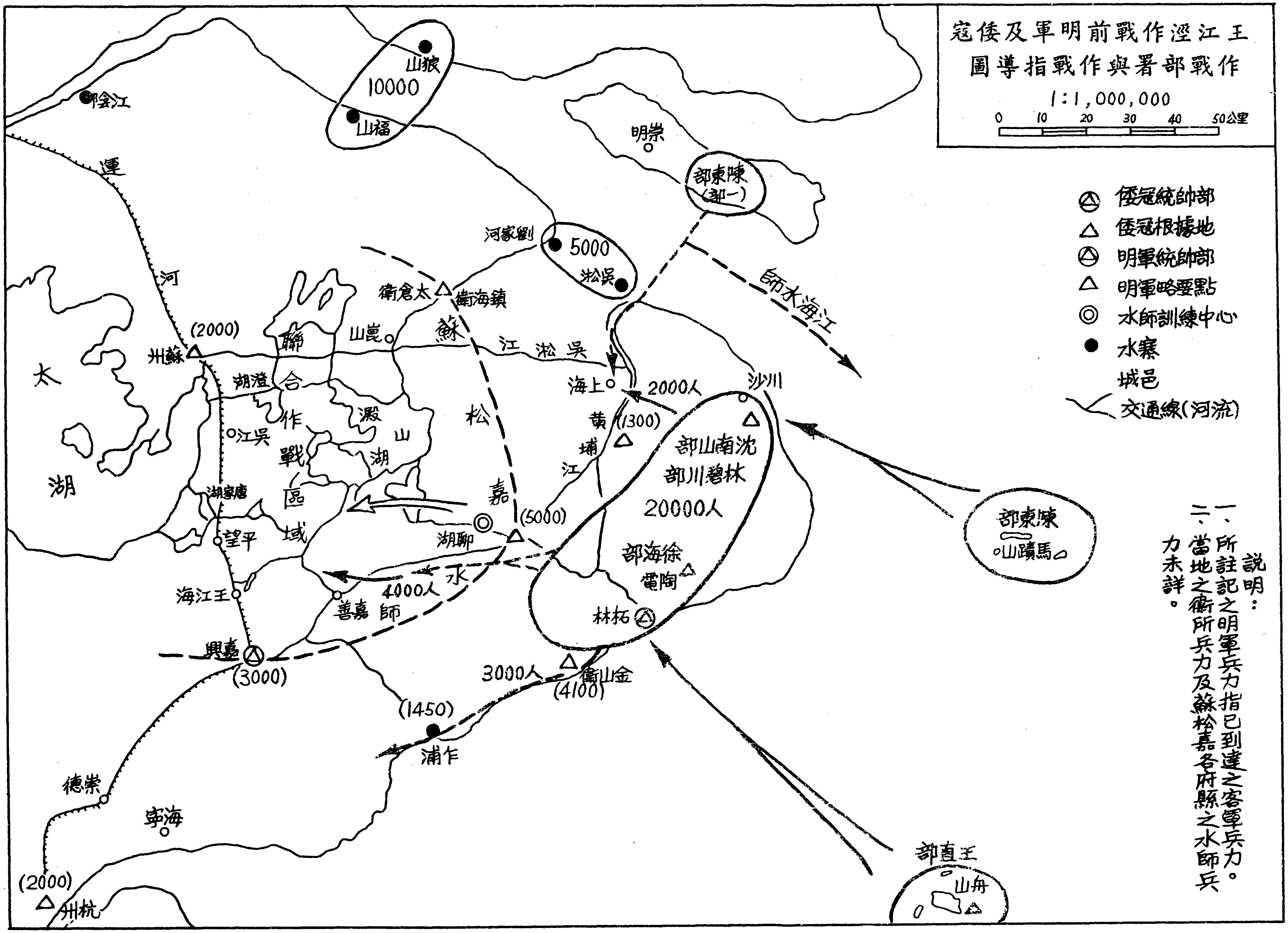


倭寇侵掠中國東南沿海概況圖

明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年）至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

附圖十四—五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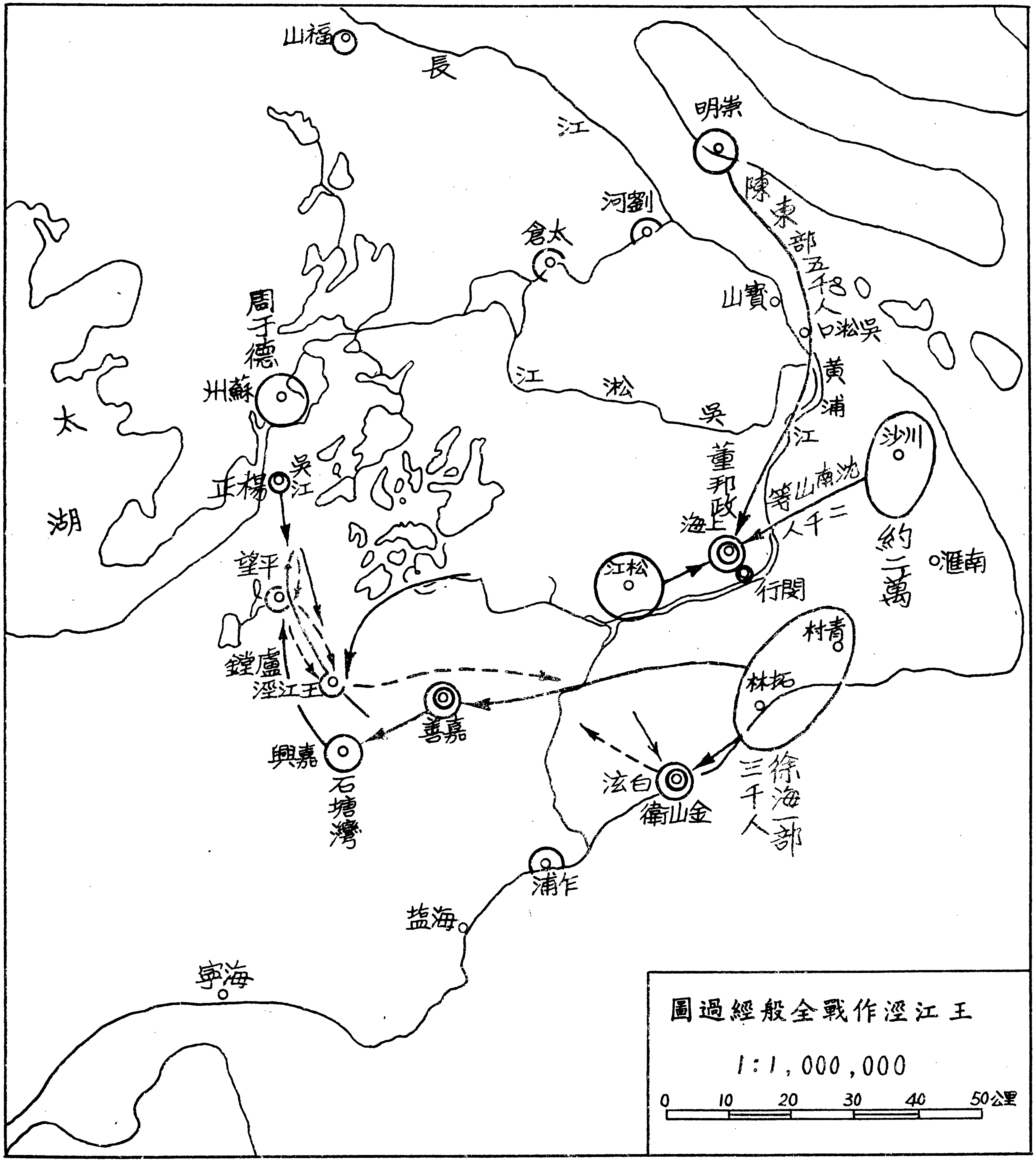

倭寇於我國東南沿海屯踞態勢圖
明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年)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附圖
倭寇大本營
倭寇前方司令部
倭寇軍事據點
明軍事據點(衛)
府或州
縣或重鎮
如皋
掘港
呂四港
通州
常州
三沙
崇明
太倉
太湖
蘇州
上海
(葉麻部)
川沙
松江
奉賢
南匯
(徐海部)
嘉興
乍浦
金山
海鹽
海寧
杭州
紹興
寧波
澳山
馬蹟山
(陳東部)
(毛海峰部)
岑港
(王直部)
金塘
普陀
双嶼港
(李光賴部)
昌國
附記
此外尚有流竄上海、嘉興各地之蕭顯部，流竄台州溫州各地之鄧文俊部，以及出沒柘林海隅之林碧川沈南山各部，兵力約一萬六、七千人。
倭寇兵力估計：
王直 一〇、〇〇〇人
徐海 八、〇〇〇人
陳東 三、〇〇〇人
葉明 五、〇〇〇人
毛海峰 五、〇〇〇人
李光賴 二、〇〇〇人
其他(流竄各倭) 六、〇〇〇人
共計 四九、〇〇〇人



王江涇作戰前明軍及倭寇
作戰部署與作戰指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倭寇統帥部
倭寇根據地
明軍統帥部
明軍略要點
水師訓練中心
水寨
城邑
交通線(河流)
說明：
一、所註記之明軍兵力指已到達之客軍兵力。
二、當地之衛所兵力及蘇松嘉各府縣之水師兵力未詳。
狼山
10000
福山
江陰
運河
崇明
陳東部
(一部)
劉家河
5000
吳淞
太倉衛
鎮海衛
江海水師
蘇州
(2000)
崑山
吳淞江
上海
2000人
川沙
太湖
澄湖
吳江
聯合作戰區域
澱山湖
蘇松嘉水師
黃浦江
(1300)
沈南山部
林碧川部
20000人
陳東部
馬蹟山
唐家湖
平望
聊湖
(5000)
徐海部
陶宅
柘林
4000人
王江涇
嘉善
嘉興
(3000)
3000人
金山衛
(4100)
(1450)
乍浦
崇德
海寧
(2000)
杭州
王直部
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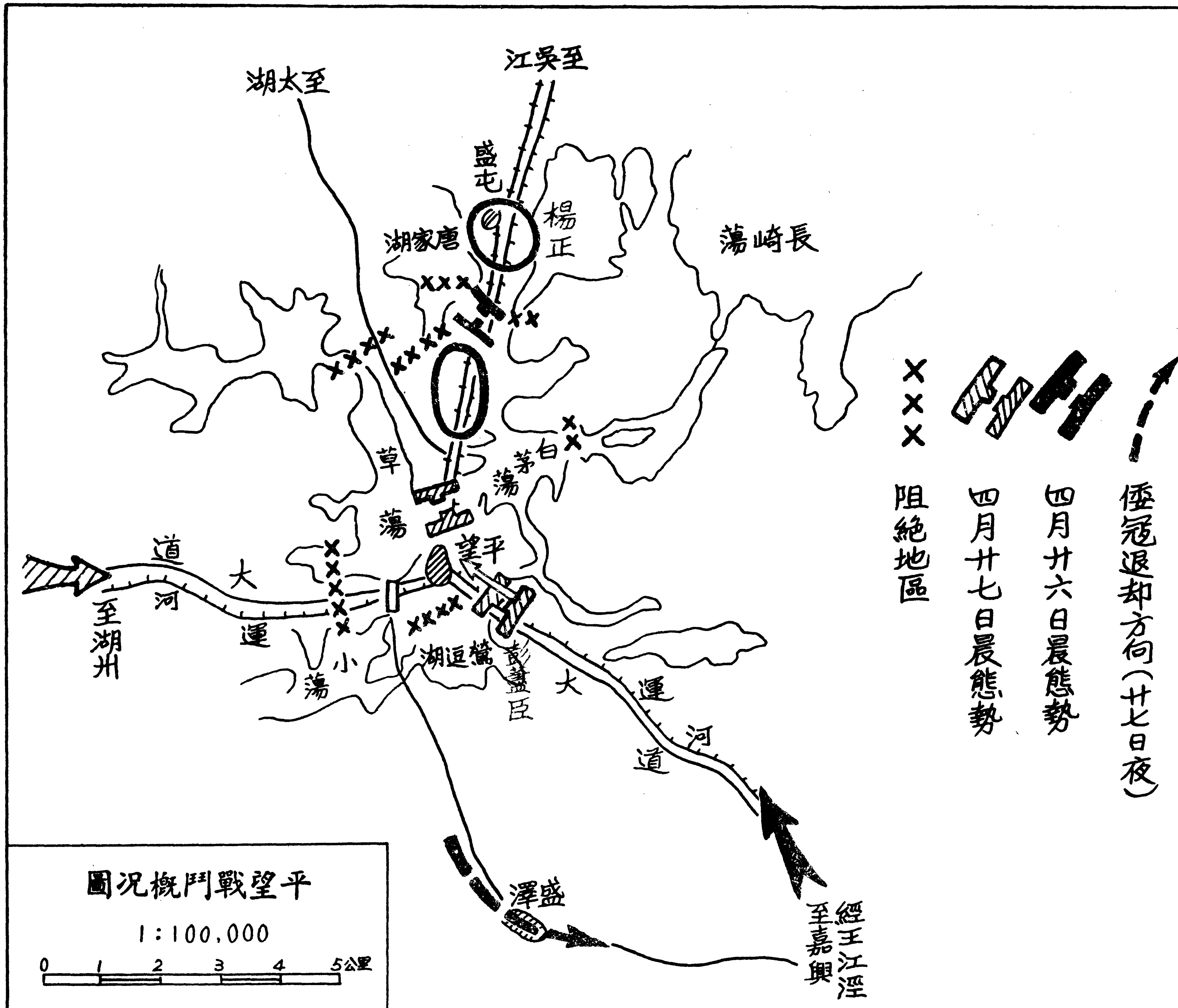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四七

附圖十四—五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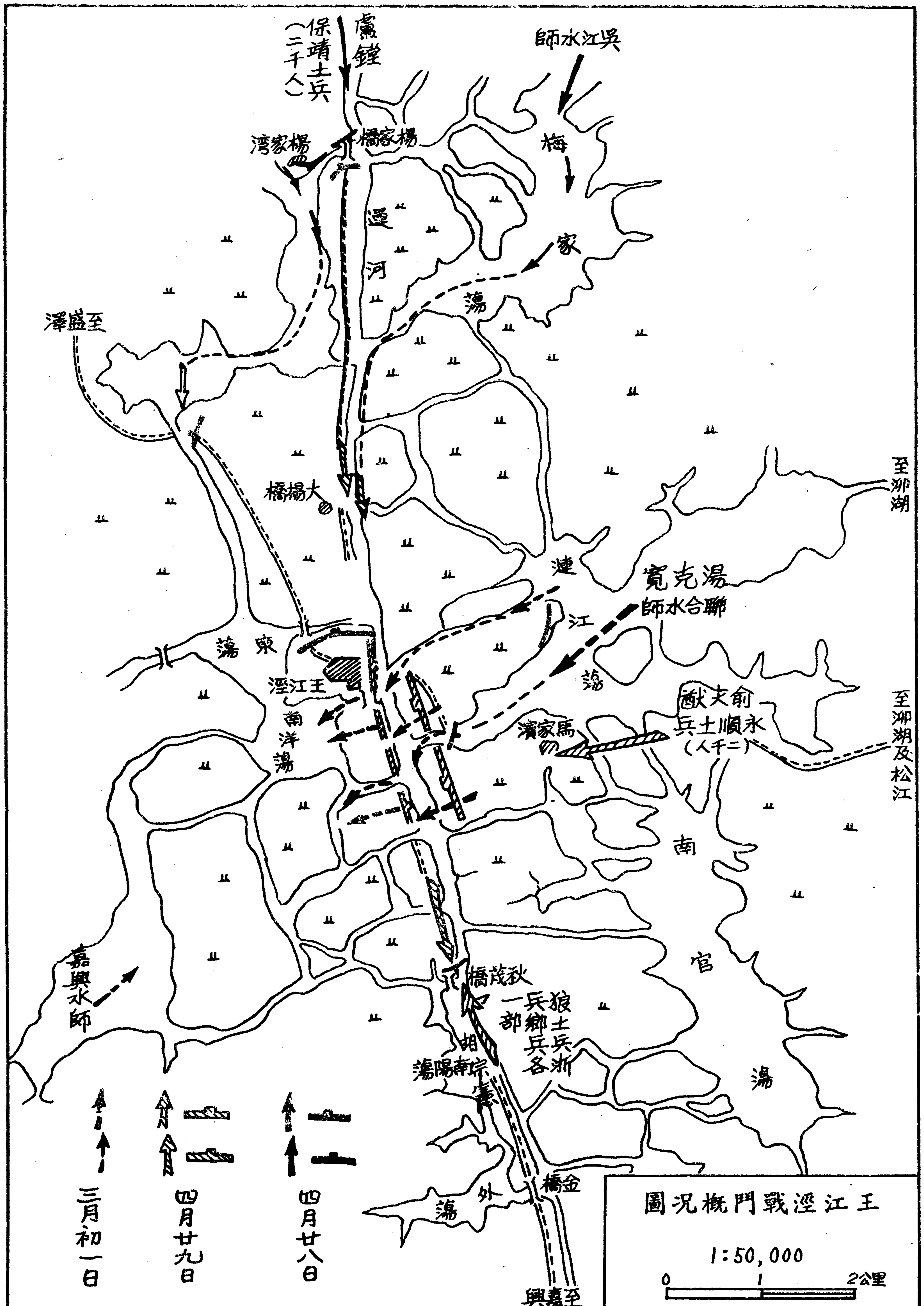
王江涇作戰全般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福山
長江
崇明
劉河
太倉
寶山
吳淞口
陳東部五千人
周于德
蘇州
太湖
吳江
吳淞江
黃浦江
董邦政
上海
沈南山等二千人
川沙
約二萬
南匯
松江
閔行
平望
盧鏜
王江涇
嘉善
嘉興
石塘灣
青村
柘林
徐海一部三千人
金山衛
乍浦
海盐
海寧

附圖十四—五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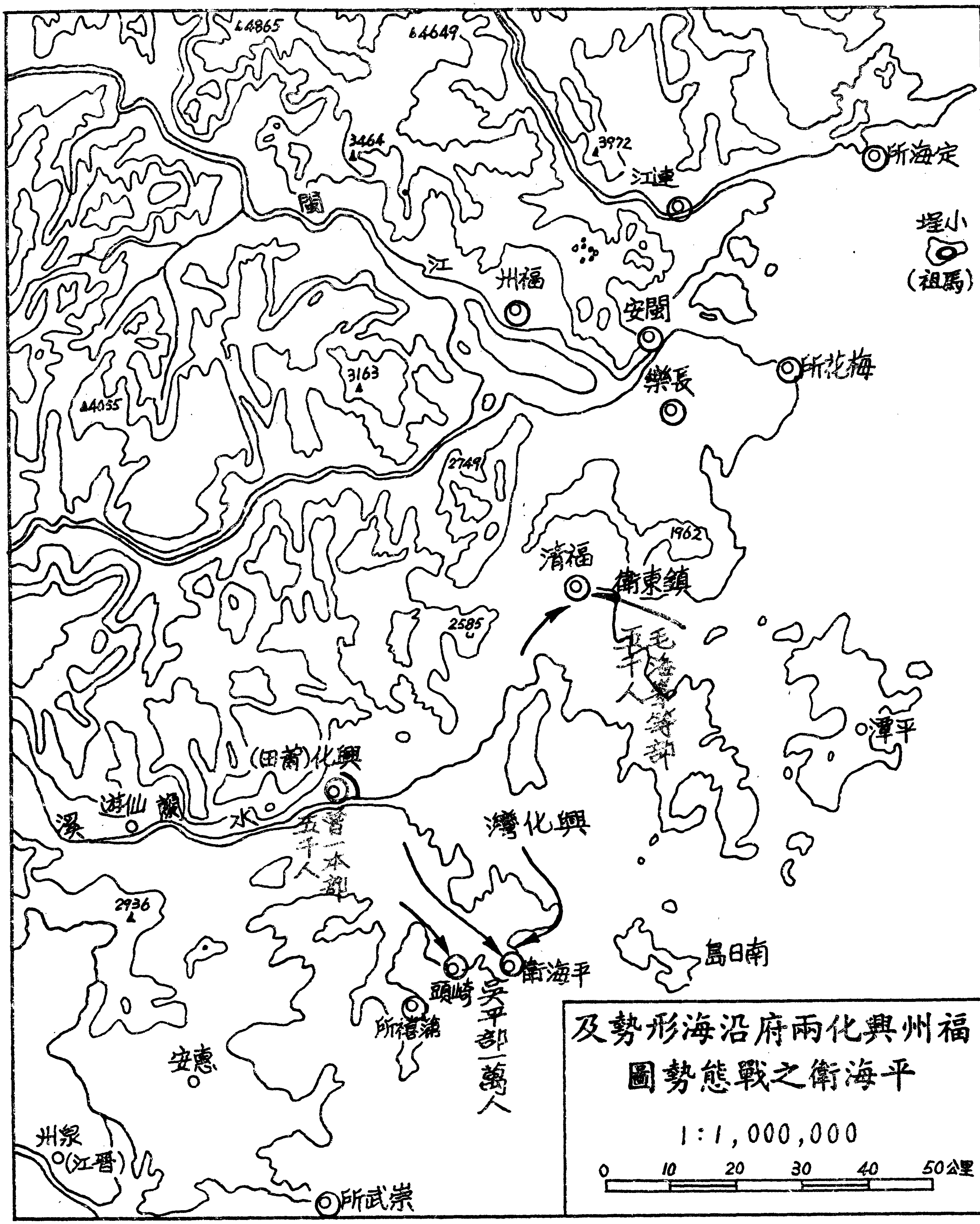
平望戰鬥概況圖

1:100,000


虞鐘
保靖土兵
（二千人）
吳江水師
楊家橋
楊家灣
梅
家
蕩
還
河
至盛澤
大楊橋
連
寬克湯
聯合水師
江
東蕩
王江涇
南
洋
蕩
蕩
俞大猷
永順土兵
（二千人）
馬家濱
至泖湖
至泖湖及松江
南
官
蕩
秋茂橋
狼兵
浙江各鄉兵
一部
嘉興水師
胡宗憲
南陽蕩
外
蕩
金橋
至嘉興
三月初一日
四月廿九日
四月廿八日
1:50,000
0
1
2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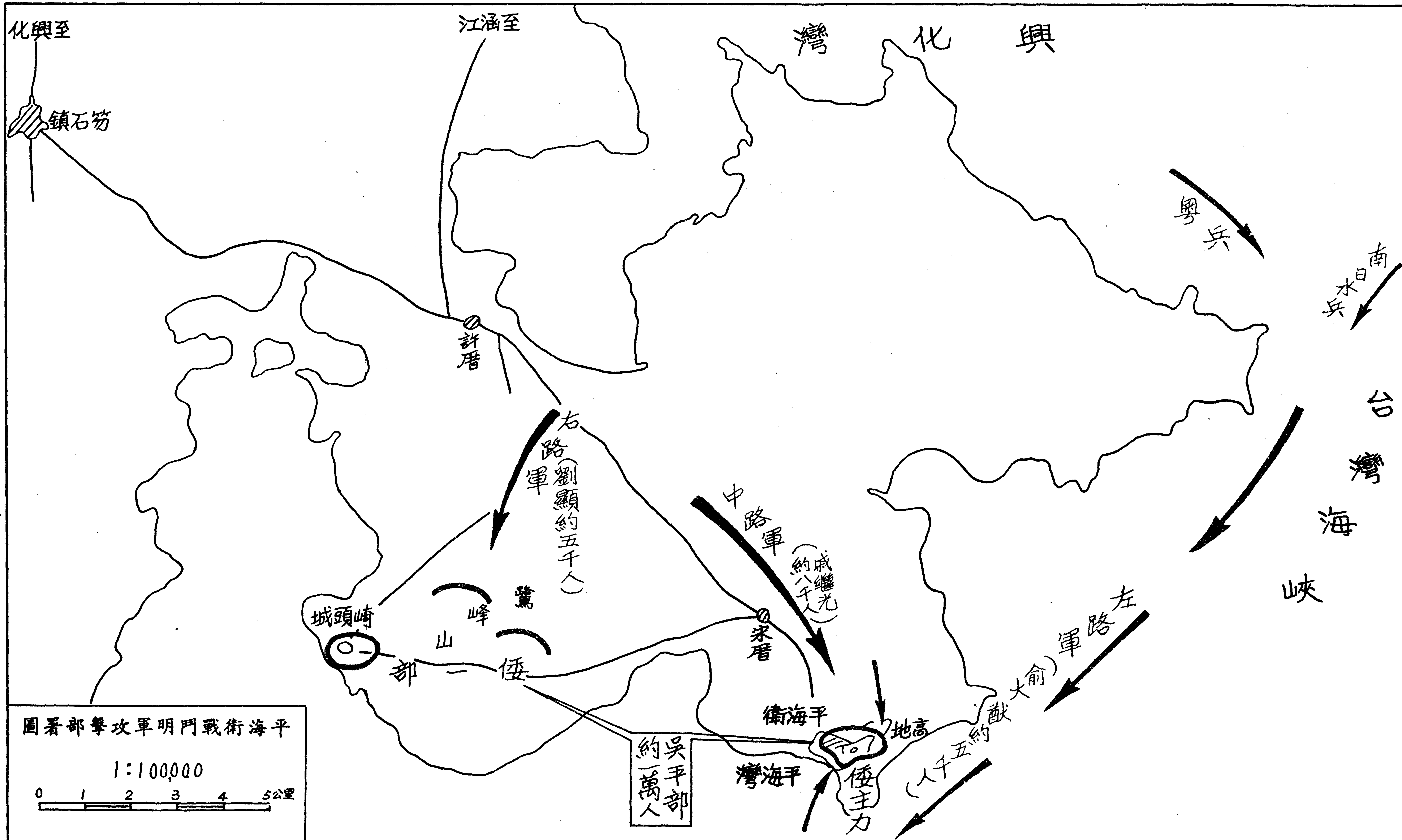
王江涇戰鬥概況圖

附圖十四—五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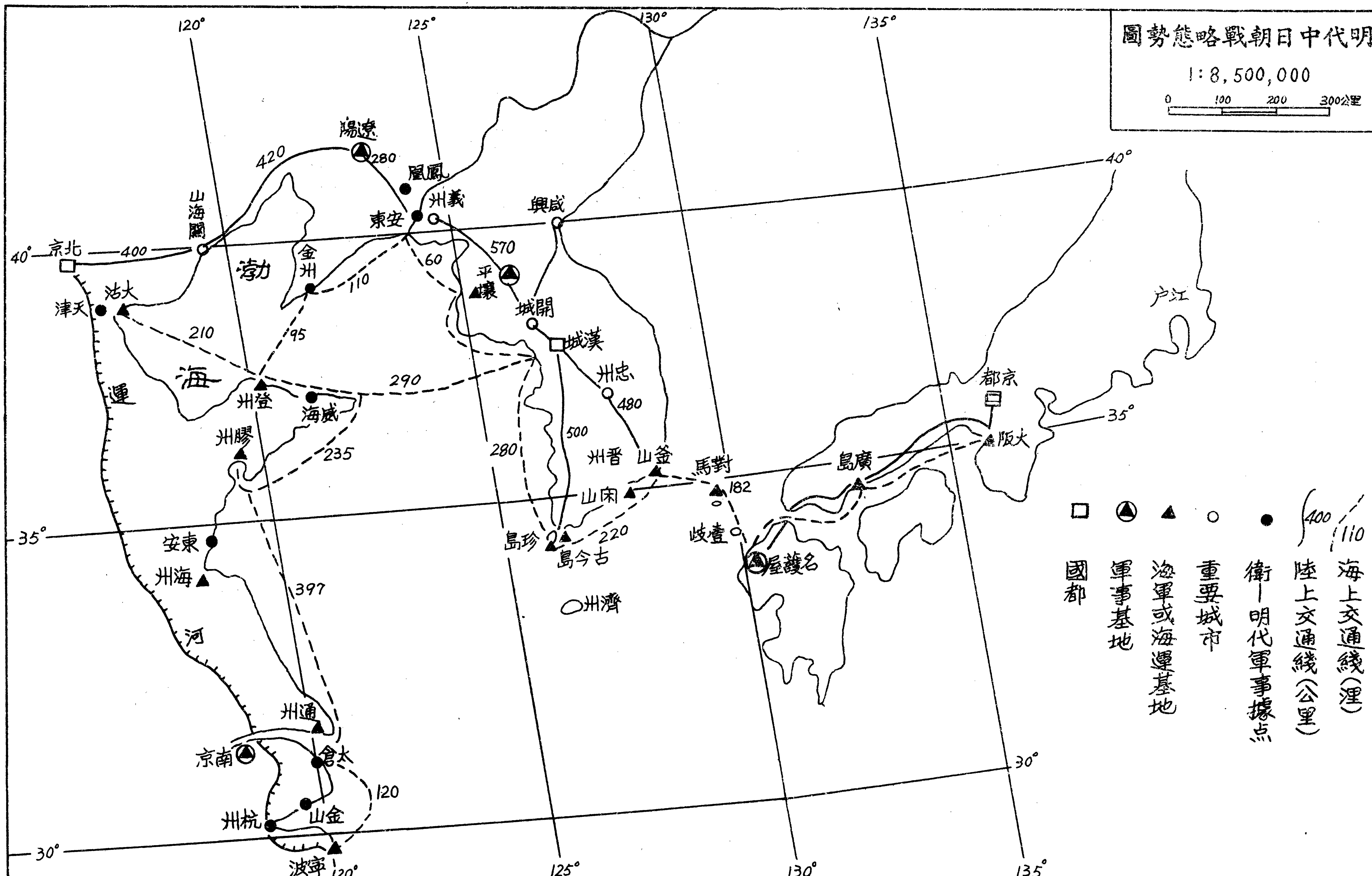


福州興化兩府沿海形勢及平海衛之戰態勢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定海所
連江
小埕
(馬祖)
閩江
福州
閩安
梅花所
長樂
福清
鎮東衛
平潭
興化(莆田)
仙遊
木蘭溪
興化灣
南日島
平海衛
崎頭
莆禧所
吳平部一萬人
惠安
泉州
(晉江)
崇武所
4865
4649
3464
3972
3163
4055
2749
1962
2585
2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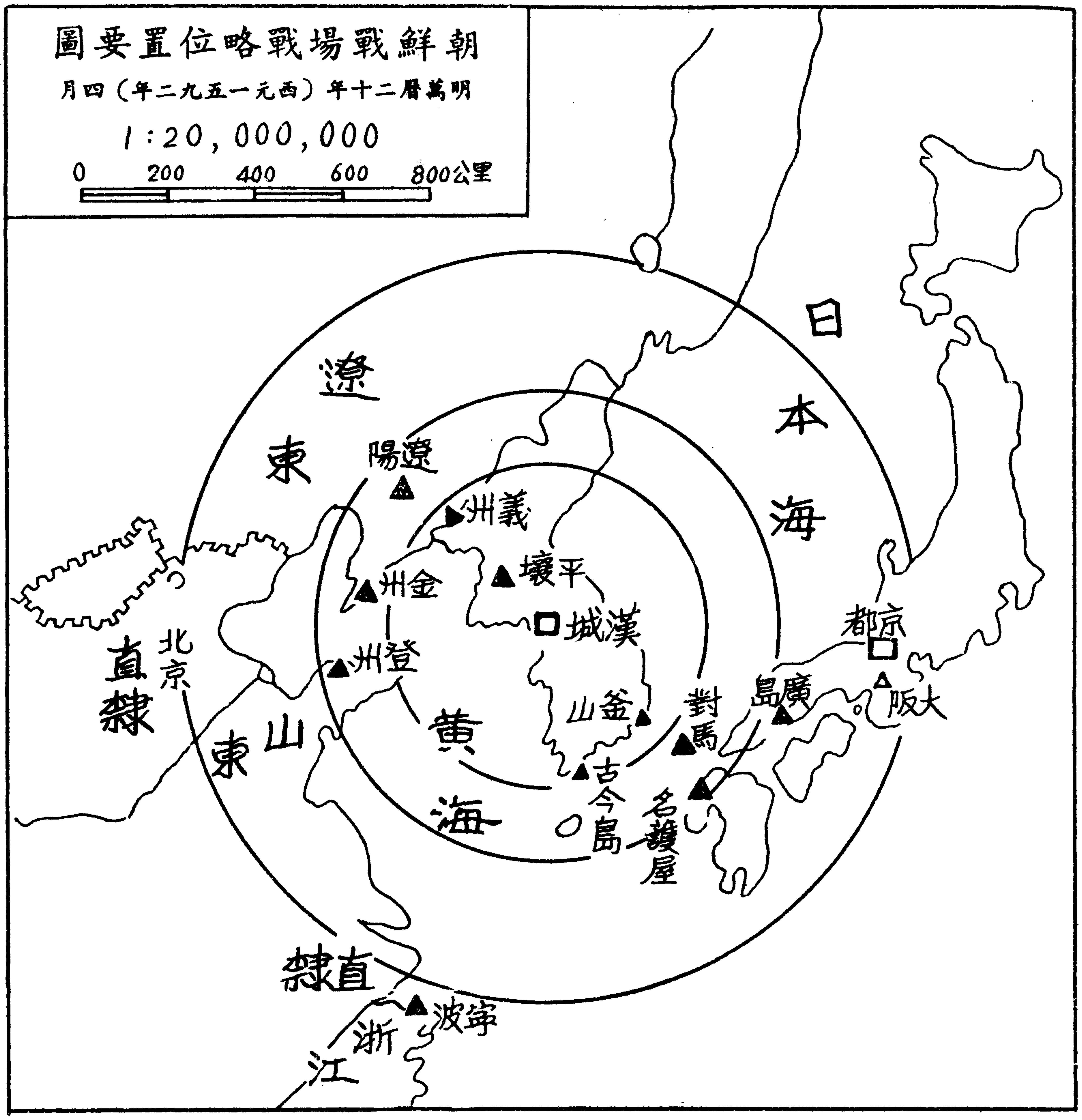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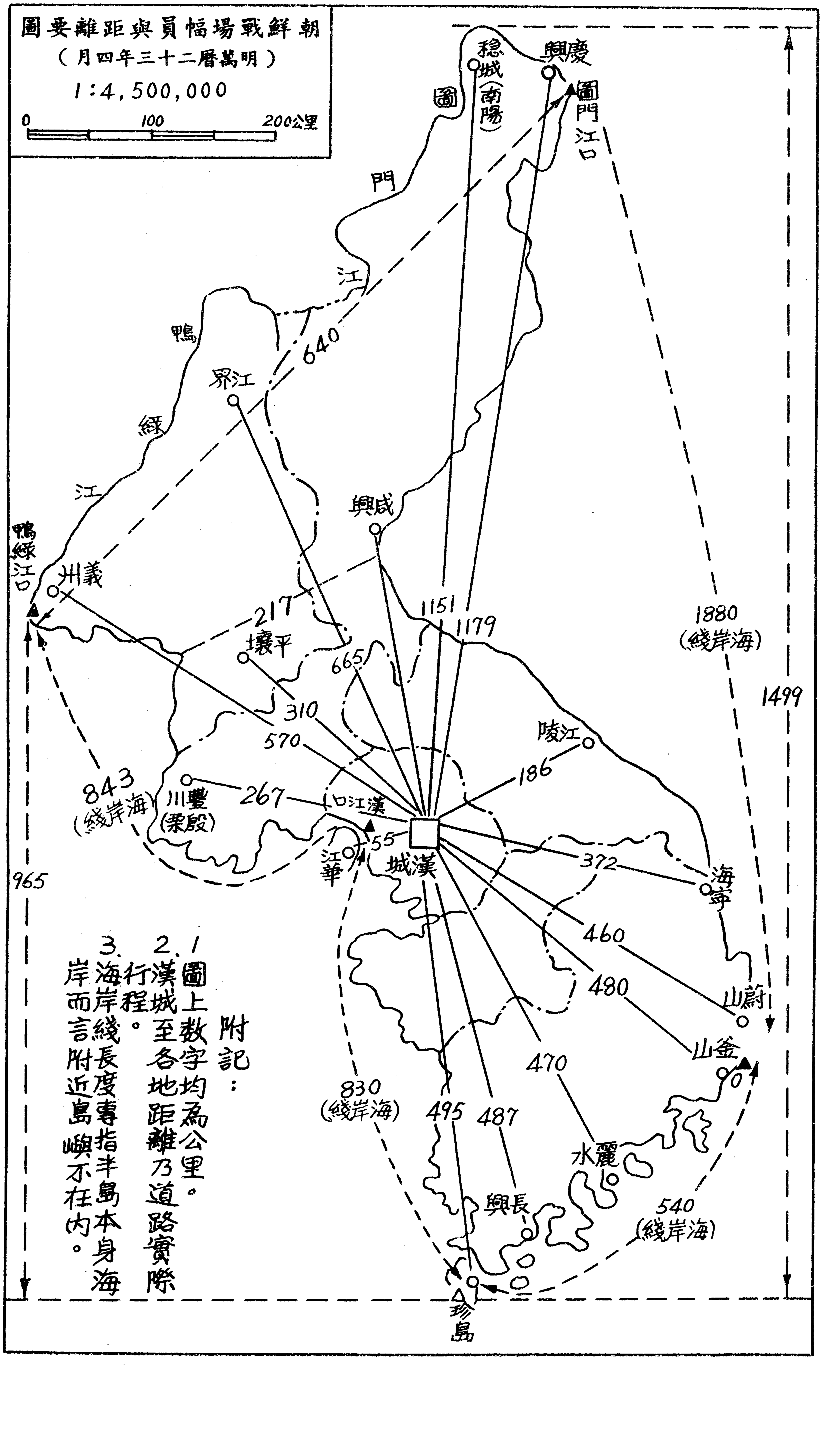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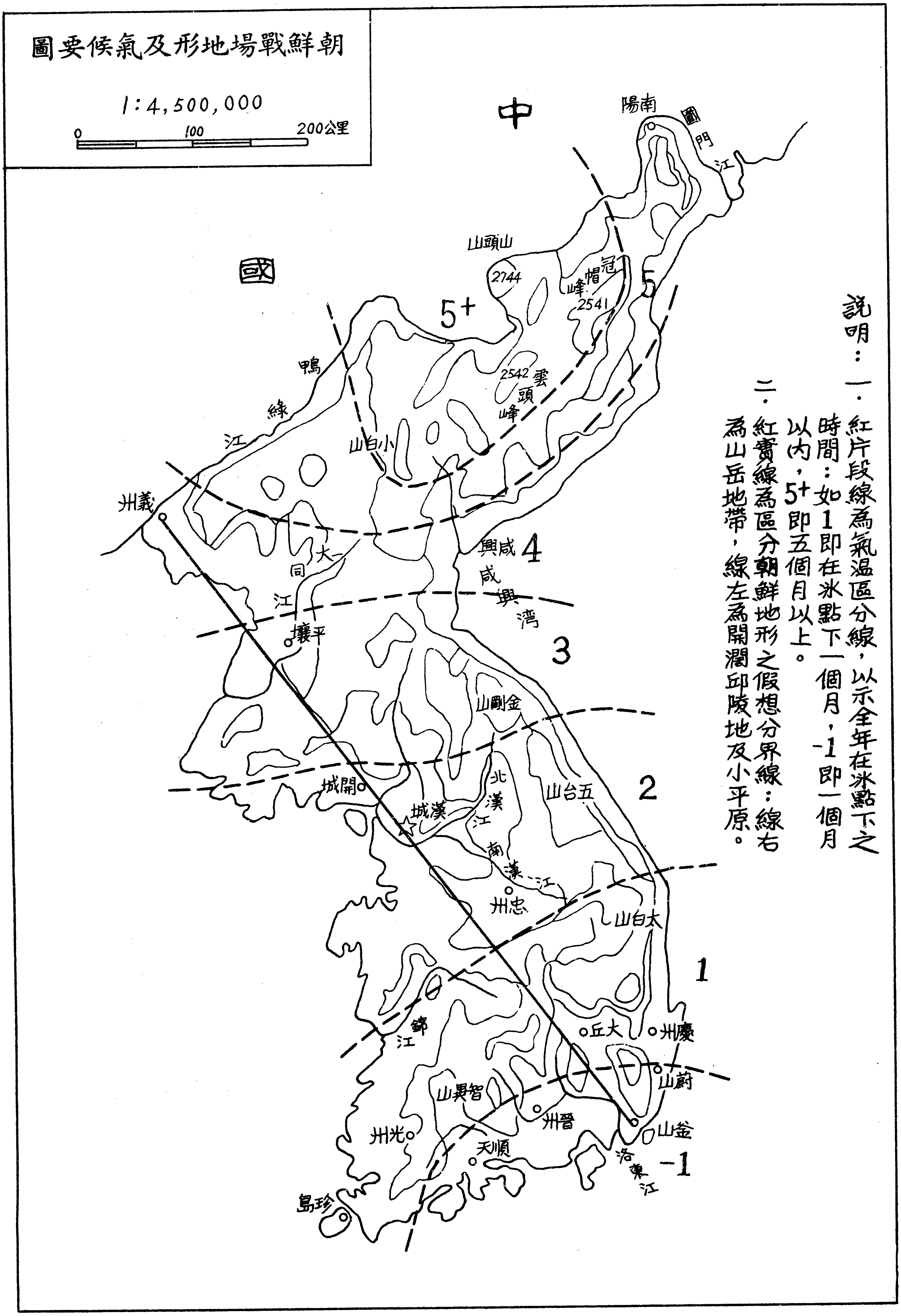
平海衛戰鬥明軍攻擊部署圖
1:100,000
0 1 2 3 4 5公里
至興化
笏石鎮
至涵江
興化灣
許厝
粵兵
南日水兵
台灣海峽
右路軍（劉顯約五千人）
中路軍（戚繼光約八千人）
左路軍（俞大猷約五千人）
鷲峰山
城頭崎
倭一部
宋厝
平海衛
高地
平海灣
倭主力
吳平部約一萬人


明代中日朝戰略態勢圖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120°
125°
130°
135°
40°
35°
30°
遼陽
280
420
鳳凰
義州
安東
山海關
北京
400
咸興
570
60
平壤
開城
漢城
忠州
480
500
金州
110
渤
海
95
大沽
天津
210
290
登州
威海
膠州
235
運
河
280
晋州
釜山
對馬
182
闲山
珍島
古今島
220
壹岐
名護屋
濟州
廣島
大阪
京都
江戶
東安
海州
397
通州
南京
太倉
120
金山
杭州
寧波
120°
125°
130°
135°
400
110
海上交通綫(浬)
陸上交通綫(公里)
衛—明代軍事據点
重要城市
海軍或海運基地
軍事基地
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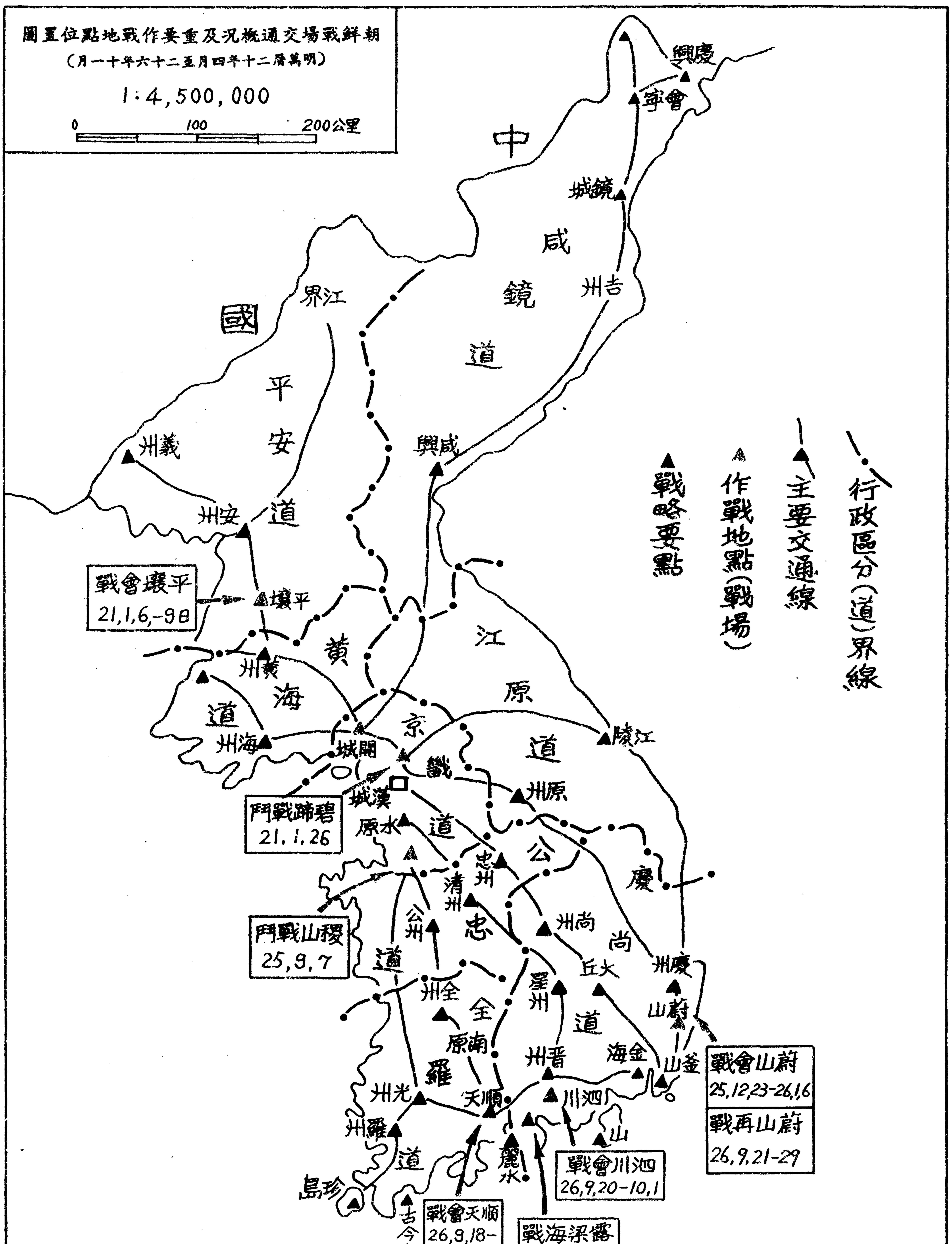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五四


朝鮮戰場戰略位置要圖
明萬曆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二年）四月
1:20,000,000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遼東
遼陽
義州
平壤
金州
漢城
登州
北京
直隸
山東
黃海
釜山
對馬
古今島
名護屋
廣島
京都
大阪
日本海
直隸
寧波
浙江

朝鮮戰場幅員與距離要圖
（明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1:4,500,000
0 100 200公里
穩城（南陽）
慶興
圖們江口
圖們江
鴨綠江
鴨綠江口
江界
咸興
義州
平壤
漢江口
漢城
江華
豐川（栗殿）
江陵
寧海
蔚山
釜山
麗水
長興
珍島
640
217
665
1151
1179
1880（海岸線）
1499
310
570
186
843（海岸線）
267
55
372
965
460
480
470
830（海岸線）
495
487
540（海岸線）
附記：
1.圖上数字均爲公里。
2.漢城至各地距離乃道路實際行程。
3.海岸線長度專指半島本身海岸而言附近島嶼不在內。


朝鮮戰場地形及氣候要圖
1:4,500,000
0
100
200公里
中
國
南陽
圖們江
白頭山
2744
冠帽峰
2541
5
5+
鴨綠江
雲頭峰
2542
小白山
義州
咸興
4
大同江
咸興灣
平壤
3
金剛山
開城
漢城
北漢江
南漢江
五台山
2
忠州
太白山
1
錦江
大丘
慶州
蔚山
智異山
晉州
釜山
光州
順天
洛東江
-1
珍島
說明：一、紅斤段線爲氣溫區分線，以示全年在冰點下之時間：如1即在冰點下一個月，-1即一個月以內，5+即五個月以上。
二、紅實線爲區分朝鮮地形之假想分界線：線右爲山岳地帶，線左爲開濶邱陵地及小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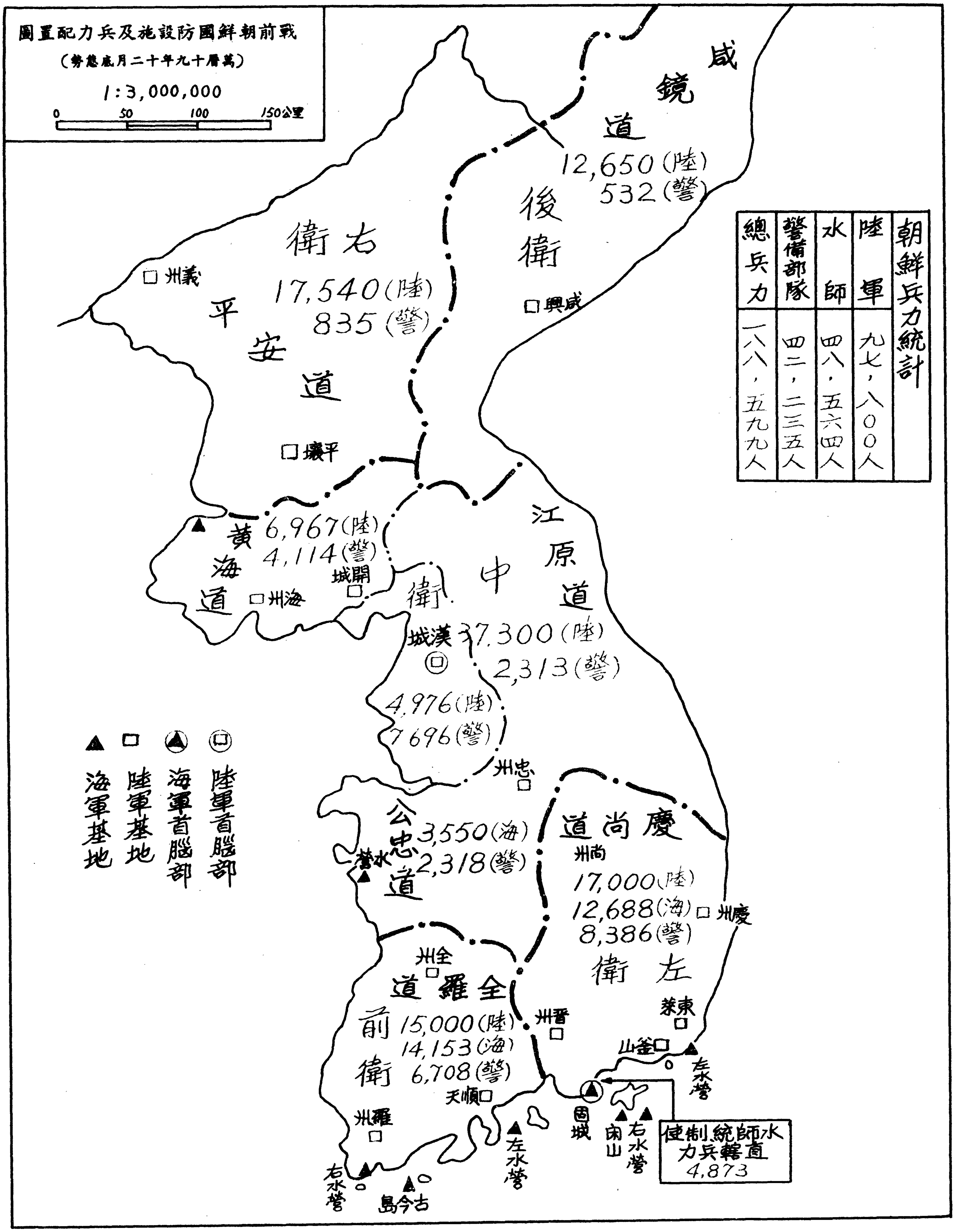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五八



朝鮮戰場交通概況及重要作戰地點位置圖
(明萬曆二十年四月至二十六年十一月)
1:4,500,000
0 100 200公里
行政區分(道)界線
主要交通線
作戰地點(戰場)
戰略要點
中國
慶興
會寧
鏡城
咸鏡道
吉州
江界
平安道
義州
安州
咸興
平壤
平壤會戰
21,1,6,-9日
黃州
黃海道
海州
開城
京畿道
漢城
碧蹄館戰鬥
21,1,26
江原道
江陵
原州
水原
忠州
清州
公州
忠清道
稷山戰鬥
25,9,7
尚州
慶尚道
慶州
大丘
星州
蔚山
全州
全羅道
南原
晉州
金海
釜山
蔚山會戰
25,12,23-26,1,6
蔚山再戰
26,9,21-29
光州
順天
泗川
麗水
羅州
珍島
古今島
泗川會戰
26,9,20-10,1
順天會戰
26,9,18-10,9
露梁海戰
26,1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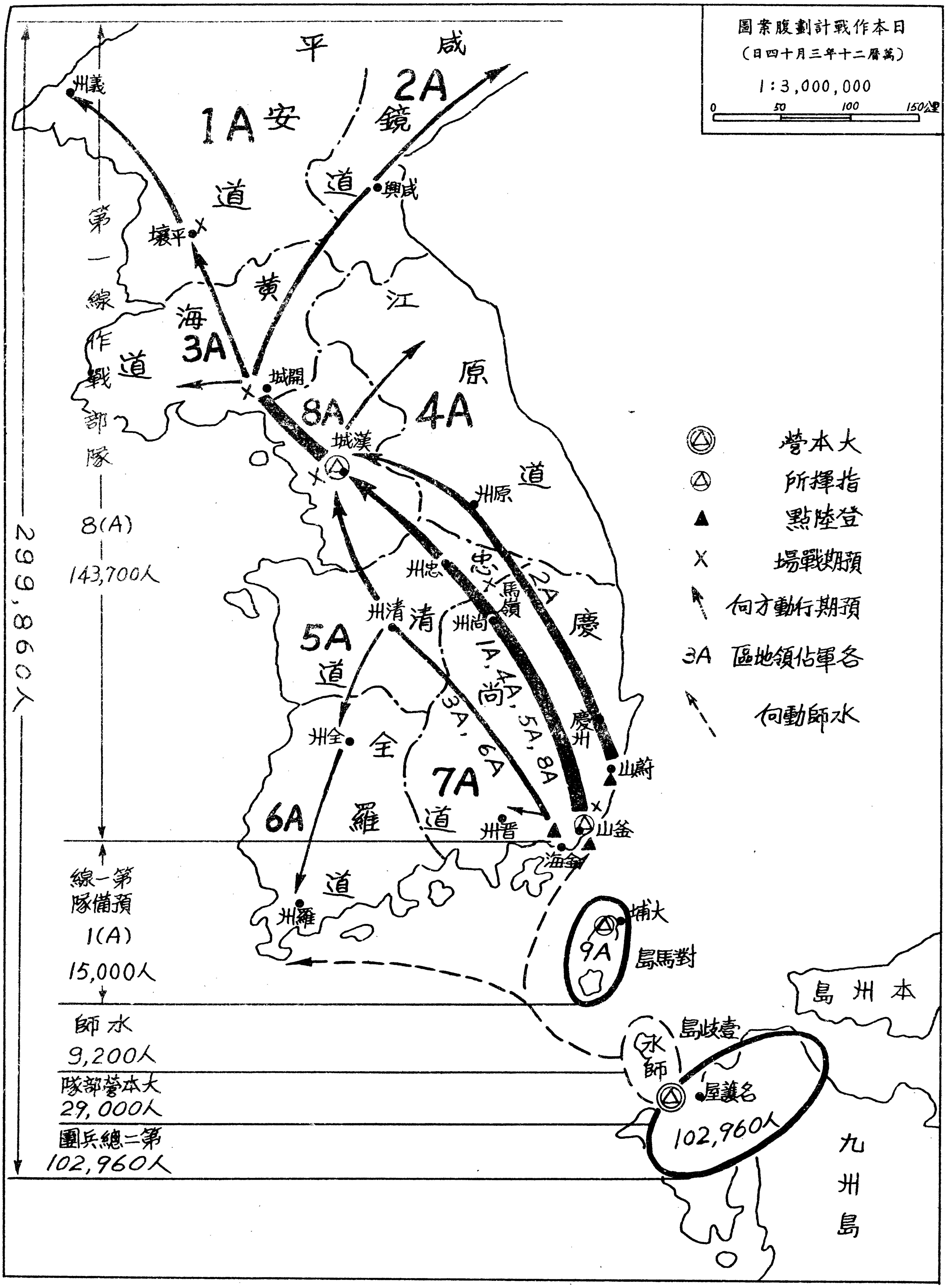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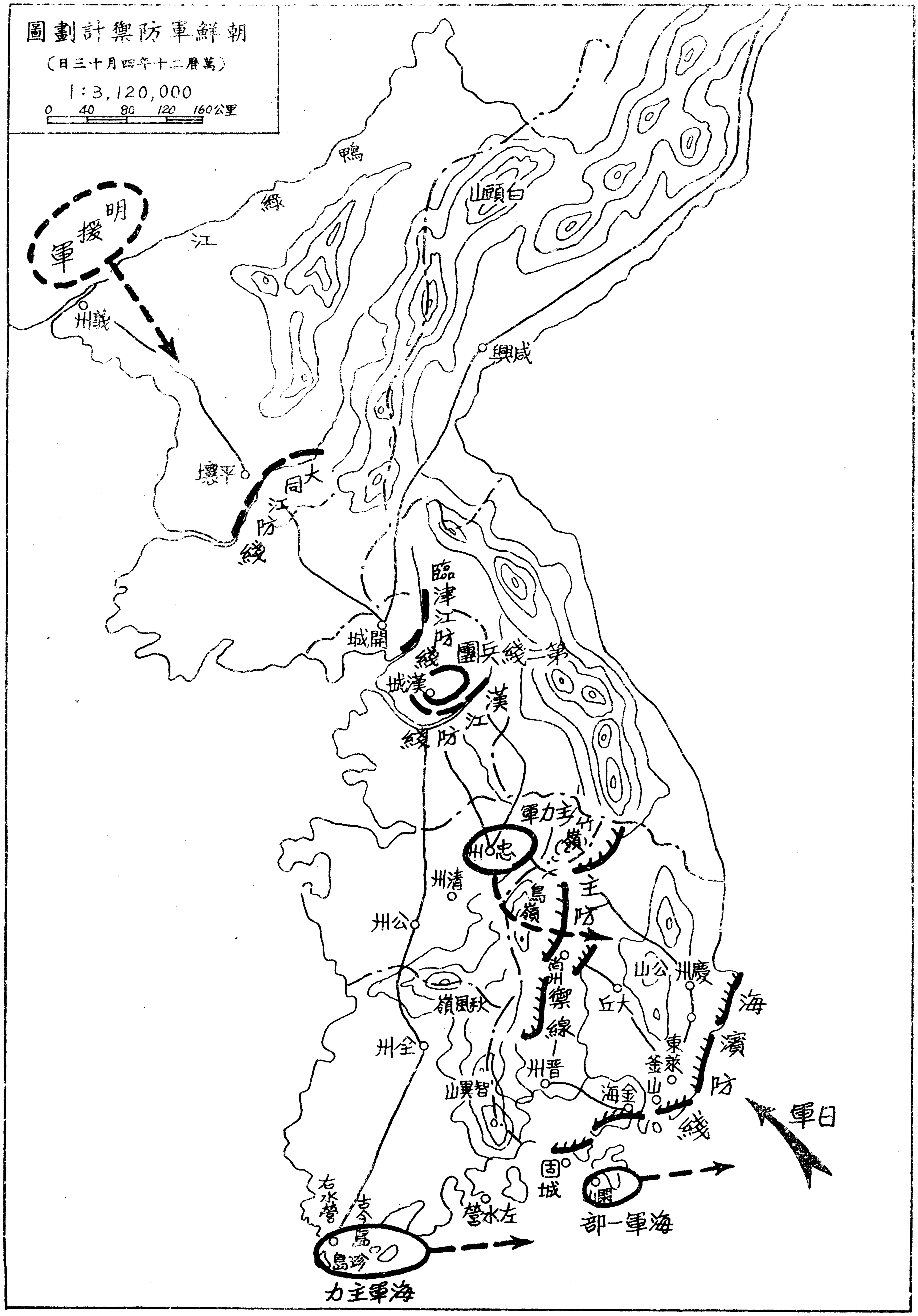
日本動員集中地區要圖
（萬曆二十年正月五日）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京都
岐阜
9A
11,500
8A
10,000 岡山
大阪
7A
30,000 廣島
5A
德島
25,000
四
國
水軍
2,000
板島
大浦
對
馬
1A
5000
水軍
7200
壹岐
名島
小倉
4A
3,500
名護屋
6A
15,700
3A
中津
11,000
2A
22,800
熊本
宇土
1A
13,700
九
州
4A
10,000
鹿兒島
說明
一、豐臣秀吉於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正月五日下達動員命令
二、動員兵力共計三十三萬人
三、圖示各軍係第一線部隊計：
陸軍九個軍一五八，七〇〇人
水軍九，二〇〇人
日都
軍事基地
各軍番號及兵力
各軍集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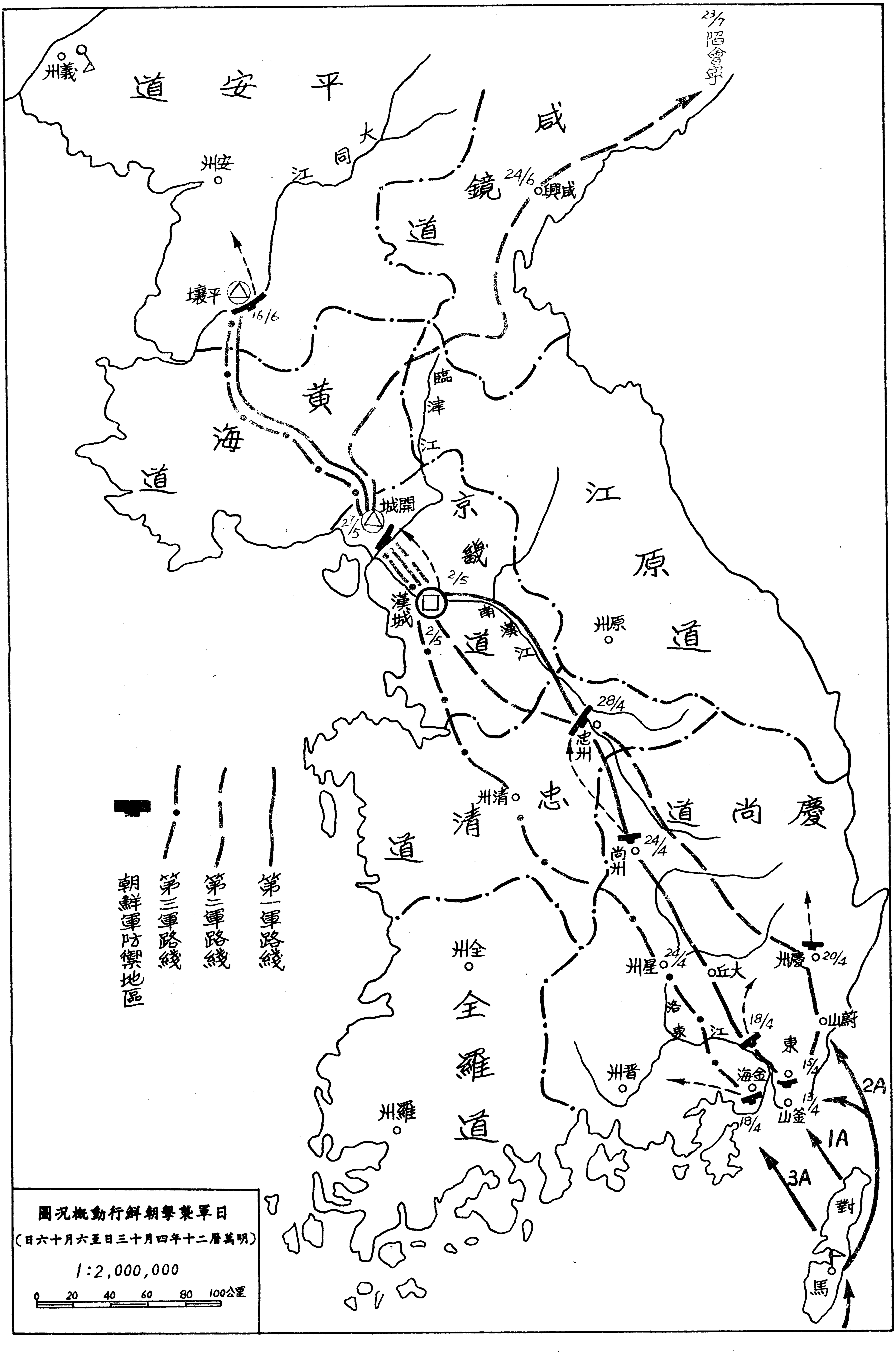
戰前朝鮮國防設施及兵力配置圖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底態勢)

附圖十四—五六一


日本作戰計劃腹案圖
(萬曆二十年三月十四日)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大本營
指揮所
登陸點
預期戰場
預期行動方向
3A 各軍佔領地區
水師動向
第一線作戰部隊
8(A)
143,700人
第一線預備隊
1(A)
15,000人
水師
9,200人
大本營部隊
29,000人
第二總兵團
102,960人
299,860人
平安道
咸鏡道
黃海道
江原道
忠清道
慶尚道
全羅道
1A
2A
3A
4A
5A
6A
7A
8A
9A
義州
平壤
咸興
開城
漢城
原州
忠州
清州
尚州
鳥嶺
慶州
蔚山
釜山
金海
晉州
全州
羅州
1A, 4A, 5A, 8A
3A, 6A
2A
大浦
對馬島
壹岐島
水師
名護屋
102,960人
本州島
九州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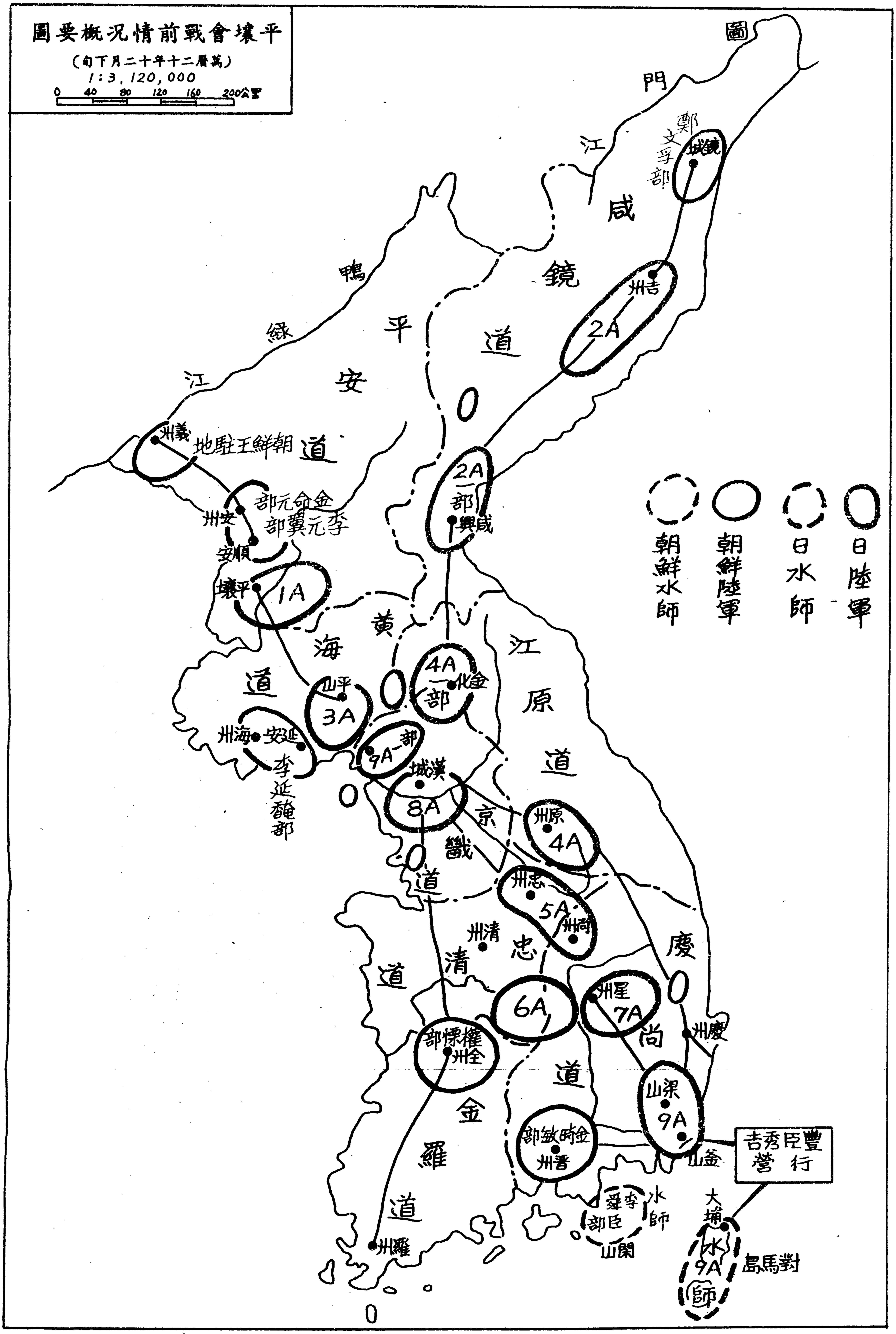
朝鮮軍防禦計劃圖
（萬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



日軍襲擊朝鮮行動概況圖


(明萬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至六月十六日)

附圖十四—五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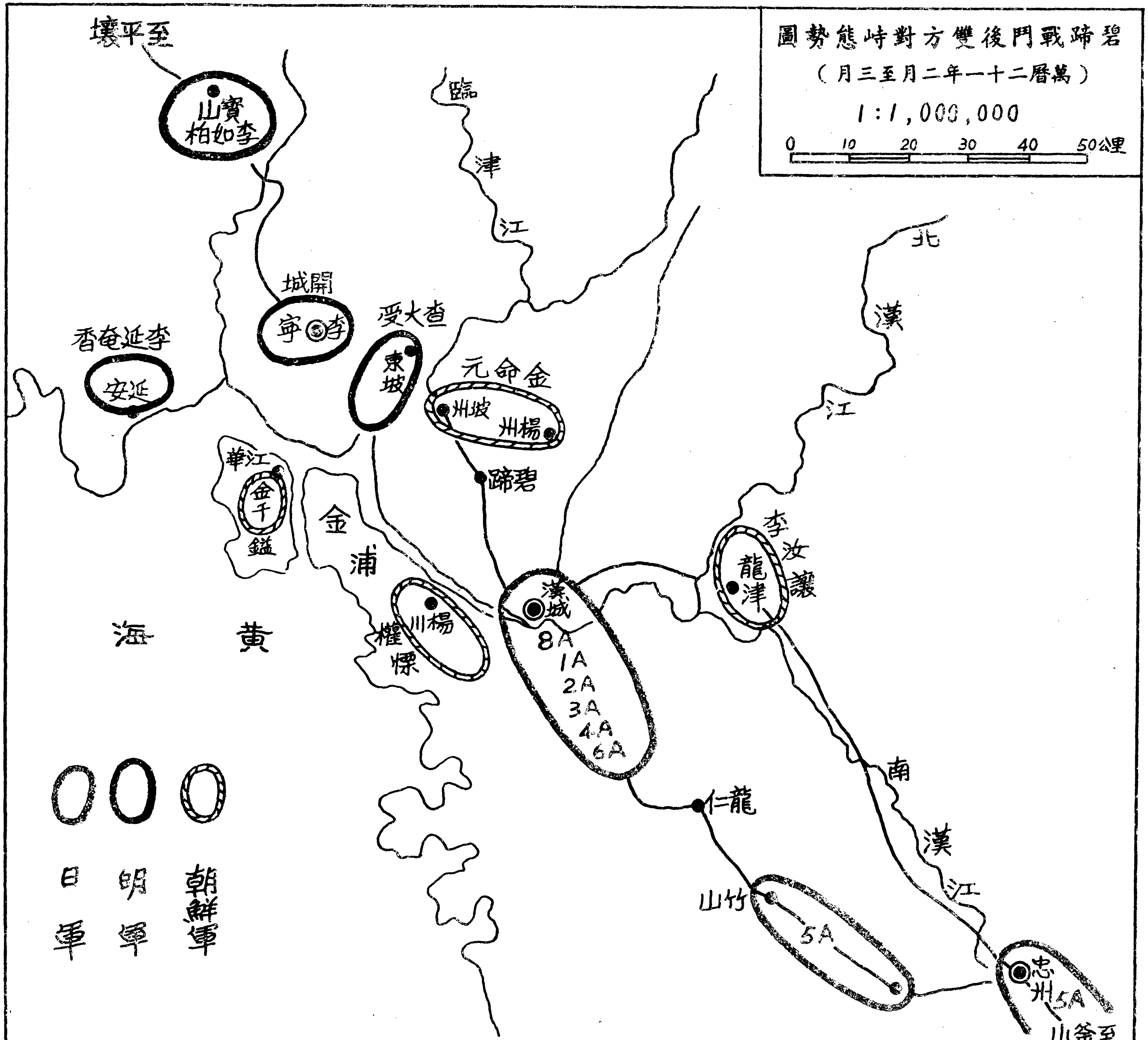

平壤會戰前情況概要圖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下旬)
1:3,120,000
0 40 80 120 160 200公里
朝鮮水師
朝鮮陸軍
日水師
日陸軍
圖們江
咸鏡道
鏡城
鄭文孚部
吉州
2A
2A一部
咸興
鴨綠江
平安道
義州
朝鮮王駐地
金命元部
李元翼部
安州
順安
平壤
1A
黃海道
平山
3A
海州
延安
李廷馣部
9A一部
4A一部
金化
江原道
漢城
8A
京畿道
原州
4A
忠州
5A
尚州
清州
忠清道
6A
星州
7A
慶尚道
慶州
梁山
9A
釜山
豐臣秀吉行營
權慄部
全州
全羅道
金時敏部
晉州
李舜臣部
閑山
水師
大埔
水9A師
對馬島
羅州


平壤會戰圖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六日至九日)
1:25,000
0 500 1000公尺
中朝聯軍 五四〇〇〇人
日軍 一八、〇〇〇人
朝鮮降俘 五、〇〇〇人
正月六日至八日拂曉態勢
八日午頃態勢
日軍退却方向
至義州
吳惟忠部 3,000
牡丹台
沙洲
外廓
七星門
右協軍張世爵 10,000
李如松
預備兵團 9,000
(佟養正等部)
砲兵主力
密德台
風月樓
萬壽台
左協軍楊元 11,000
長慶門
(九日晨)
普通江
小西門
平壤街市
大同江
中協軍李如柏 1,000
靜海門
大同門
東大院
追擊兵團 2,000
(查大受李寧部)
大西門
內城
外廓
瑞氣山
蒼光山
朱雀門
含毬門
正陽門
祖承訓部 3,000
李鎰部 8,000
至開城

附圖十四—五六五


碧蹄戰鬥經過圖
（萬曆廿一年元月二十七日）
1:25,000
0 500 1000公尺
至開城
至坡城
惠陰嶺
碧蹄
高陽
5,200
楊元部
3,000
粟屋部
小早川秀包
毛利元康
筑紫廣門
5,000
6,000
3000
4000
3,000
井上部
3,000
李如柏
望客峴
立花部
6,000
8,000
小早川隆景
小早川隆景部
李如柏
7,000
小溪
大石橋
1,000
500
礪石嶺
至漢城
小早川隆景位置
李如柏位置
午前七時態勢
午前十時態勢
正午態勢

附圖十四—五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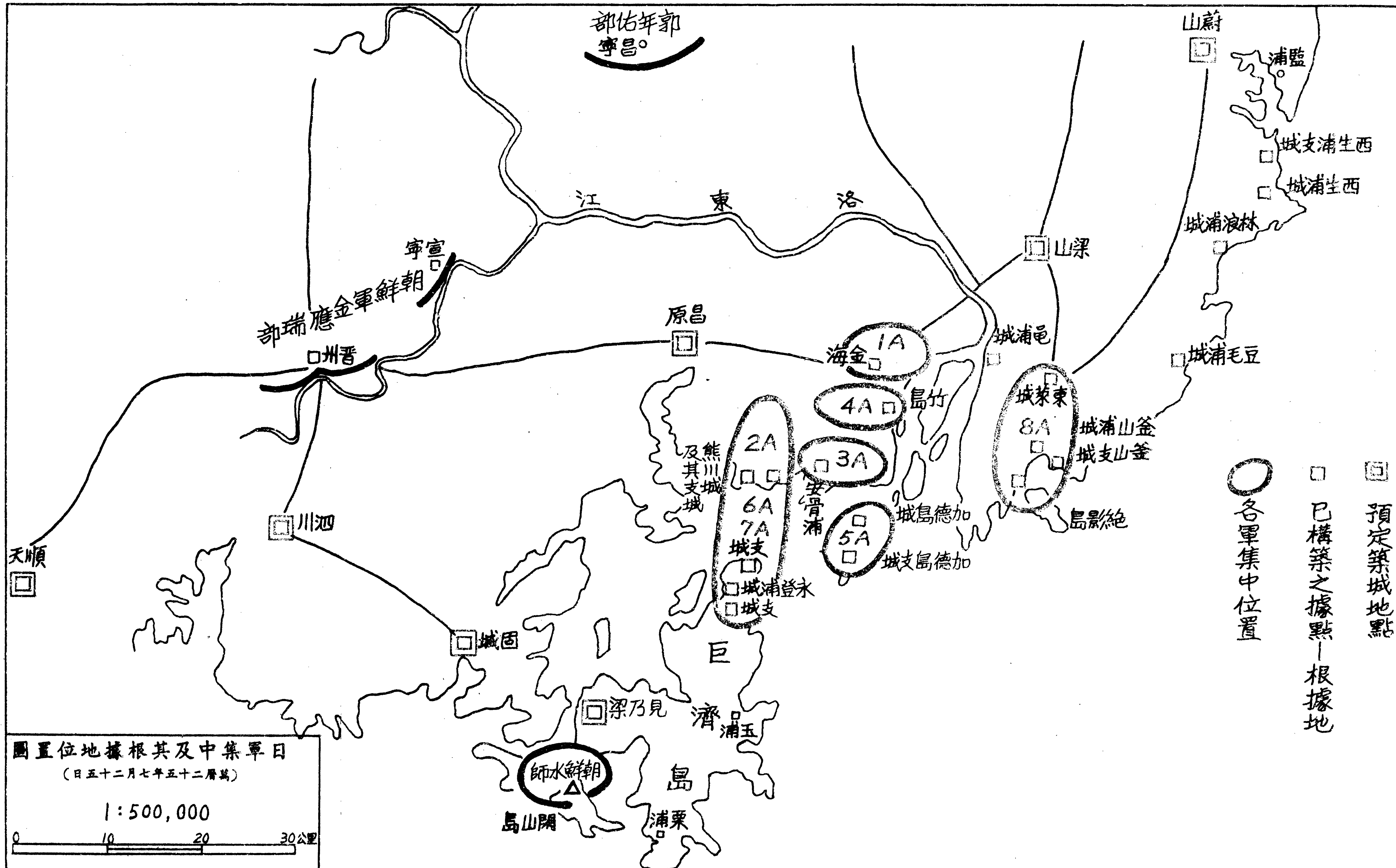
碧蹄戰鬥後雙方對峙態勢圖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至三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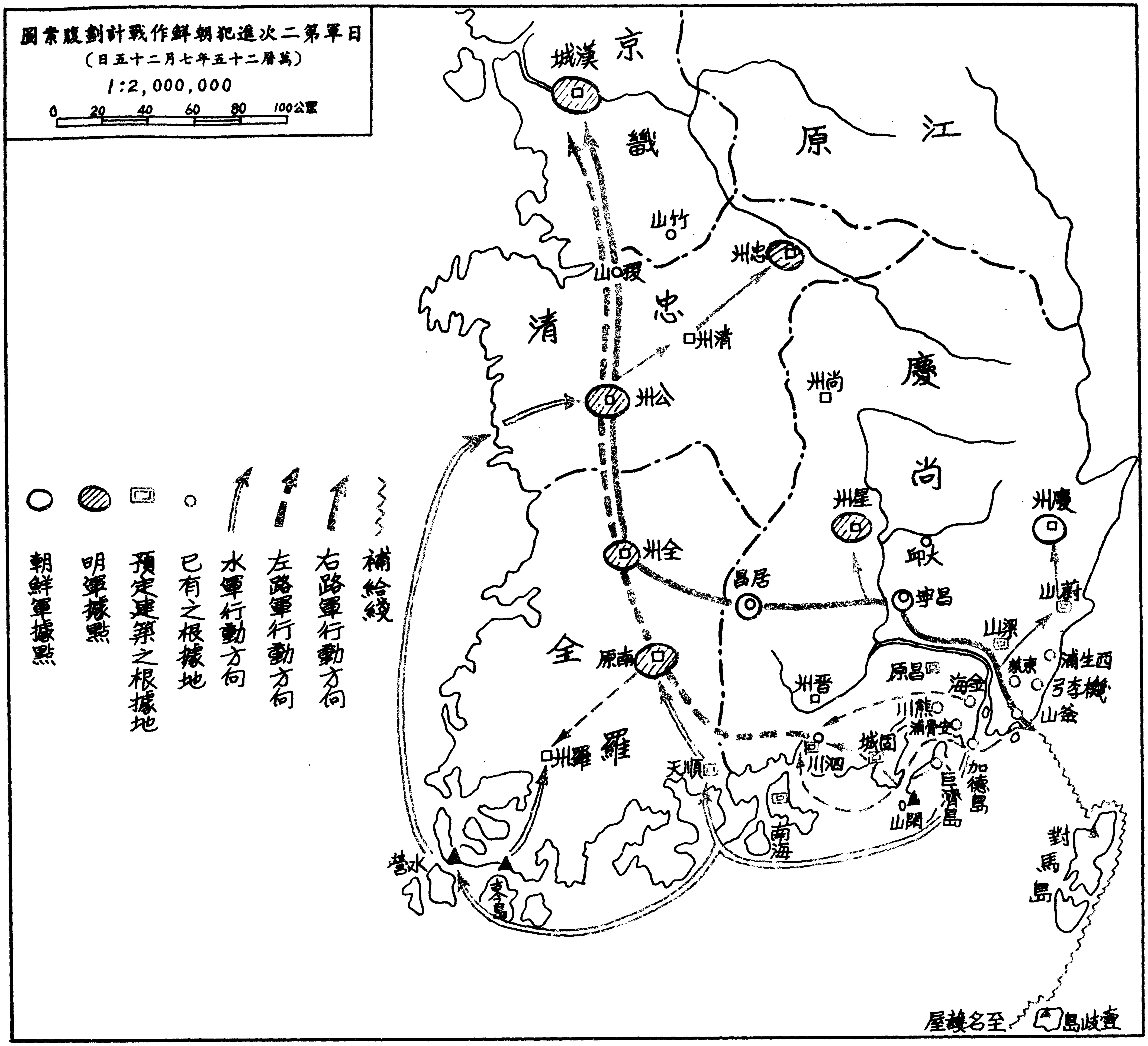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六八



日軍集中及其根據地位置圖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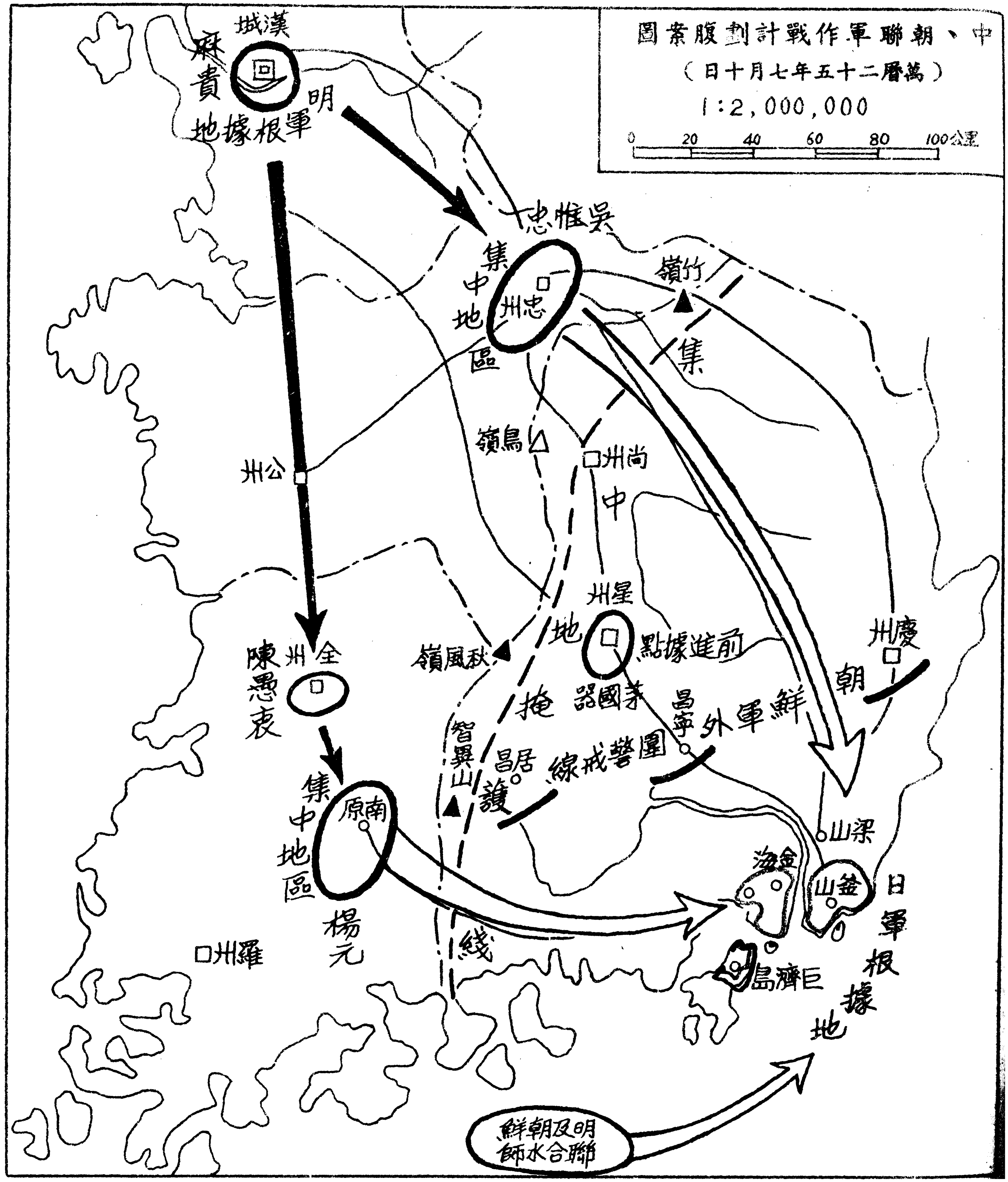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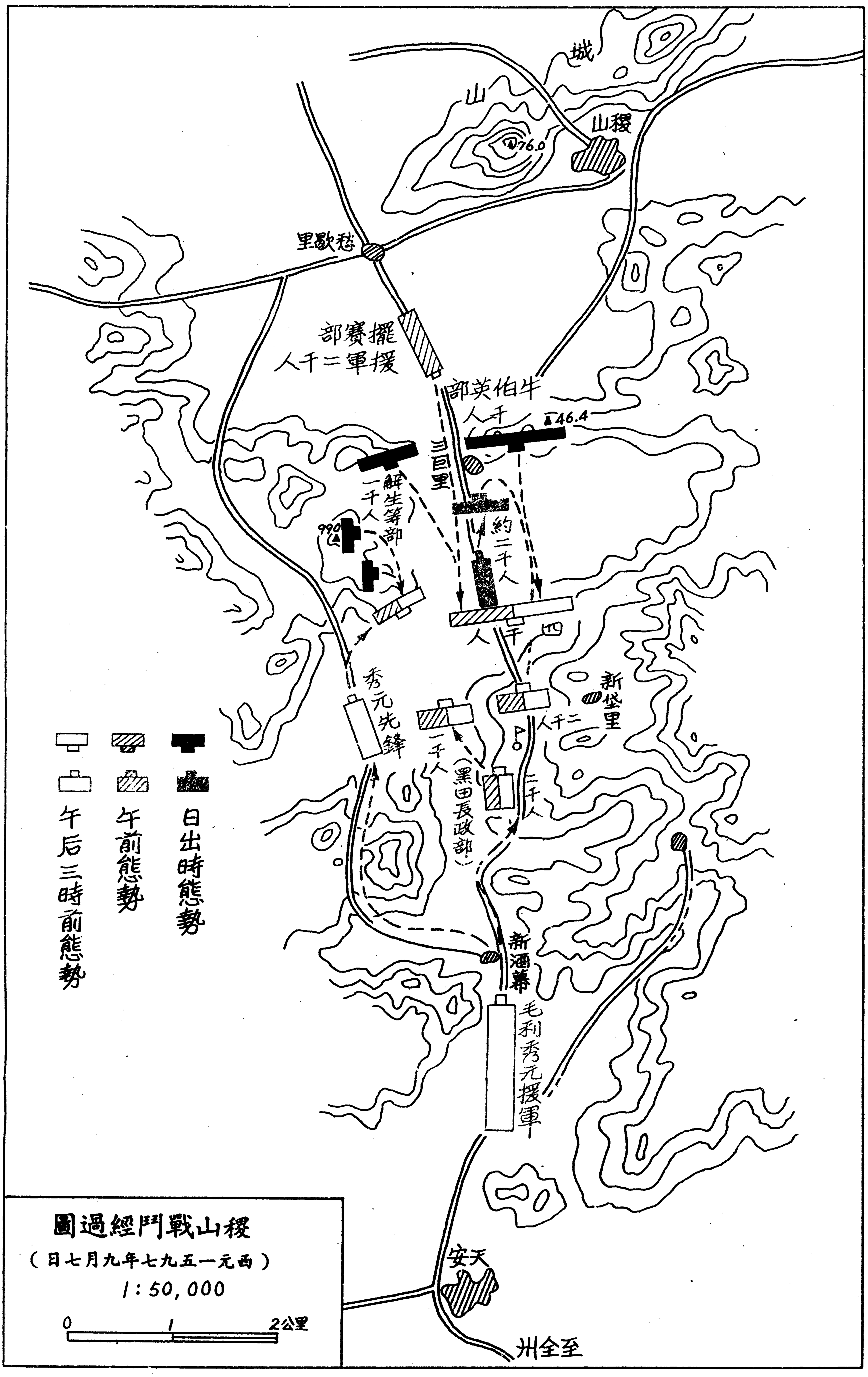
日軍第二次進犯朝鮮作戰計劃腹案圖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圖十四—五七〇



中、朝聯軍作戰計劃腹案圖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十日）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漢城
麻貴
明軍根據地
吳惟忠
忠州
集中地區
竹嶺
集
鳥嶺
尚州
中
公州
星州
地
前進據點
慶州
朝
全州
陳愚衷
秋風嶺
茅國器
掩
昌寧
朝鮮軍外圍警戒線
居昌
護
智異山
南原
集中地區
楊元
線
羅州
梁山
金海
釜山
巨濟島
日軍根據地
明及朝鮮聯合水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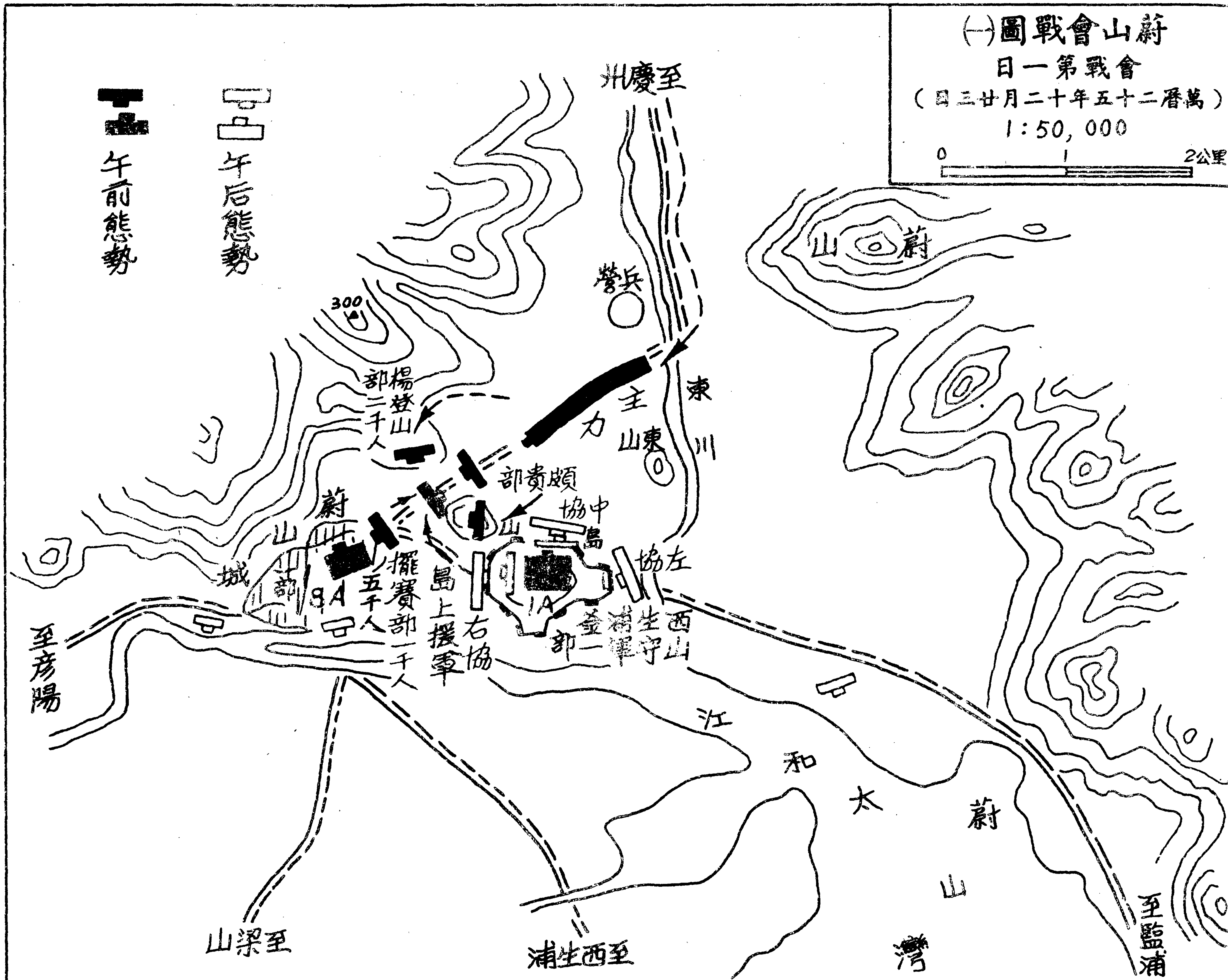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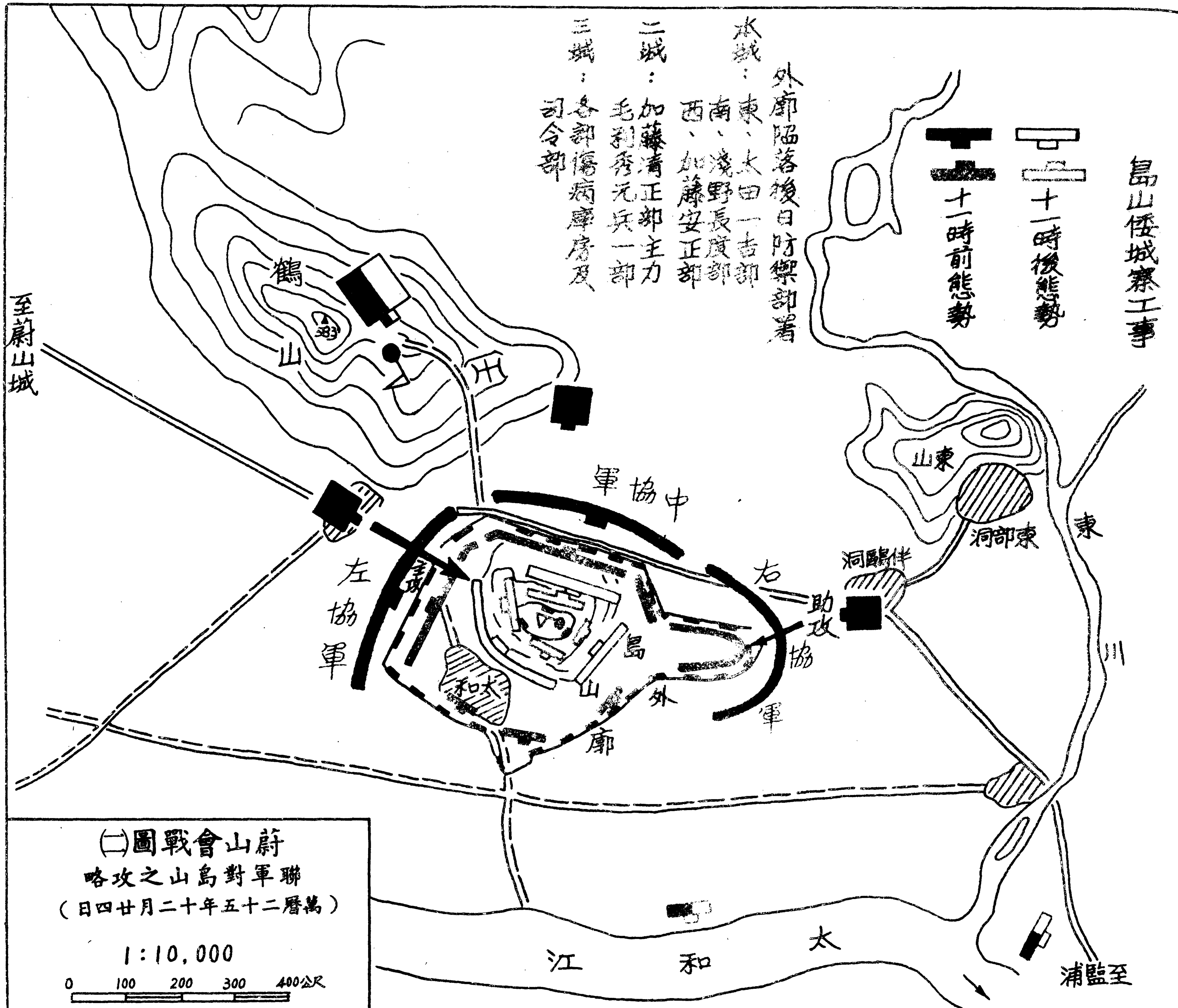
稷山戰鬥經過圖

(西元一五九七年九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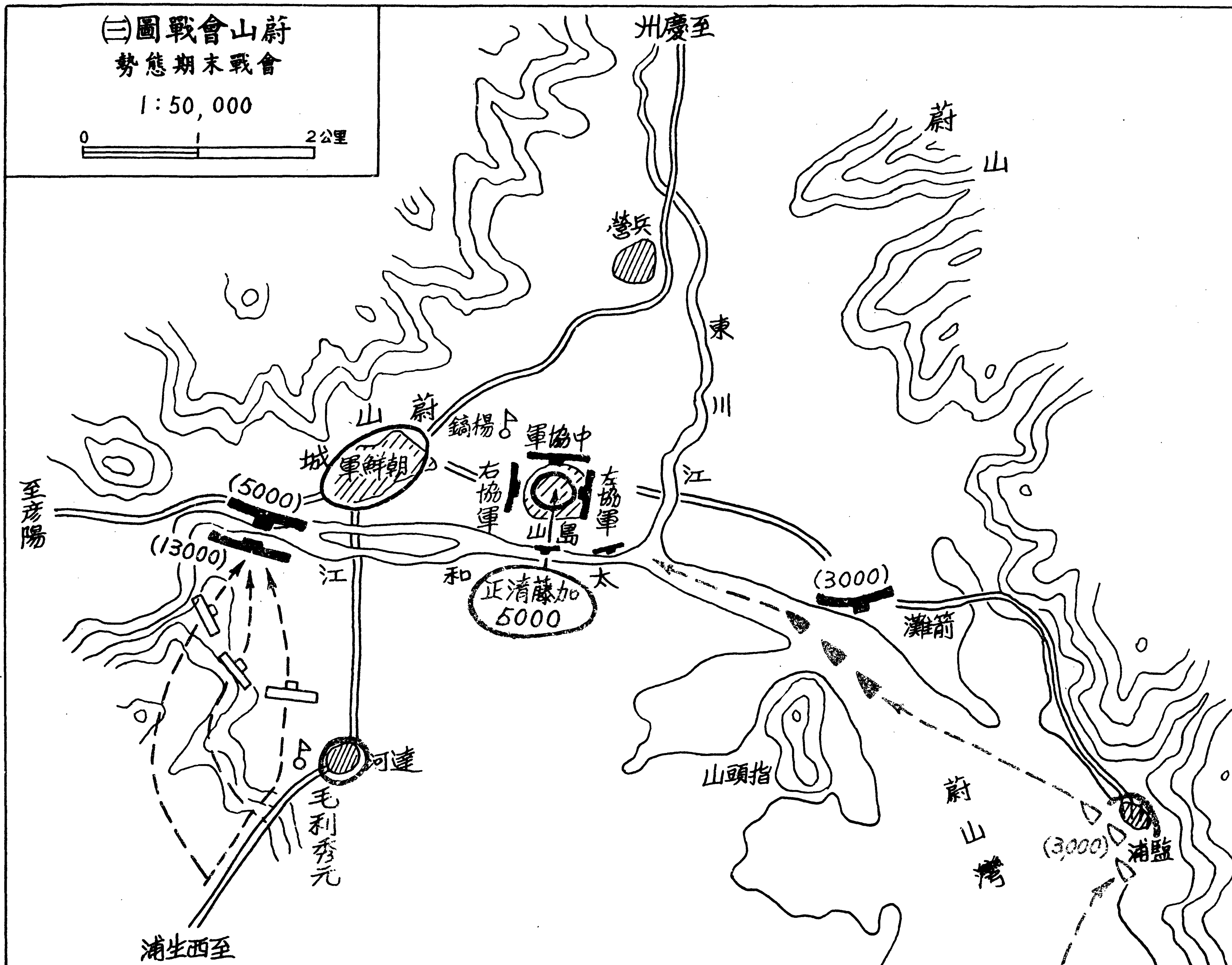
1:50,000

附圖十四—五七二

蔚山會戰圖(一)
會戰第一日
(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
1:50,000
0 1 2公里
午后態勢
午前態勢
至慶州
兵營
蔚山
300
東川
主力
東山
楊登山部二千人
頗貴部
中協
島山
左協
擺賽部五千人
島上援軍
右協
1A
8A
蔚山城
至彥陽
太和江
蔚山灣
至梁山
至西生浦
至監浦


外廓陷落後日防禦部署
水城：東、太田一吉部
南、淺野長慶部
西、加藤安正部
二城：加藤清正部主力
毛利秀元兵一部
三城：各部傷病俘虜及
司令部
十一時前態勢
十一時後態勢
島山倭城寨工事
鶴山
至蔚山城
中協軍
左協軍
右助攻協軍
島山
外廓
伴鷗洞
東部洞
東山
東川
太和江
至監浦
蔚山會戰圖(二)
聯軍對島山之攻略
(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1:1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尺

附圖十四—五七四


蔚山會戰圖㈢
會戰末期態勢
1:50,000
0
1
2公里
至慶州
蔚山
兵營
東川江
蔚山
城
楊鎬
中協軍
朝鮮軍
右協軍
左協軍
島山
至彥陽
(5000)
(13000)
太和江
加藤清正
5000
(3000)
箭灘
指頭山
蔚山灣
(3000)
監浦
達河
毛利秀元
至西生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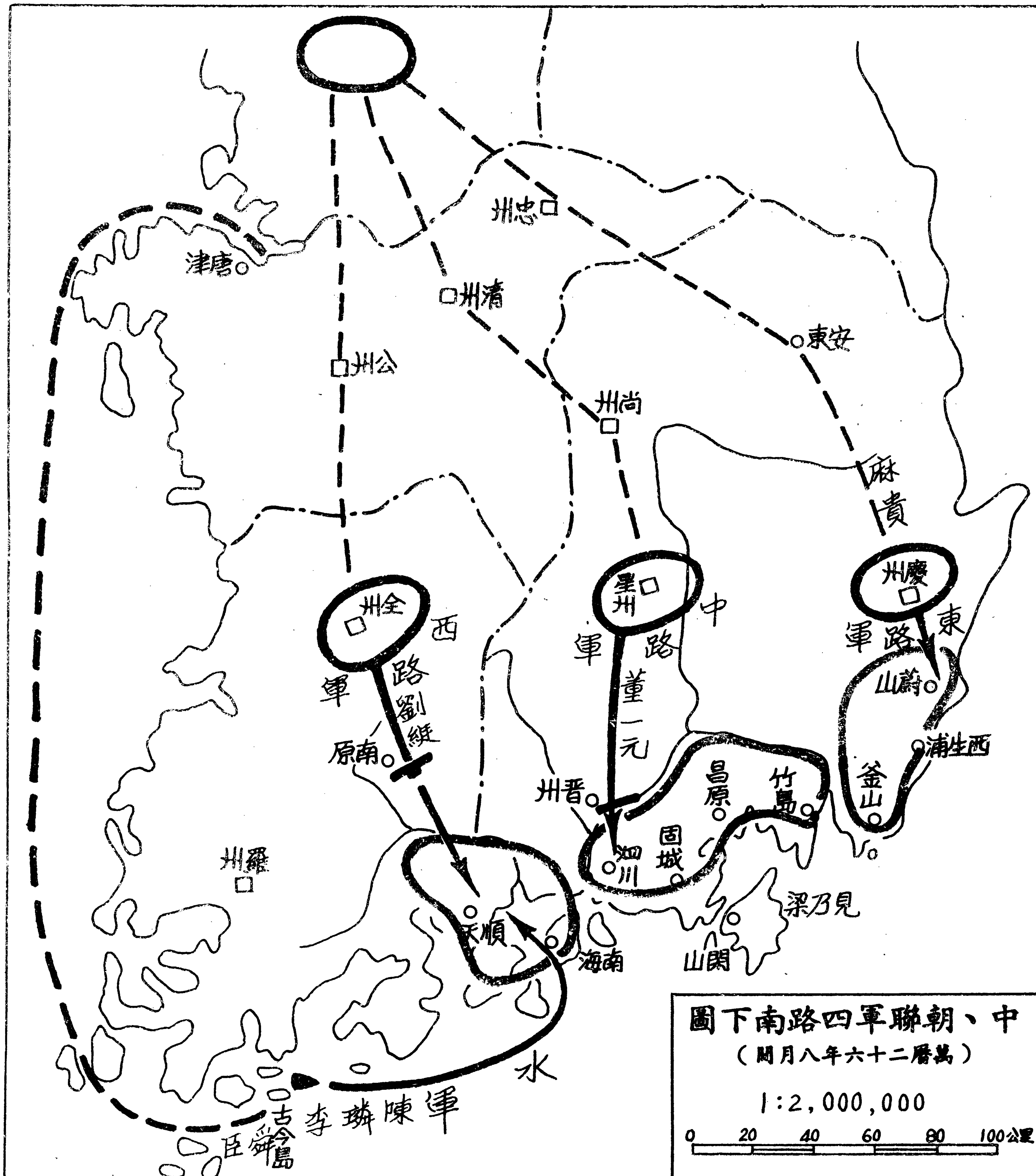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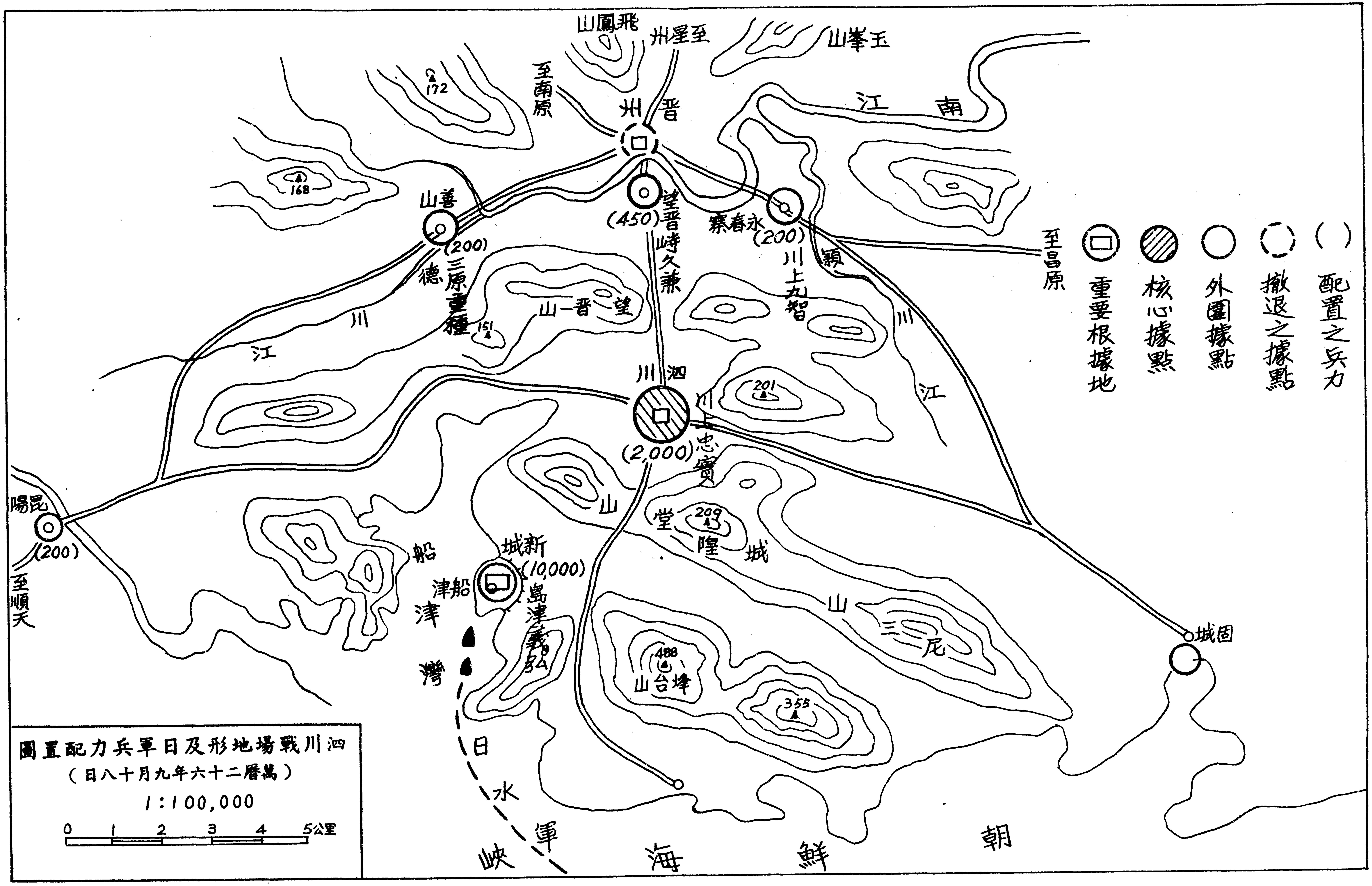


日軍於朝鮮東南沿海根據地兵力部署圖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至九月)

附圖十四—五七六


忠州
唐津
清州
公州
安東
尚州
麻貴
星州
慶州
中
路
軍
東
路
軍
西
路
軍
全州
劉綎
董一元
蔚山
西生浦
南原
晉州
昌原
竹島
釜山
泗川
固城
羅州
見乃梁
閑山
南海
順天
水軍
陳璘
李舜臣
古今島
中、朝聯軍四路南下圖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間）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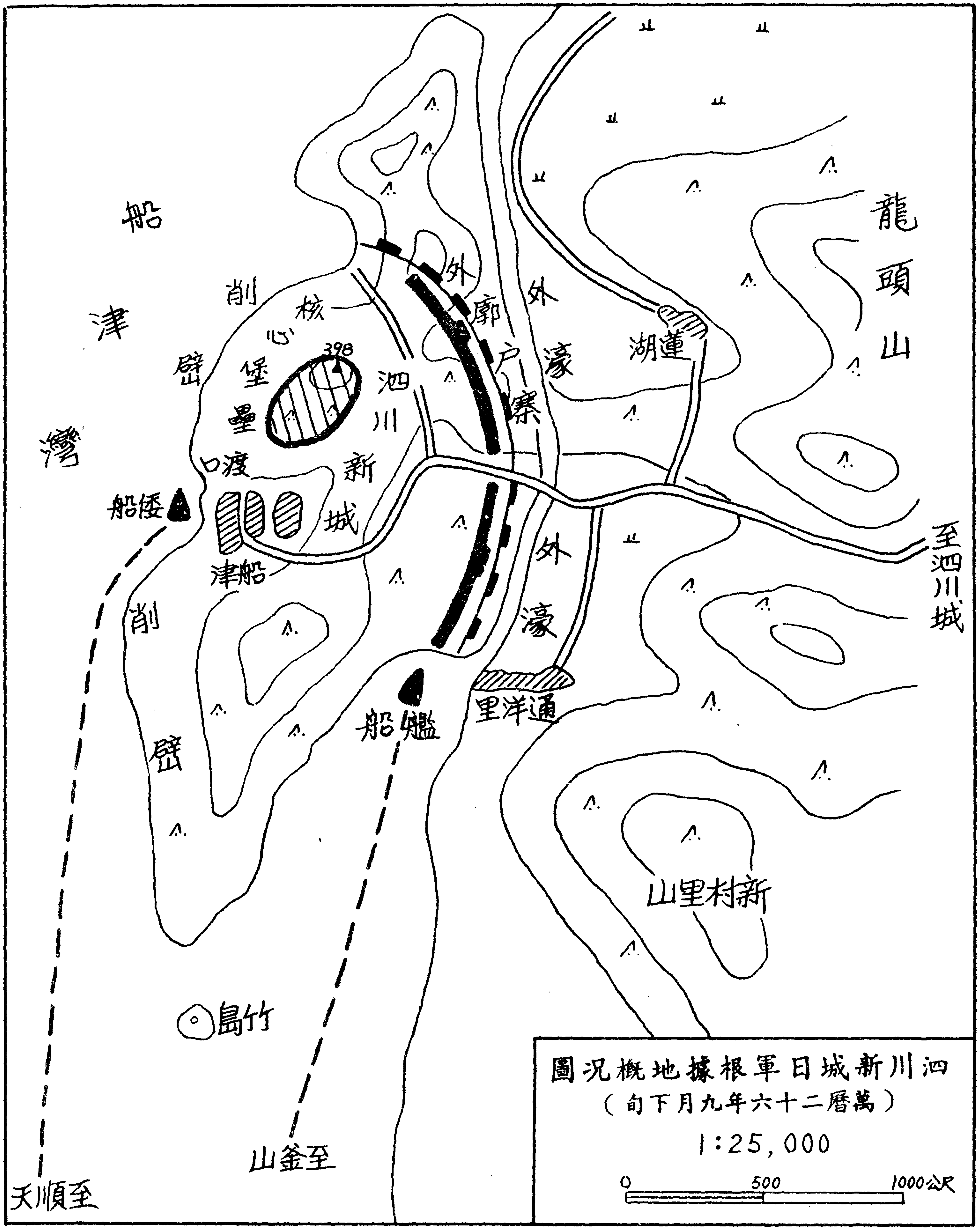


泗川戰場地形及日軍兵力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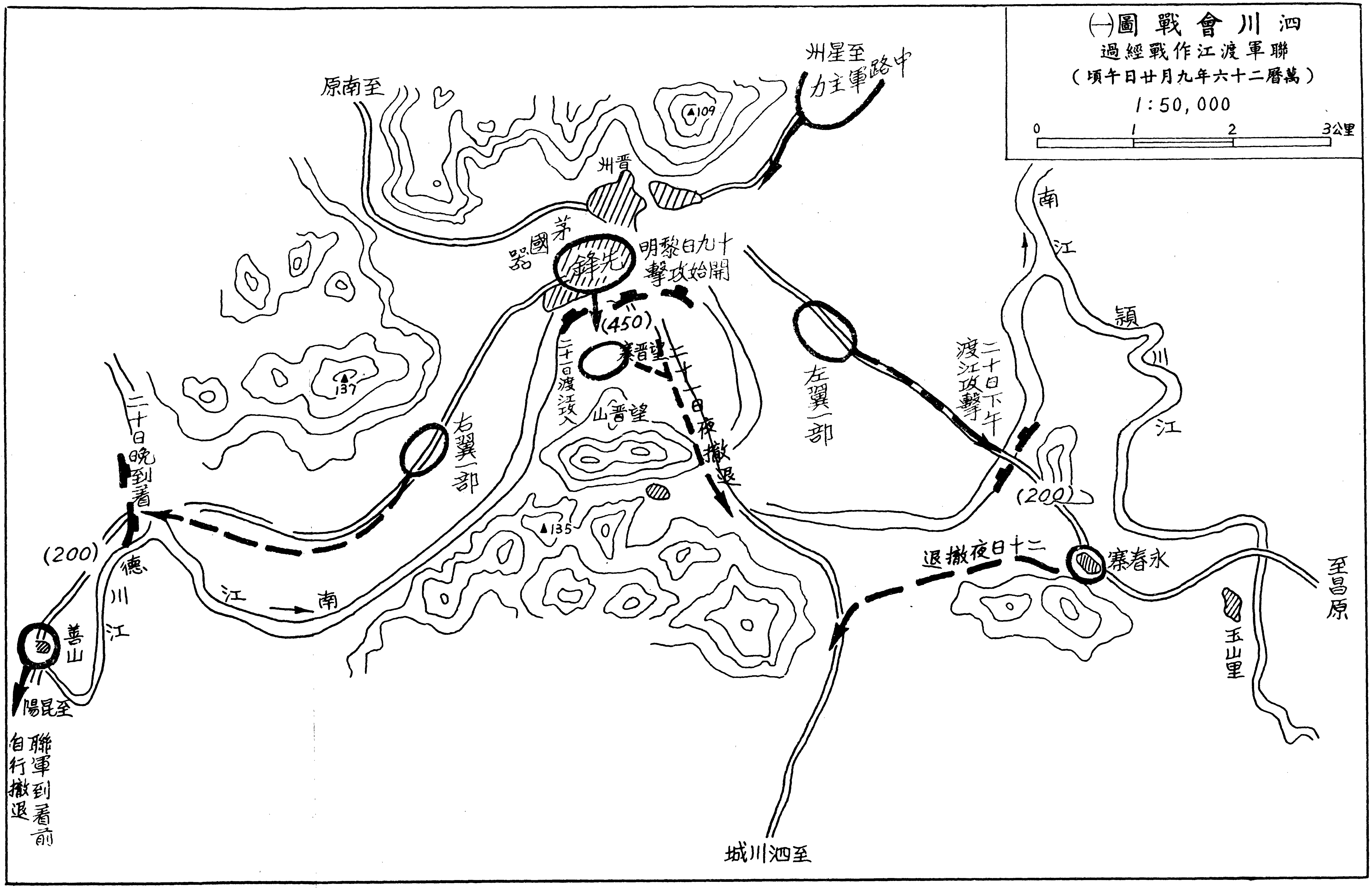
（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1: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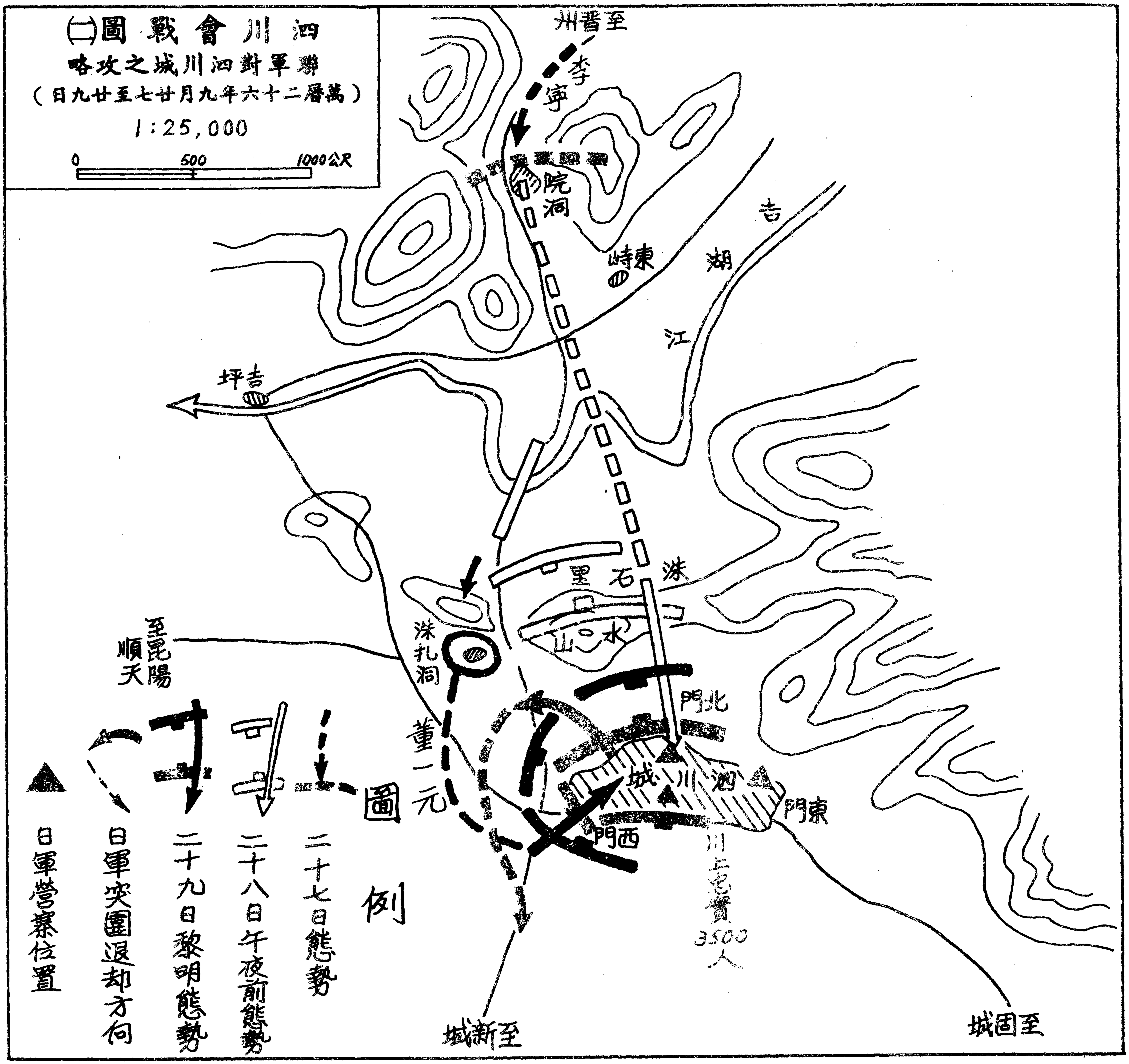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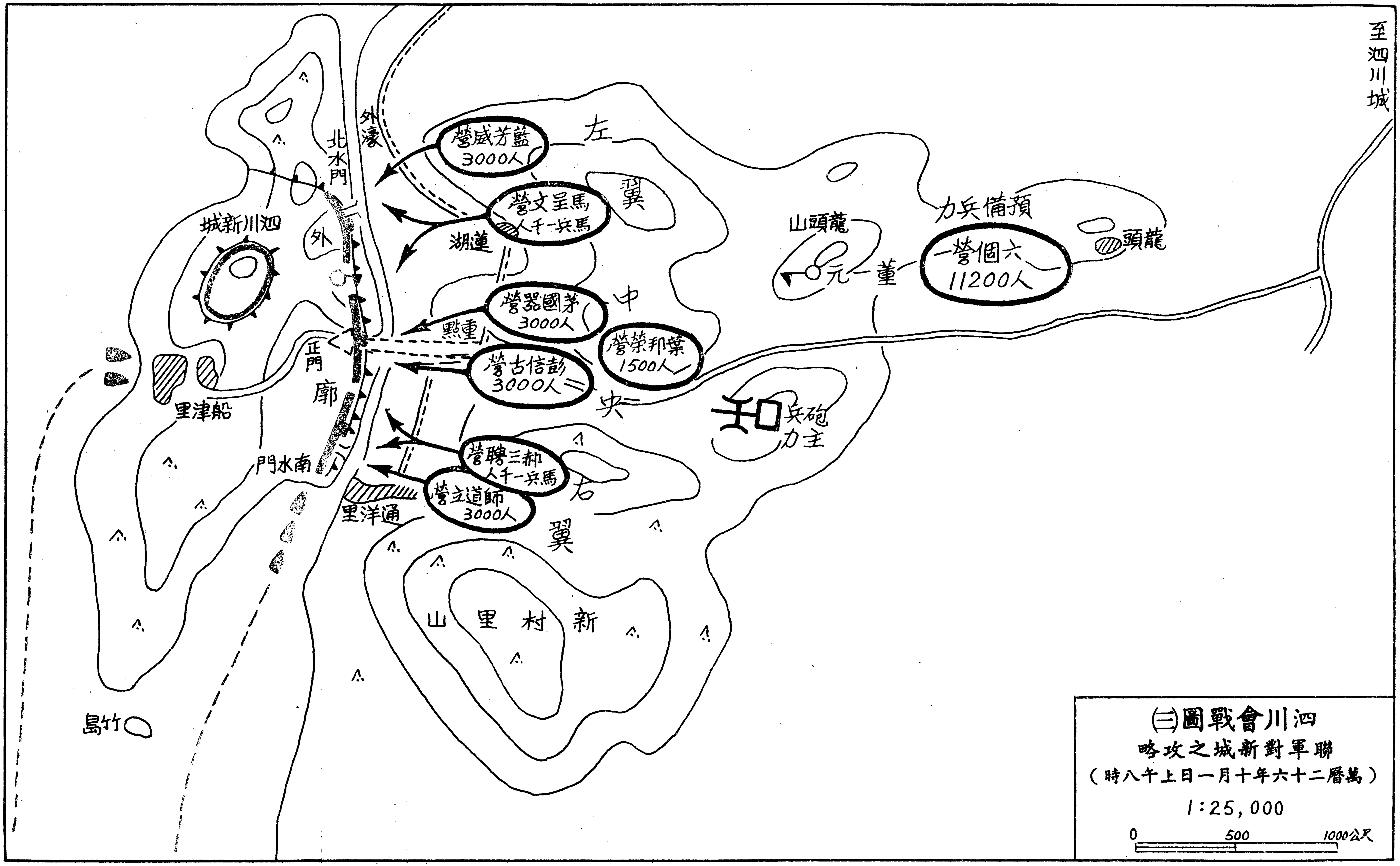


泗川新城日軍根據地概況圖
（萬曆二十六年九月下旬）
1:25,000


泗川會戰圖(一)
聯軍渡江作戰經過
(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廿日午頃)
1:50,000
0 1 2 3公里
至星州
中路軍主力
至南原
109
晉州
茅國器
先鋒
十九日黎明開始攻擊
(450)
望晉寨
二十日渡江攻入
二十日夜撤退
望晉山
137
135
左翼一部
二十日下午渡江攻擊
南江
潁川江
(200)
永春寨
二十日夜撤退
至昌原
玉山里
右翼一部
二十日晚到着
(200)
德川江
江 南
善山
至昆陽
聯軍到着前自行撤退
至泗川城

附圖十四—五八〇


泗川會戰圖(二)
聯軍對泗川城之攻略
(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廿七至廿九日)
1:25,000
0 500 1000公尺
至晉州
李寧
院洞
東峙
吉湖江
吉坪
石
洙
水山
洙扎洞
至昆陽順天
董一元
北門
泗川城
東門
西門
川上忠實
3500人
至新城
至固城
圖例
二十七日態勢
二十八日午夜前態勢
二十九日黎明態勢
日軍突圍退却方向
日軍營寨位置



泗川會戰圖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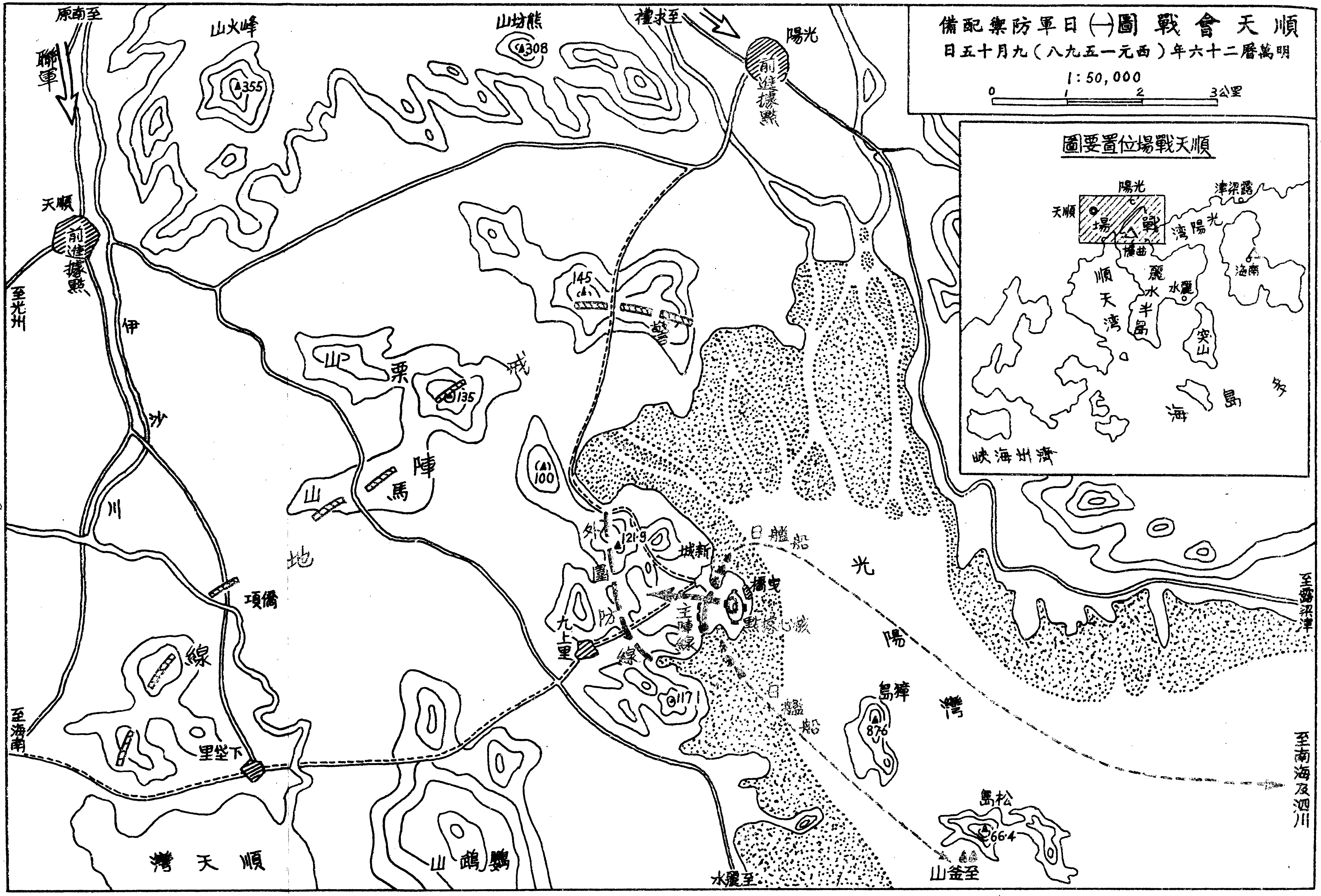
聯軍對新城之攻略

（萬曆二十六年十月一日上午八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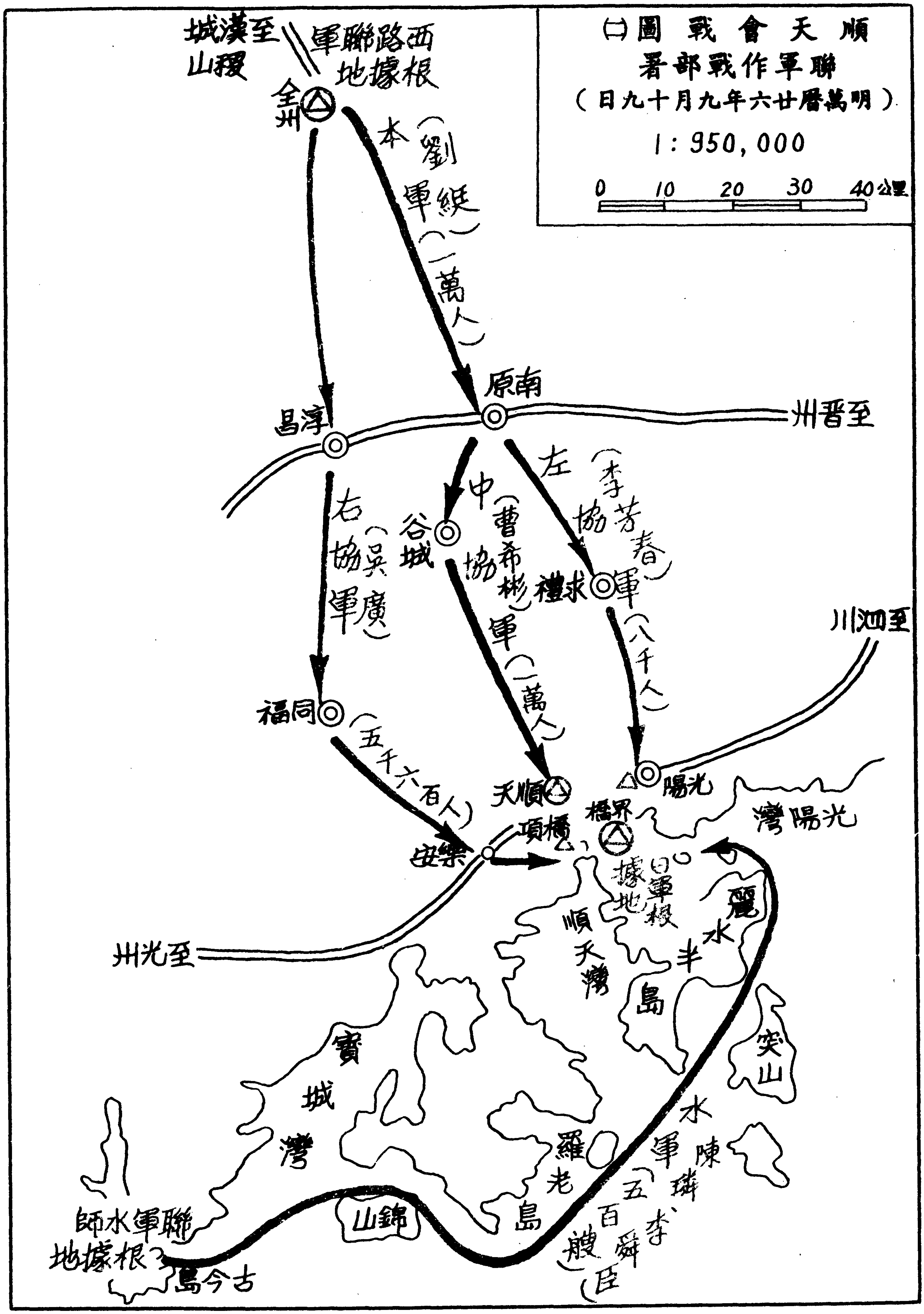
1:25,000

0 500 1000公尺

附圖十四—五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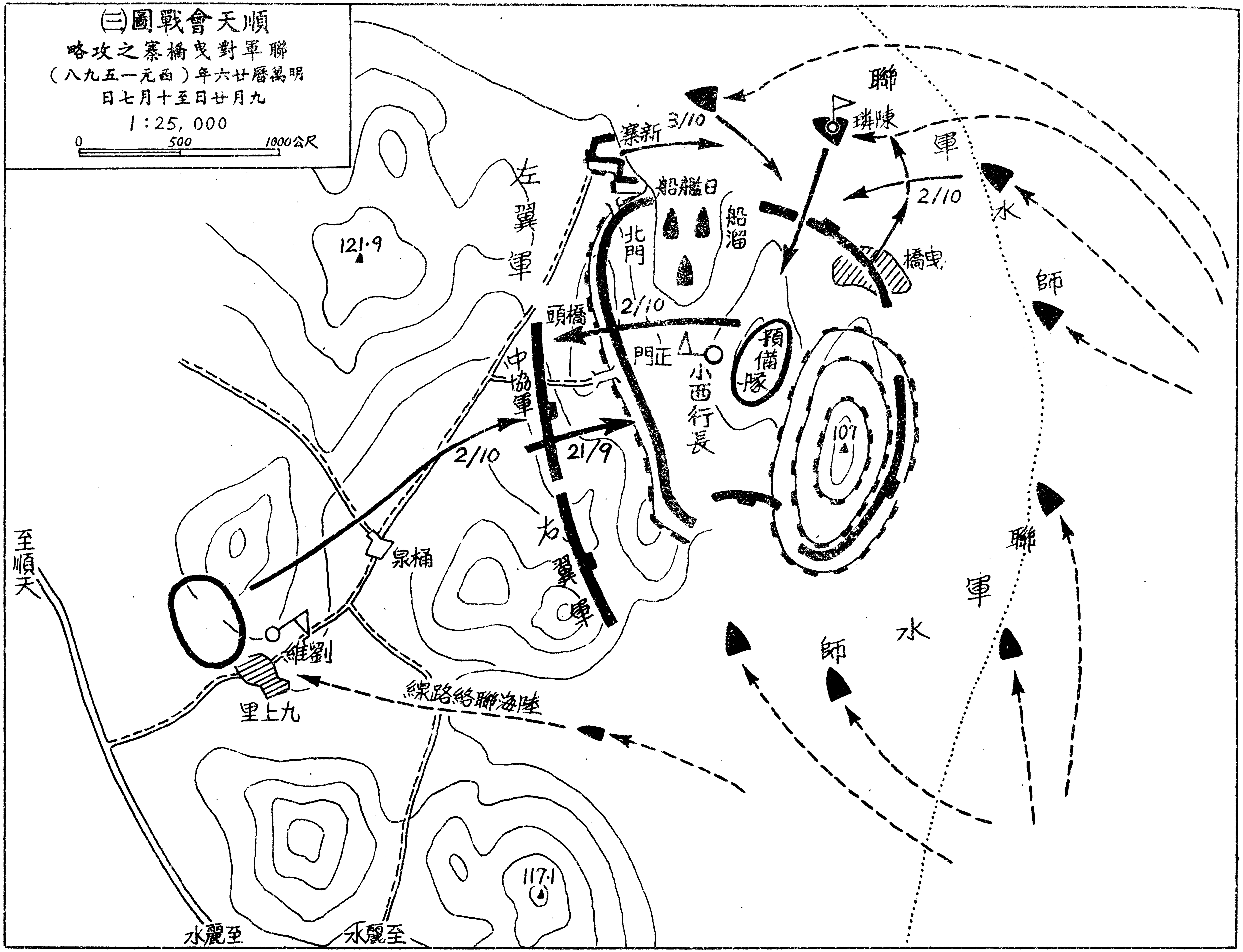


順天會戰圖㈠日軍防禦配備
明萬曆二十六年（西元一五九八）九月十五日
1:50,000
0 1 2 3公里
順天戰場位置要圖
至南原
聯軍
峰火山
熊坊山
至求禮
光陽
前進據點
天順
至光州
新城
曳橋
核心據點
主陣線
日艦船
光陽灣
獐島
松島
順天灣
至海南
至露梁津
至南海及泗川
至麗水
至釜山
麗水半島
濟州海峽
多島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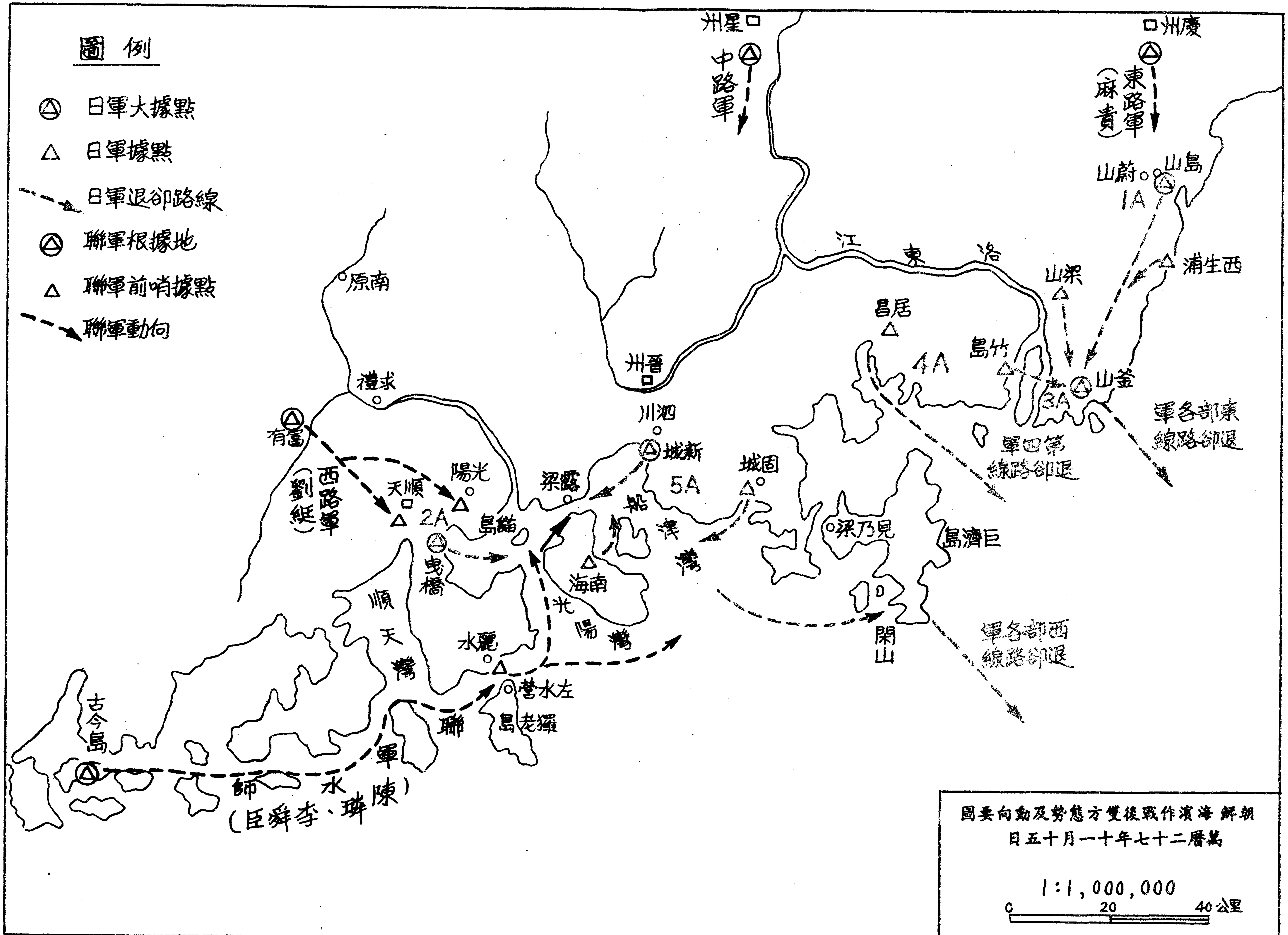

順天會戰圖(二)
聯軍作戰部署
(明萬曆廿六年九月十九日)
1:950,000
0 10 20 30 40公里
西路聯軍根據地
至漢城稷山
全州
本軍(劉綎)(一萬人)
南原
至晉州
淳昌
右協(吳廣)軍
中協(曹希彬)軍(一萬人)
谷城
左協(李芳春)軍(八千人)
求禮
至泗川
同福
(五千六百人)
順天
光陽
界橋
項橋
安樂
光陽灣
日軍根據地
順天灣
麗水半島
至光州
突山
寶城灣
羅老島
水軍(陳璘、李舜臣)五百艘
錦山
聯軍水師根據地
古今島

附圖十四—五八三

附圖十四—五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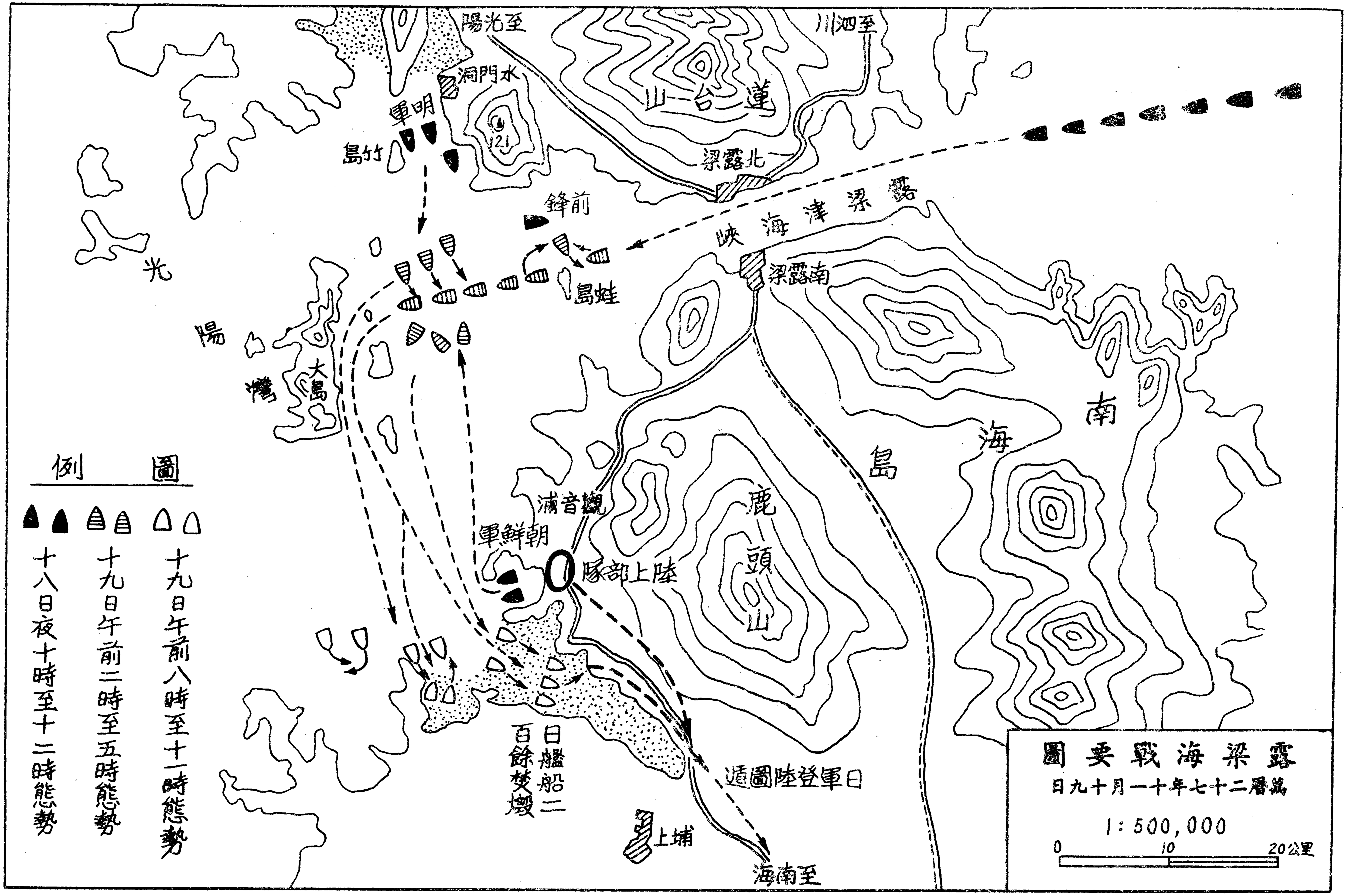

順天會戰圖(三)
聯軍對曳橋寨之攻略
明萬曆廿六年(西元一五九八)
九月廿日至十月七日
1:25,000
0 500 1000公尺
新寨
3/10
聯
陳璘
軍
2/10
水
師
日艦船
溜船
曳橋
左
翼
軍
北門
121.9
2/10
頭橋
正門
小西行長
預備隊
中協軍
2/10
21/9
107
右翼軍
泉橋
劉綎
九上里
陸海聯絡路線
聯
軍
水
師
至順天
117.1
至麗水
至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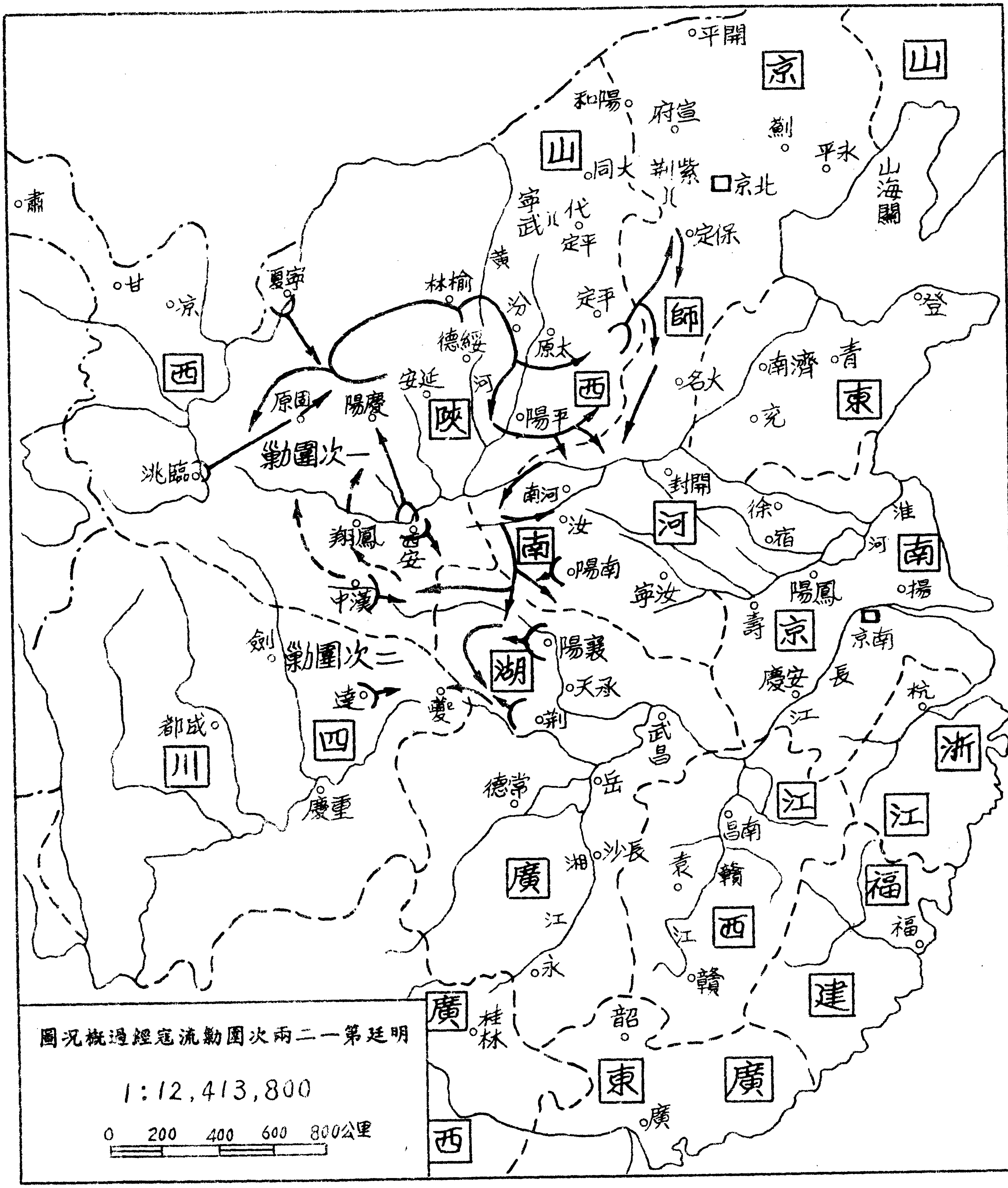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八五



朝鮮海濱作戰後雙方態勢及動向要圖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露梁海戰要圖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1:500,000
0 10 20公里
至光陽
至泗川
蓮台山
水門洞
明軍
竹島
121
北露梁
露梁津海峽
前鋒
蛙島
南露梁
光陽灣
大島
南海島
鹿頭山
觀音浦
朝鮮軍
陸上部隊
日艦船二百餘焚燬
日軍登陸圖逋
至南海
圖例
十八日夜十時至十二時態勢
十九日午前二時至五時態勢
十九日午前八時至十一時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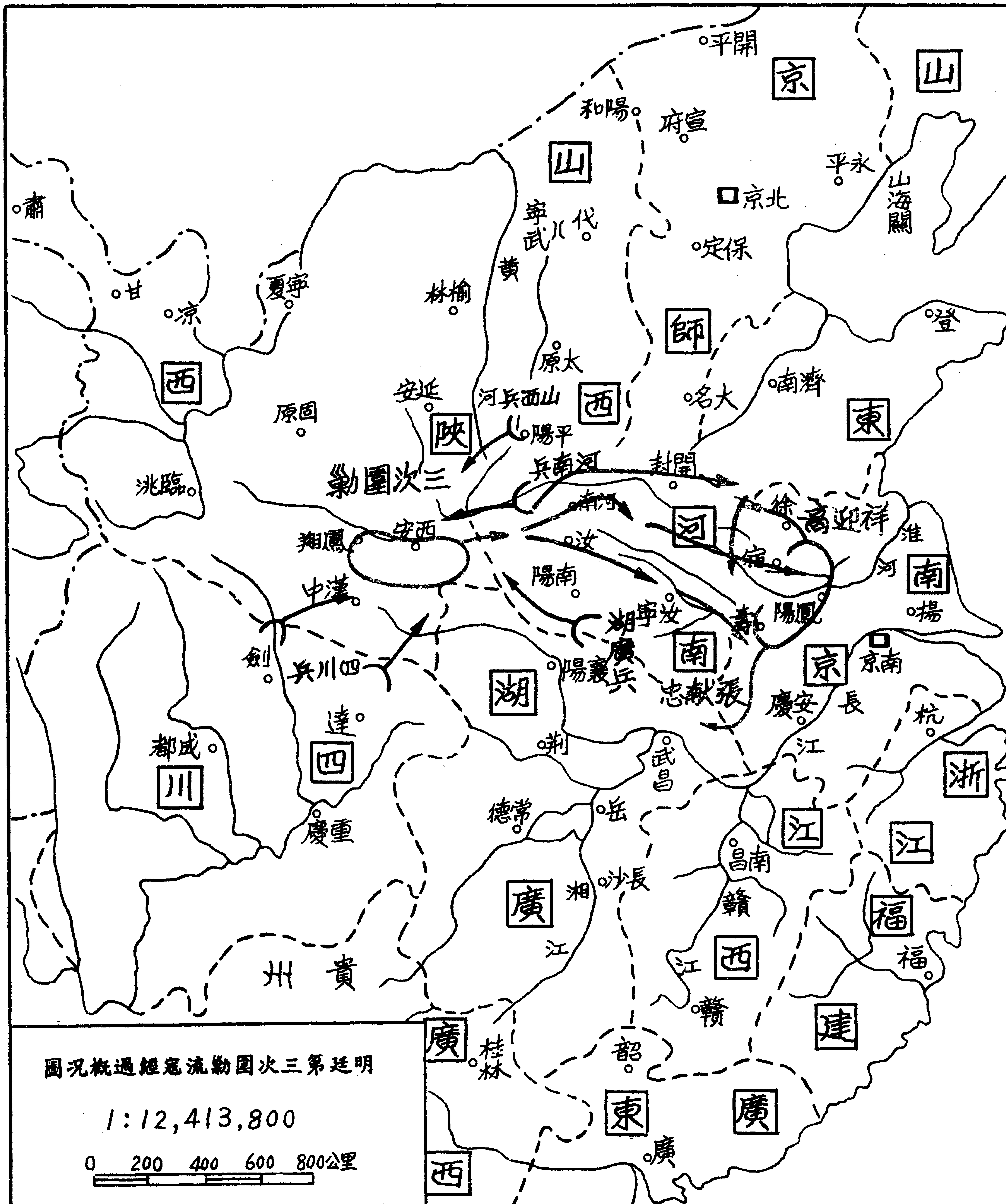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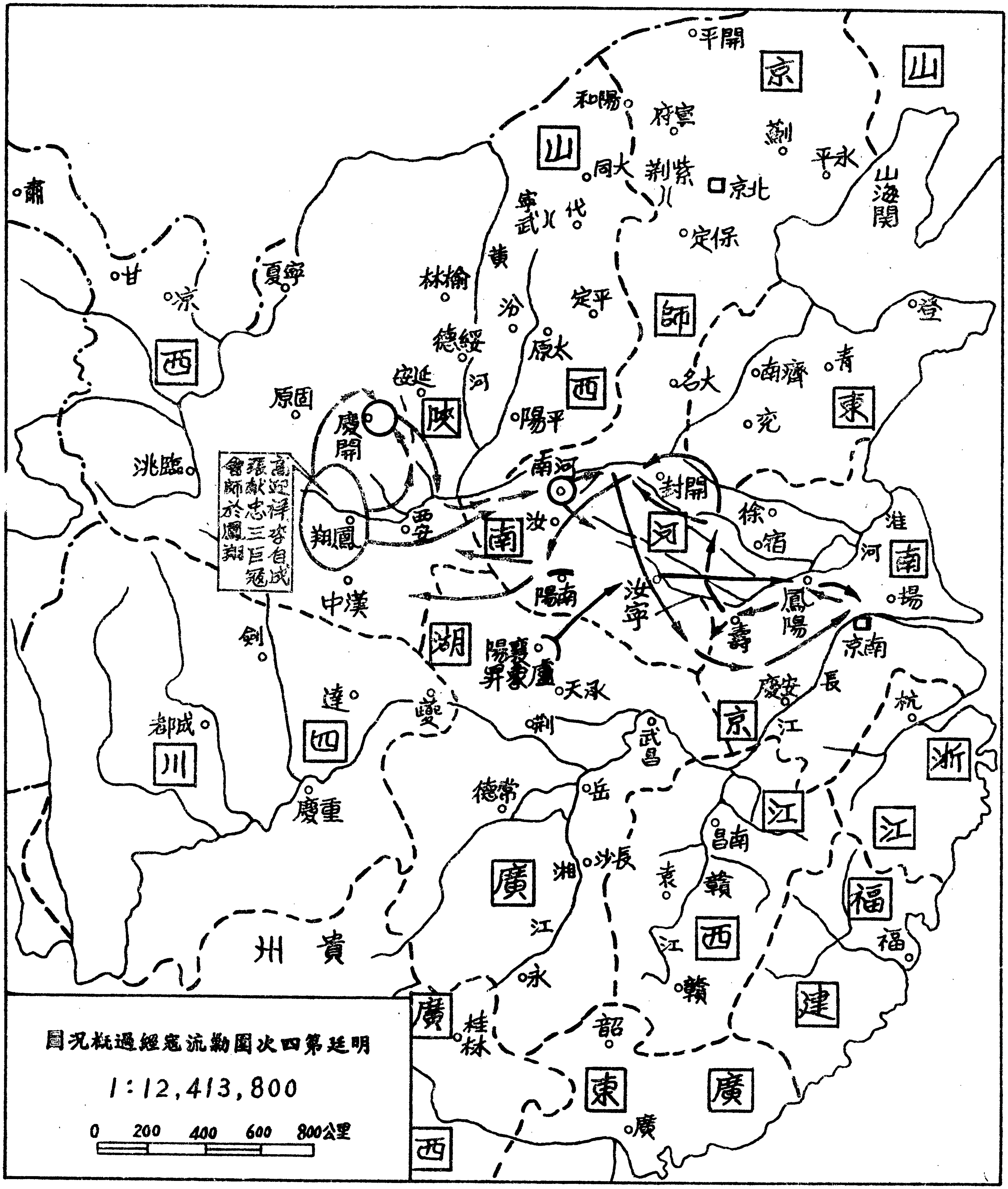
明廷第一二兩次圍勦流寇經過概況圖

1:12,413,800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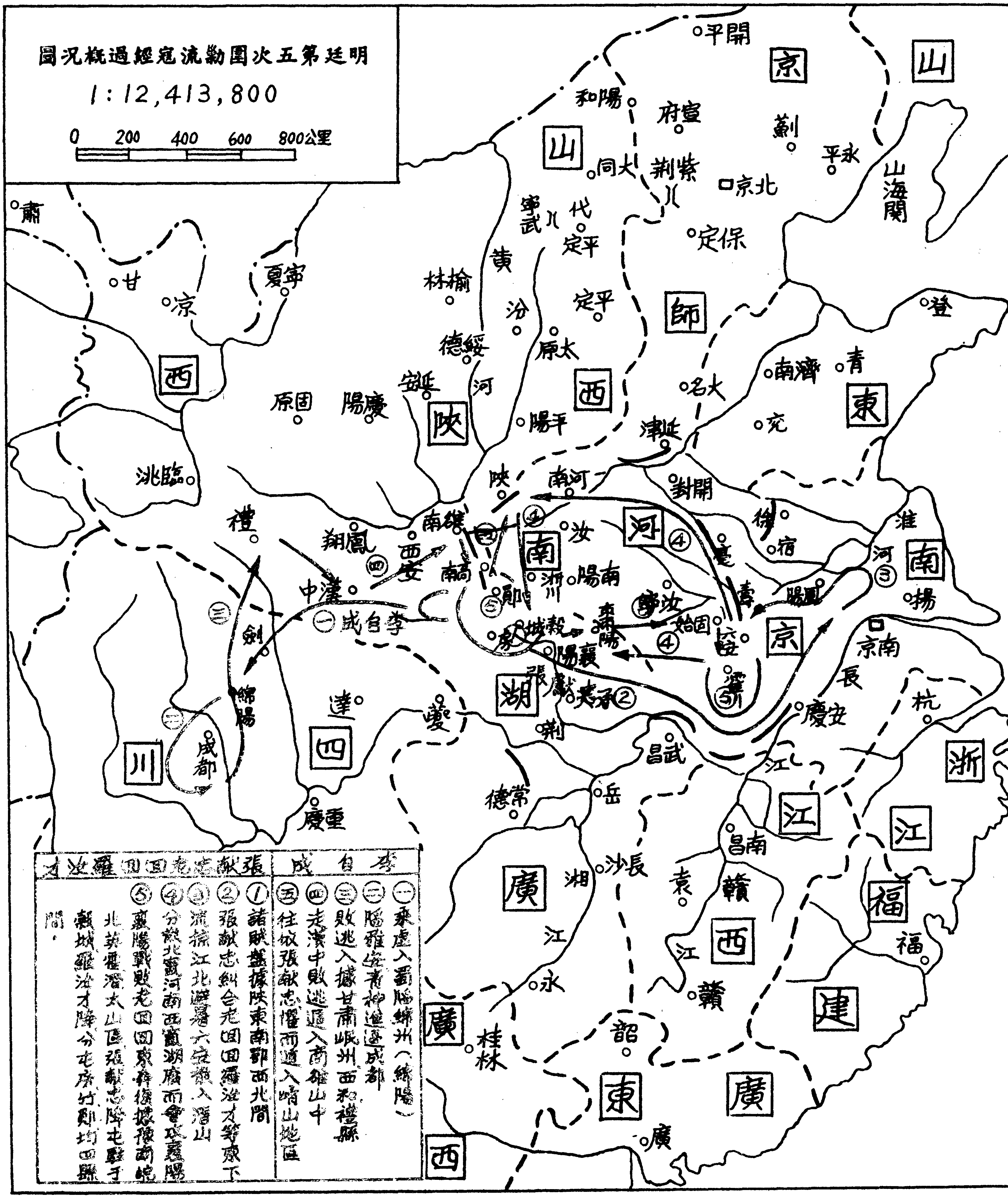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五八八


明廷第三次圍剿流寇經過概況圖
1:12,413,800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三次圍剿
山西兵河
河南兵
湖廣兵
四川兵
張獻忠
高迎祥
京師
山西
陝西
河南
山東
南京
湖廣
四川
江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貴州
開平
宣府
陽和
北京
永平
山海關
保定
代
寧武
榆林
寧夏
甘
涼
肅
太原
延安
固原
臨洮
平陽
開封
大名
濟南
登
河南
汝
南陽
西安
鳳翔
漢中
劍
達
成都
重慶
襄陽
汝寧
壽
鳳陽
宿
徐
淮
揚
南京
安慶
荊
武昌
岳
常德
長沙
南昌
杭
福
贛
韶
廣
桂林
黃
河
淮
河
長
江
湘
江
贛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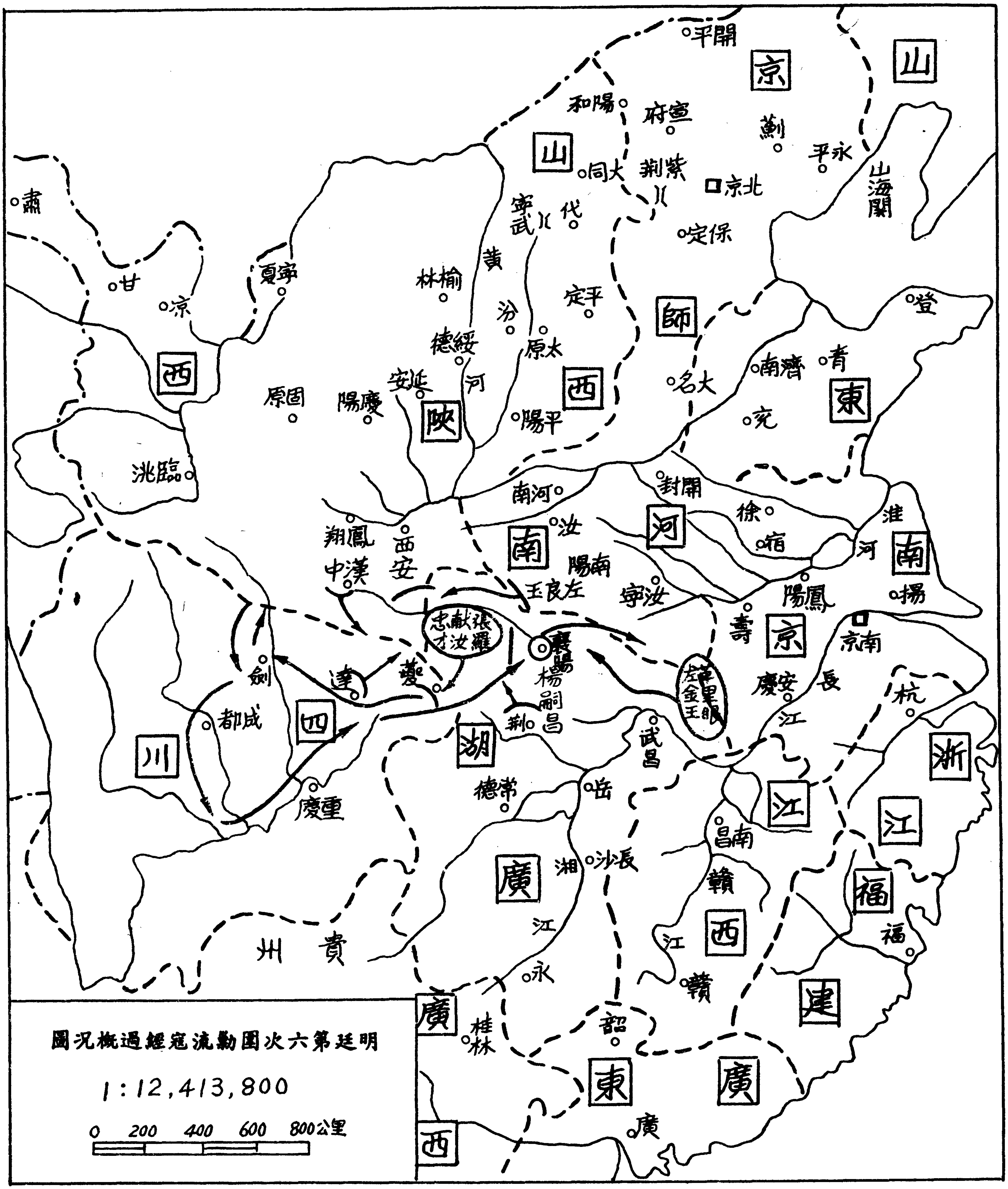


明廷第四次圍勦流寇經過概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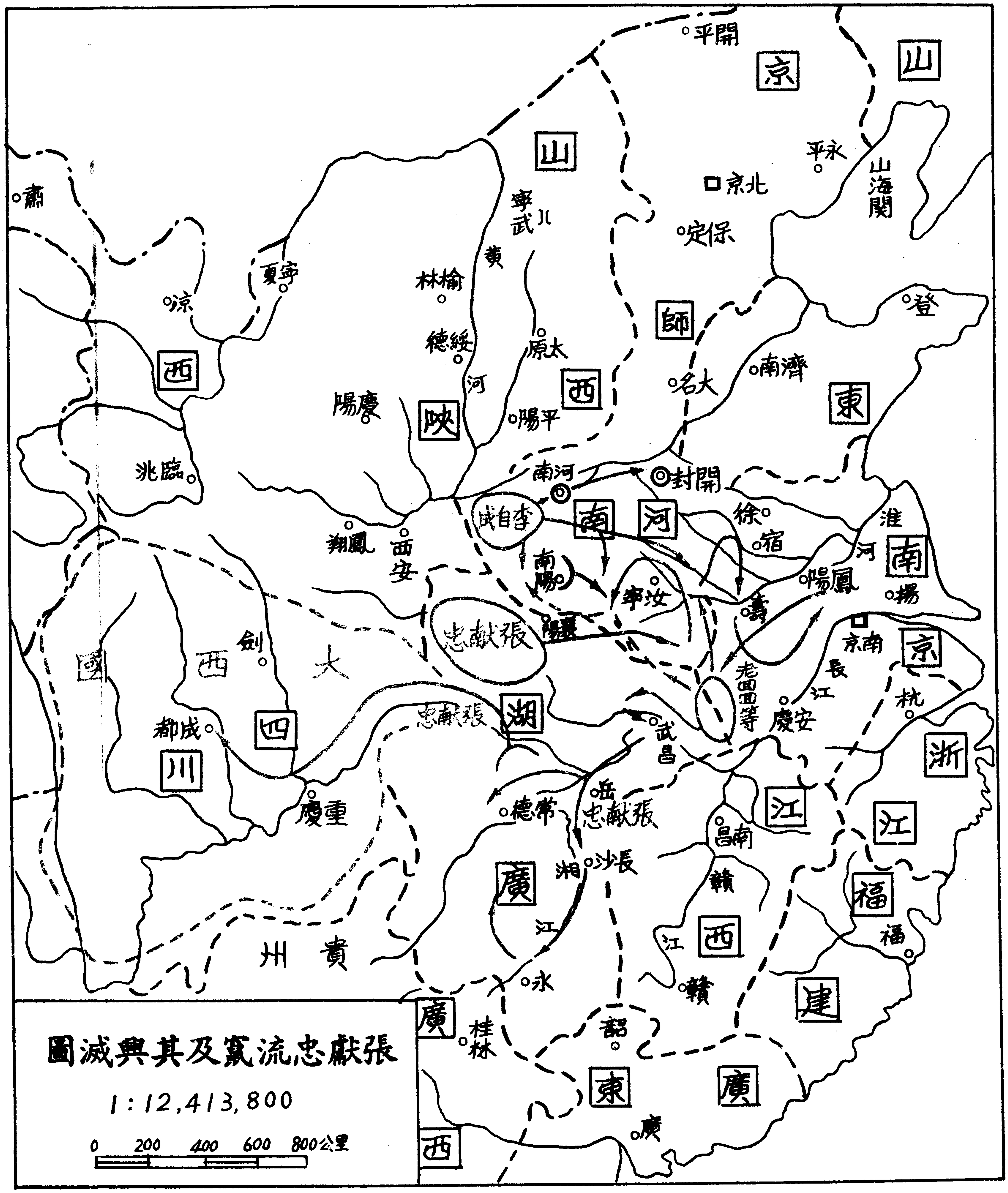
1:12,41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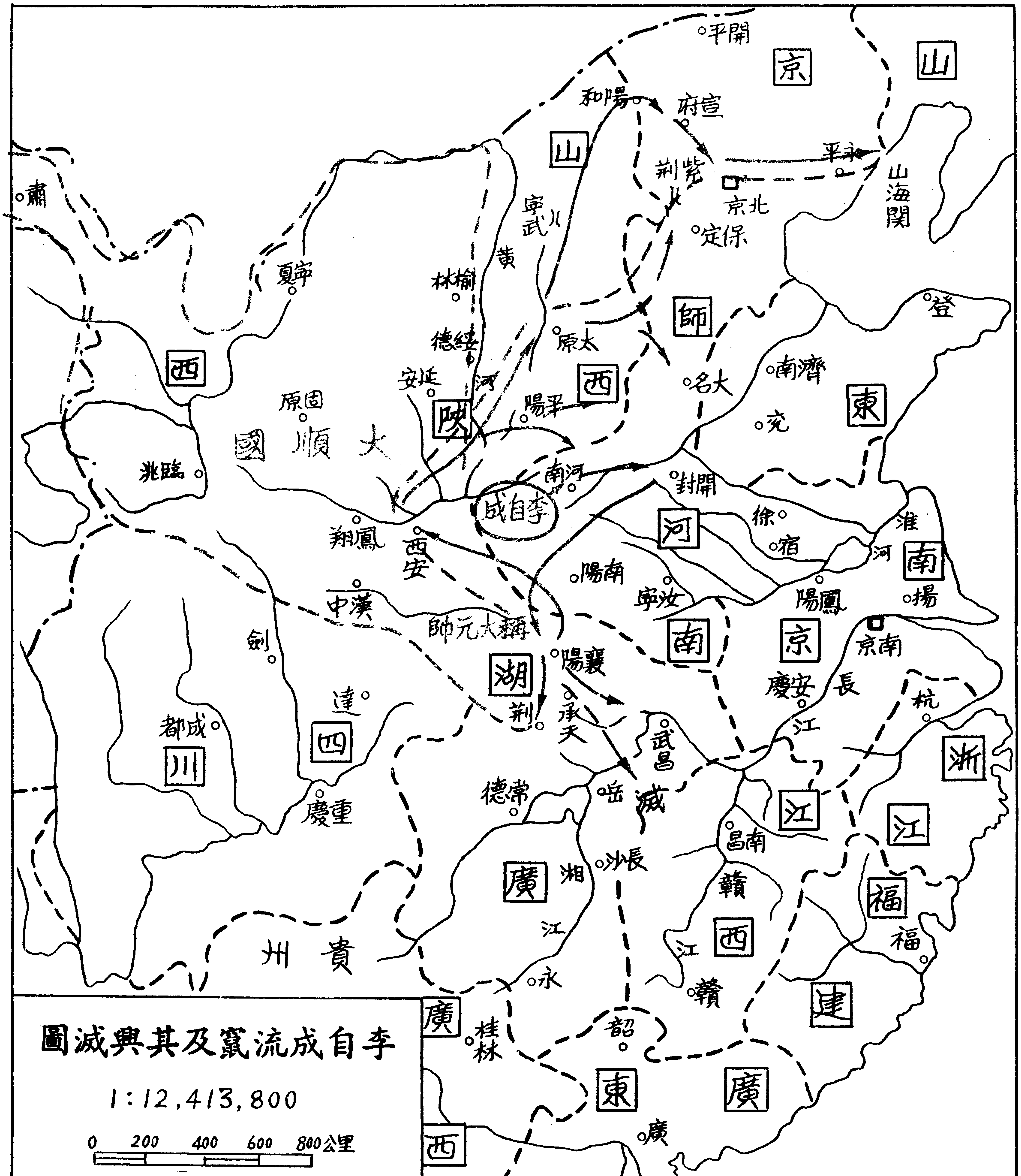

明廷第五次圍勦流寇經過概況圖
1:12,413,800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京師
山東
山西
陝西
河南
湖廣
四川
南京
浙江
江西
福建
廣東
廣西
北京
保定
宣府
開平
永平
薊
山海關
大同
紫荊
代
寧武
平定
太原
汾
綏德
榆林
延安
慶陽
固原
寧夏
甘
凉
肅
臨洮
禮
鳳翔
西安
漢中
商南
雒南
陝
河南
汝
南陽
淅川
鄖
穀城
襄陽
承天
荊
夔
達
重慶
成都
綿陽
劍
開封
大名
延津
濟南
青
登
兗
徐
宿
亳
淮
揚
鳳陽
固始
光
安慶
長江
杭
武昌
岳
常德
長沙
南昌
袁
贛
永
桂林
韶
廣
福
湘江
李自成
㊀乘虛入蜀陷綿州（綿陽）
㊂敗逃入據甘肅岷州西和禮縣
㊃走漢中敗逃遁入商雒山中
㊄往攻張獻忠懼而遁入崤山地區
張獻忠老回回羅汝才
①諸賊盤據陝東南鄖西北間
②張獻忠糾合老回回羅汝才等東下
③流掠江北潛霍六安轉入潛山
④分竄北窺河南西竄湖廣而會攻襄陽
⑤襄陽戰敗老回回東奔後據豫南皖北英霍潛太山區張獻忠降屯駐于穀城羅汝才降分屯房竹鄖均四縣間。

附圖十四—五九一



明廷第六次圍勦流寇經過概況圖


張獻忠流竄及其興滅圖
1:12,413,800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京師
山西
陝西
河南
山東
南京
湖廣
四川
浙江
江西
福建
廣東
廣西
貴州
李自成
張獻忠
北京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武昌
長沙
南京
杭


開平
京師
山東
宣府
陽和
紫荊
北京
永平
山海關
保定
寧武
山西
黃河
榆林
綏德
寧夏
肅
延安
太原
固原
大名
濟南
平陽
兗
大順國
陝西
臨洮
河南
開封
李自成
鳳翔
西安
徐
宿
淮河
登
南陽
汝寧
鳳陽
揚
南京
漢中
稱大元帥
襄陽
湖廣
安慶
長江
杭
浙江
劍
達
成都
四川
荊
承天
武昌
岳
滅
常德
重慶
長沙
湘江
南昌
贛江
江西
福建
福
貴州
永
贛
廣西
桂林
韶
廣東
廣
1:12,413,800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李自成流竄及其興滅圖

內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十四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14